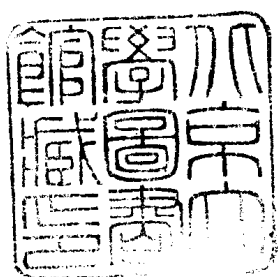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二一冊目次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三十二卷(二)

〔明〕魯重民輯
明崇禎武林輝山堂金陵汪復初刻本

一

讀書論世十六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詒清堂刻本

二六一

沈氏弋說六卷

〔明〕沈長卿撰
明萬曆刻本

四四七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三十二卷(二)

〔明〕魯重民輯

明崇禎武林輝山堂金陵

汪復初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四

數度部

建都

官廟

學校

名器

章服

寶玉

今纂類語數度部

卷二十四

目

器用

百工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四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參

數度部

建都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

今纂類語數度部

卷二十四

建都

國馬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周禮長官大司馬

立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地在日南長于土圭則其地在日北景在表東則其地
在日東景在表西則其地在日西景在表南則其地在
一西景朝日中時其景尚如朝也夏至日正中時其景
者四時協俟會若風雨以時也當天地之中故曰合交
其地乃可以建國者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官量市
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官量市
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夏官

辨主度地廣狹以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禁果以縣置苑以景為規識日出
 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夜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
 考工記
 先于四角立柱以絕乘之取其端然後注水于地取其
 平也祭表也水地乎則可以量日景矣故樹景于中以
 縣正之以規識景者日出入之景端則東西正矣冬至
 日行南陸景長一丈三尺夏至日行北陸景短一尺五
 寸此日中之景也極星中星初昏時見于正南之位晝
 夜考則南北無不正矣以日中之景正其朝以極星
 正其夕則天地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
 右社而朝後市市朝一夫
 始作而立之謂之建周圖而治之謂之營旁三門謂一
 方三門也經緯之謂之經也南北之塗為經東西之塗為緯軌
 撤跡也經緯之謂之經也南北之塗為經東西之塗為緯軌
 朝市必百室之也且以容之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
 九分九卿治之
 內路寢之內外路門之水
 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
 天子所都曰京師京大也天下之衆者莫過于水地上之
 衆者莫過于人京大師衆也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

月經次千里
 有古帝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為人極上應
 下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勳御曆修職貢者
 九州文命會同親生帝者萬國脩善也里志
 成王定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于維故鎬京謂之
 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雒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
 周道成于此也雒邑天下之中鎬京天下之至陰成王
 于維造定焉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冲和之氣宅土中
 滋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子鎬京定都以此基本所以據天
 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都邑考
 周公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
 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
 周務以德致人不歡依陰阻令後世驕壽以虐民也史記
 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
 阜生烟氣西噴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

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是以舉錯動作不可失法度也陸子無為

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

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曰曰吾欲室之供于兩社之間也使我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劉子說苑

中國形勢北高而南卑故帝王建都必據六合之上游上

合纂類語數度部 卷二十四 建都 四

應紫微北極之象居北西南以臨天下未有居南而可以

制北者也蓋天下大勢中國為東南之一區特以天下之

元氣發洩于東南故謂之中國非天下之中也是以中國

之地西北氣之初也故水深土厚東南氣之盡也故水淺

土薄豈非氣之厚薄有自然乎孔子以非辰為君象其意

蓋在北也典素 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于是在焉蓋由遷河

力侯時外制中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陸子論關

中事立

仰觀乾象房心為布政之官俯察坤元河洛為受圖之所唐系問

合纂類語數度部 卷二十四 建都 五

官廟

上古六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官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繫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撥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廓風定之方中。

衛為狄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官室。國人美其新造。而志于永久。能預俗禮樂之用也。定營室星也。按之以日。度日出入。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合纂類詩。卷二十四。官廟。六。

宜王作室之地。在整齊之干屋。對深遠之南山。地勢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華如聲。斯飛君子攸躋。小雅。

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疎立。而其恭翼上也。其肅隅若。飾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阜也。其落阿華采而軒翾如。其翼也。其度之。堯堯築之。登削屢馮馮。憑百堵。與。故弗勝。

治官室。獨詳于版築者。蓋版築比也。後。其勞也。至于。故弗勝。則樂事勳功為至矣。其。土于。其。也。

官廟

立。魯門。卑門有。延。立。應門。應門將將。延。立。冢土。茂。攸行。大雅。不。旋。

王之郭門曰卑門。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冢土。大社也。步。彼。景山。松栢。九。是。斲。是。遷。方。斲。是。度。松栢。有。根。天。旅。

極有。閑。寢。成。孔。安。詩。有。頌。厥。文。考。仲。子。之。宮。春。秋。隱。公。五。年。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

今纂類詩。卷二十四。官廟。七。

立。場。公。定。公。八。年。即。遠。有。進。而。無。適。宮。廟。即。遠。有。致。而。無。立。

新作。雉。門。及。兩。觀。春。秋。定。公。二。年。微。借。王。制。也。雉。門。象。觀。之。門。天。子。五。門。之。一。而。觀。天。子。制。也。

刻。桓。立。楹。禮。天。子。之。楹。斲。之。斲。之。加。密。石。馬。諸。侯。之。楹。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非。其。也。刻。楹。

官。楹。丹。楹。官。楹。亦。官。楹。官。以。惡。莊。也。故。無。傳。

世室屋壞有壞道也。識不修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奉。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曲禮。子將營宮室。美哉。真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禮記。檀弓。

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元。喪。哭。位。也。聚。國。族。云。云。歌。祭。祀。作。樂。也。以。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

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國語。有。無。也。云。云。室。成。三。年。厥。則。美。矣。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故。榭。度。

于士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瑋瑋之地。于是乎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任舉論章華之臺。天下有五。分地。建國。報祖宗。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士太祖近廟。皆丹祭。遠廟。為祫享。嘗乃止。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家語。

持宇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汎澤廣積。薄者。汎澤狹也。荀子禮論。

理貴居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遭絞之禮。為用。豈不有心于加厚。願禮制不可踰爾。末書戒壽廟。漢書。

憲房桂棟。成使維新。芳繁潔滌。以時饗奠。陳後主七孔子。赫赫明堂。居國之陽。純我特立。鎮歷殊方。所以施一人之政。令所以朝萬國之侯。玉面室有三。搃數惟九。間太廟于正位。處太室于中。霄啟闔于三十六戶。羅列于七十二楹。左个右个。為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及夫

左个右个。為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及夫

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階而列位與群臣而不同諸侯
東階之東西面而非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
應門之東而鶴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戎夷金木之戶
外鑿秋水火而配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
左而遠對明堂賦

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
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恭以餘書共五室九階
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

今泰廟教度部 卷之十 宮廟 十一

楹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閭二
十八柱堂高三丈四向五色殿垣方在內水周于外水內
徑三百步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
弘布風教作軌于後矣後周牛弘明堂議
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
霜雪而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墨子
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
之風弗能襲土事不土木事不斲金繩不鏤冰無陽差之

削冠無舄履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禮文靜潔足以享上帝
祀鬼神以示民知節儉淮南子

屋無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則陰盛而暗多明多
則傷魄暗多則傷魂天隱子居處

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
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

殿而天下亂漢書東方朔諫起上林苑

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

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

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周宣興百堵鴻雁歌安宅之

歡魯倍脩泮水之宮採芹有斯梁之頌此自古之令典軌

儀之大式也晉書諫起池閣

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開其以宮室鎮服天下也

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

可謂知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

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未流簡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

子 21-7

青○青○子○衿○愆○愆○我○心○維○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詩○勇○風

鷗○鷗○群○雍○自○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大○雅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

獻○獻○淑○問○嘉○事○陶○在○泮○廠○因○魯○頌○泮○水

合○謀○穎○穎○登○度○部○卷○三○十○四○學○較○十○三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

子○曰○辟○雍○侯○曰○類○曰○宮○王○制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

者○必○有○合○也○有○個○故○別○否○凡○大○谷○樂○必○遂○養○老○文○王○世○子

虞○之○典○樂○周○之○誓○宗○皆○以○司○教○漢○承○秦○滅○學○之○後○孝○武○程

仲舒言始建太學因文翁之化復立郡學光武中興立五
 經博士之員修太學造豆之典迨明宗復加潤色臨雍拜
 老執經問難彬彬乎盛矣然四姓小侯祇崇外戚鴻都門
 學多引匪人似不可為訓也自魏造隋或隆或替分為四
 學廢于國諱開學士館而王儉蒙崇簡七十人而劉炫全
 死逮唐有二館士學文風頗振也營飛騎亦肄業授經詔
 夷商長亦進子入學貞觀之時如此東修之禮行于皇嗣
 麗正之院掌于宰相可謂盛矣然國于博士不免帝饑廣
 今纂類諸教慶部 卷二十四 學校 十
 文先生猶嘆無禮選祭酒者謂散冗之地為助教者躬鋤
 犁之事而官官無朝恩反判監事何其衰哉宋初增修國
 子監學而太學未有也至慶曆從王拱辰之請始假錫慶
 院為之庶宰從鄧綰之請始賜錫慶院創之故雅樂詩歌
 一夜乃散其風可想也然月書季考悉為靡文三經新義
 宜合聖訓他如律美書畫醫學小學之類又何足言哉
 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苗常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教學與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
 學止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
 而貴德則聖賢並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
 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偷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
 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
 矣此五學皆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賈子政
 事
 太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也辟雍者璧也象璧圓
 又以法天子雍水側象教化流于外圓者欲使觀之乎
 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至難闡明學義使視
 誦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實則豈不盛哉 袁宏詩
 太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也辟雍者璧也象璧圓
 又以法天子雍水側象教化流于外圓者欲使觀之乎
 太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也辟雍者璧也象璧圓
 又以法天子雍水側象教化流于外圓者欲使觀之乎
 太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也辟雍者璧也象璧圓
 又以法天子雍水側象教化流于外圓者欲使觀之乎

均也○又言外國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諸侯曰泮宮者○半于天子之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明不得化四方也○

鄉曰序里曰序序者序禮義也序者序長幼也未見于仁○故立序序以導之也○班于白帟通○

後生大懼于牆而故老竊嘆于子矜此國風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懷古○宋武帝建學詔○

夫膠庠之典藝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教性緒弘字黎○

泚約之軌義○齊高帝建學詔○

學制未定朋徒數少辟猶賁嘉禾于數苗求良驥于數馬○

不易得也○元史不忽木學校議○

辟雍之禮蔚爾而渡與誦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壙○

嚴壯于外視宮棘宇顯嚴于中元凱可得之于上庠游夏○

可置之于下國邢邵請置學奏○

天下治則設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

死忠為子死孝使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

若其美筆墨以傲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

者之憂李太白表州學記○

學較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予聞○

教學之法本于人性磨礱遷華使趨于善其勉于人者勤○

其入于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勸之意須遲久之功至于禮○

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故謁于學門將見士○

皆道德明秀而可以為公卿問于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

禮節入于其里而長幼和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

扶其羸壯者代其勞荷于道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

後鄉先生者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學之歌飲獻酬之酒○

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不亦美哉歐陽修吉州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

于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

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射養老之禮○

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投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

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

其大要則務使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
 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于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
 明氣之充于其心則用之于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
 宜臨之以禍福生死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
 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
 治亂之理蓋予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
 堂戶之上而西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
 下從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
 學問然也曾單宜昔群學記 卷之十曰 學校 十九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遠乎君臣上下人民
 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是以當時理義休明風俗醇
 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人此先王學校之官所
 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一日廢焉者也朱熹
 詳魯水名公建宮于上因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虎
 也詩人謂之欲公永錫服我獻歲受貢云爾無養才之

說也莊子言歷代樂名曰文王有辟雍詩云於論鼓鍾於
 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楊慎丹銘錄

合集類語教度部

卷之十曰

學校

十九

<p>君子以類族辨物。易同人。</p>	<p>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即卦。</p>	<p>天子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賙。春秋隱公元年。</p>	<p>初獻六羽。三年。卷二十四。名器。二十。</p>	<p>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定公十二年。</p>
---------------------	-----------------------	------------------------------	----------------------------	---------------------------

<p>器以蒞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太節也。若</p>	<p>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p>	<p>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p>	<p>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禮記王制。</p>	<p>命數止于九。天子之三公。八命。若驚。是君加一。</p>
------------------------------------	---------------------------------	---------------------------------------	--------------------------	--------------------------------

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周禮地官大司徒

日影移一寸則差千里故亦以圭測之圭其地謂度其地也制其域境界皆有封圻營城也其食者半謂所

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春官宗伯

鎮圭以口鎮之山為綠飾取鎮安四方也棗植曰桓取圭象人形而繫折其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尊曰不屈

以禽作六摯舞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燕人執鷩工商執雞

皮帛束帛加皮也天子之於帛取其文炳公之於豹也雉取其文采而耿介鷩取其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

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

官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官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

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

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賦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賦其命之數

賦其命之數

今其類語數度部

九為節者國城方九里官坊九百武車九乘禮九

文儀物皆以九為節也王之三公未出封者誓天子命

朝會之禮則上公之辭致或勉之意曰誓其君以行

章物也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以其名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非華至公使宋婦能用

凡執贊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雁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贊羔有角而不任設脩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為殺之不諦類死義者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贊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庶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堅過而不濡狀如石極而不可從統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脩者故公侯以為贊暢有似聖人擇于身者盡為德

合纂類語 數度部 卷二十四 名器 二十四

音費于事者盡為潤澤積美揚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合之為一而透其臭氣暢于天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贊而各以事上也觀贊之意可以見其事 董子執贊

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蓋萬分與化致理譬猶綠木求魚升山採珠敗財傷錦所宜致慮後漢書李洪諫更始

主進徒以疾足暴走而乘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

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抑因緣倖倖未始不有而尤多于亂世既其極也遂至于是歟當是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 五代史王進傳

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况宦者乎 連史 宦官傳

合纂類語 數度部 卷二十一 名器 二十五

夫禮民之防也天子以禮防民諸侯以禮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 黃憲天祿閣外史

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天未嘗以名分予人君特寄人君俾守之耳周惠王誤視為已物輕以假人當號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玉馬之數不為陰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寡不可亂也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晉文有請隊之舉果欲假

王之禮○非○惠○王○故○其○備○心○晉○文○適○敵○爾○邪○聖○人○欲○上○全○天○
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
東萊博議

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是○
以善為治者以爵賞鼓舞天下之賢俊○不徒惜名器○又必○
別品流○既惜之又別之得者以為榮○不得者亦不敢萌倖○
心○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愈重矣○
人君之所以為君○勵天下之人○而使之與我共國家之政○

而治天下之民者○爵號之名○車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
可與○非有勞者不可與○非有才者不可與○為人者○謹司其○
出納之權○不輕以假借于人○馬○必有功德才能者○然後與○
之與之名○與器即與之以政也○使人聞吾爵號之名○即知○
所敬服○見吾車服之器○即知所尊讓○如是則吾之政令行○
矣○易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有親暱壻緣者○
皆可以倖而致之○則名與器不足貴矣○名與器不足貴○得○
若不以為榮○見者不知其尊○則人君失其所司之柄矣○固○

家將何所恃以自立哉○丘濬大學衍義補

名器 二十七

章服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易繫辭
君子至止散衣績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詩秦風終南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風馬

約軼錯衡八鸞瑤琨小雅采芣

衣身之章也可列佩表之旗也
傳林安格中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纁而朝日于

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

諸侯玄端以祭禫冕以朝皮弁以聽朔于太廟朝服以日

視朝于內朝

禮大故其服尊受朝于內禮常故其服如

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音茶前趾後直讓于天子

大夫前趾後趾無所不讓也

裘之製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龜玉襲無事則褫弗敢充也

一命緇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不佩玉有衡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瑤玖而

緇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

今集韻詩數度部 卷之十一 章服 二十九

吳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衣冕
享先公饗射則鷩鷩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
則希縞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革弁服眠朝則皮弁
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服公之服自
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
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孤之服甸者冕而下如孤之服
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
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
如之月禮春官司服
今案類語黎度部
朱一一曰
章服
三一

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陽樊纒十有再就建木常
十有二旂疏以祀二曰金路鈞樊纒九就建大斨以賓
姓以對三曰象路朱樊纒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
曰革路龍勒條條纒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
木路前牙樊鳩紃纒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公車在官之車用謂以祀以賓之類後當用則出而共之
之類等者蓋其上下敘者次其飾錫馬而當虛刻金為
之然則入而藏之玉以五采屬飾之為十有二匹大常
謂畫日月上綴十有二旂金路以象畫為飾朱馬當胸亦
金為之飾畫交龍象路以象畫為飾朱馬當胸亦
今案類語黎度部
朱一一曰
章服
三一

其旂名禮以通常為之羊路輓之白駮旗名未路不用華
飾馬勒其樊纒以絲縵飾之大白駮旗名未路不用華
純位漆之以決黑也飾革為樊纒也
色飾九旗之物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文龍為
司常掌九旗之制各物能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
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帛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
羽為旒遂旂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主建大
常諸侯建旂孫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
縣都建旒道車建遂旂游車載旌皆畫其象馬官府各象
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冢各象其瑞九祭祀各建其旗會司

寶容亦如之

常王所建也。允為尊。謂之司。常主尊者言也。九。其。所。畫。異。物。故。亦。異。名。所。建。各。有。儀。備。國。家。有。制。則。各。建。其。旗。以。待。所。用。也。日。月。取。其。始。龍。取。其。變。化。通。幅。綵。其。象。物。別。內。幅。以。綵。外。飾。以。帛。也。熊。取。其。猛。猛。鳥。取。其。共。鷙。扶。亮。就。取。其。揮。雅。避。患。全。羽。以。五。米。係。通。上。取。全。而。送。之。義。析。羽。以。五。米。係。通。上。取。全。建。象。純。潔。也。建。物。象。貞。潔。也。道。真。象。路。也。存。真。木。路。也。千。首。明。皆。五。象。家。也。文。德。

法乾坤以正衣裳制。衣冕設斧。徽深衣大帶。扉屨赤舄。玄衣纁裳。紵纁黼游以規。眇聽之。造房觀。肇草木之。元染。

為文章以明上下之衰。祥衣。綸展以為內服。于是有袞龍之。頌。端。璧。瑞。以。奉。天。委。珩。牙。以。嫗。武。是。以。衣。裳。所。在。而。究。惡。不。起。終。史。黃。帝。紀。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雖。有。賢。身。貴。體。母。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母。其。祿。不。敢。用。其。財。管子。服。制。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造。者。以。養。身。體。其。可。感。者。以。為。容。服。體。之。所。為。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鈞。之。在。前。赤。鳥。象。也。冠。之。在。首。玄。武。

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道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

此也。童子服制像。知天道者。冠。鈇。知地道者。履。嚳。能治煩決亂者。佩。鵠。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成。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不。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其。貌。而。行。能。有。所。定。矣。劉。子。說。元。

衣服起者。是謂爭。質。起者。是謂爭。賞。權力起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賈。子。

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喻。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擯。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遠。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愛。民。鞠。鞞。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後。漢。書。輿。服。志。功。尤。彰。者。飾。彌。煥。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民。用。成。其。美。

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鈞○膺○偉○華○乃○暢○其○文○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

畢○車○馬○之○象○威○矣○哈○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

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

而○後○動○蓋○所○以○為○慎○重○也○故○慎○重○則○尊○嚴○尊○嚴○則○恭○肅○夫○

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

盛○也○有○足○取○焉○唐○書○儀○衛○志○

禁○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

公○繁○類○語○數○度○部○ 采○二○十○四○ 章○服○ 三○十○四○

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達○危○疑○也○

宋○史○儀○衛○志○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示○以○封○以○白○以○戎○所○以○

別○上○下○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襲○

舊○攷○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益○

繁○唯○于○郊○祀○廟○享○法○駕○渠○引○為○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其○

于○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家○乎○廓○哉○金○史○典○服○志○

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鸞○旌○諒○其○飾○世○教○以○之○

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軻○華○寫○共○詠○哉○難○

夷○邦○之○業○管○竹○起○其○聲○朱○露○玄○靈○既○錫○上○德○巫○山○芳○樹○以○

被○奇○勳○ 江○海○為○齊○高○帝○謀○羽○葆○鼓○吹○表○

公○繁○類○語○數○度○部○ 采○二○一○ 章○服○ 三○十○五○

寶玉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
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奔鼓在西房尤之戈和
之牙垂之竹矢在東房書任頌命

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大訓五帝三王
文武之訓舞衣飛鼓戈矛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
歷代之傳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
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

小篆類音 數度部 永二一四 寶玉 三十六

融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乎尹旁達信也氣如

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時義

于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于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

之寶而珉之賤也孔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

越故貴之也云云則傷也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

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舍玉若合諸侯則共珠
盤玉鼓對用禮天官

兵見文和字之屬器赤刀天球之類服玉大圭也佩玉
珩璜也珠玉為珠也食玉以玉為屑齊則食之養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春官

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廢嘉穀使

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

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

則寶之國語

小篆類音 數度部 永二十四 寶玉 三十七

子孫圍對並簡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

大路少帛績旆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容頤之鼓闕鞞

姑洗左傳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

故天子蒞珠玉管子修廉

至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先王為其途之遠

軍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

乃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國器

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淮南子辨真訓
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淮南子記論訓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楊子法言

今纂類詩數度部 卷二十四 寶玉 三十八

明珠彈于飛由其得不後楊子太古唐
飛由鳥也珠本貴而以彈鳥大其輕重之宜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况乎金貝珠璣哉鹿門子

周有砥碗宋有結綠梁有懸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史記范睢傳
競收宰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錄扇

文犀飛不待翼宋書
荆山之璞耀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嶺之金登窈窕之首翹貂之尾綴侍臣之憤三國志劉禪書

今纂類詩數度部 卷二十一 寶玉 三十九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而山川異貢。金九牧。九鑄。鼎象物。鑄之於山。而為之。使民知神。彝之。形使民入山林。澤不途。不若。順。神。物。兩神。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絜有德。禹。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禹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禹。于。郊。廓。卜。世。三。十。一。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禹。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

今案類語 數度部 卷二 一 口 器用 四十二

楚子問鼎。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云云。鑿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禮記。

尊也。有虞氏之尊也。山巒。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綬。殷之太。白。周之大。赤。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明堂。

四者皆盛。黍稷之器。與。瑞。璧。以。起。度。周。禮。壁。圓。徑。九。尺。好。三。寸。由。六。寸。而。載。其。兩。旁。各。半。寸。以。至。上。下。所。為。差。也。表。十。六。尺。八。寸。所。以。為。度。尺。也。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奉起黃鐘之長。以于鼓。和。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筭。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

今案類語 數度部 卷二 一 口 器用 四十三

百實其筭。以井水準其概。合筭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如。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度。量。權。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溫。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霜。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是。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行。為。引。者。事。之。宜。也。

律十二管六為律六為呂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

鐘之長九寸既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又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審量而量多少平衡而權輕重此黃鐘所以為萬事相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 蔡沉註

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耜鋸楬試諸木土 帶子小區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耒

一邦一鉞若其事立 服連輶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

一鑿若其事立 帶子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然

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

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 韓子明學

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戰則以刈菽育者得鏡則以蓋危不知所施之也 淮南子人間訓

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難仇滅此滅彼則野關 桓子力耕

刑范正金錫奚工治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利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斲斲則脫之砥礪之則製盤孟則牛馬忽然耳 荀子強國篇

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微考少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

合纂類語數度部 卷二十四 器用 四十五

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 晉書李膺傳 古又奏

昧且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玉度如玉如金 李充漏刻銘 彫歎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 北齊書樊遜密官對

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命旁薄于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斗之瓶 莊疾雷震風雨雪

晝暉而連疾有度不如虧贏使凡為吏者如瓶之受水不

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
下降不為辱非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
矣蘇軾運華涓銘

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
之寶二子之迹蓋近于道馬衍杖銘

沉沉如芙蓉始生于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
之溢塘觀其文色渙渙如水將釋見日之光吳越春秋薛
燭相劍

泰阿之劍世載其美泮以清波礪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
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張翰太阿劍銘

嘉聖王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掉民氓之隔塞愍王教之
不周立成器以備用明垂象以造舟濟波汲之絕軌越巨

川之玄流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沉而必浮真論器而比象
似君子之淋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不辭勞而

惡動不偷安以自寧行無轍迹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
馳奔蘇軾如賦

蘇軾如賦

母賂者鏡母于選者展母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淮南
子說林訓

蘇軾如賦 卷二十四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曲禮
 國有六職而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
 審曲而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
 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
 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考工記
 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燕無鑄也
 夫人而能為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
 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
 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考工記
 無鑄者人時能作是器故其工不
 以名著也鑄治田之器廬兵戈之柄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
 作也鍊金以為版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

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中世則父子相傳不失其業而工名為金為體者
 以大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天有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
 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待埴埴以成埴埴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
 車為多
 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矣之所由與有說鐘已
 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斧矣則替長角則震
 鐘之形尚者教之不出者則鐘之清濁出于形之厚
 薄修矣也夫厚則石不震也夫薄則播多教也夫
 教也形大者其教也長則震而不定也夫形小者其
 教也形大者其教也長則震而不定也夫形小者其
 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梓人為筍簾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
 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簾外骨

內骨部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虫之屬以為雕球
 荀茨鍾琴也橫曰箏植曰簫脂牛羊屬膏豕屬膚鹿屬野鼠屬蛇屬龜屬內骨禁屬行翅屬仄行鱗屬遠行鳴者蛇行屬旁鳴也此屬須鳴者龜屬法鳴也此屬鳴者蛇行屬旁鳴也此屬須鳴者龜屬法鳴也此屬鳴者
 厚脣食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屬
 屬怕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于任
 重宜聲大而宏則于鍾宜若是者以為鍾簾是故擊其所
 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于
 任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于琴宜若是者為之簾是
 故擊其所懸而由其簾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
 之麟屬以為筍
 出目實出也大胸燿後謂前粗而淡細短脰項肥也
 決吻謂吻利也數目若其視顧急顧且者其脰長也小
 可以驚身小而腹短
 表二十
 子二十
 五十一

凡攬綱接簞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于眠必撥爾而怒為撥爾而
 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于眠必撥爾而怒為撥爾而
 怒則于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
 而不作則必積爾安矣為積爾而委則加任焉則必如
 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此皆鍾簾之獸也攫言其爪之決裂綱言其牙之微利
 其爪則爪必長而曲出其目則必露而瞪鱗之而
 之有鱗則必長而曲出其目則必露而瞪鱗之而
 矣如是則勇敢勢速之快勇奮迅之力已寓于制于
 之固及其用之非特力足廉任且其斐然之色著見于
 亦似不能鳴者矣拙借陸
 狀類然委伏雖以鐘聲加之如將廢墜然縱施以采色
 也形農工匠之巧拙也
 與人為車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故察車自
 輪始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故察車自
 也則不微至無以為威促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
 庫則於馬終古登地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
 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
 輪輒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樸樸馬四尺也人長八尺
 表二十一
 五十一

一以其長為之圖凡甲級不擊則不堅已敵則掩

也○上○下○也○謂○人○身○有○小○大○長○短○也○制○羊○我○制○孔○之○廣○者

與○同○策○攻○其○相○拚○也○擊○之○言○致○也○上○下○等○也○長○為○之○圖○長

煉○之○不○煎○則○不○堅○太○熱○則○脆○也○

凡○察○非○之○道○眠○其○鑽○空○孔○欲○其○慾○也○眠○其○衷○欲○其○易○也

之○眠○其○朕○欲○其○直○也○繫○之○欲○其○約○也○舉○而○眠○之○欲○其○豐○也○衣

穿○而○為○孔○欲○其○容○小○羊○之○內○欲○易○治○其○微○而○眠○之○欲○其○制○之

而○無○刑○素○而○藏○之○欲○其○易○于○約○束○舉○而○觀○之○欲○其○制○之

小○其○制○之○欲○其○制○之○

眠○其○鑽○空○而○窺○則○舉○也○眠○其○衷○而○易○則○材○更○也○眠○其○衷

而○直○則○制○等○也○繫○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

無○斷○則○變○也○

治○之○索○則○更○變○其○林○也○周○家○致○也○明○

純○人○之○事○望○而○眠○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

也○卷○而○拚○轉○之○欲○其○無○逆○也○眠○其○暑○欲○其○淺○也○察○其○線○欲

其○敵○也○觀○人○之○欲○其○無○逆○也○眠○其○暑○欲○其○淺○也○察○其○線○欲

手○煩○攔○之○也○卷○摺○束○之○也○無○逆○羊○不○野○也○淺○者○敵○之○

也○卷○摺○束○之○也○無○逆○羊○不○野○也○淺○者○敵○之○

也○卷○摺○束○之○也○無○逆○羊○不○野○也○淺○者○敵○之○

也○卷○摺○束○之○也○無○逆○羊○不○野○也○淺○者○敵○之○

羊○欲○其○茶○白○而○疾○濟○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之○則○需

引○而○信○中○之○欲○其○直○也○信○之○而○每○則○取○材○正○也○信○之○而

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為○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

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機

也○卷○而○搏○之○兩○不○迫○則○厚○薄○序○也○眠○其○著○而○淺○則○單○信

也○察○其○線○而○截○則○雖○散○不○覲○

羊○單○火○居○水○中○貨○難○美○必○壞○故○疾○濟○之○也○腥○厚○也○厚○以

脂○潤○之○使○華○柔○軟○也○緩○急○不○均○則○急○者○先○裂○苟○有○裂○震

今○集○類○語○數○變○部○

則○羊○雖○廣○狹○乃○成○淺○狹○之○材○知○厚○薄○序○單○物○也○羊

信○無○後○給○之○偏○也○雖○敵○不○覲○羊○雖○敵○而○保○不○壞○也○羊

前○弱○則○後○弱○則○弱○中○弱○則○中○強○則○揚○羽○豐○則○避○羽○鐵

則○趨○避○是○故○夾○而○搖○之○以○眠○其○豐○殺○之○節○也○枕○之○以○眠○其

鴻○殺○之○稱○也○失○人○為○失

失○之○荷○強○弱○其○逆○中○失○之○羽○豐○殺○欲○其○逆○中○以○特○失

失○之○稱○也○此○以○其○輕○重○也○枕○者○以○指○擗○其○幹○而○始○其○湯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象○行○地○速○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象○行○地○速○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象○行○地○速○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象○行○地○速○

飲○且○涉○山○林○之○阻○故○兵○欲○守○固○之○人○寡○食○飲○飽○行○
 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故○兵○欲○守○固○之○人○寡○食○飲○飽○行○
 子○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
 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
 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弓○人○
 和○調○適○而○用○之○也○深○者○筋○以○束○之○其○中○必○深○
 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楡○次○之○檠○次○之○楠○次○之○木○爪○次○
 之○新○次○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
 擊○則○遠○根○凡○折○幹○射○速○者○用○勢○射○深○者○用○直○
 陽○獨○清○也○鄉○心○不○近○皮○也○木○之○類○近○根○者○奴○故○以○遠○根○
 木○為○柔○用○勢○者○木○性○自○曲○則○皆○反○其○曲○以○為○弓○用○直○者○直○
 柔○故○欲○其○勢○也○白○也○者○執○之○微○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
 吳○也○者○必○梳○梳○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也○微○也○夫○角○之○末○
 遠○于○割○而○不○休○于○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
 之○微○也○

青○白○也○之○善○置○未○質○之○厚○取○于○割○謂○近○膠○者○體○
 凡○相○膠○欲○朱○色○而○青○錯○昔○也○者○深○瑕○而○澤○給○而○博○廉○
 朱○色○純○赤○也○昔○文○錯○也○深○瑕○而○澤○給○而○博○廉○
 凡○相○筋○欲○小○而○長○大○結○而○澤○小○而○長○大○結○而○澤○
 筋○之○小○者○貴○乎○成○條○而○長○大○者○貴○乎○
 漆○欲○測○絲○欲○沉○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
 沈○測○猶○清○也○良○漆○如○鏡○也○
 凡○為○弓○冬○折○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冬○
 折○謂○取○六○材○必○以○其○時○也○幹○欲○堅○而○正○故○于○冬○角○欲○和○
 而○溫○故○于○春○筋○欲○散○而○解○故○于○夏○三○材○膠○漆○絲○也○欲○其○
 成○此○而○充○實○故○于○秋○真○定○也○寒○則○膠○堅○內○之○繫○中○以○定○其○
 性○未○也○也○濕○漆○之○濟○也○折○也○冰○堅○之○時○其○乾○稍○過○而○
 亦○愈○老○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
 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現○諸○侯○之○弓○唐○弓○大○弓○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九○子○而○成○一○
 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子斗子也其體極

凡為子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而短寬緩以祭舒

若者為之危子危子為之安夫骨植以立忽執以奔若

是者為之安子安子為之危矣

用子者又同人之性情肥短者其性寬以舒則危矣為

宜危子者發之則疾也骨植以立人瘦而長忽執以奔

性剛而亟則安子為宜

安子者發之安徐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央庚庚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

體多謂之王子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

合纂類語 數庚部 卷之二十四 百二 六十一

子之屬利射深

性也故也來開張也他時直張時甚曲其子必動故可

射侯與大也時曲張時甚長其子必緩可射質革地張

淨曲而中必沒也

盡續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

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

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

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與位東南西北剛而能斷故曰龍尺位西南東北陰陽各正其

辨故

時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

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天時變謂盡天者隨四時之色而變也火色赤而性圓

山必畫之圓如半壁也天以星辰為章地以草木為章故

五行畫草木畫水以龍鳥獸蛇雜

也

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合纂類語 數庚部 卷之二十四 百二 六十一

其常實諸器淫淫之

之而盡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月沃而盡之盡暴諸日夜宿

諸井七月七夜是謂水凍

說水以庚申水也氾以水浸之也暴諸日以陽氣濕

今宿諸井以陰氣寒之也此凍涸之法擲木也涇涇

謂之也今宿白冰沃泉乃置諸滑澤之器又以給灰浸

也塗之宿更濕沃之也登而置也揮之擲去其蛋灰

神人為飲黑力一升飲一升飲三升飲一豆酒中之食也

微而三剛則一豆牛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之食也

與位東南西北剛而能斷故曰龍尺位西南東北陰陽各正其

與位東南西北剛而能斷故曰龍尺位西南東北陰陽各正其

允○試○梓○飲○器○御○向○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不○盡○是○大○深○也○其○器○不○善○故○罪○梓○人○

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

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錡○毋○悖○于○時○毋○或○作

為○淫○巧○以○蕩○上○心○禮○記○月○令

五○庫○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

斷○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心

而○應○于○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

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

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

已○夫○臣○子

桓○公○請○書○于○堂○上○輪○斲○輪○于○堂○下○釋

委○群○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主○嚮○之○梓○人○左

特○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

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

而○斤○者○斲○刃○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斲○者○其○不○勝

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畫○其○制

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斬○宗○元○梓○人○傳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

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

程○晏○工○器○辨

小○大○類○書○數○吏○部
卷○一○一
百○工
六○十○三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五

財賦部

理財

公利

治賦

治地

農桑

關市

錢幣

監政

豐荒

徭役

八

五

日

一



經史子集合纂類書卷二十五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恭

財賦部

理財

家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地
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
用數之仞○喪用三年之仞○禮記王制

常祭之禮○喪則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行

合纂類語財賦部 卷二十五 理財

虞○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疏草木○三曰

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蠲化○治絲麻○八曰臣妾聚

斂○流材九曰開闢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周禮天官大宰

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九穀○黍稷稻粱麻苴豆也

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荒材○如蓬蒿可布草也○八材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

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

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

曰易林之式八曰匪頌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也。謂用財之法度。祭祀有大小。其禮有隆殺也。羞。飲食

也。二車百工之車。有作器用之法也。幣。幣以贈勞賓客

也。珠。以養牛馬。而傾。分賜。臣。各有等

差。地。好用。宗室。婚。姻。自。其。好。而。用。之。

凡頌財以式。灌。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

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林。家。稍。之。賦。以。待。匪。頌。邦。甸。

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帶。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

待。帛。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凡。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

之用。太府

凡上之用財。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

之財。罷。賦。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

之數。以。逆。群。吏。之。徵。令。司。書。

司書。每。用。財。之。數。以。待。司。會。之。考。防。後。用。也。大。計。者。

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三。歲。又。總。計。之。也。上。有。所。曰。者。

欲。下。有。所。稟。曰。令。恐。辱。吏。械。

有所。故。迎。計。而。內。以。之。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摠。以。貳。官。府。辭。

今。其。類。計。賦。部。卷。二。一。五。理。財。二。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辭。部。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

計。而。致。之。

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亡。十。重。者。王。頓。室。

者。占。逆。周。書。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

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

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

今。其。類。計。賦。部。卷。二。一。五。理。財。三。

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

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

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管。子。推。修。

工。事。近。于。刻。鏤。女。事。繁。于。文。章。國。之。貧。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

事。不。成。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貨。賤。而。後。知。不。足。是。不。知。

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

今。其。類。計。賦。部。卷。二。一。五。理。財。三。

不可謂之有道也。五穀食米之司會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于上也。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

今纂前計財賦部 卷二十五 理財 四

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其事。于不平之間，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歲有凶穰，故國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費將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也。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贖本之事。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餘。故民有餘。

財輕之故人君欽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國蓄彼粟十藏于上，三流于下，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通于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于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榮之大者也。管子山權數。善用本者若以身濟于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于天下矣。善者用非有使非人，管子地數。

今纂前計財賦部 卷二十五 理財 五

輕重無穀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管子輕重。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尉繚子。粟生而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眾，買者少，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于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國好生金于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而虛國好生粟于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而實。商子去強。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

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本，即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田肥則易，易則出實可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特焚燒無所藏之。

夫君子真患乎無餘，荀子富國篇。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呂子。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是以貧窮有所歆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韓子外傳。

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墨子。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餘力，趨時不在歲司，羽鳩也。管子。

諸富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飽，費乃諸置太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今遠方各以其

今纂類書 財賦部 卷二十五 理財 六

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居工官，浮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請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賈即賈之，賦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史記平準書。

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矜，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

者與之爭。今纂類書 財賦部 卷二十五 理財 七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予奪，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木饑，水災，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歲大饑，夫糶二十病

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車不辟矣上不過八
十下不戒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開市不之治國之
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
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
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
如流水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史記貨殖傳
聖王在上而能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

合纂類編計武部 卷二十一 五 理財

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
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
民之衆不遜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
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壅山澤之利
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故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于
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不能禁也夫珠玉金錢儼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生
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而餓寒至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漢書見儲資聚玩
夫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
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為盜刑罰不能止 隋史食
貨志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
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
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
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口分世業之田壞而

合纂類編計武部 卷二十一 五 理財

為蕪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于鹽鐵轉運屯田和
程鑄錢括苗權射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
愈弊以至于亡焉 唐書食貨志
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
之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伯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
山海排商賈制為物低昂常搽天下贏紫以佐軍與雖擊
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可
謂知取于矣 唐書劉晏傳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注法一本于寬其用也于宗成則有歲賜于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憫憫于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旨矣元史食貨志

執令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薦瑞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後漢劉陶傳錢瑛

合纂類錄 財賦部

卷一百一十二

將制國用項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地于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于積食而蓄用貨泉唐書陸贄議

劉晏掌財賦以為辨集眾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臨賦賄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臨廉潔終無頹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唐書

晉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先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鈔復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恭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也財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宋書果仲游與司

馬光

卷一百一十二

為國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因此萬世計也其不能者一歲之入饒足為一歲之出夫下之產僅足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虛取其歲而若患則不免于厚賦

故○共○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逆○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
 至○于○最○下○而○無○誅○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
 天○下○晏○然○燕○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
 將○何○以○加○之○此○不○終○月○之○計○也○ 蘇○子○賈○乘○
 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
 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
 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財○而○益○之○財○
 之○不○豐○而○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
 兵○三○曰○冗○費○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矣○ 蘇○
 子○由○集○

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
 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
 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
 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禁○大○而○後○能○
 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雖○欲○食○蔬○水○
 飲○惟○憚○其○身○越○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

其○得○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
 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况○後○世○乎○ 王○安○石○

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強○弱○世○之○治○亂○係○焉○
 是○故○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有○三○焉○生○
 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 楊○義○補○
 財○之○藏○于○上○者○不○可○使○其○不○足○而○用○于○上○者○不○可○使○其○有○
 餘○藏○而○不○足○則○源○少○易○窮○經○用○將○有○不○給○之○虞○用○而○有○餘○
 則○漏○多○易○竭○後○日○將○有○弗○繼○之○患○故○周○官○理○財○之○道○不○見○
 于○徵○取○之○日○而○見○于○出○納○之○際○不○見○于○頒○財○之○令○而○見○于○
 會○計○之○司○司○書○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
 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
 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
 田○夫○家○有○多○寡○牧○野○畜○產○有○蕃○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
 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涸○川○澤○之○蒲○葦○魚○鼈○有○盛○衰○無○
 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

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為一體非若後世之判然不相關也治平界
 主計之重治本攸繫歷代而下莫不決擇賢彥資其經畧故有深明國體周知地利究消息盈虛之數而取之有時辨耗登聚散之宜而用之有節平其輕重析其毫抄無爽預備用成幹濟以茲荷寵無忝厥職若乃故惠養之道下錫除之令仰賴王者之澤則非臣下所專丹府元龜

今集彙詩 財賦部 卷二十一 禮財 十四

公利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易益卦
求之極通盈者也求盈無已心无恒者也无厭之求人勿與也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或擊之也
 國無積滯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左傳
 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共寶左傳
鮮子罕不愛玉
 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也賄取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汲汲也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范宣子為政舉重子產寫書告之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勿加于山魚鹽厲於弗加于海晏子言陳氏以利結民
如不在山海傳不加於
 凡有無氣皆有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

○益○利○生○章○昔○則○姑○使○無○益○乎○可○以○滋○長○

陳桓子能氏分樂苑高強之宜
晏子謂桓子必欲諸公云云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在○蒲○舟○蛟○守○之○致○之○薪○蒸○虞○侯○
守○之○海○之○監○廢○祈○望○守○之○晏子謀謀祀史

衡鹿四者皆官名
景公專守山澤之利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夫○王○人○者○特○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猶○日○懼○禍○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大夫專利猶謂

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國語為良夫諫專利

武○氏○子○來○求○聘○歸○死○者○曰○賈○歸○生○者○曰○賈○歸○之○者○正○也○

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

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讖○之○鼓○泉○

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君○子○仕○則○不○稼○由○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

坐○犬○禮○也○

仕則不稼不盡利以遺民也
不力珍者盡仁以交易也

專○以○財○利○貨○興○有○亡○其○取○之○也○水○處○十○七○而○陸○處○十○三○乘○

天○勢○以○阻○制○天○下○而○用○不○匱○路史共工紀

難○得○之○貨○今○人○行○妨○老○子○

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旁○潤○山○澤○之○產○

育○以○生○吾○禾○菽○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

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

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列○子○

今○案○難○詳○謝○武○邦○卷三十五 公則 十七

齊○之○國○民○富○宋○之○向○氏○亦○向○宋○之○齊○請○其○術○國○氏○曰○若○失○為○盜○

善○為○盜○向○氏○不○喻○遂○為○盜○以○賊○獲○罪○國○氏○曰○若○失○為○盜○

之○道○至○此○夫云云

鯨○似○蛇○蠶○似○蠅○人○見○蛇○則○驚○駭○見○蠅○則○毛○起○漁○者○持○鯨○婦○

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韓○子○說○林○

夫○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

日○言○不○及○利○欲○以○弗○言○愧○之○而○已○媿○之○則○塞○其○源○也○夫○處○

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况○求○利○乎○量子玉兵

天○不○重○與○有○角○者○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

天數也。故明聖者象天所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
 不得。魚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量子度制
 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
 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
 言得喪。士不言貨財。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君子
 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
 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不務民用而滌巧象也。故川
 原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然登傳曰。諸侯好利則木
 斷。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操
 桓寬益錢論
 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晏子
 夫美酒臨前。難解。狸智珠彈在後。無救。雀貪何哉。執愛而
 忘禍也。是以世日結以成緣。人逐情以待盡。蒼子造舟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此百姓
 也。忘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管子
 趨丹沙而水利。故不處。富者侈。窮則重。丹沙者
 而為之。富者自為。丹沙者。故也。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夷。廉耻。相冒。武力。進用
 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史記平準書
 夫山西饒材竹。穀。纆。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
 出枿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犄。珠。璣。齒。犀。龍。門。礪。石。北
 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墓。置。其。大。較
 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誤。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
 教。徵。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
 今卷類書 財賦部 卷二十一 子 公列 十九
 徵貴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
 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
 驗耶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
 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勢彰。失勢則客無
 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滂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
 空言也。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備患。貧而况
 夫獨戶之民乎。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素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飲
常衣服與用事僮僕同吾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故曰
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孤兵用兵商執行法是也是
扶其智不足與極變謀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
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諛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南
領兩沙北固往往出塩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
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靡蛤不待賈而足地

今纂類書財賦部 卷二十五 公利 二十一

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諸家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
江淮以南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
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歲故秦夏
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高賈齊楚設智巧
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絲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廟廊論
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
于富厚也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龜水居千

秦東攻山居并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
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樹漆
齊魯千樹桑蘇渭川千樹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樹
畝鐘之田若千畝尼葛千畝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官最下無巖慶奇士之行而
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今纂類書財賦部 卷二十五 公利 二十一

傳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
智者有采焉史記自序
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
天子者以得人為寶以蓄義為富人弟歸附何患我樂高
修崇何患不富道在財之內府方為己有哉故藏于天
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園舍管積
者農夫商賈之富也惟農桑謀

唐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然二人猶不敢避共
聚飲之名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
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紂嚙矢拊楊接褶
也宋史敘敘與王介甫

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日學記開

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于寶者得之操舟于河舟之
逆順與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見之是故唯天下之至應為
能貪唯天下之至靜為能勇唯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

公蔡顯善財賦部 卷二十五 公利 二十三
不復于利也蘇子瞻集

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
民父母而吝其監監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宜弛禁
與民共之甄瓊諫權稅

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
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有公私之異胡家奏疏

利之在天不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何也利之為利處義
之下害之上利以為人則上和于義而利在其中利以為

已則下流于害而未必得利是故聖人制事無往而不以
義惟義是主擇其有利于人者而定為中制使天下之人
皆蒙其利而不懼其害焉衍義補

公蔡顯善財賦部 卷二十五 公利 二十三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樹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問師

任使也使之各事其職隨其地產而貢之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禮記王制

官爵之所用重故取百里以遠地之所出者給之天子所用重故取千里以遠地之所出者給之

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使削泉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月令

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敏其地也賦通有差賦里以

公桑類無財賦部 卷之六 賦通有差 賦里以

入而量其有無里也量其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

是乎有錄寡孤疾有軍族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

一井出稅禾秉芻去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是國語

夏以貢殷以助周人燕有之自宣公稅畝靈公厚飲季孫

欲作田賦子產作丘賦而重飲為民病矣秦商鞅更為稅

法三分稅二而民力殫漢興約法省禁十五稅一文景行

賜稅之令三十稅一其制益甚輕也然田賦之外令民自

其歲出錢百五十而止為甲然出錢百六十至五十

六而止為其賦蓋已重于正賦矣武帝增口為二十三更

賦代錢月二千民其困哉雖先武復以屯田賜租而制終

不古唐曰口分世業為租庸調之法宜歲納租粟二石曰

租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二丈綿三兩布者麻三石曰

宗作而稅而不以定限其制未必全非也宋與每二十而

稅一亦云輕矣至王安石為新法而均輸方田諸賦並起

而輸大農理宗之世賈似道為公田而江浙細民累負官

租法亦安得為盡善哉 事蹟考

夫以室廡籍謂之錢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

之禁畊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蠱故天子

籍于禁諸矣籍于食管子

君有正籍民將不為是使人致虛室不收菴止耕稼也

正人籍其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游為大賈役

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間田民之吾樂不可等也 五代

史則籍文而簡不曰籍

國家之定賦稅必先道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

其取之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任。非土
 之所。有則不貢。大凡生于天地之間。五材之用。為急。水火
 不資于作。為金木。自產于山澤。惟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
 食之原。皆出于此。故可以勉人功。而定賦入者。惟布麻繒
 績。與百穀。馬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人之交易。難準。又立
 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欽散張弛。必由于是。蓋御財之
 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以官。不以任下。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材。所以資國也。人君不厚
 其奉。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
 後。欽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欽必以時。有
 度。則志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憚。公私相
 全。上下交愛也。陸宣公奏議。
 人皆知重欽。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欽。之得財。愈多。何也。重
 欽。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入。不來。由是土地
 雖大有荒。而不耕。若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
 日益匱。輕欽。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

日來。則土地無萊。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
 富。兵日益強。李翱平賦書。
 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資。以
 求于利。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搃其贏。以市
 于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是不可不問也。固必問其
 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柳子厚集。
 人君之于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已以援人。則難
 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廣取之。為易也。蘇軾
 小集類書。財賦部。六十一。一。台。賦。二十一。
 者費用。樂。
 任土作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
 人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李坤疏。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
 食力。祭羶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
 畜以對。曲禮。
 數地。舉其土地之廣狹。有宰。則有來地。食力。食下民賦
 稅之。功。上士。三命。游賜。車馬。庶人。受田。有定。唯畜。牧之
 數。富。在乎人。故。

<p>徒四乃物以以也 丘經與十二而阜○土也 為土所開分其知○地 甸地之野之種以○之 為而井之樹以○之 縣其牧相視各教○十 四田其視各教○十 縣野也宜所種○二 為夫九以真辨其○土 都為井居民其白○之 以任四使各墳黑○物 地事而井為各墳黑○相 令貢賦邑四邑為○民 小賦邑四邑為○民 賦邑四邑為○民</p>	<p>治地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 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 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 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周禮地官 上地建其國則知遠近之所宜人民建其數則知多寡 之辨其在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皆按國而知之墳衍原 或封土以表之或溝水以限之墟祭壇也樹立木以為</p>
--	---

<p>凡行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溢 積水不流者必委蛇如石之形三折五折則其 去有漸可灌也為潤句于矩若水曲則流轉而其 成國矣溝以隄水因其曲真則水弗壅防以 障水因其高下則堤弗濼激蓄也溝留著也</p>	<p>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吟百夫有 澗澗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 達于畿遂夫 通溝澗澮皆所以通水也徑吟涂道路皆所以通行于 國都也遂深廣各一尺徑之廣可容六馬溝倍于遂吟 之廣深二倍道之廣可容車二軌川所以受遂溝澗澮 之水容車三軌 稻人掌稼下地以蓄蓄水以防水以溝澮水以遂均水</p>
--	--

匠人為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水。考工記匠人。

伐。費也。兩人併費。則有一尺。則通水。小水也。百夫之田。謂為一成。千夫之田。謂為一侖。

鄉遂用貢法。即周禮遂人所掌也。用之近郊。都鄙用助法。即考工記匠人所掌也。用之野外。縣鄙要之。自遂達于溝。

水經類記 財賦部 卷二十一 治地 三十三

海達于洫。洫達于澮。澮達于川。此二法之所同也。行功法。地皆平原曠野。畫以為井。截然整齊。所謂溝洫者。亦因其分。駁為之。經界故言尺寸。若行助法之地。皆高卑原隰。又有山林陵麓所開之處。但截長補短。奪夫受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亦不過隨地之高下。為之蓄洩。故不言尺寸。此。二法之所以異也。貢法十分取一。似重于助。蓋鄉遂附郭。其地肥饒。故其賦重。都鄙野外之田。不及鄉遂。故其賦輕。

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饒。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漢。

水經類記 財賦部 卷二十一 治地 三十三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酒。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馬。百而當一。穀。魚。纏。得。入。馬。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馬。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馬。十。而。當。一。汎。水。網。罟。得。入。馬。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馬。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馬。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管子乘馬。

子能以室為突乎。子能歲其惡而楫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剛浴士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藁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

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畝也。稱柄又此其度也。其耜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稱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呂子任地。

合纂類語 財賦部 卷二十五 古也 三十六

士可犯材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芾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蒿。蒿以為絲。絲以為材。用故凡土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為民利。汲冢周書。

古者鄉遂之民。皆為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為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為生。往資山澤之利。以為業。利多而民必競。末重而民必輕。故先王既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至於趨利。以逐末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無游民歟。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此瞻不足。塞兼井之路。然後可善治也。董仲舒奏議。

夏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士大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五十畝。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貢其十一。至殷則田已開闢。一夫授七十畝。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

合纂類語 財賦部 卷二十五 古也 三十七

既為井田。必兼備溝洫之制。非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從城郭。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為民作屋廬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

民之死久矣。古者井田之興，必如于唐虞之世。夏商稍稍，羊治至周而大備。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蘇洵井田錄。

今參類詩賦解

卷二十一

治地

三十八

農桑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書○無○逸

乃逸者以動居逸也。依者小人所恃以為生植稼穡也。

靈○雨○既○零○命○彼○信○人○星○言○風○駕○說○稅○于○桑○田○靡○風○之○方

中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腐○發○二○之○日○粟○烈○無○衣○無
禍○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儲○桑○彼
南○畝○田○岐○至○喜○西○風○七○月

今參類詩賦解

卷二十一

農桑

三十九

信○彼○南○山○維○鳥○向○之○助○助○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里○南○東
其○詠

向治也。助助，整開貌。強之順地勢。理之順水勢。地勢東南下，水皆趨之，故順其勢以縱為逸，以橫為溝。而文東其詠，或南其詠也。

曾孫，立祭者之稱。

我○百○穀○亦○雅○什○南○山

上○天○同○雲○雨○雪○霽○霽○益○之○以○霰○霰○既○優○既○涯○既○霽○既○足○生

上言地利。此言天時。言欲盛而獨。故言雲雨。故

彼雨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

初。或耘或耔。黍稷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十千。一成之田。髦士。俊民也。取民常少。與民常多。聚散

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壯。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助皆

以我齊。明與我儀。早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聚

瑟擊鼓。以御。迺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擊土鼓。以樂田畯。上五句。報成之祭。下五句。祈年之祭。

各。類。詩。社。部。卷。之。五。農。桑。四。十。

禮以備物。故以報成。言之樂。以

揀其左右。學其古。否禾易長。詠終善。且有曾孫。不怨農夫。

克。故。甫。田。

禾之易沒。竟如一如。知其成之多。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

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年。聖。好。自。未。之。秀。以。至。于。實。也。為。既。盛。矣。又。必。絲。飛。

未。則。定。碩。者。可。知。然。農。人。力。可。除。其。害。不。及。其。祥。意。遠。非。人。力。可。及。故。願。神。付。之。火。

有。不。歛。穡。音。彼。有。遺。棄。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失。田。

此。章。願。其。兩。津。博。及。而。收。成。有。餘。也。雲。欲。盛。盛。

誕。后。稷。之。香。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

種。實。稷。右。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郇。胎。室。

大。雅。生。民。

相。言。盡。人。力。之。助。也。節。治。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析。種。甲。

折。而。可。種。也。稷。漸。長。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稷。實。而。垂。未。

也。稷。此。成。見。其。稷。稷。然。不。杜。也。后。稷。之。播。如。此。故。先。以。其。有。功。于。民。封。于。郇。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余。於。皇。來。年。將。

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疇。時。乃。錢。剪。鐫。博。

春。觀。經。管。刑。周。頌。臣。工。

保。介。農。官。之。副。言。所。戒。之。事。也。時。至。莫。春。則。當。治。新。畝。

無。謂。田。難。治。效。難。臻。也。未。年。將。熟。交。明。賜。于。已。然。即。來。

年。為。嘉。穀。之。占。又。可。卜。豐。年。于。後。日。為。自。德。若。可。不。致。

力。哉。當。知。錢。鐫。之。用。雖。在。春。莫。而。銜。刈。之。收。已。在。孟。秋。

維。時。農。夫。播。厥。百。穀。駿。啟。爾。私。終。三十。亦。服。爾。耕。十。千。

終三十里地無遺利十升餘人無遺力此豈...
所以河必也滿夫合耕而耕并力齊心如一焉也...
載艾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租賦租吟其侯主侯伯...
侯臣侯旅侯疆侯侯以

除草曰艾除木曰柞澤澤土解散...
且有力且今斯今振古如斯...
非獨此也更有此稼穡之事...
此宜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斯矣

或來賜女執管及管其饒音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
穡藿谷麥黍麥朽止黍稷茂止良報

今案類語財部 長一十五 農桑 四十二

或來三句古婦子行德之器與不盛之物也其笠三句...
見其無華飾無遺力交耕民之狀也對然笠之輕舉也...
則土熟而苗盛矣...
三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
陵阪反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遺民必躬親之...
田事既防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封疆有界限經術有闡發土地有高下五種有宜否...
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其曲植...
奉筐

曲薄也...
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其曲植...
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以奠田疇可以美土疆...
土之氣潤故蒸鬱為膏濕大雨亦行...
除草之法先艾後耨之侯乾則燒之...
可以為田疇之業而使土疆美...
蜡之祭也主先香而祭司香也祭百種以報也...
郵表畷畷仁之至義之盡也...
神農后稷百谷之神祭之極其教民樹藝之功也...
舍飲福厚之為...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船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
田鼠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鼠不能容客故食之者為有功也...
以畜水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蟄作草木歸其澤...
此說詳也...
報者求亦歸于敬澤不謂生于耕稼之土也

今案類語財部 長一十五 農桑 四十三

報者求亦歸于敬澤不謂生于耕稼之土也...
此說詳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蟄作草木歸其澤...
以畜水也...
田鼠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鼠不能容客故食之者為有功也...
以畜水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船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
舍飲福厚之為...
神農后稷百谷之神祭之極其教民樹藝之功也...
郵表畷畷仁之至義之盡也...
蜡之祭也主先香而祭司香也祭百種以報也...
土之氣潤故蒸鬱為膏濕大雨亦行...
除草之法先艾後耨之侯乾則燒之...
可以為田疇之業而使土疆美...
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以奠田疇可以美土疆...
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其曲植...
曲薄也...

百日之造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
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難之

錯者既勞而報之深者

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察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
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與財用蕃殖于
是乎始教雁純固于是乎成國語釋文公諒宜王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
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

取庸矣秋糶以五秋糶以來愛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

倍取于民者四夫以一民養五豕故逃徙者刑而土不能
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春
出糶使秋其求來十日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管子
夫民之所生衣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
要食民有字字三十石而足于卒歲歲蕪莫忍取一石
則人有三十石粟林食當十石糠糶六畜當十石則人

有五十石布帛麻麻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歲
民有餘食禁歲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藝稷

百日不藝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臣來馬
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農事且作請以什五農夫賦租
鉄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織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
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
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管子輕重

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

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歸心于農則民樸而
可正也

今大蛆蟻蚋蠅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
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蛆蟻蚋蠅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
家一員獨無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于
農戰尚子農戰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非徒為地利

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易則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少私則公。法主力壽。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秋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含。呂子上農。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棄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必審盡其深殖之度。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是

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呂子任地。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後生者爲糶。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呂子辭土。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稔。稼就而不獲。必遇天災。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穉。穉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是敬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算相若。耨之得時者。重粟。

谷集頌語財賦部 卷二一五 農桑 四十七

之多。量粟。榘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散。智四術。變疆。狗氣不入。身無苛缺。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呂子雷時。畝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甄爲冷。風則有收。而多功。惰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于其道。地竊其粟。稼而兼醫之。

充倉子地通篇 卷二一五 農桑 四十七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餓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者。非者寡矣。景帝令修職。胡

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元帝赦如

道旁有穰田者。搽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既窶滿。尊污邪。

滿車五穀熟穰，滿家巨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衆，故笑之。火記諸務浮于見傳。

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為民天錢，雖盈尺既不濟于堯年貝武如輪信無救于湯世固宜一罷錢幣專用

鼓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奚繇夫千匹為貨事難于懷壁萬斛為市未易于趨鄉斯可使未後自禁游食知反天

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銀而良時罕關若事改一朝廢而異用交易所寄旦夕無

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本行先宜劑華止偽還淳返古抵

賦幽岑捐珠清整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蠶粟

真溢同于水火宋書謝晦孔琳之論

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士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漢書見錯貴粟

一向天時不傳，向地利無失，向人力咸用，若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雪襍有請，雖使義和

平秩后稷親農，理疆訓并，原隔動，麓藜于中，田猶不足，致倉庾盈億之積也。

雲雨生于春，歸多稼，生于決泄，不必望朝，降而潢滌，臻崇

聖王政道，倘而制先，兵執人以務致之，于本是以雅有水旱之清而無饑饉之患，既中遠野。

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于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既歸，則南畝開矣，分職以

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

廢則荒，聚整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勤廉廢之，巧素難得

之貨則雕，偽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瘁力，教攸，實工商逆，務用，淺利，深墾，實，販之，稅，薄，時，節，之，賦，則，未，拔，棉，而，由，吹，漢書君臣無儀，後之徒在野，廉無并之，繁給，賜，非，可，應，致，力，欲，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及，奉，肆，動，自，勸，則，東，你，繁，矣，變。

易者競異息慢者顯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嬾惰
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則稽人勸矣宗書袁豹大田議
三農務業尚者天挑救水田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豈直
為燕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墮此古苗坐食紅粒 景元帝勸
耕

星見蒼龍日經朱鳥清風用事庶彙且繁桑鬻葉而眠蠶
麥飛芒而雉維詳求易縮是君無發哀之辰博訪禮經當
人急勸農之月 崔融請侍幸表

八 恭頌 財賦部 卷二十一 農桑 五十一

為國者知賦歛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
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
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
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
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于周周之法曰井牧
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
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
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人用

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計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
甚者場功甫畢歛種起而食稅禱或採橡實以延冬春何
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墾無節之用故
也 歐陽修全集

求人安者莫過于足食求國富者莫先于疾耕化菑為
穰福變斥鹵為膏腴用力非多為利甚溥春事方興額不
失天時急趨地利上可以豐園下可以廩邊 辰旒素五
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

八 恭頌 財賦部 卷二十一 農桑 五十一

穡之重其室家則躬織絰之勤相與服習乎艱難歌詠其
勤若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
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
稼穡之艱難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
張拭集
夫百里之長教乃居先四民之業農為之首俾盡力乎樹
藝在時而教最若乃嚴制科令篤勸生業雖粟菜之細
雞豚之微歲有名數以為程課所以風化振舉戶口繁多

靡不由此。○丹○府○元○龜○
 務農重穀。○所以○厚○下○而○豐○財○授○時○勉○人○
 致國之富強。○躋俗于仁壽。○册府元龜

合纂類證 財賦部 卷五十五 農桑 五十二

關市 ○市常市之治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
 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
 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債有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
 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掃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賧
 周禮

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量其多寡度
 其長短禁使勿為令使為之市官各以所居之次為
 分其地而掌之以立一市之大任也陳物于市而辨之
 使各以類相從禁物貨之偽濫則民不貴異物賤用物

牟財以商通物以賈賣物則貨阜盛而泉布行備儲也
 與訟則以泰書結信而止之備販之民能知物之偽民
 之詐故使之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暴亂之民又去其
 相盜竊者以泉府所履與民同之市不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入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
 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惟周禮地官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
 而見眩後
 市之刑人以愧之暴禁是惟之罰所以責其無以自茲
 近市親遠市中有所貿易也因君好利市人何誅故故

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每肆一人各掌其治相近者相遠如布帛之名同而制

則同平者其價之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飲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

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

禮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飲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

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

禮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富者使亡

靡者使微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關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

與其征屢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地所達貨賄

者則以節傳出之固山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與關奉其貨漢入如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

司門掌校管鍵以故關國門幾出入之不物者正其貨賄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周禮

算縹錢馬口錢則漢武帝始也二千石以下助軍修官錢

則靈帝始也受官選修城錢則晉宋始也民費滿五十萬

益四分借一則宋文帝始也稅入市者人一錢則魏明帝

始也借富商錢稅開架算除陌則唐德宗始也徵青苗錢

則宋王安石始也四脚舖宋榨磨錢麴引錢納醋錢則徽

宗始也經總制月椿版帳錢酒坊牙契頭子錢則高宗始

也暗增民歲預借一歲至三歲則秦檜始也厚書考

市者貨之準也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

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故曰市可以知治亂管子乘馬

市以和末也道在貴五穀而賤金玉百貨準之于上

則平而後稱之于下則擅而貴故先王誅商以豐民

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

際遜也而外財之門也萬人之道行也征于關者勿征

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

管子中匡

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末事起不侈本末事不得立管
子修靡

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勤而不怠故能起
本末事不能多農事不給故本末事不得立
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家語好生

言市弗能
為應也

往者郡縣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
其費故郡縣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
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

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漢書
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
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再之息繇此而得今官買

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標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
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糞復如前商賈
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拘五百萬緡以與之此
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
必多宋史蘇軾上皇帝書

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羅多羅少則貴若禁止之有物之
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羅者益急而
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較也多而
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
粟更鈔則較價自平矣金史高汝礪議較價

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于
上貨物生于民之貨物不能以皆有也故通其有無必
資錢以易物故錢者各有所為然其物之聚也存錢有必

時之用物也有維存急少而急于用則通多而不急于用
則滯上之人因其滯也則以泉布收之俾其通焉所以厚
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則有所急而需焉則隨其原
價而賣之所以濟民用也民之貧者無償以買官則或賒
或貸與之賒則取償而不取息貸則按本以計其息不取
息者應其喪祭之急必取息者限其浮展之費也然其取
息也又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之息者償奉之後以
服役公家滿息危若此者無非以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

上之人無分毫利焉。正澤行義補。

八系類書附錄部 卷之十五 閏中 五十八

錢幣

秦天下之銅仰視俯察以為棘幣好員法天由方法地以
泰輕重以通有無俗史火義記

外而員孔方

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之制始定漢高始鑄榆莢錢高后

有一變文帝又有四銖之改惟武帝五銖之制輕重

適宜厥後蜀之五百吳之當千陳之六銖皆失之太重紀

之水浮鵝服宋之縱環莽葉隋之裁衣翔紙皆失之甚輕

唐武德改鑄開通元寶與漢五銖相表裏後世皆可行者

也群書考索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

不堪重則委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

行錢幣

漢王鑄大錢單後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

於是乎重幣權輕重以振救民云云

鑄錢之情難殺難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救之甚微為利甚

厚今令編民人操造幣之勢應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微○奸○雖○難○日○報○其○勢○不○止○民○用○錢○即○斷○不○同○或○用
 輕○錢○百○加○若○千○或○用○重○錢○平○錢○不○受○錢○法○不○立○吏○急○而○壹
 之○率○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繼○而○弗○可○厚○則○市○肆○異○用
 錢○文○大○亂○為○非○其○術○何○鄉○而○可○哉
 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窮○不○積○一○矣○偽○錢○不○著○民
 不○相○疑○二○矣○采○銅○鑄○者○反○于○耕○田○三○矣○銅○果○歸○于○上○一
 扶○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散○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
 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貨○臣○多○少○有○制○以○別○貴○賤○五○矣
 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策○則○官○富○貴○而○民○困○六○矣
 制○吾○棄○財○以○與○白○奴○逐○爭○其○民○則○故○必○懷○七○矣○此○謂○七○福
 漢○書○賈○誼○放○民○私○鑄○說
 銅○布○于○天○下○為○天○下○首○何○以○言○之○銅○布○于○天○下○則○民○鑄○錢○者
 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于○天○下○偽○錢
 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一○禍○也○銅○布○于○天○下○採○銅○者○棄
 其○田○疇○家○詩○者○損○其○民○產○此○一○禍○也○銅○布○于○天○下○釀○銅○者○棄
 不○禁○鑄○錢○則○錢○常○亂○此○一○禍○也○銅○布○于○天○下○釀○銅○者○棄
 其○田○疇○家○詩○者○損○其○民○產○此○一○禍○也○銅○布○于○天○下○釀○銅○者○棄

鑄○錢○之○幣○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錢
 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
 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
 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應
 五○百○餘○年○制○度○不○無○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
 法○得○貨○之○宜○也○孔○鮑○鑄○錢○議
 金○銀○山○津○之○利○當○以○及○民○唯○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
 盈○若○沉○布○中○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但○在○民○間○而○新○錢
 日○增○其○造○能○吏○經營○之○金○世○宗○鑄○錢○議
 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歛○有○術○而○後○可○今○之○患○在
 出○太○多○入○太○少○爾○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
 可○也○金○史○田○迪○秀○交○鈔○議
 錢○者○官○之○所○為○也○錢○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
 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歛○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物
 錢○由○乎○錢○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懸○乎○錢
 多○則○輕○輕○則○折○法○而○歛○之○使○重○陸○宣○公○集

夫國宗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也彼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而不知權歸公上之利也夫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蒸民私鑄權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是以小利而失大利矣治平畧錢重難于挈運而民利于楮之交易于是有以楮代錢自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曰聽稱責以傳別書也而楮之原以開漢武造白鹿皮為幣而楮之用已兆宋真宗因張詠質劑之法而置交子之務高宗以來東南有會子之設而直以紙為錢矣金元制之為寶鈔而國初因之群書考集

鹽政

禹貢青州貢鹽締此鹽政所自昉也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今惟以共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而已齊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策于是說桓公伐莒薪煮海水為鹽漢初鹽鐵無禁武帝時大農丞孔僅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因給民牢盆令自煮鹽而徵其入唐劉晏為鹽鐵使上鹽法輕重之宜官取厚利而人不知貴歲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宋初鹽筴皆聽州懸給賣歲以所入利申省以佐一路之費太宗以用兵乏餉令商人芻米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穀末鹽二種端拱中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國初制轉運司提舉司于產鹽處歲召商人開中輸粟詣邊換引塞下粟無騰價誠千古良法自禁洪變折邑而鹽政壞矣事蹟考

何謂官山海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策何謂正鹽策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

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
 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
 而有二國之籍者三十萬管子海王
 為錢三萬矣其錢計一月每人錢三千九千為人
 之利耳諸君大男大女
 女吾子小男小女也
 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羅雜也
 大家權利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
 完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難也下場埃掣動以經年守交
 難也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
 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
 高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
 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
 餘鹽收盡又利于灶兩利而國課充矣董懷理鹽政既

豐竈
 楚楚者法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
 翼翼我倉既盈我庾惟億詩小雅楚茨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
 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此言收成之後禾稼多也
 獲之極極音稷之粟其崇如壻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
 室盈止婦子寧止月頃良報
 下谷有雅其濕矣有女此離其泣矣其泣矣何嗟
 及矣王風中谷
 凶年饑歲室空
 相棄故作此
 浩浩吳天不駸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小雅雨無正
 饑饉之救澤臣離散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
 本而言吳天不其惠怪此饑饉殺四國之人也
 解羊積首三星在留柳以食鮮可以飽若之芽
 言穢之餘百物凋耗羊則瘠而食足矣可飽飽哉
 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前且得食足矣可飽飽哉

天降喪亂。餓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仍於作詩。美之言其禱詞。無而吝惜。而平莫之聽也。

早既太甚。滌滌山川。早魃為虐。如燠如焚。我心悼暑憂。心如重辟。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遐。

大雅雲。麥熟于夏。禾成于秋。書于冬者。官室臺榭。亦於秋。書于冬者。官室臺榭。

滅。孫辰告糴于齊。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與也。

齊人伐我北鄙。孝公云。何恃而不恐。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

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禮記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

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

日舉以樂。王制。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

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禮。八曰殺哀。九曰蕃

樂。十曰多廩。十有一曰索。色。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也。官

大司徒。敬利資民。種食也。歲凶。山犯法者多。故緩刑以寬之。民飢

公粟。穀。時。賦。部。春。二。一。五。豐。荒。六。十。七。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

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

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

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治。年。之。豐。凶。預。為。之。防。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

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四。

殺○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禘○大○禘○之○禮○君○食○不○兼
 味○壹○榭○不○塗○池○矣○庭○道○不○除○百○官○布○而○不○置○鬼○神○禱○而○不
 祀○穀○梁○傳
 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絞○三○岁○處○木○則○康○三○岁
 處○火○則○旱○計○倪○內○經
 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太○陰○為○萬○物○之○母○陰
 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穀○常○以○太○陰○在○陰○而○穀
 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
 歲○德○在○陰○必○豐○穀○陽○且○盡○之○歲○亟○糶○以○收○田○宅○牛○馬○積
 必○賤○其○五○收○之○穀○陽○且○盡○之○歲○亟○糶○以○收○田○宅○牛○馬○積
 欲○貨○財○聚○斂○木○以○應○陰○之○至○也○歲○德○在○陽○必○荒○穀○此○皆○十
 倍○者○也○其○次○五○倍○超○絕○言○訂○倪○內○經
 李○悝○曰○等○平○糶○者○唯○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則○上○糶○三
 而○舍○一○官○糶○三○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人○遠○足○價○平
 則○止○小○糶○則○穀○小○熟○之○所○斂○中○熟○則○糶○中○熟○之○所○斂○大○糶
 則○穀○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人
 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經○制○不

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備○官○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氣
 者○為○庸○故○備○官○室○臺○榭○非○處○其○崇○也○以○平○國○策○也○管子○米
 馬○數
 小○民○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共○有○也○大○夫○亡○兼○年○之
 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共○有○也○國○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
 姓○非○共○有○也○故○諸○橫○生○盡○以○養○縱○生○諸○縱○生○盡○以○養○一○人
 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歟○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
 公○纂○類○語○射○說○部
 米○二○一○五
 豈○若
 六○十○九
 不○得○人○事○或○失○和○鬼○神○廢○不○享○歟○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
 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歟○何○其○民○食○之○寡○也○夫○度○曰○非
 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餘○而○食○之○甚
 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番○焉
 酒○醜○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文○帝○議○杜○百○姓○起
 東○土○濼○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賑○之○病○而
 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警○同○罹○而○救○非
 昔○王○所○以○病○未○半○古○氣○已○倍○之○若○常○年○之○計○與○于○中○年○遠

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振○

鄧○曰○雖○既○鄭○樂○終○洞○室○靡○盈○積○之○望○家○有○填○釜○之○說○

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愈○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不○

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國○用○闕○後○重○歛○矣○又○賑○給○近○

徒○倖○吏○下○為○姦○強○得○之○多○弱○得○之○少○唐○書○劉○晏○論○

善○為○國○者○當○平○豐○之○歲○為○凶○差○之○儲○所○以○順○天○道○簡○寇○

而○紆○農○人○務○政○本○也○未○世○有○饑○穰○天○之○行○也○邦○之○經○費○既○

不○可○闕○民○之○資○奉○于○是○乎○在○或○上○熱○而○不○收○或○惡○歲○而○亡○

簡○烏○謂○夫○能○通○其○變○者○也○若○乃○權○其○輕○重○制○其○物○宜○則○平○

足○者○亦○繇○是○焉○丹○府○元○龜○平○糧○

先○王○有○預○備○之○政○上○地○修○李○悝○之○政○次○也○新○在○蓄○積○有○可○

物○處○使○以○死○通○移○民○移○粟○又○次○焉○成○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社○謀○其○政○論○

今○某○類○詩○制○政○部○

卷○一○一○五○

七○十○

古○人○言○救○荒○無○善○政○蓋○以○地○有○遠○近○救○有○多○寡○人○有○老○幼○

強○弱○聚○為○一○處○則○蒸○為○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為○管○理○不○置○

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難○以○編○及○置○之○則○動○經○自○

月○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此○所○以○無○

善○政○也○法○之○最○善○則○散○處○其○人○而○委○之○待○缺○寄○居○之○官○吏○

事○故○易○集○或○散○粟○或○給○粥○一○以○為○式○庶○乎○吏○胥○不○乘○後○而○

恣○其○侵○剋○饑○民○得○實○惠○而○免○于○死○亡○丘○瓊○山○大○學○衍○義○補○

梁○隆○寒○者○春○煦○而○制○罰○德○嚴○淫○霖○者○晴○旭○而○理○禳○禱○苟○平○

今○某○類○詩○制○政○部○

卷○一○一○五○

七○十○

日○無○以○待○之○而○取○辦○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况○饑○者○故○救○

以○待○哺○主○者○泄○泄○而○聽○議○迨○及○糜○予○已○半○為○溝○中○瘠○矣○強○

有○力○者○能○無○乘○時○竊○發○乎○

庶○政○

庶○政○

程後

緡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象家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凡物力政以歲上則公旬用一月馬凶札則無力政月禮

旬用二日馬無年則公旬用一月馬凶札則無力政月禮

地官均人

力役之法以歲事之豐歉定後

今禁類語則賦部 卷二十一 上 程後 七十二

夫辰角見而雨畢氣辰角寒露即雨畢

元辰角見而雨畢氣辰角寒露即雨畢

節氣見而雨畢氣辰角寒露即雨畢

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潤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

陳必亡 卒襄公論 築堂于郎 春秋莊公

何以言厲民也天子有重堂以候天地墻屋有時蓋

民以

新延廡延廡者法廡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于力則功築軍民勤

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廡

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穀梁傳

築堂于秦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

力盡則怨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凡土工能見而畢務戒事也九月龍星角元晨見東方火

見而致用大火心呈次角元水昏正而裁十月定星昏而

量功命日分財用之其平板幹稱泰築稱量輕重

程土物為作議速邇均勞累基趾行也具饒糧度有司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少者之食禮記王制

漢有亭長三老嗇夫而役民則二十三而傳五十六而免

三老之舉者勿繇成惠帝始制孝弟力田免役景帝始制

九十一子免役。未幾武帝有七科之謫。昭帝有三更之法。而後法大壞矣。隋末賦役煩數。人多折肢體以逃。後唐與禁之。而折衷于祖庸調之法。歲役二十日。六十而免。後數世後免備既約。差役如故。宋初循舊制。用差役。太平四年。有上四等戶充役。下王等並免之。詔後役法起于卒。戒催法決于剝。公募役于實。復行于熙寧。皆安石之謀。與僉役相表裏者。司馬光當國始悉罷之。朱翼集。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萬人之繇十萬畝。不舉。管子臣乘馬。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禾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桓子執務。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為之者乎。徐子中論。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賦。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夫歛大典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煥休之。三國志蔣濟諫。

凡厥興造。凡厥費財。凡厥討君。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梁書賀琛陳時事。民亦勞止。則星動于天。作事不時。則石言于國。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治欲安。安在息民。後周武帝詔。為政之本。必先人事。今窮奢極壯。繪畫盡工。功不使免。必令慕頹。語財賦部。卷二十五。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頃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臣每思維實所悲痛。秋仁傑疏。意在奢縱。忽忘卑儉。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遊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之者哉。魏做奏疏。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

為重也程伯子集

自古力役之征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各因其有餘而用之不足者不強也各隨其所能而任之不能者不強也彼有力者而無財吾則俾之出力財有不足者人助之彼有財者而無力吾則俾之出財力有不能者人代之若夫事鉅而物重費多而道遠則必集眾力眾財使之運用而不至于頓墮資給而不至于困乏則民無或病事無不舉矣丘濬衍義補

小篆類詩計部

卷二十一 詩周南汝墳

汝墳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給役故以魚勞尾赤為

擊鼓其鐙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邛風擊鼓

嗟予子行役風夜無已上慎旃

我猶來無止 魏風陟岵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登山以望其

肅肅鳴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

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鳴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

精不樹止而今集柳如民本不便勞各
我祖東山怡怡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
西悲 幽風東山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馳騁 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驅周爰咨嗟 小雅皇華

各篆類詩計部 卷二十一 詩周南汝墳

周爰咨嗟 為我往矣楊柳依依令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出車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湛飽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 議或靡華不為

北山

復使不均，故人
運而已獨勞也。

合纂卷二十五終

合纂類語財賦部

卷六十一

十一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六

玄尚部

玄言

矯治

齊物

合纂類語 玄尚部

卷二十六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六

錢江魯重民孔式鞞 門人馬士斐文起參

玄尚部

玄言

黃帝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觀陰陽以遂群生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我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于窈

合纂類語 玄尚部

卷二十六

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廣成子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若客渙兮若

冰之將釋。歎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

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老子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

夫道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

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統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列子

今慕類語 玄尚部 卷二 一 百 一 十 一

委形者。一氣之偏積也。氣聚而生。法不能禁。氣散而死。

汝不能止。明共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委統氣自委。

結而蟬蛻也。天地委結中之。非大者也。今行處。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罔偕出。從水之道。

而不為私焉。列子

孔子親于呂梁。懸水三十仞。沫三十里。見

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曰。吾無道云云。

受命于天。唯奔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莊子德充符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

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

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

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

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息以踵者。從根本末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遠。然無取

也。則天理成矣。真人知用心。則肯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

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

而走。昧者不知也。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

今慕類語 玄尚部 卷二 一 百 一 十 一

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

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于物之所不

得避。而皆存。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

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

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

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

而後能心徹。心徹而後能朝。朝而後能夕。夕而後能一。一而後能

是。是而後能大。大而後能至。至而後能天。天而後能道。道而後能

神。神而後能聖。聖而後能神。神而後能聖。聖而後能神。神而後能

聖。聖而後能神。神而後能聖。聖而後能神。神而後能聖。聖而後能

神。神而後能聖。聖而後能神。神而後能聖。聖而後能神。神而後能

聖。聖而後能神。神而後能聖。聖而後能神。神而後能聖。聖而後能

神。神而後能聖。聖而後能神。神而後能聖。聖而後能神。神而後能

聖。聖而後能神。神而後能聖。聖而後能神。神而後能聖。聖而後能

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

死○不生○
遺○生○則○不○惡○死○故○云○通○即○安○然○無○所○見○變○而○作○斯○朝
徵○也○當○所○遇○而○安○之○志○先○後○之○不○接○斯○見○獨○也○此○獨○俱
自○能○無○死○無○生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假于異物託
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也然仿
佛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
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莊子大宗師

子桑戶死孟子及于琴張鼓琴而歌曰嗚呼桑戶也而
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立遊方之內者也也云云

危○頭○雖○短○續○之○則○憂○鶴○頭○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
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
其○多○愛○也○今○世○之○仁○人○焉○日○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
命○之○情○而○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且○夫○待○鈎○繩○規
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絕○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屈○折○禮○樂○向○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夫○其○常○然○也

小○或○易○方○大○或○易○性莊子騁辯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飲○草○飲○水○翹○足○而○陸○此
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董○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
治○馬○燒○之○別○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帛○編○之○以○阜○棧○馬○之
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楛○節
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
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
直○者○應○絕○夫○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木○埴○此○亦○治○天○下○之○過○也
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
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
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
聖○人○之○過○也莊子騁辯

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
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
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

粗○焉○秋○水○
 親○有○者○昔○之○君○子○親○無○者○天○地○之○友○莊子在宥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直○也○止○可○以○一○宿○而○
 不○可○以○處○親○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遊○
 道○遠○之○虛○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謂○是○來○真○之○遊○
 莊子天運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
 其○天○不○息○于○人○民○幾○乎○以○其○真○莊子達生
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湖○而○開○
 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于○達○度○之○極○也○不○
 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于○逆○粹○之○至○也○莊子外意
 人○貌○而○夫○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怡○之○使○

人○之○意○也○消○莊子田子方
 至○言○無○言○至○為○無○為○
 襲○微○重○妙○挺○桐○萬○物○揚○九○變○化○淮南子傲真訓
 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心○腹○為○玄○天○與○西○北○
 鬱○化○精○也○地○與○黃○泉○隱○魄○榮○也○人○與○思○慮○合○至○精○也○世圖
 太○冥○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泝○江○而○為○濤○天○文○收○夜○而○
 為○漢○炎○光○閃○雲○而○為○電○雨○色○映○日○而○為○虹○陽○氣○轉○空○而○為○
 雷○心○智○滅○境○而○為○道○士真子
閉目即見自己之日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凡人目終日視
 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日○亦○逐○外○馳○營○營○濔○
 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天○邪○天隱子存想
 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
 去○之○揚朱子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璫○璅○是○故○
 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教○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譚衍化
 夫○無○力○之○力○莫○大○于○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

以舍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
 也世皆新矣而日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
 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白者
 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哉而世莫之覺
 乃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如來莊子注大宗師
 天地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
 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
 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相無者也秋沐
 天地是非之域也身心是非之舍也智慧賢不肖是非之
 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是非之銜銜于六根
 六根所執常為道理
 色借日月借燭借膏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窠
 借劍借肺中風借舌膠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不
 借書冊想無常表于廣莊齊物論
 老子曰玄之又玄妙之門子曰妙一而已容有象乎道
 士曰一已隨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難矣可也蘇子瞻

以道為有使觀者忘忘臺而見無以道為無使忘后游觀
 亭而知有斯乃志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
 執滯者也張志和集
 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
 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簡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導
 此二法之辨也齊書顧歡二教論
 一之為妙空玄絕于有景神化歸于無窮為萬物而無為
 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存五景三教論
 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齊史
 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業智已成有為之無終非
 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轉暗成明梯息
 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廣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
 而情局智淺鮮能勝受齊史
 真以歸空為美道以無形為貴不知悅生道德所以為生
 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狗真向慕也
 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底驗明顯則事出天外後漢書

地傳

神人無功者不為可為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也。唐書高郵諫造章敬寺。

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億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縮一尺。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十斛。之費。歲有一萬匹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財貨。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不白民蠹。其可得乎。宋史王禹偁言事。

小乘頌語 古尚部

卷二 一六

古言

十

夫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秦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感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山穢之餘。宜宜令入宮禁。轉念佛。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貪畏之意。為則素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無所得者。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

不可以為得也。歐陽永年集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歐陽修本論中。忘乎目。則光溢無極。限于耳。則心識常淵。而機忘絕。象妙之門。天地之大。我之所維。萬物之眾。我之所持。苟有窮

小乘頌語 古尚部

卷二 一六

古言

十一

終以詔其弊哉。洞古在。智者所棄。愚人所樂。智者懷愧。但有醜陋。愚者既習。甘樂不捨。蔽匪懷抱。坐佛念出。權經。彼志怒人。嗔怒熾盛。觀畫如聞。天地悉冥。無所復觀。已無身光。雖復千日。鏡何益于已。知者識真。愚者倒見。苞識萬機。眾事不惑。出曜經。時相標。玄而玄。其首妙品。忘弄而忘。其愚終而不泯。時隨途。扶疎有三寶之跡。權應不夷。則亂緒紛紜。有感趣之異。

釋僧獻小品般若經序

瑣見者慶其過教而悅密宏詰者望其遠標而絕目陟者
彌高而不能階涉者彌深而不能測謀者慮不能規尋者

度不能盡

考文以徵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驗其義者迷其旨
者也考文則異同每為辭尋句則觸類每為旨為辭則喪
其卒成之致為旨則急其始擬之義矣若率初以要其終
或忘文以全其質者大智玄通居可知也晉道安通序敘

法寶五經會元 珠不自珠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要假智寶而明

譬如風界能移香氣故知此花香從風吹來而其風界實
不持花香而來亦非無風而花香能來大寶積經

一味寶義如一大海一切眾流無有不入一切法味猶依
眾流名數雖殊其水不異若住大海則括眾流住于一味

則攝諸味 金剛三昧經

其道虛玄妙絕常境聽者無以容其聰智者無以運其知
辨者無以措其言像者無以狀其儀 僧肇註維摩詰經

<p>晚○必○歸○來○者○虛○飲○塗○羹○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稱○上○古○之</p>	<p>夫○嬰○兒○之○戲○也○以○塗○為○戲○以○木○為○戲○然○至○用</p>	<p>君○難○為○仁○義○幾○且○偽○哉○莊○子○徐○無○兒</p>	<p>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凡○成○美○惡○器○也</p>	<p>道○不○滄○莊○子○天○運</p>	<p>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顯○名○譽○并○焉○選○以</p>	<p>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後○其○德○者○不○足○多○也</p>	<p>德○始○玄○同○矣○莊○子○勝○蓬</p>	<p>大○巧○若○拙○割○斷○史○之○行○鉗○揚○墨○之○口○操○棄○仁○義○而○天○下</p>	<p>威○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然○也</p>	<p>擢○亂○六○律○樂○絕○宇○瑟○塞○赫○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p>	<p>多○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p>	<p>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跡○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p>	<p>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跡○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p>	<p>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跡○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p>	<p>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跡○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p>
--	--	------------------------------------	--	----------------------	--	--	--------------------------	--	--	--	--	--	--	--	--

<p>之○治○內○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鄭○析○子</p>	<p>交○遠○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于○一○國○未○合○于○人○心○以○我</p>	<p>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死○而○性</p>	<p>禍○以○其○罪○為○功○故○忠○也○賊○以○其○緒○為○正○故○真○也○妄○蒼○崖○子</p>	<p>蘭○制○篇</p>	<p>之○緒○也○後○世○以○其○衰○為○盛○故○美○也○污○以○其○慙○為○榮○故○福○也</p>	<p>也○征○誅○者○湯○武○之○慙○也○放○攝○者○伊○周○之○罪○也○交○典○者○文○武</p>	<p>聖○不○幸○偶○見○其○奇○遂○放○無○窮○之○籍○然○則○攝○讓○者○先○舜○之○衰</p>	<p>即○不○征○誅○自○義○也○伊○周○不○以○放○攝○而○終○文○武○不○同○典○文○而</p>	<p>功○名○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堯○舜○雖○不○揖○讓○自○高○也○湯○武</p>	<p>教○之○難○勝○而○行○教○于○坑○也</p>	<p>始○皇○孔○門○之○功○臣○也○窮○于○刑○之○無○門○而○寄○刑○于○焚○也○苦○于</p>	<p>而○難○斯○起○蒼○崖○子○貨○情○篇</p>	<p>設○備○者○祛○害○不○知○備○設○而○害○因○生○篤○防○者○釀○難○不○知○防○固</p>	<p>而○不○可○以○為○治○也○韓○子○水○滄○說</p>	<p>傳○頌○辨○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皆○亦○可○以○戲</p>
--	--	--	--	--------------	--	--	--	--	--	----------------------------	--	----------------------------	--	--------------------------------	--

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善形勞神○以身殉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也○何足貴哉○史記李斯督責書

善毛嫱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于人○此人之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道上古之傳

善先王之成功○此亦說者之巫祝也○韓子顯學

橋治 十六

齊物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自我而觀則有非指非馬者○說彼而觀則皆指皆馬矣○由天地萬物觀之○豈謂之一指一馬而無彼此之分言哉○不可有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夫非生而道有二○道二則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苟自未始有物之先○無成與虧也○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為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以形相觀則泰山大乎秋毫○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無形無名者○皆大也○若以知能為大○則天下之無知無能者○皆大也○是以地大不為大○天高不為高○大不為大○高不為高○

池○為○足○于○天○然○不○安○其○性○命○是○天○地○不○足
 高○與○辰○王○坐○萬○物○不○足○異○與○我○同○德○也
 方○其○愛○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為○覺○而○後○知○其
 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園○哉○莊○子○齊○物○論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
 賤○不○在○已○秋○水
 培○之○壞○愈○其○立○也○水○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淮○南○子○說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于○目○梨○橘○棗○栗○不○同○味
 今○來○對○論○玄○尚○部○卷○之○一○第○一○章
 而○皆○說○于○口○淮○南○子○說○林
 色○不○均○而○皆○聽○音○不○同○而○咸○平○行○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
 悉○美○抱○朴○子○廣○譬○論
 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
 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
 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
 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
 無○是○郭○象○莊○子○注○齊○物○論

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
 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
 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表○子○廣○譬○齊○物○論
 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陸○子○演○連○珠
 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
 晉○書○潘○尼○安○身○論
 卑○壤○為○悲○欣○之○府○綉○珠○為○化○物○之○器○郭○璞○家○賦
 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
 八○大○員○音○玄○尚○部○卷○之○一○第○一○章
 齋○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欣
 成○而○虧○者○昭○文○之○鼓○琴○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郭○子○莊

經史子集合集纂類語卷二十七

涉世部上

世法

交與

應務

仕進

窮通

類從

達觀

詭術

八類類言涉世部 卷二十七 日 一

經史子集合集纂類語卷二十七

錢江魯重民孔武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參

涉世部上

世法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易經

九四乘其墉勿克攻吉 同人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卦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子而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八類類言涉世部 卷二十七 日 一

而珠金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心體虛明未與物接寂然不動夫何思何慮既與物接應之

行也定心慮事動而無物何慮往來之存

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乾餘以怨承酒生禍有血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

濟終焉序卦傳

之文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聖人循以為

有窮也受之未濟未則

無田何甫田維莠騶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詩經

近國遠勞而無功也

婉兮變兮總角州貴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齊風甫田

耳此又明小之可大近之可遠不必妄圖也

無喪而戚憂必擊焉與之仇無戎而城擊必保焉左傳

晉士會菜城

天為剛德循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

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真言必及于難

季孫之愛我疾疾也

疾傷藥石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捲刀而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

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產論

使子何為也

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

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

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

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禮記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

能散安安而能遷

精財而能散施隨所
寓而安而能健義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陳我而見聽彼法擇不可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

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

十九十曰老七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

期頤

四十志氣堅定故可為仕五十更歷世變清如人肯出
可為大夫六十我于老矣故有指畫之榮無奔走服假

命類語涉世部 卷之十一 世法 四

之事七十則老故雖家事亦傳之子
子人壽以百年為期待人以養而已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乎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

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禮不諱媼名二名不偏諱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

其國之故謹備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

出入有詔于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去國三

世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

卿大夫從他國不可更其故國之俗去國雖久而舊君

猶仕其族人則凡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若舊君

不相聞其時之久其義

已絕乃從新國之法
與人必于其倫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玄士無故不徹琴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

命類語涉世部 卷之十一 世法 五

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

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

幼曰未能負薪也俱由禮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生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

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

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

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還相為宮。官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生為主也。還相為質。如春三月以甘為質。夏三月以苦為質。而六和皆相為用也。還相為質。為壹績之事。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

天地數而為五行。五行滋而為五味。人以養其心。感而為五穀。人以養其形。而為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為。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夫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後禮士相見。禮。

用天之道。順時分地。之利。高下各盡。所宜。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庶人章。

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庶○人○章○

也○能○契○契○愈○還○急○也○賦○役○不○均○小○國○竭○竭○安○祭○祭○尼○居○息○也○盛○飾○宴○安○哀○悽○悽○懷○懷○報○德○也○思○生○也○儉○儉○誓○誓○

禍○毒○也○悖○主○道○穢○害○有○得○晏○晏○旦○旦○悔○爽○忒○也○傷○見○飽○來○而○恨○爾○雅○

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國○語○

惟○善○人○能○受○盡○言○

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七○

十○而○不○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

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大○戴○記○魯○子○言○立○事○

人○言○而○善○而○不○遠○近○于○悅○其○言○悅○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

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蔥○焉○近○于○不○悅○

其○言○不○悅○其○言○殆○于○以○身○遠○之○也○殆○于○以○身○遠○之○殆○于○身○

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

獨○富○獨○貴○君○子○取○之○強○有○取○折○柔○自○取○束○其○大○戴○記○

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

為○隣○不○偏○于○死○不○偏○于○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冠○矣○不○足○

以○橫○世○回○謀○

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
 唯不爭故無尤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
 不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人之所長不可
 不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人之所長不可
 功自矜者不長其于道也曰餘
 善行無敵跡善言無瑕請善計
 不可開善結無絕約而不可解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夫譽實之相怨與患者知其不
 可以兩守乃取一焉故

安而無憂
 無異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
 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
 而斯可以抑姦察語致思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
 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函堅則物必缺之剛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挫矣
 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
 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
 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唯有一
 子三極
 今舉類善涉世部
 卷之一
 世法

人在其上。則呼張歎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于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宜木先伐。甘泉先竭。子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彼無故以合者。亦無故以離。 莊子

今秦穎者。涉世部。 卷一 世法 十一
 藏于心中者。無以竭愛。動于身者。無以竭恭。出于口者。無以竭馴。 墨子
 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榮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于謀。待決事也。 見谷子
 愛赤子。不慢其係。絕險者。不惕其脚。 慎子
 死人之死。不索其情。希世者。無得其實。 魏冠子
 希人者。無恃其情。希世者。無得其實。 魏冠子

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伎也。博而窮者。營也。清之而愈濁者。口也。恭之而愈瘠者。交也。辨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刺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刺行也。 荀子
言辨博而見窮者。好與人交。非遊必有志。難食易聚而更齊也。
 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 荀子

合纂對語。涉世部。 卷一 世法 十一
 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于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積。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緝以翠翠。鄭人賣其積。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積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韓子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桑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 莊南子
 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教。而用才者。必困。有以多欲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死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

而失者也 淮南子 卷之四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圖憂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鈞者使人禁事使然也

山生金反自剝本生靈反自蝕人生事反自賊 淮南子 毒智者莫甚于滿留事者莫甚于樂毀廉者莫甚于色 劉子說苑

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後必流血 桓子 何以息謗曰無辨何以止怨曰無爭 文中子

今案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一 世法 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故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蔡子獨斷

巧治不能消木巧匠不能斷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愾意 文子

意有未足而懼人之殺故接折以將其缺衰本不聯而丹人之歡故網密以蓋其隙 卷之二

愛待敬而不昧德瀕威而久立 漢書刑法志 厚性寬中近于仁犯而不校鄰於義率期道也怨悔其易

至乎

盛威以自禦功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屈 漢書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典利不足以補害 危宗廟之犧安不靈之龜視屈殺鳴雁是以處不才之間 察巨象韋帶是以遊有用之際 曹植 魏都賦

身危繇于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于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 晉書 陸機 豪士賦序

今案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一 世法 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 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

榮利知爭競之違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 晉書 潘尼 安身論

洪波振怒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 陸仲文 自解表

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示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

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孫無求論
 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平
 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載遠放達非道論
 世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
 者。為之前焉。士之能隱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
 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
 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
 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接。下之人無可推歟。何相須
 之殷而相過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止
 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
 赫赫之光。是二人之所為。皆過也。未嘗于之。不可謂上無
 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幹愈與于衰。嗚呼
 人之于物。聽其有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
 物輕。則物亦附也。聖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
 禁者。物重而人輕也。蘇子由集
 考夫為物以待。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數聞

金集雜語 涉世部 卷之六 世法 十五
 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
 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
 之道也。許衡戒姚極
 抱甕而知輕重者。必在甕外。望室而知高下者。必在室外。
 處當世而知利害者。必在利害之外也。楊誠齋集

交與
君子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易謙卦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隨卦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係解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解濟

今纂類語涉世部 卷二一 文典 十六

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

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輔人無為扶人無為
貧未必皆惡也絕之是好賢不堅富
貴未必皆善也絕之是惡不為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于辭而見之于行故非非者行是惡

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家語

慎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惠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戚為崩為墜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

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

之為無崖達之入于無底

今纂類語涉世部 卷二一 文典 十七

外為恭致持順之刑內盡謂停訪謀之意然就而入則

一味依阿相入無間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和

而後則揚已之能彰人之過且有舍垢之聲察彼之名

聖人愛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

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臬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

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

唯無瑕者可以戮人亦唯無關者可以論人身有關而論

人是自為論也

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

凡能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子慎行。

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愧。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淮南子舉稱誠

合纂新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一 史典 十九

刺我行。者欲與我交。皆我貨者欲與我市。說林訓

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稷列子

形別則小人。足以相信。跡似雖君子。不能自裁。故無嫌。無契者。所以安君子。無可疑。無由嫌者。所以安小人。卷崖子

質情篇 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疎而敬之。荀子

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容。

貧賤則無棄舊之實。劉子。子。不可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劉子。子。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君。富不厭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漢溪未稔崇厚。

論 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三國志杜宏書

合纂新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七 史典 十九 不自貴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于人。而人敬焉。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用也。晉書潘尼安身論

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絕墨之側。不拒在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柳宗元集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現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玩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光狡之徒。若引而伸。

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光狡之徒。若引而伸。

之弱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晉書張天錫傳

今世類語 步世部

卷三十七

交與

二十

應務
象曰：雷須也。陰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易經

君子以作事謀始。卦辭：君子以作事謀始。卦辭：君子以作事謀始。

夫履貞厲位正當也。履卦：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今世類語 步世部 卷三十七 交與 二十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謙卦：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无妄卦：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同，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大壯卦：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同，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人不由德所行乘決故曰和行攝又平下以節制禮知
 主也一德無二三也慈念室慈以遠害遷善以過以與
 非禮反經而合道故安而能慮乃能辨事之
 夫乾天下之至德也德行恒易以知除夫坤天下之至順
 也德行恒簡以知除係辭
 有兔爰爰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尚察無化詩王風兔爰
 罹以取患舍兔狡得脫而難以耿介投羅以此小人致
 配巧計幸免君子無辜忠直受禍也庶幾察而不致
 也
 今案類詩 卷二十一 應務 二十二
 出風鳴鶴 取我子無鈇我室思斯勤斯需 子之閱斯
 周公居東託鳥之 愛巢以貽成玉之
 是曰子聖誰知鳥之雌雄 小雅正月
 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 左傳
 楚子反
 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成大事
 君子之行也思其終也思其浚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充其用不窮太直若屈大巧
 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三十輻共一轆當其無有車之用挺埴以為器當其無有
 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
 無之以為用也
 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 管子白心
 循道而生不計日月則事從而成
 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而得度者謂之修居
 本類 卷二十一 應務 二十三
 而自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故曰無為者帝 管子勢
 靜作得度則為主失度則為客
 既多智而又安靜則居於獲利
 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家語
 謀莫難于必聽事莫難于必成必合于數聽必合于情
 文子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未者可以立本 開尹子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辨之極者知辨果不
 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辨者不在辨而在諛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開尹子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為乎智智為不足馬往而不窮哉列子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言事無小大未有不依于道而能美滿成就無凌侮者也不成則不稱職成則思慮煩勞氣鬱而血不暢故皆小其類皆涉世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缺故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並子人間世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嚴故能勝物而不傷莊子應帝王

堂上不棄則如草不賤賸矣白刃揮乎胸則目不見流血投錢加乎首則寸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定

之有相先者也荀子張國篇君子善謀小人善意呂子重言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倭用則忠陸子術事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淮南子覽冥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有為將來張羅而待之得為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躍則無時得為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成而至故聖人當道以待時淮南子說山訓人欲莫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欲莫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淮南子說林訓男女事不代之字楊子太玄事男女事已非其宜記字有非故曰不代難速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難除而可以廢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于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于亂者得所附也

柔而不愛于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為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于靜者要其終也。王子墨刑以術干祿者敗以才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持者危以學自炫者離以行自翹者偽。蘆山子。靜不必不動貴能制也。恬不必不擾貴能御也。夫能制其動則動亦歸靜能御其擾則擾亦成恬。世資不心同辭對治之皆章弦也。境緣不必皆厭汰練之皆洵洗也。人情不必過激程反之皆歲硬也。君子不閱世資不驗道力之至不錯物相無別我體之貞。善我者無體善行者無時善因者無果。素子廣平。任重于力力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始窮。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于變之察扶情適事不規萬殊之妙。通于變者用約而利溥明其要者冠駁而應玄。陸子演述。

田者不强困食不盈商賈不强不得其贏婦女不强布帛不精官師不强其勢不成大將不强卒不使令侯王不强没世無名故云强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史記。色策傳。規小即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史記魯仲連。通貴于無諱明哲尚於應機。斲如石馬所以成務。晉書。辭若畫形于無象造響于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音杜七政。今集詩。涉世節。卷二十六。二十七。設于事先之謂機應于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獲矣權之應變備荷戈禦獸審其勢也。馮用之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機權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讎者如荷戟以當彼獸閉關以待暴客若舍戟開關則冠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幾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辭。

未必皆純操而患失矣。李德裕退身論
事等江河無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四極之壞。阮文

類聚
智者固危而建安明者矯末而成德。陸贄集

計天下者不可以徂于利亦不可以懲于害徂于利而必
為者害至而不思懲于害而必不為者利必有所遺。揚萬

里集
天下之事有所利也則必有所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

合纂類語 卷二十七 應務 二十九

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乎不究其利
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
而不受其害且夫選天下之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
享天下之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蘇子由集
天下之大利非利于小者能圖之也。圖天下而利于其小
則終不足有就何者所安者陋焉能及遠見其食而食
焉是不過飽其歎而已矣。陳止齋集
合其時而食則百骸治應其機而動則萬物安。天樞經

在用如水分千月為體若鏡鑿萬形辨正論
起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吳事子野之聽
張明集

合纂類語 卷二十七 應務 二十九

仕進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吉
易泰卦

君子之進必與朋類
幸後相類以齊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卦

六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吉
升卦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漸卦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
賤

公慕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七 仕進 三十一

也
鳥則梓木木豈能梓鳥
孔子言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少儀

先度其君可事而後事
之則道行而君不辱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故

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表記

君子之欲有為于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

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

也

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以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

不同○故其所有○淺深○而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

可逆○知其大節○必見于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

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

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

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身○又度其君○君能之○而我不能

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

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者皆有罪焉○蘇子瞻集

公慕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七 仕進 三十一

古之事君三揖而進○言其難進而緩也○一辭而退○言其易

退而速也○古之用人者○進之以禮○言其不致○庶耻之○搢也

在下者○以進退之節○而嚴諸身○凜然如執玉○而憂其墜○在

上者○以進退之節○而養其下○惴然如蒞苗○而望其成○楊誠

齋集

窮通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政有為于天下故
及及時而進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乾卦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否卦

初九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晉卦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明夷卦

有言明夷
明夷卦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卦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係辭

出自北門憂心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詢我
詩邶

原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
左傳介子推語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七 窮通 三十一

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通仁義之途以
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于道臨難而不

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

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
家語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舌可以死敗優哉優哉聊以
卒歲
家語

至孔子受女樂廢又不
至孔子作春秋云云

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做上華世不以枯槁
立名
晏子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
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

也時既適然
孟子

孔子進于匡宋人圍之
孔子云云

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

也

也

也

也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七 窮通 三十一

者守令 魏冠子

坎原于百士失職而志不平 廓落兮羈旅而無友主 宋子九辨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 道行于此則窮達一也 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呂子

蘭正生于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 君子之學非為通也 為窮而不困 憂而意不衰也 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 夫賢不肖者材也 遇不過者時也 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

合纂類 涉世部 卷二十一 窮通 三十四

以俟其時 荀子大畧 孔子厄于陳蔡之間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 陸子資質

窮通之士為椽故入而不出 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 魏子外傳

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 通成敗之端 審治亂之幾 知去就之節 雖窮不處亡國之位 雖貧不食亂君之粟 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 則極人臣之位 德合于已 則建殊絕之效

故其道高而名揚于後世 黃石子素書

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後明 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後通 聖人不失其德故慶而後興 應子風俗通

人有窮而道無不通 與道爭則凶 淮南子 明明在上 百官牛羊亦山 雌也 間間在上 羣獸皆若亦山

雌也 何其懼 楊子法言 遇治而替之謂之樂 道遭亂而救之謂之憂 道亂不可救而避之謂之守道 抱朴子非郭

時之得也 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 時之失也 則蕩然若巨魚之崇枯陸 非分之達 猶林木之冬華 守道之窮 猶松柏之履霜也 抱朴子

君子遠時則富且貴 不過退而樂道 不以利累已 故不違義而安取 隱居修節 不欲妨行 故不競名而趨勢 桓子

君可道 狹耳識不達其明 主俠道之中 又將險危 聞寒無可徑出者 劉子說苑

可徑出者 劉子說苑

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烈秋霜林地而蔽者不傷遇不遇之
劉子過家為

捺行有常賢休官無常過故過或抱汚行尊于禁之朝不
遇或持潔節早于堯之庭王于論衡

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王于
中說

時乎我與則克舜政陸吾將佩玉鳴珂也時乎不與則傳
巖涓水吾將抱璞懷珍也無能子

夫香芬起于椒蘭清響生于琳琅固命世而作佐者必出
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遵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晉書習鑿

論
君子或因風雲之勢以建山岳之功乘日月之末光以成
一宜之業後漢書

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冲乎曉路運銀于陰徽是以昔人
裂回于出處交戰乎臨岐宋書

通塞有期汚隆適道舉世德治則顯仁以慮之外天運長

則徐德以避之陶齊者
良賢過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違讓則英才減摧故陸葉垂
陰明月為之隔輝堂宇留光簡燈有時不照荀齊書

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
龍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汲其速也苦節艱貞故庸習之所
忌憚集書止足始

方今大清開宇四門故為玄網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與以
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
晉書陸雲薦張賦
古人遺遠則以功遠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遠其道晉書
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華崖飛燕雲玲俯據潛龍
之渚仰蔭游鳳之林紫耀炫其前艷色解其後夜華交其
左聲名馳其右翔翔倫黨之間美安惟房之裏徒容顧盼
綽有餘裕俯仰容滿日以為得志矣建至典指昔書
言與不與在我不用在時若國方危時不我與以忠
獲罪以官見疑月錦成章青純變色良田賦于邪徑黃金

錄于眾口窮通也其如命何北齊書魏長賢傳故
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及晨清書文學傳

雖懷獲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陶潛悲士不遇賦

自古聖人賢士比非有心求于開用也憫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治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夫天

授人以聖賢才能豈使有有餘而已哉欲以楠其不足者

也耳日于身也耳司聞而日司視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

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韓愈諱

臣論
公泰類海涉世部
卷二十七
窮通
三十八

薛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

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

將兩水氣上無掉于川澤涸絡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

有施乎抑有侍于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侍然後能

有所立韓愈何遜傳

待用于下者其有肖于施和用與舍焉諸人君子則不然

慮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

而為後世法卷李翰書

予嘗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

憂其民處江河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噫

微斯人吾誰與歸范仲淹集

于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櫛之時又均或斷而焚

或剖以為犧尊誰令然邪其偶然邪王安石陳比部墓銘

有拔而起之莫櫛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于斯誰其使之

許主葬墓銘
三十九

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

賢則芻芥柱下之言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待之為論

亦各從其所好也馬樞士論

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劉琨缺雀

尚書書

大凡人一有生履而道德不溢于身者竊兩曜之光明也

仕而功烈不被于世者偷大君之珪組也符載寄張大夫

書
夫○蘭○有○香○雖○在○簾○香○必○從○風○而○揚○之○士○有○道○雖○在○閭○卑○必○由○人○而○彰○之○符○載○上○帝○尚○書

今卷類計步部 卷二十 男道 四十一

<p>類從 同○擊○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帝○聖○人○</p>	<p>作○而○萬○物○暗○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亲○下○則○各○從○其○類○</p>	<p>也○易○乾○文○言</p>	<p>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p>	<p>類○也○睽○卦</p>	<p>方○以○之○類○聚○物○以○詳○分○係○解</p>	<p>今卷類計步部 卷二十七 類從 四十一</p>	<p>招○招○舟○子○人○涉○印○昂○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詩○叩○風○苦○</p>	<p>母○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獻○小○人○與○屬○小○雅○角○子</p>	<p>必○于○泥○塗○上○加○以○泥○塗○也○王○有○善○道○則○小○人○亦○善○矣</p>	<p>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p>	<p>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絕○乎○慎○所○先○音○子</p>	<p>為○之○調○瑟○廢○一○于○堂○廢○一○于○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p>	<p>同○矣○夫○或○改○調○一○絃○于○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p>
--	---	------------------	---	----------------	------------------------------	---------------------------	---	--	--	--	--	--	--

未始異于擊而音之君已莊子徐無鬼
 崇卑之來必象其德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
 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故言有君
 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荀子勸學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菴菴是慈
 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射之也聖人南面而立
 以愛利民為心雖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
 乎民也

今纂類語 卷二十七 四十二
 月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朏則蚌蛤虛
 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己而四
 莖咸飾乎仁君子精通
 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呼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晝隨仄而
 月景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
 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使無事焉唯夜行者有之 淮志
 子
 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網羅之患劉子純亮

孔子見羅者而得皆黃口也問之對曰黃口是也
 若深大爵徒黃口皆不可得孔子謂弟子云云
 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
 者龍命呂者律故有善逝而遠至命宮而商應修下而高
 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 王子卷例
 潛靈侯慶雲以騰竦棲鴻借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發而
 躍白雉待公旦而來抱朴子
 磁石吸鐵琥珀拾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根出乎
 意外 郭璞山海經圖贊

今纂類語 卷二十七 四十三
 太陽之昭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和氣之至不求倉
 庚之鳴而倉庚自鳴氣機相感也 純一子
 觸非其類雖疾勿應感以其方雖微別順故聞于治者唱
 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匡子漢連珠
 師曠之調鐘誤知音者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
 前親也 漢書楊雄解難
 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絲于
 蕪忘應物在乎無心 晉書王坦之盛莊論

倣○王○流○温○依○蘭○染○薰○苑○文○類○聚

倣○王○流○温○依○蘭○染○薰○苑○文○類○聚

九○三○日○爰○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壘○之○嗟○凶○易○離○卦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究○其○死○矣○他

人○入○室○詩○唐○風

上○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

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

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

公○孫○顯○語○涉○世○部

有○此○四○者○畏○兇○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通○人○也○可○殺○可○活

制○命○在○外○不○違○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

不○貪○貨○何○羨○富○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列○子

揚○朱○篇

大治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銕。鉅大治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莊子大宗師
鶴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莊子天運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未知。其生之時。不如未生之時。秋。水。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七 達觀 四十六
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煙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于。人。者。憂。莊子山木
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莊子四子方
夫貴賤之于身也。猶傚風之時麗也。毀譽之于已。猶蚤蚤之一過也。淮南子俶真訓
侯而求伯者。必失其侯。伯而求王者。必失其王。故國以全。

為常伯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淮南子詮言
獨不聞江海之遊者。不能接遲于芳藻。雲漢之飛者。不能。飲啄于清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誦仲于爵網。名羈之外乎。黃憲天祿閣外史
樂貧賤也。則伊說不必貴。然顛不必富。樂富貴也。則匹夫。非寧位。蓬莖非寧居。於陵子。
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遠。其進也。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一 達觀 四十七
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處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道之言。晉書稽阮傳
窟泉之潛。不思雲聲。然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元耀于埃蕩。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郭璞客傲
日沒不周。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夫為雄亭亭。在須臾。厥厥將復。東離合靈。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晉書阮籍傳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
 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趨○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
 斯○遇○輟○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
 倦○情○隨○事○遷○感○慨○繁○之○笑○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迹
 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
 亦○大○矣○豈○不○痛○哉○晉書王羲之蘭亭記序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
 歎○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烟○景○大
 公○慕○斯○語○涉○世○部 卷二十一 達觀 四十八
 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幽○賞○未○已
 萬○譚○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
 雅○懷○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物○不○感○別○性○不○動○故○景○對○而○心○馳○也○敬○不○足○則○忠○不○至
 故○意○惟○而○神○完○也○耳○目○之○用○繫○于○物○得○喪○之○源○宰○于○事○哀
 樂○之○柄○成○乎○心○和○于○內○而○事○物○應○于○外○則○登○臨○殊○途○其
 遠○一○也○獨○孤○及○樂
 弗○績○弗○雕○弗○鼓○以○為○高○俯○以○仰○于○野○仰○以○游○于○朝○王○安○石

凡○物○皆○有○可○觀○為○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瑰○麗○者○也
 簡○精○啜○醜○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
 性○而○不○樂○蘇○東○坡○集
 知○性○以○為○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為○榮○不○貴○非○其○羨○也
 而○未○能○忘○于○文○則○猶○有○意○于○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
 與○我○皆○隱○顯○也○蘇○東○坡○王○子○立○墓○銘
 夫○夷○情○得○喪○忘○懷○榮○辱○外○儻○易○以○無○檢○中○恬○漠○而○自○適○簡
 公○慕○類○語○涉○世○部 卷二十七 達觀 四十九
 易○戚○儀○脫○畧○富○貴○抗○心○俗○表○不○屑○物○議○窮○厄○靡○動○其○情○衷
 樂○罔○嬰○其○慮○斯○皆○晏○然○自○得○不○以○世○務○為○累○者○已○冊○府○元

說術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如操鈞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託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而不強。之于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見谷子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之十一 說術 五十一
 言順比滑澤，洋洋灑灑，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樞微說約，徑省而不煩，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深知人情，則見以為借而不讓，閑太廣，恃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其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為誣。狡敏辨給，繫于文采，則見以為史。珠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

則見以為誦，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辭于難言，所說出于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過平。賤必棄遠矣。所說出于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頭有所出事，廼自以為他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則身危。故曰：與其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帶已。徑省其辭，則以為不知。而說之，說盡博文，則以為多。而久之，順事陳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比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
 配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斯則無以其敵
 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繫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
 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大忠無所飾辭悟言無所擊
 排後申其辯知馬所以親近不疑辯于說難
 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
 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
 呂子

今纂類語卷二十七
 說辭
 五十二

四駢以逆術說齊王王曰寡
 人願聞齊國之政駢云云
 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不合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
 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揚子法言
 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其
 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辨之明
 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
 于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未希也
 劉子說苑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八

涉世部 下

名實

餒餐

施報

禍福

飲食

卜筮

占夢

企慕

懷思

憂危

怨悱

傷時

死生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日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八

錢江魯重民孔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纂

涉世部 下

名實

衆目視于偽不能視于真衆心察于名不能察于實 需子
名者實之實也我將為實乎 莊子
萬物俱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俱列不以義之則
今即理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名實

一

頑嚚凶惡之名以求頑嚚凶惡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
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稱者
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 尹文子大道上
為名者必廉：斯貧為名者必讓：斯賤 楊子
老冉冉其將至今恐修名之不立 屈子離騷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
曰白馬非馬求馬黃馬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馬黑馬
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 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

馬也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
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離色命馬非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名而守
一白色者非命馬也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
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非黃非黑非五
色相非分明故中白命馬非衆馬審矣
白者不定所白之而可也白
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
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去故惟白馬獨可以應耳
公孫龍子白馬

公孫龍語涉世部 卷二十八 名實 二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無堅得白其舉也
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
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公孫龍子堅白
論

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石見石與白
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三人于觸石但知石之堅
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
而不知其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無無有無色之物
而必曰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堅者質也
而一質則衆質可例天下無白無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

乃因物之形無堅不可以謂石石者形也舉石之
則衆物之形例皆可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
形外也而人所不見者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不可謂之
曰三故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
故其民慈慈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
名故一千道法而謹于循令矣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
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雜衆有時而欲編舉之

公孫龍語涉世部 卷二十八 名實 三

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于無
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
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于無別然後止
名辭者志義之使也為于正名篇

夫立名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
位所以為賤實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
以行金也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
不從法令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

義不仕進者世謂之烈士刑罰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
 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
 如此則士之饑餓之絕者焉得嚴居苦身以爭名于天下
 哉韓子說使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子五蠹
 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韓子外傳
 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
 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與也故
 今集類語涉世部 卷二一八 名實 五

辨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辨為諸侯者宜
 謹視所候奉之天子辨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
 使善天子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賤也士不
 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賤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
 名生于真非其真勿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欲
 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
 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熈起者規
 聖人董子深察名跡

夫其門卻實去名夫也揚子法去夫
 廓其外虛其內利鼓鉦廓外虛內乃能有聞也揚子太
 明者課言以尋理不遵理而習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
 存名劉子審名
 有赫之名者其所蒙必淺無彰之名者其所養必深
 劉子始子
 夫形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
 今集類語涉世部 卷二一八 名實 五

功先成而名隨之劉子說苑
 無其實聲不溢無其聲人不聞聲溢而崇德之所以終人
 聞而至業之所以始司馬子潛虛
 名非實用之不效故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劉子人物志
 君子以身安為富以名重為貴王華子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為學附驥尾而
 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顯名湮滅而不稱愚夫
 聞巷之不欲底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世

史記伯夷傳

用○造○所○長○遂○無○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貴○
望○借○實○不○副○則○譽○發○深○名○之○為○累○也○戒○哉○唐○書○房○瑯○論○
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
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金○史○
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迴○車○于○勝○母○之○間○惡○其○名○也○
義○文○類○聚○

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于○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

合纂類語涉世類 卷二十八 名實 六

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 歐文忠集

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庶○是○以○實○浮○于○名○而○世○

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

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

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

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蘇○子○瞻○

集

春○鳥○轉○弄○或○似○于○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蠹○木○或○近○于○字○

近○道○名○顯○如○高○山○雷○ 法○句○疑

合纂類語涉世類 卷二十八 名實 七

鼓譽

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也

毀我者我以無毀勝之則毀自消譽我者我以無譽當之則譽自隆

合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知槁木也而不知生木也

合纂類註 卷二一八 聖子 鼓譽

今譽先生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不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

爵也 韓子有度 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禁討之諺千歲之積毀也

昔之傾人者毀之今之傾人者譽之矣昔之毀人者誣構之今之毀人者嘆息之矣昔也謂貞女為淫今也以桑中

子

而詆貞女矣黃也謂莫邪為鈍金也以鈹石而鑿莫邪矣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應子風俗通

譽人不嫌其義則聞者不快于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謫于耳

合纂類註 卷二一八 聖子 鼓譽 陛下無故以此人必不以臣欺陛下者令臣至無所受

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聞陛下也

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 後漢書 急者不能修忠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吾嘗諍于

必怒乎已矣矣嘗持其疑曰其非也士非也其不慮

若○必○其○入○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
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于○言○懦○者○必○悅○于○色○矣○是
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韓愈原跋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
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得
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
亂○世○不○得○已○而○在○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民○由
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敬○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

遭○亂○世○而○後○得○居○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
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柳宗
元集

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
日出則火○火余以為過言○前僕來南○冬大雪被南○越數州○
數州之木○皆蒼蒼○大盛○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始信前
所聞者○余雖念○自有以為蜀之日○而吾子不欲使余為越
所聞者○余雖念○自有以為蜀之日○而吾子不欲使余為越

天下○惡○者○眾○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
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
之○過○于○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于○下○者○尤
甚○勢○不○足○以○動○眾○名○實○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
也○王要石集

致○彼○皆○鄙○則○宜○擢○其○致○者○譽○黨○惡○庸○則○宜○退○其○譽○者○周朝
上○黨

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已○之○惡
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王陽明集

施○報○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患○不○患○懋○不○懋○書○康○姑

患○者○願○于○理○懋○者○勉○于○行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詩○衛○風○木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大○雅○抑

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名○公○子○也○曰

必○報○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

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左○傳

敵○患○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更○駢

齊○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

楚○子○孫○陳○中○取○時○云○云

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

任○以○為○俘○執○事○不○以○蒙○鼓○使○歸○即○我○君○之○患○也○臣○實○不

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

紆○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

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

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

且○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國○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

且○不○朽○若○後○君○之○患○而○免○之○以○陽○君○之○外○臣○皆○曰○外○臣○皆

谷○纂○類○語○步○世○部○朱○二○十○八○流○報○十○三

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備○封○疆○雖○遇○執○事○其

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子○貢○曰○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使

人○知○之○殆○也○事○未○竣○而○聞○之○者○危○也○左○傳

公○及○齊○人○狩○于○禚○初○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

稱○人○何○謂○與○擊○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君

為○獨○于○此○焉○識○于○擊○者○將○盡○讓○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讓○焉

為○獨○于○此○焉○識○于○擊○者○將○盡○讓○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讓○焉

莫重乎與讐待也于讐者則曷為將壹讖而已讐者無時
 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讖不可勝讖故將壹讖而已其餘從
 同同教果傳
 父不受誅見無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办之道也
 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
 不往亦非禮也禮記
 父母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
 國
 子曰以德報怨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子曰
 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禮記
 表記
 中山以一杯羊羹七國以一壺飧得二人戰國策
 見與之交幾于不親見哀之役幾于不結見施之德幾于
 不報帶子
 見謂不忌而特之也
 見而不忌故不報也

周為精養養者青無身食之米啗官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子
 林豕者宋獲穰樹慮者無報德淮南子
 物而不義者以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是故
 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矣大恩就不知者
 報之齊立子不化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公孰不實
 而有獲九歌
 於蘇頌語涉世部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況同列乎
 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吳越燼棄小義雪太耻名垂于
 後世悲夫方子胥密於江上遁乞食志豈嘗須臾忘耶耶
 故隱忍而就功名非烈夫夫孰能致此哉史記在項潛
 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夫有德于公子不可忘也
 公子有德于孫可不忘也史記信陵君傳
 夫施于人而使其心規耻為辱而不自憚猶不施也必使
 受者之怨者如其所當得如與德于我而即亦其怨也

無不爾或承小雅天保

瑟彼玉璫黃沉在中豈為君子福祿攸降詩早麓

王璫必有黃沉君子必有福祿明寶器不屬于秦木成德必厚于清壽也黃沉鬱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

其胤維何夫彼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僕附

其僕維何登爾女士登爾女士從以孫子既醉

合纂類語涉世部 卷二十八 福禍 十八

仰爾熾而昌俾爾壽而康

女上行者

伴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晉頌閭宮

先公首矣卷阿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善人富謂之賞人富謂之殃左傳

昭天之福迎之以揖作他之禍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

以長大戴記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

日矣

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國語

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

其遠矣故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大戴

記曾子言

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管子

天下之人雖眾不得不各譽其所生自行可久之道者壽

自譽于可以自行不可以久之道者壽自譽于不久董子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韓子外傳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形合而名副之禍福不

虛矣

聖人布德施惠非求其報于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于

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

致其道而福祿歸焉

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知道者不感知命

者不憂淮南子人間

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其福不忍為非未必免于禍

聖人嘗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造智者嘗見禍福成形而擇

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

知禍福之門

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

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也智者不以變數疑常道然行

善而不獲福猶多為惡而不得禍猶少搃夫二者豈可舍

多而從少也徐子中篇

禍福同門妖祥共域人有禍則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

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

敬慎以檢其身妖凡不為成逾修德以為務別于禍福

實德後天昌揚子太玄侯

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揚子玄則

禍不既不能生禍禍不好不能成福福既好乎既好乎

君子所以宜表也

合參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福禍 二十一

夫福樂然而禍憂始故惡福者其禍尤

查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夜散者其禍福離

荆楚無遺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

禍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劉子說苑

慶福滋淫是謂襲福福必去之慶禍滋淫是謂樂禍禍必

重之禍冠子

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起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

衰可興焉禍集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馬也朴子

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南山子

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

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

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

所謂吉祥善事者與史記蔡澤傳

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外之昔莫大于內離漢元帝賜

王太后書

明王積善以結福不費財以求福備德以銷禍不勞人以

合參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福禍 二十一

禮記 禮書高郵諫進章敬寺

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福而辭福蘇子瞻集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福禍

十一

飲食

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書酒誥

物其多矣惟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楛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詩小雅魚麗

清酒百壺其殺維何魚鱉鮮魚其藪音維何維筍及蒲大雅韓奕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有酒如漉有肉如陵左傳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飲食 二十三

凡進食之禮左殺右截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葱蒜膏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禮記

食主穀地產也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主牲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右末便于食也

為天子削爪者副之中以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綌為大夫果之士竟帝之庶人斲之曲禮

副四折也中履之而進也華牛破也累保也不中履也竟之去其尻花處也斲之不橫斷也

乃命大胥率秋稻必齊越稌必時浩夫熾必潔水泉必香

乃命大胥率秋稻必齊越稌必時浩夫熾必潔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燕用六物。大首監之。毋有差齊。禮記

月令。大首。百官之長。必齊。多寡中度。必時。制作及時。必

春宜羔豚。膳膏臠。夏宜脯鱸。膳膏臠。秋宜犢麋。膳膏臠。冬

宜鮮羽膳膏種。內則。

牛膏。雞。犬膏。豚。雞膏。雁。羊膏。雞。鴨。乾

夫泰。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泥生禍也。

飲食 二十四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

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

用百有二十。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

膳夫受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

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子有裁。則不舉。

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月禮。天官。

王至尊。而後配。王世子為天下本。故燕養之。進食于王。謂朝食也。齊必變食。故特加二舉。大故。冠戎也。凡此不舉者。自取損也。燕食。日中與夕食也。燕食。則其祭不如此。

朝會之禮。故膳夫授而贊之。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

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沉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

三曰漿。四曰醢。泛者。酒熟而泛。然也。醴者。酒成而上一體。汁滓相

醴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醴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醴醬之

物。賓客亦如之。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膳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

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凡齊事。鹽。鹽以待戒。

齊事。胡和之。齊。則淨以水。煉以火。用以齊。五和也。享人祭。和共太羹。朝。鬯。賓客亦如之。

分其類語 涉世部 卷五十八 飲食 二十五

古之飲酒也。是以通氣好合而已矣。故男不群樂以妨事。女不群樂以妨工。男女群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要子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要子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慎子臣子失禮于君親之前。勿賤恃慢于耆宿之座。抱朴子酒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狸之炙。雉之翠。述蕩之學。旋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九。魚之美者。洞庭之鱗。東海之鮪。醴水之魚。名曰米鱉。六足有珠。百碧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中容之國。有赤水玄木之華。焉。陽華之芸。雲夢之芥。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柘搖之桂。越路之首。鱸鮪之醢。大夏之鹽。牢揭之露。其色如玉。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水之異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土。名曰小泉之美者。汝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齊帝所食。箕山之東。青島之新。有其樞焉。江浦之稻。雲夢

之柚。漢上石耳。呂子本味。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非酒不行也。史記食貨志。酒之道。豈止于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訥。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醇。酬論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訥。禍所化。化為殺身為之。歲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于人。飲。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日須豐其羞。既日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為之。歲曰寧能我食不食于人。復食于人。是食其身。食歲。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川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于鶴乎。蘇子瞻放鶴亭記。

一切諸法由食而存故眼以眠為食耳以聲為食矣以香為食舌以味為食身以細滑為食意以法為食淫樂者以無放逸為食 增壹阿含經

公秦類書 卷二十八 飲食 二十八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易經
 易莫過乎數故極占數可以知來
 事行也其所占卦變而通之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
 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初以象閏五歲再閏故
 再劫而後掛
 五十者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為衍母也其
 用四十者以洛書中宮五乘地十而得之為衍子也其
 以象人象天地為一也揲四者四象四時也
 公秦類書 卷二十八 飲食 二十八
 奇者四之餘策也問者積月之餘日也五歲之間再
 積日而再成月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漢左右各一
 揲而一劫凡有再劫
 然後別起一掛也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四營謂分一掛一揲四歸奇也易一變也三變成
 引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天道難言可與酬酢之物之宜為人而贊出鬼神之神命

我龜既厭不我告猷小雅正月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大雅公劉

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左傳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畔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且吳楚復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蒙軍鼓而敝邑知備以

禦不虞其為吉執大馬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城一否

其誰能常之城漢之兆其報在郊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公集類語涉世部 卷二十八 卜筮 三十二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禮記

外事如郊社之類

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

以使民法孳起定猶與也故曰起而筮之則弗非也百而

行事則必踐之禮

命大史爰龜占兆審卦吉凶月令

采者服牲配血以金之所以神其用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

卷九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

尊天也祭義

卜師掌三《三》之法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

弓兆凡卜事祗高陽以作龜致其墨周禮春官

開龜之卜法去其外甲存其下甲下甲中有真文者亦

以分左右陰陽也橫有五文以分十二位象五行也其

之功美當為之宜弓取諸張弛之象致其墨明其兆廣

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揚子法言

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

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夫得數者妙得

神者靈三國志管輅對

道之在天下覺之而信愚之而尊故為之明以易天下之

見而道信為之幽以難天下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吾道之

常而尊以通吾道之變心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

庶人吾知其公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謂之卜者果何

取也見獨而未字議換而未固心失其明卿士失其賢庶
 人也為之明而卜也為之幽陳止齋集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晏桓子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
 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季文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固
 在精誠而已 陸龜蒙集

俗象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卜 三十四

占夢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龍維龜維蛇大太人占之維熊維羆男
 子之祥維他維蛇女子之祥詩大雅斯于
 無照陽物在小強力壯說男子之兆
 唯蛇陰物六處柔弱隱伏女子之兆
 牧羊人乃夢衆維魚矣旋維旗矣大人占之數維魚矣實維
 豐年統維旗矣室家漆漆無年
 人不知魚之多說所統之人不知旗所統之象
 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能乃是旗則為人象
 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昨也數人殯于兩楹之間
 俗象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占夢 三十五
 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殯之也而兵
 也數人也于時皆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
 而天下其孰能宗子殆將死也 檀弓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
 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
 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
 乃舍 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周禮春官
 夢者人之精神所感故說官以占之問天地之氣故以
 陰陽日月占之正夢安靜而夢噩夢驚愕而夢寤夢

時○所○道○而○夢○也○十二○月○當○迎○新○送○故○之○時○秋○納○來○歲○之○
福○以○聘○其○吉○夢○王○夢○之○吉○則○厭○其○兆○拜○而○受○之○尊○天○祐○
也○夢○惡○者○則○取○采○之○始○
前○而○祭○之○遣○使○去○也○始○

天○安○地○妖○所○以○傲○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傲○人○臣○也○妖○災○
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家○語○

天○子○夢○惡○則○修○道○請○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官○庶○
人○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戒○

我○若○汝○之○是○送○天○命○也○賈○子○修○政○語○
夢○者○非○自○外○至○也○日○之○所○為○也○日○之○所○為○有○善○惡○夜○之○所○

小○纂○類○語○涉○世○部○ 卷○二○一○八 三○十○六

夢○有○吉○凶○盜○賊○不○覺○竟○豈○夢○盜○賊○哉○是○故○君○子○究○察○乎○
夜○之○所○夢○致○力○乎○日○之○所○為○使○日○之○所○為○善○則○夜○之○所○夢○

善○矣○有○一○不○善○則○日○之○所○為○循○未○盡○也○然○則○夢○者○所○以○驗○
吾○善○惡○之○進○退○乎○陳○陸○儒○羊○膺○

企慕

兩○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詩○周○其○漢○廣○

文○王○之○化○及○于○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六○
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周○以○

喬○木○起○興○江○漢○為○此○
而○反○覆○咏○嘆○之○也○
蘇○希○甘○棠○勿○剪○勿○伐○君○伯○所○爰○ 召○南○甘○棠○

其○林○而○不○忍○伐○也○
山○有○榛○隲○有○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号○西○方○之○人○

合○纂○類○語○涉○世○部○ 卷○二○一○八 企○慕 三○十○七

東○門○之○暉○善○嘉○意○開○在○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詩○鄭○風○東○

賢○者○不○得○志○于○衰○世○而○思○盛○際○之○
頭○王○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嘆○之○

且○長○逾○遊○從○之○宛○在○水○中○央○秦○風○蒹○葭○

此○亦○思○
賢○之○詩○
且○長○逾○遊○從○之○宛○在○水○中○央○秦○風○蒹○葭○
不○可○得○接○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周公束衽是以東方有此袞衣倘迎公以講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于焉

留賢之詩絜維其駒使不去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

今恭頌語涉世部 卷二十一 全 三十八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

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猶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輝死見奉祀此際廉庶幾德

諱君子之遺風矣 漢書循良傳論

傳稱盛德必百世祀觀于更始之際劉氏之遠思餘烈矣

雖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于人心探矣

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况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

蓋以此乎 後漢書

今恭頌語涉世部 卷二十一 全 三十九

敢○忘○初○之○厚○德○宋子九辨

誠○中○之○人○樂○而○不○收○如○鴉○之○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為○於○

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淮南子

人○情○之○所○感○速○俗○則○懷○史○記○自○序

邀○若○墜○雨○飄○似○秋○帶○去○德○滋○未○忍○德○滋○深○齊書謝朓辭

王○箋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換○故○國○之○旌○旗○

感○生○平○于○曩○日○撫○弦○登○彈○豈○不○愴○恨○所○以○庶○公○之○思○趙○將○

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梁書丘遲與陳伯之

夫○具○茨○之○野○黃○帝○之○所○遊○馬○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罔○

樂○道○者○之○所○栖○壯○士○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

遠○命○駕○之○歡○徒○深○矣○路○之○嘆○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

有○微○則○延○平○之○劍○必○合○良○辰○邪○造○則○少○原○之○簪○永○遠○矣○徐

禱○卿○答○李○獻○吉○書

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堂○

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

之○晨○起○帳○冲○李○陵○之○柳○細○岐○路○無○假○窮○秋○于○時○悲○矣○應休

秦○河○洛○涉○世○都
卷○二○一
懷○思

憂危

上六○羸○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險○以○說○因○而○不○失○其○所○守○其○唯○君○子○乎○
易大壯

樂天安義自得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困卦

王弼曰：處困之極，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窮則思變，用則謀通。曰者，思謀之辭也。曰動悔，全生有悔，以征則濟矣。

非所援而援焉，名必辱；非所困而困焉，身必危。

小象頤吉涉世部

卷之二十八

憂危

四十四

維○曰○子○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慈○

及○朋○友○小○雅○雨○無○正○
辟○彼○舟○汎○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違○假○寐○
收○拾○餘○燼○背○城○借○一○
復借一戰 敵邑之幸亦云從也 况其

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宋莘元告子反

易○子○而○食○折○鼓○以○費○
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甯衛 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

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甯衛 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

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履○身○而○常○逆○者○則○志○不○廣○

家語

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

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家語周營

吾○將○惻○惻○款○款○朴○以○忠○子○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

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

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起○然○高○舉○自○保○真○乎○將○受○

粟○斯○啜○而○儒○光○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受○

梯○滑○藉○如○脂○如○膏○以○繁○極○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泥○

記○若○米○中○之○息○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元○軛○

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屈○子○卜○居○
秋○蓬○惡○于○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

繫○絕○于○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
孔繁子嘉吉

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

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危○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
古○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故○賢○者○不○過○時○常○恐○不○終○焉○劉○子
說○苑

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鶴○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詭○者
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劉○子○說○苑
居○上○六○之○窮○爻○當○未○寵○之○要○輒○顛○覆○所○基○非○待○他○變○宋○書
王○曇首○等○傳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幸○遷○蜀○世○傳

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斬○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
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于○無○能○之○辭○網○羅

天○下○放○失○蓋○開○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
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革○創○未

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

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難
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漢○書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悲○者○不○可○為○索○款○思○者○不○可○為○嘆○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
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
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幻○眇○之○聲○不○知○涕○泗○之○橫○集○也○中

朝○于○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陳○書○徐○廣○致○揚○侯○射
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深○憂○者○所○以
為○有○事○之○不○懼○也○宋○史○蘇○松○策

然排
 泥彼栢舟亦沈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款
 以遊詩經
 其美不得升
 我匪盞不可以荒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
 之怒
 慶心悄悄愠于群小艱閑既多受侮不以靜言思之寤排
 有標
 公案類語涉世部 卷二十八 志非 四十一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
 奮飛
 日居月諸臨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
 不我顧日月
 蘇姜不見吞于莊公
 故呼日月而告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譁浪笑敷中心是悼
 莊公狂蕩哉
 慢故傷之
 終風且靈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感也
 婦人見棄而謂不宜以類
 色之衰棄其德音之善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通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
 如薺宴爾新婚如兄如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洪則有岸隰則有洋總角之宴言笑
 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去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公案類語涉世部 卷二十八 志非 四十九
 誰謂河廣一苇杭之誰謂宋遠跛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出嫁于衛襄公立夫人思之
 而義不可往故但言非河廣而不可渡非宋遠而不可
 至以極其
 情思焉
 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數年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
 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
 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運養者此已息望又何云
 哉 折宗兄寄孟京書

情○無○所○治○志○無○所○求○不○懷○傷○而○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瓊○
 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窈○窕○雖○復○玉○鶴○浮○枕○越○瑟○會○嬌○未○足○
 以○法○斯○耿○耿○息○此○長○謠○簡文帝序悲賦
 雞○鷲○以○稻○梁○致○憂○燕○雀○以○堂○構○胎○愁○既○銜○利○之○情○近○又○遁○
 害○之○無○田○江淹翡翠賦

合纂類詩 卷二十八 傷時 五十一

傷時

園○有○桃○其○實○之○酸○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
 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甚○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
 之○蓋○亦○勿○思○詩○既○風○圓○有○桃○
憂其國小而無政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遊○將○去○女○適○彼○
 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

合纂類詩 卷二十八 傷時 五十一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
刺其儉不中禮不似貴人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陳○風○宛○丘○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擗風羔裘

隰○有○萋○萋○楚○倚○承○雖○其○枝○夫○之○沃○沃○樂○子○之○無○知○莫莫

此○悲○賦○重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顧瞻周道中心恒兮

傷王宣之
能亨魚既之益替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

不家已也
蜂游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曹風蜂游

志其玩細也
則彼下泉浸彼苞根愴我寤嘆念彼周京
王宣陵莫小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傷時 五十二

傷無
駕彼四牡四牡頌頌我瞻四方感感靡所騁
小雅節南山

悲世
憂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
從祿瞻焉爰止于誰之屋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將於彼洞房而曰為臣僕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朔為厲之燎之方揚寧或
淚之赫赫宗周褒如底之五月

完彼鳴鳩輪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小宛

兄弟相戒以色禍則發
言而首及父母宜也

歌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
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小弁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傷時 五十三

有冽洌泉無浸獲薪契瘳瘳哀我憚人薪是獲薪尚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
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大東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志
其引其舌反若有所吞益斗西柄其柄反若背

樂聞者傷之而思古君子也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

此微暇勞苦而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之華

滌滌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四月

不敢暴虎不敢憑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小史

衆人慮不及遠暴虎憑河近而易見則知避

之國家表止之禍隱于無所則不知愛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既斯狎胡不自替

職兄况斯引大雅召吳

小人于君子如既釋之分渴不自替以健

惠懷無觀內外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

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而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罪上實其

發上下相蒙難與慶矣左傳

晉侯實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云云

微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于

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舍愁而歲之也

子

總乎不得獲秋風至今彈零落風雨之弗殺也木上之靡

樂也晏子歌

心雖不說弗敢不營事業雖弗善不攻不力趨舍雖不合

不致不從故觀賢人之于亂世也其慎弗以為定情也

今其類應涉世部 卷二十八 傷時 五十五

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不

改乎此度彼充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

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歟兮恐皇與之改績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

不察大民心氣女嫉余之娥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固時

俗之工巧兮固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覽周窳以

為度寧溘死以泥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鸞鳥之不群兮
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蘭茝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
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為可
侍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
子離騷

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閔水以成川世閔人而為世河之
下龍門也疾如箭之況答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荒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一 傷時 五十六

怒○疎○而○獨○秀○者○先○墮○霜○露○宵○零○而○朱○草○立○稿○構○市○之○徒○又
從○而○媒○孽○以○髡○操○之○是○以○意○萌○于○方○寸○未○有○分○毫○也○而○觸
機○穿○展○布○其○四○體○有○以○為○容○也○而○得○拱○楛○懷○抱○其○一○槩○之
捺○浪○浪○默○默○而○頤○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子

草子

世○潤○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詭○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庶○貞○屈子卜

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世人皆濁何不泥其
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醴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屈子漁
父
原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論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
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史
記屈原傳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一 傷時 五十七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 後
漢書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且○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頃
富○貴○何○時○ 漢書楊惲詩

吾操謾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
為墟矣有再三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隣或
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
歸之官也非所謂食焉忘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

智而不逞，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宵之者，邪非多行，可規知。其不可而... 柳豐悖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韓昌黎行若王承

金類字 涉世部 卷二一八 窮時 五廿八

死○生○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易○係○解○
 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
 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
 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家○語○五○儀○
 自○望○其○墮○則○辜○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
 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
 焉○家○語○困○誓○

金類字 涉世部 卷二一八 死生 五十九

子貢曰賜德于學困于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事君之難也子貢曰朋友之難也子貢曰朋友之難也子貢曰朋友之難也

全生者為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為下矣。辱莫大于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子華子

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列子

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豈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破策笠而立乎歆歆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又安得此位而立焉晏子

景公遊于牛山北瞻其國城而臨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晏子笑之對曰云云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懸于厨嬰命有繫矣晏子

崔子執華公晏子哭之崔子不殺晏子後發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撻其手云云

今○素○類○語○涉○世○類○卷○二○八○死○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矣○為○五○情○好
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
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
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列子楊朱篇
父母于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可翅于父母彼
近吾死而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莊子
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積者

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必○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
常○化○也○其○所○化○則○化○矣○

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神○傷○于○喜○怒○思○慮
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

夫○造○化○者○之○攬○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
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于○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
漫○漶○而○質○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淮南子精神訓
志○于○樂○者○忘○飢○志○于○憂○者○忘○痛○志○于○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齊丘子化書

卷二八

死生

六十一

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教○即○不○死○能○生○人○能○殺○人○故
謂○人○身○越絕書棺中

君○子○以○生○辱○不○如○以○死○禁

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量○子
嚼○香○餌○者○快○嗜○愁○而○赴○死○味○虛○談○者○舍○天○和○而○趨○生○抱朴

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焉

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戍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
史記范雎傳

士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辨詐而
期通貞士以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于吾身猶懷進退之
唯谷彼實繁之有徒指貞白以為墨目信嫖而言眇口信
辭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慶聖賢亦不能開愚夫
之說愚出門則不可與偕伺箴器又嗆其不容退洗心而
內訟固未知其所從董仲舒士不遇然

大長地久人道則異于斯舜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天
道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宋書表做論
昔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雖際駟不
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梁書劉峻答劉涪書
生而不做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其夭韓愈李元賓母
天者何萬物之提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
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于萬物萬物
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

章更生論

反遠者箭也而定遠非箭之功為生者我也而制生非我
之情故有箭而為心不可憑者弦因生以觀我不可恃者
年起那龍馮賦

六十二 死生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九

法象部

天地

天道

日月

星辰

風雨雷雲

霜露雪雹

今纂類語

卷二十九

目

五行

災祥

鬼神

地道

輿圖

山水

河海江漢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九

錢江魯重民孔武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參

法象部

天地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易謙卦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豫卦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卦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卦

今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天地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卦

天施地生，其益無方。益卦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卦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頭○諸○仁○蒞○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

<p>有○自○動○之○行○也○故○言○入○有○于○無○質○之○具○也○故○言○結</p>	<p>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p>	<p>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暉○之○良○以○止○之○兌○以○</p>	<p>與○義○</p>	<p>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p>	<p>天○地○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p>	<p>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賁○然○示○人○簡○矣○</p>	<p>天○地○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p>	<p>天○地○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p>	<p>法○象○莫○大○乎○天○地○</p>	<p>則○順○以○承○陽○功○蓋○于○已○用○止○乎○形○者○也○故○乾○以○專○直○言</p>	<p>動○也○開○是○以○廣○生○焉○</p>	<p>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p>	<p>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p>	<p>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與○聖○人○有○心○</p>	<p>也○天○地○無○心○而○成○也○聖○人○有○心○而○無○為○</p>	<p>哉</p>
--	-----------------------------	---	-------------	---	---	---	---	---	-----------------------	--	-------------------------	--	---------------------------------	---	---------------------------------------	----------

<p>死○石○有○時○以○泐○動○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釋○此○天○時○也○考</p>	<p>之○美○者○也○天○有○時○以○泐○動○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釋○此○天○時○也○考</p>	<p>氣○然○也○燕○之○角○</p>	<p>鄭○之○刀○宋○之○行○</p>	<p>橘○踰○淮○而○北○為○鴝○不○踰○濟○路○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p>	<p>南○北○天○地○之○氣○也○此○地○之○仁○氣○也○鄉○飲○酒○養</p>	<p>也○天○地○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p>	<p>天○地○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p>	<p>公○孫○刺○法○象○部</p>	<p>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九○子○開○居</p>	<p>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九○子○開○居</p>	<p>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p>	<p>天○乘○陽○垂○日○星○地○乘○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p>	<p>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後○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p>	<p>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後○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p>	<p>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後○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p>	<p>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後○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p>
--	--	---------------------	---------------------	--	--	--	--	--------------------	--	--	-----------------------------------	--	--	--	--	--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非於也方圓曰幽而圓曰明方者
 陽明者吐氣者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是故內景
 陰道者納氣者是故外景明者含氣者是故內景
 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
 者品物之本也神之精氣曰靈陰之精氣曰神
 崇由陽來禮由陰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
 仁近與義居高理下為又鎮也地者易也言懷養萬
 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又鎮也地者易也言懷養萬
 物交易變化始起之天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
 曰太素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行生情情生神明神明
 生道德德生文章故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
 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白虎通
 天自統開于子輕清之氣一萬八千年升而為天夫之精
 華凝結而為日月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行地統開于
 一萬八千年凝而為地之靈氣融結而為山川河岳成
 形既定時變攸召結疑為

地純陰凝聚于中天純陽運旋于外此天地之常體也
 星不動純繫于天與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運
 天而行升也降也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升降
 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兩間有遲速不齊者七政之
 性殊也參兩篇
 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水而已邵子皇極經
 天變時而地應物時則陰變而陽應物則陽變而陰應故
 時可逆知物必順成
 合禁願語法象部卷二十九
 天
 既性於動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太陽為日太陰
 為月妙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矣
 地生於靜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太剛為火太柔
 為水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矣
 形可分不可分亦可分不可分也日月星辰地可分為水
 石而神無不在故不可分也不但此也天分為地地分為
 萬物而道無不貫於也
 天圓而地有東南西北下是以學及知儀蓋為地東南

下西北高是必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依形地附氣
 地自相依附也
 天以氣為主體為次地以體為主氣為次故天地所生之
 物亦如之即子視物篇
 動者為天有陰陽陰陽之中又有陰陽故有太陽太
 陰少陽少陰以為日月星辰是為天之四象有日月星辰
 而後有寒暑晝夜四者天之所以變也寒暑晝夜變乎物
 之性情形體萬物之所以感于天之變也靜者為地地有
 合其類語法九部卷二十九天地
 剛柔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以為
 水火土石是為地之四象有水火土石而後有風雨露雷
 四者物之所以化也風雨露雷化乎物之飛走草木萬物
 之所以成也地之化也恭西山集
 陰陽後陰陽萬物浩昌無不賤也物浩無不
 樂也物樂則無不治矣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
 化未有不蓄積而能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陽滅陰萬
 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

天下亡文子
 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于太
 虛故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冥
 運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矣韓康伯疏
 陰陽相持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蟪蛄是故
 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散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謂之子
 天上有官舍陽有氣廣成子
 天地開而萬物主萬物生而人為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
 也唯天地之所以生不能殺人化而為善獸化而為惡
 人而不善者謂之孽孽之子
 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述
 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持槌擋則擊天地萬物之靈宙
 合有靈天地
 天消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管子宙合
 天地雖大不能容宙中之核陰陽雖妙不能外無雄之雌
 天開子

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

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列于。至陰肅。至陽赫。肅。出乎天。赫。發乎地。兩者交通

成。和而萬物生焉。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是。孰網。維

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

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

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

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

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

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耶。意者。

精微者。天地之始也。不見形勢。而天下歸焉。

聖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天者。地之所總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故聖人者。出一於

天。收之於地。為冠于泰錄。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淮南子本經訓。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

生。秋分而成。生之具。成必得和之精。淮南子紀論訓。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

合。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為。而畢就於和。故曰。和其

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年也。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

月之所至。而却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夫地之制也。兼和

與不和。中與不中。而特用之。盡以為功。董子循天之造。

陽氣。潛前于黃宮。信無不在其中。揚子天玄中。上為宮。萬物之母。故曰。潛前冬至之

陽氣。育物於下。射地而登乎上。太玄上。陽氣。墮內而弱。外物。成扶。而進乎大。太玄。符。晉。建。

陽氣蠢闢于東帝。群生雍容。其容太玄。

帝出于東。陽氣用事。群生雍容。在于地中。差次而出。故曰差。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喬皇。太玄交。

陰雖沃而漉。之陽猶執而蘇之。太玄寤。

陰陽之氣。更相滲沃。化氣。滲于地。

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覩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能窺其門。之子。

數則有往來。命則有順逆。運則有通塞。遇則有陰陽。事則

合。纂。類。語。法。氣。類。卷。二。一。九。天地。十。

有得失。功則有禍。極往來。順逆。貞于天。通塞。陰陽。發乎地。

得失。禍福。柴乎人。秀。產。于。大。氣。篇。

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數者。五歲。

為周。路史。

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諱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

在智。備。速。唐。太。密。聖。教。序。

天以陽。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氣舒光。地致其靜。

承施。候明。治平。畏儀。承。

承。類。語。法。氣。類。卷。二。一。九。天地。十。

<p>天○道○</p> <p>元○亨○利○貞○</p> <p><small>利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small></p> <p>象○曰○天○德○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p>	<p>乾○元○亨○利○貞○</p> <p><small>利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small></p>	<p>又○為○天○德○之○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p>	<p>雲○行○雨○施○品○物○既○形○</p> <p><small>雲行雨施，品物既形。</small></p>	<p>乾○道○</p> <p><small>乾道變化，各正性命。</small></p>	<p>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p> <p><small>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small></p>	<p>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p> <p><small>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small></p>	<p>天○道○弗○撓○尊○若○赫○此○泯○此○甄○書○經○湯○誥○</p> <p><small>天道弗撓，尊若赫此，泯此甄書經湯誥。</small></p>	<p>隕○霜○至○殺○草○李○梅○實○仲○尼○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p> <p><small>隕霜至，殺草李梅實。仲尼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small></p>
--	--	---	--	--	--	---	--	---

<p>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千○犯○之○而○況○君○乎○</p> <p><small>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千犯之，而況君乎。</small></p>	<p>天○者○旋○也○均○也○積○陰○純○剛○其○體○迴○旋○群○生○之○所○大○仰○也○</p> <p><small>天者旋也，均也。積陰純剛，其體迴旋，群生之所大仰也。</small></p>	<p>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p> <p><small>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small></p>	<p>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p> <p><small>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small></p>	<p>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雨○而○濡○也○</p> <p><small>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雨而濡也。</small></p>	<p>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雨○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p> <p><small>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雨，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small></p>	<p>而○然○哉○天○道○已○行○矣○</p> <p><small>而然哉，天道已行矣。</small></p>	<p>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p> <p><small>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small></p>	<p>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為○必○</p> <p><small>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為必</small></p>
--	--	---	---	---	---	--	---	--

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為○常○
天○誠○信○明○因○一○不○為○眾○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
春○之○德○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
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不○
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不○信○其○地○
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
况○于○人○類○乎○
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
况○于○人○類○乎○

合○纂○類○語○法○象○部○
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
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
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政○隨○陽○而○更○起○貴○陽○
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
陰○
董○子○陰○陽○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
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春○
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

各○代○理○陽○之○出○常○懸○於○前○而○成○歲○事○陰○之○出○常○懸○於○後○而○
守○空○虛○
董○子○天○道○無○二○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
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熟○
董○子○煖○燠○孰○多○
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而○夏○不○為○長○秋○不○為○成○冬○不○為○藏○
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破○灌○溉○
園○田○物○亦○生○長○沛○然○而○雨○物○之○莖○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
澗○澤○泉○與○汲○井○決○破○哉○故○無○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

合○纂○類○語○法○象○部○
功○立○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
為○也○
王○子○自○然○篇○
自○我○天○覆○雲○之○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
不○育○嘉○穀○六○德○我○稽○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記○夷○護○之○萬○物○熙○不○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
君○乎○侯○不○遠○哉○
史○記○同○馬○和○如○封○禪○頌○
太○素○之○前○幽○深○寂○寞○不○可○為○象○惟○虛○惟○無○盖○道○之○根○也○
文○類○聚○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
 所不能病于氣也唯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
 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涓末
 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
 也高文光武能于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
 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不
 加鶴鳴繇是病入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劉基天說
 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
 者天之艱其生為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瑞積異之物
 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為人所
 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豈
 天之愛惡與人異趣哉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
 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笑也則愛之愛
 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器且頑者多存乎世而俊哲之
 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
 方正學集

意雲降潤不別蕭關慧日流輝寧分岸谷法苑珠林
 意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
 雲莫知其極黃帝素問

法苑珠林
 卷之...
 十七

懸象著明莫夫乎日月 易繫辭

天左旋而東日右行而西然天一月一周日行一度其行
 連牽日而左故曰亦隨天而行夏出寅入戌冬出辰入申
 春秋出卯入酉出為晝入為夜雖繫乎日之出入其行則
 繫乎天天夏行地下淺日行亦淺故行南陸為暑天冬行
 地下深日行亦深故行北陸為寒春行東陸秋行西陸為
 寒暑之中冬至日起星紀右行而日移一度天左旋一周
 而過一度日巡六甲與斗相逢此天日之交也 大學衍義
 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宿外遠人故寒東
 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 通義
 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月未
 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
 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
 以算求之各有同異 宋書天文志
 天月無度借日為度天月無光借日為光經星亦然故日

者實也注君之象也凡天象以日為主 太平御覽

月關其情不如開明於西 易子太玄中

斗振天而進日遠天而退 玄堂

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

其惡以告焉月者陰之精以之配日女后之象也以之比

象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夫之類也 天文志

夫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

所始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

各慕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日月 十七

被曜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嘗不合者蔽於地也所謂闇

虛在星星微月過則日食之薄其明也絲暗視明明無所

屈是以望之若火方于中天天地同明絲明暗暗還自

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

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 雲笈

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晝一

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曆

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
 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都盡
 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滿而為望
 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
 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
 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嘗
 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
 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

合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日月 二十一

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朱文公集
 日者太陰之精積而成象是以近日則光歛猶臣近君卑
 而屈也遠日則光滿為其守道猶法蒙君榮華而體勢伸
 也當日則鉅猶臣替君道而禍至於覆滅也盈極必闕示
 不可久盈也月闕也陰道妻道不可使盈理當恒缺也其
 行速臣下之道也行有弦望晦朔遲速陰陽政刑之等威
 也政弄平則月清而明圓而多輝也 占候書
 二氣理化精者能鏡陽得一以朗旦月代終而夕映其狀

也氣融結而昭遠質明潤而貞虛弱不廢昭清不激汚周
 辰月賦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
 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
 受順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陰
 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
 治平畧儀象

合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日月 二十一

星辰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書洪範

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
風西南入于畢則多雨

維天有漢鑿亦有光政彼織女終日七襄詩經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林天畢哉施之行小雅大東

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史記天官書

天少陽之氣為星為晝變物之形少陰之氣為辰辰

今集書言去辰卯 星辰 二十二

為夜變物之體天之無星處皆辰也邵子皇極書

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

生為星 春秋題辭

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五行之形其體在下精耀在天

言官之命各因其原 京房易傳

地為山川山川之精上為星各因其州城分野為國作精

符驗也 感精符

列星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人君

觀象於此故因房星而為明堂因虛危而為宗廟則制作

可考矣因鳥火昴火而知其見於午因昏中旦中而知其

見於未則政令可考矣以至歲月日星掌于馮相氏之職

星辰變動志於保章氏之官則人君之所以奉若天道其

勤亦可見矣人事修于下則天道應于上是以天柱平則

政教得翼星明則禮樂興亢星明則大臣納忠臣星明則

大臣奉度與夫昴明則傲平柳明則國安天監不遠豈欺

我哉 星象志

今集書言去辰卯 星辰 二十三

泰階平而君臣穆招搖指而天下春 星象賦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象

星而効官動必順時教不遺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

之妙

紫宮為皇帝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

居其中中央謂之北斗動係于占實用主命四布于方為二

十八星日月運行應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

之心於是見矣 隋書天文志

星官之書有三垣七政二十八宿眾星其垣曰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太微者朝廷之位也紫微者宮室之位也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天子之出以巡狩而有二十八宿者四方諸國之位也天子之出巡狩而有常居明堂之位是也天子之處燕息而有常居紫微之位是也天子之日以聽治而有常居太微之位是也故天市太微之垣有曰帝座而曰帝者帝歲一臨之也太微帝日一臨之也而紫微則帝朝夕在焉故稱帝日月五星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

今案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星辰 二十四

事于太微而後出猶大臣必稟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統其人民以承天子也

南二星對答龍角也物之生惟角莫仰故特先焉生則當以禮防其爭之故主頭廟亢者侯也有出納之義廟者禮所錄出也禮始于閨門氏為后妃嫡妻所棲為房正心于此故心為乾精也尾者交合之義箕者杵臼之輔婦職也

不溺于色故可進賢斗者度量人才之象養賢以恤民故

耕籍於牽牛有農必有桑故受以女牛女在天市農桑相資也女主爪菜以供食亦女職也女寵盛則國空虛故司祿司命附之敗白離喻附之虛則危矣危耗神也梁與葛附之示圖基也虧則復盈室之為言實也有益藏之義圖書為巫故次壁有文事必有武備奎為武庫軍南門附之常壘也玉良附之策附之車騎也大圭者摺文奮武之所用武備莫大于收養故婁主犧牲牧養本之五穀人之胃穀府也天廩天因附之天船積水附之爭食則有訟故昂

今案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星辰 二十五

主微獄有詞卷舌附之諸王九州附之昂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背為行軍藏府座旗附之參主親伐中三星為大將二肩為左右將二足前後將也中二小星曰伐天都尉也軍井附之屏附之營寨之象禁亂誅暴斯建國封侯故井取其辨州域四瀆附之五諸侯附之南河北河附之國必有社故天社附之社必有祭故天府附之鬼者祭祀之義祭必受酢故柳主飲食有食必有衣星為陽之榮衣裳文繡所以文身也耆衣不可以無器故張主珍器天廟

附之大尊附之重宗器也厚生利用制禮作樂及變夷矣
故翼主禮樂亦主四夷之賓所及既遠則用車軫周旋不
已而後始於角焉務遠畧必開兵端也天文書
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
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庭
女宮在後漢書李尋災異對

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
是為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星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
奎至軫是為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雀之象虛者北方七

宿之中星也昂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
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現各以其時
所以必於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兩星
昂在南星虛在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星轉而東
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昂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
而北來歲仲春則鳥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
星以正四時甚爾而明也天文書

今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星辰 二十六

元天文在圖籍昭々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宮凡百一十
八名積數一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物象之類其伏
隱發晚邪狂壽亡虛實潤陞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
閏食彗孛飛薄日月薄食暈適符穴抱攝虹霓皆陰陽之
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自
然之符也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
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
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則罰見熒惑太白西方秋金義也
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罰見太白辰星北方冬
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填星
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
以心為政故四星皆失填乃為之動

五星之行過有道之分則循軌順行天下又寧年穀順成
過無道之分則犯關變色為災為兵然五星之變俱足致
殃熒惑太白為甚而熒惑尤甚蓋熒惑火也性烈而不常

今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星辰 二十七

又為執法之官。司天下過失。故其應猶亟。天文志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歲星盈縮。以其會

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察剛氣以處發惑。曰南方

火。出則有兵。入則兵散。

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女主象也。歲填一宿

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

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其國失

上。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

合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星辰 二十八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西方秋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

下。偃兵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國。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其時宜效。不效為

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

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

燭星所燭者。城邑亂。如雲非雲。如星非星。命曰歸邪。史記

天官書

瑞星。一曰景星。形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出於有暹

之國。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

三曰合璧。光耀似彗。若則舍。譬射。四曰格澤。如步。火下大

上。銳色黃白。起地。其見也。則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

害。通考

五星聚天市。而聖人生。五行配地。炁而萬物形。金度無為

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之屬

是也。左傳

八公英言法象部 卷二十九 星辰 二十九

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其極細則

在南北之端。為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度。當

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度。當見不隱。

北極有五星。在紫微中。其最中為太乙。正在常見不隱。七

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

月五緯。名轉。皆若環。統而向之。蓋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

都。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

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

也。極如輪之數如履之臍雖欲動而不得非有意于不動也。

夫北辰五星最尊者也。天運無窮而極星不移所以建帝

形張百精與夫運機按度皆係乎此彼在天與南相近則

太乙之星焉其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之事則與北辰

固不侔矣。星系奉九州十二域或係之北斗或係之二十八宿或係之五星

主極光此係之北斗者也。星紀吳越。斗牛女二。玄枵齊

晉。參星屬。鶉首秦。并見屬。鶉火周。柳星張。鶉尾楚。異軫屬

壽星。鄭。屬。元微。大火宋。房心屬。析木燕。尾箕屬。此係之

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熒惑主楚。鎮星主王。子太白主

夫五星之行有疾徐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劇之

會其法一寓於。冬至之日。月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

復集于表鏡。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月之一。而謂之歲。

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

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

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

五星之所經。有星焉。當度之晝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

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為之璣衡。則度

在器。度在器。以日月五星。可以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

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宋史沈括渾儀議

今集類書法家部。卷二十九。星辰。三十一。

子 21-158

風雨雷雲

風為天氣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
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越絕書

陰陽二氣生于黃泉氤氳交結出地為雲二氣力均則能
為雨王弼註

陰陽之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露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
相搏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

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
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

陰陽和也董子繁露 卷二十一 風雨 三十二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敵陽為陰

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震陽在外者不得入

則周旋不合而多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
緩和而散則為霜雪而霽不和而散則為疾氣疇靈正堂
造化權輿以為東方之氣風也故凍非東風不能解滯非

東風不能溫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
開之器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莫似口似

耳似柝似圓似白似注者似汚者激者藹者叱者吸者吐
者諫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焉冷風則小和飄

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獨不見之調調也刁刁乎
莊子

此天籟也天地之有風猶人之營將揚而有意氣器聚
天風散也畏佳林木動搖之聲似莫云云衆竅之狀也

激者憂而散止藹者去而散疾叱者出而散吸者入
而散伏而散高而散揚者下而散濁者深而散

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
條風至故小罪出羈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

夏清明風至出幣幣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大功
立秋涼風至報上功禮四鄰秋分閭闔風至解懸垂琴瑟

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
至道化成萬物有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易緯

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春秋說解

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宜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

大雨以斗運也春秋說解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纖者不得以

為粟一兩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

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室太室

實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喜雨亭記

震象為雷出自東方震有聲故曰雷雷能警于萬物為發

生風雷動也為動之主為生之本

風雷風雷動也為動之主為生之本

雷以二月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

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也入地則孕根莖保

藏聖靈避盛除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散揚陰伏宜陽德

之盛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劉向

地少剛之氣為石石之氣化為雷雷化物之木林

此者物之精也皇極經世

雷生于石電生于火風自火出故有電必有風註

天下嘗謂言曰叛及毋藝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

能為天下盡擊此輩也而天下所以兢然不敢犯者有

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然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藝

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藝

乎蘇老泉集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

合纂類語法東部 卷二一九 風雨 三十五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氣無不比類其所

生以示人呂子

玉朔所候次于月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

北夷之氣如群畜南夷之氣類舟船檣旗大之虞敗

軍場破國之處下有積鐵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

旁原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

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

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上紛上蕭索綸固是謂鄉雲文記

託地而游宇友風而雨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
請歸之雲荀子雲賦

如大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
如龍蜀雲如蒼固其氣各異也兵書

黃雲升于堂舜之祥也白雲入于房湯之祥也青雲浮于
河周之祥也朱翼集

雲薄漏日照雨滴則虹生故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
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耳侯鯖錄

霜露雲電

霜露陰陽之氣也陰氣勝陽則凝而為霜陽氣勝陰則散
而為露大戴記

寒氣凝結為霜和氣津液起為露從地升也通考

霜以殺木露以滋草元命苞

霜為威屑露為教水表異錄

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
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成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一九 霜露 三十七

精符 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下與

兵晏誅茲謂無法厥灾夏隕霜感精符

賤臣叩心飛霜擊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于齊臺江德

嶽山味甘廣廷色碧鴻雁厲翼而南飛鷹隼順時而始擊根成

事類賦

太平之世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澗而成膏紫露
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鴉冠

榮光募河木嵐四塞天地訢合乃降甘露是謂甘露
 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和之美者有揭雲之露
 天有甘露之淵源太平而洒之地有醴泉之源時有道而
 潤之抱朴子
 武露布文露沉春秋
 甘露者仁澤也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藿
 受之晉中興書
 小篆類語法象部
 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
 故霜加物而雪加空
 天地積陰溫則為雨寒則為雪大戴記
 雪為五穀之精故冬無積雪夏無餘糧而熟
 雲宮建于東國雪山峙于西域岐昌發詠于來思姬滿中
 歌于黃竹膏風以麻衣比色楚諺以馮蕭像曲盈尺則皇
 瑞于豐年叢夫則表於陰德既固方而為珪亦遇圓
 而成璧解解則滿顏同結瞻山則牛巖俱白結鶴奪鮮

白鵬失素白羽雖白質以輕弓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
 若茲雪因時與滅玄音艱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
 豈我名潔豈我真憑雲升降從風飄零物賦象任地班
 形素因遇五汚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濟遠雪賦
 質輕以化垂氣以霏遇象能解即潔成輝
 家有趙王之璧人懷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
 凋林已陸白登之指實槍黃竹之心到瑞雪賦
 感陽雨水溫暖而陽熱陰氣層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電
 合纂類語法象部
 寒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
 五行
 大臣擢法則雨電滅
 霹靂電數散刑誅繁多之所生
 蔡邕獨斷
 電者陰陽相搏之氣冷氣也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成
 害性理

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 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 炎上
 作苦 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考經洪範
 四者以性言 稼穡以德言也 五行有終
 色真味而獨言味者 以其切于民用也
 五行蓋交相成者也 水火木金不得土 土不得四者皆不
 能成 故一得五而成六 二得五而成七 三得五而成八 四
 得五而成九 土無定位 無成名 無專氣 水火木金成而土
 成矣 故得水之一 得火之二 得木之三 得金之四 而成十
 河圖數解
 天一生水 地二生火 天三生木 地四生金 前四時乃皇極
 之體 所以建故配其生數 地六成水 天七成火 地八成土
 天九成金 後四時乃皇極之用 所以成故配其成數 天五
 生土 故配之以皇極 一二三四皆縣五數 而成六七八九
 是水火木金皆賴土而成 此皇極之所以為八時之樞也
 書大傳九疇解

六月日至 是故人存六多六多 所以街天地也 天道以九
 制地 地以八制人 道以六制 管子五行
 陽生至六為夏至 陰生至六為冬至 陽至六為純陽之街
 陰至六為純陰之街 六多日至南北二陸 往來之街
 天街也 即黃
 水潛故蘊為五精 火飛故達為五氣 木茂故華為五色 金
 堅故實為五聲 土和故滋為五味
 無愛道愛者水也 無觀道觀者火也 無逐道逐者木也 無
 言道言者金也 無思道思者土也 閉尹子
 今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五行 四十一
 木之為物 鑽之得火 絞之得水 金之為物 擊之得火 鎔之
 得水 金木者水火之交也 木為精為天 火為神為地 木為
 魂為人 金為魄為物 唯土始終之 閉尹子二柱
 金木異任 水火殊事 陰陽不同 其為民利一也 故異所以
 安同也 同所以危異也 呂子處方
 夫火熱而水滅之 金剛而火銷之 木強而斧伐之 水流而
 土遏之 惟造化者 物莫能勝也 淮南子主術訓
 土者火之子也 五行莫貴于土 土之於四時 無所不命者

不與火分功名忠臣之義孝子之行也。董子五行對。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尅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天之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董子

合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五行 四十二

五行之義。物之初生其形皆水。如金石之產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二月冬至皆肇於子。水位天水生於陽。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心一動而水生。即天一生水之證。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天原發微。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

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砂之地。北天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桓子。上金下火。金積水而為器。火變生而為熟。生熟稟氣於陰陽。革之於物。物亦化焉。京子易傳。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楊子問道篇。

水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取。取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五行之性。火熱

合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五行 四十三

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為君。君不可更為臣。火木陽精。微人君之象。尊常藏藏于木者。依于仁也。天地之性。象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班子白。土生金。以自輝。金生水。以自麗。母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生土。以自反。父子相代之義也。土得水而潤。金得木而利。水得火而溫。木得土而榮。火得金而盛。土得水而正。相報之義也。水得土而有歸。火得水而有正。

金得火而能化木得金而成用土得木而著功君師相成之義字獨言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五行 四十四

災祥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祥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行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氣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用禮奉官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災祥 四十五

五色以二分二至日觀之青為虹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年降祲祥于國使人預知而備也十二風生干十二辰之位以時至則天地之氣和不則乖則異別則故命之以示人知所備焉詔救政者告于王預修政以救之訪序事者謀訪天疇所宜而次序其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推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經
 燁音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今之人胡譖莫懲小雅十月之交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春秋隱公

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著焉爾何用見
其中也矣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
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
則是雨說也暑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
之隕豈而說哉

隕石于宋五六鶴退飛過宋都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
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鶴退飛
過宋都先數聚辭也自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鶴微有知

今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災祥 四十八

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鶴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
無所苟而已石鶴猶且盡其辭而况於人乎
西狩獲麟引取之也狩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
辭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
使麟不恒于中國也穀梁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
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效極數龜龍
在宮治其餘鳥獸之外胎皆可仰而聞也禮記禮運

庭氏掌射國中矢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
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射去其妖則國中潔淨如庭也開故而不見其形則以
日食時所造之弓月食時所造之矢射之陰陽至盛
之氣攻暗昧不測之妖也或妖神
憑于鳥獸則以救月之弓射之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
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
而鎮除也陽失而鎮除川原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
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

今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災祥 四十九

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必竭夫國必依
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
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川國語幽王二年三
春政不失五穀稊初夏政不失甘雨時季夏政不失地無
苗秋政不失人民昌冬政不失少疾喪五政不失百穀種
熟日月光明孝經鉤命訣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
吉凶 閔尹子二柱

星○陸○木○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怪○也○可○也○
 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
 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關○
 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
 畏○也○苗○子○天○行○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大○者○謂○之○
 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
 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
 合○纂○類○語○法○象○部○卷○二○十○九○災○祥○五○十○
 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
 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故○見○天○意○者○之○于○災○
 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教○
 我○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况○受○天○譴○也○董○子○仁○
 五○行○之○變○當○救○心○以○德○五○行○對○
 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歷○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
 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
 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攻○

之○朱○經○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所○為○強○禦○也○故○變○
 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
 繁○索○
 神○龍○見○散○風○雲○之○象○也○鳳○凰○來○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
 國○土○之○象○也○觀○我○之○義○禽○不○必○義○也○以○彼○為○祥○禽○不○必○祥○
 也○齊○丘○子○
 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為○下○而○可○
 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
 合○纂○類○語○法○象○部○卷○二○十○九○災○祥○五○十○一○
 于○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故○先○王○之○思○
 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為○祥○歟○則○必○自○省○
 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
 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為○福○也○以○為○妖○歟○則○必○自○省○曰○
 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風○夜○祇○惕○
 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
 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和○離○子○
 大○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于○下○者○象○

動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
 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匡衡曰食既
 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
 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谷永星隕對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
 皆日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
 疾也後漢鄭興曰食既
 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畧人君之表也故日將
 合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災祥 五十二
 且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奉于色日初出炎以陽君
 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
 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執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
 晦昧亡光各有云為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奉于
 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
 旦入為妻妾役使所管李尋文異對
 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時故能致天
 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

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鍾離意上書
 日月以著尊卑不易之象故其失行也微而少五行以示
 政教從時之義故其失也著而多一行傳
 壽陽已東皆是兵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為足疆邦一朝
 失職憤嘆甚積憂成陰積成雨以成水故其域恒
 濼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国新平疆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
 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倍甚悅故致早晉書表甫水旱說
 卿雲似蓋晨映姚卿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成出
 合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災祥 五十三
 銅池莫莢伺辰無勞銀箭梁書
 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闢隋則鵲巢榘火炎門闕豈唯
 天道亦曰人妖則祥青呈形於何不至必有神道裁成倚
 伏一則以為殃墜一則以為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
 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隋書五行志
 竹筴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一氣同為景星庚信集
 早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寒陽肆克下土祗慎
 雖六七歲黎民不饑曷為國旱若道熾災德潤仁枯貪風

暴氣蒸為時癘。易為人早。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慘不為除。夫天早求諸仁。洽而時豐。國早求諸德。潤而海流。人早求諸政。清而俗阜。今貨遊于上。刑贖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早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龍貸。雨其可冀乎。盛均人早解。

鄭以龍亡魯。以麟弱。惡在其為祥也。故莫莫不足以瑞。堯慶雲不足以瑞。舜洛書不足以瑞。禹玄鳥不足以瑞。湯鳳不足以瑞。文白魚不足以瑞。武君而堯舜禹湯文武瑞。

今纂類詩 法象部 卷二一九 災祥 五十四

也。夫又何瑞矣。楊誠齋集。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三代而下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噫。簡策無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宋濂溪集。

善言天人者。莫若舍天道。遠而言人事。之近。夫北山公之善醫也。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生之善巫也。先人事。而

後說卦。則精于洪範者。第取其皇極有建。足已。何必徵五行也哉。詳書考。

類語 法象部 卷二一九 災祥 五十四

鬼神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陰陽之精五行之氣聚為精散為物及其散也五
行陰陽各還其本故鬼屬天鬼神歸于地物者歸
是形者也鬼者使是形者也竟止則物存竟
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者不可變化之極妙物為
言不化之極妙物為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說卦傳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書經呂刑

公孫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鬼神 五十六

三苗帝堯人皆祭非其鬼故強其命重
黎修明祀典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人生始化曰魄始化曰魂魄用攝勢致精爽之多居移是以
魄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氣故魂強移於後魄強是以

有精爽至於神明則神清矣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
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左傳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

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禮記祭義

鬼神之露光處為昭明其氣蒸上處
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畏其悽愴

昔夏之興祀融降于崇山其亡也曰禘信于聆隨商之興
也禘祀次于巫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鶩鷩鳴于

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鄩今則丹朱之神也號其亡也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齋肅喪其

志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達宣朗其明能照視之其聰能
聽微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國語

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
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

其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
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少皞之子重為句芒該為蓐

收備及照為玄冥顓頊之子黎為祝融共工之子句龍為
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土公死為貴神

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家語五帝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見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

公孫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鬼神 五十七

鬼耶 莊子外物

雖有深鬱博林幽澗。女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

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故賞必於祖而戮必於社。墨子明鬼。

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則鬼祐之。

水西阜上有原。過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憂結宿情。傳今纂類語法象部。卷二一九。鬼神。五十八。

芳。後日。兩道元水經注。

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為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慎。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是故古之聖人。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實。而不閉天之實。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賊生者。陰濁。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為徒。歸于鬼者。與人為徒。亦天地之理也。路史。

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感稱奇怪鬼神。

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如。繫。風。捕。影。

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谷永論神。俯正。尚。未。崇。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

怨如其無知。怨之何益。班婕妤對。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成以仁。

今纂類語法象部。卷二一九。鬼神。五十九。

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後漢桓譚疏。

有嘯于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鬼無聲。有立于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鬼無聲。安有氣。然則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類也。民有許于天。有遠於民。有與于物。逆于倫。而感于氣。於是乎。鬼有形于形。有憑于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何為物。白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靈人獸是也。反。

乎無形與聲者鬼神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于民也，無恒故有動于民而為禍。亦有動于民而為福，亦有動于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稔愈原見。

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而精氣滅，而形骸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于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

今夫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鬼神 六十

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王充論衡。

地道 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易經 坤尊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坤卦

坤也者地也 萬物皆致養焉 故曰致役乎坤 說卦

坤曰于帝言致養者 坤巨乾君 君之于臣 後之而

地者萬物之本原 諸生之根 莖也 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 生也 皆于水也

合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地道 六十一

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名 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 董子 泰山之上則封禪焉 培樓之側則生松柏 下生黍苗莞蒲 水生帝置幣魚民衣焉 食焉 家焉 死焉 地終不責德 故種 以地為仁 墨子

陰雖柔順氣亦堅剛為無邪氣也 京子易傳

土者氣之體有土斯有氣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風來 氣散水至氣凝 郭璞注爾雅

天道南陽而北陰朝廷君陽而臣陰地氣自北而南是臣朝君之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是君從臣之義故天下亂夏曰暉集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陵氣紀叢林氣健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博物記

公孫龍語 法象部

十九

地道

六十二

輿圖

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昔經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平土無塊口壤白以見其色之純壤以見其性之美錯雜也其錯出第二等者或地力年分之不齊也賦高干

濟河惟兗州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墳上朕廣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君天下者以薄為正也

今蔡類語

卷二十九

輿圖

六十三

海岱惟青州厥土甸墳海濱廣斥

東至海以為表儀西南距岱以為障白墳為平地之土故可則壤定賦廣斥為海濱之土故貢鹽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繇海物惟錯繇絲菜銀

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縑絲

海物非一種故曰錯繇岱山之谷也怪異之石可為器用之飾萊山之夷可耕作牧畜也縑絲山桑之絲聖

海岱及淮惟徐州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臧也包

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趾羸翟暉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璣珠暨魚厥篚玄織織

土五色以為建社上封之用羽趾羽山之谷夏翟其羽中旌旄之飾亦桐其材中琴瑟浮磬在空水濱

淮惟揚州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泥塗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下上錯

下地多水其土淖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者人力備也

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石美似玉可為禮器篠竹箭材中于矢射蕩大竹材中于樂管齒革成車甲羽毛為旌旄卉服為越木綿之屬其織貝之精者則入貢焉錫貢待命而後貢非歲之常貢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厥土惟泥塗北淮南徐荆山南淮斷山之陽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初毛齒華惟金三品柘幹栝

栝彌砥笱舟惟筒簞栝三邦底貢厥名也九菁茅厥篚

玄纁璜組九江納錫大龜

田入等賦三等者地潤而人工備也純為干幹者中天

續之用丹丹砂皆名木名皆可為大三邦致貢

而又臣之致敬也夫鳥國之守鳥非可常得若備得之則使之納

錫于上也厥土惟墳下土墳壚

荆河惟豫州厥土惟墳下土墳壚土不言色雜也墟泥也高地墳下地墳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締紵厥篚織纁錫貢錯錯細綿也蔡錯治蔡之錯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瓊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黎黑色也瓊玉珠玉鏤剛鐵也回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羆毛織之可以為罽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厥土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壤者土之工性物得其常性者最貴故雍州之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類似珠者

郁珉氏古國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惡疾成也易觀則民愁

愁則墜隘墜溺有沈溺重腫之疾沉溺重腫不

德則墜隘墜溺有沈溺重腫之疾沉溺重腫不

新田名邑上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有汾滄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川林藍國之寶也國饒則民
 驕供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左傳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
 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山曰鎮者能興雲雨利民物以鎮安一州也水所鍾曰澤草所生曰藪其區即太湖水沅而楚海曰川三江委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
 公系類語法系部 卷二十一 輿圖 六十六
 浸潁潁其利丹銀齒革衡山南岳也雲在江北魯在江南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
 浸波滎非其利林漆絲枲華山西岳也漆水成林故曰林漆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者其川淮泗其
 浸沂沐其利蒲魚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涕其
 浸盧雷維其利蒲魚盧山即泰山東岳也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洶其

湯渭洛其利玉石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獫狁其地近海其浸藪滹時其利魚鹽其地近海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陽紆其川漳其浸
 汾潞其利松柏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虜呼
 池龍其利布帛宜千委績故多布帛北岳也凡天下之大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考工記 卷二十一 輿圖 六十七
 兩山間之平地眾水所注故會而為川大川上可通人行故有道路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
 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
 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
 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焉琅玕狀似馬北方之美者有幽
 都之筋角焉東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虎豹之屬皮
 中有似猓與其五穀魚鹽生焉九府

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崆峒東至日出
 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信
 崆峒之人武太蒙之人智地氣使
 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山積德為
 德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
 肥者象天堅者象沙土之人細養德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
 大者象地虛者象沙土之人細養德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
 肖地有美惡故生大戴記
 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少皞之衰其制無聞類帝之所
 合纂類語法系部 卷二十九 輿圖 六十九
 建帝世 統領萬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
 至流沙東至流沙所照莫不砥屬堯遭洪水天下分
 絕焉平 亦制虞舜攝位分為十二州夏
 氏華命 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通相煎
 并商湯受命 子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周
 初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至成王時亦曰九州
 屬職方氏其後諸侯相并有千二百國及平王東遷迄獲
 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更相吞滅見于春秋

紐傳者百有七十國焉建乎下分地理上配天象所定疆
 次揆標十二及周之末唯有七國通考
 計九州之別壞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沮所生鳥獸所聚
 凡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疏墾不墾者千五百萬二
 千頃孝經援神契
 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而北方陰
 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而氣
 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其于壽夭則陰精所奉其人
 合纂類語法系部 卷二十九 輿圖 六十九
 壽陽精所降其人天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
 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
 理之常生化之道也黃帝素問岐伯對
 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
 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文山四百六十七出錢之山三千
 六百九山此之所分壤樹穀也管子地數
 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
 八等水有六品淮南子地形訓

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闕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

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

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輿圖 七十

韓北有鞏沁成皋之固○西有宜陽高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給于少府○時力

距來者○皆謝六百步之外○韓卒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購師完馮龍淵太阿○

魏南有鴻溝汝南昆陽召陵○東有淮潁荊棗○西有長城之

界○北有河外卷行酸棗○

齊南有泰山○東有鄒邾○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聞

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車數擊人○肩摩連社○成帷舉袂成蔭○揮汗成雨○

楚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郟陽○史記蘇秦列傳

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

馬○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

齊得十二馬○故此東西秦也○史記曰肯說高帝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輿圖 七十

左峭函右隴蜀關中之險也○西濁河北渤海三齊之險也○

鄭之險在虎牢蜀之險在劍閣晉陽保障趙之險也○表裏

三河晉之險也○吳之險襟三江而帶五湖楚之險城方城

而池漢水築以盾而傾憂非伊闕羊腸之咎也○紂以殘而

喪殷○非孟門大行之故也○通考

人之言曰○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

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安于華夏○

辛棄疾自治論

今○曰○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
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山○東○之○民○勁○勇○而○
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
首○天○下○之○禍○辛○棄○疾○論○戰

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
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
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為○可○以○而○無○事○也○人○
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而○天○命○人○心○

今○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與○圖
七○十○二

考○隋○唐○地○理○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
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
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
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唐書地理志

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
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
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漢○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

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地○大○民○眾○後○世○但○于○治○安○
而○不○知○註○戎○兵○慎○封○守○積○習○委○靡○一○旦○有○變○而○遂○至○于○不○
可○為○嗚○呼○盛○極○而○衰○固○其○理○也○元史地理志

湯○海○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
所○以○限○南○徼○也○臨○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
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維○界○黑○水○
於○南○極○泄○流○沙○于○西○陸○滅○弱○水○于○北○遠○此○天○地○之○所○以○界○
曰○維○也○路史

今○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與○圖
七○十○三

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
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
天○下○之○言○守○者○則○形○勢○而○已○矣○形○勢○者○以○險○為○本○嗟○夫○險○
未○足○以○盡○守○之○說○也○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天○下○
之○言○險○者○無○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為○魏○晉○之○伴○且○
夫○雍○梁○之○西○荆○揚○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驚○波○怒○
濤○之○艱○九○無○恙○也○沛○公○瓦○合○之○卒○不○繁○于○曩○時○六○國○之○眾○
也○鄧○艾○王○濟○之○徒○又○非○白○公○曹○公○司○馬○懿○之○敵○也○而○二○君○

東○手○就○捨○一○姓○之○茅○土○盡○為○喪○國○之○杜○何○也○非○其○人○也○
止○齊○集

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
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
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
書○禹○貢○分○州○集

與○地○之○有○紀○也○自○禹○貢○始○也○川○山○貢○賦○犁○然○具○焉○與○地○之○
有○圖○也○自○禹○貢○始○也○物○形○魁○昭○然○晰○焉○余○一○龍○集

合○卷○類○語○注○義○部○元○一○九○七○十○七

三○代○以○前○天○運○王○于○西○而○廢○棄○東○南○故○戎○仗○折○北○不○支○
而○蠻○夷○得○以○微○倖○當○時○帝○王○有○作○則○利○于○西○北○而○不○利○于○
東○南○秦○漢○而○下○天○養○祐○于○東○南○而○西○北○代○以○凌○替○故○蠻○夷○
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微○倖○當○時○帝○王○有○作○則○不○利○于○西○
北○而○利○于○東○南○治○平○畧

之○弱○則○此○風○俗○之○各○有○失○得○也○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東○
南○之○政○多○以○寬○為○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失○得○也○西○北○之○不○

裕○于○賄○而○患○於○饑○東○南○之○人○苦○于○貧○而○足○于○食○善○治○西○北○
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

長○淮○為○江○漸○之○藩○籬○襄○漢○為○荆○湖○之○唇○齒○漢○中○為○巴○蜀○之○
門○戶○故○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為○襄○漢○之○計○非○知○江○之○險○
者○也○知○有○荆○襄○之○勢○而○不○知○為○襄○漢○之○計○非○知○荆○湖○之○險○
者○也○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為○漢○中○之○備○非○知○巴○蜀○之○險○
者○也

夫○江○南○所○恃○以○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遊○而○
全○卷○類○語○注○義○部○元○一○九○七○十○七

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
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之○上○遊○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
奪○黃○河○之○險○俱○治○平○畧○疑○城○篇

山水

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縹石而出。層才而合。不崇朝而偏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為五岳之長。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曰嵩。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風俗通：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一 山水 七十一

著已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示報。天釋梁父之社以示報地。白虎通：泰山為群岳之長。一名天孫。言為天帝孫也。主知人之禍福。通義。

陰合陽故石凝焉。山之為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春秋題詞。

夫山生材用無私焉。為四方皆伐無私與焉。出雲雨以通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

大傳

良為山為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輔陽。故山含石。石之為言託也。託立法也。土精為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春秋題詞。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三子起奇篇。小其上。秦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童子繁露。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一 山水 七十二

山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管子地數。

崔嵬不崩。賴彼峽岬。揚子太玄。

當崩不崩。以有。題足之峽岬也。

包奇靈以藏器。蘊絕峯于青雲。景澄則巖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嶺奇故神明。鱗萃路絕故人。跡自分。山賦。管于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管子。

山不崩，淵不竭，與雨之祥，故以早王祈祭。
 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徧與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痺下偃，向時循其理，似義。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荒。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似度。其於人也，似天。其於物也，似地。必觀焉。說苑。

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萬物之所繇生也。元命苞。

合泰頌語 法象部 卷二一九 山水 七十八
 地大柔之氣為水，水為雨，雨化物之走。皇極經世篇。
 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
 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發寒而為人，而九竅五慮出焉。夫齊之水道，踰而後，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

清故其民輕果而越，越之水重濁而洿，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澍最而稽，澍帶而雜，故其民貪戾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澍帶而雜，故其民諂諛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慧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開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也，世也不人，吉之，不戶，見之，其區，至水，管子水地。

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

合泰頌語 法象部 卷二一九 山水 七十九
 水之出于地，水溝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度地。
 水之道也，深不可測，大不可極，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
 水之為物，擊之無射，射之不傷，斬之不斷，楚之不然，利穿金石，功濟天下。傳考。
 非水無以准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之重任。大傳。

山者水之原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脉于崑崙本雖同而末則異諸水皆會歸于海本雖異而末則同所以山愈尊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 治于器

水經注卷之二十一 山水 八十一

河海江漢 荆揚之水江漢為大充豫青雍之水河淮為大江之導則自岷山而下歷沱澧東陵會而入於海淮之導則自桐栢而下歷泗濟沂汶之地排而入於海河之導則自積石而下歷華陰洛汭大陸之地匯而入於海漢之導則自嶓冢而下歷三澨大別彭蠡之地決而入於海水條分則流而合併於冀豫之間者宜疏水洗發則通而沉滯於青兗之間者宜淪水迅則勢不停稽緩於荊州之間者宜決水別則勢不擾泗濟於徐揚之間者宜排水無所受則強有所受則弱莫大乎海而西北諸水匯焉莫大乎江而東南諸水匯焉故宜注也 肅務

河源發于崑崙積石乃其見處禹自積石導之由積石北行又東至梁山乃折而南三千九里而至龍門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極于華陰即為雍之西河記其自南而東則經華陰一折而至砥柱東而又東至於孟津自孟津又東過於洛汭自洛汭至于大伾之山始極焉即為

豫之南河又記其自東而北則縣大任而北過泮水又北
 至于大陸北而又北始播為九河則為堯之東河又後合
 為一流名曰運河而入於海而河流於是乎終矣九河考
 黃河自昔為中國患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
 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潛曰
 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
 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
 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復繞崑崙之北至積
 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統
 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
 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為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
 放乎懷吞約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燧以防閑
 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連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
 被其害宋史河渠志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益無幾也名曰百谷王
 傳物志

四海通謂之裨海裨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十洲記
 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下始見焉自其見處瀛之自汜而
 下則伏矣及其東流為濟濟乃沈之既復而見者也一見
 之後遂西南入於河又復於地矣既入於河復潛行絕河
 南溢為滎是一見也既溢之後又伏於地乃復東出于
 陶丘北東而又東則至於荷澤既至於此則常見而不復
 伏繇是東北會于汶又自東北而入於海而濟水於是終
 矣禹貢疏

合黎類語法東部 卷二十九 河海 八十三
 漂者即濟水泛溢湍漂無涯因名曰漂非潔自漂也二水
 至東北與汶水合流而入海國考
 江之源出於岷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溢觴順流而下
 控諸群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所受
 托下流者非一壑也于莘子
 江水發源於岷山禹至岷山瀘之東別去流為沱又東至
 於瀘過九江至於東陵又東行迤邐與漢相會共匯為彭
 蠡而東出彭蠡為中江而入海而江水於是終矣禹貢疏

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冲江至徐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目也

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

汝水出河南汝寧縣上蔡西平汝陽入淮

漢之源為漾發源于嶓冢山禹自嶓冢集之東流至武都

則為漢水又東至武當則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

之山南入於江於是江漢合流匯澤為彭蠡東流為北

江而西入海而漢水於是乎終

江漢皆發源於梁經流于荆入海揚自大別山下江漢

合流至入海之處又分流為松江婁江東江其實三江之

源原一也

淮水出胎菴山至桐柏之間始大禹自桐柏鑿之縣是東

會于泗沂東至揚州之地入於海而淮水於是乎終

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于海

淮源發于豫奪泗沂于徐入海于揚

再貢疏



博物部

物理

愛物

禽鳥

獸畜

鱗介

草木

合纂類語 博物部

卷三十一

目



錢江魯重民孔六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象

博物部

物理

有物之大莫如天地○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為明○聖飛類得之則為鸞鳳○走類得之則為麒麟○介類得之則為龜龍○草類得之則為芝蘭○木類得之則為松柏○石類得之則為金玉○萬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大戴記

合纂類語 玄尚部

卷三十一

物理

非本非標○非微非輝○壞非土不高○冰非水不流○汲取用者○木之伐也○而木為斧賊難而起○自近者二人同術○誰昭誰○瞑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于獲人之智也○而陷于詐○萬物之所生也○性于從○萬物之所反也○性于同○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山之深也○虎豹龍蛇何為可服○人智之速也○奚為可測○鼓動熾息而奚為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

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為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
為○汲冢用書祝解○
道生之德高之物形之執成之○

一為萬物作乘
著之說以成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
天一地二人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數十故
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

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
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
四十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
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席故
席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
其餘各從其類矣

五行二偶也○以從奇○辰者時也○陽生于子○自子至亥各具
月之數

食水者喜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
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織○食肉者勇毅而
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
家語

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子華
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遊者溺○善騎者墮
各以所好反自為禍○文子
物有損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彼○凡一氣不頓進

一盈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列子天瑞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置杯水于坳堂之上○
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洩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

鷓鴣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庖人雖不
池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皆○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聲○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也○

○井○憲○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求○者○

○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諱○只○風○與○日○相○

○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機○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

○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日○之○守○朝○也○殆○

○耳○之○于○聽○也○殆○心○之○于○殉○也○殆○朱三一 物○理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沉○陰○陽○錯○行○則○天○地○大○

○絃○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莊子外物

○夫○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勿○

○損○弗○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母○易○天○生○母○散○天○機○自○若○則○

○清○動○之○則○濁○

傾○未○至○之○能○錄○未○能○錄○于○常

○不○提○生○于○第○罷○生○于○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

○無○常○時○使○物○然○學問

○蚊○童○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翔○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焉○碎○而○

○無○形○絲○是○觀○之○大○者○不○便○重○者○刺○深○天柱

○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泰○山○是○也○其○得○道○以○危○

○至○今○不○可○安○者○蒼○巒○堙○餘○桑○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

○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存○者○蒼○葉○

○過○霜○朝○露○連○日○是○也○莊子能天

○益○桃○之○于○量○也○不○能○以○容○于○所○不○受○尋○墨○之○于○度○也○不○能○

○以○及○于○所○不○至○釣○天○廣○樂○飛○鳥○過○而○不○止○崇○樞○績○拱○徐○玩○

○逃○焉○且○負○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泥○習○使○之○然○

○也○莊子華子

○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蓆○非○愛○蓆○也○清○有○

○餘○也○莊子有來

○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斂○不○博○禮○義○不○加○

○乎○國○家○則○功○名○未○白○

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
 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韓子外傳
 夫萍樹根于水木樹根于土鳥排虛而飛獸踣實而走蛟
 龍水居希約山履天地之性也兩米稍摩而然金火相守
 而流圓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淮南子原通訓
 厲利劔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較強必以弱輻
 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羗切玉淮南
 凡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碧瑜奠土也淮南

卷三十 物理 六

天下莫憎于膠漆而莫愛于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
 禹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愛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
 而為有用者說山訓
 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沅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
 所以致之也
 佐祭者得嘗秋闈者得傷陰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擊淮南
 子泥林訓

地之硠者雖有美種不能生焉江皋河澗雖有惡種無不
 猥大賈子至言
 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于其勝而死春之所生而
 不得過秋秋之所生而不得過夏天之數也
 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群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
 之是天所告人也故齊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也董子天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于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于多
 陰也劉子說苑

卷三十 物理 七

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
 者其為人亦不祥
 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對乎新序
 藏不滿意盜不贏藏滿盜贏還自損也太古積
 信道致誠誠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
 靜也日戒其所有而損其所成古權
 水其寒乎火其炎乎石其沉乎羽其浮乎然驪山有溫泉
 蕭丘有寒火南海有浮石牂牁有沉羽名不可紀而化不

可窮 綱天子

衆庶馮生其不肖也甚矣資其力者力壯則侮之稟其智者智繁則崇之競其才伎取諸美好率因便而求多元化有知亦自悔其作俑 卷產子廣化篇

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派金不能焚景沈寒寂海不能結風 陸子演連珠
物無專美配禍為福情有軌機緣恩出怨達士悟而兼取貪夫昧而無厭 王子演連珠

冰霜 抱朴子

背源之水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不能稽輝藻于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 齊丘子

麟不吠守恩不司辰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 抱朴子

羽翼美者傷其生枝葉茂者害其根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文子

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能知之也金玉無潤色 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慎子

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焚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

之不時必至焦爛則成鐵 鑄金石者難為功推枵朽者易為力 漢書

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 然而挂親豈逢害而整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 晉書

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乎物才有必窮故凌波之羽不能自浪盈袖之木無以較風 南齊書劉祥傳

今慕類語 齊易部

卷三十

物理

九

道不恒夷運無常泰 吳書

靡靡底腐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策背理不知其志 有時而亡 枚乘諫吳王

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 後漢翟璜外戚死 于鈞之弩不為龍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 三國 志杜襲對

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 朝禁之草夕而愛落松栢

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白
對秦客知武子擊之惡其掩人也三國志王祖戒子書
春庠秋肆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齊書王融表
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北齊書
祖鴻與典楊休之

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
舟浮檝舉可濟千里之川轆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
動靜相循易為務曲直相反難為功唐太宗賜蕭瑀語

命慕類語 傳物部 表三十 物理 十

屠龍之伎非曰不備時無所用莫若履狝作備之玉非曰
可貴時有所用貴于斷輪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泐之者古
泝之者凶同蕪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穆之厄書
劉禹錫何卜賦

爾滋九曜珠媚重淵無胆以自至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先
晶吐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元史黃潘答客問
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天祿問外史
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 雜中叢集

華落向本故曰歸華葉下離枝故曰別葉 李善文選註
鳥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
祇繫其途不繫巧愚 韓愈王評事墓志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梳之鳴水之無聲
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
後言其譎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于口而為聲者其皆
有弗平者乎樂也者辯于中而洩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

命慕類語 傳物部 表三十 物理 十一

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入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
之于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
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遷其必有不得
其平者乎 送孟東野序

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蕭葭之霜也凡
人性唯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
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遷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張耒送
奉少章

樹○樹○異○風○人○心○不○可○以○一○檢○量○故○毫○毫○得○水○則○生○帝
躬○得○水○則○死○太平御覽

萬○物○生○于○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
乎○則○知○無○心○謂○凡○動○物○皆○有○心○則○水○亦○動○物○也○人○默○生○而

有○知○死○則○無○知○矣○香○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
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歐○陽○修○怪○竹
珠○丸○之○珍○雀○不○折○彈○也○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宋祁筆記

元○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
合○參○類○語○博○物○部○表○三○十○物○五○十二

為○虛○故○清○者○以○濁○為○污○而○虛○者○以○實○為○礙○然○而○皆○非○物○之
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
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

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蘇轍集

陽○交○于○陰○而○生○蹄○角○之○類○剛○交○于○柔○而○生○根○莖○之○類○陰○交

于○陽○而○生○羽○翼○之○類○柔○交○于○剛○而○生○枝○幹○之○類○又○交○于○地
他○交○于○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
也○各○以○類○而○推○之○則○生○物○之○類○不○逃○數○矣

天○地○間○正○氣○生○者○常○少○繁○氣○生○者○常○多○故○人○止○生○一○而○默
生○二○三○禽○又○倍○之○蟲○又○倍○之○自○然○之○理○也○邵堯夫皇極經

世○篇
有○轉○大○木○于○河○游○者○前○呼○與○譁○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焉
當○是○時○也○即○有○齊○謳○郢○調○吳○歎○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奏

截○雲○下○塵○之○曲○悉○未○之○用○矣○以○此○嘆○以○為○後○言○無○當○而○繁
華○沒○實○王維積集

火○附○薪○為○光○而○滅○薪○無○用○物○之○迹○鑑○肖○人○面○而○不○為○人○面
合○參○類○語○博○物○部○表○三○一○物○理○十三

有○守○器○之○誠○倪○元○略○集
地○性○素○濡○石○性○素○堅○豈○復○有○人○造○堅○濡○耶○竺佛念出曜經

以○鏡○燭○物○有○形○者○時○現○以○灰○覆○物○不○潔○者○皆○鮮○王皇本行

愛物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易經无妄

彼也先王茂對天時育養萬物使各得其宜馬

焚成丘春秋詩人嘆其仁心自然真騶虞矣

惟不棄為埋馬也散蓋不棄為埋狗也禮方

合纂類語 博物部

朱三一

愛物

十四

天子不合圖諸侯不掩群

後設蔚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

麋不郊不殺胎不斂矢不覆巢

柳祭魚季春也魚陰物其氣隨陽而上故于季春取之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新陽木

仲夏新除木凡服報斬季木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

期日周禮地官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也屬界也別其地以限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眾留取名魚登川禽

而常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

合纂類語 車分

卷三十一

車分

十一

水虞于是乎禁且麗設窵鄂以實廟庀畜功用也且夫山

不槎蕪澤不伐大魚禁解鮪歐長麋麋鳥翼鼓郊燕合蚩

蠶蕃庶物也古之訓也

宜公區于泗洲里羊嶺其界而東之云云公燕

其居即存曰燕居不如冥也羊于側之不忘也

夫鳳凰之文前德義後日鳥在淵在諸理之無定在也 子
 關雎與于鳥而君子取之矣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與于獸
 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家語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地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短
 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
 之雲搏扶搖羊角而未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
 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
 足數級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齊東野語
 俾維十步一飲不軒濡乎樊中神雖正不害也
 原草者陽火之食陽之精也麒麟者玄枵之默陰之精也

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鷓鴣子
 紀消子為周王養閻雞十日曰方虛橋而恃氣又十日曰
 猶應影響又十日曰猶疾視而盛氣又十日曰幾矣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吳雞無敢應
 者反走耳列子
 暈翟備色翮翮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之采翰飛戾天
 骨勁而氣猛也列子文心雕龍
 雁從風而飛以愛氣力却虛而飛以避矰繳淮南子
 關雎以義鳴其雄鹿鳴以仁求其群陸子
 凌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滋
 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三國志管輅對
 雞耿介之鳥雄者分地而棲入其界者搏擊之雉飛以大
 故計文曰雉少吳氏以鳥名官五雉為五一正大戴記
 黃帝即位宇內和平唯思鳳象君天老而問之對曰夫鳳
 象鳴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鶴頸而鸞頰龍文而龜背
 穎而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惟

鳳為能通天社應地靈律五音喻元德天下有遊得鳳象
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
集之得鳳象之四則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以身居
之韓詩外傳

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山書

聖人不能自免于厄而鳳麟獨能自全于世是鳥獸之極
賢于聖人也王子

伍舉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

卷二十 禽鳥 十八

也莊王曰此鳥不飛則冲天不鳴則驚人吳越春秋

今夫鴻鵠高飛冲天一舉千里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廣

上之翮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

六翮邪將腹背之翬毛也周策孟嘗對晉平公

鴻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惟有羽

翼之故是能通其意于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鳥之

有翼也管子桓公見飛鴻而嘆

冥雀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

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似之

上以其類為招查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醜倏忽之間墮于

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遊乎江海陸

大沼俯囓鯉仰齒菱荷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揚乎高

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器

治其矰繳將加已于百仞之上折清風而耘吳故查遊乎

江河夕調乎鴻鵠莊辛幸臣論

魏侯好鶴曹伯愛鴈魏書

鴻雁有羽儀故大夫執以為贄禮記

倉庚知分鳴缺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贊之候也陰

氣至而缺鳴可績之候也詩疏

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虛楚詞

散幽徑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際質抱清迥之

明心指蓬壺而翔翰望崑閬而揚音晴舍丹而星曜頂紫

紫而烟華疊霜毛而美影振玉明而臨霞入衛固而乘軒

出吳都而傾市守馴恭于千齡結長悲于萬里賦

卷三十 禽鳥 十九

初指冲天之鶴。遠言拂日之鳥。望有塵埃。謂翔形而載飾。德無音響。疑避影以御羞。

麒麟鳳皇。固守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歐陽去贊。劉國

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聞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五德。猶以

淪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外傳。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鷄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

鴻雁去來。固不為于多少。為魚上下。皆有適于飛潛。志集。

奔絳不能化蠶。蠶而能化螟蛉。越雞不能伏鵲卵。而魯

能伏蠶。蠶與螟蛉俱虫也。魯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不

化。伏與不伏者。蠶蠹大越。雞小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

狹不可以處廣。別子。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鶴鳴于邑。賢士見放。郭璞山海經。圓

飛鳥以翼當危。則髮廣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于轉玉。用。

在無。當危贊。校以勁。翻意不群。飛資其利。嘴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

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

邱都。飛若李廣。委質于所事。報功于所養。不憚摧異。以虧

勇不立。垂枝以底。仰是鳥也。擬議不亦宜乎。張九齡鷹鷂

鴻雁去來。固不為于多少。為魚上下。皆有適于飛潛。志集。

獸畜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水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

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于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以穀言愛國用也

伯樂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

不可告以天下之馬有九方皋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

公使行求馬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北而黃使人往取之

穆公不悅伯樂曰若皋之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

其所不視若皋之相馬乃有貴于馬者也

夫養馬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也怒也

夫養馬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也怒也

夫養馬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也怒也

夫養馬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也怒也

夫養馬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也怒也

異類而類養已者順也

管仲從桓公伐孤竹迷感失道管仲曰老馬之知可用也

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以管仲之聖至于所不知不難

師于老馬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知不亦過乎

解一角羊也性知有罪舉陶治獄以罪疑者以羊觸之

夫希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

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彗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

鹿形似馬而迅于馬豺形似犬而健于犬國有千金之馬

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

用而豺鹿無用也

駃唯馬類實畜之美騰鬣驥首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

駃唯馬類實畜之美騰鬣驥首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

駃唯馬類實畜之美騰鬣驥首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

駃唯馬類實畜之美騰鬣驥首噓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

辟兵 耶瑛山海經圖贊

鹿之為物善接其類至鹿猶出于天性故聘禮取馬

秋之般般樂我君罔白質黑章其儀可嘉史記司馬相如傳

始皇議欲大苑圃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冠從東方

來使麋鹿觸之足矣史記滑稽傳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

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漢書馬援傳

發憤諫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後書班固兩都賦

夫希豹在山竟鬣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

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勤勞張捕非憂恤

之本也漢書味均下蘇合

麟之為靈昭昭也水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

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于家不

常有于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

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氣者吾

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

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辨○然○麟○之○出○必

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

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

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辨○然○麟○之○出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

雖○有○名○馬○祇○屬○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

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日○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

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

不○外○見○且○欲○與○常○馬○對○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

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

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也○韓愈雜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于天下伯

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

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馬苟無

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送○温○處○士○序

麟擇土而後踐位平而後處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

循如也舉動則有容儀也說文

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于邠地死為十二

神嘗曰我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

世明所公世孫魏世傳當族時居中得神仙之術能匿

物竊垣城騎驂給入月其遂居東郭者曰饒狡

焉魯史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秦時

蒙將軍伐楚以中山狩大獵以懼楚召左右以連山筮之

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曰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君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

香奈其逸兼諸侯乎遂獵圓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

群犀代角巨象解齒本草海賦

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毛羽而成其文

章也此卷傳

熊似水堅中山居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冬蟄不食自

砥其掌故其美在掌

卷三十

狼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常以害其身

狐性善疑狡性善睡皆藏性也故狐貉之厚以居

大白其性群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

守朝朝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無武備角助

文德鹿好群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氣而角解

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氣而角解

不親夫群鹿之子弟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犀觸未有不

飽席者也群鹿併力而負隅以其角動外而尻內據希未

有不靡者也夫秦猶犀也五國五鹿也獨者鹿猶各逞技

為敢望勝乎

解身見聞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均是獸也其

好惡不同故君子以解身為冠小人以窮奇為名

解身見聞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均是獸也其

好惡不同故君子以解身為冠小人以窮奇為名

卷三十

鱗介

乃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禮記月令
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而龜為之長
山書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
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
方之色于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
物入于龜室上春擊龜月禮

卷三十

鱗介

鱗介

鱗介

堯沉璧于洛玄龜負書出背上有赤文綠字尚書傳
楚子公將朝食指動謂于家曰他日食指動必食異物及
入見靈公進龜羹于公笑公問之具以告公召之獨弗與
羹子公怒其指嘗之而出遂執靈公左傳
伏聞而能存而能亡者龜與龍是也龜生于水發之于火
于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龍生于水被五色而進故神歎
小則如蠶蠋欲大則涵天地欲上則凌于雲氣欲下則入
于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管子水地

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鱗
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因神有所不
及也在于外物

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莊子

蛟龍伏潛于川而剖外于陵其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
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能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
萬物羽毛鱗介皆祖于龍羽嘉生飛龍毛積生應龍介蟲

卷三十一

鱗介

鱗介

鱗介

生蛟龍介澤生先龍淮南子山經
物以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拱劍氣激白虹鯨魚潛淵出則
邑悚郭璞山海經圖贊
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能見
存亡明于吉凶王者不徧黨尊者則見廣雅
鼈為鱉雄故鼈鳴而鱉應一名河伯使者據洲渚而擊奔
沉具珊然之質隨日以行
鱉水居陸生隨月光所轉朝首東向夕首西向爾雅翼

舊名土龍能橫飛不能上騰抱珮然之質隨月以運吐霧
致雨善攻礮岸性嗜睡宵鳴如桴鼓故詩曰鼉鼓逢逢
物志

禹濟巨海電鬻為梁拾遺記

龍能變水人能變天變化論

龍嘘氣成雲雲同弗靈于龍也然龍乘是氣范洋窮乎玄

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河陵谷雲亦靈
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

龍鬻類語博物部 卷三十 鱗介 三十一

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
可欺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
則雲從之矣解愈雜說

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
正備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
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
其窮獨不能自致乎水為術之莫者蓋十八九矣如有
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益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其物

也自負其異于眾也且曰爛死于泥沙吾寧樂之若俯首
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韓文

今纂類語博物部 卷三十 鱗介 三十一

草木

雜○替○氏○掌○殺○草○始○生○而○前○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絕○孕○而○芟○之○冬○日○至○而○邦○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月○禮○秋○

雜○除○也○華○害○稼○穡○故○殺○之○春○始○前○羊○則○鋤○治○之○夷○平○也○以○繩○地○而○刈○之○也○夏○至○一○陰○生○故○可○以○夷○之○也○金○實○其○根○使○不○復○生○也○變○之○以○火○燒○其○芟○夷○之○本○木○又○從○而○加○之○以○水○也

掌○葛○以○時○微○締○俗○之○材○于○山○農○凡○葛○微○草○貢○之○材○于○澤○農○

合○纂○類○語○博○物○部○ 卷○三○十○ 草木 三十二

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周○禮○地○官

乃○命○有○司○趨○民○務○畜○菜○ 月○令

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 左○傳

受○命○于○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 莊○子

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栢○猶○迥○也○取○親○而○不○遠○之○

義○故○壇○壇○丘○墓○多○植○之○ 公○羊○傳

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嘗○有○青○雲○覆○之○

屯○策○傳

歷○也○艾○以○不○疾○為○義○喻○以○所○歷○長○所○閱○聚○故○也○

根○輪○覆○土○而○同○性○臭○味○睇○陽○而○異○品○ 劉○子○文○心○雜○記

春○葩○含○日○似○咲○秋○月○炫○露○似○泣○ 劉○子○託○花

余○既○滋○蘭○之○九○畹○芳○只○樹○蕙○之○百○畝○畦○ 留○夷○與○揭○車○芳○雜

世○衡○與○芳○並○萸○枝○葉○之○競○茂○芳○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

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屈○子○離○騷

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 樹○壇○以○五○月○生

合○纂○類○語○博○物○部 卷○三○十○ 草木 三十三

葉○後○彼○春○木○之○繁○其○勢○強○勁○車○以○為○軸○ 王○子○論○衡

是○松○也○雖○雜○氣○極○折○而○正○氣○不○辱○及○其○壯○也○乘○陽○之○威○悲

者耶。陸龜蒙。松。卷三十一。草木。三十四。既殊群而抗立。亦含真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必霜下而為盛。烈風不能吹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王修松栢賦。萬株如錦。千林如翼。首畫波文。花然樹色。發秦源而逸氣。飄漢綬而芳流。辭蘭缸之夜。炷似明鏡之朝。粒。張正見。桃。花賦。

几植未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詩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柳子厚。索。駢。傳。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竹白。居易。

合纂類語。博物部。卷三十一。草木。三十四。既殊群而抗立。亦含真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必霜下而為盛。烈風不能吹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王修松栢賦。萬株如錦。千林如翼。首畫波文。花然樹色。發秦源而逸氣。飄漢綬而芳流。辭蘭缸之夜。炷似明鏡之朝。粒。張正見。桃。花賦。

枝箭鬱以含露。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栢。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濤之噴激。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執鐵。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呀山鳥之嘲咄。晷晷猿之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賦。歷。無。進。女。為。長。繁。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龍。頭。之。客。飲。唱。黃。陽。樹。子。賦。

木之生。或蕤而蕩。或拱而天。幸而至于任為棟梁。則伐不章。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庸。六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流汨沒于流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器食之餘。或彷彿于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

合纂類語。博物部。卷三十一。草木。三十四。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我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之中。又有不幸者焉。蘇尚木。似山記。

其仁于雨露。而靡革。夏枯。莫嚴于霽雪。而松栢冬青。宋。筆記。

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盡。貫四脉。而柯葉無所。故有君子之操。應壑而出。遇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伏。伏。隱。隱。而。而。垂。垂。曉。曉。明。明。無。無。所。所。不。不。宜。宜。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時。時。清。清。風。風。時。時。至。至。玉。玉。落。落。

節。節。而。而。盡。盡。貫。貫。四。四。脉。脉。而。而。柯。柯。葉。葉。無。無。所。所。故。故。有。有。君。君。子。子。之。之。操。操。應。應。壑。壑。而。而。出。出。遇。遇。

珊○慈○中○采○齊○而○協○肆○夏○博○遜○俯○仰○若○沐○泗○羣○賢○之○交○集○風
止○籟○靜○挺○然○獨○立○不○撓○不○屈○恍○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
于○堂○陸○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媿
于○其○名○王陽明集

木○之○枝○土○之○所○成○木○之○幹○石○之○所○成○土○石○靜○而○隨○陰○故○不
易○木○之○葉○水○之○所○成○木○之○花○火○之○所○成○水○火○動○而○隨○陽○故○
邵克夫皇極經世篇

采○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蔬○也○食○梁

合○蔡○頌○語○博○物○部○卷○三○十○草木○三○十○六

向○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梁○由○者○疏○之○或○者○可○以○裕

我○矣○別基菜禽記

厥○包○極○樞○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倩○翠○藍○雪○均○是○詠○以○為

美○談○新瑛山海經圖贊

三○珠○所○止○素○水○之○除○翹○葉○栢○疎○美○壯○若○葦○濯○彩○丹○波○自○相

霞○映○三珠樹贊

合○蔡○頌○語○卷○三○十

列聖

太祖高皇帝

廟諱元璋建元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加建文四年共

三十五年壽七十二歲葬孝陵

成祖文皇帝

廟諱棟建元永樂在位二十二年葬長陵

仁宗昭皇帝

廟諱高熾建元洪熙在位一年葬獻陵

列聖

卷三十一

宣宗章皇帝

廟諱曠基建元宣德在位十年葬景陵

英宗睿皇帝

廟諱祁鎮建元正統在位十四年北狩後復辟建元

天順八年共在位二十二年葬裕陵

景皇帝

廟諱祁鈺初封郕王英宗北狩而立建元景泰在位

七年

憲宗純皇帝

廟諱見深建元成化在位二十三年葬茂陵

孝宗敬皇帝

廟諱祐崇建元弘治在位一十八年葬泰陵

武宗毅皇帝

廟諱厚熹建元正德在位一十六年葬康陵

世宗肅皇帝

廟諱厚熹建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葬永陵

列聖

卷三十一

穆宗莊皇帝

廟諱載壘建元隆慶在位六年葬昭陵

神宗顯皇帝

廟諱翊鈞建元萬曆在位四十八年葬慶陵

光宗貞皇帝

廟諱常洛建元泰昌在位一月葬定陵

熹宗愷皇帝

廟諱由校建元天啓在位七年葬德陵

思宗烈皇帝

廟諱由檢建元崇禎在位十七年葬陵

今上皇帝

御諱由裕建元弘光在位萬歲

列聖

卷三十一

三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一 附書紀

國朝典藉

太祖高皇帝

皇明祖訓

儲君昭鑒錄

臣戒錄

武臣戒錄

實訓

合纂類語 國朝典藉 卷三十一 附書紀

實錄

聖政記

存心錄

腎躬錄

醒貪錄

精誠錄

成祖文皇帝

文華寶錄

寶訓	聖政記	仁宗皇帝	寶訓	文集	宣宗皇帝	帝訓	寶訓	合集類書 <small>國朝典藉</small> 卷三十一 附書紀 二	英宗皇帝	五倫考	寶訓	景皇帝	勤政要典	憲宗皇帝	文華大訓
----	-----	------	----	----	------	----	----	-------------------------------------	------	-----	----	-----	------	------	------

寶訓	孝宗皇帝	寶訓	睿宗皇帝	寶訓	世宗皇帝	注程頤四箴	宸翰錄	合集類書 <small>國朝典藉</small> 卷三十一 附書紀 三	寶訓	明倫大典	穆宗皇帝	寶訓	神宗皇帝	寶訓	貞宗皇帝	寶訓
----	------	----	------	----	------	-------	-----	-------------------------------------	----	------	------	----	------	----	------	----

嘉宗皇帝

寶訓

皇明大政紀

皇明寶錄

皇明從信錄

國朝捷錄

合纂類語 國朝典藉 卷三十一 附書紀 四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一

列聖謨訓

太祖高皇帝

建文君

成祖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合纂類語 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日

景皇帝

憲宗純皇帝

孝宗敬皇帝

武宗毅皇帝

世宗肅皇帝

穆宗莊皇帝

神宗顯皇帝

宗實皇帝

世宗烈皇帝

合纂類語 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目 二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一

列聖謨訓

太祖高皇帝聖謨

錢塘 臣 魯重民 馬士斐 恭輯

不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官闈之禁貴賤有體恩

合纂類語 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六 一

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幸于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于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著書以示子孫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聖政

醫如虛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
 自正若若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
 不足以為政也皇明實錄○君道
 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
 惟公心以待之通紀○君道
 人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
 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
 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速鬼神雖幽
 合纂類語列聖訓 卷三十一 太祖 二
 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于
 少忽矣文華實訓○憲天
 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文華實訓○憲
 天
 度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慮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慮一
 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五倫書○憂勤
 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
 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

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安席披衣而起
 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
 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
 不敢故耳大政記○敬勤
 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
 之塗尚梗若稱犬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
 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
 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稱志驕氣盈卒致亡滅吾豈得
 合纂類語列聖訓 卷三十一 太祖 三
 更自勵之若天命在我回自有時無庸汲汲也正帝位
 諭○厥載
 凡政事之設必欲有利于天下可貽後世一令之善四海
 從福一不善無窮之禍聖政記○結今
 天道微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
 往昔君修德則七政順度而時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
 德則三失行早潦不時爭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足
 告武王為君人者之儆戒冷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

道○宜○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
 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聽○許○存○仁○講○洪○範○篇○微○應○
 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溫○良○為○德○之○容○見○于○外○者○可○以○
 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瞻○有○節○升○降○有○數○周○旋○陸○步○而○不○
 違○于○規○矩○者○由○其○德○克○于○內○而○著○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
 而○善○道○日○增○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自○然○服○人○
 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回○家○未○有○
 不○治○不○移○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為○成○德○之○斧○斤○說○
 合纂類語 列聖訓 卷三十一 太祖 四
 論○佞○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
 于○葦○好○則○必○為○其○所○陷○矣○ 太子修德進賢之道 聖
 學
 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虞○
 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
 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
 則○違○祖○訓○矣○ 皇朝實錄 作述
 商○彝○周○鼎○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鼎○彝○尚○知○

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
 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通○故○行○
 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于○便○嬖○近○習○是○置○重○器○于○
 塗○而○不○寶○愛○之○矣○ 論東宮臣 訓儲
 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
 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宮○僚○有○不○相○合○遂○成○嫌○隙○或○生○
 無○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治○江○充○之○事○可○為○明○鑒○朕○今○立○
 此○真○朕○父○女○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 不專選東
 合纂類語 列聖訓 卷三十一 太祖 五
 宮中論 儲訓
 今○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留○人○動○有○
 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
 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施○之○木○必○
 以○於○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 諭東宮官 儲訓
 治○天○才○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
 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嬖○嬖○之○屬○不○過○備○執○事○侍○中○攝○若○
 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

不為禍本者。夫內惑。要人。甚于鳩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命修女。誠諭。齊家。

致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墮為小人。今太學。中年長學優者。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才可興。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立教。

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體日哀。駢麗綺美。而古法蕩。合纂新語。列聖彙訓。卷三十一。太祖。六。

之類。易。論。舊習。朕嘗厭其。瑣瑣。與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有。今凡。詰。諭。臣下之辭。須宜。遵古。以革弊習。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方為典雅。命。儒臣。擇唐宋表箋。可為法者。論。文章。

三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見。而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五表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

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即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真萬世之師也。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經籍。

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絲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絲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散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須。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與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于此。須。五經四書。合纂新語。列聖彙訓。卷三十一。太祖。七。

于此。學校。論。經籍。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于當時。是非。公于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醇。溺。胡。虜之俗。制度。疏。濶。禮。樂。無。聞。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爾。等。纂。修。移。直。述。其。事。毋。溢。美。安。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依。元。史。論。史。學。

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于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惕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即吳王位論。治道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賈。不可儉者。賞予然。賞不可濫。大政記。治道。

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文武兼

合纂類語 列聖諷訓 卷三十一 太祖 九

用賢。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移。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定文。武科取士之法。謹舉。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

之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累以耄而棄之。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若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奉明經。修行之士。姑。選舉。久任之道。當嚴于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于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是任人為難。與學士朱善論。久任。用人。

合纂類語 列聖諷訓 卷三十一 太祖 九

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于用。無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木公之鷹揚。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于後世。武學專講。翰畧不習。經訓專習。干戈不閑。俎豆拘于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武學。甚無謂也。皇明實錄。選舉。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失其人。則鯨官曠職。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

平以辨賢否無但碌碌取克位而已也。論貞節。庸人。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于求賢若高宗之于傅說。文王之于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遠遺于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具。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求賢詔。賢才。

合纂類語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太祖 十一
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侍。得預謀者。况閣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目接耳目。其小喜小信。皆足以同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干預政事。內使言及政事。上怒責之。曰。論奪臣。官寺。
四民之中。士為最貴。民為最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

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負耒而耕。及甲既種。天須耘耨。炎而赤日。刑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無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難。臣有剝削而虐害之。無人心甚矣。頃醒食簡要錄。臨民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民皆事我者。今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浸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

合纂類語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太祖 十一
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論翰林學士宋訥。臨民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與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而金是寶。官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彫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新殿成。論省日。帝儉。

喪亂之原由于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後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論前代興亡與亡與七

學校之弊至元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有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戰間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與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

令纂類語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太祖 十二

漸月以復先王之舊以單汚染之習今天下立學校論

○學

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災召譴而國之禍亂亦縣是致朕惟為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以鑑善惡豈惟行之于今俾子孫永為法守存心錄成論諸儒臣○祭義

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務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五穀而噫嘻之頌興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籍田論廷臣耕籍

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論行養老之禮與養老

令纂類語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太祖 十三

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以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美意也徵天下賢才論與爵賞

今各官來朝宜課殿最為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諭吏部考績與考課

民之為惡譬如衣之積垢加之浣濯則可以渡潔汗染之

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沒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猶索魚于釜欲其得活難矣故月從輕與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諭中書省巨罪無連坐○刑法

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驕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觀大學衍義論侍臣○刑法

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併起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為

合纂類語 刑聖訓 卷三十一 太祖 十四

民除心耳汝宜各守職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亦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入金陵論公堂語○征伐

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將佐○將帥

御製諭武臣勅凡八條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于閑暇五曰軍士損舍勤于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

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于保

障通記○將帥

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

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

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眾勇敢先登摧鋒陷

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

慮其輕敵耳身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諭諸將

將帥

合纂類語 刑聖訓 卷三十一 太祖 十五

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機于未形有謀

能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有勇能摧堅破銳無是四者

庶可成功而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論軍事○將帥

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

之事問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執要在通其變

耳亦何暇論古法耶與劉基論戰○兵器

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夷可以坐制若邊防

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

害故常令邊將限為之備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敵臨
 則不至有失矣命中山侯備邊○連防
 理財之道莫先于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
 乾果不病涼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
 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
 害之則非付任之意以康茂才為管田使諭○度桑
 人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敗者先王之
 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饒寒不至自
 合纂類書列聖諷訓 卷三十一 太祖 十六
 什一之制涇滄巧之伎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
 百家待以一女作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乎朕思足
 食在乎桑末作足衣在乎禁華靡爾空申明天下四民各
 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
 弊也諭○農桑
 古今之道莫踰于儒士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後世
 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于周末身儒道行儒
 行立儒教舉天下後世之人皆從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

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
 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幸國子監釋萊論師生
 偏行
 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枝害之心息正
 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
 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
 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論學士朱善○心術
 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惑自
 合纂類書列聖諷訓 卷三十一 太祖 十七
 非有之而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切聞之徒
 肆其和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于功利者多從其說往
 往事未訖而國隨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
 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與儒臣論學術○異
 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
 斯州所進竹簞固為用物但未荷命而未獻若受之臨天
 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如之論中
 清者器用

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
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
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
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已所致
哉詔諸臣採食甘露因著甘露論以示災祥
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
災異則有懼心朕常戒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
論中書省臣災祥

合○集○聖○訓○卷○三十一○太祖○十八
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諛○可○干○漢○之○文○成○五○利
足○以○為○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妖○祥
中○者○左○丞○王○溥○言○建○昌○純○古○巖○有○衣○黃○衣○者○然○曰○龍○精
虎○踞○勢○若○堯○赤○帝○重○興○歷○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非
從○此○舉○神○竟○其○聲○如○鐘○歌
已○不○見○上○謂○侍○臣○云○云

成○祖○文○皇○帝○聖○謨
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
國○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
當○嚴○警○備○且○則○出○與○諸○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
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其○侍○臣○論○時○政○歌○勸
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
輔○治○是○不○忠○君○論○六○科○君○臣

合○集○聖○訓○卷○三十一○成○祖○十九
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
有○不○治○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使○作○今○日○耳○聞○為○臣○者○以○前
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命○刊○歷○代○名○目○奏○議
○君○臣

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官○徂○于○富○貴○安○逸○不○通○今○古○不○識
民○艱○于○經○國○之○務○憐○然○弗○究○而○至○于○亡○者○朕○嘗○以○之○為○戒
汝○將○來○有○統○嗣○之○責○須○勉○力○學○問○于○凡○天○下○之○事○不○可○不
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

開○諸○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論○皇○太○孫○創○業○守○成○
之○難○作○述

大○學○實○錄○成○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已○治○人○之○要○具○于○
此○書○充○辭○和○傳○唯○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
便○足○為○治○大○政○記○儲○訓

人○于○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
盡○心○輔○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
合○聖○訓○列○聖○謨○訓○卷○三十一○成○祖○二十

論○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絕○而○氣○
質○廣○矣○其○日○所○資○甚○大○非○如○儒○生○繹○章○句○已○也○前○講○讀○官○
聖○學

五○經○四○百○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數○
明○餘○蘊○存○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性○理○所○
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義○之○類○皆○六○經○之○明○翼○然○各○自○
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以○垂○後○世○
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經○籍

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勞○民○何○用○不○採○五○色○石○論○愛○民

致○治○之○道○莫○先○于○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之○過○生○民○之○
夫○人○不○言○朝○廷○何○絲○悉○知○諭○侍○臣○聽○言

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于○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
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
之○乃○因○一○玄○兔○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
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
合○聖○訓○列○聖○謨○訓○卷○三十一○成○祖○二十一

理○但○觀○此○表○及○詩○抑○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論○皇○太○子○
○聽○言

敢○為○之○臣○易○求○直○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于○已○敢○言○者○強○
于○君○所○以○王○親○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
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諭○侍○臣○聽○言

皆○仇○怨○一○體○委○用○之○不○疑○兩○人○終○盡○乃○心○輔○政○知○無○不○宜○
屬○遞○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

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
管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愾用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
上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圖苟免又誰肯盡心
大政記○起信

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允重巡省朕君天下祇率
與與今海內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于時將以明
年二月巡幸北京朕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
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無得出境道迎一切

合○列○聖○訓
卷三十一
成祖
二十二

供給飲食之費及合宜動用物件一一完備初不煩民諸
司毋得有所進獻巡幸北京詔○朝巡
兵易而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
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諭兵部○保武
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天下之
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
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諭刑部
賞罰

為國牧民莫切于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備
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蔽若賢當速去之○大政記○守令
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護小行而
無已者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必至成大惡常人
且然况人君乎○與具沉論持身保業之道○審幾

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噪山谷
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異事有司不察以為
祥大狂不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災祥

大嶽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尋
臣上表請賀上不許云云
合○列○聖○訓
卷三十一
成祖
二十三

仁宗昭皇帝聖謨

朕觀前代人君有一復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有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然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興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安久諭輔臣○君臣

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為膠其于政治得失軍民利害畧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人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諭吏部奏義○設官

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悉多徇私藉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待實用十有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濟連坐之法庶得實材重連坐

法○選舉

仁宗 二十四

仁宗昭皇帝聖謨

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恤民寧過厚為天不主寧肯與民寸寸計較刑○工二部○牧民

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

英殿南廊開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雜或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等具各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聞暇觀之以考察其善行而黜陟焉諭吏兵二部○考課

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姦民欲駕禍良善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夫政治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辭况今所急尤在知下諭○治

刑罰

仁宗 三十一

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授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備蓄十不及二三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今天下衛所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諭戶部

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悉除荒田得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轉徙與神年饋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自今一切科徭務擗節諭戶部

仁宗 二十六

宣宗章皇帝聖謨

朕以菲德躬承天命嗣祖宗之大統夙夜乾乾思付託之重夫君國之道保民為要當春時和萬物發生願念兵民有未得所祇體造化之仁爰數懷保之政庶幾下久蒙福而有以仰答天與祖宗之心羣臣宜同朕志令行庶務勉務欽承勅諭文武羣臣

君道

卿歷事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謹論積効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固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預煩劇優老

賢禮雖微當况師保之重實亮為職不煩庶政高倚

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講論至理共寧邦

卿其專精神容思慮益致嘉誤用稱朕眷顧老成之意

照察義勅取旨

治天下以信為本每詔必求可行可久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耳故審令者議欲廣斷欲獨擇欲虛行欲果上下相狗前後相承遠近相決盡實相貫令不行矣聖教

宣宗 二十七

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會密而重策命所出講學
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啓代有賢哲博文明識克勵翼之
用光厥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
之言唯義與仁先奔之道鄒孟以陳辭尚典實浮薄是戒
謀議所屬出處于外心存大公固役于私昔人四禁汝惟
勵之獻納論思以直以益以正肯休欽哉無歎翰林院庶
○日通

古者君臣異不同心同德以非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為臣
○合深源語 列聖諫訓 卷三十一 宣宗 二十八

者○正○之○臣○有○過○則○為○君○者○戒○訓○之○庶○幾○更○相○飭○而○無
○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 論輔臣○君臣
○馬○高○于○民○間○必○專○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官○上○法○預○有
○定○規○其○草○生○不○及○數○月○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爾
○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 諭太僕寺○馬政
○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關○失○民○情
○休○戚○皆○待○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
○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

不○惟○國○家○有○勳○爾○亦○有○聞○于○後○矣○ 勳○六○科○ 漢○書
○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先○嗟○蘭○之○茂
○兮○象○莫○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于○輔 御製擬詩蘭恭○

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初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士
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哀以退為賢絕類離倫
豈非達天嗟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余嗣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旰皇皇羣賢併來布列在位

○合深源語 列聖諫訓 卷三十一 宣宗 二十九

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細○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
○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難○逸○其○身○而○悖○于○道○卷○阿○之○詩
○梧○桐○鳳○凰○爾○其○情○然○予○特○爾○揚 恭○臨○詩○ 永○賢
○先○王○制○籍○田○以○奉○祭○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
○耕○而○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惜○蒼○生○使
○明○德○至○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
○終○歲○猶○不○免○于○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歛○貴○農○重○穀○禁○止○游
○食○則○人○咸○樂○于○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

論耕籍田 ○農桑

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
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動勞之狀○作為詩歌○使人誦于
前○必繪為圖○揭于宮掖○布于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
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御製幽風詩織婦群示羣臣 ○農

○祭義
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諭禮部祀先賢

合纂錄 ○列聖錄 ○卷三十一 宣宗 三十一

古人制夷狄○唯在守備○若城堊堅固○糧芻充足○士卒精練○
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為○諭守邊將士 ○禦夷
民饑○不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軫念○昔富弼知青州○
飲食居處醫藥○皆為之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
禁○所活至五十萬餘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
命各官加意撫綏○諭戶部 ○蒸賑
古之天子○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
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今以陰雨不見○得非

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炤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
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
答天意○却日食不見賀 ○文祥

合纂錄 ○列聖錄 ○卷三十一 宣宗 三十一

英宗睿皇帝聖謨

卿○應○事○兩○朝○ 祖○宗○實○惟○簡○在○ 暨○朕○嗣○統○格○沃○ 粥○贊○厥○勞○
尤○多○比○卿○以○疾○達○朕○左○右○者○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心○慙○
惟○卿○子○既○垂○察○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
進○藥○石○早○圖○康○復○以○副○注○望○ 賜○揚○士○奇○璽○書○ 取○臣

合纂輯語 列聖聖訓

卷三十一

英宗

三十二

憲宗純皇帝聖謨

朕○者○朕○叔○ 卿○三○載○祚○靈○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
寢○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立○事○妄○興○說○辨○請○去○帝○號○先○帝○葬○
知○証○枉○深○懷○悔○恨○以○次○恭○奏○于○法○不○幸○上○寶○未○及○奉○正○朕○
嗣○承○大○業○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其○ 卿○王○可○仍○舊○皇○帝○之○
號○復○ 卿○三○帝○號○上○尊○諡○誌○ 孝○弟

合纂輯語 列聖聖訓

卷三十一

憲宗

三十三

孝宗敬皇帝聖謨

事○闕○綱○常○極○重○豈○可○毫○髮○借○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
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
冊○立○正○后○且○我○朝○祖○宗○以○來○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
朕○懷○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又○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
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會○議
可○柰○先○帝○何○朕○常○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
宗○之○制○尤○為○重○耳○議周太后祔塋論孝弟

合纂類語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孝宗

三十四

夢○陽○內○事○關○戚○既○且○言○語○狂○妄○不○得○已○而○下○獄○左
曰○此○狂○妄○宜○付○錦○衣○衛○捷○以○釋○之○朕○揣○知○此○意○欲○得
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叔○直○臣○之
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
也○釋○寺○少○陽○論○刑○賞

世宗肅皇帝聖謨

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最○為○弗○偽○十六字箴○聖
漢○末○之○時○官○官○離○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
主○之○名○以○濁○亂○西○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至○權○勢○之○盛○劫
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命○豈○可○使○當○要
路○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
既○無○威○福○之○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
自○不○敢○驕○縱○也○聖○政○記○官○寺

合纂類語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世宗

三十五

祖○宗○文○章○六○經○勅○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年○士○習
詭○異○之○辭○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焉○正○士○習○文○章
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
特○享○禮○其○三○時○聚○于○太○祖○之○室○服○親○相○向○行○時○拾○禮○季
冬○中○旬○擇○日○大○格○以○德○祖○居○中○慈○仁○以○下○同○享○于
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禮○歲○暮○序
行○于○奉○先○殿○庶○祭○義○或○明○邪○論○不○惑○大○政○記○祭○法

神宗顯皇帝聖謨

昨歲各省災傷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痲瘵不遑寢處况
值此公私交誼之時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荒政收養小
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交際趨承為職業費用委于公
庭追呼過于閭里器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各
該撫按官亦只知請賑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
更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
詔○荒政

今纂頌語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神宗 三十一

朕軫念民生留神吏治比者重懲貪墨嚴禁僥造明旨宣
布甚悉各官通不遵守今後務要潔已奉公不得仍前沿
襲大政記○取臣

光宗貞皇帝聖謨

永維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親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
涉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憂憲是訓是
行屬茲蒞赫之初宜浹維新之號
登極詔○作述

今纂頌語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光宗 三十一

熹宗愍皇帝聖謨

邊疆多故○東夷洊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凡山林草澤之
間○有素懷忠義○夙抱翰鈴○可效一旅之用者○朕皆不次擢
用○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前
牽制○庶展豪傑之用○奉邊才詔○用人

朕覽科道各官章奏○持心公平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
亦因大臣忠愛○念輕身家○計重所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
混淆○人心惶惑○成何紀綱○今後務各滌慮○以圖清白○一心
合纂類語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熹宗 三十八
恪共職業以佐平明之治 從信錄 馭臣

思宗烈皇帝聖謨

去惡務盡○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
明懸三尺○嚴絕大慙○典至重也○親忠賢○逞恩植黨○怙惡肆
姦○難以枚舉○本當寸磔○姑置鳳陽○大奸脫罪○國典用彰○斤
親忠賢詔○刑罰

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左艱苦○思與體息○惟是封疆多事○
征輸重煩○未遑蕪豁○乃者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
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
合纂類語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思宗 三十九止

甚憫焉○今將蕪杭織造○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
工重困此一方○民匠稍加軫念○用示寬仁○將織造詔○節
儉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二

國朝大政紀

洪武

建文

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今纂類語 國朝大政 卷三十二 目

景泰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泰昌

天啓

崇禎

今纂類語 國朝大政 卷三十二 目

冷刺類語附卷

錢江 魯重民孔式訂

仁和

沈嘉謀與成

程國璋章王

天台 陳劔化作琳參

洪武大政論

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達人志士把冠履倒置之羞人心痛憤非一日矣古云胡虜無百季之運而天道循環中原氣盛天必簡之億兆生一聖人鍾治乾坤而萬業更始焉太祖高皇帝應運而興句容積累世之德荆

冷刺類語

附宋

國朝

一

金鍾剛位之靈王者氣在濠州而神人叶其夢光耀其祥異香散其室龍瞳鳳目神其相則天命有歸矣帝以淮右布衣托胎皇覺卜珙伽藍而倡義之志始矣首入濠城郭元帥納為館甥兵權漸握慨然有救安天下之心乃收攬英雄共圖大事秉神武握睿莫兵以不殺為成功以不伐為強納諫如流求賢若渴故海內豪傑翕然附若李韓公之轉餉無異蕭何徐魏公之將畧踰於韓信劉誠意之智計埒於張良陶安識真主於羣雄終起之秋宋

濂贊徽猷於四海鼎沸之日常遇秦負百戰不挫之雄傳

友德奮臨敵先登之勇戰陣攻取有文忠守法奉公有節

愈而未安永忠猶以替力遺策臨陣決機有湯和招納降

附有沐英而國用國廉猶以智勇出羣二吳有保障之勳

吳良守江陰與弟模三俞建伯討之績俞廷玉子通海通

功禦有友上勞之三俞建伯討之績源通淵安從伯有

葉琛章溢趙一昨世傑大海節垂萬世其間羣龍騰

附鳳翼推誠宣力以翊天啓運者如雲如雨而相與戮力

協贊於是畧定遠飛滌陽拔采石入建業先定於龍場

冷刺類語

附宋

國朝

二

席踞之劉狀復命將四出東征西討一舉而平西漢再戰而滅東吳三駕而克元都遺湯和而國珍死命永忠而何真降自據攻閩廣而友安縛擊秦龐而思齊破至臨此季降齊指汴洛而君弼歎左君弼自安豐至汴收巴蜀而明昇擒王夏義旗所向靡不頓顛伏辜獻國請吏而釜魚籠鳥不旋踵而滅亡蹂躪羣雄削平隋亂倡仁義以行帝統救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真主規模自別於尋常萬萬間關馬上之戰不十載而成保之區公進主進

赤大物率歸把極而元鼎竟還八十餘年腥穢中夏之
積取一旦始雪矣趙鼎復仇元入宋臨安帝黑并子完
其勇吳注全翁夢二僧曰我趙誰不驗夫識者謂帝
起徒步不階尺土而能化家為國轉夷為華則雄似高
祖而摧勳敵倍於破楚大度似元武而定草昧過於東
用夏變夷無唐宗藉虜之辱應天順人無宋祖因人之
且其大寶甫登即正紀綱嚴禮祀辟寶玩却貢獻禁祥瑞
定服色驅一世之椎結而剋裳之購遺書以資閱覽祀尼

合判類語 附卷 國朝紀 三

父以培道服建大本以訓儲貳大封建以固諸藩帝監秦
子為泰玉其餘晉燕周楚齊潭賜鐵券以報勛威國艱難
晉蜀以次封柱孫守謙靖江王賜鐵券以報勛威國艱難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寢日舉之樂以戒逆豫設取
士之科以求真才禁喪葬之樂以厚風俗儉官室之制以
敦朴素止胡元舊臣之賀平沙漠上命嘗以勵庶恥崇
余闕李彌之祠元臣死節帝以褒死節旌其忠劉氏之門
轉太初之妻事姑至孝姑疾割股太初年任以彰孝行
逾季始卒劉氏奔喪不能上遣官送還旌其門以彰孝行
官浦江鄭王之冢以表義室釋漢中費震之罪以風循良

勤純恂之聘李陳遇之第以崇耆德勸農有藉田之耕厚
生重農桑之務興學有臥碑之立教民有聖諭之頒恤
軍有存養之條養兵有屯田之法齊家有女誠之修尚齒
存養老之政優賓舉鄉飲之禮丞相不設專權也官闈
不預政寢此晨也東宮設兼侍宗藩不聚居杜嫖也每
對奉臣必正衣冠肅臨蒞也未明而興日晏罷朝勤聽斷
也反覆無逆書於廡壁志鑒戒也星變求言遇災而懼敬
天變也左克新而右俊華重直言也開克新秦州訓導王
俊華紹興府教授以

合判類語 附卷 國朝紀 四

直言擢為官寮貪濫必真重法飭吏治也屢詔蠲租暴露
祈禱甦民困也論囚擬律官詹會議重民命也官中隘地
不起臺榭惜民力也因天寒而給布帛恤將士也訪無告
而月給衣糧哀窮民也詔從公侯各還其鄉造第鳳陽修
葺先塋保功臣也題縣里社悉延師傅武臣子弟亦令入
學育英才也翰林為文無事浮藻正文體也中官不令識
字言及政事即日斥遣慮凌惠也飭馬政較兵籍命並邊
諸王不時訓將練兵計邊防也曾太以秀才為尚書馮堅

以典史授。念都。武友信。以貢士任布政。優獎擢也。友信以貢士京
 遇。上微行。口占紅霓詩。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兩繫。
 天。腰命信結之。曰。玉皇昨夜驚。與出萬里長空。駕玉橋。次
 日。入朝拜。此。天又。繼。帝以聰明。而聖學超傑。頃刻成文。
 平。布政使。凡有著作。動協典謨。彼其實訓寶錄之秘。石室
 思。如宿構。全。真。是。為。萬。世。法。程。而。與。羣。臣。協。禮。裁。樂。化。俗。移
 風。華。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污。染。之。徒。制。度。文。章。燦。然。光
 被。於。寰。宇。春。秋。彌。高。為。治。彌。勤。三。十。餘。季。間。柳。風。沐。雨。歲
 漸。月。濡。以。肇。億。萬。載。之。丕。基。故。海。內。稱。稔。熙。洽。君。臣。同。樂。
 今。列。類。語。附。卷。五。國。朝。記。五。

面。天。下。於。春。風。和。氣。之。中。復。震。天。下。以。雷。厲。風。飛。之。烈。豈
 誠。返。與。他。如。命。金。吾。射。孟。子。上。覽。草。芥。寇。讎。之。說。議。去。配
 錢。唐。袒。胸。受。劍。激。於。衛。世。之。深。心。遺。道。士。請。三。丰。以。卿。史
 箭。得。不。廢。棄。偶。激。於。衛。世。之。深。心。遺。道。士。請。三。丰。以。卿。史
 授。玄。清。或。寓。於。神。道。之。教。又。非。管。窺。者。所。能。議。也。
 今。列。類。語。附。卷。五。國。朝。記。六。

建文大政論

皇太孫以長嫡嗣統建儲之初。聖祖呼為半邊月兒。已
視其不克終矣。第即位之後。尊賢禮士。慕行古道。頒示直
言。詔舉隱逸。而問疾。吾賞廉平。黜貪墨。賜高季贖。鬻子。減
田租。尤為令政。可紀。仁慈寬柔。推誠待下。天下誰不悅從。
朕聽齊黃之笑。削奪諸藩。齊黃嚴制諸藩。辰周王。備召齊
王。於別州。出代。處置太甚。且日夜謀所以圖燕者。獨不念
太祖之遺體不可傷。孝康之手足不可缺也。唇亡齒
寒。人人自危。為計者必曰。兵不舉。禍必加。是朝廷激變
之也。發志守心。北方兵起。道衍表珙。翊贊興師。魏宰相於
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燕主當有天下。而王
者不死。繼授容旨。趣張信。其何能為。北平舉事。為虛張謝
靖。難兵起。殺長文。為誠。指揮盧政。同日授首。而上谷雲中
布政司張昂。都指揮皮司謝貴。同日授首。而上谷雲中
等處。往往降附。帝不擇良將。總重務。乃以子澄。誤薦。委
一寡謀。伎法之景隆。欲以扶危濟傾。不亦難哉。王師失利。
國既危。如累卵。循朕改更制度。若無事時。曾不思出百死

小列類語 附卷 國朝紀 七

聖自秉節義。而一時諸臣。往往甘誓死。若館。富賢。若浼。為
歌曰。莫逐燕。逐燕日。途訝始驗。建文之亡也。悲夫。
高飛。高飛。上帝裁。

至一生。而當事者。反敗以提開。即寬二子。以謝燕人。亦不
足以贖誤國之罪。而宣諭數千言。刺印數千紙。以類於掩
耳竊鈴者之為。曾此而可使燕將士歸心。耶。曾此而能眩
文皇。料敵之神。冀耶。朱能勸進。徐輝祖。敗燕於齊。眉山
北。以來。克捷多矣。一敗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已決。
兵歸寧。能北面事人耶。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已決。
迫庸軍。瓦解。金川共守。一木不能支大厦。噬臍無及矣。嗚
呼。前之。推恩之令。沒失。禦敵之策。徘徊。廢度。削髮。初太
上一小筐。令急難。方督。至是。召得。揚應。披。無。帝自
依度。襟披。剝。自。溝。而出。至。郊。理。而立。

胎之與獨。幸方侍講。周贊。善等。衛府紀。善。周。是。修。開。靖。難
聖自秉節義。而一時諸臣。往往甘誓死。若館。富賢。若浼。為
歌曰。莫逐燕。逐燕日。途訝始驗。建文之亡也。悲夫。
高飛。高飛。上帝裁。

小列類語 附卷 國朝紀 八

聖自秉節義。而一時諸臣。往往甘誓死。若館。富賢。若浼。為
歌曰。莫逐燕。逐燕日。途訝始驗。建文之亡也。悲夫。
高飛。高飛。上帝裁。

宋晟有懷遠之功。陳瑄建督運之績。官僚端慤。首稱三楊。
楊崇楊士魁首循良。必曰朱簡。朱大智知重慶。後簡胡忠。奇湯博。而間無隱情。夏忠靖司決排。而浙西息水患。
 安歷郡邑。而間無隱情。夏忠靖司決排。而浙西息水患。
 英國西平宵遠。聞而所向有成功。孝肅顧老任應天。
不撓。人稱而助戚多欽手。大聲秀才掌彈劾。都給事陳諤。已孝肅。而助戚多欽手。大聲秀才掌彈劾。都給事陳諤。呼為大。而殿陛疎聽。聞冷面寒鐵。典憲司。周新為雲南按。報秀木。而滇南無冤民。老成七人。解縉。胡靖。楊崇。楊士。面為令。而滇南無冤民。老成七人。解縉。胡靖。楊崇。楊士。以寄腹心。新進二十九人。上選新進。曾榮。茅二十八人。就。

合列類語 附卷 國朝紀 一一
 學。上曰。有志之士也。命。可以。備。願。問。濟。濟。朕。智。者。出。謀。材。
 者。獻。力。爭。相。濯。磨。以。求。無。負。主。知。而。共。贊。二。十。二。季。太。
 平。是。以。帝。治。所。徵。上。與。甘。露。下。徹。黃。河。嘉。禾。呈。瑞。莖。蠶。
 成。簡。而。置。二。城。以。居。遠。人。上命于開原。置快活。自便。二。設。城。以居東北。諸胡之願。留者。八館。以化夷俗。考選國子生。教習諸夷。翻譯文字。八館。諸番醜虜。為前代素未通中國者。悉入朝貢。胡越一家。一。見。於。唐。再。見。於。明。矣。故。說。者。謂。求。樂。有。貞。觀。之。風。非。唐。語。也。惜。乎。高。明。不。以。柔。克。而。以。誑。誤。殺。章。朴。朴。以。誑。誤。坐。事。同。事。

序。非。揚。善。密。奏。朴。於。帝。以。激。諫。誅。蕭。儀。疎。都。北。京。刑。周。新。捕。治。千。戶。緝。事。受。賄。作。成。錦。衣。紀。綱。奏。新。專。擅。速。以。誣。構。幽。解。縉。其。洩。諫。諸。議。者。悉。至。錦。衣。死。之。雖。親。如。三。王。魏。王。太子。吳。王。允。燧。衛。王。亦。令。不。終。而。仗。節。負。義。者。悉。真。奸。黨。根。連。蔓。引。靡。有。孑。遺。十。族。之。滅。燦。裂。之。慘。蓋。不。獨。一。侍。講。三。尚。書。部。暴。昭。皆。不。臣。族。矣。刑。為。朕。甚。且。敬。妻。女。於。教。坊。掘。先。墓。於。焚。夷。噫。一。個。忠。臣。九。族。殃。士。也。無。祿。至此。不。能。不。令人。於。邑。豈。誠。意。之。不。謂。殺。運。猶。未。除。耶。請。

合列類語 附卷 國朝紀 一一
 難。甫。休。又。勦。其。於。遠。畧。今。年。討。安。南。明。年。移。沙。漠。觀。榆。川。而。痛。此。死。之。不。也。惜。哉。

洪熙大政論

仁宗居東宮。專意文字。手不釋卷。出入起居。誠敬孝謹。監國二十季。幾為謀隱。所構賴。文考仁明。脫除即夷。而始復皇慈焉。梓官在墳。服不易素。元旦設樂。不作。庶幾。踵達孝之芳。獨矣。大行僥計。三日。即首釋原吉於獄。慰勞之。皆以國事。君臣相與。魚水同懽。不啻父子骨肉。而從善轉圜。改過不吝。誘盡言。則圖書有錫。上錫。寒義。揚崇。揚士。一。論曰。等。協心贊輔。獎忠告。則鈔帛有資。正月朔日。震有言。須用此。即密奏。獎忠告。則鈔帛有資。請上。受賀。作。

合列類卷 附卷 國朝紀 十三

樂揚士。音揚。崇。黃。准。金。勿。收。固。諱。不。可。遂。設。樂。不。作。次。日。上。曰。昨。如。會。如。從。震。今。悔。何。及。幸。卿。等。同。心。先。此。悔。自。今。宜。直。言。毋。以。不。從。取。士。則。南。北。兼。收。上。論。揚。部。曰。南。人。善。為。慮。各。賜。鈔。帛。取。士。則。南。北。兼。收。文。詞。而。北。人。厚。重。自。今。取。士。南。人。六。求。突。才。則。嚴。保。舉。之。法。重。耳。目。則。任。老。成。分。北。人。四。分。之。才。防。奸。萌。則。令。執。例。覆。奏。中。官。馬。騏。傳。旨。命。翰林。院。書。本。院。覆。奏。上。曰。朕。安。有。此。言。敕。命。騏。法。交。趾。辦。金。銀。珠。香。今。凌。中。官。傳。者。必。執。例。覆。奏。察。吏。治。則。書。監。司。姓。名。敬。天。變。則。須。祥。異。之。賦。重。屯。種。則。禁。妨。農。之。差。感。風。寒。則。憫。將。士。之。苦。念。舊。勞。則。命。歲。時。致。祭。贈。故。官。僚。節。濟。諡。文。敏。徐。歲。終。立。補。決。重。獄。則。恐。刑。及。無。辜。贊。軍。謀。則。取。方。面。參。壘。而。免。

貴。變。免。饗。煊。其。父。謀。不。軌。乃。免。為。庶。人。苟。羅。於。法。雖。親。不。宥。他。如。建。弘。文。之。閣。黜。誹。謗。之。刑。赦。建。文。之。黨。禁。自。宮。之。徒。罷。給。馬。之。請。償。官。士。奇。諫。非。貴。人。賤。畜。意。上。命。罷。息。嚴。歲。貢。之。考。試。杜。監。生。之。僥。倖。斥。周。納。之。獻。諛。納。太。常。少。常。請。封。禪。不。許。至。是。起。復。上。曰。神。容。弋。譴。之。沽。名。議。賣。直。法。名。帝。令。免。朝。奏。言。者。獎。權。謹。之。盡。孝。免。祿。署。丞。權。議。事。遂。少。上。令。謙。朝。奏。如。故。獎。權。謹。之。盡。孝。免。祿。署。丞。權。議。事。非。文。華。褒。劉。俊。之。捐。軀。從。征。交。趾。不。屈。死。贈。釋。仲。成。之。注。答。上。指。治。前。御。史。舒。仲。成。士。封。克。忠。之。忠。勤。吳。克。忠。鞋。靴。奇。奏。元。之。上。仍。勅。獎。士。奇。封。克。忠。之。忠。勤。人。同。父。兄。誠。

合列類卷 附卷 國朝紀 十四

不。樂。中。古。象。歸。附。部。將。善。政。班。班。光。耀。史。冊。而。賦。米。減。半。魯。叛。不。從。加。封。恭。順。伯。善。政。班。班。光。耀。史。冊。而。賦。米。減。半。一切。征。繕。樽。節。一切。官。買。物。料。俸。罷。濟。民。窮。如。救。焚。拯。溺。民。有。災。傷。有。司。不。早。奏。賑。恤。者。處。以。重。罪。草。澤。水。利。與。民。共。之。自。臨。御。以。來。風。之。以。春。風。雨。之。以。甘。雨。而。屬。意。元。元。所。行。無。非。仁。民。之。政。可。謂。甲。乙。成。康。而。漢。文。宋。仁。未。足。多。者。雖。時。勉。汝。敵。之。獄。時。政。違。節。制。下。制。獄。出。於。非。辜。而。以。帝。之。懇。懇。求。言。終。不。可。以。一。肯。掩。其。大。德。天。下。方。引。領。裁。自。願。少。緩。須。吏。死。以。沾。德。化。而。享。祚。未。期。御。座。星。

已先殞。帝亦知為天之命也。豈天未欲使斯世躋堯舜之域與何遽奪之速也。

合剏類語

附卷

國朝紀

十一

宣德大政論

宣帝嗣承大業。未幾而有高煦之謀。漢王高煦反。遣蘇青入京。乃約張輔為內應。輔夜事起。倉卒。人心洶湧。荷帝稍涉猶豫。不決親征。天下事未可知矣。幸而楊夏首勸。宸斷奮策。決機風馳。雷擊不日而兵不血刃。克清大憝。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也。宗社無恙。朕法與二三元老。更相警飭。而無猜嫌。共期始終一致。萬幾稍暇。不廢書冊。謹守祖訓。社奉成規。事有疑碍。奏請者必命考舊典。未嘗作聰明。亂舊章。勵精堂皇。

合剏類語

附卷

國朝紀

十六

恐墜厥緒。問戶口數。而鏡歷代之盛衰。登萬壽山。而監元都之興滅。夢卜思殷宗。恭儉傲漢文。每食每衣。念及民瘼。施惠先行。乞之微。春和下寬恤之令。而賑濟民艱。不待覆勸。災傷免稅糧。官田減租額。織造減半。征工部奏。內用紵羅九千戶。請下蘇杭織造。上曰。百姓難。可減半。乞苟妨吾民。不以灌城。徇親藩。寧王請。上銀難。可減半。乞苟妨吾民。不以灌城。徇親藩。寧王請。上。不。苟。利。吾。民。無。以。國。蕪。費。百。姓。而。又。揭。邨。風。於。殿。壁。躬。執。耒。於。三。推。蓋。目。黼。黻。而。心。田。野。足。軒。陛。而。口。茅。茨。者。不。諱。日。食。八月。己。朔。日。當。食。陰。而。不。見。胡。濙。惟。因。脩。省。以。請。賀。上。曰。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惟。因。脩。省。以。

美上怒然供長想尚。尚非同。蓋韓楊之死。惟戴綸之物。坐諫上整獄十季。少覺岐心未除。而南交之棄。廢於傳成。可惜賢佐。如三楊。不得辭其責也。

附考

二十九

正統大政論

英宗冲齡踐祚。主少國疑。賴一二大臣奉定大計。以安社稷。而山陵甫畢。三楊首開經筵。以進聖學。可謂無忝大。臣之責矣。碩輔臣議循文。而王振乃稟之布武。時李考功。即中李。已有君臣之情。不通進講。徒為文具之款。賴木。茂於。皇太后嘉納。幾欲將官中一切宿弊。悉皆罷去。而禁中官。不差。委政瑩閣。復保舉之舊。求直言之臣。定會議之法。設。督學之官。頒重農之令。聖賢責負。詔悉調。後出粟富民。西江。

合刻類語

附考

四十一

二十

曾希恭。義民。免徭。勅旌義士。戮安敬而軍令肅。都。行。人。勅。為。義。民。免。徭。勅。旌。義。士。戮。安。敬。而。軍。令。肅。都。指。揮。也。遇。其。畏。縮。械。劉。廣。而。欺。玩。懲。決。西。提。兵。也。遇。敵。退。避。王。驥。行。身。斬。之。械。劉。廣。而。欺。玩。懲。決。西。提。兵。也。遇。敵。退。避。賊。同。詔。賞。派。車。之。忠。誠。而。動。職。勸。正。后。能。之。冒。詐。上。官。左。能。以。家。人。冒。功。世。賞。而。功。罪。劾。付。王。驥。以。便。宦。而。開。外。專。遑。疆。戒。武。車。奏。強。之。而。功。罪。劾。付。王。驥。以。便。宦。而。開。外。專。遑。疆。戒。嚴。國。紀。整。肅。雖。有。巨。奸。在。側。猶。懼。太后之誅。而不敢。故。正。統。之。始。政。治。清。平。皆。張。太。后。內。贊。之。力。也。人。愈。謂。女。中。克。舜。信。夫。太后實天。楊崇已沒。楊溥季老。執孤士。奇。以子稷故。堅臥不出。終登齋者。類皆委靡而不克自振。於。

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攘。對品降察。諫。福建金事。蔡。漢。依。償。命。士。奇。欲。與。因。公。振。言。於。太。后。曰。三。級。選。紀。廣。一。杯。勞。井。源。上。閱。武。附。馬。井。源。三。發。三。中。上。春。賜。杯。酒。而。予。奪。生。殺。盡。歸。掌。握。戮。儒。臣。劉。球。言。權。不。可。下。移。振。怒。詔。繫。法。司。振。怒。大。理。少。卿。薛。瑄。遇。途。囚。御。史。范。霖。揚。球。等。劾。都。御。球。以。首。假。天。王。之。名。罷。以。易。賄。賂。而。氣。煽。殺。人。十。常。不。營。的。書。徐。禧。侍。郎。王。祐。首。開。趙。清。之。途。而。廷。臣。效。尤。靡。不。惟。法。典。忍。奴。顏。俾。膝。以。賈。榮。寵。當。時。惟。臣。不。私。拜。李。時。勉。不。加。禮。陳。啟。宗。不。注。見。而。已。雖。故。老。三。楊。亦。且。掣。肘。而。不。能。急。流。勇。退。况。其。他。乎。振。以。卑。品。賤。人。搖。弄。國。柄。欲。逞。一。時。之。念。贖。武。窮。兵。而。王。驥。又。從。而。附。和。之。南。登。巖。川。之。蒙。而。思。任。發。巖川竟。不。可。得。人。心。搖。動。反。側。不。安。於。是。鄧。茂。七。反。於。閩。葉。宗。留。及。於。浙。而。貴。州。苗。獠。亦。乘。時。而。竊。發。兵。連。禍。結。貽。毒。生。靈。不。知。釋。豺。狼。而。攻。大。豕。舍。門。庭。之。近。而。圖。遠。徵。之。遠。非。計。之。得。也。秋。高。馬。肥。胡。兜。輒。起。黃。裏。之。想。乃。不。以。此。時。謹。烟。堦。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大。布。恩。信。以。

合列類語 附卷 國朝紀 十一

結人心。而劉球羅亨信之既。如以水板石。自是居庸然。荆。諸。關。為。虜。坦。途。矣。四。祿。貽。災。正。統。十。四。年。南。蒙。緯。示。儆。十。年。六。月。庚。而。振。畧。不。儆。也。先。大。舉。入。死。決。帝。親。征。逐。致。土。木。去。懷。來。二。敗。績。隨。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振。之。誤。國。若。此。雖。裂。軀。赤。族。奚。足。以。盡。其。罪。哉。臣。李。者。國。家。福。祿。無。疆。而。胡。人。惟。利。剽。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是。時。上。皇。比。符。朝。莖。沸。騰。

合列類語 附卷 國朝紀 十二

景泰大政論

師王即真而天下始知有君。座未暖席。虜道捲土重來。逼
 侵京邑。一時文臣武將。無任張皇。徐埏議南遷。夏瑄陳備
 禦。盈庭聚訟。紛紜莫決。幸而英安革。金英與安固。帝心
 於內。于謙筆。捍王室於外。而一意死守。不少為浮議所搖。
 虜知有備。乃沒引去。而皇國莫若磐石矣。帝自即位
 以來。幸大學。御經筵。開賑濟。罪單增之。騎紮。內侍也。恃寵
 下。欲識有貞之奸邪。覽揚浩流。即罷隆興之幸。聞于謙
 疾不憚萬歲之竹。遂將任賢。南征北距。以帝當多難之
 秋。而能保天下。轉乳為治。神器幾危。復安。厥功豈細哉。獨
 惟夫。迎復一事。非出本心。朕不以金注。而以瓦注。漢論曰
 意謂上皇。迎復虜國。重質豈有。豈足故立。郎主。是則無意
 於迎者。正所以迎之也。帝不知也。當時廷臣。亦不知也。
 喜寧之被誅。太監而胡種。數獲也。先授。且不欲。上皇還
 李寔之出使。都給事李寔。使虜。勅內。法言。迎。復。以。難。為
 伯顏也。先之悔。禍而俄。道。豈非天耶。鑿與方旋。都人欣躍。

八列類書

附卷

國朝紀

十三

則人心尚未款。上皇也。帝宜憐。辭避位。以答天下。奈
 何。南城之錮。已昧。子滅之節。而易儲之舉。益滋。終臂之謀。
 黃法。逢君取寵。廣西。都指。揮謀。奪兄爵。固不足較。而肅愍
 以其身。係社稷。安危者。願獨無一言。子鍾。同章。給以忤旨
 而加酷刑。文武臣僚。以迎附。而濫陞賞。於是。有滿朝皆大
 保。一部。兩尚書之謠。舉朝。休於利害。無敢異辭。徒頓足而
 增悲。對眾而淚泣。東宮生日。帝欲。易儲。諸內臣。金英曰。七
 生日。乃十一月。陽為不知。反不如一刑餘之詔。帝亦不諱。
 合刻類書 附卷 國朝紀 十四

乳象時在令夕。上皇已復寶林矣。

天順大政論

帝有北狩。迄南宮。歷七載而復見天日。皆王振誤之也。即
痛恨深懲。猶不足以贖既往之咎。乃反責言者。過寔而追
復原官。塑像以祀。胡為私情所障。若此也。石曹輩。貪天之
功。掩為己有。假奪門迎駕之績。以欺 朝廷。詎迎立外藩
之罪。以報私怨。而 帝亦信之不疑。遂使社稷忠勛。竟以
意欲二字。于謙迎立襄王世子。雖無寔跡。其意則傳會成
有法司承亨等。竟以意欲二字成獄。獄噫。諫之死。柄臣主之言。官和之法。吏裁之。而英明如

冷列類語

付卷

國朝紀

十一

帝知之。竟死之。何為者耶。且聽其招權納賄。莫可誰何。
奔走其門者。居其強半。而 朝廷訪得一好人。上曰。今內
詳一好人。岳正入閣。歐
斥。竟以梓京降遠州。反加罪謫。擅作威福。中傷良善。
張鵬等。劾曹石不法。曹石泣訴於上。上怒。鵬下獄。向非
正。完主使。并李賢下獄。會是晚。雷風拔木。乃得出。向非
速召天變。縉紳之禍。始不止於此矣。童先婦妖。石亨門下
也。出妖書。亮亮告變。曹石祥從子。曹欽作亂。得非大權下
勅。亨舉。亮亮告變。都指揮完者亮亮告變。得非大權下
移之過。與狀自復位。以未早夜愛勤。留心政務。飲食衣服
惟崇節儉。未嘗一日忘南城。二賊就擒。乾綱總攬。始布寬

恤。開言路。而委任李賢。日與上下其議論。論定後官。論定

後爵。始吏曹以姚夔代孫弘。吏部以李富易馬銓。馬昂握
兵政。王翱典銓。九疇總內憲。軒輅任司寇。趙榮寄司馬。
呂原。欽時。參機務。而白圭。李秉等。當巡撫重地。一時所用
人才。皆有聲於 朝廷。故能相與有為。一釐一政。杜交通
之宿弊。而朝臣肅。剔雜流之浮薄。而翰苑清。閱西苑之騎
射。而武備飭。汰僧徒之冗泛。而釋教衰。正冒濫之俸位。而
廣緣。戒錦衣之貪暴。而民害息。責湯序。隱救災異。李

冷列類語

付卷

國朝紀

十一

曰。湯序。序院事。安異。隱救。不畏天也。叢太倉。賑濟。山東。恤
言。豈盡忠之道。下獄。卒。賊。不。畏。天。也。叢太倉。賑濟。山東。恤
民也。遣行人物色。與粥。親賢也。識。蔣冕之。諫邪。而絕之。遠
奸也。命部院致賀。文中而賜之。京師民茹文中。百有四歲
院致。敬。老也。罪顯宗之家人。而不私皇親。弟。顯宗。家人。私
命。毀。辱。家人。抵法。乘。法。也。追崇。太后。徽。號。以。報。罔。盡。之
思。明。孝。也。勅。襄。王。來。朝。上。木。之。變。襄。王。兩。晚。慰。太后。因。進
出。建。文。庶。人。於。鳳。陽。篤。親。親。也。召。絕。守。之。陞。而。親。為。燕。勞
戒。論。重。民。牧。也。優。賚。銓。等。治。行。而。錫。以。衣服。楮。幣。旌。異。鼓

也。諸所規恢。悉斷自宸衷。弼以宰輔。而慶分渡事。上不
太監牛玉。執筆口占。彼書其一。東宮即位。日成婚。其
二。令后妃名分。其三。勿以蹟御。胸莖其四。言增。除器服。所
言關大體。其止。殉一事。尤見盛德。高山古今。夫帝以一
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中大徑庭。何也。蓋前以未
諳世故。獲明夷之危。而後以除阻。備嘗成精。明之治。古云
殷憂啓聖。多難興邦。帝之謂矣。

合列發語 附錄 國朝紀 卅五

成化太政論

憲宗受先帝遺命。嗣承大統。崇事兩宮。委曲勸諭。定
慈慈太后之稱。上孝事兩宮。議並尊李賢。時曰。二后並
議。陵廟禮悉如彭時。合附之議。母后不從。奉臣而合附。陵
晚。伏文華以待。上懇請太后。角已至中。始允。
廟。武王之大孝也。忘邸王易儲之嫌。而追復。帝跡克舜
之盛德也。復于謙之故秩。釋陳循等之成造。而錄其子孫。
覆載之洪恩也。皇祚甫踐。即首復岳正以示勸。竄門達以
示懲。廷錦衣都指揮。情寵羅。釋奠先師。躬耕藉田。京畿則
織言官。勅達請成烟瘴。釋奠先師。躬耕藉田。京畿則

合列類語 附錄 卅六

發粟水旱。停徵。星變則避殿徹樂。遠內侍而拒中鹽之
請。內臣潘洪。請中兩淮餘鹽。上曰。朝憫無告而施。濟濟之
仁。却野禽而禁游畋之樂。禮貢夷而示柔遠之章。戮元吉
而杜惑世之端。刑尚陸瑜。奏正一真人。張惜名。魏而革官
陞冒賞之嚴。上奪迎駕爵。自太平戒不虞而立京營團營
之制。命武臣侍講國學。而示尊師重傅之隆。遣林聰鎮撫
江淮。而無同類相食之慘。嘉石保安集流通。傑承命籍派
一千。皆於開田開。而獲鴻雁中澤之休。故成化之初。史册

書為盛事。天下傳為善政。大累可觀矣。及鼓俎商去。萬劉
 秉鈞。懷璫已。知外庭之無人。而帝亦機局稍更。盡諸從
 起初。上用儉朴。而後百事修。廢矣。初賦。復尚簡。而後差
 使。繁重矣。初賓貢有節。而後四夷路。緝矣。初土賦。有常。而
 後。進獻多門矣。初僧道有額。而後寺觀日增矣。嗚呼。自印
 位以來。災異遠見。盜賊逢起。史不絕書。此正蚤夜惕勵。皇
 皇求言時也。願二王遠斥。給事王徽。王淵。劾牛玉。嚴請
 立后。請置之法。并密請州判。四
 諫外捕。羅倫。勅李賢奪情。降程榮。章懋。黃自是天下皆以
 今列類語 附錄 國朝紀三十

言為諱矣。即其間有朝陽鳴鳳。如林俊者。而非王三原。懷
 內監之力。故其何能免。殺諫官之名。裁委聽斷於江。宜寄
 耳目於羣小。羅織緝紳。道路以自。尹旻王越。巧媚當先。貪
 採固位。不免屈膝以下之。寧為瓦全。不為玉碎。而須襄毅
 忠馬端肅。非其人者。不多見焉。一時士風。瀾倒至此。極矣。
 直倚監督之權。東構怨於女直。北拖蒙於韃靼。逞執作威。
 殃民辱國。向微阿丑。中官阿丑。善誣。上前作吳。詭譎言
 江。每之狀。如東方朔之風。詭譎言
 路。交劫黑背。何日銷形。裁奈何。問直。涕職而眾。聞直。猶存。

艷質女冠。獨根靈蒂。妖僞異術。代餘剪枝。竟至內帑空虛。
 軍民疲困。故君子謂成化之治。惜未盡純也。

今列類語 附錄 國朝紀三十

弘治未政論

孝宗初諫值 先帝崩寢繁盛震位幾搖幸而民社有慶

安如泰山東宮講學即能崇 御訓隆師傳謙恭仁孝天

下俱聞其盛節矣及登泰改元之歲造與 聖祖相符大

士五言太祖開基建元戊申今上登 極建元六戊申天意昭昭始休烈祖也巳卜天意之有在

而帝果能結休 烈祖親政務以弘至治勤講學之功優

接下之禮每決大疑斷大事必霽色怡顏與大臣從容碩

問庶議停當朕後批荅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而又示衰

今別類

附錄

國朝紀

三一

納以開言路資寶鈔以醇講官賜白金以獎廉吏上賜劉

且而獎廉經進聽講皆呼先生而不名而閣董輔得

代文宗為之首康通南謂立文莊明勝進用而徐薄劉徒

李東謝成被恭注至其晚季尤於劉忠宣大特加倚任

君臣一德幾復國初之舊萬安尹直一時罷去雖以

彈如劉輝花內閣劉言昏夜款門求免彈劾六不能安其

身於朝廷之上又為之誅致省上在東宮知其惡伏誅

總曉斥斥王芝斥常恩太常卿方士進使天下曉朕知邪

道不可以亂正而息荒是戒勸勵是圖寧減膳而益民毋

冗費而耗用恤刑有欽勅兩京法司及天下大服色有防

進獻有却私錢有禁薦劉守而不答劉從荐守而

之明矣誣大夏而不理有察奸之智矣釋夢陽而不罪有

容人之仁矣却承華而不受致仕尹直上太子

勇矣且其推赤置腹請狀如家人父子而聽言納諫不

美於成湯聽儲璫而起謫藉之官璫元李文祥等上

之部用聽孫需而加于謙之贈聽仕偉而錄功臣之後

今別類

附錄

國朝紀

三一

任俸宜常復御柄李濬聽王怒而停上納之例聽白昂

而刑條約之繁因星變而勅羣臣脩省之戒因地震而

文升忠愛之疏因民饑而減光祿日辦之費因劉健一言

而報罷壽塔真人誥命詔建壽塔於朝陽門外又令撰

茂烈一疏而即許終養以全子道因邊方多事而留意武

臣親賜黜陟至於處置太后祈廟一事上曰錢太后乃

於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祈乃從朕懷起尤能

至情遵禮制反覆詳慎務求至當以昭一代之盛典而

漢唐宋諸君不居先儒云唯聖畫倫唯王畫制。帝有之乎。故當其時。天質明曆廟算周詳。而臺閣諸人率多賢輔。相與共熙。帝績是以躬治二十八載之間。中外稱慶。臣民仰戴。良有以也。雖無益之齋醮。未盡罷設。無例之傳奉。未盡罷除。狼貪之內官。未盡罷斥。有碍之奏討。未能罷請。寺觀之備葺。未盡罷營。要亦浮雲之點太清耳。他如鄒智石城之貶。庶吉士鄒智。既及內閣。湯鼎甘肅之戍。鄒智石城之貶。庶吉士鄒智。既及內閣。湯鼎甘肅之戍。鄒智石城之貶。庶吉士鄒智。既及內閣。湯鼎甘肈之戍。

合判類語

附宋

國朝紀

三三

奏疏之留中。大理評事疏。故吳世忠諫議之不行。表方革奏疏之留中。大理評事疏。故吳世忠諫議之不行。表方革奏疏之留中。大理評事疏。故吳世忠諫議之不行。表方革

正德大政論

武宗天資才華。足用為善。詔書一下。天下延頸太平。奈何旋更廢格。朝政日非。八黨並起。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謙。丘聚。張興。為八黨。劉瑾則狠尤甚。置造巧偽。淫蕩上心。彼謂狗馬鷹犬無損萬幾。可謂司權監有人哉。韓文以死報國。首進誅閹之言。而謝劉二公以去決之。彼伴食中書。始東陽。雖秋。泣下。何憐。以謝天下。邪閹議弗克。而諸閹益得志。楊。楊。愈肆。狼毒大權歸瑾。威赫於至尊。乃有始芳。庶如字。

合判類語

附宋

國朝紀

三三

如元。豐者首附之。科道部屬以下。皆為屈膝。即有張。張。長。樞。不。拜。翰林。學士。不。拜。何。塘。之。抗。直。不。屈。開。封。同。知。其。能。免。降。調。乎。核。格。卿。貳。柳。壽。尚。寶。卿。崔。濬。凌。轢。重。臣。尚。書。文。下。獄。請。杖。殺。董。諫。御。史。徐。楨。許。瑾。控。不。出。許。進。不。料。初。開。議。欲。株。連。等。時。不。肯。下。許。進。曰。此。屬。李。貽。紹。紳。數。季。之。禍。矣。故。擅。政。五。年。流。毒。海。內。激。變。寧。夏。中。外。臣。民。無。不。怨。恨。切。齒。者。遂。致。天。道。共。序。地。道。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此。何。等。時。也。謂。空。宵。肝。焦。勞。以。消。天。遣。而。帝。方。與。

諸宦。偃伏深宮。羣臣百司。願時一覲。聖顏。聞天語。而不可得。故聞瑾得。以潛謀不軌。幾危郊社。幸賴祖宗上天之靈。假手近臣。戮其罪狀。而兇穢剷除矣。夫何劉瑾雖誅。而政柄仍在中貴。濁亂朝綱。賞罰乖互。張富輩曾無日夕尺寸之勞。張永弟也。與魏彬弟魏英俱以骨功進封伯爵。乃一槩大拜書爵。坐獲殊寵。而守正奉公如費宏。論寧王護衛不傳珪。論瑾墳宅方良永。坐免。胡世寧。論袁濂。者非謫戍。則罷歸。壞百年之定制。連滿朝之公議。自益課準。而逾儲匱。自織造廣而

今列類語 附卷 國朝紀 三五

杆軸空自。皇莊盛而生業。夫自王法名而尤道。倡有滅賢進而俳優盛。自朱寧寵而民財竭。自江彬入而巡幸興。甚者尊萬乘之尊。列名於巨庶之列。上議北巡。自稱威國公。命內閣草勅。廷和言。冠履混淆。名義乖謀。方幸果儲陛下無故。自損下。同臣庶。手劍立曰。不草承此。命上。借伏地有。回天之力。流涕曰。草勅以。臣名。居死。不敢奉命。上悟。即起。而帝曾不。係易轍。改絃。逆欲。遍觀。中土。人情。拘。胸。內外。成。以。為。憂。舉。朝。死。諫。注。往。杖。斥。雖。駕。不。果。出。而。國。體。亦。少。損。矣。官。輕。而。頽。民。窮。而。盜。是。以。曹。甫。作。亂。于。江。津。六

免殘破於蜀土。劉烈為叛於保寧。劉六劉七寇掠於畿內。趙遂揚希攻劫於河南。僭尸積血。殺人如麻。大村巨落。為灰燼。戕賊我將吏。攻陷我城池。朝廷曾不得一夕安枕。而散內帑給軍需。不下數百萬兩。卒無成功。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乃紛紛召遣兵入衛京。竟何益也。幸而颶風放靈。熾其醜類。不狀。禍且旦夕。及宗社矣。羣盜甫消。宸濠復叛。四方搖動。京師震駭。莫戒於漢七國。晉八王之禍。賴孫越等捐軀以赴之。宸濠帝。保駕南京。越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請之。

今列類語 附卷 國朝紀 三六

許遠大。反賊。王守仁等戮力以禦之。守仁與知府臣。濂。解。安。慶。圍。至。鄱。陽。戰。擒。宸。濠。而。天。又。奪。其。監。褫。其。魄。俾。日。夜。其。銳。以。促。其。亡。而。車。駕。未。南。元。惡。已。就。擒。矣。豈。非。天。意。厭。我。嘉。靖。之。國。以。鞏。固。皇。明。於。不。拔。乎。夫。聰。敏。如。武。廟。述。其所為。類多不義。非其下愚不移也。特以孽倖盈朝。政在臣下。故耳。嗚呼。劉。律。謝。還。不。去。奄。邪。羣。下。不。用。則。將。與。弘。治。較。爭。烈。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畏。哉。

嘉靖大政論

康陵末祚。三光將墜。海水羣飛。三湘七澤之英。鍾我世廟也。黃河表瑞。翼軫微奇。因安陸之迎。揚龍旂以歲。祚早。魁遁逃。甘霖沾洽。哉而景色光華。山河開霽。與太祖之登。盡同一符焉。即位之初。首議大禮。聖王因心而追孝。諱臣據理而陳詞。皆確有所原。非可以軒輊為者。朕毛溼。獨不以定陶為言乎。漢成帝立宣陶共王子。當時杜業亦欲為太子。是為哀帝。言宜為共王。立廟京師。董仲舒言宜遵帝丁母為太后。預

今列頌語

附奉

國朝紀

三七

為張桂地。矣。金水橋之期。王元政等。遞留朝臣。於奉天門之哭。楊惟王元正。極徒為此。紛紛也。卒之。聖意堅決。而獻皇配天。父子。名分大定。語云。惟聖畫倫。信夫。固天將聖。垂意。執文。無逸。殷之作。設一箴之頌。藝倫堂諸生之論。御紙。風飛。天章。海溢。若夫。四靈有咏。樂章有成。與地國有和。比。晨。露。雲。之。味。又。何。賴。焉。元首。服。肱。交。孚。一。德。環。辟。開。馬。嘉。樂。觀。花。登。太。液。之。龍。舟。開。文。華。之。西。室。賜。上方。之。珍。餌。分。自。飲。之。良。劑。張守款。以疾乞休。帝遣。雖骨肉。中。官。青。藥。及。手。札。諭。之。

之愛。又奚加哉。祖宗之配享。合祀之不經。迨來闇昧。未經昭晰。于是曰天地而定儀。則二曜而定禮。太祖南向。之定于一尊。成祖世室之亘乎萬禩。三昭三穆之遞

遷。五年。挑商之合享。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其不賅且核焉。易先師之象而為主。胡元之廟而為墟。元世宗君臣神主。崇國之備于興隆。姚廣孝。孫傳道。行請。再。送。禮。官。致。附。二。臺。之。建。於。洛。邑。奇。謨。僭。績。皆。有。出。人。意。祀。興。隆。寺。表者。至于開天創物。燧自宸裁。若忠靖冠之製。祀天畧之

今列頌語

附奉

國朝紀

三十八

成。百官朝余服之式。既景煥于圖書。凌葳蕤于譜牒。而於奉天安民之道。尤總焉。兩雷星變。則曰失在。朕躬。寧。持南郊。則曰咎。著。諫。文。不。應。則。默。禱。深。宮。冰。養。孤。種。之。各。因。其。方。兵。部。設。什。馬。吹。江。北。論。地。冰。養。江。南。論。丁。冰。種。主。應。天。屬。震。種。其。種。馬。昔。有。馬。無。地。者。即。以。其。馬。責。之。倘。有。无。者。候。秋。成。口。以。無。買。補。寄。固。盤。剝。之。各。隨。其。便。行。羅。行。販。之。各。盡。其。力。仰。臨。俯。稽。幾。無。遺。憾。而。褒。崇。節。孝。嘉。獎。造。真。祠。沉。河。之。淑。媛。用。昭。稱。氏。何。權。二。女。再。婦。樂。旌。攻。石。之。著。民。南。道。者。氏。妻。賜。至。孝。表。宗。閭。之。整。婦。國。封。軍。奇。添。

夫人正氏火燭慈奉 標縮結之奇魂太子王在後傳亂父
卒年七十詔葬之 標縮結之奇魂太子王在後傳亂父
不傳其德 關西河之獨行晉府西河王奇湖事母至孝
劫生奇花異香 其于厚俗維風綽乎有餘思焉開國崇勳
歲同樂卻而大封茅土 聿列躬桓青田之玄鶴重來彭蠡
之忠魂不泯太祖與友諒我舟為諒追韓成者常李湯鄧
之遺爐再燃元康求舊故劍渡還若教之鬼不淪凍餒且
其末言若渴好善如飴設起居註則泛馬紀合顯陵蔡則
從趙璜酌經廷講則從許誥燒成湯之後諫弗過漢文

附本 國朝紀 三十九

之止輦言與大利則有通惠河之成除大惑則有佛牙
骨之燔燭瓊林之蹠特以節慎必名緹騎之冗官必汰
衣旗較冗官京歲之胃隘必稽以故水衡之錢山積太山
四萬餘人 京歲之胃隘必稽以故水衡之錢山積太山
之粟壅崇逆瑾雖誅中貴仍熾銀端絡繹鎮守縱橫黎家
取財捶骨凝髓毅然罷輟挈搜頓除日月之光或有銅于
節星大明鏡智曾不濁于纖毫評品群臣如若秦庭之鏡
明決庶獄然同溫嶠之犀又恐重熙之福墮于文恬武嬉
之中躬駕六飛大為簡閱犀渠貝冑頭篋雷霆玄甲

離子炫耀霄漢洵足以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繫單于
之頭者矣于時賢臣則有張文忠敦之劉明峻潔頌文正
鼎之守正不阿劉莊襄天之字庭弘量徐文貞附之應安
濟時揚文襄清一之識宏量遠何文定塘之篤學力行故能
筮鏞蕤苑鼓吹詞林鴻裁捷筆互掩兩京藩思奇章俯憑
鄴下每飯不忘鉅鹿馳節特守雲中揚博以探甲蒙知勇
前鎮提督楊博環甲登陣宿古天和以屯田督課王瓊以
北口垣守禦若力上大喜特擢天和以屯田督課王瓊以
脩邊充行甘肅邊儲久缺詳畫經久之策延綏虜寇猖獗

附本 國朝紀 四十九

合列類語 附本 國朝紀 四十九
相度戰守之方而九真日南之長安南英登庸降上羅鳳
僥臺之酋廣東莫不內附矣且其善無遠而或遺惡雖微
而必過魯鐸以四品而破例尊名鐸以清節特晉王以奸
政而遣使敦諭王言于惟一得民請留汪欽以彈駁而令
其自陳仇嵩以通虜而殺尸彌羸義子脫脫馬五市上
知之係是以九卿奉法固敢營私中貴飲願莫能伸聖
尸驗露是以九卿奉法固敢營私中貴飲願莫能伸聖
入之威非世宗既當之于凡青烏甲乙之書風角六符
之術兼摠貫攝攷地理而知略地不知純山霧變色而知

暴風必有異火。真可謂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者矣。特其內憂雖瑯外惠常與俺答飲馬於郊。畿汪互肆。繫於楊越。互與徐海。句引倭奴。或者天以多難而興邦。故人以艱憂而啟聖。至如前星之赫。無待魁準之言。夜半之中。旨渙領中外之臣民大悅。尤非漢唐諸君所能。粵繫其萬一者。是以滴露卿雲。朝團曉映。銀河昭夜。服御登闕。瑞雪有時。王之賦。白鹿伸工祝之詞。雙穗之禾。五出之黍。嘉穀之產。進賀於御田。眎之。躍魚。隕。抗野。獸。并角。方

之。箕。委。乃。人。猶。以。揚。武。選。妻。張。氏。乞。代。仰。不。上。遂。親。會。中。承。統。漢。復。河。套。萬。論。夏。學。士。言。以。氣。凌。萬。劫。王。總。督。王。世。貞。以。詩。吊。楊。繼。盛。又。萬。子。世。蕃。索。古。畫。為。議。貢。議。賢。之。所。於。好。匪。其。其。者。房。警。備。以。外。機。斬。之。為。議。貢。議。賢。之。所。不。及。者。初。非。帝。之。心。也。論。諛。傾。除。辨。慧。深。刺。之。徒。陰。中。而。陽。驚。之。能。不。統。其。罔。哉。朕。共。工。隴。堯。比。周。而。立。堯。之。朝。尚。有。待。於。重。華。之。致。辟。帝。乃。懼。朕。覺。悟。卒。致。鞠。人。於。理。長。引。之。血。不。致。通。流。杜。伯。之。忠。視。瞑。目。地。下。故。謂。帝。於。堯。者。言。有。大。而。豈。誇。哉。至。今。讀。鈴。山。之。味。者。王。余。州。作。以。護。

嚴。徒。令。人。訕。笑。怒。罵。無。所。不。至。耳。晚。以。聖。體。清。癯。靜。極。深。宮。祈。求。玄。祐。於。陶。仲。文。加。三。公。領。宗。伯。王。大。任。姜。倣。而。任。使。馬。欽。聖。躬。賜。福。屯。民。初。非。止。為。一。身。計。也。及。仲。文。既。返。萬。壽。全。書。一。獻。而。胡。大。順。之。首。領。書。并。歸。藥。因。道。士。藍。田。王。獻。上。田。王。詐。微。隨。膏。斧。質。豈。非。悟。術。士。之。妖。妄。而。深。有。輪。臺。之。悔。與。大。帝。之。奇。謨。偉。烈。大。無。不。包。小。無。不。入。遠。無。不。際。無。不。涵。皆。本。於。孝。心。精。一。之。匠。闢。幾。者。也。古。今。中。興。之。主。叙。周。則。高。宗。宣。王。漢。唐。則。肅。宗。先。武。

帝。之。嘉。靖。萬。邦。壽。考。無。擬。之。高。宗。若。相。符。邦。宣。之。不。籬。千。畝。何。如。田。社。之。親。武。之。不。任。三。公。何。如。輔。臣。之。卷。肅。之。姑。息。藩。鎮。何。如。乾。斷。之。威。李。天。龍。等。兩。相。比。挈。不。若。大。鵬。之。與。雞。壤。哉。

十 隆慶大政論

當正德之世。士風墮。紀法凌遲。故肅皇帝不得。不震之以威。以起天下疲。簡之習。當嘉靖之末。重足一迹。故過不暇。莊皇帝不得。不繼之以靖。以養天下寧謚之休。世皇之海。其深仁厚澤。布濩天下。不必言矣。其間大禮大獄。臣下奉行。過當者。皆殊。領以望。新主之昭雪。而狐鼠之睚眦。又不可以莫之。也。凡更新之善。皆取先皇之遺詔行之。蠖伏諸臣。以次錄用。深。五。稱。揚。思。忠。親。良。弼。李。用。政。陳。

不列類番

附本

國朝

四三

積三十三人。九。為。羣。按。等。蒙。褒。妖。幻。之。念。人。正。以。法。紀。五。金。士。緘。恣。之。巧。宦。竄。跡。即。懲。知。此。正。解。開。不。可。以。不。離。杖。焚。不。可。曾。不。行。之。於。元。祐。者。徐。蔡。等。行。之。於。今。日。者。也。皇。之。孝。愈。彰。家。惟。調。劑。功。不。朽。政。之。善。莫。過。此。新。鄭。喜。歎。復。有。無。陵。於。父。之。說。實。不。貽。識。者。之。識。哉。新。鄭。之。為。人。矯。厲。自。好。而。非。容。不。足。數。者。觀。其。欲。重。邊。臣。之。選。添。兵。部。之。員。銓。轉。以。其。本。省。斤。斧。理。解。於。文。貞。政。術。可。稱。雁。行。原。其。

應亨之論。歐陽一。致之申。救。以為徐。從。史。之。夫。回。博。參。殺。人。猶。有。迹。之。可。親。也。兩。人。在。政。府。如。駭。之。鞠。也。復。何。親。乎。故。汪。文。輝。言。大。臣。互。鑒。前。事。之。共。勿。用。希。肯。生。事。之。人。誠。有。鑒。乎。此。也。臨。御。以。來。御。文。華。日。講。矣。經。筵。開。講。矣。皇子千林節。上御皇。受。賀。矣。又。日。講。畢。問。徐。階。等。以。石州。陷。故。論。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矣。躬。謂。廢。寢。以。還。則。曰。邊。事。久。壞。無。為。朕。寔。心。整。理。矣。坐。食。橫。費。者。多。罔。九。邊。季。例。軍。餉。於。劉。體。乾。矣。其。為。未。雨。桑。土。之。計。深。且。切。焉。

他如節嗜欲。則鮮。船。香。米。之。却。供。杜。冗。濫。則。內。府。局。匠。之。裁。革。憂。匱。乏。則。經。理。樽。節。之。勤。渠。再。既。災。則。夙。夜。兢。惕。之。懲。受。親。祀。上。帝。於。南。郊。履。昭。假。之。精。意。爰。復。鄭。王。之。爵。上。厚。院。諫。嘉。靖。事。細。篤。蒼。藁。之。深。恩。釋。奠。先。師。於。太。學。享。重。高。壇。上。復。其。爵。篤。篤。藁。之。深。恩。釋。奠。先。師。於。太。學。享。重。道。之。鉅。典。躬。詣。宗。廟。見。十。倫。之。盡。焉。選。翼。太。子。徵。歸。養。之。登。焉。單。其。人。號。嚴。崇。正。之。典。焉。駕。幸。山。陵。業。有。日。矣。臨。補。臣。繼。言。而。即。止。徐。階。信。地。近。虜。挺。毆。近。臣。業。杖。再。矣。崇。禎。瘴。之。地。而。充。軍。內。夜。計。義。法。辦。計。財。油。史。李。學。道。子。孫。傳。國。之。業。豈。易。言。

不列類番

附本

國朝

四三

積三十三人。九。為。羣。按。等。蒙。褒。妖。幻。之。念。人。正。以。法。紀。五。金。士。緘。恣。之。巧。宦。竄。跡。即。懲。知。此。正。解。開。不。可。以。不。離。杖。焚。不。可。曾。不。行。之。於。元。祐。者。徐。蔡。等。行。之。於。今。日。者。也。皇。之。孝。愈。彰。家。惟。調。劑。功。不。朽。政。之。善。莫。過。此。新。鄭。喜。歎。復。有。無。陵。於。父。之。說。實。不。貽。識。者。之。識。哉。新。鄭。之。為。人。矯。厲。自。好。而。非。容。不。足。數。者。觀。其。欲。重。邊。臣。之。選。添。兵。部。之。員。銓。轉。以。其。本。省。斤。斧。理。解。於。文。貞。政。術。可。稱。雁。行。原。其。

有百充軍而恭祭歲之積正供之外未嘗妄費毫毫於
太祖之乘輿服御以銅代金成祖所服衣襪至於教坊
若出一轍朕者真寬仁大度之主哉特少廓充之功耳誠
能克吾不食驅腸之心上嘗食驅腸而其左右請充祿常
供上曰若爾則先祿必自破一
吾不則忠言逆耳如石星上固政理以附
朕也則忠言逆耳如石星上固政理以附
朕也則忠言逆耳如石星上固政理以附
朕也則忠言逆耳如石星上固政理以附

今判類語 附表 國朝紀 四十五

設矣先吾貸李已而整張思之心舒光請釋李已及內犯
則徐階陳以勤叙士詹不致告休張思上釋已繫思始放
圍營而兼謀李佑不至於謀圖織造矣且也馬從謙之當
何以致天給之煥中貴芳之賈李牙賢木
山西石州之陷忽傳中貴出之何以不問其情節不議其
劫能也若夫華夷之防軍當嚴其禁者固因和以修德
空因款而怡實王崇古之以那言為國房首犯漢那言德

妻入遊極齊王崇古留之不過一時之權宜也乃以勇為屠者而不取
法於信應以致邊備大弛士呼康癸此共榮之大者天監
莊皇之仁故雖金星屢變王恭誠楊芒二星主幸能懷
梟鳴以好音消殺診為和氣天祚明憲吾知其未有疆也
至於碩命之際以隆孝皇不聞斥責之迎惟重王鉉之
托此又為世帝王所當法也其河謀者有五事焉當庶
成之圍京師通州其右臂也非王忬築城以捍之京師且
定安焉有社稷之大功其視呼暴死者執乎因子之叩關

國朝紀 四十六

而僅爾復官不聞謚錫此其可議者一 世皇之立楊廷
和與大后議定而後迎功其首也但以所重在親故所屈
在世正有望於後人之善述也暨加號謚而未聞有殊異
之褒此其可議者二 世皇之南巡也行宮失火延及御
帳帝遣使莫知所避陸錦衣排闥負帝出於燭中乃
與金日磾等苟無逆謀不可以漢之賞日磾者賞炳乎乃
以炳之貪竊而其家藉沒不留一錢此其可議者三 夏少
師曾中丞揚武選死雖同而所以死則異夏也傲而副曾

也。棟而故。故受智粟之誅耳。其致死尚有因也。掛山公之
 精忠大節。宜貫太虛。議者以夏曾二公之獄。追感於朱漢
 立傳。潮之鍊。鍛。梳。其章。綬。可以少舒其情。德耳。獨不聞。痛
 掛山之究。而齒擊。夫何。釐。者。豈。釐。空。鍊。鍛。不。可。與。朱。傅。相
 方乎。此其可議者。四泉。堂之。製。春秋。有。遺。取。焉。以。為。揚。先
 祖之。共。非。所以。明。孝。也。高。玄。殿。五。照。等。官。雖。與。上。清。昭。應
 額。乎。存。之。於。國。計。民。生。無。碍。也。議。盡。燬。之。何。為。乎。後。特。以
 惜。費。而。去。額。不。惜。費。將。盡。燬。乎。此。其。可。議。者。五。余。故。揭。而
 今。列。類。語。 謝。崇。 國。朝。紀。 四。七。

萬曆大政論
 帝之冊立。甫及六齡。即以翊贊嘉勞。閣臣及其賤祚也。年
 終。過。乎。溟。昭。未。離。乎。齟。齟。首。脚。平。臺。寄。輔。臣。以。舟。楫。益
 梅。之。任。天。下。已。知。修。明。曠。典。泰。交。可。期。矣。上。得。聖。母。彰
 教。於。慈。寧。下。得。碩。輔。助。勦。乎。館。閣。凡。講。學。勤。政。親。賢。遠。奸。
 同。不。懋。迪。而。篤。行。之。日。御。文。華。寒。暑。無。間。諸。司。職。掌。軍。國
 要。機。觸。緒。皆。通。心。無。凝。滯。治。理。務。索。之。藩。侯。近。見。端。門。而
 獎。賞。洵。陟。明。之。妙。用。磨。勵。之。微。權。矣。而。不。謂。輔。臣。者。以。文
 統。之。仇。英。唐。李。德。裕。字。文。健。有。治。才。加。以。子。元。之。精。彊。漢。相。朱。博。字。子。元。有。幹。局。帝。
 鑑。有。國。寶。詠。寶。錄。有。講。災。傷。民。隱。有。疏。玉。堂。詞。臣。有。宜。科
 條。詳。悉。啓。沃。多。方。於。九。邊。之。夷。情。却。將。之。權。畧。不。出。於。帷
 幄。之。中。制。勝。於。千。里。之。外。故。虜。情。虛。報。岳。峙。山。崩。苗。虜。肆
 擄。王。某。糾。虜。盜。邊。東。夷。長。王。星。飛。電。擊。天。下。誦。宰。輔。之。功。
 於。不。蒙。惜。也。攬。權。太。盛。遂。踰。幾。望。之。凶。藉。執。太。橫。不。免。迷
 復。之。咎。都。院。必。懸。其。指。授。乘。梓。借。禮。於。督。臺。江。陵。歸。楚。果。刑。部。員。外。郎。徐。崇。泰。
 乃。至。於。喪。之。不。奔。而。為。檄。殮。索。之。伎。倆。刑。部。員。外。郎。徐。崇。泰。

其志親貪位。江陵大怨。宗伯馬自強。曲為解。江陵既而。以
手微發。曰。公饒我。公饒我。學士王錫爵。以解。語未訖。江
陵眾手。亦作。列狀。不知羅倫。一疏。培植綱常者。何如也。
以李賢之相。人猶交口。非之。堂堂元輔。甘為宋室。萬之若
若。羣工。又為武學。劉耐。宋武學生。留火。不亦可嗤之甚矣。
江陵既場。上益勵精。為治。召擯斥之臣。登諸顯庸。之任。
而吳。阮。太。倉。二。輔。臣。申時行。吳。郡。人。易。副。剔。為。和。平。更。鏢。
急為仁。怨。立。嗣。之。流。所以。曲。調。而。劑。之。者。凡。幾。上。矣。非。不
知。后。激。之。賈。罪。也。而。二。齡。六。齡。之。必。準。於。先。人。言。行。請。立

立。其。宗。季。二。歲。憲。宗。年。六。歲。又。言。出。閣。講。學。之。不。易。其。序。
皇。太。子。先。出。閣。皇。三。子。去。運。三。年。
先。着。後。着。之。緩。遲。其。機。雖。未。舉。行。帝。已。心。俞。之。矣。卒。之。
前。星。朗。耀。銀。碧。懸。宮。神。宗。受。子。之。誠。上。相。格。心。之。益。不
香。可。見。乎。歷。稽。氣。氳。混。沌。之。世。以。至。三。正。運。運。以。來。帝。王
之。德。與。福。疇。居。其。一。者。間。或。有。之。未。有。德。福。兼。備。其。盛。如
帝。者。也。以。其。德。而。言。之。憫。旱。魃。之。灼。焚。即。詣。壇。而。步。禱。
雲。藻。之。憂。不。切。於。此。矣。佩。累。朝。之。訓。錄。令。裝。演。以。進。呈。美
瑤。之。見。不。親。觀。此。矣。其。愛。庶。民。也。除。大。浸。之。催。徵。減。上。供

之。感。造。算。鐵。國。而。激。發。官。枝。之。賑。濟。遵。聖。母。命。而。晉
施。雷。雨。之。洪。恩。堯。舜。其。咨。之。心。也。其。敬。大。臣。也。優。告。老。之
賢。臣。詳。爰。閣。之。計。議。隆。以。保。傳。而。朝。見。勅。諭。之。不。名。上。呼
為。先。生。而。不。名。后。呼。軫。其。病。危。而。靈。濟。折。額。之。恐。後。上。呼
王。錫。爵。等。為。先。生。乃。米。湯。武。師。臣。之。矩。也。而。又。輒。箋。麗。錫。
靈。濟。宮。建。醮。以。祈。之。勉。以。責。難。帝。將。釋。壘。策。以。後。效。贊
上。以。龍。箋。書。責。難。陳。善。勉。以。責。難。帝。將。釋。壘。策。以。後。效。贊
四。守。賜。內。朝。流。一。貫。勉。以。責。難。帝。將。釋。壘。策。以。後。效。贊
聖。訓。兩。之。中。絕。少。逢。臣。賜。珠。之。迹。雖。以。御。膳。珍。肴。不。欲。破
印。史。之。禁。尚。雁。有。驚。上。問。劉。沛。史。禁。此。何。處。得。來。對。其。於
以。郊。外。上。曰。今。後。勿。是。母。犯。御。史。禁。也。其。於

文。武。羣。臣。也。又。不。管。戒。心。手。足。之。一。體。朕。盛。暑。出。朝。歡。報
雷。動。中。以。疾。疾。靜。攝。添。官。未。嘗。不。軫。念。民。生。留。神。吏。治。慮
督。撫。之。疎。虞。核。糧。餉。之。虛。冒。耳。目。之。官。飽。賂。則。重。繩。之。以
法。紀。懲。疆。之。臣。悞。國。則。明。正。之。以。典。刑。上。以。沈。惟。敬。議。封
守。仁。獻。章。之。從。祀。崇。道。學。也。貞。觀。政。要。之。罷。講。融。淫。穢
也。臨。河。而。示。水。執。經。理。而。瀕。得。人。慎。河。防。也。游。戲。翰。墨。則
鸞。鳳。俱。理。披。閱。兔。園。則。烟。霞。並。韻。真。不。為。天。授。非。人。力。也
以。其。福。而。言。迄。三。代。之。下。享。祚。之。永。者。莫。甚。於。漢。梁。二。武

唐之玄宗。宋之仁理。而巫蠱貽殃。長鯨肆惡。兩霖鈴曲。淚
洒千行。幼海無波。旁支入繼。未有享五十季太平之天下。
昌後之仁。齊天之福。如帝者也。即以世皇踐祚之久。而
章聖太后未幾賓天。亦未有孝養兼隆。與皇無吝瑞
蓮白燕。貢瑞於庭。閉玉葉金銜。紛羨於四世。如帝者也。
自古軒龍掩耀。多寄恨於昭陵。有四十餘載。莊事與居。俟
龍昇之將。攀方整駕於天府。如孝端皇后之配。帝者
乎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盛者矣。巴俞都盧。國名善幻戲

今刻類書 附錄 國朝紀 五一

漫衍。巨獸魚龍之戲。不陳於前。長楊羽獵。千乘萬騎之狩。
不淫於楚。明珠翠羽。銅胃金塗之飾。不綴於庶。楮傲僻驕。
志素間。滌上之音。不入於清。聽粹精之道。斯全。擗之端。
盡泯。惟是礦稅之熱。絃未克傷。殘乎地。厥官方之效用。間
嘗致恨於河清。而要皆帝之不得已也。兵力之繁。與搜
括極矣。孰難為巧婦之炊。臣隣之交。闕黨郊成矣。姑且待
風波之息。當時司理財用之人。柄者亦與有責焉。中國又
安。疆場多賊。天示祿。災異頻生。蚩尤竟天。肥蠶當道。牛

羊人首。天鳴其聲。蜻蛚聚如。隨輪異。鼠害同。毒賊斯。亦鼓
角之先。報予戰之司。契矣。時則夏有。寧夏。寧州。寧人。寧
賜。懷異志。糾黨入。帥。府。總。兵。張。維。忠。不。有。請。虜。人。劉。東。
能。制。殺。巡。撫。索。勅。印。聽。拜。主。謀。據。城。播。有。揚。龍。娶。妾。四。
唯。鳳。教。妻。張。好。出。之。右。醉。中。封。不。取。張。并。毋。首。居。其。家。官。
建。當。斬。龍。請。以。二。萬。金。贖。會。朝。辭。事。傲。龍。請。將。兵。報。効。事。
報。羅。巡。撫。提。高。益。謀。反。叛。后。飛。練。白。南。有。行。長。清。正。兵。
在。燕。江。我。師。三。敗。然。以。八。道。進。攻。滅。之。南。有。行。長。清。正。兵。
連。相。結。數。十。年。不。休。余。不。能。無。說。焉。呼。之。變。在。將。帥。之。非。
人。播。之。亂。在。撫。御。之。失。道。而。倭。之。役。在。結。局。之。草。率。也。何
言。爭。將。帥。之。失。人。也。木。朽。而。蠹。生。醞。酸。而。蚋。集。若。得。老。將。

今刻類書 附錄 國朝紀 五二

彈。歷。其。間。雖。百。啐。且。奈。何。哉。而。擬。觀。如。張。維。忠。者。啐。得。以
寢。處。之。矣。而。幸。靈。州。之。來。保。誓。死。不。移。果。毅。之。麻。峇。逐。賊
入。守。撫。帟。阱。後。可。灌。水。擒。也。使。得。與。虜。合。為。一。家。西。方。之
難。正。未。身。也。何。言。乎。撫。御。之。失。道。也。播。首。之。缺。起。於。夫。妻
之。反。目。耳。疆。以。戎。索。俾。出。贖。緩。及。於。寬。政。亦。天。朝。之。體。安
爾。也。若。之。何。與。蜂。螫。毒。而。必。欲。焚。蹂。雖。八。道。進。攻。逆。首
殄。滅。而。飛。練。白。石。燕。江。之。敗。所。損。多。矣。何。言。乎。結。局。之。草
率。也。樂。難。寤。屯。戍。之。門。戶。也。何。可。閉。戶。跡。之。碧。蹄。之。劍。輒

之平壤之捷。劉豹之功。而以市井無賴者。作隨何陸賈乎。議封議貢。如捕風而後頭。而刑也。晚矣。開白平。漢也。見朝鮮王。通於酒。遠行長清。正等。擁師。隔那。朝鮮。請。援。朝。亮。命。總。兵。祖。承。訓。後。之。后。收。倭。於。平。壤。隨。我。兵。敗。於。奔。蹄。始。用。沈。惟。毅。議。封。貢。倭。去。復。犯。我。師。首。尾。七。季。曼。子。奔。蹄。食。根。平。秀。古。死。倭。歸。我。師。擊。其。首。尾。七。季。曼。子。烟。焚。錦。山。總。道。經。畧。之。失。策。也。不。亦。甚。乎。雖。狀。此。三。者。皆。疥。癬。之。疾。未。足。為。杞。人。憂。也。奴。兒。哈。赤。者。我。之。所。鞭。箠。使。也。謀。嚴。度。恭。縛。夷。表。悃。崇。以。都。督。之。職。掛。以。覲。帑。之。銜。遽。爾。鳴。張。駕。詞。惱。恨。特。借。匪。女。與。婿。之。罪。為。滅。跡。取。真。之。計。

合刊類語 付朱 國朝紀 五三

而我經撫者。以奴酋不注意之兩事。強北闕。以必從。那林也。奴酋求婚。北闕。若女。北闕。堅拒。奴酋。婿。十。台。吉。來。奔。北。闕。物。之。后。奴。酋。借。匪。女。與。婿。罪。北。闕。提。督。薛。三。才。言。注。遠。夫。榮。素。南。闕。一。之。謂。甚。北。闕。再。以。天。朝。為。外。夷。撮。合。名。污。折。入。奴。東。憂。方。大。乃。援。北。闕。而。體。褻。也。不。亦。傷。乎。三。盆。撫。順。鐵。嶺。開。原。相。次。失。除。而。神。京。之。有。竟。為。鬼。辯。之。墟。矣。誠。得。江。陵。相。棄。其。瑕。而。錄。用。之。選。將。練。兵。修。城。固。堡。如。奴。石。汀。之。平。嶺。東。巡。撫。嶺。東。有。巢。深。箐。閩。粵。桑。傑。嘯。聚。其。李。成。梁。之。楊。紅。力。曾。確。安。之。下。都。中。石。汀。警。師。平。其。六。李。成。梁。之。楊。紅。力。曾。確。安。之。下。都。靈。威。南。塘。之。督。鎮。鎮。師。免。以。犄。其。角。綴。朝鮮。以。啗。其。尾。

必以王台昔日之縛三果者。擒奴酋而致之闕下矣。故抄汲江陵之時。而帝亦曰。家屬聽審。撫完官。亦合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惟時故劍之思。藹然其可味焉。而後生斷。不滿江陵相何耶。

合刊類語 附朱 國朝紀 五四

秦昌大政識

萬曆之末季也。遠民半菽不充。幾激令言之變。唐將地令
編作 舉朝官署盡缺。誰為賈誼之招。鑿地脈者。銷陰氣之
精 假叢神者。騁翼后之毒。帝首發帑金二百餘萬。充遼
東之兵餉。於是將士啣恩。歡聲雷動。夫流離播遷之日。尚
擁瓊林。以自豐。矧承休。繼祚之時。詭肯傾貲。以及物。洵大
有為之君。而克當 先皇之愛惜者矣。當時擯斥諸臣。或
青宮初起。或曠使橫差。或彈擊權要。或救護忠良。春明門
外。即涉天涯。長樂鐘聲。不聞餘韻。帝特起鄒元標。劉光
復。諸臣而用之。以故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崖穴立國。爭趨
金馬。蒸。濟。庶幾見隆萬之盛際焉。至於建立輔臣。獨
重枚卜。中外兼採。匪滯一塗。望冥雙漸。允符夢賚。此虞廷
之所為。咨岳而來。殷湯之所為。無方而立者也。乃若江左
之磁甕。屏風燭臺之屬。乞靈天工。蘇杭之織造。團花龍鳳
之類。艱向東國。哀傷之淺。物役難堪。一粟羅托。厥疾立極。
於凡鋪墊。奸。之害。悉成。興風解雨之仁。而又振勉。之

合刊真言 附五 國朝紀 三

我朝德隆而祚促者。有二帝焉。仁宗與 帝是也。仁
宗之崩也。將及期歲。人尤痛恨於橋山。乃 帝之崩也。甫
滿三旬。能不致哀於造物。余以為不必。誠也。夫固有百年
而後如 帝者。蓋有一日而足炳千秋。若 帝之膺籙。固短
而峻德顯功。配唐虞而不可朽。信有與 仁宗同
者。 帝在東宮二十季。帝在東宮十六年。其儲
養之地。 仁宗一詔下而萬姓歡呼。帝一臨臣
而喜躍無已。其得人之心同也。 仁宗誠敬孝謹。成祖
大悅。 帝學業精進。先帝褒嘉其當父之意也。 仁
宗幼揚士奇。領馬之疏。而從容報罷。 帝俞史水安。交泰
之道。而該部議行其轉圜之役。同也。其止權稅等役也。與
 仁宗。宗羅西洋。取寶船。何以異。其不株連關入之罪。而議
論潛消。與 仁宗。不計較言過之臣。而置之不問。何以異。

附五 國朝紀 三

帝之大發時給三韓之將士與仁宗大發舍廩濟

東充之饑民何以異帝之閣臣有誤出銅鶴上者不罪

閣臣而移銅鶴與仁宗之劬臣有諠譁失體者不顯責

劬臣而旌禁衛又何以異至於廢張差一事萬曆四十二

入東宮內侍執送部勒需張差今上曰似此痼癩之人

決了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邊有許多議

論詞筆不忠之臣我為尤見帝學識之大焉使帝稍

有幾微見顏臣則皇考不安皇考不安則帝近中諸

臣強半皆有所不安和風化日竟為蒙霧迅庭天下之禍

小列類言 付六 國朝紀

未有攸左也左語解紛變魑斷滅而父子之恩兄弟之友

仁恕之衷當機之決慮事之周莫不咸備焉則帝之經

論宜濟營一轡而知九鼎之味者也至於紅鉛藥餌係在

禁錮原非管窺所能知要之人言藉豈有平地而生波

若若夫逾季改元此所論於泰昌之生前也而天啓之於

泰昌尤泰昌之於萬曆也恐使其父之年不一見於皮冊

乎故以萬曆八月之朔紀泰昌之年迄於冬盡人皆以萬

先權而不失其正者也

天啓大政議

帝之生也當長至之期膺元孫之慶矣神宗白石欄楯

之俯睹岐嶽日角之姿而融泄於一堂者豈特徵祥於甲

觀哉反先宗之彌留以成王之在疚適選侍之居官張

惟賢劉一燝居左右而輔相之仁智之殿方移先帝梓宮

李選侍自乾請宮移皇極之尊聿正乃有以煖閣垂簾之

故請帝不當加恩於選侍者則非也父母有愛妾反身

敬之不忘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敬皇之於昭聽萬貴

小列類言 付六 國朝紀

妃也人言噴付之不聞先帝之於鄭妃也三十餘年

所共側目之隙渙狀冰釋帝之待選侍妾也亦猶行先

之志也獨奉聖夫人之在宮竊以為過於渾焉主聖和

母寵而崩江京李閔之奸趙媿乳母而構曹節主甫

之變非已朕之故轍乎何使伏塵跡慟者先宗神主進德

伏塵不得與魏狀乘軒者相方非所以嚴禁關全客氏也

奴兒哈赤蹂躪遼疆草菅士卒夫既一敗於紅旗之催

李維翰在撫順紅旗催戰再敗於馬上之催楊鶴決策四

起兵張汝胤等死

惟選將出師以收功於捧土夫非廟堂之責乎乃表應春
用而堅城失陷王化貞熊廷弼用而河西淪亡碎之同舟
遇風主舵者無長年之三老共濟者無應和之舵夫其不
葵魚腹者有幾也徒使黃沙赤地閉河絕草色之青擅帳
雁塵灌莽滿骷骸之白良可哀已至煩閣臣之出師隨宜
安插乃有寧前之一帶以餘剩錢去哈赤之夷氛未殄而
川西之酋蘭返橫樊龍樊希領兵入城聽川撫徐可求點
發密交奢崇明逆謀殺傷官民擾重慶
安邦營貴州之圍安邦步軍統領里爾因并無雀鼠
省城石米十金死者十九

之羅掘。聖華會金科之孽。金科托天魔下累真妄有山海
主出兵妖術惑衆
之可移。白蓮之猖狂。徐鴻肆害於齊魯之境乞炭之要賞。
宜首博聚於摘水之涯。妖狐斷尾。山東妖首王好賢父救
毛酒博聚於摘水之涯。妖狐斷尾。
開其香。願謂蹄開香致薰。輾惑人陳守愚一降卒耳。首把
主走揚州。志輝及所獲。薰輾惑人陳守愚一降卒耳。
許降。延撫王三善授以泰謀。令招安。陷我巡撫而莫敢誰
母。子及提兵四省中途被誘。所載。安。陷我巡撫而莫敢誰
何。朗素一部落耳。西虜。戲我軍兵而甘心。禁口。鞞綸。徧於
旬。服。照。鮑。匪。於。中。邦。若。非。天。祚。我。明。國。家。之。土。崩。未。可
知也。而天降殺。屠。窮。兇。肆。惡。九。閩。席。豹。魚。肉。冠。紳。首。列。於

罪之疏揚中丞。此忠魂之員外。拒却同宗。王魏給諫
大恥附。矧之閣臣。既稿點竄。繆翰林。昌因而死于知已。郎
報圍評。吳中書。懷遂以喪及妻孥。慘矣。陵工補。續。即中
璫之橫擊。何堪。竟。織。監。証。牽。李。實。陷。周。起。元。周。順。昌。舉
四出之。緹騎。更。烈。高。都。憲。攀。魏。附。于。湘。壘。周。吏。部。精。現。于
至。周。順。昌。拷。死。逆。黨。倪。文。煥。家。白。日。維。揚。之。賢。守。以。一
策。而。鷹。掣。劉。鐸。詩。扇。贈。僧。田。爾。耕。坐。清。白。之。繡。衣。因。仇。令
而。陷。阱。周。宗。建。回。吳。江。令。曹。欽。程。穢。政。聞。于。郡。而。招。搖。引
十。周。黃。其。隱。中。傷。于。魏。下。獄。追。斃。

納之使。應。星。板。匠。打。網。之。馬。維。教。鼓。吹。肉。刑。之。許。顯。純。假
鍊。而。周。內。之。無。有。一。之。得。免。者。不。曰。東。林。則。曰。賄。囑。即。如
二。正。之。際。振。瑾。渠。魁。于。薛。大。理。韓。尚。書。囚。執。而。顛。蹶。之。未
有。總。典。籍。之。惡。以。為。息。德。如。忠。賢。者。也。且。也。軍。容。不。入。國
而。喊。報。捺。練。統。電。流。虹。之。裔。相。繼。驚。亡。設。機。有。重。議。而。起
土。造。墳。黃。腸。便。房。之。類。僭。同。陵。寢。移。障。天。日。搖。撼。官。闈。數
其。辜。愆。曠。劫。難。盡。而。當。時。逐。臭。寔。繁。有。徒。竊。立。生。祠。彌。亘
州。魏。隆。碣。封。碑。每。摩。霄。漢。永。恩。德。馨。之。有。建。也。猶。曰。機。戶

庶民也。至感恩。仕溥則文翰武弁而盡立之矣。鴻恩暗施之有建也。猶曰貂璫儕偶也。至崇功祝恩則監督大臣而盡立之矣。隆禧報功之有建也。猶曰藩省諸部也。至及勳旌功則徵向尊嚴而盡立之矣。甚至納粟之劣生。敢度斯文之宗主。惟知晚附之若狂。無復維介之自立。書之汗筆說之報頰而帝。冥仁孝豈弟之主也。聖學當法堯舜。深辨朕心。嘉區大倫之奏矣。積學真倏。方資表率。信鄭元標之素矣。以愛民也。官中慶禱。素服叩門。即有甘雨之注焉。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其恤軍也。朔風將起。軫念無衣。即有舊例之加焉。三王之國。瑞王惠情。理有加厚。親藩也。孟廟傾頽。管緝不厯。企高賢也。痛孝孺之忠烈。而論誥褒崇。念宗生之蘊奇。而棘閣加額。因戰守勤勞。而即與錄序。則賞功也。何其曠。哀按臣守節。逸陷按臣張鈗。罵賊。而異數加親。則善善也。何其篤。講讀之臣。而追贈。恩唐文獻。不數更老之榮。忠介之裔。而不遺。海瑞。蔭。美。營。金。甕。之。賜。信。足。以。煥。發。成。康。而。遠。誇。文。景。者。矣。一。指。錄。周。天。之。日。片。雲。驕。白。畫。之。光。而。仁。心。為。質。

慮遠思長。又為帝之所獨擅者。以故操捨漸掃。鍾簞莫安。當是時也。河清麟出。鳳見壘呈。無乃表帝之德。而火雲人日。鼠恠牛妖。遂以彰魏之逆乎。甚矣善惡之不與也。吾於挺擊紅丸移官之事。李可灼進服。帝崩。不能無遺憾於諸賢焉。梁王謀嗣。刺殺近臣。至無狀也。而田井按獄。悉燒獄詞。此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者也。如光宗一言以風癩。結其局。而雲開日霽。孤鬼都捐。乃必欲引繩批根。於所擊者。而父子兄弟俱有所離處矣。光宗之將崩也。大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臣咸。極語及壽官。又申重之。至再。是帝亦知症之必不起也。必欲律進藥。以不赦之辜。則起業充棟矣。上皇初升。選侍執巾櫛於乾清者。既無徘徊瞻顧之心。移官稍遲。即以私對官嬪之言。而莫定其罪。亦非所以康先帝之靈也。大獄之興。胚胎於三者居多。故特表而出之。

合刻類語卷之尾



讀書論世十六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詒清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宣城吳街南先生著

讀書論世

揚州詒清堂藏板

讀書論世序

吾人生于千百載之下取千百載以上之人之事而論定之此其是非得失成敗利鈍無難唯吾意之所欲言雖加以淡文曲筆古人亦未由于我乎致辨然徒能屈古人之口而未必能屈後人之心欲使人見我論古之書咸心悅誠服以為允當則非兼識與學而全之不可矣蓋有學而無識其論多近于迂疎有識而無學其論或流于雜霸寧得謂之允當乎哉余每讀史于權奸佞酷吏宦官身未罹刑罰者輒憤恨不平髮豎皆裂嘗欲以爰書獄之名曰史判庶使其人雖倖漏網于生前而終不能追誅于死後顧賴與性成因循未果徒存此論而已宣城吳街南先生以所著讀書論世見示自五帝迄于有明上下數千年間隨所論斷咸以其時勢為衡既不失之苛亦不失之恕殆所謂兼識與學而全之者歟夫所謂識者必以其身入乎成敗利鈍之中而籌其是非得失之當所謂學者必以其身置乎成敗利鈍之外而權其是非得失之公雖起古人于今日亦當俛首無

讀書論世

張序

一

詒清堂藏板

辭而况後世之讀其書者乎余嘗謂善讀書人當以

孟子為法其于書則如武成之取二三策于詩則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而知人論世一言尤開千古史論之祖今街南此編蓋本此意而引伸之是以其所折衷咸能不謬于聖賢而非迂疎雜霸者所可及此其間蓋有本焉非苟然而已也街南讀書以窮經為本經學既明其于論事自有左右逢源之妙苟不惟經之是求而徒淡文曲筆以誇多而鬪靡誠不知其于古人何仇乎吾是以讀街南此編而不禁悠然其有感也

讀書論世

張序

二

詒清堂藏板

康熙戊寅二月甲子新安張潮撰

讀書論世自序

余弱冠棄舉子業竊有志古學乃取左氏春秋馬班
二史及涑水氏通鑑以次讀之已復遍涉于後漢三
國六朝南北五代以迄宋元時時妄有論列用以馳
騁于筆墨之間作為文章自娛而已不盡允當也中
年以後頗好經術研求于理學心性之旨而里中諸
老生相襲以文章史籍等之玩物咸痛斷之而予弗
謂是也以謂經者史之衡史者經之權也譬之醫經
者脈理精微之妙史則其証治方藥之明驗也專經
而廢史猶持衡而臆度百物之輕重也專理而廢事
猶高談天元四氣八正之說莫尋夫湯劑補瀉之宜
也求其治療不亦難乎嗚呼理學家所為固陋而不
足語于道也予惟道之散殊未嘗不著于史讀之而
有概于中時劄記而械之尤致嚴于政事之得失人
物之臧否學術之離合揆之聖賢中正之則而無失
吾儒精義之學而不欲屑屑考異同侈淹雅為也積
久芬如用編次之名曰讀書論世兒信侯受而錄之
僕後有得是編者可藉為史學之津筏齊廣識力

讀書論世

自序

一

讀書堂藏板

不無助云其論經學理學若典禮之類備入明誠錄
編中不贅宣城吳肅公誤

讀書論世

自序

二

讀書堂藏板

讀書論世

目錄

卷一

唐虞三代

卷二

春秋

卷三

戰國

秦

西漢

卷四

讀書論世

目錄

一

詒清堂藏板

東漢

卷五

三國

卷六

晉

卷七

南朝

卷八

北朝

隋

卷九

唐

卷十

五代

南唐

卷十一

宋

卷十二

金元

卷十三

讀書論世

目錄

二

詒清堂藏板

明上

卷十四

明中

卷十五

明下

卷十六

哀語

宣城張氏著

天都張山來叅

唐虞三代

包犧氏上天下作八卦及網罟佃漁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爲耒耜以教耕市易以通貨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變空民垂衣裳而天下治舟楫以致遠牛馬以引重重門擊柝以禦暴杵臼弧矢宮室棺槨書契典而內外生死文武之制悉備易傳繫昭昭也世俗通鑑係盤古三皇有巢燧人以至伏羲後十五氏神農後七帝此劉恕外紀羅泌路史元命苞五龍循蜚疏乞諸紀荒誕無稽會不衷以夫子之易傳亦何怪歟夫羲農黃帝敘次灼然由鮮食而粒食由農而賈由家居而行旅由養而教由朴而文聖人因時制宜其大較也使若所紀果何徵焉豈伏羲至神農中間十五氏二百餘年君民皆不粒食耶神農至黃帝中間七帝四百年君民無衣裳舟楫等耶書契之作在後則前此鴻荒之世紀載及姓名何歷歷耶又取

讀書論世

卷一

治清堂藏板

邵子元會運世週甲子以補之漢人五行生王以次

之不尤可笑哉 宮室棺槨書契築之日後世聖人

封上古而言無所專屬之詞即夫子不得而詳也後

儒繁空譎罔世人從而採之何哉取諸某卦某卦亦

難言之諸卦名始周易古無考也

而聖人乎稷堯契皆其子稷嫡長堯大聖人舍

堯先之矣泰伯讓而逃稷契以身立其朝豈泰伯之

時已不能忘家庭形跡之嫌乎雖然上世之事史不

可得而考已

讀書論世

卷一

治清堂藏板

堯老舜攝而始舉稷果稷爲堯伯兄堯顧不知而待

舜耶且稷長于堯不知幾何而禹等比肩共事乎雖

隆古之事不可考而要可理斷也

堯舜以前皆傳子而忽焉傳賢實創舉也是時澤水

昏墊朱均卽中材未能勝况又不肖易子而賢堯舜

之時中也萬章病禹以形迹有公私之別耳豈不知

傳子非禹始乎予有論詳文集

洪去蕪曰傳賢傳子孟子之論不磨

李大村曰依易大傳神農繼庖犧黃帝有熊氏繼

神農皆異姓黃帝傳玄黃子孫即少昊黃帝子孫
子始此佐治代位始於顓頊之孫少昊黃帝
孫非少昊子帝嘗能顓頊孫少昊孫也
前書傳子可商當云傳子始於黃帝乃安

虞為古國名國語史伯言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
生者夏禹能平水土商契能和五教周棄能殖播穀
謙云云余仁山以幕與禹契與商周棄為有虞開
國之君可知又左傳史趙之言自是以至于晉賤史無
違命舜重之以明德由此言之舜不出于黃帝而昌
意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之係史遷不足信也同姓之
姒益不足辨矣仁山謂五帝官天下不必黃帝裔是
也
讀詩論世 卷一 三 論清堂

夫子之贊堯至矣治水教稼明刑典禮皆舜命諸臣
之績不知所謂巍巍成功何事也四凶之弗罪而以
需舜何居庸違象恭方命圮族豈堯果不知之蓋用
其才而又能潛格其非心而四凶者亦相忌于廣運
包荒之內嗒然喪其無良之心此堯德之所以如天
而大也迨堯之老也四凶何以稍退而舜起側陋莫
知其神聖協于帝也或相與易之矣此罪惡之所由
著矣

帝武為大人跡天有足于鄭氏之謬也謂帝舜是矣
然同祀郊禘豈無房闈宴私之事而云無人道何也
蓋必以介止哀物心竊疑怪如有鬼神如嬰疾疾遂
不叙即于宴私亦設而俟之以至于載生載育
也豈帝武之於舜亦神故其享介若相之止若
焉之震而動風而敬斯理明而辭亦順矣

玄鳥之詩推本有娥氏契始受封為有商之祖行浴
春卯誕安不足辨詩本謂玄鳥降之日人偏信史記
鄭箋而朱子從之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
讀詩論世 卷一 日 論清堂

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以為變文叶韻非也按周
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是周人祀姜嫄不
及高辛也國語亦謂之皇妣大姜又周禮大司樂注
周以后稷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足以特立廟祭之
謂之閟宮此又一証也周禮春官守祫奄八人注天
于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又一証也漢原廟之祀其來
久矣先儒謂堯有天下則為譽後者屬堯之子孫故
周不得祀譽而止立嫄廟是也周人禘嘗乃有天下
而推邈之耳

太康敗於有洛之表。羿距于河。故太康不得反冀都。遂居于河之南。第五子御母以從。河南有壽之地。是也。故漢陽夏謂之太康城。五子之歌。怨冀都之淪陷也。太康而仲康立。說者皆以爲羿立之。非也。使仲康爲羿所立。必更受制于羿。豈能命胤侯掌六師以討羲和。蓋羿據冀都。僭稱帝。夷羿而太康自立。國于陽夏。及寒泥代羿滅相。而夏始中絕耳。仲康之不能征羿。勢無如何也。然觀其舉措。是能有立者。雖不能討羿以復國。猶能保有一方也。

讀書論世

卷一

二

論清堂

召公以其子代宣王。程嬰杵臼之義也。然嬰所取者。他人兒。非己子也。周事先于趙。且天王也。共和賢相。非私家比。嬰臼之事。膾炙人口。而莫知有召公。豈人讀史記。不讀國語耶。下宮之事。與左傳不合。其事頗近稗。

張氏曰左傳並無嬰臼事亦無此二人姓名不知太史公何所本

伯夷叔齊均之求仁。愚謂夷可無避也。幸叔齊賢耳。不賢而立之。謂宗社何實以成其父之過矣。父之弱。愛誰則無辭。而可率承于賢。均以長亦何枯菟。而必

以命叔。非所以昭後世。是孤竹君之過也。然則泰伯之事。何如曰。太王未嘗有立季之跡者也。文王聖德。著于門內。卽泰伯能不以王業期之。而豈必太王之有是意哉。孽仲以逃嫌疑。盡泯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嘗云。太王不特無剪商之志。并無立季之心。是太王之聖也。英雄度已度人。成敗燦然。况聖人于家庭乎。知文王之王周。而先事以去。此泰伯之聖也。

讀書論世

卷一

六

論清堂

之事。皆當時誣說不足辨。衛釐侯卒。世子共伯餘立。餘弟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于基。共伯自殺。和立。是爲武公。按詩序。共伯早死。共姜守義。父母奪之。故賦柏舟。以自誓。豈武公殺之乎。武公年九十五。在位五十五年。初立時年四十矣。安得其兄尚髦。髦幼穉乎。且武公老爲廢。豈其少年悖亂至此。夫人改過遷善。有之矣。未有至不肖而能廢聖。廢聖而初不肖者。王栢謂功罪不相掩。以之論唐太宗則可矣。柏舟之詩。髦彼兩髦。是世子未冠。共姜未字也。又詩

外傳。衛女嫁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往喪之。不許。歸終之以死。劉向列女傳。宣姜齊侯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侯卒。母請還女。不聽。遂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歸。不應。不可使人怨於齊。兄弟以謂女。女終不聽。乃作柏舟之詩。今邶風首章也。然則未嫁而守義。表衛有三人歟。列女傳未足信。衛安得兩宣姜。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中庸有明文。司馬遷謂文王受命。稱王。追之。禮記大傳以為武王事。豈皆不讀中庸耶。文王之王。武王為之。或問子無爵父

之義。武周制禮之宗。而不嫌越禮乎。曰。士一命而上。推尊其父祖。况天子乎。曰。士之父祖封爵。命自天子。况天子而自命其祖父乎。曰。天子至貴。然必告之天地。告之祖宗。告之天下。雖然。後世有天下者。孰不告之天地祖宗。告之天下乎。其父祖不及武周之父祖。而特以貴有天下。得以行之。亦尊親之至情事之不容已者。世宗推尊典獻。而舉朝爭之。泥古之過也。入廟而躋之。則失甚矣。武王既喪。管蔡流言。謂公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

讀書論世 卷一 七 論清堂 藏板

公居東。避之二年。罪人斯得。後公貽王以鴟鴞之詩。及風雷之變。偃禾拔木。王將卜之。乃得金縢之書。始泣而迎之。天乃反風起禾。此金縢本末也。王既迎公。歸攝政。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伐之。作大誥。此作大誥之本也。鄭康成之說亦然。居東二年。東征三年。自是兩事。獨孔氏以避為致辟。居東為東征。朱子嘗論之曰。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蔡。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非東征乎。曰。居東即居魯也。公方見疑。豈得即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及朱子註鴟鴞詩。則曰。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故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意。乃作此詩以貽王。而東山詩註亦云。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之。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以居東為東征。又以先誅管蔡。後乃貽詩。毋論與書敘判。亦何自相矛盾。豈平居議論。而注經反疎忽乎。學究墨守。朱註博攷。如願麟士。抵依阿。不能置喙。可笑也。鴟鴞之詩。戒王以先事之防。而自鳴其勤勞之意。既

讀書論世 卷一 八 論清堂 藏板

取我子謂誘管蔡致得罪也無愛我室知其構兵爲
亂也若詩作于殷人叛後何以云未雨綢繆乎居
東亦非居魯周公一生未嘗至魯謂東都者亦誤時
未有東都也乃周之東野耳

或謂聖人舉動非尋常所擬議如後世便宜行事豈
拘拘避嫌者乎曰不然處危疑之地而擅興師旅是
無君也無君者不可以服武庚况可以對兄弟乎而

謂聖人爲之乎故東征之師成王主之君討有罪非
周公誅其兄也

二叔之心冀相周也武庚之志爲復殷也然吾以爲
其始也武庚用二叔而後二叔遂用武庚耳何也
亾國之裔而不思宗社之復者非人也武庚痛父死
而國亾思圖之而未有間武王喪成王少是可得而
乘也周公專政二叔又寔不肖是可得而用也宜日
夕以說二叔而間之迨流言布而少主疑少主疑而
公出而吾事庶有倖乎不謂風雷變而金縢啓王悟

而公復二叔自知罪不可逃挺而走險則激武庚以
兵起故曰管叔以殷畔大武庚有中興之望其用管
蔡非不肖也特不知武周之爲聖人耳若管蔡則真
不肖者故叛周而所以叛者不同一爲宗社計一爲
身計一欲復國一欲覆國也武庚非不肖亦匪庸才
也以未喪之殷一戎衣而底定以既喪之殷三年破

齊何難易之殊也嘗反覆大誥之詞恐懼艱難兢兢
欲違迤下而不敢忽者何其慎也淮徐奄人相挺而
起事勢蓋孔棘矣又讀費誓之書卽魯亦亟亟矣奄

應武庚而助之也淮夷以伐魯也是時伯禽始封武
亦武庚用之如後世披亢擣虛以襲周公之巢穴歟

故曰非庸才也 大誥洛誥各誥康誥多方多士諸
書當日人心之思殷而不服周亦何衆也營洛邑遷
頑民以防殷亂者周公之心亦苦矣
予嘗謂武庚不當以昨目之不特武庚凡國之既亾
雖天命有歸天下既定而苟其臣庶有不服而揭竿
以起者謂之愚則可謂之畔非也卽諸葛誕毋丘儉
司馬楚之輩皆可恕而錄之也

以武王之聖伐暴救民不無疑于商人而監之以三叔以成王之賢周公相之而不能見諒于懿親以太公召公同寅協恭而不能釋公誦于王且成王無太甲之不賢周公無伊尹嗣官之偏而公至于居東二年故胡適尼亦世道之漸降而去殷已遠乎使武王如後世人上則武庚必無封矣逆知其將叛寧監之而不忍廢使周公如後世謀國微子有人望更可虞也乃絕不為疑慮俾卒紹商祀此其所以為聖人也然百武周之德後世莫或效之而武庚之事後世切

讀書論世 卷一 十一 許清室 讀板

切焉懲之矣

頌命篇成王之喪康王與羣臣皆吉服其陳設華美蔡注以為成王平時之位頌奕武日知錄云秋設黼衣以下當屬之康王之詩依生以頌命康王自此以上記成王頌命登遐之事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日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辛哭而祔今日諸侯出廟門侯是已祔之後

洪去蕪曰金縢頌命辭今文亦為昔也頌寧人猶周旋語也踰年即位春秋亂世之事禮必三年喪

畢然後 卽位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日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後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人並以繫之越七日祭西之下曾不思初崩七日諸侯何由而至乎蓋古者為即位之時非在喪之日也古人君卽位于廟受命于先王祭畢而朝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爲君也頌又曰秋設黼衣以下皆陳之制者也設門席皆朝羣臣聽政事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所有事而非事也之說也白王麻冕黼

讀書論世 卷一 十二 許清室 讀板

裳以下廟中之事也白王在應門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于服其確論

昭王之世魯公弟濟弑幽公而自立昭王亦被膠舟之難弑君爭鬪亂所自始而佛以是時生其端害道王政陵夷天道一變也幽王嬖褒姒廢嫡立庶西戎入而身死平王東遷而西周以八秦襄公為諸侯委之岐豐之地而秦始大又一變也

宣王既命秦莊公破西戎于是復子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無衣之詩為是作

也。申包胥求救。哀公爲之賦。此王于興師。正指宣王。蘇氏曰。民思周盛之先王。豈其然哉。謂強悍樂闕。七國之秦。非當日之秦也。

何彼穠矣。按詩說。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恥之。而作是詩。蓋王風也。名南。時安得有平王孫女嫁齊事乎。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使桓榮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傳以莊公三年之喪。不當主昏于齊。不戴之仇。不可

讀考論世

卷一

詩清堂

爲之主。啖助曰。桓公弑君。王不能討。而追錫之命。故王不稱天。以其寵篡弑。潰三綱也。非周召之詩可知。然吾以爲詩說亦非也。所謂王姬。若是桓王妹。桓王在位二十三年。莊王四年。而始歸齊。計其年且三十矣。何其晚耶。魯莊公十一年。爲周莊王十四年。亦齊王姬歸于齊。則齊侯爲桓公也。何彼穠矣之詩。殆爲此作。而詩說以姬爲桓王妹。蓋以桓王爲平王之孫。故耳。其實曾玄。亦可稱孫。胡傳承訛。謂西周王姬下嫁。皆未淺究耳。

衛莊姜戴鳩。許宋夫人之賢。其姜之節。谷風伯兮之婦。泉水竹竿之女。皆情婉而思正。擊鼓式微。旄丘凱風之忠厚。簡兮北門北風。考槃之守貞。干旌之好賢。所謂康叔武公之德也。獨宣姜之惡。國人屢刺。猶風之隆也。集傳詆其土地性情。故其音亦淫靡。以詞攷之。獨氓蚩靜女。采芣可嫌。然序說皆爲刺淫。朱子于采芣辨至千言。以爲淫者自言。不知古人代爲之言。正形容而諷刺之也。有孤木瓜。強坐以淫。何衛風之不幸也。

讀考論世

卷一

一日

詩清堂

夫子放鄭聲。而不刪淫詩。謂漢絕其聲于樂。而嚴立其訓于詩。噫。豈聲足以蕩人。而詩固無害。反足以爲訓耶。或曰。一國之風。不得而廢也。然則太史采之。已耳。而必登之簡冊。施之宴歌。傳之後世。奚爲哉。謂示戒耶。男女期會。只以誨淫。何戒之有。或曰。夫子刪之。後世詞人廣補之。以足三百五篇之數。皆未得其理者也。鄭詩淫者。刪之久矣。指爲淫者。皆以鄭聲淫。一語逆億之也。所謂鄭聲好淫。志世俗靡靡之樂。非詩也。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緯兮。狡童扶胥。裳裳風

雨子衿揚之水。蔓草按春秋傳皆非滌詩。漆有乃護刺之詩。玩士曰。女曰正。勸人語也。

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子之惠也。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蕃賦蔓草。子太叔賦裳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抑賦籜兮。叔向韓起無譏焉。起曰不出鄭志。鄭其庶乎。季札觀樂于魯。謂其細不為其濫也。果桑濮里巷狹邪之詩。則周樂安得備而魯工安得歌之乎。

小序不必盡合古義。然漢猶近古。毛亨毛萇衛宏皆實書論世。卷一 一五 詩清堂 藏板

有授受。特其時代篇次。不無紊亂耳。齊魯韓三家廢而毛詩傳鄭次際。考亭出而毛詩廢矣。馬融鄭玄孔穎達劉焯劉炫疏解毛詩數十家。盡廢矣。考亭曰。舍明白可信之詩詞。而信臆度難憑之序說。夫以漢人視宋孰為可焉。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詩詞明白而何為介之。賜賜與書異。無衣與史記異。召南鄭衛諸詩。與左氏春秋毛鄭諸家異。經生家莫能考。莫敢異議。八股業錮之也。今所傳詩說。魯申公培書。其編次列國。黜魯頌為風。

附幽于雅。雅有正。有續。有傳。朱子弗之及。而用毛其朱子或末之見耶。朱子既斥小序謬誤。何不徵時代核事實。改而正之。大學古本。不當改而改之。何也。

又按隋經籍志。齊詩亾于魏。魯詩亾于西晉。則詩說非申公培乃後人作也。小雅鹿鳴四牡皇華常棣以及伐木。其次第見左傳。而詩說以伐木次鹿鳴。又以小弁為尹伯奇之鄰大夫作。故知非申培書。乃後人心不服朱子。又不敢斥朱子。故托之歟。若詩傳又因詩說而襲之。古篆關文。托子貢。尤為可笑。亦豐坊古

實書論世。卷一 一六 詩清堂 藏板

大學之類也。吾友劉望之著詩論三篇。道詩說詩傳其論變風變雅。皆宋儒之罔言。不特周公頌膚之德。宣王中興之烈。不可云變。洪興之美。武公緇衣之答。鄭伯秦襄同仇之義。晉文林杜之好。謂禮義政教之失。而作可采小雅。怨諷諸什。亦莫非賢臣閔世嫉俗之作也。云變雅。可乎。蓋詩亾云者。詩之教亾也。邶鄘而外。多作于春秋之世。詩何云亾也。宋儒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亾。然雨無正節南山都人士篇。皆作于平王之世。雅

亦未亾也。所空辨也。但望之主詩說而與小序異亦非也。

名穆公賦蕩與民勞。凡伯賦板及瞻旻。芮良夫賦桑柔。衛武公賦抑。皆幽厲之世。蓋忠獻替。故列之大雅。此足見黍離降而雅亾之說非矣。賔之初筵。衛武公為士卿士。幽王沉湎而作列之小雅者。為宴享之戒也。若悔過之詩。則與抑詩皆同。淇奧入衛風矣。

周之國無所謂幽也。幽者七月詩之篇名也。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吹幽詩。祈年田祖。則飲幽雅祭蜡。則

賔音論世

卷一

十二

諸清堂藏板

飲幽頌一詩三用。以器別之。則幽謂之雅。亦謂之頌。云錢飲光曰。公身不在朝。其詩不得列于雅。亦未嘗居魯。又不得列為風。思王業之始于幽。以之名篇。亦猶今士大夫書題姓氏而標其先世郡國也。此言得之。東山亦公詩。其餘皆為公而作序詩者。采附之。其實非幽詩也。

太子宜臼申出也。后與太子見廢。申侯召西戎攻王。是時太子在申而殺其父。申吾仇也。痛恨宜何如。鄭衛秦晉相與。即申而立之。德其立已。遺畿內以戍申。

何為也哉。後人徒以東遷為咎。不知其罪之大者。知母而不知父。懷私恩而忘大義也。抑秦與西戎世仇也。驅山之禍。鄭桓死焉。秦鄭同仇。亦自為也。子秦以岐豐猶曰不能自取也。子鄭以號檜于晉。以河南皆感而報之。亦過矣。文侯之命。徒示弱耳。說者曰。平之東非遷也。廢于申。即立于申。不能有其國。拱手而去之。藉諸侯之師。以居于洛。若太康之見距于羿。不得已而棄冀都。夏陽非盤庚之遷殷比也。遷之云者。周人諱其失國耳。竹書紀年載西戎入周。弑幽王。殺伯

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號公立王子余臣于攜。按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指余臣也。然則攜王平王分立者二十年也。

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及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晉人攻桓叔。敗之。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攻之。立孝侯之子鄰。是為鄂侯。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為哀侯。曲沃三舉而國人不用也。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

賔音論世

卷一

十八

諸清堂藏板

侯。三舉而國人不用也。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

侯。三舉而國人不用也。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

侯弼縉是國人終無叛者至武公滅晉侯殺縉以寶
 器賄周僖王王命之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
 之蓋屢世矣凡六十七年而始有晉陳桓有齊三卿
 分晉不如是艱也揚之水乃忠臣智士痛昭侯之不
 悟託為黨沃之言以聳動昭侯使急為備耳豈有叛
 志而為詩以宣之者况屢世民情若此而云昭侯微
 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是必不然嚴粲曰沃有篡謀潘
 氏陰主之為內應是詩為忠于公者發潘氏之謀也
 凌氏曰素衣朱襪何等服色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
 明見于詩是巧于告密者皆得之矣青衿白首則
 中亦何足與論世哉以上士餘條皆論詩而因論其
 世非為解詩正義也故心入明

寶書會世

卷一

十九

詩經

錄

讀書論世卷二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叅

春秋

周衰上蒸下搖。弑父與君無所不至。而兵車戎馬之
交往往以典禮詞命。遂斥抑之。亦積漸風尚使然而
周魯為最。周共主魯宗國。列國所稟承也。譬如里閭
襍處有巨姓老成人。雖頑梗易為屈服。然周魯之所
以弱而不振者亦以此也。鄭雖弱小。特其詞命以禦
敵。其所以內治自強之道。猶愈于周魯焉。

讀書論世

卷二

論語

張山來曰。今時巨姓老成人。受市井
惡少年之侮。只可婉辭以謝之耳。

諸國強者首齊晉。非謂其地廣大。更伯為主盟也。齊
制國卿以定民始。鹽鐵以阜民財。內政以寄軍令。所
以內治者強也。晉之政在三軍。而上卿元帥。賢才雖
武。故能累世雄長。諸夏然則立國之本。可無道乎。至
于秦楚之強。又自有說。自非聖人文者。必弱。強者不
文。世風日下。惟力是競。後世若晉清談。齊梁詞藻。宋
理學。皆弱道也。

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者

夫人也。則隱為太子。當立。不當讓。又曰。宋武公生仲

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

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明乎立之

者。隱公也。先儒因其攝而賢其讓。予嘗論之。假攝以

欺人。而卒自有之。好名而不終。何謂讓。豈有攝而不

克復者哉。

隱當立。而讓者何居。曰。春秋之世。嫡庶之不明久矣。

仲子之歸。宋以夫人嫁之。惠公以夫人迎之。天子以

讀書論世

卷二

論語

夫人贈之。隱公懼人之議之。而姑攝焉。托於讓。以為
名。故惠公之葬。公弗臨。衛侯會葬。而公弗見。會戎于
潛。而辭盟。皆以讓鳴。不敢專也。後乃稍稍即真耳。雖
然亦拙矣。始即不讓。其誰議焉。然則仲子非夫人與。
曰。非也。手之文。非與。曰。此妄也。陳氏曰。隱無後。是桓
之子孫。託以明其為嫡。而掩其弑逆之跡。左氏不察
而信之也。

左傳曰。子氏未薨。陳凶事。非禮也。是以經二年。夫人

子氏為証也。吳子曰。非也。春秋譏天王。賈臣妾。非讓

預凶事也。國有喪，以告于諸侯，未薨無告，則安從？即無禮不至此。然則夫人子氏，非仲子歟？曰：公羊以爲隱之母，聲子是也。若仲子，則經前後異稱也。何居？且夫桓未君，桓母不得稱夫人。子氏非仲子明矣。左以子氏爲仲子，遂以尹氏爲聲子，而又誤尹爲君。曰：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不亦鑿乎？古未有以君係氏者。尹氏者，周尹氏子氏者，聲子非仲子也。然則穀梁以爲隱妻亦非也。隱母之爲子氏爲聲子也，妻之爲子氏，吾不知也。故公羊之說是也。公羊傳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稱氏

賈尋論世 朱二 三 論語堂

肥世卿非禮也按南山之詩尹氏太師者之後也而魯常時亦有尹氏

公祭鍾巫館于蔿氏而被賊焉。始與鄭戰，狐壤囚焉。賂尹氏而禱于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夫非鬼之祭以求福也，而以此見弑，甚矣隱之惑也。若不朝于京師，不奔王喪，擅征伐，易許田，逐許君，觀魚于棠，多無道之爲，抑亦非賢矣。以舜例申生，新城之死，非孝也。舜不以父命泥井中，灰廩上也，以泰伯例申生，士蔿之告弗去，非智也。伯不以立愛名，遺古公也，其不欲傷公之心，不幾殉父

欲乎而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亦見其志之窮而足悲也已。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順親云爾哉。

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差學射于公孫丁，傳與孟子相牴牾，徵人則孟子薄徵，時則左氏近孟之時所聞，與辭可例，吾說焉，不必問其異同也。差之說爲之斯也，音相涉也，不惟是也。完廩之事，河南箕山之避孟子不辨也，孟子盡性者也，其間見略，孟子之書明道者也，其記載疎，衛心則遺跡，證理則後文略，與疎不足爲孟子累也。抑孟子爲取友訓也，因師以及師，孰

賈尋論世 朱二 四 論語堂

與遠師而遂弗念乎？且夫黨亂以伐君，何禮之云？鄭莊公之無王自交質子始矣，取溫之麥，成周之禾，其不臣豈待縑葛之戰哉？不特此也，縱叔以而期其斃，則不友，普姜氏于黃泉，則不孝，克許故讓而譎其詞，則不誠，以防易許田，而以周公之祀請，則不廉，考叔之獄，不能正而三物以詛，則不道，左氏以爲知禮，謬矣哉。鄭公孫黑肱疾歸，邑于公，其言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吳子曰：善哉，夫貴者不貧，貧

而曰能蓋必有道矣。非君子其孰計之。肱猶惴乎。不能必無亾也。而庶幾其或後焉。是歎器持滿而挹損之。易言天道惡盈而君子謙謙也。今士甫一命而封殖培克。率其子以種怨。嗚呼。治且不免。而況于亂乎。官以立家。祭以成禮。黑肱使黜官薄祭。他可知已。曷之以敬其事。君而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夫豈其襄祀廢禮。貽固陋者口實哉。富者怨之府也。齋服食。急牙籌。終歲穰穰。殖以滋大。衆且伎之。幸速亾焉。而況于貴者乎。且夫貴者之所以富。顧何如哉。猛虎之噬。

論語論世

卷二

十一

論語

也。搏爪血牙。靡勿屢矣。其欲無亾。何可得也。吾殺吾鄉達。或再世焉。或一世焉。或不及世焉。噫。亦三復于黑肱之言哉。

張心齋曰。就黑肱言。摺疊作七段。而意義曲盡。若以漢唐行文。而此獨酷似左氏。可為富貴人。七勸中亦會及之。

楚康王將殺子南。泣其子棄疾而告之。棄疾曰。父死。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亦不為也。遂殺子南。棄疾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棄父事仇。亦弗為也。自縊而死。吳子曰。棄疾非人哉。父死之不卹。而洩命。是嫌。

洩命非忠也。其罪小而與殺其父。倖孰甚焉。王之私之也。私而請以身代焉。王能無動乎。不動則寧。洩君命而逸其父。王誅洩命。則曰君實洩之。又何誅焉。殺父而語其子。王則不順。王無辭也。且身死可以脫。父不猶愈于父子俱死乎。自縊以鳴志。亦晚矣。故精茂之學。不可以已也。抑君子謂楚王於是乎不君。

論語論世

卷二

六

論語

季武子舍公鉏而立悼子。臧孫紇主之。吳子曰。孰謂臧孫知。乃不及申。豐季訪于申。豐豐退。而以其室行。紇嫡季而立之。酒間。胡為乎。紇素惡于孟。亦姑結于季乎。夫豈知胎禍以及身也。孟氏舍秩而立。則以公鉏為援。以仇臧。激公鉏。而紇之禍成矣。紇一言而亂兩家。禍一身。智者為之乎。孟愬于季。曰。臧為亂。紇聞之而戒。葬而除道。甲以住。斬關而出。遂以實孟之愬。而速季之攻。亦何張皇失據哉。抑紇之初。亦以愛立者也。賈與為故。紇兄也。然則悼子。固紇之擬也。以是諛季。空耳。失守宗祧。首竄于邾。防使為也。得乘。

聞以立。天之報施在是矣。據防納蔡而請托于焉。爲能一日忘情哉。故賊孫者不知義。不知利。不知人。不知已者也。防之人要盟于季。而以犯門斬關于國。紀爲辭。詩曰。自詒伊戚。仲之謂乎。

孫林父將作亂而告遠伯玉。伯玉賢者。宐有以斥其邪謀。而但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于君國之事。若無與者。晏子處崔杼之亂。韓厥處欒書中行偃之亂。無討賊之義。亦無死節之心。皆委蛇遜謝。而秉義之士亦莫有以臨難苟免繩之。

讀書論世

卷二

一

讀書論世

者何哉。三代之君臣固未可以後世比耶。

張心齋曰。伯玉五十知非。寡過未能。此正其非處。過處也。至晏子則有獨吾君也。與哉。非其私。匿離。敢任之。諸語。宐爲孟子之所鄙也。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餽。無失禮。晉侯善之。曰。馬侯曰。是儀也。不可謂禮。陳司敗斥其妻。吳是亂禮之常也。叔向譏其母喪不戚。是失禮之本也。以其寔有其名。聖人無如何。以儀爲禮。禮之失也久矣。宋穆公傳位殤公。而出其子馮于鄭。衛州吁欲伐鄭。而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

陳蔡從。宋人許之。君子曰。殤立而不能無憇于焉矣。州吁之請而欣然許之。固願其急於除馮也。所謂君害者。馮公意中事也。經書伐鄭而首宋公。明殤之主兵且當惡也。州吁弑君而莫之討。而私甚自逞焉。故惡之也。次諸侯復伐鄭。則宋來乞師。故曰宋主兵也。或曰。經無貶辭。何以知其惡也。曰。血書之。而是非見此類是也。

讀書論世

卷二

八

讀書論世

非父母家所宜討也。子曰不然。文姜淫于襄而莫問也。衛宣姜惠公母。而齊使公子頑烝之。不可而又強之。而獨哀姜之討何哉。

張心齋曰。古人以鄭衛爲淫風。今觀左傳中。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執狐突。使召之。對曰。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矣。若又召之。教之武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宋顏竣從武陵王駿起兵。元凶劬詰延之。延之曰。竣尚不知有老父。何有陛下。突之語直。延之之語婉。故突死而延之免。偃佐重耳有晉突之死。一王

曠母也明留守指揮李中子讓為燕府儀賓署布政
曠申帝囚失刑讓
亦前父子死矣

陽處父易買季中軍而用趙盾買季怨之殺陽處父
懼而奔狄盾使史駢送其孥史駢故符見僇于季者
也而盾使之何子怨處父之易其位也能不怨其
居此位者乎能殺處父獨不可以殺盾乎盾竊懼之
矣其使駢也蓋逆其怨也而假手焉耳駢之人果欲
殺買氏以報而駢不許駢之厚也盾常人料駢而不
料駢之為君子人也何以知之曰宣子德陽處父淡
讀書論世 卷二 七 論清室

易其班使狐射姑佐盾盾之黨必欲其政出趙氏也
其名公子雍于秦苟林父先知其事之不成而狐射
姑以謀不合懼無援而奔狄先蔑士會怨其倍約而
奔秦箕鄭先都士穀梁益耳皆以殺先克坐誅而舊
臣于是盡矣其新從政者皆盾之私屬朋黨而君益
孤危矣盾懼靈公之見圖而卵翼穿而爪牙之河曲
之戰穿撓史駢而敗其謀盾舍穿而委罪胥甲而放
之既知其無謀又使帥師焉假以兵柄皆所以用之
也望之論甚快

讀書論世 卷二 七 論清室

管仲黃楚苞茅不貢昭王南征不復夫苞茅不貢末
矣昭王至惠王十二主三百四十餘年世遠代更而
以為罪乎是時楚方猾夏蠶食諸姬舍其大而及其
細略于近而追咎其遠何居善聲之以重罪則適足
以擾其怒彼怒而我無如何也我則不競而伯鬪屈
已其何以示諸夏而士盟哉與之以可承開之以可
道楚不我難也既有辭于諸侯而毋遂戮于強敵此
伯者之假義所以異于王者正名問罪之師也

張山來曰與之以可
承昔人亦曾道過

名陵之役。陳轅濤塗請師出于東。懼陳鄭之病也。猶知有國。即焉。鄭申侯賣之。謂齊侯曰。出東方。懼遇敵。若出陳鄭。願供資糧可也。媾齊而忘其國。本齊執濤塗而賜申侯虎牢之邑。濤塗勸城之。而諸諸鄭伯。以為叛而殺之。彼此相賣。皆小人也。申侯得賁而泰。空濤塗之中之也。然專利無厭。楚文王逆之審矣。文王曰。惟我知女子取子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子女。必不免。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噫。楚子智矣。抑專利無厭。安往不可以得禍。豈必小國哉。

讀書論世

卷二

十一

諒清堂

王賜許。許桓公下拜。恭也。天威咫尺。敬也。宰孔所親。悉也。歸而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齊侯有後言矣。以是知象恭不足以動人也。震而孫之。有九國而與于一。豈誠也哉。穆姬局買于晉侯。且納羣公子。夷吾悉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又背中大夫賂。不與列城。及開糴云云。則秦師之出。姬有力焉。明矣。及獲晉侯。姬以太子帶。弘女簡璧。登臺履薪。免服衰經。逆且告。

以身死。請晉君。若劫質其子女者。以是知穆姬奇女子也。始而怨之。既而憐之。操縱之間。才略偉矣。讀傳者。知其請君。不知其與謀與師也。履薪示自焚之狀。解者。憐以為發。豈認矣。舍梯而履薪。何為者乎。

然山來自左氏自注。登臺後。晉侯各原無以驚為懼之說。

苟登臺。是鄭賈其寘楛中。以出之。未行而楚遣帶歸。賈人如晉。營成而善待之。賈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不可以厚誣君子。遂去。適齊。君子曰。負義者。實受其惠。且猶沒焉。帶視賈如實出已。優矣。然賢大夫也。賈

讀書論世

卷二

十一

諒清堂

何人知有利耳。乃不有其功。而恥居于誣。彼縉紳先生。冒功邀賞。以誣其君。若為人謀而沾沾市恩。斤斤責報焉。噫。曾賈人之不若也。弦高之略。與是賈之誣。鄭多良賈哉。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教鄭人圍許。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公子班乃立公子緡。鄭人殺緡。立髡頑。樂書曰。鄭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乃歸鄭伯。鄭伯殺申。英宗之北。昭景帝代立。于謙使宣於也。先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夫不急君君之。所以歸也。英宗復

辟乃殺謙申與謙其略同其事同其忠而得禍亦同
哀哉抑申以謀善未任政也立縉者班立兒頑者男
人申有罪焉且鄭伯遺歸非有漢北之苦南內之網
七年之久而遲毒于申不知其身之得歸者則申計
得也

之設變書欲因皇以待卻至不從遂怨之夫人
臣謀國苟濟于事不必其出于我也况軍事成敗宜
宜協焉至言驗矣亦又何慰邠之戰伍參欲戰孫叔
敖止之不聽及出陳也敖趨之乘晉以敵愾為急而

讀晉論世

卷二

一三

論清室

不以護前為心斯賢者也書使公子茂告公曰卻至
實名寡君又誣其奉孫周以事楚而以至之趨風楚
子以誣之使孫周見至以實之噫怨之毒而譎之至
耶卻氏滅而書執公而殺之是可忍也何有於卻
襄公如楚季武子取季來告以下人將叛故取之公
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股晉國吐段之事實制之惟子
所利何必下子之謀何謂焉昔哉乎榮成之應變也
季取下而誣之以畔此飾說也公不能無怒榮成以
為公怒而無如季何也祇激怒耳迫而許之此韓信

請為假王而子房躡足之計也襄公無漢高之敏而
榮成代為子房歟

弗援佛胥皆畔人也而不狃魯臣尤安淡絕夫子皆
欲往而不狃曰夫名我者而豈徒哉則似不狃之
為有心人也及吳師魯以孫不狃同在吳輒勸
伐魯不狃斥之曰魯不狃與魯同而伐之
奔命焉死之可也明託也則隱以小惡而覆家國不
亦難乎又諫吳君不聽率吳師從險道欲使魯知而
備之由此觀之猶有宗國之恩焉此其能召夫子而
夫子取之歟

讀晉論世

卷二

一日

論清室

昔荀吳伐鮮虞鼓人請以城叛吳不許曰不可以欲
城而邇奸使鼓殺叛人而繕守備謂軍吏曰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此可與乎
敵而教民矣竇建德斬滑州叛人何真京東莞叛奴
猶第二義也雖然仁義之師圍之弗克豈待三月鼓
人請降見其民猶有食色使之修城食竭而取之不
亦偽乎獲城弗取則如弗攻及鼓子歸而叛吳帥師
偽緝者負甲襲而滅之又何詐耶

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繫為駮乘。豹將殺公孟。以語宗魯。使勿與乘。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借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可也。豹殺公孟。宗魯以背效之。俱死。琴張將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何弔焉。夫感豹知己。似仁。知死不避。似勇。周事不泄。似信。有不以宗魯為賢者哉。然失身于奸回。受利以隱忍。史人之亂而陷主于死。聖人之所謂盜賊也。雖然。濡染于利而不能去。古今

讀書論世

卷二

十五

論清堂

附勢苟祿者之恒態也。然莫有肯言之者。而宗魯不諱。後世之人。或洩言以負豹。或佚身而逃死。不則為豹間。而賣公孟。以違賞。且為之也。然則宗魯猶古之盜賊歟。

張山來曰古之盜賊句冷而刺

士執奔秦論樂氏之亾。不在嚴而在盈。秦伯曰。何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夫書弑厲公。亂臣也。讓卻至。僉人也。而能得民以保其世。甚矣。三代之世。民為重也。陳恒成師皆

亂臣也。竊國而代之。以得民故也。

士鞅曰。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書所施沒矣。而

厲之怨實彰。叔向曰。桓子驕秦奢侈。貪慾無藝。空

及于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懷子盈改桓之行。修

武之德。可以免。而離桓之罪。以亾于楚。自哉。論人事

亦天道也。彼祖德未泯。而已孽未彰。其倖免者。時未

逮耳。然則積善貴以世哉。

荀偃與樂書弑厲公。夢與厲公訟。戈隊其首。及伐齊。

生瘍于頭而死。沈約夢齊和帝拔其舌。亂臣賊子。有

讀書論世

卷二

一六

論清堂

時見誅于鬼神。空有之。偃卒而視不合。范宣子撫之。猶視樂榘子曰。為未卒事于齊也。撫之矢。嗣事于齊。乃瞑而合。甚矣。傳之荒也。人之初死。恒未即瞑。氣盡。乃瞑。豈有所遺憾哉。况偃以厲公之夢。又聞巫事之言。預知必死。故逞志于齊。以倖功耳。於齊無不戴之。仇于晉。無社稷之慮者也。豈以此瞑乎。盈言罔矣。宣子自咎曰。淺之為丈夫也。似以偃為社稷臣也。亦陋矣。雖然。皆左氏之誣也。

穆姜擇美積為觀。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傳謂虧姑以

成婦。逆莫大焉。及定。姒。無。楸。匠。慶。請。木。文。子。命。之。略。匠。慶。遂。用。季。氏。蒲。圃。所。自。樹。之。楨。季。孫。不。能。止。也。莒。僕。之。賂。行。父。曰。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謂。齊。懿。公。已。則。無。禮。而。討。人。而。兩。無。禮。于。君。夫。人。何。也。妾。衣。馬。粟。之。儉。而。何。有。于。葬。當。于。生。而。殖。于。死。儉。于。已。而。略。于。人。君。子。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蓋。快。之。也。匠。慶。謂。子。爲。正。卿。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善。哉。呂。夷。簡。所。以。不。得。不。言。卽。此。也。

宋。寺。人。惠。精。伊。戾。諱。太。子。產。以。其。享。楚。客。也。坎。牲。加。讀音論世 卷二 詰清堂

書。而。聘。告。于。平。公。謂。太。子。將。爲。亂。與。楚。客。盟。向。戍。爲。徵。曰。固。聞。之。遂。廢。產。而。立。佐。爲。太。子。佐。惡。寺。人。柳。華。合。比。請。殺。之。柳。用。坎。牲。埋。書。而。告。公。謂。合。比。盟。于。此。郭。納。亾。人。華。亥。爲。徵。曰。聞。之。久。矣。二。事。如。一。轍。而。重。見。于。平。公。前。已。悔。之。烹。伊。戾。矣。而。柳。得。踵。其。故。習。何。公。之。黜。也。華。亥。之。徵。亦。左。師。已。事。也。戍。旣。比。于。戾。以。殺。太。子。而。責。華。亥。曰。喪。而。宗。室。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毋。獨。斯。喪。女。其。良。哉。噫。何。戍。之。明。于。責。人。也。太。子。國。之。宗。也。其。爲。城。也。大。矣。大。宗。之。弗。卹。而。謂。亥。

弗卹其宗乎

孟。僖。子。病。屬。其。子。說。與。何。忌。學。于。孔。子。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也。集。註。曰。南。容。謹。敬。叔。按。容。名。緝。又。名。适。不。名。說。史。記。弟。子。傳。亦。不。言。南。容。爲。僖。子。之。子。懿。子。之。兄。也。惟。索。隱。註。云。僖。子。之。子。仲。孫。閱。是。朱。子。蒙。索。隱。之。誤。也。家。語。檀。弓。皆。云。南。宮。敬。叔。以。富。得。罪。奔。衛。反。載。其。寶。以。朝。夫。子。有。喪。不。如。速。貧。之。議。則。敬。叔。猶。三。家。汰。侈。之。習。以。罪。出。奔。豈。得。謂。免。于。刑。戮。者。乎。亦。斷。非。三。復。白。圭。之。慎。者。矣。然。則。敬。叔。非。适。也。一。名。緝。又。名。适。一。名。說。又。名。閱。兩。人。不。相。涉。也。

季。氏。出。其。君。史。思。謂。趙。簡。子。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爲。庶。云。云。夫。廢。典。盪。虛。天。之。道。也。此。對。人。君。語。耳。墨。斯。言。也。悼。魯。乎。張。季。乎。毋。乃。勸。趙。也。蓋。趙。一。季。氏。也。子。胥。之。鞭。平。王。尸。甚。矣。哉。父。吾。父。君。亦。吾。君。也。伍。氏。世。楚。臣。君。有。失。德。國。且。危。亾。祖。父。直。謀。志。欲。存。之。而。已。一。朝。而。亾。之。如。父。何。郎。公。之。弟。以。王。殺。其。父。欲。害。王。郎。公。曰。自。敵。以。下。則。有。仇。若。皆。仇。君。何。上。下。之。有。

鄭公知義矣。以直報怨。何不尸無忌而滅其家。汚其宮。而死若是仇乎。至求用于吳。而構其骨肉。爲公子光進鱗諸。以行賊。何警耶。屬饋之賜。毋亦魚腸之報乎。

張山本曰。已欲復仇。而先構人之骨肉。以自害。此舉非本二語。其爲。

夏姬之天申公巫臣。正言以規楚。莊宣言以怵子反。而卒以術自取之。秦楚仕晉。其族盡爲子反所殺。甚矣女色之禍烈也。尤異者。吳裔口之國。車書會盟。不通于上。國巫臣爲晉聘于吳。教吳乘車戰陳。教之叛。

讀詩論世 卷二 二十

楚子重子反。疲于奔命。吳楚之難。自茲始。得通于上。國亦自茲始。皆巫臣爲之。而實釀于夏姬。桑中之約。嗟夫。一婦人而關人之族。滅國之亂。亾若此。未有甚于夏姬者矣。

嬰曰之諂。千古震稱。左傳趙朔死。嬰齊通于莊姬。原同屏括放之齊。莊姬譖于晉景公曰。原屏將爲亂。樂卻爲微。晉遂殺二子。朔子武從姬畜于公宮。以其出與祁奚。以韓厥言。乃立武而反其田。無所謂屠岸賈也。司馬遷謂賈有寵于靈公。景公時爲司寇。治靈公

之賊。誅盾子孫。韓厥教趙朔亾。朔不育。賈遂攻趙氏。于下宮。殺朔。同括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養宮中。賈索之。匿袴。以免。嬰曰。取他人子代之。匿武山中。十五年。厥因公疾。請立之。子按樂書。將下軍。朔已死。不與同括之難。嬰齊在齊。亦不與之同死。晉侯逾年。夢厲爲祟。背言之。疾安得十五年。而景公乃因疾立武乎。左史不同如此。吾不能不據左而廢史也。

讀詩論世 卷二 二十

諸侯會于宋。以弭兵。楚人衷甲。欲以擊晉。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信。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廼建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按春秋之亂。無所不至。而交鄰克敵。猶不至于狙詐。則先王之命。伯主之盟。足恃也。屈建三言爲治道。人心書。是荆舒之道。五伯之罪人也。魏之會。趙武曰。信以爲本。循而行之。如農夫。是穡是麥。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賢哉武也。秦漢以後。英主謀臣之趨利。罔不由建三言啓之也。樂氏之難。叔向以弟叔虎。殺其身。祁氏之亂。叔向以子伯石。遂喪其族。而向毋皆預決之一。則豺狼。則龍蛇。何奇中耶。雖然。毋美而生。必龍蛇。此何理也。

不聞美者悉凶德子也。子之似母者性也。向之賢不類其母無有于性。何有于貌。謂夏女淫。無貞女可也。而曰鍾美于是。將必大有敗。夏姬之敗。業有然矣。女又何敗焉。向卒娶之。宜其不信斯言哉。向之母初欲娶其弟。向曰吾母多言。吾懲舅氏矣。始者固甚。

邪黑肱以濫竽奪音。曰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

讀書論世 卷二 三三 論精堂
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氏。將實力焉。故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噫。此春秋之微旨歟。蓋名者。聖人持世之大機也。好善而惡惡。好名而惡毀。差惡是非。天性之善也。故曰名教衰。貶者。聖人所以盡人性之妙用也。不義以得名。奸宄雄心。恒微倖焉。恒溫所以甘遺臭也。然溫亦矯詞耳。枋頭之敗。何臭不可掩。而必惡而諱之。且怵孫盛以家門之禍耶。
張山來曰。桓溫所諱者。敗耳。非善惡是非之謂也。使枋頭戰勝。寧畏孫盛之筆耶。
古有臨難自免。不失為義者。後世則專以死為義矣。

即不接于道。然猶知有名義也。後世舍義而用智矣。予嘗謂忠臣孝子節婦義士。多成于愚。甯武子愚不可及。仁至義盡。非大智不可。誠忠篤孝。雖愚而實智矣。

叔向之囚。樂王鮒欲為之請。叔向不應。以待祁奚。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仇。獨遺我乎。向之不肯活于鮒。義也。而謂從君者何能行。有旨哉。小人之從君。未有能行其志者也。王敦死。王合欲投王舒。王應勸其投彬。合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

讀書論世 卷二 三五 論精堂
何而歸之。蓋彬嘗斥罵敦也。應曰。此乃所以左往也。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非常人所及。觀衰危。必與擱。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後舒果沉合。而彬具船以待。此與叔向語相發明。君子行義。論理之公私。不較其人之親疎。論事之當否。不因其時之盛衰也。
洪秋士曰。詩書是二帝三王之事迹。詩公而春秋作。則無義矣。春秋乃聖人精義之書。左氏無識而文甚。工學者所宜辨正。晴。
讀書論世于是乎在。

讀書論世卷三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湖山來叅

戰國

春秋戰國之交志節凜然而功亦偉者申包胥一人而已。秦本無救楚之心。哀公為賦無天而師出以破吳。存郢者七日之泣。義激之也。其後則王蠋一死。唱齊民以復七十二城。亦卓然矣。世稱魯仲連。超然富貴利祿之間。吾謂特高于儀秦輩耳。義不帝秦。輕世

讀書論世

卷三

一

論清堂

肆志而駭城一書。勸燕將以罷兵歸燕。又勸以畔燕歸齊。雖為齊計。亦豈知有人臣之節哉。魏安釐王問高士孔子。願曰。世無人也。抑可為次。其仲連乎。王曰。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其旨微矣。

豫讓之死。俠矣。義則未也。夫委質之義。而以恩遇為報。稱也。哉。是二心之尤也。而曰以愧天下之懷二心者。彼則無愧。中行故智氏。中行之仇也。事其仇。以要國士之遇。安之乎。且所貴乎國士者。必能救國。公已國亂。瑤之不仁。輔果知之。韓魏之反。絺疵知之。讓誠

國士。胡不間有建白乎。以死報智伯。是戰國之士。所謂捐生以自俠者也。

韓非子曰。豫讓為智伯臣。上不能使之明法術。度數以避禍。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乃敗其形容。為智伯報仇。而實無益于智伯。此吾所謂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上之按韓非當日之論。則已然矣。

所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也。沫以逆于順政。以私害公。讓以俠快仇。軻促燕之亡。而專諸推刃門庭。助成弒逆。是成濟之抽戈。張衡之刺刃也。吾嘗謂子產有罪焉。惡其為亂賊之由也。

讀書論世

卷三

二

論清堂

張心齋曰。有功世道之論。孟子得齊而用之。其王果反手乎。曰。有其理矣。雖然。以好色好貨之宣王。能無一暴十寒乎。以區區愛作之仁。得無杯水而沃車薪乎。夫孔子相魯三月。而鄰國聞之。而况齊之左右及四方。游談之至者。罔弗聞也。且孔子之門。皆奇才也。回賜由求。無論已。公西之歷聘。樊遲之能戰。孰非可與成功者。孟子無一焉。而

歷聘樊遲之能戰。孰非可與成功者。孟子無一焉。而

况強敵之兢兢說士之狙詐什伯春秋也吾慮夫王齊之難也

沈同伐燕之間以私昏也孟子曰可伐幾勸之矣及人以爲勸乃始云云夫顧夷之役夫子之斥求反復無遺孟子即何不于同之間直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以杜其端乎初疑孟子特工于文耳繼思之孟子有淡衷焉齊之伐燕遂事也即沮之庸遂已乎孟子姑微許之俾齊王不吾忌也或載與俱行則所謂算食壺漿以迎者必有道以徠之水火之厄有道以拯

讀書論世

卷三

三

論衡堂

之旄倪之係重器之遷不待後之反之止之也豈尋之策不待謀救燕之師不待弭也而宣王不然是犬失孟子之意也區區勸齊伐燕非孟子之義止齊伐燕亦迂而非孟子之所出也
樂毅旬月下齊七十餘城而莒卽墨兩城五年不下蘇子由謂田單助敵守之堅故耳不盡然也夫天下雖極盛之世未有倉猝一舉遂收萬全之功者况天不欲亾人之國必有持敗以爲勝垂亾而僅存者倚伏之機非人力之所預也王蠋之死樹下王孫賈之

呼市人田單之悉力抗守全齊之士心可知也天不獨無亾齊也直將興之以法章延之以君王后且四十餘年而樂毅強弩之末遂能殄滅之乎彼子瞻以殺欲以仁義服之咎其國王不成不足以伯亦過論矣然以殺視起吝之徒則當時之良將也初以莒距以卽墨阻燕者卽平之大夫卽墨大夫敗死田單乃起而守之由以二城不下皆以爲單之功亦漢蘇秦之激怒張儀而陰使客厚資之以入秦謂懼其敗從約故用之也夫誠慮其敗縱方利秦之無人焉以儀之才顧速使之乎欲其毋敗縱也盡厚禮而情告之輸誠而資給之儀當感也豈儀可以激不可以情告乎儀小人也小人易于背恩而難于釋怨安知不恚其辱而惡其詐乎秦之爲此蓋顛倒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示之不測以激斥其心術士相軋之故智耳敗縱兵否初未敢必也卒之儀相魏相楚皆教之事秦其在魏也尤極言縱之爲患斥諸侯恃詐僞反覆之蘇秦安在其不敢縱乎敗縱之慮蘇秦姑謬語之蘇君在儀寧渠能乎亦姑謬應之噫此其所以爲傾危之士乎

讀書論世

卷三

四

論衡堂

趙括之母知括之不可將聞之其父也奢之言曰兵死道括易言之必破趙而母之對趙王則曰其必為將所奉飯飲而進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盡以予軍吏士大夫不問家事今括為將軍吏無能仰視王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願王勿遣此數言也古之善論將者無過也奢以其易言虞其輕躁耳藺相如言徒讀父書不知令變耳而母獨推及其營私蓋為將之本恭儉仁廉所以得士也且婦人之志營私而已見及于此不亦

讀考論世

卷三

五

趙括

異乎

秦國邯鄲趙末教于魏卒也信陵樹其功而其間會仲連之意氣毛遂之合縱侯生之效謀朱亥之奮勇毛公薛公之語義色色見奇矣然不如平原君豹一言之為愈也趙欲受上黨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使是言見信不亦曲突徙薪之計哉是言也春秋賢大夫知道者始能及之六國之士何足以語此哉戰國之士俠則虞卿而非信陵孟嘗之謂也忠則王蠋而非屈原之謂也儒則孔子順而非荀卿之謂也

高介則太史敦而非魯仲連之謂也謀略則虞卿陳軫卿為趙制秦言無不中屢脫相印窮愁著書誰及者哉賢將則樂毅也夏侯氏雖譽之過而孔明以自比要非起剪頗牧之倫矣文章則孟之粹莊之奇韓非之峭嚴屈平之淵雅皆絕千古焉吾惜夫虞氏春秋不得而傳也

讀考論世

卷三

六

趙括

宋真宗澶淵之役旦還居守十日未有捷音命立太子同一遠慮予謂頗相如直年少盛氣耳安得老成老成則勸王無行矣苟嫌其示怯則狎虎以為勇而趙避之為不屑歟秦虎狼也誘魏公子印紫楚懷王留楚公子完何邱于趙王頗相如逆知其至危而甘以其君為孤注老成者為之乎故非澶淵此也又非若沛公蒲上不得已而謝鴻門為脫死計項羽之不忍項伯又陰為之地若趙則安所持哉相如徂完璧之事秦無若我何乎璧在廷而碎之可也璧潛歸而

身死亦可也。王非璧也。王方在坐。身不足卹。其如王何。故始之往。孟施舍之勇也。擊缶之爭。北宮黝之勇也。王之歸。倖也。非相如也。其後之屈于廉頗。則真大勇矣。

張山來曰。揣情度勢。足使相如心服。

戰國之時。有富貴無廉節。有權變無恪守。乃吾得二人焉。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安陵君遣縮高。許以爵。安陵君曰。小國不能必其民。使自往請之。使往縮高。高曰。君將使高攻管也。父

讀書論世

卷三

詒清堂

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非君所喜也。信陵君怒。命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且帥師造安陵。安陵君曰。吾先君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授太府之憲。曰。臣弑君子。弑父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臣。臣子不得與。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不敵行。縮高聞之。曰。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可使吾君有魏惠手。自刎而死。信陵君乃縞素辟舍。以謝賢哉高也。其不欲教子以貳。

與晉狐突同。而所遇之難。實倍之一。死全安陵。死而有利于國。一王蠲也。不以官爵動其衷。不以威力易其守。諳于主臣之義。而無疚于父子之間矣。彼安陵君。何人。稟先君之憲。而致嚴于臣。臣子之愆。周季所借見也。其始謝曰。安陵小國。不能必其民。其能必于民者。素矣。其諒高之不自負。之客。又抑何蘊藉也哉。

讀書論世

卷三

八

詒清堂

人秦項之際。田儋兄弟。更迭為雄。橫死而不屈。身殉者五百人。然則六國士氣。齊獨輸然矣。秦并六國。吾謂非兵將之強。而其君若臣。無弗強者。自孝公歷數世。以及始皇。皆悍然勇毅。以積成其國勢。燕胎齊宜。趙惠文。頗有賢聲。以當秦營。儒生。強。賦。奚當乎。武靈雖而無略。內亂身死。豈足有為。秦之臣。商君穰侯。應侯。皆竭其智力。有所營建。而執之重。農立法。尤得富強之道焉。六國游談。反覆皆苟一時之計。卽不賂秦。卽無敗。縱約能無亾乎。蘇氏曰。以事。

秦之心禮天下之豪傑以賂秦之利收天下之謀臣夫立國無本即豪傑無所用之况裨闈之士安有豪傑哉

漢秋十三國商鞅重農立法皆極其本也立國以本但本亦有辨

秦之經略倣似矣吾謂燕秦為市尊而遊于六王莫適也張之反覆而顧始終為秦宗之幸也

魏冰叔論范雎遠交近攻其先世寔以未嘗遠交故能得志使當日通好中國歲尋會盟得竭其財力以奔走于道路又何暇畢力耕戰之務致富強而兼天

讀警論世 卷三 九 論精堂

下哉此篤論也子嘗謂富家翁厚自封殖必盡絕交遊親鄰之往來而後能工其聚歛又如著述者必杜門斷絕交結燕會之事而後能專力以成書不惟秦吳自申公巫臣教之車戰送強食中原初亦止自治其國而已必遠交者唯之時又一時也

燕山來封先王有送行送燕之事是為國以禮也本叔聚歛之文耳

秦

博浪之椎重百二十斤即力士大勇伏隘豈能飛運若彈丸之脫手而中其副車子季聰若曰此必設

機牙如世之搏猛獸者使自踐而觸之不手舉以擄亦不必身在也

王止堂云沈括曰余攷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升計古秤三斤當今十三兩蓋斤當今四兩二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是博浪之椎當今三十二斤半耳有力者似可舉

娠十月而彌而始皇以大期生夫不及期可疑也既先六國亡耳然則政固若葉子耶曰不然史臣豈不知大期之為踰而書之以自相抵牾蓋政之生本不及期不韋與太后懼洩而故隱之至大期而乃以生

讀警論世 卷三 十 論精堂

子告以揜其跡耳史故因之若曰是欲蓋而彌彰云爾

秦法有失入無失出趙高有罪論死而始皇赦之古今廢立者多矣始皇二十餘子獨立少子胡亥高之為天之命也高說李斯廢扶蘇與宇文述說楊素同二世之殺諸子與隋兄弟相戕同惡聞冠盜以告則殺同望夷江都之禍又同承割據而混合之而藉手以授唐漢則又同天之與人國有裂之為毆除者有併之為假手者

秦之不仁古未有也世徒以變法罪夫封建井田道
 之窮勢之極也變之可也變古文後世仍之變王號
 人主安之策長城萬世利之秦罪其在焚坑乎縱橫
 名法之以國弄也矣其儒而况盧生方士之屬乎秦
 而簡漆藏之易耳五經而外莊列申韓之類具在也
 秦焚書而未焚也秦之罪在不仁三族之夷踵而增
 烈焉嗚呼孔子謂為備者不後而况于赤族乎哉
 二世之疑邯也高為之邯之去秦也欣長史勸之高
 讀諸論世 卷三 十一 新清室
 在內而邯不得為于秦檜在內而飛不得為于宋其
 勢同也邯獨幸而聽欣耳雖然有為欣以說飛者可
 聽乎曰否宋非亡秦擬邯可去飛不可以飛飛去則
 宋亡邯即不去秦終無以存然則金牌之名弗還乎
 曰戰而勝還受誅可也不勝而死殺飛志也不猶愈
 于護死乎故邯之事吾幸之飛之事吾惜之
 或曰唐睢之怒秦王也時百有餘歲矣應不長死子
 曰不然人不知義則懼怯畏老而彌甚今青年者
 多諱忌血氣衰也惟持志以養氣則集義所生直剛

大而不佞聖賢之學即不可及而忠義之士志與氣
 合亦自毅然魏王祥拜爵于晉宋王琨受爵于齊周
 賁職供職于隋皆年在耆老曾不思耆老之人即苟
 活現顏曾幾何時蓋志氣不足耳漢龔勝有言且暮
 人也當以一身事二姓皆幸勉不肯以數年之命而
 虧高節皆審于義而善授命矣褚炤謂彥回作中書
 郎而死當是一名上明德不昌乃有期頤之壽壽考
 人所祈祝由君子論之壽固有不幸者
 漢
 廣書論世 卷三 十一 新清室
 漢武之右儒公孫弘實啓之弘請置博士弟子補郎
 中文學史通一藝皆得選補而勸學之典與漢武之
 求仙司馬相如寔啓之相如且死遺書勸上東封而
 封禪不死之說進夫人臣進說于君可不慎哉子嘗
 謂詞之無益賦為首詞人之無行相如為魁世徒以
 漢人喻矣之意知其不迨收豕翁也
 漢武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以鼓動天下之士百餘
 年間一經說至數百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令甲
 所在亦利祿所驅明有天下以時藝設科時文之廢

以億萬計。講說一遵集註亦不下數十百種。夫尊經王化也。窮經聖學也。一為利祿所驅。至魚爛不可收拾。亦勢使然。特漢取士多途。而明僅一科舉。人人經學。寔人人俗學也。

武帝作沉命法。羣賊起不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此後世通弊也。武帝末大盜羣起。遺繡衣之使持斧斤。斬于郡國。乃勝之光。

續書論世

卷三

十三

論清堂

武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攻劫。害長吏。郡縣追討。則解散。去復屯結。乃遣使者。聽盜自相糾捕。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曲避故縱者。皆免。郡縣以禽討為效。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不收捕。及長候。州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為殿。最推蔽。置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使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于吏治。後世人主尤宜法光武哉。灌夫不良。疆禦者。即驩于魏。其亦何必以丞相為重。

而竊竊焉。望丞相一過。魏其迨丞相不來。則又退。焉復過丞相而促之。夫以丞相之權貴。足以重魏其。意中惟有一權勢。豈所稱丈夫哉。且飲酒之際。率其忿。猶蚡欲案之。以受淮安金。事曾持之。此何等事。而而蚡可屈以解乎。勢不兩立。強者先勝。滅族之禍。宜矣。然魏其亦有罪焉。大臣失勢處之有道。夫婦示牛酒。灑掃亦鄙矣。况武安欲奪其田。不能忍而拒之。武安患矣。又仍可交驩乎。

續書論世

卷三

十四

論清堂

知其有益于光也。光之威權重矣。百寮震懼。人主察心。延年以一御史折之。則宣帝畏光之心釋矣。夫人臣莫危于君之畏已。而得不畏之形。以自解。何益如之。于公此語。即裴譔于郭汾陽之說也。代宗山陵之役。禁人屠羊。汾陽諫人潛殺羊。譔奏之。或曰宜為郭公地。譔曰公功高望重。吾發其小過。以明公威權不足。良上安天子。下安大臣也。然于公意。蓋特指江陵怙耳。夫惟賢者知道。乃能滿而不溢。高而能損。江陵怙權。惟恐百寮之不我畏也。而決人主以禍之。惟恐人

主之不我從也。而內挾太后以持之。陰結馮保以助之。其有微詞異議。涉于彈斥者。力掎擊之。又安宜以不喪之形自解乎。卒之苾刺之嫌。見嫉于人主。而鬼保同不免身家之隕。易所謂冥升而無不息之貞者也。壯固而昧觸籬之羸角也。悲夫。

霍光以太后省政。空知經術。令夏侯勝以尚書授太。后經。夫經生皓首。無當治理。而望之女主乎。當日之政。咸出于光。于太后何有。然光非若王莽托經術以自文也。蓋有動乎久陰不雨之說耳。則何不身自受。

讀書論世 卷三 一五 論新堂 藏板
經。即此亦不學無術之一驗也。
張山來曰。不學無術。亦史家論斷之詞。安知光不自以為通經術乎。

太后師事勝。勝卒。后素服喪之。師儒之重。古未有也。后上官氏安策父子之謀逆。昌邑宣帝之廢立。從容鎮靜。儼然其主。坤厚載物。漢一人而已。章帝為太子。受尚書于張酺。及為帝巡幸。引酺先備弟子之儀。使講尚書一篇。亦異典也。

趙廣漢。甘延壽。黃霸。三人相繼守潁川。皆稱善治。廣漢用智而近嚴。霸用德而好名。風風神爵。數集郡國。

潁川尤多。詔褒霸治。稱其國孝弟貞順。讓畔拾遺云。云及為丞相。京兆舍鵬雀飛集相府。以為神雀欲奏之。為張敞所舉。言其條教讓畔貞孝。有名無實。假令京師行之。是先天下以偽也。上以敞言勅之。霸乃大慙。然則潁川之風。安知非京兆舍鵬耶。孝弟貞順讓畔。諸政。毋乃長史守丞相與偽之耶。薦外戚史高為太尉。為上所許。史謂功名減于治郡時。豈特其才之不逮哉。

讀書論世 卷三 十六 論新堂 藏板
張山來曰。後世官左遷。或罷者。往往百姓扳轅臥轅。想長吏。蓋當亦是潁川黃雀之類耳。

望之受遺輔政。以恭顯擅權。謂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空罷宦官。以應古制。史高與恭顯表裏同疾之。鄭朋欲附望之。頗相接。待後知其傾邪。謝不與通。朋更附許史。陷望之。神宗踐祚。高新鄭欲政歸于闕。謀奪馮保司禮權。此望之遺直。張居正陰洩之。保遂比保。願高與馮保表裏而不嫌。為史高初附新鄭而不嫌。為鄭朋朋小人不足道。居正自處如何而若此。

望之以師儒之尊。見賊于恭顯。或各其剛直。吾謂望之剛而不勝。福直而不勝私也。韓延壽為左馬。卿何

罪而以放散官錢按之丙吉以既赦無考而望之不
置非忌延壽之以盛名承其後乎狀壽昌設常平倉
仁政也而故非之吉賢相也而故輕之倨慢以遇之
太以爲三公非人三光不明休休之謂何夫身自媚
嫉而欲媚嫉之莫乘其後乎疏廣疏受孔霸皆帝傳
也望之不能如二疏之去宜爲霸可也帝以舊恩賜
霸侯爵欲相之霸皆不受欲用爲御史大夫讓至再
三史稱霸謙退不好權執賢于望之遠矣望之宣帝
時少府出爲左馮翊以左遷移病不行帝諭意曰欲
更治民試之于三輔乃起視事非急急于權位者哉
初一致廷尉救之而出見幾而作宜無俟終日而自
詒伊戚遷之初六所爲尾厲也

讀書論世 卷三十一 十一

典之書曰并以正漢宋也其詞甚辨吾未嘗無取焉
然宣帝父祖竟加以惡謚而帝不以爲嫌則非後世
一意推尊而無所顧卹者抑賢已哉
廿延壽陳湯矯制發兵討郅支功莫大焉石顯匡衡
同阻其封以爲懼後使者之微幸而不虞有功者之
解體有略者之袖手乎郅支殺漢使據康居強梗侵
暴大邦爲仇二人不費朝廷而殄滅之呼韓邪歸命
來朝此其效矣劉向一疏云貳師糜萬億四年而獲
駿馬武帝舍其過而封之何衡之謬耶嘉靖時會統
河套之議不必有成然出自宸衷夏言史之嚴嵩
傾言殺統統豈有矯制之罪若湯延壽哉然猶藉口
啓邊警也萬曆末邊事孔棘王文龍一將孤軍復
烏鎮朝廷無道鐵度支無輓粟而廷議抑之請援不
子始而熊廷弼以王化貞部將嫉之終而袁崇煥殺
之楚殺范增趙殺李牧使行數萬金爲問不工于此
也
矯制生嬰持之有說公卿之議亦皆附顯及成帝初
衡猶以湯收康居財物及言事不實下獄論廷谷永

讀書論世 卷三十一 十一

疏請猶奪爵爲士伍。漢固少恩而衡于湯。斷不許。要必有私憾焉。烏孫國段會宗百寮議數日不決。各湯問之。指掌而計。不爽毫末。乃得爲大將軍從事。漢法真寡恩哉。

王嬌之事。詩人以爲美談。才士借以感遇。而不知其不足齒也。嬌以良家子入掖庭。數歲不見御。因呼韓邪來朝。勅賜五女。乃自請行。單于號寧胡閼氏。生男爲右日逐王。呼韓邪死。偶其前閼氏子復生二女。金曇子曰。祇緣曠生怨。怨生忿。甘心背君父。而身地異。

讀晉書

卷三

一

讀晉書

城。狗彘行也。信哉。蘊于掖庭。而泄于穹廡。無復廉恥。王安石詩曰。漢恩自淺。口自淡。人生樂在相知心。又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瓊城莫相憶。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呂居仁云。人生有相合。不論口與泰。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昔善言昭君。哀曲然爲昭君解嘲。亦且爲學昭君者藉口也。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容。後世之爲昭君者。何限。非有豐容艷飾。足以傾城也。徒抱纖媚之姿。小寔于際遇。輒忿怒填膺。而托足瓊城。然曰。失意使然也。彼既遇者。何

音居椒殿之中。備妃嬪之列。榮其父母。施及姻宗。顧何所怨憤。而遽會乘機。呈身獻媚。昔君父者。一么鹿王嬌。足道哉。抑是果樂在知心乎。而或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矣。但取眼前好乎。而既生既育。比于子毒矣。淫奔于始。不免被棄于終。此垓以復關之婦。所以見笑于兄弟也。

司隸校尉解光言。成帝幸許美人。史曹官皆生子。爲趙昭儀所害。請事窮。哀帝免趙氏兄弟爲庶人。議郎耿育疏言。成帝自知末年生子。萬歲之後。未能持

讀晉書

卷三

二十

讀晉書

國必制于女主大臣。故內斷于心。廢后宮絕後嗣。以致位陛下。今乃誣先帝傾惑之過。成寵妾妒媚之誅。失聖主遠見之明。負先帝憂國之意。又云。世有非常之變。乃有非常之謀。秦伯固讓。權變所設。不計常法。其矣。育言之怪。固也。仁君卽甚友于兄弟。英明卽甚慮其國家。未有甘絕已嗣。而以天下讓者。况成帝年逾四旬。身強無疾。安知其身之不艾。且者。而襁褓者之不可待乎。以爲先帝傾惑之過。幽昧之事。諱之可也。而矯誣委曲。阿比非理哉。非阿大行阿趙后。也是

時昭儀辭死而飛燕方以援立功為帝與傅后所德
儼然后宮故育云爾

漢山來曰解光一言而趙氏凡命為庶人挺擊之
欲與朝爭之不得于神廟猶可也光宗身受其
刑而欲封貴妃為后
曾哀帝之不若矣

董賢益封王嘉封還詔書有古大臣風孔光劾嘉述
國問上請召請廷尉詔獄嘉死乃曰賢如孔光何武
不能進嘉為光所賣矣光媚賢與弄諛諛未明著耳
不談溫室工為隱匿而人為謀削草萊蓋掩其阿
比而自為名彼所謂繩愆糾謬者謂何而以忠直沽
讀書論世 卷三 三十一 臨精室

也沮傅后官居及稱尊號雖為鈔鈔亦王氏旨也光
豈何武傅喜倫哉
漢書滕公見韓信奇而釋之不見本傳見信傳英布
之反薦薛公不見本傳見在傳傳二人知己也樊噲
關中之諫不見本傳見帝本紀紀因事也霍光却望
之露索之諫不見本傳見望之傳望之訟延壽傅判
幼趙廣漢摧辱大臣卒致二人俱死不見本傳見兩
人傳老泉所謂本傳諱之其與善者隱而彰也田蚡
負貴驕溢公孫弘飾詐弔名干儒林傳則載其有崇

儒尚文之功老泉所謂懲惡者直而寬也至若史丹
不附定陶后以免官不見本傳見傅喜傳王闕奪董
賢綬璽不為立傳并不載董賢傳王忠馬宏使西國
為匈奴所得忠死而馬亦不降但附匈奴傳內于善
善之義得毋疎乎又若周苛紀信路中大夫劉崇釋
義趙明霍鴻薛方蔣誦孔休劉信劉快張充等守義
殉節之臣皆不為傳而僅僅附名它傳此班氏之失
也予故表而出之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魏高允云太白辰星去日
讀書論世 卷三 三十二 臨精室

率不能一兩次耳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而東井
出寅北二星何得倍日從歲星聚東井乎崔浩初不
謂然已乃曰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以予攷之
所謂前三月者七月也漢依秦曆秦之十月乃今之
七月在秦仍十月也然則五星聚實以秦十月聚東
井原未嘗誤日在尾箕乃高允時所謂十月耳非秦
之十月也蓋自武帝太初元年始改正月為首然浩
所云前三月亦今之七月也若以為秦之七月又今
之四月又安得聚井乎二人以秦月為今月皆失之

此子戊子年讀漢史時筆也。自以為辨錄而存之。老友王肇生梅定九皆精曆象。漢謂確然。今四十年矣。覆閱之。似不必辨。蓋秦改歲首未嘗改月也。必改月若周正則十月乃今之七月。既不改月。但謂前三月是也。然則以為十月者。史偶書誤耳。何必以周正質之乎。司馬公通鑑刪去五星之聚。有旨哉。

日食在朔。月食在望。其定理也。而亦有不盡然者。漢書日食五十三。晦居三十六。先晦一日者三。朔纔十。四耳。

讀書論世

卷三

三

論精堂

漢書天文志與星象不合者近二十條。予少時曾摘出。以非史學所急。今削去之。又駁論五行。另書一帙。以無關論世也。

張山來曰。此二種予已刻入略代叢書次。

讀書論世卷四

宣城長史張純朱浮

天都張純朱浮

東漢

光武中興實創業也。張純朱浮以大宗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空降私親其謬甚矣。光武豈為人後者乎。論世次成帝兄弟行也。帝自以昭穆當為元帝後。尊宣帝為中宗。祀昭帝元帝于太廟。而祀成哀平于長安。大非義也。夫百戰有天下。安在不可自我作祖而

讀書論世

卷四

論清堂

與繼體者同類乎。光武非哀帝比也。非世系茫昧若唐莊宗南唐李昇之託于唐裔者比也。而急急焉附屬于元帝。舍其尊親而別為尊焉。親焉。何哉。成哀平之祀長安。是何異黜之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別廟四親而成哀平仍祀之太廟。並行不悖可也。純浮謂春陵四世並列于高廟。以卑則尊不合禮意是也。而謂繼統不復顧私親。豈以繼統為繼嗣乎。嗚呼。以光武之創業而仍為大宗之泥。况明世宗乎。楊廷和諸公之議。張純朱浮之同說也。君子曰。光武繼元帝。是無

成哀平也。世宗繼孝宗。無武宗也。泥大宗之承而不顧大宗之反。有所廢甚矣。固陋不通也。

李大村曰。數語千古不磨大禮。案可定矣。嘉靖時諸疏可省。

李業。誰玄。王皓。王嘉。當公孫述之辟。業玄飲藥。嘉皓伏劍。論者皆謂述無道。故不肯仕耳。按本傳。業事平帝為郎。王莽居攝。以病去。太守劉咸強召之。怒其不應。令詣獄。養病。將殺之。客說而免。莽欲官之。遂匿山谷。玄為繡衣使者。行天下。以莽居攝。縱使者車變姓名。隱于家。皓嘗為美陽令。嘉嘗為郎。然則皆漢臣。義

讀書論世

卷四

論清堂

不事莽。死其志也。非徒以避述為高。若費貽任。永為信等也。世不悉其本末。司馬公於通鑑注存之。何不。大書以表其節乎。抑玄子瑛。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夫凶國孤臣。隱身而富。非道也。業死述恥之。弔祀購贖。業子不受。然述知有公義。猶賢矣哉。王莽時。陪僕告其君長。子翁告其父兄。武后時。告密者誘奴婢。首主人石虎。禁私論朝政。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亂主一揆。皆無足怪。彭寵。蒼頭子。密殺之。光武封為不義侯。光武賢君也。唐太宗命奴告主。皆

弗受仍斬之明師破蜀蜀將丁世珍亡匿野廟其帳下小校斬首來獻高帝以殺本官不義不許賞蘭州郭賈的叛入等語其兄著沙弟火石斬其首來帝曰兄弟也招之不從執之可也刃之傷倫賞之何以令天下卒弗賞真罕若光武不及二主抑劣于建德之斬滑州奴矣知其不義使何有焉賞功而以不義勸乎

張心齋曰自孔子有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說而後律始有親族得相容隱之條否則以下告上者太宗明太祖乎

讀書論世 卷四 三 詒清堂 藏板

光武徵周黨王良等三聘乃就入見伏而不謁博士范升奏其私竊虛名誇上求高其友曰無忠言奇謀而取大位徒往來屑屑也順帝時處士樊英就聘友人張楷謂其享受爵祿不聞匡救之術李固遺書黃瓊謂處士盜虛名論者曰崇獎恬退國家盛節然而飾詐釣名之徒不可不察也按史稱良在位恭儉布被无器妻子不入官舍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固亦稱其言行有守皆無所缺然則所謂虛聲者無奇謀淺策可棄治理耳愚謂圭璧乃朝聘之珍而不可以

制用麒麟乃與王之瑞而不可以任遠以風厲未俗苟無失行足為親與瑞而已光武云明主聖世必有不實之臣是也黨與英皆迫而後應豈若世以終南為捷徑以蒸氣為貨緣者乎即無奇謀亦無失行豈

樊英且羞稱之矣桓帝以安車玄纁徵徐孺姜肱袁閻常著李曇皆不肯至令畫工就肱圖其狀貌肱以被蒙面其非中正之道然習俗風靡競趨榮利之時

讀書論世 卷四 三 詒清堂 藏板

安得不以此矯厲之哉

張山來曰兩說不妨並存

樊英世善農稼好貨殖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貨至巨萬而賤贖宗族恩加鄉里外孫何氏爭財重以田二頃解其忿訟死時所假貸人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爭往償之諸子從勅不取予讀書至此掩卷三歎今貴擁巨萬者非奸富即末富與顯官耳能起自耕稼因地利而用天道乎即畊稼矣刻薄聚斂有溫厚而稟法度者乎兄弟

營私子孫惱慢。有共財而禮敬者乎。鄉里急難。親族窮餓。欲沾其涓滴。拔其一毛。與劊心劊肉同。他姓忿爭。不居間。媒利足矣。而能捐田息。訟乎。素所假貸。逼索。搆訟。或以文契遺之子孫。其萬不能償者。不得已而焚契。文居之以為名。子孫不以為後圖。且以為口實。有債家往償。而逆勅不受者乎。語曰。為富不仁。子謂富者仁之資也。正惟富能仁耳。為仁不富。然有命焉。即為仁亦何必盡貧。抑富者往往投禍。咸以為天道惡盈。人情多忌。觀于樊氏。則又不然。兵起時。劉伯

讀書論世

卷四

五

論清堂藏板

昇攻湖陽。湖陽人以重子宏為劉氏婿。收繫宏妻。令宏說伯昇。宏留不返。軍帥欲殺宏妻。長吏以下皆謂樊重父子。禮義思德行于鄉里。雖有罪。宐後。後竟得免。宏因亂營。塹自守。赤着欲攻之。宏遺之牛酒。皆曰樊君素善。今見待如此。引兵而去。嗚呼。樊氏之所貽厚矣。今人但知富者之取禍。以盈犯天。而豈知自賈其盈乎。謂其中忌于人。而豈知其種毒于人乎。得其道而反之。即天祐而人助之。何禍之有。樊氏滅絕德。不可幾。吾願世之富者。稍思所以解禍焉。重以外戚。

其後貴盛一門五侯亦何細哉

張山來曰。富者之各財。亦由貪者之無厭耳。若求之有道。勿強人以所難。勿煩煩而己。世豈無好禮者哉。然謝仁祖亦止。願王修齡回不甘與中山復作。緣也。

章帝初。旱災。設貴校書郎楊終。請罷北征。屯司空第五倫是之。飽晷班固。以孝子無改父道。終曰。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弗居而已。以其無妨于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害民也。善哉。易曰。幹父之蠱。是也。人主廢典。惟計其害否于民耳。秦二世不罷阿

讀書論世

卷四

六

論清堂藏板

房。熙豐小人之用新法。皆謂之善。繼述可乎。隆慶初。議毀嘉靖玄修宮殿。高拱以彰先帝過沮之。噫。是飽豎之見也。果其過也。改之何損于孝。雖然。何不引泉臺之事。以例之。拱特與徐階異議耳。和帝鄧后。初為貴人。恭事陰后。陰寵衰。鄧當御。輒辭帝疾劇。陰密言我得志。令鄧氏無遺類。鄧欲先死。謂上報帝恩。中解族。既下。不令后有人。姦之。譏飲藥。為官人所止。帝愈廢。陰后將立為后。后固稱病。篤。上欲官鄧氏。哀請謙讓。夫文學恭慎。易幾也。婦人無不妬者。

未有不倖寵者。乃絕不容心。其辭官。鄧氏有明德。太后之賢。恬于勢位極矣。而久遠朝政。郎中杜根言帝長安親政。后大怒。令雜囊殿上撲殺之。御史成翊世亦以諫歸政抵罪。根詐死。命十五年。后之不妬而令權如此。何始恬而終競耶。

京山來曰。兩載人物世頗不乏。

李嵩為美陽令。貪暴殘民。督郵蘇謙按治其罪。後嵩為司隸。以事收謙。死獄中。謙子不韋。隱身報仇。鑿地殺嵩妾。幼子掘嵩父塚。斷首標之。嵩捕之不獲。憤恚。

讀書論世

卷四

七

詒清堂藏板

以死。嵩仇法而殺。謙不韋報仇。義也。而僂及死。父酷。何罪焉。痛憤之至。不可謂以直報怨者矣。而郭有道。謂過于子胥。豈其然歟。段熲為司隸。不韋已遇赦。還家。熲嘗與嵩善。辟不韋為從事。不韋懼辭之。熲使從事張賢就家。鐵其一門六十餘人。甚矣熲之狼戾也。彼報父仇。人所謂過朋友之仇。而至此哉。熲以擊羌之議。張奐不協。遂而害之。承王甫意。而誣鄭諷。殺勃海王惺。一門百餘人皆死。嗚呼。熲真兇人哉。以輸貨得官太尉。其人可知已。

子胥不韋之報仇。皆孝子皆勇士也。然而鞭尸掘塚。則皆過矣。子胥死于夫差。不韋死于段熲。天不祚孝子乎。夫快意忍心之事。施之于人。未有不反中其身者。強梁者不得其死。天道也。王頌恨陳霸先殺其父。後以隋師割霸先棺。焚骨。與子胥同。而霸先非故主也。

杜密去官還家。謁守令。多所除托。劉勝閉門。無所干及。太守王昱對密稱勝以譏之。密曰。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鄙已。自同寒蟬。

讀書論世

卷四

八

詒清堂藏板

令力行之賢。密達之。違道之士。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慙服。金壘子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恂恂居鄉。似不能言。造膝之言。詭辭而出。愚謂非所論于密也。當時議切時政。操有司彰瘴者。誠有之。密賢者。與李膺齊名。豈有私托而詭詞乎。推賢紂惡。非謀其政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孔子。非鄉居乎。恂恂不言。為子弟言之也。若夫郡縣之得失。里士之賢否。閭閻之利弊。訟獄之枉濫。何一不當鄉紳言之。今縉紳遇苞苴。陳托則造。請公。

門不彈煩數。不必有杜密之志。遇得失利弊。則閉門掃軌。白同寒蟬。亦豈有劉勝之高乎。

漢桓帝出幸雲夢。百姓聚觀。一父老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問之不答。下馬與言。老父曰。請問天下亂而

立天子耶。耶理而立天子耶。聖王茅茨不剪。萬人以寧。今之君勞人自縱。何忍觀乎。溫大慚。問姓名。不告

而去。南宋衡陽王義季出畝。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對曰。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

從禽而斥老農。義季賢而賜之食。辭曰。不奪農時。境內飽大王之賜矣。問其名。亦不告。二老真賢而隱者也。倘鑿與所至。崩角馬首。獻賦陳詩。樂功德而夸游

豫。豈非二老之所羞乎。梁冀之橫。人嬰之無得免者。朱公叔奏記。屢屢無憚

憚。冀亦無以罪也。蔡伯喈稱其孤貞。有羔羊之節。楊龜山曰。穆之賢而從冀之辟。惡在其孤貞哉。邕從董卓

卓。故不以穆為過也。子謂龜山失言矣。穆之于冀。本故吏。其從辟在順帝時。冀惡未稔也。且穆絕未少屈

若邕之失身于卓也。當時趙邠卿張然。明知名之士。

讀書論世

卷四

九

詒清堂藏板

為冀所辟者多矣。不獨穆也。卽龜山。不嘗辟于蔡京乎。何以責穆。

馬融為梁冀作表。誣陷李固。與妖賊劉鮪交通。長史吳祐爭之。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若誅。公何面

目視天下。冀怒。出祐為河間相。祐自免歸。卒于家。冀後與弟不疑有隙。不疑辭位。冀不欲賓客與通。融過

勸不疑。冀令有司奏融貪污。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夫融之阿比。何若祐之侃侃。祐猶令終于家。融生

不自保。死有餘臭。今詩人徒以絳帳風流。習為雅談。讀書論世 卷四 十 詒清堂藏板

亦嘗攷其人乎。張山來曰。兩晉人物可議者多。而世未知罪之者。亦清言掩之也。

公沙穆隱東萊。富人王仲謂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妾。何如。穆曰。富貴在天。得之有命。

以貨求位。吾不忍也。夫以貨自通。叔季通例。而不知隱者之不屑。仲意良厚。而識則鄙矣。然身居豪富。而

斗不可得。而况百萬乎哉。或曰。不然。管宦者。諧價不給。必貸之富賈。富者以六銖當一銀。及之官。則雖任

而邀倍稱之息安知王仲非今日之富貴乎予笑而
而以罪也。

與山笑曰六銖當一錢亦近代
作其惡則漢時未必有此風氣

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引高生能文賦者待制鴻
都門尺牘書象皆加引召又置鴻都門學勅州縣舉
辟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士君子恥與爲
列舉松賈護多引趨勢之徒待以不次之位蔡邕曰
書畫詩賦才之小者楊賜曰招會羣小造作詞賦剽
竊成文虛冒名氏陽球曰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

讀考論世

卷四

十一

讀清堂
藏板

倚字妖僞百品噫文賦者邦家之光以之微碎虛而
無實盜虛聲者黃絲微碎剽竊爲工方自以才名盛
遇矜耀里閭世有君子焉知其不爲恥哉

徐孺子人所得而天食者古高節之士其德動人
安往而不得衣之食之者乎彼自不受也久之而人
不敢衣食之如蔡麻以傾協難衣食者不敢解襦相
贈貧且賤人之所惡也君子獨非人情乎哉所謂有
甚于死者故不爲苟得也義也仰顛沛于仁也予嘗
笑退之不甘貧困作留窮文以反之謂友人曰不以

其道得之不去也况今日貧賤以道得之者乎

蔡伯喈不應卓聘而死豈不偉卓徵巾履蟠數十
人蟠不屈竟亦無害蟠能肥遯者矣邕爲遜之尾厲
而不免比之匪人矣梁冀辟周延壽亦不屈古人不
多矣豈盡死哉徵辟之典以奔走天下之士立
德未貞鋒車未臨而品谷之中計其思勤有黃絲求
薦者有不與爲懼者有爲辭辟舉書鳴高者世有巢
父不洗耳者幾何

讀考論世

卷四

十二

讀清堂
藏板

甚矣邕之不幸也受知于卓則非其人見殺于允則
非其罪邕非特才也疏斥時政直節侃侃且篤孝于
親其得罪于中官見刺于陽球見劾于王智叅命于
江海死者屢矣豈不知卓之非其人急鳥窮後不得
已焉當坐而歎罪不至死允實甚矣非所逆料也故
曰邕之不幸也或擬之楊雄荀或夫雄爲莽臣或爲
操忠者也邕于卓騶縻之而已或爲操謀才智過邕
邕沮卓尚父之稱金華青蓋之制而卓不罪操進九
錫或止之因以賈禍劇奈美籍者尤愧矣
然則邕果無罪乎曰桓帝召邕鼓琴行次偃師邕稱

疾而返卓之讎集贊事而鼓琴不亦過乎又表薦卓時卓已為太尉封都侯進相國廢少帝放太后邕謂宜隆委任何歟然則辭卓而去其免乎曰卓辟豈也署祭酒補御史遷尚書不三日而周歷三臺食五百戶祿五十萬是所謂無望之福也有無望之福必有無望之禍不早自託于廉讓之節決去就之衡而欲自免于禍奚可哉故附卓而死毋寧以辭辟死乎辭之不力竟怵然于吾力族人之語而偃蹇以行也悲夫

讀書記世

卷四

十三

論清室藏板

張讓之母死太立弔焉見惡人以避咎也而世之黨奄者以藉口矣夫小人固無弗藉也管仲魏徵為事二主者藉也見南子陽貨為趨權幸者藉也曹操藉文王高澄藉周公嗚呼天下藉王猛藉狄仁傑藉許衡藉劉基者亦衆矣
郝子廉一介不取嘗過其姊飯留錢十五默置席下范丹亦留錢姊家迫與之不受錢委于路夫人莫大乎無親戚上下兄之覬覦猶為蓋祿萬鍾嫌也彼二子何居乎予妹王氏寡而貧距予八十里予歲省視

之每指錢自食妹不許必典質以相餉予欲實錢箝中忽憶居恒譏二子之失而自蹈之乎然使二子之姊或貧如予妹殆無不可然十五錢何寥寥路委之何浪戾耶沐並過姊姊設鷄黍而不留王修姊進菜羹以示貧乏修顧嘉美人之無情有如此者

張山來曰孔孟必無此等事

高文通辟微辟因與寡嫂爭田以自污王彥方以太守欲以為長史為商賈以自穢皆儉德辟難之義夫隱于商賈可也與嫂爭田不可也汚跡可托賴行不

讀書記世

卷四

十四

論清室藏板

可托也與嫂爭田亦可終兄而奪食乎文通過矣而人皆信之矜其賢也今隱者趨利若鶩何嘗爭田屈身自下何止為賈古以托跡今以宅心托跡者以逃微辟宅心者一轉而營微辟矣
鄧伯道棄子存姪以賊奪牛車負擔不能兩全也史言兒朝棄暮及之則兒故健步矣何不可并逃而纏係之獨不當任其自覓生路乎劉平扶母辟盜抱兄子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不聽平事在鄧前人罕知者要之皆忍人也君子之道本仁以行義之二人者似

仁而不知義者也。賊欲烹平，乞歸食。母還復就烹，以爲不欺。謬孰甚焉。不忍母之一飯，而以母終身。飯乎。

張山來曰：我亦最惡此等不近人情之事。伯道無兒，王天道有知處也。

孝女叔先雄，健爲人，父泥和爲縣功曹，持檄謁巴郡太守，墮湍水死。雄泣欲自沉，家人防之，百餘日，雄乘小舟，慟哭投父所墮處死。弟賢夜夢雄，告以後六日當同父出。及期，果與父相持浮水上，事絕與曹娥類。而皆見後漢書列女傳。雄事在順帝永建時。娥事在漢安時。雄先于娥也。雄死在百日後，而訣其二男女。

讀書論世

卷四

一五

論清堂藏板

娥死六日後，似雄尤難矣。傳于娥，但云自沉，無抱父尸浮出語。獨邯鄲文有之。今兒童婦女，無不知娥，而文學老生，莫識雄事。當由曹娥以邯鄲之文，經中郎黃絹之題，又相傳楊修之悟，膾炙人口，而書家童叟無不觀逸少法帖者，且健爲僻西陲，故寂寂歟。漢李敏去官還里，公孫度欲強用之，不知所終。其子信蹈海出塞，積年不得情，若居喪而不娶，後有鄰老與父同年者死，因行喪制服，徐適以無後不孝，劾之。乃娶妻生子，遂絕房室，如終身之喪焉。晉王廙與王

恭相攻敗走，不知所終。子華幼脫免，布衣蔬食，不仕十餘年。劉裕爲發喪制服，辟用之，嗚呼，可謂人生大不幸矣。仁之于父子，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其是謂夫，信與華能盡性者矣。世有父公命而子絕尋，求游畢世，并哀野置之者，忍哉。予門人沈廷璐，尋人皆以爲難，予謂不難于遠尋，難于家貧而兵沮也。卒遂所求，幸矣。

讀書論世

卷四

十六

論清堂藏板

晉元帝詔問人陷寇難，子宜制服與否。賀循議：當心憂居素，庾蔚議：令之尋求，理絕三年而後婚宦。及境內平，制服可也。謝尚之謂可婚以繼世嗣，不可冒榮求進，朝廷當崇其守志，以弘風尚。夫百姓放蕩，于父子之變，推究懇款，三子之言，允愜而愈精。義理之學，無盡如此。斯之謂窮理格物。于晉尤難，世亂以來，此事不少。仰知世有喪亂而道無喪亂，所遇無常而天性有常也。因李信事，偶攷晉史附錄之。獨行之事，盛于東漢。范曄所以有獨行傳也。按譙玄李業、王皓、王嘉、劉茂、溫序、趙苞等，忠義張武、李充、繆彤等，孝友周燕、周嘉、戴就等，依烈，皆不應爲獨行。若

任永馮信范武王恠李善戴封陳重王烈范丹雷重
斯為尤當耳馬班于忠義無特傳晉隋二史忠義孝
各自為傳乃為得之蓋文則前人為勝義例則後
人為斯宋齊梁有孝義傳北魏有節義傳北周有孝
行傳非獨行也又文苑隱逸藝術亦皆范史開之

張山來曰文則前人為勝義例則
後人為斯二語可斷盡史家優劣

方術乃曲學亦專學也公沙穆郭憲李邵行諡直節
皆名臣樊英高隱折像智俠偶以一事涉于方術舍
其大而標其細何居至左慈之幻形費長房壽光侯
讀書論世 卷四 十七 詒清堂

劉根之繫鬼亦已証矣他若傳西南之祭瓠哀牢之
沙壹誕矣不尤甚乎

讀書論世卷五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叅

三國

曹操攻呂布于下邳。布欲用陳宮策。出屯于外。布妻曰。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城遠出。不可。布乃止。卒縛于操。噫。布妻策事則疎矣。不工于衡人乎。布就縛。操欲緩之。先主曰。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故不二心之人。天

讀書論世

卷五

論清堂 藏板

下爭以為臣。宇文泰謂曲之戰侯景請于高歡曰。泰新勝而驕。願得精騎三萬徑往取之。歡告妻。妃曰。設如其言。景豈得還。理亦布妻見也。

備敗歸操。或言備英雄。空蚤圖之。郭嘉曰。倘有雄名。是以善賢為名也。操從之。福衡罵操。操曰。豈子雀鼠耳。顧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送之劉表。欲殺楊彪。孔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卒舍之。奸雄未有。不惜名士者。邳都上書斥莽莽。以其據經難。即害之。武舉亦往往有此意。伎害之徒。專殺名士。此所以庸也。然操亦有說。初操開九江太守。邊讓議已而

殺之。兗州士大夫懼。陳宮許汜王楷張邈張超共謀叛之。然則操蓋懲前事耳。其殺孔融時。則大權已集。無復顧慮矣。

分割之時。君臣無定分。而懷恩圖報。如孫堅為劉表軍射死。堅所舉。孝廉桓階請喪。表義而許之。李淮尸王允于市。故吏趙戩棄官收葬。公孫瓚殺劉虞。傳首京師。故吏尾敦道劫歸之。袁譚之敗。王修請于曹操收之。操梟尚。照二首。敢哭者斬。牽招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脂習收孔融。操欲殺而卒赦之。張猛殺

讀書論世

卷五

論清堂 藏板

邯鄲商。臨喪者死。屢消棄官奔哭。衷七首詣猛。猛勸道之。此數君者。犯寇仇而甘湯藥。義無反顧。又如田疇鮮于輔之。于劉虞。臧洪之。于張超。關靖之。于公孫瓚。沮授之。于袁紹。審配之。于袁尚。韓珩之。于袁熙。皆無間于生死存亡。人以為古風未遠。武謂私恩所激。甚于公義。雖然。秦楚之際。四公子之徒。無是也。良繇東漢名節。矯激性成。故其流風所被。至晉猶有然者。後惟宋人講學。節義不勝數。明公。允節死者。梟首相望。亦有毅然能請葬。如桓階趙戩者乎。破巢遺卵。有

相恤無二。如田疇。滅洪者乎。或曰。明人講學。不異于宋。何抗節者少。曰。宋之講學也。實明之講學也。虛宋講學在躬行。以忠孝為先。明講學在見性。以瀟灑自放。嗚呼。舍忠孝而以自然。明覺為良知。學之弊也。

君子之于人也。以其人之賢否。不以其人之愛憎。故其心公。其報施也。以其事之曲直。不以其人之與衰。故其氣平。小人以愛憎為賢否。以盛衰為曲直。至于國之安危。軍之勝敗。置之弗卹。而悻怒以逞其私者。不可枚舉。梁鵠欲殺蘇正和。訪于蓋勳。勳與正和有仇。

讀書論世

卷五

三

論清室 藏板

此可乘而報之時矣。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乘人之危。非義。諫鵠止之。不沒正和之賢。而有以匡鵠之失。已無容心焉。所謂以直報怨也。正和來謝。乃曰。吾為梁使君。不為正和也。怨之如初。又諫刺史左昌盜軍穀。昌怒。使之拒賊。欲因而罪之。此人情所怨也。昌被圍于真。召勳救之。此可乘而報之時也。其從事不欲往。勳怒而誅之。竟往救昌。曾不思怨。然亦非以德報也。計國家之利害。軍事之勝負。此其無我。與晉尹鐸伯樂事同。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必壘其壘培鐸往增之簡子怒欲殺之郵無正諫簡子贊鐸初伯

樂與鐸有怨以資與伯樂曰子免吾死敢不歸諫辭曰吾為主國非為子也怨如之助事適與暗合

袁紹敗于官渡。審配二子為操所禽。諸將皆謂配必反。紹問逢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紀與配素有隙。紹曰。君不惡之耶。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不廢配。配于是更與紀善。紀之見猶蓋勳也。紀不以私憾掩配賢矣而謂田豐幸紹之敗而喜。至不以私情誤國事。此二語可為千古。人臣之法。可破讒黨。伐異之私。已私難克。賢者不免。與我比。則雖踰為賢。與我迕。則曾史為盜。武三思曰。

讀書論世

卷五

四

論清室 藏板

我不知世間何者為善人。與我好者。即為善人。何者。為惡人。與我異者。即為惡人。此雖悖戾之言。而實人情之所同也。特三思不諱。而誦言之。今人不肯誦言。并假公義。而巧詆其異者。厚譽其好者。以自鳴其無私矣。
三國人才。智計相高。而知去就之義者少。獨韓嵩勸劉表附操。曰。將軍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則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表強之。至許。拜為侍中。廬陵太守。還。

乃盛稱朝廷之德。表怒以為貳已將斬之。嵩不為動。是時天下各私其主。弁髦漢帝。而嵩語云云。知有共主。情不知操之非其人也。魯肅謂孫權。漢不可復興。操不可卒除。甘寧謂漢祚口微。曹操終為篡盜。此可謂一語中的。當時未有及者。

劉陶譏仲尼不聖。蓋智者于草愚。如弄丸于掌。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信如陶言。是羿莽操懿。為智過于聖人也。夫子稱匹夫。伊周在居攝之位。少主何當。掌丸而自失事機。不愚甚乎。時人擬陶以伊呂應。

讀書論世 卷五 五 語清堂 藏板

陶之所不屑也。彼以聖人之智。徒用以取富貴乎。石崇謂回憲去人。何必有間。王敦擬之子貢。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變廝哉。陶附曹爽。在聖門不免鳴鼓之攻。崇少剽劫。可當竊履之輩耳。小人徒知利祿而已。今人子弟。希心富貴。父兄以有志目之。不知其處心積慮。流于小人也。曹操欲殺楊彪。誣以大逆。收獄。令滿寵按之。孔融荀彧。屬寵勿考掠。寵考訊如法。無他辭語。請赦出之初。融或聞掠彪。皆怒。及是乃更善之。夫二人之屬寵。恐

彪不勝掠也。寵之不聽。以嚴實脫彪也。皆誠愛彪矣。然彪四世三公。身經篡竊。卽寃死可也。受掠不死。寵或陰為之地。然已辱矣。迨不禪位。欲以為太尉。辭之。賜杖馮几。單衣皮弁。仍拜光祿大夫。位次三公。噫。八十有四之年。使其為翼勝。豈不一身終炎。劉四百年之局哉。

懿與亮相拒。五丈原。百日。挑戰不應。亮遺之巾。綱乃怒而請戰。敕使辛毗杖節以制之。夫懿果欲戰。敵不中制。而必請者。偽也。予謂必有密疏。教敵速毗之來。

讀書論世 卷五 六 語清堂 藏板

而假杖節。以一軍心。藉君命。以弭敵口。且以浣巾。帽之羞也。自量其才不足。以勝亮。而一聞使者。食少事煩之言。僥倖于其斃。顧亮亦竟死如所料也。豈非天子。三國以智術相高。氣誼飾概。皆其愚不可及。如臧洪田疇沮授等之守義。桓階趙叡王修等之收尸。義烈炳炳。大都各為其主。各展其長。非浮偽矯激者比。皆由東漢清議。鼓舞而成。明之東林。不下漢黨人。而氣誼節烈。遷焉。永樂之摧斲。不若光武之敦尚也。賢者

唱明道學。以灑落了悟為超。而不以節行相尚也。莊
定山已有引士大夫背朝廷之請矣。盱眙以降。益事
虛曠。而篤摯之。亞衰東林才俊。亦豈能如黃憲荀淑
徐孺管寧之徒哉。中庸言浩浩其天。淵淵其淵。必先
日施施其仁。明之士矜浩浩淵淵之度。而少施施之
仁者也。

陶謙以窄融為下邳相。督三郡糧。融妄輸自入。大起
浮屠。課人誦經。致好佛者五千餘戶。每浴佛日。設食
布席數十里。費以巨億。及謙敗。依廣陵。殺太守趙昱。

讀普論世 卷五 七 詒清堂 藏板

而大掠貨貨。又依薛禮。復殺之。劉繇使同朱皓攻諸
葛玄。又詐殺皓。貪忍殘賊。何取于佛。嘗見奸胥建寺
飯僧。而倚法恣睢。害人不可計算。然小人也。精神津
廉輩。奉斗母教。持準提齋。建放生會。至于關說。惟利
所在。顛倒夷跣。貨比奸胥。佛亦歎恨矣。
張心齋曰。先子曾有詩云。拜佛修齋。嚴惡因前因。
鐵過又重新。一年積惡。一回債錯。認如來是護身。
然則好佛法者。蓋以生乎罪業太多。藉為護身符耳。
曹操之智。其事機所發。每用人言而得之。如在東阿
時。袁紹使人說之。遣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充雖

疏。尚有二城。戰士不下萬人。收而用之。霸業可成也。
操從之。不入河北。陶謙死。欲取徐州。乃還定布。荀彧
教以破布。然後討衛若舍布而東。則布乘虛而徐州
未易定也。操因以破布官渡為紹所圍。眾糧盡。操欲
還許。或曰。昔楚漢榮陽成阜之間。莫肯先退。以先退
則勢屈也。公扼其喉。而不得進。半年矣。此用奇之時。
不可失也。又從之。而袁氏以敗。及袁紹新破。欲以間
擊劉表。又以或言而止。袁譚袁尚。敗于黎陽。走鄴。欲
乘而攻之。郭嘉請南向荊州。以待兄弟之變。及袁譚

讀普論世 卷五 八 詒清堂 藏板

攻尚。求救于操。操欲先平荊州。從荀彧之言而止。已
復有荊州之志。終以辛毗言。攻尚破鄴。欲伐孫策之
喪。張紘言。乘仇棄好。不如因而厚之。乃表權為討虜
將軍。凡此數者。皆一時之大利大害。信如操計。豈不
大誤。可見用智之主。不無所聞。特人一言而從。若轉
圜。此其所以為智耳。欲擊張繡。不從荀彧。至為劉表
所敗。袁紹亦幾襲許。既破荊州。欲順流東下。賈詡諫
沮。不聽。而敗。欲討張魯。不信高柔。而馬超果反。欲徒
淮。民不信蔣濟。而淮人震動。追馬超而還。不信楊阜

設備而諸郡皆破。備新破。蜀司馬懿勸從漢中擊之。不從而後。梅鍾繇欲以兵三千入關。衛覬諫必為變。不用而關右大叛。亦悔之。操非能用智萬全者也。至若奉天子以令諸侯。修耕種以資軍實。二者皆

則。示之說。屯田之益。出千粟。祇操奸而雄。聽言。策頗有高帝之風。故卒成霸業。而一時罕及者。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匡衡吳漢皆不欲救。先帝言周旋陳元方。鄭康成。啓告治亂之道。曾不及

讀書論世

卷五

九

語清堂藏板

救惟劉景升父子。歲赦何益。後主大赦孟光。責費禕無旦夕之急。而施非常之恩。徒以惠奸宄。穢躡而謝古賢大臣之見如此。蓋犯法多小人。而少良善。卽有寬抑。反覆詭詞可也。罪而赦之。不如毋罪。凶頑肆志而益怙。有逆知當赦而違者。是赦不足以明恩。徒以長亂也。且抵償之法。所以誅生。酬死。今生者不感而死者冤憤。吳則游魂厲鬼。爲災爲沴。凶荒疫厲。所以滋也。自慈悲之教熾。爲政者以姑息爲仁。以不殺爲功德。以謂死者不可復生。殺生無益于死。徒以

易殺耳。且死者之怨猶在。囚今囚之怨且集于我。也。嗚呼。其見如此。闇莫甚焉。

五丈原之役。獲漢圖書糧穀。審知亮必死。辛毗以爲事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矣。愚謂此懿之詐。以慰軍心耳。圖書糧穀。敗歸而棄者。行之。豈有密計。而并擲之乎。以姜維之料。懿以楊儀之反。旗鳴鼓。斷不疎忽至此。蓋亮行軍。本不可測。而百姓奔告以死。未有左驗。以辛毗而猶疑之。况三軍素憚亮。懼怯狐疑。敢前追之乎。而懿雖知其定死。與衆言。衆必不信。惟有所據。以決之。則衆情始安。而追之之氣。銳矣。偶有散佚圖書。遂指爲密計耳。史云。進至赤圻。乃知亮死。百姓爲死。諸葛亮之謫。懿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設語解嘲。當反旗鳴鼓。卽懿心亦搖搖未定也。

讀書論世

卷五

十

語清堂藏板

兖州刺史令狐愚。與王凌。以齊王受制。司馬謀廢王立楚王彪。及凌敗。愚已前死。別駕單固。治中楊康。皆愚腹心。康應辟洛陽。遂發愚事。并及固。懿考治固。固不承。康對詰。乃屈。大罵康。負主。康本美封侯。及其語

參錯亦并就。僂。噫。首人自脫。希幸富貴。卒不免如康者。衆矣。誠何利爲小人哉。至有奴首家。主門生首其師。計未嘗不倖官邀賞。然如東莞之家。奴烹下鼎釜。冀榮之門。上噤于義。夫曾不自林。何哉。晉史。德。僂。恩。尸。族。馬。降。武。吏。托。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

卒。黃。景。曹。爽。之。誅。鍾。會。之。逆。奇。矣。會。請。其。子。琇。爲。參。軍。成。以。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由。來。智。者。料。成。敗。決。事。機。知。仁。恕。者。漢。魏。絕。響。矣。况。軍。旅。尚。智。當。

讀書論世

卷五

十一

論清堂 藏板

時權奇詭秘。彼此競勝。忽以爲仁恕可濟。中樞中何以及此。蓋愛人者杜殺機。推己者無猜忌。有至理焉。以誠勝。詳以寬勝。恭以愚勝。巧以坦勝。險以先主所。謂事事與操反也。且憲英言。處衆之道。非言制敵之。猷也。初曹不立爲太子。喜抱辛毗。憲英曰。當悲而喜。非君德也。然則平口訓其子者。持滿守謙之道。可知。而琇卒以騎奢犯法。考問幾死。負厥賢母。至欲手刃。楊琇爲有司所奏。憤怒而死。亦何無仁恕之恩耶。曹爽驕擅。何鄧浮誕。而鬻數其罪。以伺候神器。嗚呼。

伺候神器者。誰乎。身爲篡國。甚曹氏宗室之強。急急。

剪除之。夷其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女子之家者。皆殺之。爲後代殄滅。勝國之魁。王凌令狐。愚。劄。棺。僂。尸。夷三族。師之于李豐。張緝。毋丘儉。文欽。昭之于諸葛。讓皆備毒。如其父。數傳之後。八王自相推刃。及其凶也。宋且效尤。豈惟天道好還。抑詒謀之弗臧矣。

吉茂見黃。故司徒趙溫。吏溫死時。黃爲長陵令。違科奔喪。爲鍾繇所誅。茂痛兄赴義死。怨怒不哭。後繇舉茂人謂茂不就。茂卒就之。黃之違制。糾之可也。而殺。

讀書論世

卷五

十二

論清堂 藏板

之過矣。茂卽不以法仇繇。致身有術。何必自誅。舉哉。非所以居昆弟之仇也。人未有不昵志于富貴者。雖其至情之所在。可得而奪。而黠者因餌致之。以市恩。而解怨。繇蓋有以窺其故矣。山濤非解怨者。而勸嵇。紹仕晉。紹亦果爲所奪。世人忘君父之仇。而自奪其。至情者多矣。豈必有如濤者。薦之如繇者。舉之哉。親死奔喪。情也。禮也。而貪位。置喪。從而罪之者。法也。亦道也。乃有大異者。孫吳時。奔喪立科。顧譚議曰。輕則不足禁孝子之心。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長吏在遠。

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此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法之刑胡綜議曰宜從科以大辟有犯無赦後吳縣令孟宗奔母喪自拘于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減死一等異哉當日之科謬哉諸君之議也公羊傳曰臣有大喪則三年不呼其門練可以升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夫有軍國之事至于奪人喪必有惓惓不得已之意而後可何乃法制禁令之况長吏非有軍國之任者此其立科拂人情而乖聖道甚矣復何庸議乃議者一則嚴為隱蔽而重僇夫告語之人一則竟從重典而加孝子以不赦之律嗚呼亦何謬戾之極也陸遜明智之士孟宗奔喪特以素行減等而不知此律之悖理傷教原不必問其素行之賢否也使宗無素行其從大辟乎

鍾繇有貴妾孫氏攝嫡專家有巧智又會母張氏賢孫氏數毀害之繇知之乃寵會母而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裴松之云于時繇老矣而方納正室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載會母見

寵于繇繇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為言文帝亦詔繇復之繇不可恚憤將飲鳩弗獲茹椒致噤帝乃止後張氏卒天子厚加賜贈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嬖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稱妾名于是稱成侯命婦愚按古者不以妾為妻以孫氏之才智僅攝而已張氏之賢生子而寵者不以為嫡乃更納正室今人往往昵其所寵即攝而真矣貴者或邀封誥于朝以欺君而叨其榮貴不亦誣乎孫氏之出誠有罪矣然太后天子欲復之而繇顧不可亦情義之難回也張氏卒朝廷厚其典禮崇其名號固以會之貴寵亦以繇得援公侯之例而協羣廷之議也今有貴非公侯名非衆議而躋之于嫡何例之云至士庶豪富以妾為妻溺于私而闡于義者比比也帝王以妃為后必告之郊廟冊之內庭播之天下士庶人可擅為之乎子為其母豐其喪祭可也

張山來曰繇出之子貴可以封其生母此國家定例即春秋所謂母以子貴者也
鍾會母傳司馬懿將誅曹爽時會為中書郎從車駕

于高平陵。衆人皆懼。母張氏曰。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它重器。勢不久。戰果如其言。教會以易。勞謙恭慎。會爲尚書。耶執其手。誨之曰。弱冠自足。損在其中矣。會歷機密。預政謀。引范氏少子爲趙簡子。伐邾之功。其母以爲乘詐作僞。必不能久。又言。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介畫分明。希通慕大。吾所不取。會自少知恭儉。見得恩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悉送公家。一無所取。云。及會伐蜀。傾鄧艾。欲擅其功。要艾表。

讀書記

卷五

十五

詒清齋藏板

而易其書。毀司馬師報書。手作以疑之。其謀反得天下。矯太后遺詔起兵。其驕溢詐妄。希非分。亦何大悖。毋訓耶。按母傳。空會自作者。會獨不一省念耶。枉用機緘。身家全隕。悉夫。料事訓子。與辛憲英同。二子皆負母訓。又同時人。罕知鍾母者。

終

讀書論世卷六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叅

晉

晉惠帝夫人謝玖有娠。賈后妒之。玖還西宮。生愍懷太子。三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與諸王子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明憲宗幸紀妃。懷孕。生敬皇。六歲而帝不知。以萬妃妒也。後召見毓德宮。紀妃曰。黃衣而髻者。汝父也。事頗相類。以賈之妒。謝得不死。紀后竟為萬妃所殺。遺不永年。而敬皇踐祚為聖主。興八異跡。殆非偶然也。

讀書論世

卷六

詰清堂藏板

張山來曰。自公卿至齊民。多受制于妒婦者。良由為國法所限。不敢廢其妻耳。吾不知以天子之尊。而亦住住為惡。后所制。豈天子而

上尚有以法繩人者。即真不可解。
劉琨討劉虎。白部卑詞厚禮。請兵于拓拔倚盧。遂破虎。及白部因結為兄弟。表以代郡封之。倚盧以國遠。乃帥部落萬餘家。求居陞北。琨徙五縣之民。以其地與之。代之強。始于此。北魏奄有中原。理為之也。劉聰襲晉陽。殺琨父母。倚盧助而復之。及後以救樂平。敗

于石勒。結段匹磾。同獎王室。意非不善。卒為末波所間。禍及其身。乃歎仇恨不雪。無以下見先人。不亦悲夫。是時晉室分崩。無可與當。聰勒者。借援他族。亦不得已。而匹磾又賢。故可用耳。琨之忠義表表。吾猶以拓拔之事為現。各也。况不迨琨者哉。

工祥為魏太常。在太學為三老。南面稱師。高貴鄉公北而乞言。至貴寵也。司馬炎為晉王。長揖不拜。至風節也。其事晉為太保。何貴侶于前。而不能無屈于後。即此年已八十五。五年而死。使其為龔勝。不亦忠孝兩全乎。

讀書論世

卷六

詰清堂藏板

張山來曰。此亦所謂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也。

壯哉祖士稚之晉中流也。歸納印符。非其願也。勒修送營而還。其叛。送亦拒。趙降弗納也。是善處敵矣。葉夢得曰。勒自危以求婚也。而逃墮其計。阻晉民歸心。予曰。不然。勒之歸我。叛也。彼實行義而我納其叛。能無愧彼乎。勒之計我。弗敢知。而亦何墮焉。晉史曰。聞雞鳴起舞。幸天步之多艱。嗚呼。何士稚之不自于後世也。

温嶠爲劉琨奉表建康。絕裾而行。至性激發。不能自耐。去之忽然。然母死非所料也。屢求返命。朝廷不許。除官不受。強而後可。後請北還歸葬。詔三司八座議之。嶠心何心。豈嘗一日忘母哉。涕泗慷慨。竟成大業。或可告無罪也已。而論者與趙苞同科。不亦悖乎。李光弼臨死。將吏問後事。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古志士當君國之際。有事機相迫。不得自由者。嶠與光弼是也。孔愉爲司徒長史。以嶠母未葬。乃不過其品。侃侃如也。嶠功成。乃詣嶠。嶠執其手而泣。曰。忠孝道廢。持古節者。君一人耳。嶠居公而愉亦守正。兩人何等胸次。若今之爲愉者。非諛之則終棄之。爲嶠者。直慙怨之耳。李賢之子羅倫。張居正之于吳趙。徒以權位懸懸。怙非醜正。鄙哉。

讀書論世

卷六

三

論清堂藏板

不善失其性也。失其性。失其心也。何乃違性而故爲不善。有心以求逆其性乎。是躍水而使之過。顛也。不孝者不知孝之道可也。謾言其親。而曰不如是。無以異于常人。可乎。人有其常。反常則妖而已矣。出于人入于非人。則禽獸而已矣。雖然。今天下而有偽廉節者乎。吾與之友矣。卽不然。而有偽詭誕。如藉之至性。勃然嘔血者。吾猶寬之可矣。

讀書論世

卷六

四

論清堂藏板

羊后在金塘城屢為奸人所立太宰顯遣人殺之為劉賡執奏不許以非罪也由後觀之不如先死為愈矣陷場蕭后沒于竇建德後復入于突厥椒欽北轅鄭太后相從以去俱可痛憤也

王行勳石勒稱號勒殺王衍曰破壞天下是君罪王凌以通勒勒數以不忠于晉勒真快人凌嘗以二女妻鮮卑潛圖異向夫輪情外國僥倖得富貴不可立于爾爾况見殺乎魏高貴鄉公將攻司馬昭王沉馳白昭以授封賞凌之不忠其家授哉

讀書論世

卷六

五

詒清堂藏板

陶侃守武昌令諸將詐為商船以誘賊生獲數人是西陽王業之左右侃即遣兵逼業令出諸賊侃整陣于釣臺為後繼業縛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盜息今之為守將者能如侃乎為業者不曲庇其軍乎營旗兵卒劫掠公行袴褶腰刀其誰敢問

郝愔不能感其子然見超謀逆書乃怒罵輟哭無愧為忠超不承父志而徒念父之悲愔謂孝可乎雖然人未有不為名計者謀反密書本欲焚滅憤而付諸門人以呈其父寧以身為大慘則人情所甚難矣

超性好施與父積錢數千萬超取散親故一日都盡聞人懷逆者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噫超作賊猶能爾

漢折像父國為鬱林太守貨財萬億國死像散周親里人問之曰吾門貨殖久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像孝子幹盡亦智士免禍之道也超作賊而好施結士妙乃微異乎顧觀之之焚子券折像之散父殖以仁濟富以絀持贏一父一子有家者所宜法至若全琮米斛范純仁麥舟

讀書論世

卷六

六

詒清堂藏板

以賢子而承賢父庭除相喻行所無事彼子以父在為辭父以專擅為責是守禮乎守財乎吾未見其守而無失也

周處征齊萬年萬年曰戎知其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噫萬年氏族知將將之道矣宋沈慶之北伐蕭斌敗績制使至不許退師慶之謂斌曰闔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此知為將之道矣梁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師敗眾以柏宜誅張駿曰吾每以漢世祖殺王

恆不如秦穆之赦孟明不聽此知所以處敗將矣世
不乏勇決如處權略如慶之敗如李柏者而恆以受
制不自展失利嬰顯罰偏諱東身副帥邊塞仰息中
樞天子有峻罰而無使過嗚呼明之所以也

桓且請謝安爲司馬高崧戲曰蒼生今亦如卿何安
有望色郝隆在溫坐有遠志小草之譏謝亦媿之天
生賢才爲蒼生故古無長往之聖賢沮溺荷蕢孔門
嫉之安本非隱世乃以東山比終南捷徑二子之言
當北山移文耶安之出處無悖于道其媿非也恬退
讀書論世 卷六 藏板

相矜賢者之習氣今日可復見乎
安登冶城悠然有高世之志王逸少謂夏禹胼胝文
王肝食今虛談廢務恐非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
而亡豈清言之患耶夫逸少之言欲其勤于政非欲
其任法也秦以峻法亡非以法亡也豈可藉口終日
講法度談政治而無事實猶不足以爲國况玄理乎
安謬言飾非矣

孫盛爲長沙太守頗營貨貨與溫箋直斥其非詆爲
怪鳥溫按之賊私狼籍檻收之捨而不罪及著晉陽

秋譏枋頭之敗溫怵其子改之盛術大怒不允寫兩
定本寄于慕容儁仰此一事溫洵可兒後世無溫之
遺德但苦要津小拂其意或做文譏刺僂辱者不可
謂之遺德也書之而身又貪濁足爲異名者乎

地之術惑世誣民多藉口郭璞璞果作俑千古一
怪民也按傳郭公授青囊書乃天文卜筮五行禳禱
之術不言相地也其書亦隨蝦璞之事皆筮與禱耳
其言非特龍耳致天子及暨陽葬母兩事亦仍用筮
不專言禍福傳言璞之爲人貪酒好色謂所受有本
限用之恆恐不盡果爾是聞于性者也銜刀設醮披
髮壽張于糞溷之間曾無救于雙柏樹下是聞于命
者也夫筮以趨吉避凶齋戒以神明其德而貿然性
命之理卽筮言無取焉况地理禍福之說哉君子取
其忤教而死爲正人可也

夏統孤貧食糶宗族勸之仕統勃然曰諸君待我至
此乎豈有辱身曲意于郡府之聞乎統自此不與宗
族相見而宗族亦不以爲忤猶因市相要當日人情
之厚也以統所爲難乎免于今之族矣晉武帝欲用

郭琦為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曰不識
帝曰若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彰之忌嫉不
及統族人宗族之難容如此彰何損于琦哉

王導與明帝言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
公言晉祚亦安得復長齊明帝殺諸王巴陵王子倫
曰先朝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嗚呼勝國遺嗣
慮死灰之焰而除蔓草之萌豈知天道好還毒流厥
後哉至于門內肆戕司馬八王猶兵爭也宋孝武二
十八人明帝蒼梧殺之殆盡齊明帝于高武子孫刈

讀書論世

卷六

九

詒清堂藏板

若草菅推或與鷲剪除宗族以為可孤獨而有之計
亦愚矣梁武殺齊明三子而不保高帝之後謂子恪
等曰江左代謝必相誅修國祚例不靈長我與卿情
同一家都豈不念若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
忽行此子恪兄弟入于梁者十六人猶為大度也梁
五十六年後梁又三十三年蕭統起于巴陵較宋齊
猶永安知非天道乎雖然高帝待元順父子及陳友
諒明昇子顧何如盛德李文忠破應州獲順帝孫買
的里八刺高帝善養之三年致書元主使逆以歸元

主子地保賜第京師後以怨送之琉球平江破獲神
保大王及黑漢九人定西之戰獲火鬼忽答哈海等
雲南破建破獲元宗人數十人盡送迤北皆未嘗
殺一人也

張山來曰大清修明諸
帝陵也古盛德事

讀書論世

卷六

詒清堂藏板

恒禮矜奇節而珍天物非廉也溫嶠問曰飢思食壯
思家自然之性安得無情文曰凡思由憶生不憶故
無情是將以不憶無情為賢也聖人未嘗無情無情
則滅性矣是釋氏之矯說也文王嗜葛藟非思食乎
求淑女非思室乎即古今隱者未有廢之者也
郭翻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種稻將熟有
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詰之以稻還翻翻竟不受墜
刀于水路人代取因即與之曰爾不取我豈能得路
人不受復沉刀于水路人復沒取之翻以十倍刀價

與之夫自食其力易事通工聖人之道也彼認吾行
雖詰之可也縣既直之終不受是矜已廉而長人貪
也故范丹之還麥王延之反犢皆與人以不肖者也
路人取刀割其資可也吾力之所不能而貸假于人
者多矣乃并刀而棄之是猶以全獲輪佃也王東
野曰生年許政除人助墳土皆矯情以自高者也
矯情以自高曲意以成人之過非長者之道故道貴
得中况其人非常路財非意取胡已甚焉

張山未曰齊王后有言於陵
仲子無恙乎何為至今不殺也

讀書論世

卷六

十一

詒清堂
藏板

吾儒為善本于性之仁義初未有禍福之計也自聖
學不明盡于二氏之說為善不本于性矣本于禍福
而仁晦不以親愛為善而以汎施為善而義晦吾何
尤好釋典修佛寺供僧沙門費巨萬而親友貧乏無
所施遺歿仲堪奉天叩道不吝財賄而膏于周急恒
玄來攻只勤禱事嗚呼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二氏之
鬼亦何能庇况本末倒置視疎乖互何福利之有達
摩云寫經造字為無功德况彼編羽涸涸漁食寰區
卽奈何殉其緒整作我福田乎是言及物之仁不知

格物之義者也近世尚感應功過之教股里黨之脂
膏沃刹院之香火市芥子之功德懺須彌之罪譴厚
其所薄而遺其所愛君父之大倫朋友之大誼骨肉
之大恩曾不加毫末于胸中何舛耶

晉人故誕而氣誼往往絕人荀勗臨曹爽之喪荀閻
請葬王同劉頌哭張華向雄哭王經葬鍾會閻續以
家財葬楊駿成墓又拊張華尸慟哭馬隆葬令狐愚
託稱恩客服喪三年郝鑿甥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
而歸心喪三年韋弘感應居宅伉儷之德祭曆終
身之數人者今世負意氣者能之乎

讀書論世

卷六

十二

詒清堂
藏板

居喪一事原壤子桑之教靡敝成風猶有秉禮者虛
欽母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許孜為其師孔冲
喪三年又葬母負土或助之夜便除土宋謝弘徵母
喪既闋蔬素踰時兄服雖除不啖魚肉謝安弟喪主
年不聽音樂又陳壽居喪用婢榮詭以不歸母喪坐
貶梁兪除服之前一日宴客奏伎劉隗請削爵會宴
者周顛等奪俸出兪廬江守王籍之叔母喪而婚顏
合叔父喪而嫁女皆為隗所奏溫嶠為劉司空奉使

于晉成大功而鄉品不過見外于孔愉。阮簡父喪。遇
雪。詣浚儀令食黍雁。以致清議廢頓三十年。謝惠連
居憂。贈郡吏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父死。有
歌伎傾玩之。求聘妓不願。出家爲尼。因齋會率宅。玩
之。誣與率奸。服罪久之不仕。當時公論朝政如此。禮
教猶不替也。阮籍一輩。欲立異以爲名。遂借親喪以
示衆耳。今世期功蔑如已。父母之喪。玄冠吉服。通邑
恬然。甚有紅纓采服。廣筵盛樂。不必托于籍之達。而
有籍之醜。飲有籍之決。賭而終無籍之嘔。血嗚呼籍。

讀書論世

卷六

十三

論清堂
藏板

猶爲能戚也已。
巴西龔壯父爲李特所殺。積年不除喪。往見李壽。請
發兵取成都。稱藩于晉。及取成都。壽以安車束帛。徵
爲太師。壯誓不仕。壽贈遺一無所取。復數上封事。勸
壽推舉建康。壽不從。遂稱病而去。終身不入成都。壯
以人之大節。惟忠與孝。既報父仇。又使壽奉晉。可謂
大義斬然者已。借兵報仇。包胥之略也。仰什何不可。
而不貪車帛之榮。太師之位。又勸之奉晉。視彼借兵
他國而委身事之者。何如且壽豈非我同仇。必不可

事哉。壯一父仇耳。豈有君臣國覆之大憤哉。使其有
軍旅之寄。自據雄藩。則所成必有可觀者矣。

沈充從王敦搆逆。敗逃。爲吳儒所斬。儒故充將也。充
子勳殺儒報仇。志欲立勳以洗先恥。而時令刑家不
許。勳已而爲王胡之所薦。守洛陽城。陷死之。可謂
孝子矣。假令父死。遂名無雪恥。幹蠱之志。而徒掩飾
其父之死。以欺世而爲名。無致命遂志之心。而徒詭
隨于進。以自爲榮。可乎。愚謂刑家不得仕進。雖晉法
之隘。然使此法行。則躁競者藉以稍細。而忘父仇者
亦有所格而不盡恬富貴乎。

讀書論世

卷六

一四

論清堂
藏板

桓溫將廢海西公王彪之。取霍光傳。神采毅然。定于
須臾。論者以其同惡相濟。而史無深譏。予按彪之生
平。抗直無少阿屈。豈濟惡者。蓋溫之篡志已成。而姑
以霍光廢之。以爲與爲卓母寧爲光。且簡文素爲溫
所敬。憚而足以制溫。立之以何溫之隙。可以有爲。使
海西不廢。則溫之篡決矣。彪之可謂異以行權者。而
徒以盧植蓋助之節。責之。或者非其心也。
周顛之死。王導殺之也。敦特其刃耳。導欲以自掩惡

得而掩諸。雖然伯仁亦自取禍焉。不救可也。殺諸賊。奴取金印。是何語哉。予謂伯仁酒狂也。史言其見帝。致醉而出。乃云云。然則因導之臨刑。臆特使酒以。戲之。故曰自取禍也。

顧觀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多負責觀之禁之。不止。誘出文券一廚。悉焚之。宣語遠近。不須還綽。懊歎彌。曰。今人家封殖。相延貪倖。世濟方以子收責。為成家。有故紙遺券。爾為子孫後圖者。嗚呼。漢之樊重。南宋。顧觀之何如人哉。若父好積聚。恣于施子。苟能散之。

讀書論世

卷六

十五

詰清堂藏板

不為違。王弘焚其父券。郝超散其父財。何守錢為。

張山來曰。封殖貪倖者。固為不達負責者。尤覺不情。街南于此等處。議論往往近偏。

觀之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意倣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卓哉觀之俗流。觀顏觀。觀若乞丐之踵門。失色忿爭。若羣兒之攘食。雅道二字。不聞世間矣。况義命乎。觀之末人。宜入後也。

王敦犯關。周札守石頭。開門納賊。京城遂陷。明帝時。敦盡殺札諸兄。札與敦將拒戰。會稽而死。後議贈諡。

王周戴等官。札吏為訟寬。十壹都鑒議。札延冠理。不當贈王導。謂敦逆未彰。自臣等有議以上。皆所未悟。

後悟其奸。札便以身許國。與周戴皆人臣之節也。愚謂奉命拒守。開門延賊。死焉足贖。且敦已犯關。猶曰。奸逆未彰。乎札見以力屈勢窮。拒戰而死。詎謂以身許國。人臣之節。于導言謬矣。惜乎壹鑒之議。猶未中其肯綮也。導謂臣等有議以上。皆所未悟。則自為解嘲。評耳。蘇峻之亂。其黨路永等來歸。及峻敗。導欲賞永等官爵。為溫嶠所持。湘州刺史王敦。擁兵不起。

讀書論世

卷六

十六

詰清堂藏板

侃請罪之導。復不許。導之姑息。不明于節義。紀綱類。

如此。永初勸峻殺導。峻雅敬導。不許。永更貳于峻。導使袁耽誘之來歸。導欲啖以官。豈公義也乎。

張山來曰。王導之于王敦。霍光之于霍顯。陶侃之于蘇峻。峻以春秋之法。例之其去。趙盾弑其君者。僅一問耳。

是時贈者。虞望甘卓。郭璞與焉。望斬敦黨。鄭澹後為。譙王承戰死。長沙璞為敦參軍。以策諫敦而死。卓擁兵襄陽。承遣鄒弼反覆說以大義。敦將樂道融。又說之。既許討賊。稽留不決。聞周戴之死。旋軍襄陽。道融晝夜泣諫。憂憤而沒。乃散兵佃作。絕無敵愾之氣。遂

為敦黨周慮所襲。諸子皆見殺。愚懦極矣。向使討教。未必敗死。即死不猶烈乎。而濫與官贈。能如媿于地。下哉。惜壹鑒之徒。莫有申其議者。

晉始于篡而終于偏安。正統所屬。莫不歸心。張氏越在西陲。推奉無異。故晉人也。代王倚慮。段匹磾與劉琨同獎。王室慕容。既稱王。猶待晉命。冉閔亦曰。晉室尚存。以諸君分制州郡。迎天子還洛陽。言雖詭而心目中。知有晉也。姚弋仲且死。屬諸子歸晉。固執臣節。無為不義。王猛之死。亦以正朔在晉。為倦倦。堅欲

讀書論世

卷六

十七

論清堂

伐晉陽。平公融言。江東雖弱。中華正統。夫鮮卑。氏羗。非膺世爵于晉也。徒以內外之閑。識于胸目。雖強。莫得而泯滅也。論者乃以窟匿偏隅。區分南北。夷之列國之體。又加以牛後之誣。不亦誤乎。歐陽子以東晉而統絕。是與鮮卑氏羗並絀也。夫羗狐聚。三口未遷。井澳崖山。息尚屬其忍。忽而使歐陽子而生德。祐祥興之末。何以說焉。抑歐陽氏文士持論耳。涑水通鑑以統歸曹魏。而斥蜀漢為寇。毋乃謬歟。綱目以十六年而始繼周。漢始高帝五年。不始于降秦。晉始平吳。不始于秦。始唐始干。羗盜既夷。不始于武德。斯

歷紀之正也

張山來曰。吾欲借有謝少連先生作季漢書。以蜀漢為主。而吳魏附之。論甚正。而文亦佳。惜其書未行之。黃耳

牛繼馬後。晉元與呂羸並稱。考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水溢。寶石負圓如龜。有石馬。玦璜卦宿。麟鳳虎牛等狀。馬利于中。有文曰。大討曹。蓋司馬氏瑞也。金罍子曰。閭巷傳誦。盡去麟鳳龜虎卦宿諸象。直以牛繼馬傳會之。此約著宋書曰。晉宣帝鳩殺其將牛金。後琅琊王觀妃夏侯氏與小吏牛氏通而生睿。冒

讀書論世

卷六

十八

論清堂

姓司馬。是為元帝。魏收作魏書。因之。遂以小吏牛氏為牛金。而不知金已前死數十年矣。蓋收欲以正統屬魏。故得約說而肆其狂詆。以紕束晉耳。後世信其說。皆未能詳綜于史也。余嘗于考駁。為晉洗千古之污矣。夫小人以筆舌誣。人聞不容誅也。故節錄于此。愚謂柳谷之圖。必司馬氏所為。以惑眾。而牛後之說。或天怒其所為。而假手小人耶。

終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湖山來叅

南朝

自曹操詭跡桓文。以分漢業。六代之君。踵襲故智。篡奪相尋。或曰。祿取天下于桓玄。衍遇東昏之虐。有兄懿之仇。似非晉齊陳隋比也。祿立德宗。又立德文。衍立寶融。是不可以已乎。予叔父季野先生曰。操為羿莽之謀。而自托于桓文。祿衍為湯武之舉。而反自夷

讀書論世

卷七

詒清堂藏板

于操肅公曰。祿衍果湯武擬乎。非湯武。即不能無所托。而曰我不為操。是同浴而譏裸程也。零陵巴陵。饒君之族。復弑之一。若媒。固若芻靈焉。何歟。叔父又曰。祿與衍不足道。李氏起太原。誅楊廣。即放之南巢。縣之太白可也。而尊以太上之名。假號于代王。不亦過乎。肅公曰。以臣伐君。湯武得為之。立國久而諸侯歸之者眾也。不然。未有克濟者也。魏晉以來。浴為故常。一旦從我變更。則駭且亂。劉文靜請兵突厥。突厥報曰。唐公自為天子。我當助之。諸將佐請從之。唐公曰。

更思其次。乃請立代王侑。唐公曰。此掩耳盜鐘。今遇事勢。不得不爾。由此觀之。淵亦自知其非策。而當日之情形。有不容已者。英雄權略。未可以儒生議也。若光武見掣于更始。耿弇請人勸早絕之。高帝奉韓林兒座。劉基罵其豎子。急撤之。乃真英雄矣。光明俊偉。此跡湯武空哉。

張山來曰。六代之君。不過欲名實兼收耳。

讀書論世

卷七

詒清堂藏板

禍之始也。則非不明于禮教者。為愛妾。置牀墜。傾殺妾。廷之與曰。貴人殺汝。蓋狂于酒。而正于言論。侃侃于家。國而春。昵于房。棹。坡之殺妾。狠悖無禮。過嚴挺之兒矣。貴人之稱。懟語也。雖儼敬以律身。義以問家。子雖傲何至此。劉母。母。命其家婢必亂汝家。元凶。劬密書與沈慶之。令殺孝武。慶之入見。孝武稱疾拒之。慶之直前出。劬手書。孝武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殿下何疑之深也。遂輸心與語。起兵共濟。此大類張信之于文皇。然慶之為知義。張信為貳主。

宋孝武密取南郡王義宣女為淑妃。從姊妹也。而假
姓殷。左有泄之者。多死。廢帝子業納新蔡公主為貴
妃。姑也。而改姓謝。矯言公主薨。為設空喪。其父子皆
禽獸行。而必攻為掩秘。豈真無羞惡是非之心者哉。
所殺淫穢。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為宇文泰

張山來曰春秋之
世已有作備者

子業。孝武為鮑奴。呼諸父。驢王猪王。亦孝武呼高
祖田舍翁。呼諸臣。變怪之餘。諱。新蔡公主之納。即殷

讀晉論世

卷七

三

讀清堂
藏板

淑儀之故習也。詒謀不臧。豫教無術。所由來也。

宋齊禪代。謝朓正氣侃侃。不宥解璽綬。王琨攀車尾。
勸哭人謂琨嘗仕晉為郎官。朓後仕齊為侍中。為郡
守。又仕梁為司徒。則攀車之哭。解璽之抗。皆偽也。予
謂不然。新故禪代之際。有心者所大痛也。歷覽史冊。
猶尚感憤。况身歷乎。現之不為晉哭者。官卑而年少。
此事驟見。猶未創心。猶人少壯時。遇悲感之境。穆穆
如也。老則不堪。其言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
豈意生平頻見此事。此情語也。朓則夜氣勃然。久而

格亾耳。詎為偽哉。一將死之鳴。一乍見之林也。齊太
子請殺朓。齊帝曰。殺之遂成其名。須容之度外。狡哉
道成。朓後墮節。道成成之也。人之立身。剛而不殺。正
而不貞。何以成仁。楚受漢節。則魏臣亦喪服哀哭。
指古風之厚也。曹植則怨激于乃

諸將之戰。都督殷孝祖死。眾推沈攸之代。而建安王
休仁。總統諸軍。遠江方輿。來攸之以孝祖既死。賊必
乘勝空急攻之。方輿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
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詰方輿。而推重慰勉之。諸

讀晉論世

卷七

四

讀清堂
藏板

軍尤之。攸之曰。卿忘蘭廉賈冠事乎。本以濟國。豈計
此之升降。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自措。同異
明日進戰。果成功。攸之可謂急公無我。度量超豁者
矣。迨東之難。熊廷弼。府控制三方之命。逞其驕戾。忤
朝臣而恣同異。巡撫王化貞。以庸駑不能相下。遂致
疆圉失守。宗國隨覆。嗚呼。使二人一有攸之之見。豈
至此乎。侯景之亂。都督裴之高。司州刺史柳仲禮。入
援。韋粲推仲禮之高。以年位自負。粲曰。司州為景所
憚。士馬精銳。若論年位。皆在粲下。社稷之計。不得復

論因切責之高亦攸之之見也恨仲禮非其人耳
 宋何子平母喪去官屬饑荒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
 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所居屋敗兄子欲為葺理子
 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屋何空覆子平
 可謂事死如生者矣禮大夫五月而葬士三月其踰
 期不葬者不得自服自相地之術與而禍福之惑滋
 士大夫爭謀吉壤始而鄭重繼而遷延卒而怠置之
 或數十年或四三世厝屋頽圯繫繫相望何異委之
 于地而以身為蠅蚋也不必饑荒即富厚且然不必
 讀書論世 卷七 五 說清堂 藏板

食否左右曰不可既不可食並乞汝陳用揚曰多財
 為累未及騁暴應乃遠非不慧也如續乃真不慧者
 有旨哉按續之吝獻金銀器千餘武帝方知其富賴
 參軍謝宜融解之豈知其子之不守耶今顯宦積金
 莫不願其子之能守其子福儲閉惜百倍寒士父以
 為克肖人亦以為保家抑不知泉貨輪轉天道自然
 昔嚴震鎮山南一人乞三百緡震子曰此患心風不
 可應震怒曰爾必墜吾門不勸吾施而勸吾恡命如
 數與之潯陽董宗伯份之子攜扇賄人份曰父為名
 卿家累巨萬以金贈人猶未免怨詩扇乃遊士所為
 而效之乎又有巡按某方者客告以年家子蕩廢不
 經可教戒之巡按曰先人聚斂無厭不散之必有遺
 禍今其子能然無憂矣又可得禁乎噫三公之言深
 可味也
 士大夫之貴也雖要縲絙蒙垢毀清流白馬之禍無
 所于損也獨至失身宦寺屈志權門蠅營狗苟則下
 賤而莫之振宋中書舍人弘興宗求作士人詣王球
 球举手揮之文帝曰我便無如此何齊舍人紀僧真

亦乞作士大夫帝命詣江教移牀遠之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由二事觀之士大夫之榮為幸臣所企仰主司所矜重人主不得而予陟之斯何道之隆而宋齊間有此哉且舍人武吏非胥隸比也胥隸之尊方恬然自列于縉紳之中或隱然自列于縉紳之上且鼓掌之陵傲之何有于士夫而曲禮親昵者托為明哲保身陰比黨而為當事之與援竿牘之介紹其人皆士大夫乎古之士也貴故幸臣爭慕之今之上也賤故胥隸得陵之何怪焉噫誰賤之乎

讀書論世

卷七

七

語清堂藏板

張山來曰古之士也為名今之士也為利毋感乎其賤也

晉宋以後最重流品宋蔡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亦不呼坐而去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聚羊侃有宦者張僧胤候之侃曰我林非宦者所坐夫有貴賤斯有流品有流品斯有名節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教彰而風俗成焉高蕩軼之風而蔑棄等威托和同之術而相為比

昵淑慝不分安問流品詣賓相榮安有名節天啓朝奄璫擅權乾兒義子之稱百寮相效欲不亾得乎齊王融踪于名利未三十望為公輔謂中書郎寂寂鄧禹笑人捉車壁曰車前豈可乏八駟推其心不可一日居窮約卒以謀立竟陵被誅宋王旦謂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彼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右復奔競彼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夫躁名利而干謁苟營或陷于匪人致隕其身家或隳其志節自夷于諸婚所謂患得患失無所不至

讀書論世

卷七

八

語清堂藏板

也今總非讀書矢志科名父兄師長以相厲勉釋褐之始便營營陸擢躋躋顯榮無論君子守道知命不肩卽庸庸厚福者應不淺躁若此宋何點不簪不帶大言箕踞空公卿之所嫉也公卿顧敬下之柴車草屨恣心適醉空世俗所駭目也時稱其隱士士大夫多從之然此其耦俱蕭散未有交接之跡傲上之嫌也豫章王凝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就見佛寺點角巾登席子良不為異乃欣悅無已然猶曰好賢無所觸忤也稽淵王儉

身事二姓。點曰：我作齊書，贊云：淵紅舊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進邨國家。此中其忌諱，不啻戮辱之矣。儉問之，頽欲候之，不可而止。嗚呼！每讀史至南北朝天地撥攘，幾無復人紀，而廉恥彝倫，未嘗泯滅。不惟士大夫風尚之淳，而秉權據要，津若儉等，豈不誠賢大夫哉。

齊謝朓嘗大雪候江革，見革敝絮單席，乃脫所著襦，割半覆與充臥而去。是時朓吏部郎，革寒生也。貴賤懸隔，略無嫌避。前史賢如革，好賢如朓者，不少矣。有

讀書論世

卷七

詰清堂

貴人寒月訪予街南，四壁敗廬，坐臥愀隘。予方令妻子綴舊絮，擁被弗出。謝去，俄而蔡玉及至，直入榻牀。上劇談移日，待衣成送之。翼日，貴人贈一塗澤，鄰弗受。玉及曰：故人一綈袍，何以不受？予曰：使彼不知我，斯惠為無名，我不應受。使其知我，果能如吾玉及，直入榻牀，否？予賢不逮古人，豈能無所嫌忌？讀江革傳，感而記之。

宋劉祥遇褚淵，以屢扇障面。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謂曰：寒士不遜，祥答不能殺，袁劉焉得免寒士。

彥回墜水，謝超宗曰：投界河，伯河伯不受彥回。亦曰：寒士不遜云云。沈文季于東官宴坐，曰：惟乘輿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以國失土，不識粉榆。又曰：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以足疾辭丘靈鞠，靈鞠曰：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諸人語皆如市朝之捷，而彥回不加仇怨，度量過後人霄壤矣。或曰：怨生于怒，怒生于媿。彥回之不怒，無恥心故也。世間寒士，不肯不遜，特出處有異同，逞怒而肆毒，不遺餘力，果恥心之所致歟。

讀書論世

卷七

詰清堂

稽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座照歎其披猖。為門戶不幸，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當是一名士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回戲給以輅車，照大怒，謂着此辱門戶，索火燒之。取人奔免，照矯矯高飾，偉矣。然于回從衆也。家門之內，非有仗義滅親之任，即引身遠跡，安有痛詆客坐，使無容頭處乎？君子以照為太過矣。夫一門羣從，賢愚異向，顯晦殊趨，要亦各行其志，萬一患嫉中生，禍機相伏，指為畔逆，詆為誹謗，則奈何？由今觀之，彥回豈不盛德長者哉？王彬詆敦，畔逆，循未加刃。

朱全昱罵朱三背叛溫亦置之嗟乎柯條一本江漢同源豆箕釜泣古今同慨敦全昱亦何可得哉

梁山來曰古南此

齊梁禪代論者以范雲與沈約同議按雲在齊事竟陵子貞饒有箴諫侍太子觀獲亦效儻言至若江祏求姻祏既貴而不允祏敗仍為經理梁武帝暉東昏余妃疏令以妃賚王茂起宅新城長史王暉死即以東廂納駁尸三事尤人所難梁成篡業與沈約相期徘徊殿門希心僕射九錫之會雲方中疾醫人徐文

讀書論世

卷七

十一

論清室

伯曰一月乃復若速愈恐二年後不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二年乎嗚呼懷二心而翊新主患得患失鄙夫也至生死之際雖至貪罔莫不愛其身而汲汲寵榮等之間道尤鄙悖甚矣夫雲行不無皎皎而獨以大節不立貪冒競躁為世侈辱尚論者并其行而沒之况生平不逮雲而際雲之境貪冒躁競者乎彼納諫人主謝婚權貴推宅以殯亾友豈不覺然世人絕德也哉

張山來曰論古人瑕瑜不相掩最爲得之

梁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廟武帝出宮問之問吉凶同日可行乎朱異對以柳莊之死衛獻公不脫祭服而往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臨之朱異之援古以成其君帝之盡禮以隆其下

誰曰不然吾以為衛獻不足為法古喪祭不同舉祭主敬喪主哀一誠多二故禮曰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祭而含哀則志不足以格幽獻公當柳莊之疾戒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寵異之私預于胸中其祭已不誠矣梁武吉凶同日之問疑其不可則

讀書論世

卷七

十二

論清室

禮意未嘗不在而異不足以知之也司馬溫公之喪諸臣以明堂賀教日行弔程子不可予瞻詆侮曰不聞歌則不哭絕不悟吉凶同日之非且溫公薨已六日與柳莊道根當祭而死不同前此六日何日不可弔而必于肆赦既賀之日乎况溫公元老大臣社稷倚賴至六日而始弔曾不得比于衛梁二主之待二臣而苟殉一時之便遁詞抑侮何哉事有似是而實非者非精義何足以語此後世猶惑于蘇子之小辨而訛程子為迂子向于會講曾極論之詳見明誠錄

張山來曰此等處當論其事之公私大小如春秋
二廟事公而大白不肖哭臨臣吏可馬溫公事亦
然惜程子竟無
言以詰蘇子也

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妃遣人求吉地或賂宦者俞
三副求售地云若得錢三百萬卽酬之百萬三副乃
密啓上言太子所得不如今地于上爲吉卽命市之
葬畢有道士謂不利長子乃埋蠟鷄諸物以厭之太
子宮監鮑逸之告上謂爲厭禱檢掘果信將窮治之
太子終身慙憤及卒將立其長子歡上銜前事竟不
得爲嗣其矣相地之說貽禍無窮也夫死生富貴莫
讀書論世 卷二 一三 詰清堂 藏板

向使梁武父子無求吉自利之私小人邪說安得而
中之世人之愚亦有開昭明太子之事而淡省者乎
張山來曰相地之術與厭勝者各爲一道苟
太子不理蠟鷄則梁武亦決不報之深也
夫婦之倫聖人所最重蓋天地網緼萬物化生以孽
息于無窮也况閨門爲治化之本故婚禮莫詳焉異
端斷滅性根乃去之若免梁劉訐懷隱操兄爲聘妻
尅日成婚訐聞而逃匿齊緒伯玉父爲婚娶婦入前
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入刻中雲棲木食以終此異端
不近人情父兄之命蔑焉所謂欲榮其身而亂大倫
讀書論世 卷七 十四 詰清堂 藏板

也王陽明非隱匿者父爲娶婦未合卺而潛去徽柱
宮就道士講論亦何其好異也

張山來曰當是劉訐諸伯玉有隱疾不
能近婦人耳若陽明則真不可解者

劉善明母在青州爲魏人所得布衣蔬食戚如持喪
宋明帝爲之歎息轉巴西梓潼守泣涕固辭常云在
家當孝爲吏當清及爲州郡頗贖貨崔祖思惟問之
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
母至清節方峻吁善明可憫已然母之北陷君相憐
之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一人善明舉

紹使賄母還。則至誠相告。庶苦無資而惜也。贖貨。齊丹徒令沈嘖。以清廉不事左右。鎖繫尚方。求見天子。曰。臣清所以獲罪。問清何罪。曰。無以奉要人。問要人為誰。以手板四指。赤衣諸賢皆是。上不責也。重除丹徒令。夫廉吏以不奉要人致罪。自古有然。然而得見天子。直指赤衣。朝廷不加罪。要人不中傷者。後世有之乎。

齊庾杲之候樂頤之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不能食。母聞之。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季偉。顧我非

讀書論世

卷一

十五

論清室
藏板

林宗耳。世嘗論季偉矯行。使人疑其母不陶母也。予謂季偉曾元之養耳。若其母則誠不逮樂母矣。專雞之餒。不當割一鬮以餉客乎。

劉歊隔壁夜呼弟璉。璉下牀著衣立。然後答。歊怪其久。璉曰。向束帶未竟。予謂事兄若父。無諾可也。隨呼。即應。自然之禮。禮豈專在容止乎。使衣多不勝衣。必一一俟其畢乎。

齊曹武富于財。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器。服甚炫。蟲兒等欲奪之。誣陷以法。武曰。諸人知我無

異意。所以殺我。取吾財與伎女耳。予謂此一事。可以為戒者三。盈者造物所忌。人所其妒也。禍必隨之。而不早悟一也。妓女金翠。炫耀精華。誨淫誨盜。兩物業之二也。小人不可作緣。蟲兒輩權幸。而竭情獻媚。是肥脂涎餓虎。三也。予見富家翁。傾貲婚顯貴。若胥吏之豪。而旋徇禍。相酬者多矣。然曹武能譏梁武遺錢至十七萬。以子相託。塵埃物色。又非今富翁胸目中。專奉一時新貴者比。

王晏佐蕭鸞廢立。從弟思遠曰。兄荷武帝恩。今贊人

讀書論世

卷七

十六

論清室
藏板

如此。彼亦可以權計相傾。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不聽。晏拜驃騎。日向勸。吾自裁。若用其言。豈有今日。思遠遠曰。誠如所見。猶未晚也。晏果及禍。夫禍患未乘。哲人先覺。贊人不道。彼亦可權計相傾。千古洞徹之言也。忠告懼懼。兼恐餘波及人耳。然勸人以死。寔所難堪。情雖忠篤。跡涉狂悖。若謝瞻之。隔籬相障。亦可矣。吾謂晏猶為有容耳。倘豪橫之氣。勃然逞怒。則門庭內。先受戮辱矣。以今人友之。不獨思遠為賢也。

讀書論世卷八

宣城張氏著
天都張山來卷

北朝

慕容廆初謁何龕以士夫禮巾衣到門龕陳兵見之乃改戎衣謂人曰主人不以禮待客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制律禁人凌侮衣冠華族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勒之風尚如此魏孝文周武帝未足奇也

讀書論世

卷八

論清堂

拓跋之起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住依之說猗奄猗廬招納晉人猗奄悅之任以國事時晉有賈后諸王之亂而無疆社之虞二人亦非有不迫之誅去桑梓而就異域何為者也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亂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弗塵一女妻素怒延衛操箕澹其禽鳥之先幾乎浚而賊而已彼李陵衛律敗而被俘韓延徽施空生急而走險不得已也石虎篡位廢弘為海西王姚弋仲不賀名至正色爾曰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托而奪之虎曰海

年少恐不了家事故代之是亦托于周公之輔成王乎弋仲之侃侃而虎不罪也後梁呂纂篡位呂紹自

殺以弟弘相攻掠弘妻女賞軍侍中房晷曰先帝始崩應王廢黜大司馬稱兵乃至昆弟接刃且弘妻陛

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使無賴辱之天地神明豈忍見此纂改容謝之撫弘妻子初纂兵入宮將軍

齊從抽劍中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後賞其忠善遇之將軍呂超以兵禦纂敗奔廣武纂叔方鎮

廣武使謂之曰超忠義可嘉方賴以濟世遂復其爵

讀書論世

卷八

論清堂

位以石虎呂纂之凶悍然不諱人言而卹忠義不以濫刑逞其暴怒靖難師入若姚弋仲之侃侃齊從呂超之憤烈眾矣顧不得稍賞忠義之氣而亦無有房晷之陳說者可歎也

拓跋珪久圍中山慕容寶將士皆思出戰屢為寶弟麟所抑麟謀弑寶寶率太子諸王出奔城空無主東

門不開珪欲入為其下所沮城內立詳拒守後麟殺詳自立國中飢甚珪乃破麟軍拔其城時及期矣自

古圍城久而不克者必主將智勇士志堅一又儲

足支無隙可乘者也。然猶或有他虞。况寶之中。核變起于骨肉。歲困于飢荒。舊主出奔。新帥頻易。士何所統。民何以用乎。而珪之才氣。其勢方張。經年而後克。此何故乎。樂毅之老于卽墨。光武之折于天水。高歡之殞于玉壁。其守堅也。拓跋英。楊大眼。敗于鍾離。郭子儀。李光弼。敗于相州。以救至也。今皆不然。按史言中山男女結盟。人自爲戰。夫慕容非有積累之深。仁百姓非有忠義之敵愾也。所以然者。以前年參合之役。民怨其阬。故相與致死耳。以此知略殺者。所以驅

讀書論世

卷八

三

論清堂

以亂易亂者。天道盡于斯也已。
魏馮后所幸李奕。爲顯祖弘所誅。后遂鳩弘。胡后幸鄭儼。徐乾。肅宗謂謀去之。胡后鳩之。晨牝乘權。足以凶國覆家。至以潘肆忿。乃殺其子。謂爲胡出。尤憐矣。京姜通慶父。而與弑閔公。宋襄夫人。欲通公子鮑。而殺昭公。魯穆姜。滿于僑如。怒其子成公。而欲易之。齊聲孟子通慶克。國武子名而謂之。聲孟。想于靈公。終

殺武子。蔡祁滿于州賓。讓盈于其父。范宣子而甘。焉。晉莊姬。滿于嬰齊。而趙幾于不血祀。婦人之落禍。有國家者。其知畏哉。

古人謂仗義死節。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以無所規避也。魏古弼。以魏主與劉樹圍碁。不得奏事。梓樹殿之以弱馬。應敗。魏主怒。弼謂人曰。以肥馬供軍。弱馬供敗。雖死何傷。詔以車運獵獸。魏主曰。筆公必不與我弼果爭之。可謂犯顏敢諫矣。及宗愛弑帝。立南安王。余以弼爲司徒。不聞其矯矯抗節也。高宗踐位。卒

讀書論世

卷八

四

論清堂

以忤被黜。坐怨言。巫蠱受誅。夫愛之。弑逆而置不討。余不當立。而臣仕之高宗。正位而廷之。異哉。激于諫。諍而依阿。于篡逆。逞志于賢主之容。而氣憎于小人。之禍。與死于高宗。盡死于討賊乎。不學無術哉。
魏重門族。定爲郡姓。衆推河東薛氏。文帝以其蜀人。不許。直閔薛宗起。方執戟。出對曰。先人漢末仕蜀。二世而歸河東。今六世。非蜀人矣。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可謂之。耶。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于地。帝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

乃起宗也。帝之容不待言。兩見忤于薛氏子。何起抗言以死爭。何當時門族之重如此。唐孔至作首燕公新門不列。如怒欲改之。韋述謂千載格則何可。動搖有死而已。卒不改。是書非國史。何相假之難耶。張山來曰。吾新安。頗嚴于氏。放然亦有僕隸暴發。黃縹保秩。說顏得列紳。吾不知爲何說也。然予常謂明世神二宗時尚。有不與方岳面遇者。

魏文成之喪。馮后焚燒御物。悲叫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甦。此烈婦殉夫之義也。乃滿于李奕。忿殺獻文。胡后方孕。宮人以國法不願生男。后誓曰。寧生男而死。以滿于徐紇。鄭儼而害明帝。二婦人于生死未嘗

介懷而皆忍心賊理。甚矣滿之肆毒也。二后皆牙智。雄略武墨之流。而馮尤儉素雅量有君度。胡后爲充華。生太子詡。及卽位爲太后。亂政肆淫。然則殺之之法。是耶抑不殺者。天之鍾其壽。于是代彼被殺而死者。逞其報耶。

崔浩自擬過于房。其關二氏非能窺見吾道之藩籬。及彼說之瑕疪也。絀老子而溺天師。惑于冠謙之科。戒國義。謂神人所授。亦何謬戾乎。記醜而博予智。自雄論三國。則斥蜀漢爲僭鄙。武侯爲疎病高。允

續書論世 卷八 五 諸清堂

矯風節。國史之役。以愛憎受昧。以倖直買禍。臨際聲嘶股戰。不能出言。視允之從容視死。慷慨切諫。誠可愧已。凡矯矯自命。亢談節義。臨難而倉皇屈挫者。其中無守而外自炫也。

浩爲司徒。徵其故友。賈逵爲中郎。州郡逼遣入京。固辭不仕。浩禁其乘騾。夸托輸租。人御車出關。後送騾并遣以馬。夸不受。亦不答書。浩死。乃素服受鄉人弔。拒之生前。而哀之死後。古人說也。賈寧獨無故人之情哉。貞隱自矢。知浩之必敗耳。張魏公不能致蘇

雲卿。况浩之才術自競者乎。二子得嘉遜之理矣。北魏賈思伯。兄弟。師北海陰鳳。無貴爵之風。質其服。及思伯爲刺史。送縑百疋。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徐遵明。劉獻之。張吾貴。皆聚徒教授。懸納絲粟名曰影質。一時師道等于市販。今之里塾授徒者。居生徒爲奇貨。恐易他師。有質其所負之笈者。一或游泮。卽橫索謝金。至闕而訟。世風日下。醜惡多端。若鳳之慚而不往。今也。或是之無矣。魏陽平王欽。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朱屨逃去。欽讓僧壽。僧壽性滑稽。謂曰

續書論世 卷八 六 諸清堂

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
有所闕，欽大慙，待客稍厚。今之鄙吏延師者，每食不
飽，醴酒不設。師有自辦饗殮者。

徐遵明，本業與劉晝皆魏之儒者。遵明出而遊學，師
者凡三人，皆一年而旋去之。指其心曰：吾真師在此。
從張吾貴，謂其名高而義無檢格。講不愜心，不知其
所為檢格者何若。而自以貪戾終也。其所愜心者，必
師心自用，一誣罔無恒之徒耳。業與諸鮮于靈，類
受業者去，而師徐遵明以風角占候，弔詭欺人，時入

續書論世

卷八

附清室

目為術士，以孤虛法助高歡，攻玉璧，後為高澄所殺。
晝賦六合，見詆于魏收。邢子才欲舉為秀才，恨不
屬文，乃更綴辭求秀才，十年不得。孝昭即位，自比仲
舒，上書不見收采。麥補一與俊令死而不忘，附影自
異。嗚呼，亦可恥已。三人者，奚其儒世之托于講學者。
師心自用，弔詭為奇。始而陽謝進取，不屑浮榮。已乃
學文干進，屈志辱身。錙銖所在，喪厥生平。噫，可憫也。
已。

高洋，狂易人也。以墜母，赴責自焚。及勸兄演強。

見惻隱是非之性，雖狂不泯。邢邵名其子殷，字
尤之曰：殷統弟及正，乃一止。見不得承吾矣。邵請改
不許曰：天也。噫，何達乎。李集比之桀紂，縛投水中，數
四卒赦之，而笑其癡。漢曰：知龍逢比干，非俊物。飲酒
稱樂。王紘曰：不恤國破，是謂大苦。縛刃而卒舍之。欲
斬趙道德，道德曰：臣當啓先帝言此。見酌飲，顛狂亦
嘉納之。魏愷辭為長史，以死脅之，不受。亦放還。皇甫
亮三日不上省，以醉病而容之。人主自負英明，稍觸
忌諱，無有得免者。後世人臣固多俊物，即癡亦何能

續書論世

卷八

人

附清室

免。
魏收撰史，首傳崔綽。人許之。洋問收：卿何以知綽好
人。曰：高允曾為綽贊。洋曰：為人作讚，自應稱揚。亦如
卿為作文章，道其好，豈能皆寔。先嘗赦收曰：好直筆。
我不作魏太武，時投牒訴者相次，終不加誅。其言作
文不實，不足據為史傳。何知人情又悉。文體耶。望并
州城而問，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洋云：唐邑是金
城，此非也。抑何愛才之至耶。

耶基與陳元康畢雲義俱為刺史。元疑所識云云。

後來皆當遠至。惟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
淡于事變。請于情理之見也。任真之過。以行已。則有
餘。以官途。則不足。故忠信。可以行。蠻貊。斷不可以仕。
蠻貊。若不可訓。而寔可思。

張山來曰。值不可任。真時。惟有不仕而已。

高洋受禪。魏彭城王韶。親送璽。受寵于洋。然洋剝其
須鬚。加以粉黛。以嬪御。韶之洋。問光武何故中興。曰。
為誅諸劉不盡。洋遂悉殺諸元。而韶亦幽囚。絕食而
死。宋建安王休仁。勸明帝除世祖二十八子。已亦為

讀書記世

卷八

九

諸清堂

明帝所誅。齊始安王遙。光勸明帝盡殺高武子孫。卒
以反誅。豈非天哉。初元。暉業亦仕齊。為美陽公。位望
隆重。罵詔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碎之。我出此
言。亦知必死。爾亦詎得幾時。洋聞而殺之。但暉業元
裔。何不死節而死。忿乎。

辛彥之仕周。諫宣帝立五后。仕隋。人貢珍玩。獨貢祭
器。品請勝何妥。顧乃崇信佛道。立二浮圖。十五層。此
可以謂儒乎。妥以譽四妃。舜二妃。駁彥之。以阿周。宣
及仕隋定業。與鄭譯相競。恥其不遇。故為排抵。隋

帝獨用黃鐘。而廢諸律。以私斥蘇威。孝經之說。相

呵。晉房暉遠亦儒也。文帝問古天子有女樂乎。暉遠
以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房中之樂。著于雅頌。離合經
文。以曲附人主。何以儒名。按三國志。先主定蜀。鳩
合典籍。許慈。胡潜。俱以讀書強識。為學士。典掌之。謫
諱忿爭。書籍不相通。借先主使倡家。假為二子之狀。
酒酣樂作。為嬉戲。初以辭議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
威切之。夫叔孫通。世說其陋。儒猶能止。漢廷諸將之
爭。而身為學士。同列儒雅。而互相嫉忌。不亦鄙乎。

讀書記世

卷八

十

諸清堂

周宣帝崩。矯詔以楊堅輔少主。獨顏之儀。拒而不從。
厲聲斥謂。趙王最長。奈何以神器假人。堅索符璽。正
色曰。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遂為堅所刑。儻亦侃
侃秉正。不知何以與佞臣。劉昉並見。親信于天元。隋
崩。屬以後事之儀之弟。推博極羣書。作為家訓。其
子愍楚。仕于朱。祭閩門。為祭所啖食。按家訓。駁歷
代名賢。楊雄。德敗。美新。李陵。辱于降。劉歆。反覆。莽
世。傳殺黨。附權。門馬融。佞媚。獲請。伯喈。同惡。受誅。昔
援為戒。其子。乃輕身事賊。隕厥貽謀。又養生篇。涉

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護應以致死。此君之所惜。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捐軀以濟國。君子不咎也。愍楚之死。豈非涉險一禍者哉。

赫連勃勃稱帝。徵隱士韋祖思。亦桓玄之充隱也。既至而祖思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今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輩弄筆當置我何地。遂殺之。夫祖思方以拜免死。豈知反嬰其怒。隱士不拜人惡辱身也。拜者慮殺身也。既辱而又見殺。隱士之不可輕身如此。皇甫真見王猛望馬而拜。明日語更卿之。猛怪問之。答曰。卿昨為賊。今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也。祖思之懼。猶真初意也。祖思無真略而勃勃無猛度。故見殺耳。蘇威不拜唐太宗。太宗怒曰。昔拜王世充。今不拜朕。遂斥還。夫不拜而怒者常也。當拜而不拜。威亦失之。

燕臣徐義為慕容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夜半土開。械脫。北齊盧景裕係獄。誦心經。而脫。

讀書論世 卷八 十一 臨清堂

枷鏢。宋蕭斌欲斬王玄謨。玄謨夢人教誦觀世音經。過則免。覺如其言。將斬忽停。甚哉。史之不經也。子家難幼弟在繫。比丘等請誦觀世音經。子笑而斥之。幼弟尋亦釋免。街談俚說。不謂前史有之。

國書之禍。崔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勅高允為詔。時允纔脫死。復問乎魏主。怒執允。已而謂太子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族滅。餘皆身死。賢哉。允乎。法家拂士有所忿而後能匡。其君然君之忿身之殃也。太武不嫌其忿。而若為數千人幸者。可不謂仁乎。夫惟誠于中者。乃能動于外。惟不自恤其死。故能救人之死。當太子之私允而欲庇。稍一顧。豈能悟主。臨死不移。對君以誠。故能為一百二十八家請命也。推允之意。身死以救百餘家。甘之即不能救。以死殉百餘家。亦甘心也。前此惟漢寒朗爭楚王英之獄。其款似之。如謂脫死幸矣。而追卹其他。豈至誠之義哉。

允謂人曰。吾不受死者。恐負翟黑子也。卒都魏冰叔曰。雖微翟黑子。允亦必不愛死。以欺君。其為此言以

讀書論世 卷八 十二 臨清堂

至高之行不居而退然自托于小善也是殆不然
負翟黑子即不欺君也其告翟黑子曰有罪首實不
可重為欺罔豈有教人首實而自蹈欺罔者忠誠之
上所以告人即其所自盡于生平者非兩事也豈得
以至高小善分視之乎魏主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為
臣不欺君貞也人情所難故特赦之然則允之不欺
人主知之國人知之矣其語翟子正自道也豈其自
托也哉冰叔又曰于允得保身之道易所云儉德避
難夫不顧雷霆之誅而顧嫌至高之行以避難哉

讀書論世

卷八

十三

讀書堂

張山來曰今人見親知有患難輒引避不前况其
其忘身以借主乎且允甫免于死隨即殺人與
當舉以垂後

事君數斯辱矣况抗說于愷諫之主危言于無道之
邦然而古人往往蹈湯藥不憚者如劉聰之暴王彰
諫其游獵陳元達諫其建殿後死而釋妃斯月光滂
行復奏發之立王沉養女王鑿執之被殺符生之暴
強平諫以愛民緩刑生鑿其項康權以三月並出星
李太微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撲殺之高洋之狂飲高
德政數諫以刀刺之曳斬其足常山王演永安王

崔暹皆屢諫瀕死不悔是數臣真有社稷之虞
方之強以死自遂故其性耶彼三君者不足論英
如明世宗未嘗容一諫臣何耶

讀書論世

卷八

十四

讀書堂

情玩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文帝望嗟峨山有脫
疑之志靜帝步就東廊詠范曄史贊云獻生不辰身
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抑何文耶果皆史之諛
乎土谷渾慕容廆之兄國于西陲子姓孝友強大三
百有餘年又奇

周師克晉陽齊使紇奚永安求救于突厥比至而齊
凶永安謂佗鉢曰今齊已凶安用餘生欲閉氣自絕
恐天下謂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顯示遠近佗鉢
嘉之贈馬七十而歸之嗚呼人臣當邦國危亡不

已而借援外國不濟而繼之以死是已猶未能
包胥也雖然甲申之難負衝霍之雄應抱包胥之
無永安之志而卒為黃萬石劉益之降永安笑于地
下矣

財者取之非道守之過盈皆足為禍亂之媒梁臨州
王宏愛錢百萬一聚千萬一庫黃榜紫標三千餘間
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雜貨不知多少蕭綜作錢愚
論宏聚歛少改嗚呼以王侯之貴何所不尼而架屋
貯錢宏真守錢奴矣愚莫甚焉

讀書論世

卷八

十五

臨清堂

高歡世濟篡國與司馬氏同然師昭皆才武有父風
至炎而業始成澄才不逮父洋尤驚弄而奸大位逆
天衝命不可理推也婁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
猶北面終身汝何人敢行舜禹之事洋以問徐之才
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及平都之議
杜弼曰關西勁敵也若受魏禪彼挾天子稱義兵而
東何以禦之斯言當矣而之才曰彼亦欲為王所為
縱偏強亦同我稱帝耳夫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
小人不恥不仁不與不義其料宇文深入毅中非

德政宋景業李集輩一意諛佞從亂者比斛律
不可高隆之之灑涕暉業之罵詔猶為錚錚耳

自曹操以後多技天子以問伯業曹爽庸才不足語
此以歡之智勇初起兵猶以朝廷隔絕立元則後乃
以不忍忿忿之心逼使孝武西入為宇文氏資其失
甚矣論者謂宇文弒主歡宜縞素申罪張西銘曰歡
逐孝武已諱其為君不以孝武為君亦安得名泰為
弒善哉秦雄略過歡其圖篡抑又甚焉歡恥逐孝武
而恭事靜帝泰則兩弒其君初眾人皆謂宇文乃心
王室獨裴俠曰此無異避湯入火圖歡有立至之憂
西巡有將來之慮智哉俠乎廿寧識曹操終為篡盜
一人而已

讀書論世

卷八

十六

臨清堂

北齊之凶也鮮于世榮鄴城被執不屈死田鵬鸞不
欲白齊主所在四支盡折而死傅伏守雍州韋孝寬
令其子遺以高爵金鐘謂其不忠不孝俾斬之後雖
降周而著節矯矯高延宗從緯長安受宴起舞悲憤
及周誣緯反延宗茹椒而死乾奚永安請救于突厥
開齊亡乞死以示節趙穆奉紹義起范陽謀匡復高

寶寧守營州不下。後據和陽。何烈士之多也。高氏死。弟忍毒而緯以荒亂繼之。立國非元魏之久。君德無周武之賢。不知何以得此。秦楚之際。田齊亦多勁節。豈山川之氣歟。昔北魏隋史皆有節義傳。而北齊反。凶之可怪也。

隋

末世盜劫蜂起。長吏怵於降罰。有訴劫者。必呵譴重懲之。雖甚濫殺。亦當之以偷竊。甚至坐誣失主。而案驗反覆。歲月株連。家罔不破。業罔不廢。者傷哉。民乎。

讀書論世

卷八

一

論清堂

隋元褒為原州總管。商或被劫。誤執其同旅。褒察其枉而釋之。商詣闕訟褒受金縱盜。褒引咎免官。盜豈發他所。文帝問何以自誣。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罪一也。民被誦。即放免。罪二也。不顧形迹。為物所疑。罪三也。何所逃責。帝稱其長者。噫。牧民者未能化民。使無盜。又不能除盜。以安民。或有冤誤。抱慚明允。甚矣。何乃倖免。一已之謫。而不顧無窮之患。始縱盜。以戕民。致驅民而為盜。予因感于元褒之事。昔之懼其罔也。今之釋之。懼其實也。一公而一私也。昔

之私。以受金也。今之私。以避罪也。貪賄縱盜之罪。而欺君養賊之罪。大也。上下蒙蔽。以苟一時盜固。然樂為帝業。民亦羣然甘為效。尤其勢不至盡民而盜不止。莫衍術斥侵。為大寇。延綏之所以起。而闕獻之所以凶天下也。

張山來曰。夫。子。苟。子。之。不。欲。雖。實。之。不。竊。此。罪。盜。良。方。也。今。之。私。不。獨。避。罪。蓋。貪。失。主。賄。耳。

宇文化及弑煬帝受賀。許善心獨不至。化及執而釋之。不舞蹈而出。其鄙殺之。可謂忠矣。然善心初仕陳。為散騎侍。及聘隋。而陳凶號哭藉草三日。詔拜官。賜

讀書論世

卷八

一八

論清堂

衣善心盡哀。迺改服受詔。明日猶悲不能起。文帝稱為誠。及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暉同送喪祭。文稱陛下陳絳曰。陳凶不死。又以陳凶之術。施諸隋。東向之哭。北面之涕。成機故態。與化及之為文帝。且復用已也。惜賊之果於殺耳。吳子曰。陳子之責善心。苟已不。死。陳安肯死。隋固疑其非情也。婦人再醮。而後夫殉也。謂節烈。何亦不必矣。豫讓報智伯。為感恩也。君子猶無取焉。謂無以為中行地也。而况善心乎。隋史謂之文苑。不于節義。有以哉。

甲子水災。吾鄉蛟患百三十餘所。田廬漂沒。繼以秋旱。蟲傷流草。載道。茂除大雪盈尺。旬日不霽。郡縣謂豐年之兆。元夜張燈。道徧里巷。衙署遊宴。放烟火。間左扮劇。夜每數十隊。宵更巡拉。妓童。閨閣。佚失。婢女。嗚呼。舍兒在之。候凍而。資未至之。豐亨。股。魴。頰之。餘音而。灼。德山之。英。談。有是。哉。已而聞都中。尤盛。貴賤。離。脊。蹂。躪。而。死者。若干人。隋。柳。或之。疏曰。元夜燃燈。充街塞陌。聚戲朋游。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貨破產。就此一時。男女。洞。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賊。由。斯。而。起。文帝。當。日。詔。禁。止。之。夫。無。益。之。費。豐。富。不可。况。歎。歲。乎。天子。所。宜。禁。况。承。風。旨。乎。

齊書論世

卷八

一

論清堂

隋文帝時。突厥沙鉢略死。以其子雍虞閭。僭。遣。命。立。其。弟。葉。護。虞。羅。侯。雍。虞。閭。遣。使。迎。之。虞。羅。侯。曰。我。突厥。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同。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從。枝。葉。叔。父。屈。於。弟。幼。乎。且。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父。勿。疑。相。讓。者。五。六。虞。侯。乃。立。夫。會。利。攘。位。骨。肉。相。殘。此。中。國。之。所。恥。外。國。之。所。不。論。也。

舍子立弟。沙鉢略有宋宜之賢矣。虞羅侯者。與而不取。不得已而後受。高洋蕭繹輩。不足言。宋明兩太宗。不當抱愧耶。漢書且鞮單于死。貴人以長子左賢王。有疾。欲立其弟左大將。左大將讓左賢王。左賢王辭。以疾。左大將曰。卽不幸死。傳之我。左賢王適立。號狐孤。單于後。狐鹿孤且死。左大將已前死。命立弟右谷蠡王。而衛律與閼氏。謀匿喪。矯詔立其子。律漢人。不知立弟之義。而祇拘繼嗣之故如此。

齊書論世

卷八

二十

論清堂

晉文帝時。吐谷渾樹洛干。舍其子拾虔。而立弟阿柴。柴有子二十人。及柴卒。命諸子奉其母弟慕瓚為主。梁世主時。突厥士門可汗。舍其子立弟木杆。可汗及木杆卒。復舍子而立弟爲佗鉢。可汗佗鉢可汗卒。謂其菴暹曰。吾兄委位于我。我死當立大暹使。皆外國夷齊季札也。隋大理掌固來曠。告少卿趙綽。避免囚罪。推驗無之。文帝怒。欲斬曠。綽固爭之。帝怒。使人持假他事引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一不能制御掌固。使掛天刑。曠不合死。不以死爭。三本無他事。妄言求入。帝意解。

時帝法嚴峻。曠之告絳。絳無生理矣。而絳之救。惜者國體。所匡者君德。忘其私怨。重蹈危機。君子之。是時雖一瓜一錢之事。皆必殺之。絳力爭。屢瀕於死。誠信所孚。反賞而庸之。亦高允之流也。有明英主。無隋文之酷。而諸臣免者。殊少。毋亦法之所積歟。文帝時。隱馬匹。欲殺太僕以下千五百人。屈突通爭之。太子廢立。李綱咎以不擇賢輔。梁毗論楊素罪惡。高頴救史萬歲之將斬。雖拂怒。皆見嘉內。故是開初英主也。

讀書論世

卷八

三

隋書

隋文峻法。元日武臣衣劍不齊。此亦何罪。御史失劾。輒殺御史。諫議毛思祖。諫又殺之。世宗時。楊爵糾邪。助得罪。後用高時之言。罪助而賞時。御史浦鉉為爵申理。言爵宥宥。上大怒。達鉉杖之。斃。主事周天佐論救。又杖死。事頗相類。人主之遷怒。何甚耶。鄭應龍發嚴嵩之奸。至擢用。巡按山西御史張慎。請宥前劾嵩者吳時來等。上怒。達慎係獄。亦何怙非耶。柳述尚蘭陵公主。文帝大漸。命召太子勇。煬帝即位。貶述龍川。今主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誓。表

與述同。徒帝大怒。主以憂死。葬於柳氏。宇文士。南陽公主化及弒帝。竇建德誅之。以化及當族。請。公主子。公主不許。自繫為尼。後士及遇于京都。請復為夫婦。主曰。與君營家。不手刃君者。以謀逆。君不預知耳。士及不得已。別去。南陽篤于夫。南陽篤于父。何隋女之卓卓也。然而南陽過矣。誰無怙憤之愛。十歲小兒人欲。而巳。顧殺之。亦誰無仇。儷之情。士及既不預知。國法置之。而不容於妻子。亦狠戾人也。隋受禪。竇殺女。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

讀書論世

卷八

三

隋書

子救舅氏。殺控其口曰。妾言族矣。靜帝后憤。掩堅。魏之周千金公主。趙王招女。嫁突厥。傷其宗祀。覆滅。請沙鉢略為復仇。又借陳公。書詩于屏風。以自寄。沈夫人以陳公。盡日慟哭。人之愧於女子者多矣。後樂平為塔李敏。求柱國。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是何語耶。千金乞改姓楊。為隋帝女。何忽易初心耶。隋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采華絕。文帝付所司治罪。待御史李諤上書。極論江左齊梁之弊。曰。選吏舉。未遵典則。宗師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苞。

則橫落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篇章。結朋儔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蘇秦刺史。挾私情。不存公道也。文帝以其奏。頒示天下。深革其弊。世人筆擅五言。目不辨經史。交遍海內。胸不貯古今。乘時際運。攫取清華。君子恒竊笑之。不必隋也。

居喪娶婦。律在十惡。不赦犯者。比比。昔應州刺史某母喪。娶長史庫狄士文從妹柳疏。疏劾之曰。忽劬勞之痛。感燕爾之親。冒此直衰。命彼袷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凶。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過死。士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執儀。並請禁錮。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夫齊隋之俗。不可問矣。今讀疏陳乎斧鉞。而隋亦聽而行之。要其時。必居喪娶婦。猶爲厘見耳。若今之世。可勝劾哉。

帝王在位之久。五帝尚已。夏帝不降五十九年。商太戊七十五年。周穆王五十五年。厲王平王俱五十年。顯王四十八年。赧王五十九年。其後惟漢武帝五十四年。元帝四十六年。唐玄宗四十四年。梁武四

讀書論世

卷八

三

讀書堂

八年。明世宗四十六年。神宗四十八年。世降而氣益漓。人主失道。器侈耗之。享祚之短。有由然也。陳隋之間。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與黃帝同。黃帝古聖人也。堯老亦百載矣。然舜攝二十八載。以倦勤也。豈吐谷渾異類。其性與命皆獨殊耶。予謂聖人固倦。更自兢兢。性自恣。觀其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可以常理論哉。

唐太宗放囚歸獄。不知隋王伽先之矣。伽爲齊州參軍。送囚七十餘人。行至榮陽。謂曰。若自犯刑而勞徒

讀書論世

卷八

三

讀書堂

卒。獨不媿心。乃脫枷鎖。與約期至京。遂則吾代受死。諸囚如期皆至。文帝稱異。賞而赦之。詔曰。含靈秉性。咸知善惡。若至誠勸導。必能遷善。夫開皇之治。不逮貞觀。王伽之惠。豈踰太宗。而能得之諸囚。人謂太宗好名。故與之期。約囚之來。亦逆料其放遣。非君子通論也。明洪武十五年。民有減死戍邊之奏。上命還家。治資費與之。期口至者五十三人。上以其良心未泯。釋之。卽此觀之。苟能行王道。如三代之主。有不勝殘去殺者乎。尤可異者。漢戴封爲中山相。縣囚四百

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與尅期日無違者
後世英主多令臣下撰史構文自以為名隋平陳後
賀弼撰書七策上之謂為御授文帝弗省曰公欲揚
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真豪傑本色人主大
度也。

陳霸先殺王僧辨辨子頌仕隋獻取陳之策自請從
師密召其父兵卒謀發霸先覺向眾頓首流血恐不
能卽掘其尸遲仰露眾具鍬鍤一宵而剖棺焚骨
取灰投水飲之自縛請罪文帝義而舍之論戰功加

讀書論世

卷八

三五

詒清堂

柱國辭曰仗國威報怨本徇私非為國何敢受官
吾以為伍氏世楚臣祖父忠諫欲存之而胥顧公之
且平王其故君也王氏梁臣而霸先梁仇也以視胥
之倒行逆施不猶勝乎柱國之辭尤是情語其弟頌
輔漢王諒反則亦子胥之于公子光未免好亂已
隋平陳後後主周羅喉猶擁兵上江隋使後主手書
諭之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散兵士而後降文帝許
以富貴垂泣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
全為幸富貴非所望羊翊先降韓擒虎于朝宴爾曰

不知幾位在朔下答曰向承清問謂公天下士今日
所言殊非人臣之論擒虎有媿色及陳主卒請一哭
臨送衰經送葬乃除服場帝重之夫亡國之臣不能
皆死節也屈身新朝亦自有體若羅喉者不聞得罪
於擒虎見僇於隋主也必也傾心獻媚諱其故主其
新君非場帝之無道而故主之賢不可與叔寶並論
者則過其陵墓慨然動念空何如也漢鮑永事更始
光武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徵之永收繫大伯及
更始亡乃發喪出大伯悉罷兵幅巾詣河內降後為

讀書論世

卷八

三六

詒清堂

司隸校尉經更始墓引入拜哭盡哀而去光武不悅
張湛曰仁不遺舊忠不忘君高行也予謂此一事場
帝賢于光武矣
吐谷渾慕容廆庶兄也以馬相關見讓遠徙西邊廆
使追謝之不及作阿干之歌世傳為鼓樂孫葉延延
子辟奚皆仁孝好學奚弟專恣為臣下所殺辟奚悲
憤以死其子視連痛父仁愛不飲酒游畋者七年樹
落于舍其子而立弟阿柴阿柴卒立母弟慕瓚立弟
之諡率以為常其仁愛友于卽中國少有能及者

呂之子虜王阿始以背父敗德自晉元至隋場傳國
三百餘年而夸呂強而且永享祚百年尤一奇也
試問吐谷渾之孝友其性豈善于中國乎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人之性中國爲勝其善否異者習爲之也
以中國之禮教習返不逮乎曰習于侈靡則不可一
日無富習於權勢則不可一日無貴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則憇汨其真雖名教之美天顯之變有不足顧
者矣禮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吐谷
渾聚族野處而無等威不見權之可矜茹酪衣皮不
讀書論世 卷八 三二 始清堂

見後靡之可慕故未嘗汲汲于富貴而仁愛之純符
以自遂焉故曰習爲之也若金阿骨吳乞買亦有樹
落干阿朱之風焉

讀書論世卷九

宣城吳肅公時巖著

天都張 湖山來叅

唐

滑州刺史王執為奴所殺。搆首降竇建德。建德以為大逆。立斬奴首。滑人感泣。即日請降。夫欲人之不我反。而先許人之自反。其主乎是倡之也。郭汾陽婚趙縱。為奴當千發其陰事。係獄。張益諫為大體所關。上杖殺當千。以尸示汾陽家童。東莞王成為亂。何真懸

讀書論世

卷九

治清堂藏板

賞構成。成奴縛之以降。真給賞而烹奴。以殉于境。李文敏為宣令。納叛奴賄。輒以罪誣掠其主。無賴恣行。駭以成俗。風化所關。官府不之省。縉紳先生勿之救。日鯁鯁焉。從事于鄉約讀法。月一蒞講。果何謂耶。唐高祖規模弘廓。如諸將欲立代王。則曰掩耳盜鐘。九錫之命。則曰孤乘大政。而自加寵錫。繁文飾偽。欺天罔人。又曰。應天順人。何必效唐虞之禪。雖迫于事勢。勉襲陳迹。非其志也。突厥送馬互市。止市其半。謂將士曰。彼饒馬而貪利。後難繼也。觀此數事。其雄略

何如尚論者以太宗之神武而夷之。庸閒坐享成業。

豈知高祖者哉。晉陽之甲。阻兩漢還。似為失計。然高祖身為隋臣。又老成持重。與太宗英少不侔。未可以成。敗論也。至欲殺山東之民。欲焚長安以避突厥。皆太宗諫止之。噫。信斯言也。一愚開莽夫耳。高祖豈至此哉。史成于貞觀之際。以太宗好名。無所不至。遂使功盡歸之。而過謬則于高祖。嗟夫人主之好名。不難掩其父人臣之諛。君不難誣其君之父。甚矣大義之不明也。

讀書論世

卷九

治清堂藏板

佐隋廣之逆者。楊素也。而其子玄感。倡義討廣。佐武氏之逆者。李勣也。而其孫敬業。倡義討武。皆覆宗滅祀。身尸為僂。若一轍也。或謂敬業忠義。豈世勣之報。曰。忠臣烈士。人道也。禍福死。亾天道也。人以名。天以實。不相蒙也。廣之奪宗。謀始宇文述。而弑廣者。述子智及化也。司馬氏之篡。成于賈充。而亂晉者。充女賈南風也。嗚呼。非天耶。杜淹。如晦之叔也。初事王世充。與如晦兄弟不協。辭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楚客無怨色。及

洛陽平。淹當以世充死。楚客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曩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自相殘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請于世民。淹得免。此一節也。如晦不逮楚客矣。兄弟之仇。不反兵。然非所論于本支也。

武氏之立。長孫無忌以為不可。厲色叱敬宗。內殿之名。遂良叩頭流血。而無忌默無一語。何哉。武以不助已。構以謀反。逼死黔州。曷若當時固爭。乃徒與于志寧。蒙中立之請。乎無忌之心。自以為元舅大臣。不以

讀書記世

卷九

三

讀書記世

口舌爭乎。夫大臣之不以口舌爭。固有格非之道者也。獨不曰貴戚之臣。大過則諫乎。君子取義求仁。稍涉依違。不惟取義之難。究免死亦不可得。欲轉移苟免。又不工于小人之術。未有能濟者也。遂良曰。上意既決。逆之必死。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嗟夫。遂良用意良厚矣。豈長孫聞是語而中慙歟。方高宗武氏同幸其第。酣飲之際。載金寶錦。綿十車賜之。此明以賄嘗也。先幾而力辭之。示以不可利動可矣。乃既已受之。而不終其事。即尋常請托。不可况賊后乎。

高宗之初政。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互觀情面。無違日。肆情曲法。實所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亦尚不免。第中之賜。高祖收取其情也。無忌之固爭。亦以君臣之間。情面未可愆乎。嗚呼。此則無忌之所以失也。遂良死。愛州不酷於無忌也。

張昌宗陷魏元忠。賂張說使証。說許之。宋璟戒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鄙邪陷正。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劉知幾曰。毋污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對。說乃曰。臣寔不聞元忠有此。昌宗逼臣使証。証之。此即

讀書記世

卷九

四

讀書記世

天順朝。袁彬之獄也。鎮撫指揮門達陷袁彬。漆工項疏達奸惡。言彬之枉。詔達治之。達痛笞項。項謬引學士李賢。達罷笞。饋以膠肉。因訴於帝。帝命東朝堂辨之。項出餘肉。大呼曰。門指揮食我。而今引李學士也。彬賢得免。嗚呼。以燕公之賢。何啻漆工。卻路之難。何啻嚴刑。初猶許之。何哉。向非廣平諸公。聲義直辭。燕公即依阿於凶。豈乎賢者不可測。其初許昌宗者。諛耶。後見實錄。求改于吳兢。亦不免。媿惡矣。李敬業起兵。裴炎請太后反政。下獄論斬。侃侃不附。

武后可知而太子賢與中宗之廢皆由于矣又何歎
高宗之崩矣獨受遺詔奏曰太子未卽位未應宣敕
要速處分望宣太后令于中書門下施行是時武已
肆毒矣弗爲慮而又與之乃於敬業之起而命之歸
政不亦晚乎世無大變伊霍不常有天子一失言便
圖廢立此豈人臣所宜其終罹於禍不亦宜乎

元忠之貶太子僕崔慎貞等餞於郊外張易之詐爲
告密人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御史馬懷素鞠而原
之武后責其縱反對曰親故追送如何爲反太后曰

讀書記世

卷九

五

詒清堂

汝欲全不罪耶對曰臣愚寔不見其罪貞慎等獲免
此萬曆時傳應禎之獄也應禎以地震言事刺張居
正坐誹謗下詔獄給事中徐貞明御史李楨喬嶽以
同官故事省之居正以闖入禁獄謫楨嶽等嗟夫此
武之焰昌宗怙寵擠陷正人固其能事元忠等所坐
以反爲名包哮女主懷素猶能力爭居正之橫乃無
敢言者乎宋鄒浩劾章惇貶謫友人王回爲治裝建
獄居正一章惇也唐憲宗時中丞李夷簡劾京兆楊
憑憑貶臨賀親友無敢送者棧陽尉徐晦獨送而別

之權德輿曰得毋爲累對曰蒙楊君知獎豈得不與
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小人所逐豈敢自同路人德
輿嗟歎稱之于朝夷簡奏爲監察御史且曰君不負
憑有負國乎晦之賢固已他日被逐之言仕途所忤
德輿亟稱之小人之語夷簡不怒而亟薦之今日真
絕德矣

敬業舉兵魏思溫曰公以匡復爲辭空鼓行直指洛
陽則天下知公之志嚮應必矣薛仲璋請先取常潤
定金陵思溫曰山東豪傑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仲

讀書記世

卷九

六

詒清堂

劬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立大功乃蓄縮自
謀巢穴誰不解體噫舉事以匡復爲名如駑馬騶
豈足以有成李密之論楊玄感曰楚公好反而不
欲勝吾屬爲虜矣此之謂也
裴炎之死太僕寺丞伯先年十七上封事武后詰之
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伯先曰臣爲陛下畫計耳安
敢訴寃乃力陳后失宐早復子明辟宗族可全命引
出斬之伯先曰今用臣言猶未晚也如是者三命杖
之流濱州巢思誨死男未十歲沒入官來俊臣誣陷

仁傑等樂氏小男上變名見對曰臣父已死家已破
所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何不擇朝臣之忠清陛
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后悟
名見仁傑等七族以免此二童子可謂智勇天挺矣
不爲骨肉領免而爲幼忠計樂氏男保全秋公社稷
再造皆由於此

中宗欲封韋玄貞曰我以天下與玄貞其如何裴
炎白太后因謀廢立初高宗忿武后上官儀教上廢
后代爲草敕無道之世國家當大故而輕易若此炎

讀書論世

卷九

七

讀書堂

幸而濟投武之成機耳然武之畏之卽以此也
向之敢于廢太子而何難於我乎殺之不再計矣以
高之聞而儀也機事不密宜其及也儀孫女婉兒所
謂上官昭容者助韋亂唐者也

周興來俊臣索元禮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正寒味道
等以殘賊見庸俱被斥僂丘神勅殺太子賢傅游藝
請改國爲周魚子保教竊匿受密王慶之勸立武承
嗣無一免者小人干寵一念剗削幾希恣瓜牙而就
搏噬殺機所發身自嬰之陳子昂之陳言侃侃蘇良

嗣王方慶王求禮之抗直不阿狄公宋公之方正
惻徐有功李日知杜景儉之平恕反皆不死武氏且
嚴重而嘉許之李昭德多皎皎可觀徒以怙勢卒不
免死人可不終始一致乎蘇安恒武邑匹夫兩上疏
直斥無諱不啻賓王之檄武后始而食禮之既而聽
之嗚呼古今小人不皆獲福正直不皆蒙禍漢武帝
時趙禹張湯尹齊甯成之倫爭爲酷暴惟倪寬爲左
內史勸農緩刑擇用仁厚天子奇之彼希旨求當相
繼被僇人臣守道而已亦何阿世取容爲哉

讀書論世

卷九

八

讀書堂

張柬之遷武后上陽宮姚元之泣涕被責元之曰
從誅逆人臣之義也今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遂出
刺亳州論者以元之與蔡邕同東之不爲允元之之
幸也予曰五王首謀元之至自靈武斬關之舉元之
協焉固五王之與也東之已洞然胸中矣舊君之誼
情語也夫安得與邕比乎武曰辟陽雖除產祿猶在
薛季昶劉幽求猶預知之而况元之之智乎潛焉出
涕辭自解于武以免禍耳

武后死武三思矯太后遺旨賜魏元忠實封百戶元

忠捧制威滄識者曰事去矣大臣國之柱石望實既隆不特小人嘗其嗜欲人主亦伺其從違意外之寵殺然弗受可也長孫十車之錫所以致憾于武氏也宋真宗天書之役賜王旦尊酒旦歸啓之皆美珠遂不敢異議景帝將易儲厚賜大臣王直既受而後悔故臨事以識勝臨財以節勝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爲苟得也非獨區區一己之辭受國家之安危利害係焉人臣其可不講學哉范文正不受例外之賜曰使人生例外行事何以止之真特識也

讀考論世

卷九

九

論清室

睿宗崩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備請遷中宗神主于別廟奉睿宗主附太廟又遷昭成皇后附睿宗室玄宗生母也肅明皇后留祀儀坤廟睿宗原妃也夫祧必先遠以親盡也附必以嫡重元配也附睿宗而遷中宗附生母而遷嫡母此何禮乎昔以婚玄宗耳伊闕人孫平子上言魯躋僖公春秋醜之倍以兄臣于弟猶不可躋况睿宗弟臣於兄可躋之兄上乎若兄弟同昭不應出兄于別廟願仍以中宗入廟蘇獻駁之曰中宗既升新廟睿宗附高宗何

嘗躋中宗而平子誣罔以僖証乎愚按別廟中宗直黜之矣何止于躋蘇頌以獻其從兄而比之謬矣姚宋何以嘿然世宗以睿皇躋武宗臣上君也以孝烈后祧仁宗孫廢祖也二失尤甚矣唐中宗別廟四年而入太廟猶爲不遠之復請明皇后開元二十一年始附于太廟而毀儀坤宋璟言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辭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咎悔必至若長棄之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知人用人真宰相也豈負盛名而公洞悉范文正之論唐

讀考論世

卷九

十

論清室

介呂獻可之譏王安石其鑒同
玄宗王后色衰無寵欲廢之而未決以后御下有恩無讒之者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祭斗祈子以霹靂木書字佩之事覺廢爲庶人守一賜死此漢武陳后已事也從來廢后未有不由宵小之讒苟靜以待之焉知其不免而用邪術自速其戾今拜斗持齋遍海內縉紳士大夫尤信之謂有求必應婦人祈子已可駭笑士大夫身自先之不亦謬乎
張山來曰餘慶降祥見之經而人不信反尊他說而拜斗祈神同于婦女何哉

武曰祿山破潼關而玄宗幸蜀吐蕃渡便橋而代宗幸陝鑿與一出根本動搖速使賊鼓行而入宋真宗契丹之寇明英宗也先之難皆戰守以免使誤用王欽若陳堯咨徐程計則社稷危矣武曰不然能戰而後能守有人而後可以戰宋有寇準明有于謙玄宗左右陳玄禮楊國忠韋見素耳郭李尚在河北代宗惟程元振及王獻忠豐王珙皆二心之人子儀起關廢名募未至也果誰與守無與守而不去者崇禎甲申所以亾也吳子曰效死弗去經也君死社稷義也

讀書論世 卷九 十一 詒清堂

代宗之去不得已也玄宗時人民殷富左藏充物入皆奉法太阿未倒授也父老遮留人心未瓦解也吳王祗顏真卿杲卿張巡之起屏藩足犄角也力士玄禮皆非有異志內叛者使其嬰城固守不旬日而勤王之師相次于城下賊可破也雖然萬一不幸而京師陷祿山入則奈何曰身坐殿廷張其侍衛啗以背恩而動以瞬息吾知祿山決不敢肆志其與劉曜粘沒喝不侔也王敦稱兵向闕元帝朝服顧而亢言蘇峻入石頭楮翼抱成帝啗峻峻不敢動况玄宗乎侯

景入臺城梁武帝臨之景稽顙汗流自惜王行瑜李茂貞韓建擁兵入朝昭宗臨軒詰之皆不能言祿山雖羯然素煦于宮中寧獨不一怵然乎夫玄宗之度固優於晉元梁武昭宗者也而况金湯之固萬不至此耶甲申之變先期而去或以太子居守南京可也至其後舉城皆賊鄰人心瓦解矣豈足為死守計然亦不可與去六龍前駕而羣豕突乘變起於肘腋而禍生於道路即遷幸豈萬全乎鄧艾入蜀或勸後主南奔譙周曰大敵已近既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

讀書論世 卷九 十二 詒清堂

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可測何至南之有嗚呼甲申之殉國所為無可讓也高仙芝為節度使乳母子鄭德銓走馬突遇判官封常清杖之夫人救之不可以白仙芝驚曰已死耶不復問汾陽夫人乳母子走馬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訴之汾陽封客曰子子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此一事即仙芝無愧汾陽矣同一走馬一犯禁而殺之一犯怒而殺之常清過矣然則仙芝何以不問曰德銓為仙芝典家事威行軍中是

必有怙勢之漸焉。仙芝不欲以私昵屈賢才也。

唐河北之役。會十三道之師。一魚朝恩監之。圍鄴城。

而潰。成德之役。會六道之師。一吐突承璀為制使。屯

易定而不援。河朔再叛。穆宗討王廷。奏節度偏師。實

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令。勝則邀功。敗為罪。又自

禁中授方略。訖無成功。杜黃裳薦高崇文伐蜀。請無

置監軍。遂以成功。平淮之師。裴度奏罷諸道監軍。李

愬得以破蔡。徐溫用周本救高安。本稱疾不出。曰。必

見用。毋置副貳。夫監軍不可。而况奄寺乎。郭崇韜伐

讀書論世

卷九

十三

論清堂藏板

蜀功成。而猶為李從襲所陷。前事昭昭。不可勝數。而

先朝不悟。烈皇當末造。不知改圖。身經逆魏之毒。猶

用宦者監軍。誠不知其何也。嗚呼。天奪之哉。亦法誤

之歟。

盜發郭子儀父墓。人以為魚朝恩所為。子儀見代宗。

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伐人塚。今及此。

乃天譴也。蔡儔發楊行密祖塚。行密破廬州。斬儔。人

請發儔父塚。行密曰。儔以此得罪。我何效焉。夫發塚

之舉。人子所深痛。而思報者也。乃二公處之一。則深

東大度。道歸自艾。一則平情捐念。以直報怨。可知橫
逆之事。高才盛德。處之有道。無庸悻怒。逞也。子儀弭
奠所全尤大。

德宗不信陰陽禁忌。代宗發引輟轎車。以上本命在

午。不敢衝道。上哭曰。安有枉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轍

直午而行。山陵但取七日之期。事集而舉。不復擇日。

修宣政殿。以十月為期。安適。上曰。但不妨公害人。

則吉矣。安問日時。即命修之。有縣主將嫁。擇用丁丑。

是日。上有從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具。殮服不

讀書論世

卷九

十四

論清堂藏板

足廢事。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前是肅宗代宗。所

惑於陰陽。德宗能破夙習。英主不過也。子按陰陽易

惑人而富貴者尤甚。然富貴者空也。貧賤則何所恤。

惟鄙者空也。士人則何所蔽。今人家親喪。必問銜忌。

有人子避殯者。窀穸修造之事。擇日必奇。門遁甲。巨

細拘泥。展轉回惑。甚可醜也。

唐制。諸軍出境。仰給度支。德宗優卹士卒。每加給酒

肉。仍給一人兼三人之用。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

奏行間架稅。陌錢二法。夫國家官俸軍糧。要有經制。

薄之不可厚之則難為繼至於既細而為裁制之術或別有額外之征皆速怨致亂之階也蓋自薄而厚則意外之得感於挾纜由厚而薄則分內之失創於剗肉矣姚令言軍士求賜不得卒致大亂天子幸奉天宋泚叛長安夏林大盈盡為賊資嗟何及哉

張由來曰宋泚未冠起荒荒帝空賦乏及不得已

德宗欲令渾瑊李晟諸軍進取規畫陸贄以委任責成斯能有功終綸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

寶書論世

卷九

一五

語清堂

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否凶上有掣肘之機下無死綏之志噫此真千古將明鑑也明事之敗闕外稟承於中樞中樞仰息於官禁至於督撫分任唇齒也而為齟齬監軍參互手足也而為桎梏立法之弊以至亾國可勝悼哉宣公又常言措置失當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別詔委任亶千里之地莫相率從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徵發赴援寇已獲勝罷歸云云皆著蔡也中使監臨尤不可曉

朱泚反長安工部侍郎蔣鎮出亾墜馬傷足為泚所

得以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欲自殺又欲

亾竄然性怯不果泚誅朝士之竄匿者鎮力救之多

所全活兵部侍郎劉迺臥病泚召之不起使鎮往說

者再知其不可歎曰鎮奉列曹不能舍生豈可復以

已之腥膻汚漫賢者摧鎮之心非無廉恥若源休李

忠臣附逆得官者也特以怕死一念瞻顧遲回抱慚

於劉迺迺自投牀下不食而卒蔣沈走詣行在為賊

所獲稱病不食竟潛竄以免鎮印不死其往說迺不

讀事論世

卷九

一六

語清堂

亦可以已乎鑿與反正鎮卒與喬琳張光晟同其

而不得與沈同其旌倫生之歲月幾何而汚名於終

古嗚呼見危授命未有可以遲回者

樊系為禮部侍郎為朱泚撰冊文文成仰藥死使其

距此而死豈不皎皎哉故死非難處死為難君子取

義間不容髮然其廉恥奮發決於白晝亦足多矣金

人立張邦昌唐恪著狀書名仰藥燕王印帝位樓璉

草詔自盡皆系之流也世之草禪文詔勅以博貴顯

而侈佐命又系等罪人也爾朱榮欲廢莊帝以白刃

爾朱榮欲廢莊帝以白刃

其命李神儁李諸溫子昇皆取不應御史趙元則出
為之而神儁等亦竟不死他如溫庭時不為龐勳草
表李迢不為黃巢草表乃奏章耳寧死不
為迢見殺庭時俸免樊系唐恪不逮矣

宰相源休才能太僕卿張光晟節義侍郎蔣鎮清素
員外郎彭偃文學太常卿敬釭勇略皆為時人所重
卒皆仕泚休使回紇還以賞薄怨望李忠臣司空平
章久失兵柄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故為泚
用夫才略自負小人之常節義貞於存亡豈浪得之
名文學諳乎義理非諛諂之用失身叛賊其謂之何
太子少師喬琳從上出幸至盤屋稱老病不堪山陰
讀書論世 卷九 十七 諸清堂

削髮為僧泚名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于是朝士多
出仕泚身為大臣避尾從之勞而庸畔逆之任且為
仕逆者之倡可乎
懷光反其子璿以告德宗予嘗論之矣見文懷光之
通朱泚石演芬遣部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
之權成義至奉天以告璿璿密啓其父演芬見殺登
璿親為懷光子而告變演芬養子而不可欺抑是時
懷光在咸陽璿猶未悉其謀抑璿之密啓乘其父之
未發而預遏之歟成義之告璿則亦舛矣

李林甫專政陳希烈但給唯諾或退決于私家希烈
就成案一書名耳遂致於亂德宗時賈耽盧邁陸贄

趙璟同在中書事多推讓乃依至德故事迭秉筆旬
日而易夫宰相與國政無所不當預而分日治事何
以為理不特非協公之義所誤不小豈賢者輩德林
甫等專權而故遠其跡耶嘉靖朝貴溪枯寵分左繼
之至江陵咸福自擅諸相不敢頌行矣溫體仁周延
儒既無江陵之才內仰鼻息外恣驕矜諸相無賈耽
陸贄之讓陽效偃陰圖規卸國體傷而國事壞矣
讀書論世 卷九 十八 諸清堂

嘗聞楊昭亭太史云閣中首相前行諸相尾之距步
丈許首相回顧則諸相拱侍有問則諸相揖而俯首
嗚呼人臣于君猶不左騃隔况察友乎上驕下貴安
聖能參決可否哉德宗論贄要重事勿與趙璟言贄
事殊鮮克以濟乃名言也
德宗朝張茂宗許尚公主而遭母喪欲起復成禮左
拾遺蔣乂疏諫不聽特召對論之又執之曰昏喪人
之大倫妻巷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借吉從人
不問男子娶婦者也夫居喪娶婦士民所禁而倡之

自上尤爲不可。隋柳或之論。應州刺史。見前合而觀之。德宗不逮隋文矣。亦何與愛禮之言相戾耶。

憲宗時。平蔡邕。裴度蔡述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付史館。上曰。如此似出朕意。非所欲也。勿許。此與隋文帝拒賀若弼同。可爲人主喜功者箴。

吐突承璀既出。舍人李涉投匭上疏。稱璀有功不宐棄。諫議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路。詣光順門通之。戣疏涉奸邪。上乃貶涉。以憲宗之賢。業已從讀書論世。卷九。十九。詰清堂藏板。

諫去邪。猶有如涉者。揣摩上意而達之。况人主於。寺方其信用。誰不爲郈比推引者。成化時。以朝議罷西廠御史戴籍。揣知上意向汪直。請用直復西廠。甚矣人主。掣笑之。宐慎而母爲小人窺也。李涉過。遂不用。類情忌游宦而今半。是若以若所爲無愧綠林乎。

憲宗朝。元稹爲監察御史。爲內侍所段。反受貶罰。學士李絳。崔植。白居易。言稹無罪。中使辱朝士。不問將益暴橫。不聽。敬宗時。鄭令崔發誤槍內使。爲中官所段。詔繫獄。言官救之。請治中官罪。不聽。李逢吉以發

母年八十。空矜念。上憫而釋之。初。玄宗時。長孫昕以皇后妹夫。段御史李傑。上怒。杖殺昕。勅慰傑。以密威不能訓。陵犯衣冠。雖極刑。未足以謝。二宗獨不聞耶。

居易正直。逢吉委蛇。嘉靖時。御史李學道。管內使。內使共段之。臺諫王廷等欲爭。徐階止之。而謂司禮監曰。諸臣爭之。則上必下所司治罪。何若先自治之。權猶已出。而直在我乎。事與前相類。而階獨用權略。夫宦官辱朝臣。國體陵夷極矣。而賢大夫挽回其間。心愈苦而術愈工。其風益愈下矣。萬曆朝。御史劉國禛

讀書論世。卷九。十九。詰清堂藏板。收內官陳永壽之弟邦彥。邦彥匪永壽所。鄭如怒。新之上。上曰。若奈何。庇宮監。邦彥殺死。神宗賢矣哉。

僧鑿虛交納權倖。受賂遺于頗。賄營鎮將。事連鑿虛。權倖爭請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憲宗欲面詰之。存誠曰。必欲面詰。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終不奉詔。憲宗嘉之。遂杖殺鑿虛。此與許孟容按李昱事同。皆申

居嘉所不及。憲宗賢于漢文矣。許孟容尹京兆。神策軍吏李昱。負富人錢。繫獄。與之期限。不足當死。中尉訴上。上遣使命送本軍。孟容曰。

臣不奉命。當死。然臣尹京。歲抑制豪強。錢未償。豈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許之。憲宗賢不逮漢文。而能屈。豈以伸孟容。則軍吏之與寵倖。不同耳。雖然。孟容以是為豪強。而推抑之。今世且以富人為豪強。而誅藉之矣。夫國家之有富民。猶其有巨室也。倉庾皆其帑藏。蓄聚皆其膏潤。官吏兢兢。因事剝蝕之。使不得有其家。寬抑且無所理。安敢以負貸。屈軍吏乎。毋論憲宗孟容。即中尉輩。今亦何可得。

張山來曰。近來長吏皆以錢債為細事。不與受理。且有禁索。適者亦何。外耶。街南此條。真平心之論。

讀書論世

卷九

三

讀書堂

白居易言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歸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之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元和八年。勅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又勅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按此乃流通壅積。平輕重之善策也。有天下者。知積錢以自殖。而不計夫通融之法。民困其何極乎。

柳公綽為京兆尹。有神策小將羅馬橫衝。綽杖殺之。

憲宗怒詰其專。對曰。京兆輦轎師表。視事之初。小將

唐突。乃輕陛下。非獨慢臣也。上曰。何不奏。曰。職當杖

不當奏。上無以罪之。唐時京兆最重賢者。往往得行

其志。然羅馬衝。非若僧鑿虛之交納。亂朝政也。李

昱之負錢為民害也。又非若薛元賞所杖。陵慢宰相

也。杖之可矣。懲之不亦過乎。宣宗時。韋澳為京兆國

舅。鄭光莊吏恣橫。租稅不入。執而械之。奏請寘法。上

曰。光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法獨行於貧戶耳。上曰。

讀書論世

卷九

三

讀書堂

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杖之督租足。乃釋莊。其

橫負國稅。即杖殺之。不為過。然澳處之。若此。長慶元

年。河朔判官韋雍。亦以小將衝道。欲杖之。不服。以白

節度使張弘靖。繫治之。弘靖及雍。素不郵士。士怒之。

遂作亂。囚弘靖而殺雍。及幕僚等。衝道而杖。有激亂

者。故曰。綽過也。

王起知貢舉。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私使人道意。俾絕

賀拔。敏中不肯。以告。慧曰。豈以一第輕負至交。起

曰。今更取慧矣。敏中非賢者。此事。即賢者難之。知貢

舉者用賢以公斥不肖以權宜也。二人之交何預吾事。密遣道意私也。惡甚而脅斂中福也。怒斂中而更取甚又何戾也。初錢徽被以文昌劾以起代主覆試視徽德度何如哉。

李逢吉忌李紳使王守澄言於敬宗曰陛下得為儲貳逢吉之力紳與杜元穎欲立深王逢吉又言紳謀不利於上上遂貶紳且許殺之後得禁中文見裴度

元穎紳請立王為太子疏紳乃得免武宗立以非宰相楊嗣復李珣意信仇士良將殺之賴杜棕德裕救

讀書論世

卷九

三三

論情堂

免。懿宗立得宣宗時宦官請立鄂王監國疏欲殺宰相無名者亦賴杜棕營救以免人主感定策之功則銜恨於異議小人挾逢君之術每肆快於私仇獲宦官唐衡左棺所以請喬固于桓帝而殺之也天願奪門之事徐有貞以迎立襄世子誣陷于謙弘光立阮馬以議立潞王為諸黨人罪社稷為墟此雖小人之罪亦人主之過也天祿天位若固有之大公為心何怨異已惟倖得之心勝則府疑遷怒小人得乘間而用之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唐之所以亾也即不然重

臣挾功邀寵市權亂政亦自不少善乎李賢之告英宗曰邠王不諱有天位者舍陛下而誰荷天之休順天之命石亨輩何功之有文宗與宋申錫謀誅宦官謀立深王申錫得罪獨馬存亮固爭崔瑄王正雅請外廷嚴實牛僧孺辨其無有而申錫竟貶死守澄之術兩用之矣紳幸而申錫不幸耳

文宗時禁軍暴橫薛元賞為京兆尹詣李石第一神策將軍訴事甚喧元賞趨入曰相公不能制一軍將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名之元賞杖

殺之乃白服往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宰相之

讀書論世

卷九

三四

論情堂

人無禮于中尉則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可恕乎元賞已白服而來惟死生之士良無如何乃呼酒與歡飲而罷夫元稹崔發之被段屈在中官意宗敬宗人主也反罪二人而昵中官士良凶狡之尤乃降心于元賞亦一奇也
武宗毀僧寺四千六百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五百人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田十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其材葺官舍銅像鐘磬以鑄器五臺僧亾奔幽州李德裕禁其容納張仲武以刀付居庸令游僧入境悉

斬之。韋涉言其太過。德裕惡而黜之。夫大臣者以德輔君。以道化民。法制成功。無益也。佛法既繁。聖主真儒。先明教化。後稍汰其利字。禁其剝度耳。此輩愚妄。非有大罪。謂之逆數。即且奸宄之流。無以毀之。可乎。彼禍福因果之說。是謂其不逞之心。虛無附脫之說。足以馴其奔競。此梁之氣。甚有濟于治道。以腐儒之見行之。猶不可况崔浩。德裕輩。逢君自快乎。浩輔太武。誅僧毀像。私養沙門者。門誅之。浩妻佞佛。奪經。湘中及遺史禍報。應之說。遂為佛氏藉口。後高宗復

讀書論世 卷九 三十五 諒清堂藏板

建佛寺。聽民出家。親為沙門下髮。唐宣宗立復僧寺。至于勞民侈費。則又失之。

張山來曰。陳張謂佛氏乃國家一大養。濟究其論亦頗近理。真街南所見略同。

李德裕不用丁柔立。及德裕貶。柔立疏訟其寃。至于貶黜。張居正怒于慎行。及居正死。籍家產。慎行為請。不以一己之恩怨。而卹國家之大體。兩人之賢也。贊皇江陵。氣識方張。技彥之弗容。人才之弗識。愧名相已。竇參被罪。德宗欲殺之。陸贄忌其怨。而力救之。視江陵之于新鄭。何如哉。

武宗欲殺宰相楊嗣復。李珣尚書杜棕奔馬見德裕。德裕疏救之。延英召對。德裕流涕以爭。竟釋之。棕與嗣復。牛僧孺。李宗閔。卹也。珣亦嗣復所引。是時德裕排進。牛卹不遺餘力。雖陰怵于杜棕。手滑之言。亦能卹大體者矣。嚴嵩以河套之役。段夏言。張居正以王大臣之事。陷高拱。沈一貫。以楚宗妖書二事。陷郭正域。嗚呼。小人忌困卹。獨不慮人主手滑乎。張說言宰相時來。則為之。吾輩豈可常保。斯言可傲也。宰相權位。新舊相軋。始於張璠。以新進議禮。當上寵。傾移一

讀書論世 卷九 三十六 諒清堂藏板

清費宏已而嚴夏高徐又繼之。江陵斯甚矣。三楊

劉謝李有是乎。李絳為相。出京兆尹。元義方。義方藩絳私。其同年許季同。憲宗以問絳。封曰。偶同科第。或第後相。識情於何。有宰相量才授任。雖兄弟子姪。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使身非狗公也。此可為千古名論。明三百年。惟年家最重。名稱序次。則毫不可假。遷除降調。則明為之地。膠牢支蔓。不啻骨肉之親。比黨管私。不卹公家之弊。雖子姓數傳。執誼猶敦。宗人疎屬。

名謂相附薄于一門九族而厚于四海九州。僂悖極矣。流弊及今遂爲通稱。單門寒士豪賈賤隸投刺署名無不年家者矣。

張山來曰通年誼薄如路人所謂今也或是之也

萬壽公主宣宗愛女也。嫁于鄭顥。裝車以銅命執婦禮。顥弟頊有危疾。公主在慈恩寺觀戲。上怒曰。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入宮。立階下。不之視。公主涕泣謝罪。上曰。豈有小郎病不省視。乃觀戲乎。噫。今不時人主。卽縉紳家能如此乎。

讀書論世

卷九

三七

論清室

不特小郎卽于舅姑方偃蹇。愆置之然。公主而耳。寺中不當責乎。崔樞夫人李西平女。西平生曰。耳語大家病。西平怒曰。阿家病不治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不幸有此女。安用生日爲。急遣歸。身亦隨至。謝過何家救之。陸耶。

張山來曰今人且有以其女不拜生日罪及女之舅姑者

顥之尚主。白敏中薦之時。顥已昏盧氏。行至鄭州。追還。遂恨敏中。數毀于上。及敏中山鎮。上出一檄。函示之。皆顯章也。當時士夫以尚主爲戒。顥非所欲。效宋

弘可也。宣宗之賢。諄諄勅戒其女。豈至太平安樂之。狠戾乎。敏中故非正人。顯惡之。亦未必以昏事。衙恨歟。顯不願尚主。似無心富貴者。後爲戶部侍郎。營求作相何哉。

宣宗母鄭后。本郭太后侍兒也。故有宿憾。郭后薨。上不欲以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王緯爭之。請合葬景陵。以上配憲宗。宣宗大怒。宰臣白敏中與皞相詰辨。此卽慈懿錢太后事也。成化時。上以周太后故。不欲祔錢于裕陵。彭時姚夔爭之。至

讀書論世

卷九

三八

論清室

廟。郭后之事。爭者獨皞一人。宰相周瑋手額歎曰。已宜宗賢主。而郭后暴崩。人有異論。死復黜之。使時有姚彭之臣。安知其不從而敏中長君之惡。可惜也。郭之祔廟。在懿宗時。錢祔廟。在孝宗時。皆不于子而于孫。孝宗之審義循禮。又不可及已。攷漢和帝母梁貴人爲竇后。讓廢帝卽位。三公請貶后。尊稱不令祔葬。帝不可。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肅帝時。桓帝實后崩。曹節皇甫嵩欲以貴人禮別葬。而以馮貴人配祔。太尉李咸與疾。檣椒廷尉陳球操筆下議。帝從朝議。

唐宣不及二君矣。和帝之三公。唐之敏中。其見與甫節。宦寺同。慈懿之議。中官夏時似賢于甫節矣。

宣宗以裴休請立太子。曰。如此則朕便為閒人。後唐明宗以羣臣請立從榮為太子。泣下謂左右曰。朕當老太原舊第耳。宋太宗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朕于何地。患得患失。鄙夫戀祿位則然。至尊而意趣若此。在賢主尤不可解。人欲橫流。貪戀權位。父可以嫌其子。子可以攘其父。春秋宋惠猶伊戾。譖太子謀叛。宋人曰。為吾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語雖誣。而巧于中。人

讀書論世

卷九

三

子于其所應得而患得之也。是為欲速。人父于其所固有而患失之也。是為欲久。父之于子。子之于父。無終建哉。夫于嗣子且然而况其他乎。宋太宗之殺廷美。高宗之不欲歸淵聖。景帝之錮英宗。易儲又何論焉。宋英宗疾。既立太子。泣然淚下。彥博謂奇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即父子不能不動情也。愚謂公以私窺英宗耳。英宗以大漸自悲。與宣宗等不同。明世宗諱立太子。則神仙不死之惑中之也。

張山來曰。今世溫飽之家。尚有子欲父速死者。何況帝王乎。

黃巢為賊以亂天下。李振教朱溫盡殺朝士。投之溝流。皆以不第情嫉故也。蜀人張榮。屢舉不中。從賊。能為謀主。草書檄。南唐樊若水。以不第謀歸宋。乃載絲繩度江岸。廣狹。教宋造梁。取江南。張元吳昊。以久困塲屋。而叛歸于夏。嗚呼。才人擯斥。固取士之尤。豈知小人見厄。遂為國家之禍。蘇楷以無才行。見黜于昭宗。昭宗被弑。議加惡證。楷循子也。循為唐相。何于彼而賣國以事溫乎。

讀書論世

卷九

三

昭宗忿李茂貞。王行瑜。輕兵討之。以激二鎮之。貶杜讓能。以謝之。袁盎借七國以誅錯。崔昭緯借二鎮以殺讓能。皆逞其私憾。昭緯私通二鎮。則尤非大臣宜也。雖然。二主不得已也。嘉靖河套之役。發於會銑。決于夏言。寔世宗本意。而嚴嵩以邊彙構兩人。中以法。其挾私報怨。同於袁崔。然非有七國之難。二鎮之強。上遽從而聽之。何也。昭宗於讓能。遲回曲庇。不忍焉。而世宗一怒。忘其初念。尤不可解。麗助在徐州。將反時。猶于國忌行香。西向拜謝。按國

忌行香始於後魏唐之中葉今天下州縣悉於寺觀
設齋焚香開成初禮部以事無經據請罷之尋乃復
夫慎終追遠忌日不樂而謂其無經據乎若行香寺
觀則陋而非經耳賈耽私忌宰相絕班節度使李匡
威失地依鎮州王鎔忌日鎔往吊此其親忌也然則
唐人固重忌矣今士夫當親忌而飲酒與席可乎
麗助反徐州自為天子令父舉拜之契丹建律后有
母與姑皆踞榻而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世
間事無所不有北面而朝何必齊東野語彼不與父

讀書論世 卷九

毋之即為天也天則遠矣晉石敬瑭死兄敬瑄

而于本生父敬儒 臣而名之具哉

宦官之禍至唐極矣然吾得三人焉楊復光義勝曹

知慈勇勝張承業茂仁矣奚直義勇已哉嗚呼孰謂

刑餘無賢哲周安已降黃巢復光泣諭以逆順遂與 討賊之師長安已陷知慈集壯士據嗟

義山屢屢 敗賊管

山東幹門弟婚姻皆資財唐太宗令王妃主婚皆
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舊望不減或一姓中分
某房某眷高下懸隔高宗時李義甫為子求婚不獲

乃引先帝旨勸上矯之詔脫西李太原王榮陽鄭范
陽盧清河崔博陵崔趙郡李諸貴姓不得自為婚姻
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陪門財者
女家門望高而婿非其耦則多納財以陪門望也然
族望終不能禁或故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
與他姓為婚夫自矜門第者以其貴也至於論財先
自賤耳載女竊送何異私奔野合老女不嫁能毋羞
怨忿陰乎乃今天下則異是單門下族驟登科日或
遷陞要職乞婚者重輸金銀印身為望族勿郵也而

讀書論世 卷九

新貴者假婚姻以邀厚賄無問男女皆囊橐之徒矣

門第之別猶為可也

漢人多才而弗醇宋醇矣而才不逮唐狄梁公郭汾

陽李鄴侯張睢陽李臨淮顏魯公李西平父子段忠

烈其才力皆足冠古今狄之深沉郭之恢弘鄴侯之

敏練張顏之英毅西平之篤勁涼公之坦夷而皆粹

於德焉他若姚元之李絳裴度李德裕之相李愬馬
燧渾瑊之將皆磊落奇才也漢之卓然者淮陰才矣
而度遜汾陽子房智矣而道遜鄴侯兼之者武鄉乎

宋李·文靖·王文·正·韓忠·獻·范文·正·富鄭·公·寇萊·公·李
忠定·之·相·宗忠·簡·韓·斬·王·岳忠·武·之·將·庶·埒·於·唐·矣·
世·運·有·升·降·人·才·有·盛·衰·然·德·醇·則·才·愈·絀·法·併·則·
守·益·拘·明·之·所·以·無·才·者·法·限·之·也·法·密·則·雖·才·而·
桎·梏·不·啻·也·宋·明·之·凶·最·多·節·義·唐·之·凶·也·寥寥·焉·

讀書論世卷十

五代 南唐

宣城張翥
天都張翥
山來參

蘇循及子楷。背唐佐梁。自謂有功。望為相。溫甚薄之。敬翔李振亦言于溫曰。循唐之鴟鵂。賣國求利。不可立于惟新之朝。遂勒致仕。斥楷歸田里。古今革命如是多矣。見金夫。不有躬。始昵其私。而終未嘗不疑其心。醜其行也。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復關之婦。所疑是

讀書論世

卷一

讀書論世

笑于兄弟而靜言自悼者也。

劉守光囚父殺兄。孫鶴受守文之任。詔同討罪。能死從而事之。及守光稱帝。置釜質于庭曰。敢諫者死。鶴以滄州不殺。感恩強諫。甘伏質上。守光亦稱帝。夫滄州之破。可以死而不死。偷生固安。賊子稱帝。諫可以無死。而死之。是何闡大義而感私恩乎。始誅嫪毐。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而茅焦繼之。董昌。諫而死者數輩。而不止。夫暴亂之主。不可與言。而諫首不悔士之。不明于義理如此。

朱全忠妻張氏。多知略。為全忠所敬憚。而尤奇者。兵

破兗州。全忠納朱瑾之妻。張氏逆于封丘。瑾妻拜張答拜。且泣曰。兗郟與司空同姓。約為兄弟。以承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媼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媼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入寺為尼。以全忠之狂暴。使不敢留瑾妻。且絕無幾微妬色。而論以典。公大故。亦何聽。敘蘊藉也。瑾妻不及李芳之妹。而南康主殊福劣矣。一時若克用劉夫人。堅請城守。黃巢俘妾。指斥大義。朱延壽妻。預知凶敗。皆雄女子。

讀書論世

卷一

讀書論世

唐莊宗尊母晉國夫人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氏。人劉氏為皇太妃。初劉無子。性賢。不如曹。為克用。姬相得甚。數至是受冊。劉詣曹賀。曹忸怩不自安。劉曰。願吾兒享國長久。吾輩獲沒于地。國陵有主。餘何足言。噫。賢矣。但嫡庶易位。貴賤殊稱。子夫不可。而以子行之于母。可乎。晉趙衰在翟妻叔隗生盾。及反。晉妻文公女。趙姬請逆盾母子。以盾為才。請于公。以嫡而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叔隗先而盾長。嫡之友也。劉曹之嫡庶分。故懸殊。不知劉何

以堪也。高歡娶蠕蠕公主，婁后避正室以處之，則以
歡逼于蠕蠕也。吾謂趙劉仁而婁知，柳文公妃杜祁
公子雍之母，以君故讓偏姑，又以翟故讓季隗而已。
班退處第四，何晉多賢婦人也。

莊宗迎母入洛陽，太妃留晉陽，太后曹忽忽不樂，劉
亦怏怏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屬，為之不食，謂莊
宗曰：「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在者之及劉薨，悲哀
屢日，因而得疾，欲自往會葬，力諫而止，可謂絕德
何不讓皇后之稱，或推尊而並之乎？」明宗將立，

讀書論世

卷十

三

詒清堂

妃，妃謂王德妃代為之王，妃辭焉。事后恭謹，后
之宮闈之和輯，帝王家僅事也。金完顏亮母大，
母徒單氏相得甚歡，亮弑主自帝，並尊為后，徒單
日大氏起為壽，跪者久之，徒單與公主宗婦語亮，
名與徒單語者，杖之大氏以為不可，亮遷都于燕，
徒單后于會寧，大氏在燕，每思念之，及病篤，以不
相見為恨，謂亮曰：「我死必迎致之事，如事我亦
曹氏也。」

莊宗妃劉氏，幼為晉將袁建封掠入王宮，父醫卜為

業來謁，召建封見之，良是妃方與諸夫人爭寵，其
寒微，大怒曰：「妾父死亂兵，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
之嗟夫，唐德宗不忍斃其假母，劉氏乃忍笞其真父
及為后，同莊宗幸張全義第，言幼失父母，見老者輒
思之，請父事全義，而強使受拜，盡受其貢獻，明日，后
命學士趙鳳草書謝之，鳳密奏：「古無天下之母拜人
臣為父者。」莊宗嘉其直，然卒行之，后之貪婪無恥，如
世俗人家小兒認假父者，皆贏其餽遺耳，拒真父而
認假父，異哉。

讀書論世

卷十

四

詒清堂

莊宗有美姬生子，劉氏妬之，節度使李紹榮妻
日侍禁中，帝問復妻否，為汝求婚，后即指幸姬曰
不以此賜之，帝難于言，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比起
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不食者累日，夫皇后而父
其人，臣人臣而攘帝姬，皆宇宙大奇也。

莊宗追尊曾祖祖父皆為皇帝，立廟于晉陽，以高祖
太宗懿宗昭宗合為七室，以承唐統，高祖太宗不
祧也，昭宗身所事也，懿宗昭宗父也，雖然以朱邪
李以沙陀瀛隴西，不知在天之靈享之否，廟中神人

胥悅無嫌。否明宗卽位中書舍人馬縞請用漢武後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亦以邀佶烈之先非朱邪赤心族也。

韓延徽燕劉守光參軍也使契丹契丹留為謀主教以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廛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安生業頃之逃奔晉陽莊宗欲用之為王絨所疾遂假省母復入契丹遺書晉王以老母為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渡人為寇延徽之力也延徽守節不得已而留契丹

讀書論世

卷十

五

臨清堂

所以效策皆為漢人計世有投誠異國為之謀者

丁零王張柔等何其無故國之情耶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相與唱和明宗謂之曰吾不知書喜聞儒生講經義聞人神智昔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也夫詩道浮華陳隋之主好之明宗乃見及此以為不如經義而儒

家子顧舍經義而畢力于詩乎
安重晦銜李從珂醉殿之矯命諭河東指揮使楊彥溫逐之重晦以彥溫奸人使明宗討之帝除彥溫終

州刺史欲面詆重晦固請發兵帝仍命生致之將兵者竟斬首以獻重晦又諷馮道趙鳳請罪從珂上曰吾兒為奸黨所傾公輩不欲置之人間耶他日鳳又言之重晦又自言上曰朕昔為小校賴此兒拾馬糞

自贖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耶重晦又使私人籍河中甲仗為從珂罪時從珂歸第絕朝請士大夫不敢與往來甚矣重晦之橫也人主之子以酒失而必欲殺之人主再三宥詞而敢于再三申執外而將內而卿忒知有重晦不知有天子彥溫之拒珂雖坐

讀書論世

卷十

六

臨清堂

之以為奸而致討焉使明宗而黜惑無論已委然

然而莫能自制也故人主以剛德為貴
張山來曰漢獻不能庇其妻與此可作一對
康義誠患秦王從榮之禍陰持兩端遣其子事秦王欲以兵入侍廷臣仗義誠謀之不敢一言路王叛諸軍敗北義誠私欲以迎降為已功乃請自往以圖後效朱洪實欲固守洛陽義誠罵其欲反途中遇

騎即解佩刀為信請降及潞王責之叩頭祈死王即位族誅之以王思同之不屈王欲宥之以義誠之說

隨附阿而不免族滅。古今小人依阿以圖富貴。免禍患如義誠者。何可勝數。受僇者亦復不少。而思同宋令詢姚洪輩。妻子與聲名無恙。所得孰多。

契丹為晉破唐而歸。大同判官吳巒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彼。眾推巒領州事。閉城拒守。應州指揮使

郭崇威亦恥稱臣。挺身南歸。晉遣兵部尚書王權使謝契丹。恥之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成德節度

使安重榮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潛遣人殺之。疏請合兵討之。廉恥奮發。人心不泯。敬瑄稱父。稱兄。受僇

讀書論世 卷十 七 論清堂

受辱。真帝王中無恥盜魁耳。身被責讓。憂懼以死。重貴重睿。孫延煦。延實。后李氏。妃安氏。及貴后。俱稱妻婦。驅迫塞外。窮餓幽窘。丁妃見奪于張彥澤。

貴女見奪于禪奴。利姬趙氏。譚氏。見取于述律。王亦足為千古羞已。

張山來曰。敬瑄之受辱。亦推輪之過也。然則唐之

鐵現亦猶蘇秦之簡練。以為揣摩耳。豈真讀書立

志者哉。

李松呂錡之勸結契丹也。從珂用薛遇文言。而唐以凶乘維翰之勸割燕薊也。敬瑄不用知遠言。而晉有

天下然則唐為失策乎。曰。寧為此不為彼也。延壽之亂。晉亡于契丹。自是而四百三十餘年。燕薊不可復問矣。晉非直自亡也。故遇文之言。人君之體也。知遠之言。萬世之計也。

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積貨巨萬。都虞侯秘瓊殺其家而取之。後范延光利其貨而殺瓊。延光又為楊光遠

殺而奪之。光遠亦以反誅。皆數年間事耳。夫設藏誘盜。况殺人而悖入乎。楊光遠之反。兗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以治。堞率民財以實私藏。軍需匱竭。杜

讀書論世 卷一 八 論清堂

括民穀百萬斛入公者。僅三十萬斛。餘皆自。緡二十萬。景延廣增三十七萬。以自利。彼為身家

未有不墮溫琪諸人之禍。為將率者。未有不懷安社。景三人之私者也。噫。李崧和凝。以久相巨富。恒州之

亂。為白再榮所罔。幾于見殺。為宰相而蹈二人之覆轍。可乎。

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其所。也。諫止之。怒而射式。敬瑄為彥澤流之商州。彥澤

人脅之曰。不得式。恐致不測。敬瑄不得已。與之彥澤

剖心扶口。斷四支。噫。父欲殺子。果其親昵。其忍坐視乎。遷怒而殺之。且極其毒。無人理矣。敬瑭儼然君也。庇之不可流之。不服危詞。要脇敬瑭。誠庸懦乎。何以堪此。總之。身竊神器。人思窺伺。恩威不得而自用也。彥澤異日降契丹。破大梁。逼勒嗣君。且妻其夫人。丁氏屠殺官吏。皆敬瑭遺之也。

石晉之亡。桑維翰不屈死。皇甫遇絕食。扼吭死。皆死節。皎然。桑維翰。雖才智有功。而首謀事契丹。以亡唐。又薦張彥澤。禦契丹。以亡晉。可謂無罪乎。卒見殺于

彥澤。悲夫。

五季之世。君如奕棋。官如芻狗。社稷如驛舍。人生如朝露。何有于貨財。而賈貨如李崧。和凝。皆宰相。巨富。

崧在真定。高祖以其第賜蘇逢吉。第中瘞藏。逢吉盡有之。崧二弟。典義。時出怨言。喚僕葛延邁。以弔販。侵匿。被執。督遂。購逢吉之僕。上變告。逢吉復陷之。崧兄弟家屬。皆坐反誅。嗟乎。為相而使家奴營販。其敗也。也。逢吉利其有。誣戮其家。會未期年。而亦身死家破。此秘璽。范延光。趙光遠。已事也。尤怪者。當時厚賞延

讀書論世

卷一

九

論清室

邁至士民家。皆良俾。奴僕為所脅持。後郭威稱帝。學士徐台符。請誅延邁。馮道以屢更赦。令不許。王峻以台符為義。而請于帝。卒誅之。以奴告變。誣殺家主。大惡不赦之科。卽此一事。道為有人心。故後高祖以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崧也。辭而不處。知所懲矣。而卒驕。秦狂躁。致商州之禍。

漢隱帝時。西京留守王守恩。聚飲。凡喪車輪錢出城。扞厠行乞。有課率。縱麾下盜人財。有富家取婦。與俳優往為賓客。得銀數錠。吏部侍郎張允。家貴。萬計。身

讀書論世

卷一

十

論清室

結鎖鑰。雖妻子弗委。郭威兵入。匿佛殿。藻井。被擄。墜兵掠其衣。凍死。王章為相。田稅斛輸二升。謂之鼠耗。章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吾謂允之鄙吝。今多有之。小國垂危。苟偷旦夕。畱守相臣。安有遠志。聚飲營私。猶無足怪也。李濤上疏。言關西紛擾。外鎮為急。楊邠。郭威。佐命功臣。官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夫謂邠威。外鎮以靖寇氣可也。以其家未富。而備領要害。是以官為

壘斷乎濟才知侃侃所見如此當時風尚可歎直至

曹彬使吳越不受餽遺盡籍而獻周主強受之悉以

散于親識斯豪傑間出已前此史弘肇之吏李崇相

李其家貴之精弘肇誅死

唐晉漢契丹更據中原唐閩吳蜀南漢各帝其國荆

南高從諷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

賴夫志大有為則不急于稱尊力不能為則不敢于

稱尊所謂讓也高氏不以免譽而以居貨其父季昌

時諸入貢而過者多掠其貨幣諸道遺書詰讓或誅

讀書論世 卷十

以兵不得已復歸之然能會禮梁震聽震用

從後繼之視吳閩南漢諸嗣位猶為賢也

荆臺隱士抱黍離之悲左肥遁于崑壑懷報韓之志

空扶策于雄藩栖托南平二十九年高氏堅固不得

已乎抑朱氏唐之仇也李氏唐之與也莊宗滅梁李

與欲入朝震止之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不

取而數千里入朝公朱氏舊將安知其不以仇敵相

遇也及滅蜀李與聞之失箸震曰唐主得蜀益驕必

無日矣安知不為吾福觀其語未嘗心許李氏也蓋

晉陽父子實呼而名順仇朱而非以忠唐所謂以暴

易暴震之所不取也既依于高氏志在全身而機能

料敵視當日稱王竊據咸不如高氏之倫安以僅存

若震者可謂具觀時之智而無失遺民之節者矣羅

隱不遇于唐猶勸錢鏐舉兵討梁况震而忍忘唐乎

高氏不足有為震知之矣其效謀于高氏豈後世以

刀筆巧肥潤者哉

漢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橫朝廷遣沂州刺史郭

瓊將徵之銖置酒伏兵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去左右

讀書論世 卷十一

以往季無懼色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

儀屈朝恩神識偉度瓊何德而臻此人無忤心愛

自作才與誠合未有不動者也又小人構爾巧售其

術若費無極惡卻宛于子常而殺之不可不知不惟

小人之構其同黨相愛苟無大議亦起叢端如李貴

告裴晉公于方為元稹結客刺公公隱而不發實告

神策軍詔鞠之無狀晉公元稹俱罷相高斯鄭餘華

亭相怨客言華亭使滿京師圖刺高大怒韓楫斷其

必無客阿公求進耳賞與高客豈非黨附而無識者

哉。妻之隱忍蓄疑不及二郭。高尤福矣。有告孟知祥。言都指揮李仁罕欲寘宴而名殺之。詰之無狀。知祥去左右。獨詣之。仁罕叩頭泣謝。知祥亦二郭之亞歟。

南唐

吳司徒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蓋以徐知誥圖受禪也。夫懸車致仕。治世猶為休老之計。當新故禪代。人臣亦復何心。昔范雲急欲預梁王九錫之會。適疾作。謂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之喪心無恥。何所不至。令謀死。而吳禪。知誥乃即位。然則令謀固資志以沒死。而取者歟。

續書論世

卷十

十三

詒清堂

南唐受禪。府寺州縣名吳及楊者悉改之。判官楊嗣。改姓羊。徐玠曰。陛下應天順人。詔邪者專事改更。非所務也。唐主從之。夫為尊者諱。義也。末世有婦而諱之。金仁山之先本劉氏。諱錢。武肅嫌名而改姓金。有愛而諱之。晉人尊羊祜。改戶為曹。有惡而諱之。秦檜。憾岳飛。諱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茲諱楊與吳。何居墟其社。斬其祀。并不欲存其名。為此說者以

李昇且忌之也。吳非有仇于昇也。改革後多有諱明字者。亦此類歟。是再醮而諱其前夫也。

吳主子璉。納知誥女。誥受禪。封永興公主。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曰。吾為冢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此與漢平帝王后。周天元楊后。皆嫉其父之篡。而抱君國之痛者。以三父而有三女。奇矣。楊行密女適宣州節度使李遇之子。徐溫攻宣州。族殺遇。楊氏以王女免。更適徐玠。玠與徐氏圖篡。玠鎮宣州。楊覩舊治。感憤而死。不及知誥女遠矣。又徐溫女適李建勳。建勳致仕。號鍾山公。女自號鍾山老嫗。不稱所封。知誥為本生。李氏考妣發喪。建勳妻假衰經哀。哭如母。曾不念其本生。徐也。非李也。鍾山老嫗。襲名。居退。亦一九華先生。建勳妻不足怪。徐知誥知誥皆欲服斬衰。昇去所養。而復所生。宜也。吾不知二子之子。李為生乎。為養乎。

續書論世

卷一

十四

詒清堂

唐以來。天子生加徽號。上誣下詔。互相承襲。南唐主昇。獨不許。謂尊號虛美。非古。辭不受。子孫承以為法。又詔中外。章奏勿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此與光武

同發矣當時閩漢楚蜀奢汰淫暴南唐吳越能自修
飭昇為尤賢已

徐知誥嘗怒其儲子齊王其愛妃种氏乘間言其子
景邁之賢怒曰國家大計女子何預叱內臣掉而幽
之命削髮為尼此從來英主所不能也漢景帝愛王
夫人而嗾栗姬王夫人使人請立栗姬為后帝怒然
但曰是而所空言耶而竟廢栗姬母子立王夫人為
后知誥勝之矣

景通立為太子表辭再三讓弟景遂及嗣位立為太
子

弟景遂亦固讓而易其子曰退身督讓王喪
勸張易擲玉盃改容謝之景遂好仙徐鉉作賦
遂絕其好景遂毀佛書而尚六經帝王家諸子如此
者不易也

凶國之主多愚而佞佛南唐後主與周后伽南
誦經頓頰至于癡癡親削厨簪試之以頰僧尼犯
惟令拜佛崇建寺宇廣集僧尼諸郡奏報死刑以宮
中佛燈達旦為驗火滅則斷否則貸之謂之命燈嘗
買往往路內官積燈以免有小長老請建刹千餘

讀書論世 卷十

十五

臨清堂

康為虛牛頭蘭若卒為宋師屯營之所又北僧建塔
采石後宋師以繫浮橋愚謂二僧皆北人間也宋師

之圍城小長老謂佛力相助登城大呼後主令僧民
念救苦菩薩萬聲沸湧真堪失笑又淨德尼院凡八
十餘眾皆官人出家者公卿處子多在焉城將陷積
薪院庭後主約共焚死及官中火淨德亦焚薪赴火
無一人肯脫者直茶毘之惑也豈守貞殉國之義乎
皇甫繼勳為南唐大將第宅園亭車服妓樂俱極
美及宋師至懷二心後主責之收付大理眾軍

讀書論世 卷十

十六

臨清堂

而盡劉承助私監督藏窮極奢侈常以寶貨賂
為詭佞自免宋祖詔江南運米承助請行預圖自
及宋師至自以為積太祖曰此豈汝功耶竟勿收用
遂窮困裸袒丐食于路凍餒以死夫悖入悖出理有
固然貨殖羅殃浸蔽誨盜漢鄧通之餓死南齊蕭
之見殺五代張允之凍餒皆積聚貪悖所致况繼勳
承助謀國不忠者乎明末助威大臣擁貨巨萬冠帶
都城詭募不吐卒身家俱殉亦未鑑于此也
宣城邵拙著書埒韓柳有詩三百篇宋典應制科有

司以聞未詔而卒時人悼之門人袁氏買地葬之在
陽潘賁七歲能詩負才藐勢而五舉猶白丁宋興
射沈義倫奇其才致門下凡三過省闈每廷試輒有
目疾義倫死遺表薦之而賁疾作詔下而賁死矣沈
氏諸子買棺葬之由二子觀之遇合有命雖薦劍無
能為也按拙死郡將哀之籍其裝得手書史傳文集
三百卷藏之官府嗚呼拙所著述今不可得而考矣
夫宣城猶昔也厲節能文如拙者不乏苟賈志以
有憐才如郡將者乎有弟子尚義如袁氏者乎
續書論世 卷十 十一

人于漢高蘇秦則壯之于桓榮周彬則斃之若語
鄧亞文馮權之事有不鄙而笑者乎不知其胸中之
自滿大小不同同一兒女兒也饜酒肉以驕妻妾怒
諸侯而謂丈夫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亦妾婦所誦而
泣也
人主恆諱于一時未嘗不悔悟于事後秦穆之于蹇
叔漢高之于婁敬太宗復魏徵之碑玄宗封九齡之
墓蓋成敗著而忠言顯矣南漢著作郎侯融嘗勸漢
主弭兵息民後漢主為敵所敗慟哭而返乃追發
棺暴尸夫亂主護前恣其凶狠有愧見其面如
趙乘寇長安長史魯徽諫之不聽而敗曰何面目
獻命先斬之田豐阻袁紹攻許紹怒繫之及紹敗人
謂豐必見重豐曰彼勝而喜猶釋我今敗吾死矣
而榮見殺總之亂主不可與謀知足以料事何若以
保身乎
禪讓者道之公也後世襲之其情詭征誅者事之亂
也後世踵之其名正有天下者寧征誅毋禪讓蓋以
力以功則人莫得而爭也五季之禪讓可問乎宋代

周袖中之詔何爲者。雖然生民之害。則征誅不逮。禪讓矣。禪讓而無用兵。猶世及焉。生民之幸也。人主之差也。

讀書論世

卷一

一六

弘治清室
藏板

讀書論世卷十一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宋

或問燭影斧聲之事。曰野史傳聞先儒駁據已明而主先入之言終以不察如牛繼馬後及此事是也丘文莊論此事胡一桂陳桎作私定出于李燕長編而燕所本吳儉文瑩湘山野錄也野錄謂太宗太祖對飲燭影下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燕改為遜避太祖

讀書論世 卷十一 一 語清

祖下階引柱斧燬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燕雪為戰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而桎又手好為之下書俄而帝崩其實帝崩于次日癸丑而系之壬子大漸謬矣使太祖有不得正終之嫌太宗有手賊其君之逆而村學陋士既不窺正史復不探情理夫前盟具在太祖彌留之際亦復何異而太宗會不可忍乎且敢于下手何復遜避此理之必無者然為此謗者非僧瑩陳桎之過太宗自責之也德昭廷美之死而欲後世明其誣奚可得乎吾謂牛繼馬後

沈約魏收之說天惡司馬氏也燭影斧聲李燕儉文瑩陳桎之誣天惡宋太宗也

予嘗謂盾于穆羸普于杜后其食言也二趙先後二報焉靈之得立幸穆羸猶在耳盾遣先茂迎公子雍而旋背之以拒秦師反覆俄頃間靈公見弑為尤甚矣蓋盾驚而普壬

种放隱終南張齊賢稱其簡樸退靜下詔召之幅巾入見還山復出祿賜既豐飾輿服置田畝強市爭訟為時論所薄又以驕倨與王嗣宗閉杜鎬因與

讀書論世

卷十一

二

語清

山移文讓之噫是簡朴退靜者乎同時若林逋魏野二人放宜愧矣初放教授以資養母朝廷召之母棄曰吾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渡入窮山盡取筆硯焚之母真高士介母不啻也抑身既高隱講學聚徒誠有所不可欺由今觀之斯言可味也史稱放按視田畝每宿給驛乘頻詬驛吏規算糧具纖悉無遺夫清節不終何至若此大抵充節為高必以守道為本不貴外之弋其名而在中者無可奪非安土敦仁艱貞處晦何以與此傳稱大易

之學。李之才受學于穆修。穆修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學有淵源。為宋理學之所本。放于易之道。何居。西夏之師。韓公欲戰。范公持之。好水川之敗。范言驗矣。然元昊約和。知范公之議而故徂之。范報以書。韓公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則范誠誤。若夫通書焚書。俱不足咎。夫焚謾書存國體也。兩軍對壘。有詞命焉。動之以誠而斥之以理。而以為外交。不亦謬乎。宋庠阿夷簡。謂范公當斬。閻戾甚矣。萬曆時。建州車價。禮部尚書李廷機。遣序班李維葵。以書諭之。史記事劉國籍等。亦以交通勅之。書生之見。如此。范公在延州。韓公令尹洙往議。范公執不可。洙曰。公于此不及韓公。韓公言用兵當置勝負于度外也。及師敗。陣亡者父兄數千人。送哭馬首。韓公駐石。進范公聞之。曰。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愚謂韓公尹公皆誤矣。夫置勝負于度外。此大將臨陣交鋒。非惟懼折衝語也。臨事而懼。豈必死而無悔歟。東之殺王化貞。謂以六萬人蕩平遼陽。熊廷弼主守。及

廣寧陷。廷弼笑曰。六萬人蕩平何在。與韓范事頗相類。然韓范所見殊而忠愛則同。故韓不以敗損賢。范亦非相笑也。化貞愚闇。廷弼剛忮。其倖灾以自驗。其言則小人而已。故君子不可以成敗論。小人亦不可以成敗論。范公遭讒。恐懼請出。按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君此行正臨危機。豈復再入。欲經制西事。惟在朝為便。范公愕然。既去。攻者果甚。呂公何智歟。然于此益可定兩人優劣。惜茲多口。奉身而出。初無去後之。而為負鳴之勢。君子難進易退。道則然也。呂當臨朝十餘年。及仁宗時。專政最久。雖言官數詆之。容衛不替。豈非有自全之妙用耶。後世權臣。繼繼失。如夏言。張居正。不但食其正。慮其蹈危。機耳。此固寵全軀之術。非所以論純臣也。寇萊公器度不及呂。端李沈王且諸公。其才丁謂而短。王旦是不知人也。中書建詔格。即以上聞。令且詰責。是無容也。生辰造山棚。晏設如聖節。是不謹也。求為使相。是干進也。徒以剛直稱。又不學無術。非幸

相宜也。不知且何以器之。張詠在蜀聞其大拜亦曰。真宰相也。惜任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詠非易才也。且能學者矣。且之疾也。真宗問可代者。及詠與馬諫。且不對。固問之。乃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然則準果愈于詠乎。夫上智之知人。必有其所以然。而不在于繩尺中也。宰相有醇謹濟者。漢石慶。唐盧懷慎是也。有以剛決濟者。漢周勃。申屠嘉。宋寇準是也。準判吏部時。奏事殿中。帝起引帝衣令復坐。事決乃退。真宗憂天雄軍。準欲用王欽若。即促上為教。齊河之

讀書記世

卷十一

五

臨濟生

且則曲解之。及真宗視疾。問可代者。且力薦之。夫遠格送還。雅度者能之。深衷者能之。黃老之學能之。短之上前而顧重之。面斥其求而陰薦之。雖至于疾革而猶舉之。此非徒有容已也。蓋有以識其才必盡其諸。無復爾我計較之私。而但為國家收公輔之用。不嫌其褊隘淺率之短。而必展其強毅剛果之長。即古之大臣。保我子孫黎民者。不過是矣。漢王之議。司馬公以漢宜不追尊衛太子。光武不追尊南頓君。宜法而謂為人後不得顧私親。若好愛之心。分于彼。則不專于此。云云。夫為人後不得顧私親者。統系名義存焉。亦猶人臣委贄。則不得顧戀其父母。爾曾是天性之親。父母之恩。可強割乎。公謂陛下負辰端。兒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又何言。士民之家。養其富厚。急急焉父之母之。忘其本生者。陋也。王珪等定為皇伯之稱。典禮之所無也。人有易字。改號者。朋友習其故。稱未能卒。更况其父母乎。歲月積累。膝下依依。而忽焉伯之叔之。獨不徂于顏而澁于口乎。今夫庶歷于嫡。于其母曰生母焉。烏在本

讀書記世

卷一一

六

臨濟生

生父母之不可而以伯叔當之哉。况帝王之家。有稱有謚。有國號廟號。非若士庶人舍伯叔父母之稱。則無以別也。程子大儒而猶曰尊崇之禮。皇伯父之稱。謂之何歟。

韓歐陽司馬公及王珪。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賢者。無私其所見不同。未有邪正也。與獻大禮之議。張璪。桂萼。席書。方獻夫等議本無可疵。徒以人不足取信。意涉于諛。又與楊蔣水火而以邪目之。以非禮歸之。不亦過乎。韓魏公謂濮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亦天

讀書論世

卷十一

七

治清室

理人情之至。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勸其導諛。而謂紹陵之土未乾。遂欲追崇濮王。使上厚所生而薄所生。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劾歐陽首開邪議。以枉道執人。主近利負先帝。此大不然。夫厚所生。遂謂薄所生。可隆小宗。遂謂絕大宗乎。薄所繼而絕大宗。誠為不可。必如諸公之說。奪彼與此。而躬愛之心。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魏明帝以無子。將必立後。預為此語。非聖人大道為公者也。韓豈導諛。歐豈邪說哉。以漢。漢廢段。猶擬之亦過矣。楊蔣諸公踵其事而持之。則又

過焉。與人主爭繼嗣。與典禮爭是非。攘為氣節。激為水火。至于痛哭而君德傷。杖請而國脉惜矣。

洪伏士云。張桂真邪說也。河清無竟。

范文正立科舉新法。先策論。後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先策論。重實用也。詩賦似無裨于用。及安石罷詩賦。明經諸科。專試論策經義。所謂明經。即帖經墨義也。愚謂安石變法。此獨差善。而子瞻議駁之。子瞻謂聖人復生。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力言立學之紛。則謬也。

讀書論世

卷十一

八

治清室

洪伏士曰。立學之紛。子瞻語未謬。張山來曰。堯舜在上。雖詩賦取士。亦可得人。孫明復疾韓魏公言于仁宗。選書史。給筆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官其一子。此真大臣之見。王元美遺人于獄中。錄虛構詞賦。何足道。而中原以為美談。今天下張風雅之壇。竊道學之譽。果遇明復其人。求其一言之貴。不可得也。况若魏公乎。

歐陽公謂富公之使契丹。與顏魯公之使李希烈同。恭惡呂夷簡也。然魯公立節。富公成功。尊君命而振

國威雖使虛杞夷簡忠于謀因智于用人豈復如此
漢梁冀以張綱守廣陵鄧騭以虞詡守朝歌本欲害
之適以成之蓋利器不折于盤錯精金不耗于銷鑄
人臣者尤有致命遂志之誠險夷一致生死不渝富
公終其事然未嘗不自勉于死顏公死其職然未嘗
不遠過于生明末臣子賄營善地規避遯關政府益
得把持要脅之有推經略關外而銜恨者噫梁鄧虛
呂世不乏人有如張虞顏富者靖共乃事而無憾者
乎予嘗謂人必才與誠合才略何詎不若古人而

讀書論世

卷一一

九

論清室

有忠篤之誠則賢者生死成敗奉其氣不肖者得
利害戰于中明之凶也無惑也
晏元獻為樞密使從幸玉清宮從者持笏後至以笏
擊折其齒為御史所劾出知宣州尋改應天延范文
正教生徒二公俱未至宜也寧國志列之名宦又記
之敬亭不知始于何人若援以為重史不可誣也
志與史絕而疎脫者不可攷舉修志之役予世外無
所關其口也
韓退之祭鍾離自徙去陳堯佐判潮亦以鍾食人作

文以告而捕之鍾患遂息亦何符合耶人罕知堯佐
事近時頌德政者凡驅虎退蝗人以為說已以示異
正自不少漢桓帝時巴陵人浴池水戲云中有黃龍
太守欲以為美上之朝即漢已然矣宋理宗時潮有
大蛇僧奉以惑人偶一太守驚疾而卒胡頴為安撫
使命昇至令之曰若有靈二日當見及三日竟殺之
想湖鍾之害無亦有譎張如寺僧之蛇而好事者爰
以為奇也

讀書論世

卷一一

十

論清室

范希文劾呂夷簡坐以朋黨出知饒州尹師魯上疏
曰仲淹忠亮臣與義兼師友今仲淹以朋黨獲罪
不可苟免夷簡怒并斥之時朝士無敢送范公者李
絳王質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
幸矣此皇甫規意也士或以其附名而嫌之夫附名
者蟻附于平居烜赫之時有事則殿去其肯率裳而
汨餘波乎死生禍患不相携貳此君子為有朋黨之
說也如慮禍之延則見賢者而若究必紆徑于陂邪
如憎名之染則對有道而漠然必墮志于汚濁夫名
者聖人所以補朝政之不及而盡人性之妙用也士

類無褒議。則人心無勸懲。人心無勸懲。則風俗無美惡。至士背其友。弟畔其師。臣且不有其君。氣誼淪廢。廉耻喪。國非其國矣。

唐介幼。潞公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因奄侍通宮掖。以執政潞公賢者。豈其有此。大臣國之柱石。君之股肱。不為投鼠忌器。嫌乎孫抃論陳執中。嬖妾管婢死。范鎮論臺臣舍大索小。暴揚燕私。朝廷設臺諫。使除諛惡。非使為護惡也。介貶春州。彥博亦罷。知許州。上慮介道死。使中使護之。朝士各贈以詩。此宋法之善。

卷十一

仁宗潞公君相之賢。有明勅大臣。無不廷杖。致。羅致其罪。即人主喜怒隨之。况護之乎。石介慶曆聖德詩。指夏竦為大奸。竟以得禍。唐介勸文潞公。李師中贈介。有未死奸諛骨已寒之句。而文公不怒。則二相之賢。否殊也。羅文教勸李文。遂得罪。或諷以潞公之容。文達曰。潞公自居盛德。而使。于朝。吾不可踵襲之。嗚呼。是何語哉。文達在明。為賢相。猶若此。况他人乎。

歐陽公蔡君謨等在臺中。引石介為諫官。范文正曰。

介剛正。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責人主以難行之事。少拂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為矣。主上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執政。皆服其言。可知賢者有意氣之偏激。切亦匪朝廷之福。若非范公。則斯言為蔽賢為擁塞言路之地矣。然此不可為執政大臣藉口也。漢安帝時。徵隱逸直道之士。馮良周燾杜根成翊世等。後因災異。詔百寮上封事。尚書陳忠慮其激切。或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言不風響應。必爭為切直。如嘉謀異策。輒宜納用。如其言。

讀書論世

卷十一

穴安有護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寬容以諷諫之美。愚謂豫通帝意。最大臣所宜用心也。曾布以官爵。啖陳瓘。瓘語其子曰。吾與丞相。事不合。若受其薦。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媿矣。居朝。浩許引潘良貴入兩省。良貴却之。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市私恩。士大夫若受其牢籠。何以立朝。范蜀公亦謂受。多則難為立朝。感遇酬恩。賢者不免世風之季也。下有干進之心。則上有市恩之計。公廷之爵祿。舉為。

私室之牢籠。而士之銜。愚者。沿為公義。知已者。樹為黨徒。門生。故吏。權奸。所以誤國。而士人所以失身也。士求不媿公義。必無受私恩。兩公之言。朝士之良箴也。

差役之復。蔡京五日而如約。司馬公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公嘗謂介甫曰。佞諛之士。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何順適如京。則急喜。規正如子瞻忠宣。則大拂。公與介甫。賢否天淵也。不衷于事理之因革。而惟異同之喜怒。豈非中節無我者乎。公品詣拔俗。而不聞道。則氣有勝於正直。無私而不遠慮。則患有所蔽。畢仲游之言。曩石也。何以忽諸。

公著通鑑。劉道原曰。昭烈似晉元。若謂中國有去夏不得紹漢為偽。則東晉非中國矣。公不聽。公已見未融。其推道原猶屈從之議。拒子瞻也。孔文仲。蘇軾。皆嘗論新法。而皆誣程正叔。文仲劫願。污下。檢巧。素無鄉行。目為五鬼之魁。呂申公。謂為浮薄。所使。晚乃悔憤。嘔血以死。陳瓘。不識程子。自作責

續書論世

卷十一

一三

蘇軾

沈文。文仲乃不識程。悔而自恚以死。非不肖者。意見自用。遂至好惡。迷罔。文仲與軾之謂也。

范鎮論青苗去國。蘇軾賀曰。身退而名益重。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天下陰受其福。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劉摯聞章惇見用。語朱子曰。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夫賢者為君國起見。然其進退。未有不好名。而避禍者。好名則氣節自務。避禍則委蛇。自善。誰為吾民者。無毀譽生死之計。而惟民是郵。二公真大臣矣。

續書論世

卷十一

一四

蘇軾

張商英本附新法。元祐時作嘉禾頌。比公著于。祭司馬極其稱美。紹聖時。又乞毀二公神道。用為博士。定司馬謚文正。後乞斲棺鞭尸。與呂惠卿。舜俞。楊良。唐坳。同一肺肝。小人趨利附權。無不反覆者。唐坳賈直。而快士論。尤為狠狽。曾公亮以嫌自異于安石。李清臣以忌自異于章惇。皆此志也。嘗謂無廉耻。則是非之心。泯。所以喪廉耻者。權利是趨。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矣。漢桓帝時。尚書周永。事梁冀。假威

勢見冀將衰。乃陽毀之。冀誅。冒取封侯。黃門協邪。冀同謀。構姦軌。而私記冀惡。以邀得賞。小人之術。自古然矣。

章惇恨劉安世。擢土豪為梅州判官。使殺之。判官忽嘔血死。秦怡父嘗為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立祠。縣令高登持正不肖。舜陟文致登罪。鍛鍊數日。舜陟忽死。又金張柔。忤燕帥屏赤臺。臺潛之中都。行臺名而幽之。屏赤臺令甲騎明日殺之。屏赤臺一夕暴死。柔小人而命不當死。亦不可得而殺也。况非小人。

續書論世

卷十一

十五

張居正使所善御史。按江西。欲殺劉臺。御史至。臺死。夫小人肆毒。百無一失。而其人忽死。天耶。抑偶然耶。又考檜竄胡銓於新州。新州守張秉。承旨論銓。詢訓。送海南。編管。以東提舉湖北。至官。一日卒。洪皓在英州。倪察為守。聞東遷官。欲效之。捕皓家奴。釀成其罪。未發而昏卒。小人肆害者。可以省戒。故乘書之。
張山來曰。小龍印被神。其意竟逃天。或亦畏其酸之方。張子所不可解。
哲宗御經筵。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長庚辛。帝問劉摯。摯

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漢仁宗不避庚戌日。所宜取法。上然之。夫于支以紀歲時耳。配以五行生尅。又加以納音之謬。術家悠謬。不經舉世惑之。果有其理人之禍福。致命於天。而可以推測趨避之乎。

張山來曰。天時之說自古有之。亦大事當用耳。若受章奏及哭臨大臣。亦何有於時日于支乎。

續書論世

卷十一

十六

之晉而稱為忠臣。狄青不怒劉易之。晉而後。嗚呼。宋以後。相有是相。將有是將乎。
宋法禁寬。獨於詩獄累累焉。如東坡之於詩。致石介之於夏竦。劉後村以落梅詩屏廢十載。朱某以龍須草詩禁確。以車蓋亭詩得罪。秦檜時以詩獲罪。尤不勝數。何正臣舒寬。章文致東坡作烏臺詩案。欲滅其之。吳處以蔡確車蓋亭詩。譏太皇太后。廷議竄嶺南。東坡疏云。薄確罪。則于帝孝為歎。漢罪之。則于太后仁。政為累。宜赦置詔獄。而太后手詔赦之。以獲

之食邪。因事竄斥。亦何不可。東坡曲為之處。所以全
國體。培元氣也。

契丹兵聚幽薊。聲言南下。議欲城洛陽。呂夷簡曰。此
子囊城郢計也。使彼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請城
大名。示將親征者。薛范二公請修京城。余靖曰。王者
守在四夷。今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
計也。皆知謀國之要矣。宋孝宗立。史浩欲城米石瓜
州。張浚曰。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削弱而自息也。
請城泗州。亦此意。明己巳之役。陳循請以兵

讀書論世

卷一

一

文莊曰。使獨石馬營不棄。則王師不陷。木
羊不破。有能薄都城者乎。故守國者。備邊為要。不
之警。朝議撤寧遠。乙酉之難。撤淮上鎮州。將而

元豐官制。三省並建。中書獨取旨。門下尚書奉行而
已。元祐時。呂公著為相。三省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
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于其
長。同列莫得與。至是始集長貳。並得議事。遂為定制。
明制無三省。然內閣大臣與六部都察院皆大政之

所出。獨相公取旨。而部院奉行。尚書總憲專決事。權
而同官不得預。至大相之與首揆。若屬吏焉。此何理
哉。

宣和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楊戩。索民田。災展
轉。尋寬度地所出。增立賦租。括廢堤棄堰。荒山。遇難
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雖衝蕩不滅。額外租錢。
每邑增十餘萬。水旱不免。戩死。內侍李彥繼之。民間
美田。令宅人投牒。指為天荒。雖執印券。不省。魯山
縣盡為公田。致死者千萬。此宋時覆轍也。今

讀書論世

卷十一

十八

田必徵契。較稅漏報罪之。即典契不免。丁巳
堤棄堰。荒山。逃難。靡有遺隙。并垣宇。叮噓。皆主
租。雖未勒民佃。而業主輸稅。衝蕩不免矣。額外所
即水旱不免矣。為令者。不啻楊戩。胥吏則人人杜公
才也。

山陰知縣陳舜俞。論新法被請。後復言青苗之弊。初
迷不知。爾嘉靖議禮。陸澄疏劾張桂。及丁憂起。極稱
張桂悔前失言。因補官。上簡前疏。大怒。逐之。小人之
干進而善悔如一轍也。漢哀帝時。議傅太后。諡光祿

高宗詔廷置別館。海奏金假使僞楚。以視虛實。宜斷之以破其姦。而加之禮遇。徒彰國弱。帝手札諭。海遣之。帝懦不足言。澤為雷守。此亦何須請奏。不即以殉軍門。耶。宋臣之賢。而往往以拘牽失大事。真遺憾也。

張山來曰。以拘牽失大事。一語可定宋人之案。

徽宗命郭藥師取遊主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尋命他所。不敢辭。若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因泣謝。

續書論世

卷十一

三

兩帝以為忠。噫。此樂毅不肯伐燕之見也。乙酉。高宗命新朝。艾朱氏苗裔者。皆先朝舊臣也。

高宗主和。始誤于汪黃。終誤于秦檜。檜之主和。實高宗意也。史云。劉謙既廢。金欲立淵聖。以和定而止。以此觀之。則高宗甘屈辱以始敵者。懼淵聖之立也。此其隱。不可以告人。而檜知而逢之。安得不舉國而委之。以戰敗和者。莫岳飛若。安得不與檜比而殺之。方和議未成。宰執人見檜獨留身。言陛下必欲和。乞專與臣議。令帝思之。三日。帝和意甚堅。乃出文字。決和

議。檜既死。高宗斥其奸逆。獨不言其誤國。東平進士

梁助請備金。帝怒曰。和議斷自朕志。檜特贊成之耳。

豈以存亡渝耶。任盡言列檜罪惡。中云。正緣和議。贊成謀。故聖主念功。曲全體貌。論者獨謂檜以和誤

高宗。莫知其為高宗意也。淵聖歸而奪之位。不則建

國而置兵焉。是二金也。劉苗之廢帝也。謂陛下當立

將來淵聖。何以處之。夫苗劉小賊耳。奉隆祐一廢后

三歲一孺子。若冥奕然而况金之強。挈舊君以復

乎。此高宗之所深甚也。金以立淵聖脅之。以和議之

續書論世

卷十一

三

檜從而更之。即欲無受命。得乎。有論見文集

張山來曰。予謂不與金和。益岳飛兵而恢復。則功自我出。何淵聖之有金且逃之不服。何淵聖之全無心肝也。

帝王之有宋高。千古之大憤大辱也。徽欽之北。支被累者百五十人。宗屬係累者幾千人。鄭后。及母韋妻邢。皆係以出。西京陵寢。承昌而下。皆遷。擲秦陵至暴露。和議成。方庭實為宣諭使。見而

覆之。歸以白帝。而帝皆莫林而憤焉。嗚呼。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

紹聖末宿遷魏勝高平王友直皆以匹夫奮志一好
聚眾數萬紀律部署如宿將然破其城郭殺其將領
又耿京起山東歷城人辛棄疾為掌書記皆人傑也
世本未嘗乏才而忠義所激發則氣奮而才益雄無
忠義之心則氣缺于禍敗智工于進取才盡于脂韋
無惑乎不能有為也

金亮南侵采石大敗雍立亮死中原一大機也虞允
文奇才吳玠李顯忠皆智勇宿將又有李寶魏勝
友直等金欲全師而北懼為所躡故耶律元直
議和不尾而殲之復為所愚遠罷李顯忠成
三招討司孝宗嘗以高宗退避不勝憤請率
用張浚以圖恢復復為史浩所尼棄三路詔吳玠
師夫寇不加兵猶嚴備禦况蒲察世傑以兵壓境
塵戰而微之真不可解穉退還河池金乘其後
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
年經畧一朝際之璘曰主上初政予握重兵在遠有
詔何敢違噫此又一岳飛也泥小節而喪成謀其法
常人幾何

續書論世

卷十一

三

陳亮為當事所陷門人噤不能語獨喻倫及從弟南
強極力營救宋史贊之有曰唐房杜因其師王通與
長孫無忌有隙遂不一言及通至使後人謂通中說
借名臣以自重通何人哉何有于房杜愚謂通不借
重于房杜似矣房杜何人豈以長孫之故遂忘其師
乎嘗謂昌黎出梁肅門而宣公知貢舉未嘗一語及
宣公及自立門墻則又強為人師
乾道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江淮沙田參知政事某
曰江濱出沒之地水激于東則沙漲于西其風
以為常也孝宗悟詔罷之而責俊彥夫損下
子疾之乃有科田股賦以干進者近日壽州科民
其知州陞五十三級以賞之于宣令鄧某效法
畔荒灘舍傍隙地無不丈量有沈生魚池可十
宗人有藕池三畝冬月水落悉量為田以稅之
譏丈田詩云只留碧海與蒼天魚池亦碧海也
作桑田役矣卒之官無優賞壽流永世徒怨盈
耳

續書論世

卷十一

三

張山來曰我郡
無寸土無稅者

何澹論道學云。學術空虛。假以蓋其短拙。踐履不篤。借以文其奸詐。或憑藉以沽名而釣爵祿。甚者屠估。賊穢。士論不齒。而夤緣假托。以借重。澹言似過。然萬曆以來。顏山農何心隱之徒。文其奸詐。恣其狡繪。而沽名釣爵。夤緣借重。如黃綰陸澄輩。又有自揣素行。恐致敗露。乃陽為曲謹。矩步繩趨。托于講堂。忽焉悖戾猖狂。無所不為。誠不免澹所洩心。

施康年疏詆道學。極其侮慢。中有云。或沉默不言。其口似瘖。或踟躕不趨。則其步似蹇。又云。納簾。讀書論世 卷十一 三五

執弟子禮。唯恐不納。既而排詆。謂非其黨。又因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幽嘿端坐。如禪家入定之狀。此數語。真今日寫生圖。豈宋人已然耶。真學道。口實也。其始贊而終排詆。尤為君子之累。蓋道學廢。昌明之者。設科待人。懷嘉與之心。而耻逆德之。以忠厚長者之道待人。而至為小人所負。要亦道未充。不能透世。無悔喜。其附和所自致。至反噬操。徒自懊恨耳。

張山來曰。道學原非言貌可飾。亦非贊幣可求。乃初則以之薦名。繼又因以爲刑。何怪乎受除戈之

耶

韓侂胄欲網羅名士。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為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萬里臥家十五年不起。古人操尚。今可復見乎。猥列名場。呈身自鬻。何用網羅。撰詞獻媚。何待相屬。希丐潤資。何止官爵乎。

張魏公公忠端直。然聞于知人。不無遺議。如劾李綱殺曲端。與趙鼎異。而怒岳飛。致鄺瓊之叛。薦秦檜。汪黃同事而不察。此皆好惡用舍之大端。不知

讀書論世 卷十一 三六

以謀國乎。徒以主戰不和為正。而事幾昧昧。役合五路之師。王彥吳玠郭浩。皆知其不可。拒。聽以至於敗。關陝竟不可復。其與庸人誤國。師相去幾何。又如殺朱齊愈。皇子專為苗劉。所。歲童子何罪。去之可矣。及專殤而殺其乳母。不也。乎。蘇雲卿謂其長于知君子。不知其所知。君子。人也。朱子每推重之過矣。

吳曦反。蜀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死。曦欲收用。中名士。陳咸自兒其髮。史大泰替其目。昔公孫述

用名士李業仰藥王皓王嘉皆自刎貴貽漆身陽狂
任承馮信皆托背盲何西蜀之多貞耶倘亦山川復
然耶

韓侂胄假恢復為名又追封岳飛為鄂王謚秦槍以
謬醜皆情私而事公也薄責以開邊釁而其他罪即
數諸朝楚可矣泉首昇金以快敵憤何哉樓鑰曰奸
尤已斃首何足惜噫奸首不足惜獨不為國體惜乎
其與石晉漆安重榮首遺契丹何以異重榮叛晉
侂胄謀恢復此也侂胄死而復槍王爵贈謚
讀善論世 卷十一 二十七

矣董卓追陳蕃賈武復郃人爵位與侂胄之
不可以其人而廢也
光宗不朝重華或于李后間于官寺陳傅良劾
哭彭龜年叩額流血甯正等屢諫屢拒及至壽皇崩
猶不宥出甯正曰臣等屢日請對不獲上既不報
率百官慟哭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由此觀之
則慟哭之情雖足以感然亦不可殲也慈懿之事彭
時等哭廟得請幸憲宗賢主耳大禮之議楊慎等
宮門慟哭不學無術可知萬曆時各政廢墜人勸業

向高伏闕答曰國朝兩見之未嘗一聽而獲罪者
且傷君德昔爭只一二事今可勝爭乎抑止爭
事乎

父不在而嫡孫承重禮也有父在而承重者朱寧宗
是也孝宗崩光宗疾不成喪而寧宗立朱子疏云陛
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王已
行之法遂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是禮由義起也然
壽皇之前甯正以喪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幸臣
不敢代行太后壽皇母也攝行祭禮夫子代也
讀善論世 卷十一 二十八

也母代子祭莫權于几筵何以為儀
張山來曰此是千古大變
所謂亾于禮者之禮也
孝宗之喪寧宗嗣服已暮年欲大祥畢更服
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
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
康復于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
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集議朱子議以紘言為
非而未予以折之後讀禮記喪服小記為祖後者
因自謙云嫡孫為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

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疏中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于祖之文云云。向讀宋史起朱子創此議也。後閱顧炎武日知錄載此條。因采附之。乃知康成先朱子而有言矣。可見精義之學。言不可不博。然尤宗康復自行三年喪。二孤之疑。疑言亦辨。是怪也。特茲逐斥朱子。光宗行喪于內。亦未知果否。願引朱子語繁冗。不明。茲以意節存數句。

皇太后旨禪位。權也。正謂建儲未有詔。遽及此。皇太后旨禪位。權也。正謂建儲未有詔。遽及此。皇太后旨禪位。權也。正謂建儲未有詔。遽及此。

皇太后旨禪位。權也。正謂建儲未有詔。遽及此。皇太后旨禪位。權也。正謂建儲未有詔。遽及此。

皇太后旨禪位。權也。正謂建儲未有詔。遽及此。皇太后旨禪位。權也。正謂建儲未有詔。遽及此。

讀書卷七 卷一一 三九

衆門人切責之。走東。既見葉適。備陳冤狀。適義之作書數通。走謁諸臺官。誦言之。孫伯融死于難。弟子蕭行簡。蒐輯其遺詩。求序于潛溪先生。先生曰。道隱民散。朝執經于講帷。暮以眼相視。若途人。嗚呼。潛溪之世。已有執經而反眼者。何況今日。明社事紛起。老師風儒。門徒駢集。申酉之變。師或殉義蒙難。或虎遁山中。弟子爭散去。不相省視。或隱諱自外。豈嘗有他難營救。蒐輯遺文者乎。至若依附壇坫。竊聲名相。一旦操戈入室。更名他師。方傲然自恣。而不顧其皆以薄其行檢。畏其險譎矣。刻木為人。拜而禮之。以為薪而有所不忍。而况于師乎。欲父與君。故予輯關義錄。因補義弟子傳一卷。

理宗欲立忠王。繼為嗣。先丞相履齋公不可。曰。臣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雖正直侃侃。而中人以乘而傾之也。王石溪推丞相之心。在福王與茂。兄終弟及之義。福王賢于度宗。此濬得丞相之心。理宗不肖及福王。亦繼嗣之說中之也。

讀書卷七 卷十一 三十

石溪云。忠王嗣位。則福王拜之。以父臣子。而綱常掃地。國以亾矣。周世宗以舅爲父。含糊終身。不知父拜之如何爲禮。臣其父。不能永世。非不幸也。此論甚正。但子既嗣位。獨不當引避。豈必就臣列乎。

鄂渚之聞。朝野震恐。汲汲乎有靖康之勢。丞相請遷幸。而代帝死守。忠愛之至。欲以身蔽敵。如敗師之殿。衛三軍而全主將耳。理宗以忠王之對。心惡之。故以張邦昌斥之。內侍董朱臣亦請避敵鋒。何子集曰。遷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乃止。議者謂遷幸之

讀書會世

卷十一

三十一

臨前

相之失計。及後賈似道告捷。鄂圍解。上稱似道之功。而彰丞相之誤。丞相君子人也。毋亦悔前言之。豈料似道之奸密。遣使稱臣。許幣乞和也。哉。似道之屈。不顧國家之耻。忽必烈以憲宗之崩。亟欲入。故許和而退。不然。鄂圍初不可解。長驅而入。即無欽之禍。而稱臣之辱。首鼠之竄。皆所不免。始恨遷幸之不早。亦何及乎。故理宗之不遷。倖也。非計也。奈爲丞相咎歟。以丞相平日謀國之智。自靖之忠。竟貿然漫無以策。而僅與內侍宋臣同一懼怯。故丞相

罷似道復陰構之上。夜出麻稿。俾劉應龍劾之。應龍曰。潛有賢聲。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乞寬之上。益怒。而丞相之禍不免矣。嗚呼。理宗以忠王之對。積怒也。而論者皆以遷幸爲咎。遷幸之爲下策。孰不知之。然真宗以天下全盛。禦契丹于澶淵。理宗時可並論乎。唐玄宗幸蜀。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遷幸不必盡。凶。徂死守之計。而遂醜夫遷幸者。非偏隅之見。大言者耳。吾故謂能守者。必如真宗。而又有寇。如景帝而有于謙之才。斯可矣。

讀書會世

卷十一

三十一

臨前

宣城

天都

金附

建炎初。金人禁民間漢服。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真定太守李遵。被執三年。使髡髮。大罵。搥擊其口。猶流血。嘆之。遂遇害。前此北魏。孝文用華服。契丹。晉。今華人法服。契丹人仍契丹服。自服通天冠。皆不。入宋亦無改服之令。獨金人不如式之令。何。原

讀書論世

卷十二

張山來曰。中庸云。為下不信。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此聖賢之教也。

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其臣徒單克。此則民間之錢益少。諫而止之。夫金銀錢幣。通之物。不可畜也。畜以備用。與其在府庫。不如在井。在京。不如在郡縣。在閭井者。三代之治也。在郡縣。西漢之強也。唐之為兩稅也。上供送使。而外。有。州。宋之送闕下也。猶在支度經費之外。德宗之。架陌錢。商貨。質。現。林。大。盈。其。亂。不可言矣。太宗。楮。已。為。弊。政。至于青苗之害。公田關會之事。而宋社

以凶。皆知有府庫。不知有闕井。知有已。不知有民也。

夫外本內末。賤貨散財。猶是常談。世豈有百千萬。

積之一處。而常久不失者乎。克寧不必出于為民。

實為國之良圖也。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天

施地生。其益無方。盈而無虛。損千萬人以益已。無是

理也。周景王鑄大錢。單穆公曰。王廢輕而作重。民失

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厚。子民

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難民也。况斂錢一已者乎。

金宣宗遷汴。太子爾守中都。蒙古攻中都。金主

讀書論世

卷十二

子完顏素蘭不可。水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

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可必。

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不

召中都益懼。甲申。逆闖之亂。李公邦華請

南京。朝議紛曉。而不能。夫金以人主避地。內

以儲君守邊。禦敵安危懸絕。素蘭不能保中都之完

而不嫌儲君之危。况居守南京。何所畏憚。且仁宗

事祖例可援。而李忠文之策。見沮于時。甚矣明之

人也。

賢君失守以身殉國烈皇帝千古一人而金哀宗有相類者拖雷進兵太息以百姓為念救文悔悟痛聞者感慟謂侍臣我無大過死無所恨所恨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荒暴之主等為國耳又云國之主為人囚繫獻俘辱于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此乃微服夜出謀遁去及柵遇敵兵而返先是出兵則內侍監戰臨事牽制故師出無功括民財以充軍費皆與甲申時事同然其臣有強伸忽斜虎之靖參政索木魯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則明所未有也

讀書論世

卷一二

三

宇文虛中高士談皆中原文士棄而仕金富有為時所忌虛中族滅士談見殺嗚呼失身異國者身家計耳詩人名士于榮自銜卒之榮祿幾何而身家旋頽亦足悲矣文獻大臣屈身受辱或以詩片買禍亦虛中士談之類也

元

而許之至則河水汨沒具牲醴為位而哭鄂雖失節故主之誼猶許善心周羅暉之于陳後主也唐莊宗破梁欲發朱溫墓張全義諫止之江南亡後李后主葬北即故吏張似官河南每清明日拜而哀號周給其子孫明凶有請伐諸陵者詰之丁丑進士也此何吳唐溫韜耶韜見用後唐而某被貶謫亦一快也元世祖賜張雄飛金鈔黃金雄飛拜受封議于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矯詔追奪之或勸雄飛對曰上以臣廉故賜臣臣未敢輕用封識以俟正其罪已

讀書論世

卷一二

至元時或言宋宗室在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潭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繫之人人自危矣帝使者還遷朱壽及仕者于內地宿衛曉大義且從者

言論迎機導窾讀書大臣不及也。元主召還捕使。還宋裔可謂盛德也已。

張柔宋人也。仕金為蒙古所獲。遂仕蒙古。攻金。金亡。攻宋。雁山之役。其子弘範主之。弘範與世傑為從兄。弟一門之內。人禽異向。柔造逆謀。治兵于宅。範復成之。故堯有張氏廟。虞集作廟碑。侈序功助。姚涑曰。柔父子之惡。萬世所痛恨。集之誇美。可謂一字一得。有哉言乎。高帝禁蒲壽庚黃萬石孫勝夫子孫不得。于士禹鼎之象。阿兩楚書之名。檮杌嗚呼。屢矣。宋

讀書論世

卷十二

五

宗禁宇文化及司馬德徽。變度通子孫。武后令。子孫不得任京官。皆此意也。武后之惡素。以宗亂隋也。以武后而有此快舉。豈非三代直。狃耶。

蒙古張文謙為平章。王文統所疾。出撫大名。請賦。以慰民困。文統以國費供給不可。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獨常賦十之四。商酒稅十之二。夫。撫仰息中堂。惟言莫違。况為所疾。敢言而任。行耶。元世祖勅官吏受賄。倉庫官侵盜。臺察不糾。亦罪之。

外官。賤輕者。杖重者。死。言官。誠然一體。論罪。循盛世之政也。賦。

元世祖有善政二。一善卹民。一善待宋裔。蠲稅免租。動百萬計。北人避徭而南。招集免科。長吏以戶口增耗為黜陟。雖阿合馬桑哥相繼聚斂。旋就誅。又弛銀冶課額。賑饑給粟。歲恒有之。至正中。中山狂人及薛保柱之事。殺文丞相。而瀛國公及宋宗室。都欲捕宋室之在江南。阿魯渾薩里一言而。判官白紫矩言宗室在江南者。百姓敬之不哀。

讀書論世

卷十二

六

又遷之京師。或言趙孟頫不宜近左右。益信任。臣言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有地三百頃。乞免其租。詔蠲之。福王與芮皆得無恙。德之厚。為瀛國公者。短命不保。何有于田。者。謀。廉。遺。何有于遷。且仕乎。百姓敢近。呢之。石晉之凶。李太后詰契丹主。請依漢人賦。寡之。側。給田。以耕。桑。自。贈。契丹主許之。并晉王重貴。遷于建州。得田五十頃。周顯德中。晉主及馮后尚無恙。

許衡曰綱常之在天地。上之人無以任之。則在下之責也。夫下之人。可以任責。而必曰仕而居上位。獨不當為。趙復楊恭懿劉因乎。或曰。許衡不仕元。則道不行。而聖學湮矣。曰。道必仕而後行耶。無道則隱。隱非道乎。且道者。流行于天地。貫乎古今。不以無人而絕。况一仕乎。蘇氏謂箕子陳洪。絕為傳道也。傳道則可仕。則不可箕子于武王。猶弗臣焉。亦道也。

洪秋士曰。衡有句是節。不仕何聖學之湮耶。

至元二十七年。武平地震。壞官署民居。壓溺死者甚多。

續書論世

卷十二

七

衆時桑哥主政。民死以相屬。逃者捕之。以孟頫為不諂。獨除桑哥怒。孟頫曰。凡未徵者。死已盡。取不及時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特尚書省。不為丞相。濬累耶。桑哥悟。從之。之橫。猶可與言。孟頫之失節。猶能為言。元之享祚。百

年宜也。
成宗時。以盜多。立賞格。告捕一盜。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廉訪使陳天祥。疏言。軍旅工役。厚斂煩刑。皆

足致盜。尤不宜赦。有司盡力。會之朝廷。以恩赦之。

脫繫而暮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天祥所部。餘里多就擒者。廣東宜慰副使脫歡察兒。以捕盜有勞受獎。武宗時。匪盜不聞。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首

良法也。不立捕盜之賞。而但嚴有盜之罰。盜發之處。則罰其長吏。抑其遷陞。有司工為隱匿。即捕獲亦以偷竊未減。反累失主。既厚斂煩刑。驅之于前。免罰。匪之于後。赦之。猶不足為恩。直縱而教之矣。

元成宗薨。懷寧王海山。宗在漠北。其弟八達。宗在漠北。其弟八達。宗在漠北。其弟八達。

州右丞哈刺哈孫。及中丞何璋。急迎八達。執明。木兒誅阿忽魯等。諸王勸正位。曰。惡人結宮。家法。故誅之。豈作威福。觀神器耶。懷寧立。八達之賢。視彼監國。而讓大位者。何啻霄壤。為帝。又舍姪而立其子。致和世竦逃之。漠北是梓。兄亦一。未太宗也。何恬于先。而戀于後。耶。君子曰。德不終私。諸已者。魯隱公也。私其子者。元仁宗也。宋太祖傳位於太宗。德昭死。非命。元武宗傳位於宗。而和世竦奔漠北。兄弟叔姪之間。抱慙多矣。元仁

續書論世

卷十二

八

宗而和世竦奔漠北。兄弟叔姪之間。抱慙多矣。元仁

宗始定內亂不欲正位再三推讓以俟兄海山
鐵木迭兒之言立其子而以其姪太祖之後有
武宗之後和世竊明國帖木兒宗俱有大位何天道
之巧耶

浙東民饑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斂富民錢百
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
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放于民既而果索之長孺抱成
案進曰錢在是脫歡雖怒不敢問長孺仁智人黃以
屬吏承上猶能極惠及民今邈不開矣向吾郡幾開

一舉行長吏緣為囊橐無論二十五萬即數十萬
散之乎無論無長孺之簿即有是人不以專擅

至大時皇子某請立總管府括河南荒地六萬餘頃
歲收其租中書省言赤馬罕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
民受擾害方議罪而赦免今乃罔以其地獻皇子為
害匪細武宗從之夫言利之臣巧立察荒之名以遂
上之欲又有皇子為之內主而中書省能直斥其奸
武宗能遂從之可謂朝政之清明而民受其賜矣

虞集議學校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復以資格強加之
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之信生徒弗之服而
望師道之立可乎父兄之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
之實師友之從游亦莫辨其邪正所謂賢才者非自

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故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
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
庶乎有所觀感也有明迄今學校之弊尤甚賈
老齒暮途窮日以橫索儀費為事事例既開年少亦
監應選便為學校師而老儒宿士俸身為弟子亦

有是人乎

大德時七道奉使宣撫使罷職汚官吏萬八千七百
三人賂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順帝時蘇天爵道
撫京畿寔民疾苦典除者七百八十三事糾貪吏
百四十九人噫抑何多耶按至元十九年教中外
吏犯賂輕者杖重者死至是而法弛故犯者多耶不

勝。僅罷之已耶。夫獎廉黜貪。令甲之煌煌。無或改也。乃有墨吏之尤者。反無糾黜。而職在激揚者。惟其墨而要脅之。宜墨吏之多。不可以數計也。史載元有打勘勾當法。如鷓鴣取魚。噫。末流之弊。大抵然耶。杜瑛避地縵山。著書以老。元徵為提舉學校官。不就。亦劉因揚恭懿金履祥也。世祖南伐。召見問計。瑛對以立國惟法。與兵食三者。宋皆蔑之。決其將以是已。乃教之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未幾。非儒者之學。與革非隱士之圖。伐國不問仁人。義者已。

續書論世

卷十二

一

論書室

明宗時。用中書省言。罪臣籍沒。其妻有子。他人不得。陳乞。亦不得沒為官口。御史孔思迪言於皇太子曰。夫婦人倫之始。大臣得罪就刑。妻妾即付他人。與蒸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以終制之。今相反。况失節之。配有功之人。何取焉。因悉禁之。元之善政。賢于靖難。

也哉。

順帝今民入粟補官。以備賑濟。有匿奸罪。而輸粟得士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例。無有勉不與之。文。郎中成遵曰。粥爵已非。令典又賣于奸淫之人。何以為治。因奪勅。還粟者為令。輸粟得官。匿奸自不能免。成遵之亢論。亦狂瀾之一砥歟。

續書論世

卷十二

十二

論書室

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應。作史非其人。浮靡鬼瑣。以何假為學問。藻績。欲其有文學而知史事。固已難矣。進而求之。幾人哉。

陳友諒陷江西。吳富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諒辟之。富臥牀不食。以死自誓。乃舁牀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吉水之谷坪。以終。富知友諒之亂。不足仕。尚矣。富澄之孫。三世仕元。為元節也。雖然。澄本宋士。使其黃冠道服。不受元聘。不亦

明于大開而無愧道學也哉。豈不能守節于朱而其孫乃守節于元何居。

尤宜撫嘗諫于江南探士人高下賣卜承天寺號知命子後統兵下吳至錢塘單騎從一童子訪高士藉雪燻于天度觀稽名沛秀以清節著尤以語觀主觀主曰其人孤僻宰相何見焉尤意益堅觀主乃叩戶言諸方拒之而尤已拜地下矣意欲入坐其室藉使戶與偕行廡間尤益恭至堂語曰三年前有閩州王高士寓此某非其人也長揖而出尤目屬嗟咨其

讀書論世

卷十二

十三

一世高士也嗟乎今之為稽高士者吾不敢謂無其有能番心人物身屈于高士者乎就而訪之有先生岸然弗顧者乎。溫口觀宋僧也居葛嶺瑪瑙寺善書荀苟。魏真珈唱之名酒不一沾唇憤罵曰掘墳賊又。侮朱宣慰世間恰人固無此義烈使有之楊雄。宜慰能不怒殺此狂禿乎世有殺人不眨眼將軍却。有不怕死和尚然和尚不怕死易而殺人將軍不。如二人實難。

宋凶中貴多為道士有張太尉者元以其內侍執而官之傾家賄免而以其子代時貴者皆顯其親張得賄田三十頃元仁宗一日問張父有封乎曰有跡方外所不敢望仁宗即命以子爵加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勅江浙

省臣即其家錫之命下之日張父在杭即頭痛比至痛益不勝使臣即臥內宣恩膏不自知舉玉帶觀之驚謂所親曰宋得賜玉帶者福王賈平章兩人耳不及佩服一撫而卒鄭元祐遂昌稌錄紀其事且曰顯

讀書論世

卷十二

十四

宦貴祿信有命也街南曰不然太尉宋臣抱故離之痛當其傾家自賄托跡黃冠是肯邀榮哉錫命之至撫玉帶而卒是亦冀勝之意歷安知非托言而元祐歸之有命若為之惜者亦之乎論人已命下之日頭即為痛誰責徵之且出而耻腐他爵誠之所至痛亦宜爾是時宋凶三三年度其年亦耄矣錫命適與死會亦幸矣惜元祐伏其名世有貴而推恩及父者封之則非父志無封則無以為榮卒從俗例甚矣養志之難也

錄載差呂言巨璫李太尉國公為道士號
梅溪宗儀與之游則中官之守節者多矣

脫脫薦清江處士杜本召為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
修官時修宋金遼三史本至杭州稱疾固辭或曰本
就徵而復辭辭不干家而于道何也曰本在武宗時
嘗膺召而即歸隱武夷山文宗時又一徵之而不
至是凡三聘矣君子處世度其可辭則辭之不可辭
則至而後辭或就道而辭昔黃憲暫到京師舉漢馮
良皆載至近縣樊英強與上殿俱審其時事何如再
但無損于不仕之節斯為義矣原不必嗷嗷矯拂而
讀書論世 卷十二 十五 論清室

自櫻禍患也况本生為元臣非未遺民比也
時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道立李孝光張
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為翰林侍制立修撰
孝光著作郎或疑太優丞相鐵木兒議曰隱士無求
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嗚呼隱
士至以無求見禮于朝廷此真隱者矣至正之時何
時也猶有辭而不至如樞者
元至正時詔修宋遼金史楊維禎表進正統辨據春
秋綱目之義不當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名

云云大畧謂元統承宋不承遼金其承宋當在平宋
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以宋在江南享國百五十年
而斥宋為遊魂餘魄者為謬後宋與前宋即東漢與
前漢比不可以南渡為南史也宋命一日未革則元
統一日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至武王十三
年而集天下之大統我元又豈急于太祖開國五十
年而不迫及世祖十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不以
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元以承宋如宋之承唐唐之
承隋承晉漢而矣分閭代之承而以荒夷非統屬之
讀書論世 卷十二 十六 論清室

今之君子待今為何時待今聖為何君也哉按康夫
此論雖以尊元而實以存宋非存宋也天理人欲之
至公至正也
又斥以遼承晉以金承遼宋之謬謂遼者唐之邊臣
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興石晉割幽燕與之而石晉
故不得以遼承晉統也金完顏氏臣屬契丹者也阿
骨打苟逃命于道宗之世遂纂有其國僭號于宋重
和之元故不得以其平遼克宋接遼宋之統也若謂
南北為敵國而非君臣遼在宋前宋嘗結好漢之句

奴唐之突厥皆與于漢唐之前。不啻與通和乎。吳蜀魏角立不相統攝。而史必以匈奴突厥爲列傳。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蜀漢爲正統。何也。按康夫元詞客侃侃大儒之見。不稍嫌忌。而當時亦可稱不諱之朝矣。

至正乙酉。遣使宣撫諸道。問疾苦。而政蹟罕著。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後。邀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宏等罪狀。及國家利害。天子覽其書。喜見于色。恐其爲權豪所中。顧近臣館穀以俟。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勅侍衛護送出都。如徵受命不拜職。散散王士宏雖免。終以不顯死。陶九成載其書。凡數百言。甚切且述民謠。有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噫。朝廷遣使以撫民。而反以害民。古今通弊。而儒生劾奏。天子嘉之。不猶蒙古之盛事歟。

讀書論世卷十三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明上

高帝信劉基撤小明王座。其見卓已。林兒初立。以郭公為元帥。高帝與天佑左右副元帥。直辭之可也。諸將議拒元。欲藉其援。遂紀年以龍鳳。時元既不奉。郭公初薨。又無所屬。不得已也。撤座在辛丑之歲。踰五年乙巳。而小明王殂。明年丁未。建國稱吳元年。帝

讀書論世

卷十三

論清堂

之退然自處。視急于稱尊儼然正朔。不亦盛德哉。伯溫屬小明王。豎子不當奉座。友諒入寇。請斬。及保山者。議用兵先後。以士誠自守。先。謀斷之大者。而世獨以星卜奇之初。為元行省。爭谷真之赦。而奪職。管憤欲自殺。不知元之。以左轉失兵柄。乃納告身曰。不敢負世祖皇帝。後補太祖成功。死中惟庸之毒。即占卜。豈盡無爽人。刻畫其生平。夷于術士。而掩其大略。何也。抑公文章。匹來公而筆力過之。詩啓中原。又詞客之特。而皆以惟某

掩。弁州以子房少伯。答其明哲稍疎。愚謂此公之所。以勝子房少伯也。二子以智勝公。以義勝

鄰陽之戰。陳友諒使客吳徽來謀。被繫。帝試以詩。奇之。釋歸。友諒惡之。去。及師圍武呂。不下。聲言屠之。徽來見帝。復試以詩。又奇。乃罷兵。帝即位。求之。終不得。子嘗謂詩人罕以名節著者。唐惟司空圖不欲仕。羅隱勸錢鏐討朱溫而已。徽能謀于軍。又說免。終遁跡不出。真奇士也。惜其詩不傳。彼無所表。而但以詩求售。納交于公卿之門。何哉。

讀書論世

卷十三

論清堂

王者之起。獨高皇帝。以東南收西北。論者謂定。南先其瑕隙。元鞭長不及馬腹。逮其後。則元太。保保內自相。騎而代為我間。故帝業以成。天。此審幾度勢之說。非知本之論也。當元之季。假。道行之。雖據西北。何益。蘇氏咎羽不先入關。而。公先之。知其無能為也。夫羽入關。失一秦。復易。何先後之殊哉。爽者無勝算。而教之取勢。是西北之說也。不計其優劣。惟教之以先着。是蘇氏之說也。王。者以有道為勝算。為先着而已矣。

伐吳之役。帝公欲直攻平江。帝曰：平江堅不可下。湖
杭併救。我以一當三矣。乃攻湖次。杭而後平江。伐元
命先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守
之。而後進。文皇靖難之師。未嘗掠地陷城。而直抵京
師。卒克之。何也。蓋高皇帝師出以律。動必萬全。如伐
木者。先其枝葉。而後根株。文皇仗兵力。務取京師。不
得不為掩擊之術。又有叛奄。輸以虛實。故也是時。錢
鉉守濟南。梅殷守淮。曾不之慮。知不能合併為難也。
使京城有固守之略。而無內應之如。頓兵堅。一

讀書論世

卷十三

三

論精室

萬全乎。
高帝每斥言利之臣。廉州巡檢王德亨。請開賭。未
銀治。帝曰：營營求利。商賈之事也。廣平府吏王允道。
請寘磁州鐵冶。帝曰：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利在
官。毋寧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于官。官擅
其利。則利源礙。而必損于民。今軍需不貲。吾欲遺以
予民也。此言不但內本外末之道。即損益盈虛之理。
仁聖之見偉矣。日照知縣以善督運署上考。帝以無

典學課農績。非為政之本。且任督責。無愷弟之惠。可
知命熟之平遠。主簿考成曰：能恢辦商稅。上曰：稅有
定額。何恢焉。毋乃重斂。以厲民命。訊之。帝真得設官
為民之意。苟稅運是旌。是厲民以自養也。君以厲民
自養。吏以厲民得官。民何以堪。督運辦稅。以為能而
得上考。是朝廷以是為吏勸也。高帝之世。而乃有此
幸。帝之仁明耳。然葉伯巨之疏。猶痛言錢穀期之
急。學校農桑之廢。則當日之弊。亦庸有之。况叔季乎。
張山來曰：今之為勸也。將
以為暴。孟子時已言之矣。

讀書論世

卷十三

四

論精室

唐初士大夫以亂離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府下
諸州。差人赴選。明初亦多隱遁。如馬山人掛香。不
王禮。楊維禎舒頤。皆不應聘。何不屑就也。夫以
而遇武德。以蒙古而際洪武。此真出谷遷喬之日。而
若輩方且為聖代之逸民。不失隨光遺意。若乃
作榮破產于祿。束帛不膺。影纒濫運。噫。亦何古愚而
今智古固而今通耶。
蔡了英受知。獲麻定西之敗。以匿終南。捕而見釋。時
官不受。高帝命館于儀曹。曰：無令我有殺義士名。時

哭而思故主。命禮送歸漢北。嗟乎。何子英之忠。而帝德之宏也。帝以弔伐之師。行廓清之義。凡屬黔首。庸角可也。而必死之。是亦不可以已乎。而帝弗之罪。且加禮焉。嗚呼。非古今盛德大度哉。

伯顏子中。元侍郎。出使廣東。王師下廣。變姓名逸去。妻子被執。不顧。布政使沈立本舉以應詔。飲鴆而死。李祁王禮。元進士。舒頤。元學正。皆不忘元。辭復辟。王逢嘗為張氏畫策。降元後。吳城破。元都。激昂賊憤。作詩。傷庚申之北。遜哀王孫之見俘。又詆戊申。敗元。

讀書論世

卷十三

五

語清堂

語多狂悖。戴良于張氏之。汎海間行。求歸。披明。與變姓名。隱四明山。高帝召試文辭。欲官之。固。王翰客于陳友定。友定敗。為黃冠。洪武辟之。自殺。年詩必有宜光。旅綸之望。吳海為文。但書甲子。子英子中。仕元有封疆之任。不忌故主。守貞自矢。委贊之。諒也。李祁舒頤。則不必矣。然但不仕而已。達良鶴年輩。皆布衣。無食祿之恩。一命之榮。不自拔濯。于維新之朝。至委身溝瀆。嗟乎。夫獨非虞夏商周之。乎。且夫逢與良。為張氏用。翰為友定用。皇皇天朝。顧

不足托跡。即室于大義。可哀矣。夫陳遇侍帷幄。密謀而不受官。秦裕伯始辭官。而終受之。無足議者。

人皆谷建文任方先生。更祖制。任齊黃。削奪諸王。以致靖難之變者。非也。變祖制。不可為治。而非所以亂。也。削諸王。過矣。然以燕之強。王之雄武。天寶啓之。即使諸王。無削靖難。無詞其甘。守北藩。以臣節。終乎。即周成康。漢文景。無能當者。何則。非其敵也。况建文帝乎。周代岷齊。削之。驟然告變。相仍。豈皆無罪。高皇帝之崩。建文帝之立。燕已有成謀矣。無幾何時。而兵起。而謂激之乎。燕王即帝位。代齊岷周。相次罪。誰咎。歟。谷王開門迎附。尤見寵遇。而謀不軌。然。齊谷王好亂。不檢其天性也。豈亦文皇帝激之。徒以成敗論。真腐生之見也。

讀書論世

卷十三

六

語清堂

國初置北平行都司。衛所二十餘。于大寧之地。已。封寧王于此。阿札失里。降分其地。為大寧。爾餘。三衛。高帝意深遠也。文皇靖難。以計劫寧王兵。召兀良哈諸部以從。永樂元年。盡以三衛界兀良哈。中國失其藩蔽。議者謂明之。也。萌于靖難。大寧之師。濟

而後嗣之禍蘊矣。以此始。卽以此終。以此得。卽以此失。天子文皇自詒之乎。

朱季友獻所著書。斥宋儒上怒而杖之。燬其書。已而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頒行天下。所以崇正學。意良至矣。然姚廣孝以髡徒弔詭。濫竿功臣。權略兵謀之士。而道餘錄詆呵正學。謂程朱為失本心。喻伽得性宗。可勝斥乎。抑宋儒醇矣。疵者亦不少。季友之書。果無足取乎。使猶有可取。徒以斥宋儒。毀而杖之。則廣孝道餘。何獨至今存也。季友之書。或以

讀書論世

卷十三

讀書論世

意見之殊。豈盡主于釋氏哉。大全三書。屬襍不逮于聖經。當時諸臣。豈足語于聖學。而為式于學者。番僧有言。通三教為中國王者師。徵杜德。宗。夫侏儒異教。絕之可也。於其入而詔之。以先王之左道亂政之誅。且曰。有服官善理民者。吾爵之。祿之。毋所事。若不猶愈于辨乎。辨之猶敵之也。使德。能。以口禦。祗益辱耳。慘死而祭葬。以大臣之禮。何。歟。夫帝嘗却玄兔。毀丹書。拒封禪之請。壽星之賀。斥大崑山呼之妄。而不能無惑于浮屠。若哈立麻之奉。

佛曲之頌。空中諸佛之見。皆是也。或曰。帝肆戮忠臣。不無內疚焉。靈濟之祠祀。真報搖之。豈武然耶。

海南餉舟壞。千戶某。遂以濟軍。欲罪以報。上曰。餉以食軍。急而濟之。何罪。俟請。茂濟矣。按先發後問。汲黯之善也。高帝時。使戶部主事趙乾往賑。荆。斬。不卽行。上曰。民夕不待旦。而遲之三月。死者衆矣。斬之。以懲不卹民者。永樂五年。河南饑。有司不以。以懲不卹民者。新安令陶鎔。貸驛糧。賑饑。上疏請罪。正。嘉之。令自今。皆先發後問。嗟乎。儲粟可發。而。

讀書論世

卷十三

讀書論世

不可減乎。毋。其減緩之可也。洪武十八年。詔。有司不卹者。極刑。倘赤地千里。洪水漂沒。吏不。而苛。儼。比。卽上問。必遣大僚勘驗。所。要。其。所至。脅為奇。贏。有司竭。厥承。歡。仍取。給。于。閭。閭。困也。嗚呼。民尚可以生乎。死于歲。復。死于政。而。無。何。如何。仁民之主。所宜加意也。三公坐論。既無其職。而徒以為崇階。又不以加助。德。文臣。而以加公侯。世。自是以。燮理之事。誣之也。文臣助德。隆重者。但子三孤。皆自仁廟始。美夏諸公。極。

少師而英公輔隆平侯信反晉三公以中山王例乎
中山何可幾亦初制未定耳安遠侯柳升加太子少
傅成山侯王通陽武侯薛祿太子太保至加金忠官
保忠降夷也益失之嘉靖時以加大同總兵梁震及
周尚文又以加錦衣衛陸炳是并不待侯伯而得之
濫益甚矣夫論道榮理之上公之崇斯以予助德
文臣而濫以予邊將總帥不亦舛乎然非高竈意也
高帝本設爲文階以丞相之罷故不復及之而後專
以及武弁可乎抑一品稱光祿大夫而三品大夫官
讀書論世 卷十三 九

益于國甚矣科目時文之弊迄于公國而莫悟也
昭皇帝以武臣疎于文墨乃選方面官參贊各邊軍
務滿考增祿內遷協贊馴至提督之重矣夫參贊邊
軍本以文濟武輯其踰度其後右文至于監臨掣其
手足武人之軀命不在敵而在文臣其心力不以戰
而以逢迎此國事之最可憤者
納粟贖罪宣德四年始納粟爲康正統三年始以備
賑也輸粟爲官正統五年始時天下立預備倉故也
納粟入監景太元年始二年國子何佑中官等錄自
讀書論世 卷十三 十

隋蔡允恭為起居舍人使教官人允恭恥之稱表宋
賈朝為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藉為名而實教授內
侍諫官吳育諫罷之宜廟之賢有援高帝以沮者嘗
必聽納而無有為言則大臣之無遠慮也馴致乘筆
之奄權移內閣而大權以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
階之厲乎然後知聖祖之慮深遠也武曰有司之吏
亦與簿書士民之儀亦省書牘而况天子之左右顧
魯椎朴可一日堪乎特無使秉筆豫政可也苟一
政雖劉瑾魏忠賢目不識丁而倚筆于奸黨若瑾之

讀書會世

卷十三

一

論清室

張文冕忠賢之李朝欽皆是也
都茂七葉宗雷之亂皆張楷討平之又平葉希八
得二等賊有受撫而不果者副使邵宏譽言賊以
檄文無印為疑時總兵劉聚未佩印也楷乃便空
為征南將軍印以譏文而賊眾降及後班師主者以
不勦賊為措負以矯印招降機進詔下獄論罪以功
贖放歸田夫國家用人之才以立功求治也惟法以
防奸不可以治乃執毫末之法以贖尋丈之功恣
人之口而灰有功之氣陳湯矯制發兵予以為無罪

况一印議足以降賊而免殺修乎雖賞之可也但主
之何人當時本兵于謙不預聞乎抑高帝聖主也以
空印誅數十人鄭士利切言之不悟何法嚴于印如
此洪武二十年謂大臣唐鑑秦遠等曰關防印記以
杜欺蔽防奸偽若正人君子焉用之今六科有關防
印記俱銷之然則高帝亦自悔之矣

讀書會世

卷十三

十一

論清室

景太時秦庶人尚幼子王男女皆未婚以布政使言
詔使昏配時其長女年四十子年三十八矣嗚呼王
者之政民無怨曠况帝胄乎去開國未百年太祖之
會孫而至此乎所以然者國朝之待宗室有爵祿而
無仕進嚴法制而薄恩情法制嚴則寬恤少恩情薄
則睽隔多凡請名請昏費費不給部司沉閣于宗
益漠置之漢杜業云宗室微弱與繫囚無異者也
事者善處之易若使之進取功名酌唐宋之制乎
景帝知人善任尤愛民從諫而獨甚忍于英宗在
北不欲迎歸歸而錮之南內亦何無天顯之懿耶太
宗仇建文帝允通兄弟之廢是無懿文太子也世宗
躋獻皇是無武宗也三帝皆以弟承兄以藩繼統其

衷懷略相似。文圭之承錮。允熙之火死。末世勝國之刑也。昭聖憐憫宮中。壽寧之獄。幾不有其宗矣。噫。景帝而毋易儲。則何如。曰。免于公議而未免于後患也。何則。憲宗儲位其所固有。即毋易。不足為德。而南內之憾。景崩而憲立。有與以修怨者。景有遺類乎。景帝慮之。故寧犯公議以易之。若曰。寧我負人。云爾。亦微獨以富貴私其子也。噫。豈獨帝慮之于公逆。其然而君臣之厚。誠不忍其後患。故于易儲之時。莫之先也。苟社稷無廢祀。人民毋廢主。所謂安社稷為悅而已。而腐儒者。以為于公咎公之咎。在不諫。南內不在。易儲也。其不諫南內。何也。公以英宗幾亾國。我不為伊霍而已。官禁家人之際。我何預知焉。逮去。死。景帝疾。奪門復辟。非人之所能知也。天也。有文

讀書論世

卷十三

十三

治清堂

張山來曰。使景崩而憲立。志即修怨。當亦不甚也。

特重進士科。始于天順二年。初陳循多任私人。李賢惡之。謂文學侍從。不空用襍流。會修通志。上命來進士。賢乃言于上。自是重進士。翰林非一甲及庶吉士。不入內閣。非翰林不可。雖仕路清。而為定制。而用

賢無方之義。沒矣。制藝一流。益恣。輕狂空疎。不事學問矣。

張山來曰。大抵制一事。久之必生一弊。倘不重進士。與翰林而制藝亦廢。又安知無輕狂空疎者。出干其間耶。前代可鑒矣。

呂文懿原父為教諭。卒于景州。不能歸。或請火之。原以非禮不從。殯之。及原入閣。以母喪去。道景州。啓父而卒。此其識與溫大雅同。五行之說。世所同惑。使呂公沮于人言。身未必不死。而父寔終不得返。抱痛于地下。豈有極哉。

讀書論世

卷十三

十四

治清堂

帝王殉葬。古昔相沿。至英宗而始革。仁哉帝乎。啓于周憲王。正統初。周王有燬奏請。臣死後。儉。夫人不得從死。及王薨。上勅王弟祥符王。燬。從死。故曰。周王啓之。是時上年十四五。已蒙異日。殉之意矣。周王薨之十日。而妃夫人死者仍六人。何耶。豈勅止之。而弗及歟。或王遺命未懇。至歟。抑此事久為定例。妃夫人故多。兩怨。傷餘生之不足。戀歟。英廟有盛德。六不念景帝舊惡。一也不以汪妃殉景

帝二也。晏駕止殉葬三也。敕建文帝後于高牆四也。不以疾棄元后遺命附葬五也。補宣廟胡太后謚六也。正統五年建文帝自滇還終老宮中葬西山不封不樹論者以為必不良死而託言也。此以涼德窺英宗耳。帝之仁斷不爾也。

成化時無錫陳公懋上所改朱子四書集註命毀之。有司治罪夫使懋書果悖于孔孟罪也。僅刪改朱注何罪。朱註之不合孔孟多矣。自漢唐以來註疏數家而主朱子一朝之功令耳。功令所懸專以試士

讀書論世 卷十三 十五 論清堂

其自為書則何害人主詔勅天語皇皇不能必臣下之無異議而况先儒之言乎。寘之可也。毀而罪之亦過乎。雖然公懋不鑒于朱季友之事乎。藏之而已必廷獻之何哉。惜也。其書不傳。時宗伯周公洪漢亦嘗進疑辨錄言朱子註有謬誤當釐正者。上不允。是直以四書為朱子一家之書而墨守者遂永不可破矣。

張山來曰苟不毀而罪之將來處士橫議無所底止矣。嘉靖時太僕寺丞陳雲章進大學中庸疑及夜思錄

亦焚之。雲章之書其善否不可知。然而能疑能思矣。今墨守集註絕無疑也。抑絕不知其所思矣。雖朱子亦無取焉。會事林希元上改定大學經傳及四書周易存疑詁毀之下巡按御史收訊論罪保學參兩亦訊治黜為民

推賢主者莫不首孝宗。然番僧領占竹那卜參堅之禍李廣崔志端之任傳陞之弊外戚之驕亦不無執政獨其仁孝溫和上事太后與劉戴諸賢倦憊密勿有明所未有也。明制尊君抑臣專屬威嚴以致堂廉廢隔耳目否塞堂簾隔宮禁之。所以弱也。耳目蔽宜

讀書論世 卷十三 十六 論清堂

寺所以為奸也。錢太后附陵廟委曲參詳不私于親不愆于禮義不以先帝為解不以威嚴脅下。李正文之于劉瑾楊文襄之于張永皆權也。李公楊公智楊之于承固有所用之也。功則大矣。且承公瑾比也。王文成講道者也。亦用承以全君子論楊公將道非相道也。故楊與李並議。萊臺山之于魏忠賢猶李之于瑾也。履虎尾不噬人。李楊萊三公之謂也。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恤。徐文貞之于嚴氏是

也。伯安之用永亦將道也。將與相奚別哉。求濟事耳。薛文清之介也。王端毅之正也。于肅愍之任。劉忠宣之篤。王文成之才而皆弗相。制為之也。肅愍忠宣。資密勿。參廟諫。雖弗相可矣。

都御史。答御史。自正德二年。劉宇始。史言宇時以小過。管辱御史。婚劉瑾。按弇州集。正統中。陳智為右都。以事責御史張勗。勗不服。答之四十。夫刑不上大夫。出自天子。君子痛之。况堂官之於屬吏乎。子幼聞父老言。海忠介答御史曰。高帝法也。不知高帝果有是法否。縱海公執法亦過也。况宇私而智忿乎。又嘉靖時。汪鋐為冢宰。責員外莊一俊。不服。答二十。小人之恣威。不恤國體。如是哉。

京債。正德四年始。朝覲官賄劉瑾。每貸之京師。京官復乞而償之。名曰京債。後瑾欲掩其跡。命御史給事中往覆各省稅。名曰查盤。查盤之名亦自此始。武舉開科。自劉宇始。實兵部楊廷儀建議。廷和弟也。世宗繼統而推尊所生。苟無躋廟。誰曰不可。然猶曰天子父尊之至也。于陳方二后。何軒輊焉。帝循視尚

若妃手本自失也。陳后恚而起。非若宋光宗李后。也。墮胎而崩。上實憐之。而殺其服制。減其喪期。雖張孚敬力爭之不聽。又禁其同穴。耐廟何忍耶。所以喪方后者。則極其備。猶可言也。欲預耐太廟。且耐仁宗焉。古未有以妻祧祖者。且妻不豫。夫廟繼不先。元食雖夏言嚴嵩。知其不可。徐階沮之。而大怒。不得已勉從之。而猶忿忿不釋。帝果以宮變。故感之耶。意以唐考之入廟。非公論也。千秋萬歲後。恐祧者非仁廟而睿考也。故及身存而先祧仁宗。又念已無預廟禮。故

因后而寘為新序。委曲之私。異代得窺見焉。雖然。何元后之薄耶。張后之廢。尤不可曉矣。或曰。以救世故也。與獻大禮。不可以漢宋泥也。哀繼成帝。英繼仁宗。則有武宗。一不同也。哀帝立于成帝。英宗育于仁宗。世宗入繼。則楊蕡奉太后詔耳。并非大行遺旨。二不同也。漢王有子而與獻。只世宗一人。三不同也。楊蕡大謬。一在不許與太后入午門。是將使天子臣其母也。一在立崇仁王子奉與嗣。是父子互易也。漢立楚

孝王孫奉其王祀。雖非禮實成帝自命不得已耳。其必欲考孝宗而叔與王尼尊稱。則師丹司馬之成見耳。至楊慎等之哭。慙率甚矣。夫人主尊親之禮。遂至如此。如武宗之愆。慢何以繩之。毋惑乎當時之議楊公也。且遺詔誰實為之。非楊公也。哉。何不直曰。以與子某嗣。孝宗皇帝而僅曰。嗣帝位耶。又何不予入朝之日。先謁張太后。正母子之名。而後行即位之禮乎。既即位為天子。則尊無二上。而人臣者可屈之。議。使謂人父。謂人母乎。仇逐之禍。司馬諸公所未有。蓋

讀書論世 卷一三

十九

論清堂

韓歐之賢。不若張桂之忌嫉。英宗僭于朝。論猶以太后令行之。而自謙讓。世宗之剛直。一怒不可回也。人臣固有幸不幸哉。

洪秋士曰。世宗無兄弟。豈可絕與獻而入繼太廟乎。此父子互易之尤。非也。無嗣則統絕矣。入繼太廟。宗廟之祭而又主祭。與獻是二本矣。

按禮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又曰。大宗非支子不為。人後與獻為純。皇別子世宗為繼別之宗。禮無出後者。秋士之言是也。但世宗不當入繼。而大統又不可一日虛也。必將舍世宗而立他。秋士斥楊薦不諱。于禮者謂是歟。

人臣有以將順為美。而不嫌于迹之婚。有以克直為

高。而反傷于意之誠者。惡於褒段。猶之佞而不惟。歐陽之賢。廷杖寬獄。百折不回。雖矯矯而國脈傷矣。禮有抑情以相制。亦因情以相通。古云子無爵父之義。然不曰非天子不議禮乎。稱宗入廟。于大統固萬不可惡。在尊崇之。不可以少展乎。以人主仁孝之恩。反至越禮躋祀。皆諸公激之也。夏仲康。帝。商。雍。已外。壬。盤。庚。祖。甲。唐。文。宗。武。宗。皆以弟繼兄。漢。宣。帝。以從孫承叔祖。唐。宣。宗。為皇太叔。繼統不繼嗣。聖人不能易也。甚矣精義之難。而張乎敬惟驕且橫。仁恕中

讀書論世 卷一三

三

論清堂

正之道無間焉。惜哉。

洪秋士曰。人知與獻入廟。稱宗之非。而不知其謬由繼統不繼嗣始也。是墓也。李。大。村。曰。繼。統。者。繼。祖。宗。之。統。一。家。相。承。身。主。其。祭。何。墓。之。有。

秋士曰。嗣帝位矣。非嗣而何。繼乎。張桂與那與獻。躋廟。疑于墓。可也。謂繼統為墓。不亦漢文乎。

張山來曰。以夫子必也。正名之說。推之。則世宗不可考。武宗考。武宗則必祖。孝宗而曾。祖。憲。宗。矣。以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說。及。臣。子。得。封。贈。其。親。之。例。推。之。則。與。獻。亦。未。常。不。可。加。尊。但。父。子。互。易。及。稱。宗。入。廟。則。誠。有。所。不。可。耳。按。承。嘉。死。于。嘉。靖。十。一。二。年。而。稱。宗。入。廟。在。十。七。年。則。承。嘉。似。可。告。無。罪。也。○按。憲。宗。十。三。子。當。日。藩。王。之。中。豈。更。無。可。立。者。而。必。立。與。獻。之。獨。子。此。亦。楊。薦。諸。公。慮。事。

未審以致多後來一者大變耳在聖人制禮之時固不能逆料後世有此一事是以經無明文然禮以義起是亦必于禮者之禮也

嘉靖三年改稱孝宗皇伯考獻帝皇考大禮既成秦金何孟春等十餘人不赴行禮甚矣諸公之慙也始之以泥古不情繼之以抗君自遂即不曰賈直而愆義失中只足以激英主之怒而益開容悅者之門杖謫譴戍馴致欽明大獄所傷者匪士氣而國脉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楊蔣汪毛之謂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徐元正秦金何孟春之謂也故曰非

論清堂

卷一三

三

論清堂

禮之禮大人不為稱宗躋祀世宗建禮實諸公激之豐坊何淵小人輩諛之耳
吾鄉王石溪先生云使父子之名在未正位之先如宋英漢哀可矣即位後而謂伯為考考為叔是以天下故棄其親也人子之心忍乎伯本非考兄不考又不考其考則天下有無父之人乎張桂之議所以不可破也又云自定陶王後又有宋英宗人以養宗室子為至當兄終弟及之禮誤矣仁宗時當立者楚王元佐之嫡長也德昭之孫也理宗欲立忠王吳

丞相潛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丞相意在福王是兄終弟及福王亦賢于度宗也見石溪問筆附錄于此

張山來曰父子之名在未正位之先恐亦不可世宗自述正位後必稱之
洪秋士曰請侯以天子為君自稱臣父子亦稱君臣故論父子則未見君臣一言若臣而父子其矣與獻臣于武宗而世宗可兄弟之子又越武宗而伯考孝宗手又奪宗廟而以生父入大統乎至論養子尤謬繼

宗堂論存凶哉
李大村曰既曰君臣則世宗于武宗不得稱兄弟其祭之宜稱臣矣

世宗以典藩承大統破繼嗣之說而無失父子之倫千古之至義也追尊與獻立廟京師千古之至情也

論清堂

卷一三

三

論清堂

雖然帝矣又加皇焉極崇矣祀之觀德又世廟焉極大也太廟之火羣廟俱燼惟府廟以垣外獨存天庇之歎抑人為之吾不得而知也勅部營建復同堂異室之制謂必奉皇考時裕同享庶昭穆明而世次不紊嗟夫世次列矣謂君臣何哉必躋其所生而崇之則史皇孫必廟次于孝昭南頓君必世同于孝元不可乎昔春秋魯廟災夫子在陳知為桓僖以當躋不祧為非禮天故災之云爾今躋祀之志天反若特

相之嗚呼使吾夫子而在謂天何哉謂天何哉故曰
不得而知也太廟既成爲室者九太廟居中南而東
則成宣憲居西則仁英孝武嗟夫魯躋倍公夫子以
爲逆祀謂膏臣于閔也夫億自君矣猶不得言凡庸
身未爲帝乃得言叔乎魏孝莊尊其父彭城王爲文
穆皇帝廟號肅祖母爲皇后遷主太廟臨淮王或陳
以爲君臣並筵嫂叔同室古未之有也且夫廟制父
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殷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四君
一世唐敬宗文宗武宗三帝一世兄弟故也孝唐一
世同爲昭也而分別對峙各自爲室不特君臣之義
蔑如即初詔所謂昭穆明而世次不紊者果安在也
哉越禮之中又越禮焉已噫獻皇安之乎列廟之靈
無怨悃乎

賈書論世

卷十三

活

詒精室

歆然不矜而無峻大獄無與諸君子懟也亦豈不
然大公儒者格物哉惜也其不質以仁人長者之道
也

開封安都進所著十七史補四皓紀信傳貶楊雄荀
或黨逆帝蜀而黜魏晉置充昭于弒逆削南北朝隋
煬尊稱降武后列傳去朱溫帝號斥宋祖爲篡附遠
金二史上詔逮訊焚其書夫安都之書不得而知也
顧義例允協直道凜然逮訊焚書何當時大臣之不
學也黜斥古人亦復何咎而與朱季友陳公懋同一
不幸乎

賈書論世

卷十三

活

詒精室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明中

廖道南之請罷姚廣孝侑享帝既允之矣。給事喬金因請黜邵元節李得展真人號。豈不謂因事納忠者哉。乃怒而詔獄均之異端也。而黜陟殊乎。

廷臣之貶封本生。及喪三年也。自修撰諸大綬始也。街史氏曰。非自大綬始。自典獻之為帝。與入廟始也。

讀書論世

卷十四

論清室

雖然非禮也。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期。齊所生于所後。是二本也。夫帝之不欲考孝宗。為二本嫌也。而以二本教乎。源帝意必無為人後而後可。

張山來曰。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雖加一日。愈于已。則庶子為其母喪三年。當亦聖賢所許也。

張文忠之定孔廟也。卓矣。蓋大禮定而孝子之情彰。孔廟更而聖人之號明。雖然樂之三。舞之六。而遷之損而十也。何哉。成化時以王恕周洪謨諸公言。而益之而復損之。毋亦尊君之禮。使聖人者不得並歟。斯舉也。蓋緣飾帝意而成之也。王之易而師。殿之易而

廟也。允當矣。樂舞豆蓬抑于尊儒重道之世。而千古聖人。顧不得比隆于釋官道院乎。抑高帝聖主也。宋文憲議之而謫。孝宗聖主也。張九功程敏政議之。而再奪于吳寬。吾不知其解也。吾故曰。文忠者。緣飾帝意而成之也。

張寅之獄。既論死矣。郭勛庇之。亦自脫也。璵葛何為者。附助而反其獄。僂諸問官。而因以及議。禮諸君。嗚呼。險哉。寅印非福達。馬錄失入奪之官何矣。論成而世。且株及言者。何苛濫耶。助事方術。夫豈無罪。且同

讀書論世

卷十四

論清室

一。交通也。張英何孟春一書慰馬錄而譴。助書結匪人而釋。何歟。欽明之請。欲蓋彌彰矣。果公耶。天下議議焉。而必藉君威以懼之。知其不中而分謫于君。人臣之道。固如是乎。

張寅之為福達。諸書半屬疑案。獨朱史詳其本末。謂為真福達。而諸問官為冤抑。予謂此獄。略似府肅宗時一事。風翔馬坊押官為盜。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盜妻訟冤。李輔國庇之。勅御史孫登訊之。無冤。復使中丞崔伯陽刑部李暉大理卿權獻訊之。與登同。又

使侍御史毛若虛訊之。若虛傾巧，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責若虛。若虛先自詣上，上匿之，廉下伯陽。尋至，言若虛婦中人，上怒叱伯陽，伯陽獻唾，皆出貶。遂斥流播州。李峴奏諸人無罪，上以朋黨貶蜀州。夫福達妖人，罪浮于盜，而馬錄諸公皆受伯陽等禍，乎敬為相，仰不道，覘之賢而附，助之意不猶若虛之附輔國哉。乘以報讐，禮諸公尤險矣哉。

願山農，何心隱，皆驅俠而托于講道。又有方與時者，黃陂人，險黠，有才，辨道士王慧慧與語，性命使謝太

讀書論世 卷十四 三 論清堂 藏板
嶽山老師師教以瘦銀法，後竊其煉丹游江湖，施藥治人，見唐中允順之，則談聖學禪宗，每稱孔子為足。又言知劍術，順之重之，因交中丞蔡汝楠，汝楠以為非世人也，名鵠起，羅太史洪先扁舟造訪，叩之，疑其偽，稍疏之。後游大同，買二娼，稱歌定，向家屬乘傳以歸，休其妻，妻族訟之，官走汴，依汝楠，汝楠作書當事，曲解之一時，年少布衣，輻輳其門，皆云訪方夫子講大事，不知大事云何也。學憲胡直按捕之，遁去，或云已死。天奸偽之徒，噉名市利，必倚庇于名公卿所庇。

君子為其所用，蓋學不醇，則不勝好異之私，而吊馳之術，售德不剛，則不勝黨同之念，而阿比之徒，進豈有真聖學而涉禪宗劍術，且任恃自恣者乎。汝楠荆川亦闕于識矣，小人不可與作緣，山農非大洲近溪，心隱非楚侗，樛休非新鄭，豈猖狂若此。

廷杖之法，隋文作俑，唐因之，我明為酷，旗校林立，皆發衣木梃，以麻為絡，肩脊以下，急束之，不得展動，又牽縛兩足，惟露股受杖，杖折更易，呼聲震殿，陛徹宮禁，辱斯甚矣。唐裴耀卿曰：決杖贖罪，恩則甚優，解體

讀書論世 卷十四 四 論清堂 藏板
受苦事，頗為辱，明則不以贖罪也。顧士論反以為榮，蓋國威昭于上，風節著于下，法之所抑，不勝其名。之孔揚萬彙之權，不足奪四海之清議，嗚呼！國威昭而國體衰，風節著而國脈傷矣。亦豈朝廷之福哉。孫權子和，驛騎將軍，乘舟向書，使射屈吳，率眾泥首自縛，以請幸入殿，杖一百，奔南文始之也。權之幸，即嘉靖大禮哭廟之杖也。

諫諍得禍，未有如明之甚者。古者指陳利弊，必極于國破君亡，惟明以來，小涉忌諱，遂櫻杖謫，嘉靖時為極，詆觸大臣，尤不可追，體統尊嚴，上下睽隔，極重難

反而骨鯁之士。幸猶不乏。天理民彝。未能漸滅耳。昔劉聰為劉后作殿。陳元達切諫。聰欲殺之。后上書云。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思謂世主拒諫。味劉后之言。則思自顧其身。而不容逞怒矣。唐楊孚彈劾為權貴所毀。睿宗曰。博徒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奸。非人主保衛。則為奸逆所噬矣。愚謂人主味睿宗之言。則于大臣之受劾。無助兔噬鷹矣。齊文宣將殺裴謁之。楊愔曰。彼求死以取名。帝曰。我終不殺以成爾名。周宣

讀書論世 卷十四 五 詒清堂藏板

帝殺樂運。元巖曰。運知必死成名。則落其術中。不如遣之。世主味二子之言。則亢直者不必盡殺。而意氣賈直者亦可以全消矣。肅皇欲殺海瑞。中官張敏曰。此人好名。殺之適成其名。禁之可也。是亦楊愔元巖也。易云。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愚謂此三子者。近于諫。諫然言官杖謫。救之者不可儼。蓋味三子之言乎。君德莫逞于怒。而極怒忠良。惟成祖世宗為甚。成祖于忠臣。怒其不我順也。仇之也。敵之也。世宗之忠臣。皆吾臣。而思蓋于我也。不啻仇之敵之。諫而罪者十

此葉北大配補

常八九諫而從者百無一二。惟予言而莫違也。而言者不恤甚矣。士風之厚也。祖澤之培也。神仙祥瑞。英主所有事也。青詞可當玄修乎。醮禳可盡方術乎。白鹿白龜。可當麟鳳乎。靈芝嘉禾。不勝瑞字。彗水旱山崩地震。無寧歲也。雷壇立殿。不勝建而倭鹵冠盜。民無寧宇也。且意之所祈。忠讜膺誹謗之誅。嗣儲亦忌諱之事。每歲壽節。陶仲文及左右累官加爵。停刑止屠。醮必旬日。以為不死之方。在是乎。宗英詞位龍州獻瑞。麥上曰。四方旱饑。僅此麥何以免民饑。宣宗時。忻州進龍馬。胡深請賀。宣宗曰。山西歲災。獸之異。足活民乎。僧有請建寺祝萬壽者。曰。壽可祈乎。三代未有仙佛。而永年秦皇。漢武。梁武。宋徽。其效明矣。

讀書論世 卷十四 六 詒清堂藏板

陳洸。劉東山。王聯。小人之梟獍。皆以窺伺宸衷。肆毒于正人。脫罪而邀恩。故曰。君無見所欲。君見所欲。臣將自雕琢。孝宗耐孝莊。錢后于廟。而祀周后于奉祀殿。穆宗耐孝潔。陳后于廟。而祀方太后于弘孝殿。皆非初議。一若違其厥考者。而非也。禮之所在。不得以為。淫殺意為隆殺。非義也。私也。孝子從義。不從令。以道事親。而

此葉北大配補

已。唐宗躋祚。惜未有正之者。正之奈何。亦退還于世廟。而可矣。穆宗踐阼。給事中王治請遷祀世廟。而卒不用。惜哉。

穆廟崩。馮保矯遺詔。欲干預政事。高拱請專以票擬歸閣下。此真宰相事也。唐肅宗時。李輔國專權。李峴叩首論制。勅應由中書。上賞之。罷輔國。察事勅中外。諸務各歸有司。其論競須經臺府。有處斷不平。具狀奏聞。仍委中書門下。專法官詳定。此乾元已事也。神宗幼冲。卽不能然。使政府協比。亦國家盛事。乃陰貳

讀書論世

卷十四

論清堂

于保。因肆毒螫。何哉。拱相福而乏休休之度。其政事才略。可觀。俺答那吉之撫。尤有廟算。惟處華亭。太遜。遂有新報。與然。福也。非險也。

張山來曰。福與險皆為國家大害。寬福于險者。所謂薄于云爾者也。

陳循。王文。以子不中。劾劉文介。絕無大臣之體。宋雍熙二年。宰相李昉。子宗諤。呂蒙正。弟蒙亨。皆已入等。太宗曰。勢家與孤寒並進。人將謂朕私。遂罷之。韓億為相。子維舉進士。以父仕引嫌。沈文通進士第一。時以貴胄不先寒賤。乃退文通。而進馮京。明楊文敏謝

文正。肯不令子入試。江陵為子圖鼎元。去古人見遺。矣。神宗親拔。嗣修第二。愚謂神宗君德。不及宋太宗。矣。不特太宗。秦檜擅權。知貢舉魏師選。欲以秦墳為

榜首。高宗閱其策。皆檜嬉語。遂首張孝祥。而置墳第三。高宗猶能如此。蓋神宗方在幼冲。一聽江陵所為耳。抑江陵不足言。王衡中解元。被論。王荊石抗疏。激辨。夸謝其子。成何理哉。總之。器小使然。今鄉紳遇小試。子皆孫無復或遺。而寒賤被放。可勝數哉。

讀書論世

卷十四

論清堂

唐段文昌。李紳。以所善請托主司錢徽。及被放。恨徽致徽貶出。或勸徽發其私書。徽不肯發。誠長者矣。但宰相裴度。子讓。及鄭覃。子朗。李宗閔。婿蘇巢。楊汝士。弟殷士。皆貴介子。弟與焉。果無私否。其能免物議乎。

迫履試。黜明等十人。則當時之公道可知。但不知裴公子亦見黜否。若免黜。則裴公子誠才。無關節。而度賢矣。若黜之。則廷臣無私于度。而度之賢。非後世權

相比矣。也。先之冠。徐程請遷幸。賴于謙斥之。以保宗社。此宋

已事也。理一欽若堯咨也。于公一準也。信乎遷幸之失計也。或曰：事有不可往者。甲申亂。使其遷幸。猶不失為玄宗代宗。而當時莫敢言者。獨都御史李公邦華密請以太子監國。南京上督臣民固守。而上意不決。秘而不宣。朝寧誤以為遷。光時亨爭之而止。人心解而都城陷矣。以予論之。遷固難言。守亦未易也。明之所失者。天子尊嚴。上下之情不通。凌官簡出。內外之形不習。文臣貪傲。武將不效。命為守計者。必也親泄三軍。身巡堦堦。大發德音。示當效死。厚懸賞格。讀書論世 卷十四 九 藏板 清堂

張山來曰：臨時度支帝藏。即日空虛。然宮禁私財。不可以數計。不以之備征繕。而徒效宋之搜括。于臣民果有此事。亦足令人心解。體乃卒為流寇所攫。惜哉。又曰：聞江陰陳鼎所記。幸緬諸事。則

知永曆之敗。乃賊臣馬吉祥李國素之罪也。晉懷帝時。揚州都督周虓。以洛陽孤危。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不先白已。怒而名之。袁碩以越旨。帥兵襲虓。碩敗。求救琅瑯王睿。虓被繫。憤而死。後睿問華。碩何故反。諱曰：虓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與兵討之。未幾而洛都淪陷。謂虓反。不亦誣乎。嗟夫。邦國垂亾。人有籌一策。建一議者。即未可用。何至顛蹶若此。有明忠計者少。抨駁者衆。侯阿濡忍工為規避。甲申之難。獨李公邦華請太子居守南京。讀書論世 卷十四 十 藏板 清堂

而光時亨以靈武之事。斥之不知靈武之事。何可非也。嗚呼。古之遷幸。存者多矣。何足浚諱。即非萬全。不猶愈于亾乎。乃明者噤。默者寐。嚙遷幸二字。萬不敢出諸口。此諱疾忌醫。坐而待死者也。晉都之陷。非琅瑯先居。建業則司馬之不祀。忽諸。洪武三年。初場。止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次場。禮樂。詔誥論表箋。三場。經史時務策。十日後。試騎射書律。恩謂兩義太簡。七義太多。表箋無益之詞。詔誥不須預習也。策雖五道。聽人各對。所如今必五道。果足以

得真才乎。帖括庸鄙不足以取真才而反足以困奇士。不如易以策論。予少與友人爭辨。因作科舉取士議。但帖括之習。洽于膏肓。難以驟革。空疎介鄙者。目不覩史傳之書。耳不聞經濟之說。必須示以通鑑綱目。唐大業諸書。著令學宮。而預教之。以漸而成可也。若取人之道。則里選保舉。決不可易。

張山來曰。曹操亦曾舉孝廉矣。里選保舉。果是信乎。魏之有治人無治法也。

吾宣崑山。故有銀鑛。弘光時有芮四者。獻策中官。中官以已費。率百人開採。恣擾鄉民。得不償失。芮亦為

讀書論世

卷十四

十一

論清堂

鄉人毆鑿。因意唐貞觀時。御史權萬紀。勸采鑛宜稜。二州太宗斥之曰。堯舜抵璧投珠。漢桓靈乃聚斂為私藏。卿乃以桓靈待我。即日黜之。天啓朝。奸民陳有。繼請開採。上怒而誅之。噫。即使開採有微利。而弊。煩擾名盜。府奸頓使鄉里。受無窮之害。况其得不償費。官民交受其累耶。至元時。寧國路民六百戶。鑿山治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輸官。未嘗採之于山。世祖以人言罷之。鑛之無益。所從來矣。近有以開採求進者。故記此以爲戒。

王新建之卒。桂文襄請奪其爵。曰。偽學也。且以詐用兵。新建之學。不無紕謬。而謂之邪。過矣。且國之典功。則爵之。何論學乎。孔子許由求以果。蔡以治賦為宰。而弗貴其仁。仲之相齊。以功則仁之。論學以細功。謂國典何。

奔州曰。中官之賢者。金英。黃賜。懷恩。張佐。四人。忠者。雲奇。伍文鼎。二人。邊功。鄭和。劉永昌。二人。功罪半者。張永。蕭敬。二人。子謂典安之于立儲。張敏之哺孝宗。單吉之諫梵書皇莊。陳準之平法自盡。王岳之忤八

讀書論世

卷十四

十二

論清堂

虎。黃偉。李榮之。郵廷跪。呂憲之。斥獻免。抑庶謂賢已。沐敬之。諫北征。何洲周恕之。出從亾。阮浪之。死南內。亦忠矣。皆奔州前事也。陳矩之。彌縫時政。王安之。調護東朝。亦賢矣乎。王承恩之。殉煤山。可不謂忠乎。此奔州後事也。雖然。金英擅權。屢經譴治。典安亦被勅。臺省云。鎖南內之門。易東宮之位。功不勝罪。若永者。庶功可贖罪歟。予誌義奄。蓋寬予之云。費少師。諡文憲。霍渭南。攻夏貴溪。為犯廟諱。愚謂渭南議禮。及論天地合祀。俱有特識。不宜紕漏如此。特

傾夏耳。宋夏竦賜諡文獻學士王洙封還之謂不當

犯倍祖并言王溥諡獻為當時有司之失章得象諡

文憲音同亦不可于是竦改文莊得象亦改諡然則

紕陋昔人有然又按高帝諱誰不知者而有鄧璋劉

璋楊璋等皆大臣也犯列宗諱者尤眾諱可犯犯廟

諡何傷孫吳時應訪等議舊君諱張昭善論服有殺

孫滿王名胡莊王之子亦召胡云云

予東髮時讀家文臺上張江陵書委宛數千言語無

激切謂進諫如是空萬無有櫻其怒者而文臺之死

諒焉或書未達而居正疑其語皆詬詈耶宵人胡損

龍宗武輩遂希旨肆毒耶及讀胡趙兩公疏款款

懇但言相公之孝思不可抑皇上之挽回為不必而

居正之怒甚不可解夫以操之惡而怨陳琳舉之凶

而惜駱賓王居正何二人之不若耶居正阿太后挾

幼主恣其威儀儼如漢之外戚按竇憲遭大變公卿

此奏欲令典幹因事何故疏言大禮未終卒然中改

兄弟專權奢侈僭偶又數言諸竇罪過推舉其刺殺

都鄉侯事止黜敵為濟南太傅欲以窮之而已

讀書論世

卷十四

十三

論清堂

張山末曰吾鄉嚴石汀先生不阿附江陵李精綱

寧得罪一時身得罪萬世隨致政歸江陵亦無能

如之何也然則文臺諡死

始有護人交構其間耶

古今事有甚相類者李宗閔相而與王守澄李訓等

比而罷德裕後誣德裕陰給璋王固不執徐有貞等

奪門與曹吉祥石亨比而罪于公誣以迎立襄王居

正與馮保比而逐高拱誣以謀立周王又坐王大臣

行刺之事險哉險哉

萬曆十一年會試進士張甲徵申用懋二閣臣子也

御史魏允貞奏張居正諸子及第海內憤惋今復有

讀書論世

卷十四

十四

論清堂

此貴者以勢者富者以利求賈豎錢由競為市賈亦

復何極請令二人避嫌不得廷試以俟二輔臣去任

詔責其逞私四維時行疏辨十七年禮部郎高桂言

戊午鄉舉王衡錫爵之子李鴻申時行之甥屠大壯

二相之姻疑以私舉錫爵疏辨詔部院覆試無他乃

請桂于外居正怙權申王諸公改之可也昔唐介舉

政子義問不令人試先朝楊文敏公亦然魏于烈為

光祿助卿子登引例求進烈表請黜落孝文嘉其有

識夫例猶不許况私乎烈武臣申王諸公乃不及此

曉曉致辨去居正幾何。雖然唐武宗時王起知貢舉。奏進士江隆等六人皆貴臣子弟。試文合格而物議非之。詔令學上白敏中覆試。落三人。宣宗時侍郎魏扶奏所進士封彥卿等三人有詞氣而父兄居重任。不敢遂取。詔學士韋琮覆考試官不務出此而政府是殉。是主司之失也。萬曆丁丑吾鄉徐公元太為同考官耳。非主司也。不肯中居正子。雖見忤而風節凜然。已宋開寶時王祐知貢舉。中陶穀之子。邵太祖曰。開穀不能訓子。那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取之。因詔食。

讀書論世

卷十四

十五

新清堂

祿之家。禮部具闈覆試。雍熙時太宗以勢家不宜與寒峻爭。乃罷蒙正弟李昉子及鹽鐵度支使子四人。皆落之。此人主之明也。顯皇帝罪允貞。不令甲徵二人覆試。衡雖覆試而輔。桂官是豈天子之過。黃明之大臣工于回護。而天子一聽其所為。詔旨一出。其稟擬而與中官相呼吸。于此可以觀相道矣。允貞詞正而婉勸之。避嫌。緩其廷試。亦所以愛輔臣。非矯矯參劾何逞之有。而便也。著直聲。噫。于此亦可以觀世風矣。萬曆十三年乙。

西輔臣山陰王公家屏子。唐初中山西解元。家屏不令會試。亦有所懲耶。按嘉靖甲辰首輔翟鑾。二子汝儉汝孝俱當第。讀卷上疑之。啓函果汝孝首列。汝儉亦進呈。乃抑之。科臣王交等劾之。勒鑾罷去。二子除名。此先朝已事也。君德仁柔剛健之不侔如此。明有大缺陷者。三建文帝紀年也。景皇帝廟號也。唐帝躋祀也。薄者成忌刻之私厚者忌僭偏之失。吳王允通衡王允燧徐王允熾皆降封復廢為庶人。燧暴卒于火。建文太子文奎不知所終。少子文圭銅高。

讀書論世

卷十四

十六

新清堂

絕其類而并削其號。文皇盛怒不能釋也。後代則何嫌何怨乎。唐以隋後為郡公。元于瀛國公給之土田。養其母子。太祖待元裔尤為恩禮。即友諒明昇後無害。善者仁聖詒謀。獨未之聞耶。况本支同氣乎。景皇帝罪英皇而奠安宗社。則高帝賢裔也。陵廟不備。其敢言者。成化時訓導高瑄以為請。黎淳力斥之上。其獻諛後從商裕言。號為恭仁康定景皇帝。然賢者無成心而不早爭者。大臣之咎也。萬曆十三年。萬春請復年號。加景帝諡。號十四年。太帝裴應章并請。

修景帝實錄不允太常卿沈子木請附建文帝于懿文太子之側十六年司業王祖嫡請如應章所言亦不允二十三年始復建文年號附高帝實錄二十八年子木為通政請祀建文附食高廟或懿文太子側未詳允否故曰大闕也弘光南渡上建文帝為惠宗讓皇帝景帝曰代宗景皇帝補前代之闕矣而獻皇躋祀悖禮尤甚始則爭之激後至于躋廟無敢言者積威約之漸也

隆慶初給事中王治請遷祀睿宗于世廟不聽後宜

讀書論世

卷十四

二

新清室

宗議祀陸樹聲亦請祀睿宗天啓初太常卿李宗延請祀建文帝景泰帝于太廟而祀睿宗于玉芝宮及光宗附廟禮部侍郎鄭以偉議祀憲宗太常卿洪武衡以庶躋武上宜祀以偉駁之曰附以近而屬遠孰從遠而躋近太常之議議改也非議祀也且先祧而後父子序不順制出神聖不宜以愚賤議改卒擬以偉議其矣當時之無識而以非道事先君也謂世宗不忍以天下易其親創不經見之禮而子孫有不忍奪者以偉之論所謂小辨破義也夫以尊親之故

而違義與道在世宗未暇計也即當日人臣以逆難犯也何居乎後之臣子為文過而終佑之且唐之為廟非特躋武為逆而已是于祖廟增一廟也增一廟則不得不減一世為廟者七而為世者六仁宣英憲皆遷早一代而預祧焉直削之矣夫尊其父而削其祖且增一廟而減一世也有父子而無君臣無祖宗有廟貌而無世次無昭穆而曰創自神聖故曰以偉之阿而陋也若增孝烈后廟祧仁廟亦只五世耳孝睿同世武世亦同一世也謹按祧序仁之祧當於穆廟之升附乃不於穆宗而

讀書論世

卷十四

六

新清室

於世宗宜之祧當於神廟之升附乃不於神宗而於宗英之祧當于光廟之附乃不于光宗于神宗宜之祧當于真廟之附乃不于真宗于光宗皆逆先世而祧夫親盡則祧今親未盡只六世耳曷云七世而皆錄多置一唐廟故也多一唐廟而使祖宗先期不血食也奚忍哉先輩未有議及此者草莽愚生時妄論之推鬼神之情狀以臣躋君以弟逼兄以孫躋祖躋廟之靈能泰然安乎孝宗武宗能釋然無憾乎前代祖宗非序而殺其世次奪其血食能無悽然想

桐乎高帝之神其上也無赫怒乎國家之治諸郊廟社稷之典係乎祖宗故祭則受福以神怒也豈有神桐于上而人民受福社稷教寧者乎謂祖宗之靈自嘉靖十七年或已不饗矣

先朝有三大獄一李福達一楚華奎一妖書事張寅真福達也而以偽脫華奎假楚王也而以真免奸妖漏網執法亂宗使精神蒙厥展轉株連君子以是痛恨于小人之當國也妖書蔽罪一人李代桃僵然亦寬矣沈鯉之誣亦王大臣之坐高拱也皆祭之地也

讀書論世

卷十四

十一

以快報復之私蒙蔽君父而滅裂紀綱何其亂也方從香曲庇李可灼猶未足言也大抵明法最嚴而小人往往漏網陳沈李福達張差皆是成化廿五年無子將妻祀父周恂與王母平氏謀令官人詐取他人子納之仇家發之迫廢王為庶人母死恂亦然有子不幸耳洪秋士曰方從哲曲庇可灼此心可問乎張廷齡之獄始以司昇之告變昇父聰以行盜負罪也事詳國史欲坐逆謀雖以乎敬之得君婉曲創猶坐殺人論較後以劉東山之誣脅雖昭聖太后

濡席乘而不救且藉其家問官卿貳以下皆遠治職獄所連及者百十人并遂安京山諸侯伯不亦大獄乎世宗剛毅性固不回入繼時昭聖待之頗優又緣故事裁抑章聖蓋積愷而鐘之二張也然二張亦有以自致之行錢居利驕侈殺人豈外戚宜爾耶子弟不戢無賴要脅記曰貴而能賤富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凶惜乎不足以語此也歷朝外戚多求公良法而張氏獨不然諸皇后賢淑而昭聖坤德微疵焉其在孝宗時可以徵已

讀書論世

卷十四

二十

吾鄉先達風節凜然宋則吾家參政泗丞相潛明陳忠烈地萬少卿乘其後若石岡公宗周教履法山張敬亭給劾惡黨秦用連及中官蕭敬梅宛溪德勅嚴黨胡奎方士徐可成古岡公大本論張差唐惠菴汝地拒世蕃勅酒孫兩山濬教曹邦補斥文華徐華陽元太不中居正子詹魯泉沂不肯保正奪情沈少林懸學以奪情諷居正張生洲守道馮端肅戴恭簡被斥為訛名山藏載馮端三公奏

等以考察恐被黜故先劾臣上以壽惡尤甚削為
盡開住考石溪開筆南太僕丞白展遣家人資金
陞任寓楊英家往來于馬公子為東廠所覺捕英
獄張主事與館人妻聞飲被逮使門客孫程以金
戴家謀之事泄葬乃疏劾二公妻子納賄故事糾
言事其餘和之至是無繼者因謁吏科任良弼刑
于瑄議之良弼忿曰若能言則自言之乃笑曰何
遂上疏此石溪自記也馬戴家人為累無次損
公帥石溪風聞言事亦葬先之良弼激之二公

疏書世 卷十 三

不足以及石溪也

宗元曰洗曾伯石汀於...
下日語重...
首俾勿...
授其怒...
無多讓也



讀書論世卷十五

宣城張氏著
矢都張 湖山來參

明下

永樂十九年嚴自宮之禁。二十二年自宮者以不孝論。興州衛軍徐翼自宮其子入為內監。乞除軍籍。仁宗出其子使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皆還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勢宦。犯者處死。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請效用。上曰官三品而忍自殘乎。下法

讀書論世

卷十五

讀書論世

司問罪。正統五年詔自宮者之罪不得以赦免。成化九年令自宮者處死。家人充邊遠軍。十一年永清民徐義官其子詔充南丹衛軍。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御史錦衣衛督逐回籍。弘治元年令錦衣衛押送。順天府進發。五年命淨身者及下手人處死。全家充軍。不舉者俱治罪。十三年令已經遣戍私自來京進用者。邊遠充軍。按歷代禁令可謂嚴矣。而卒不能禁者。何也。禁之之嚴。不勝其招之之切。勸之之厚也。刑優以懲。益而日懸。金珠百萬于市。以餌之。欲其無為。益

不可得也。彼淨其身一人宮禁。大者乘權痛勢。小者

永食肥家。是招之也。安得不耽耽焉。侍一進乎。然則庵寺者可盡廢乎。亦省其數。抑其寵而可也。如唐太宗定制。無踰百員。中宗時至二千。玄宗時三千。已多矣。我明宮中不下數萬人。歲汰損之。則民之自宮亦稍減矣。天子之警御。豐衣美食。其分宥也。聖祖時太監正四品。日糜米升半。衣帽靴料而已。後中書請增歲祿。至十二石。而上不許。後曹吉祥。劉永誠。加至三十六石。汪直。張永。張忠等。至三四百石。雖世宗之折

讀書論世

卷十五

讀書論世

宦官而張佐。麥福。黃錦。各四五百石。何哉。推恩足。至都督足矣。乃賤封其父。若谷大用。張永。丘聚。魏彬之父。俱錦衣衛指揮。劉瑾贈三代都督同知。因為故典。不尤悖乎。又若家屬助封。若曹欽。劉聚。張富。張容。谷大寬。大亮等。又何理耶。然皆藉兄弟之力。而托汗有功。故耶。故內官不可使有功也。使有功者。由上假之事。權也。然皆自永樂始。洪武十年中官有言政事者。上立斥之。令內侍毋得知書。十七年鑄鐵牌。宮中禁其預政。預政即斬。聖祖之明鑒如此。靖難革除以

後漸見任使鄭和等率師海中。中人典兵之始也。馬彬如瓜哇。李興勅暹羅。中官使外國之始也。東廠判事內官主之。是羅織之始也。馬騏監李彬交趾。是監軍之始也。狗兒等建馬上功。中人用武之始也。李進採天花。楊寶章喬助兩京。及天下庫藏出內。是征求之始也。馬靖之甘肅巡視。與西寧侯宋琥共計事。是出鎮之始也。又以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而心疑之。乃寄腹心于中人。皆永樂時也。厥後有功不可抑。而冒功者益衆。高帝禁宦官識字。宣德初。以劉神爲修撰。教內使書。設內書堂。至于叅密勿擅絲綸。秉筆禮太阿在握。而害賢蝨國。則直振瑾忠賢之禍。爲尤烈已。皆假之嘖笑。寄之耳目。始也。方其盛也。孰不慕之。故曰。招之也。勸之也。欲無爲之。招與勸者。不遜以爵祿。不假以嘖笑事權。可也。若欲省其數。則奈何。曰。以宮嬪之多。且萬人。而欲省奄寺。孰必不可。然則減聲色。汰宮嬪。王者之要。必以寡欲爲本。而宮室之廣。亦宜少。省其建寘。焉可矣。免自官以養天地生之氣。省奄寺以杜國家禍亂之源。王者亦何憚而不

讀書論世

卷一五

三

論清堂
藏板

爲此乎。右論奄寺。崇禎時。賈坻令高承堤。授祖制。嚴禁私鬪。邑人無敢犯。洪武二十五年。建宗人府。二十六年。勅宗人有才者。府縣以聞。送如常法。有罪者訊之。以罪降爵。重者削爲庶人。此聖祖不刊之典也。二十八年。定爵制。親王之庶子。郡王。郡王之庶子。鎮國將軍。次孫輔國將軍。次曾孫奉國將軍。次玄孫鎮國中尉。次五世孫輔國中尉。次六世奉國中尉。凡七等。歲祿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次降。猶三百石。女則宮主。郡主。郡君。縣君。鄉君。駙馬儀賓之祿。不下數百萬。親之恩。古未有也。祖宗親盡而祿。况于子孫奉國。下猶三。其中尉不亦厚乎。是歲以數十萬之康祿。而養無所事事之人。安所取之。出城有禁。仕進無階。非聖祖初制也。祿所不及者。窮不可問。或至辱身賤行。聖祖所不及料也。曷使爵祿不逮者。盡力于試。試服賈于四方。免其租賦。復其徭役。秀者從事于制舉。由科目以進。可也。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爲牧伯。孝昭以宗親無在位者。舉茂才。劉辟疆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平帝舉康佐。史補四百

讀書論世

卷十五

四

論清堂
藏板

石唐玄宗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政薦從叔等授臺省及京縣官德宗憲宗昭宗代有選擇終之世宰相十一人曹王阜最為英俊他官不勝數此制至宋已不行矣然宗室散處郡縣猶入籍應試在京者別為玉牒紹興時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宗室合格附正奏名殿試其後祿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宦積相業相望不絕夫用人以公惟賢與才安論親疎若前代者宗室亦何負于國乎高帝之制雖不若唐漢未嘗不欲選用之如宋法也至有爵而無政有祿而無事朝廷以宗人為冗食庶司以宗人為匪族而之也外之也有議及者不過為宗藩條例為度支經費而已莫敢議及選舉則長罪之意多而謀國之少也天啓三年始開科得進士朱慎奎而非其人崇禎時得十二人朱統帥官至南京國子祭酒而其初廷臣猶以宗人居館職為疑嗚呼亦何泥耶右宗人宋子京以周唐用人不疑得親親之道惟本朝不在此格為宗屬者皆溺于富貴妄自矜矜不知禮義貧者游手逐食靡事不為名曰天枝實為棄物曹阿所

讀書論世

卷十五

五

論清堂

謂今之州牧郡守即古之方伯諸侯也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厠其間正今日之事也子京以漢唐法望宋宋即未能紹興以後猶許應試明幾于錮之矣宗人前代惟曹魏封諸侯上皆寄地空名而以老兵百餘人衛其國設防輔監察之官與明之宗室同陳壽曰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禁防壅隔同于囹圄當日曹同上書極論本根枝葉之慮引淳于越之諫始皇劉向之諫成帝至切也夫以秦魏之得國即使宗室屏藩亦未必久安盤石若高帝之德澤使味能置宗室于得為之地而毋扭于靖難之創或創以永抹歟封建之廢懼其亂也其屏藩王家有不可盡沒者皇帝制藩國皆擁護衛葉伯巨論其過盛而不無遠識後因靖難之師乃以漸削去之宗人者如豕豕如羈囚矣漢愆七國之亂而罷之而王莽以外集魏以寄地空名封諸王而司馬內篡宋撤諸侯而天下迄以不振明之弊與宋同使流賊起許諸王

讀書論世

卷十五

六

論清堂

得以建牙募兵假之節。賦署宗人府。而真武宗。督大臣。則各自為守。天潢之苗裔。皆朝廷之師。族宗藩之土地。即朝廷之疆圉也。當蜀襄楚。福諸王。皆相繼淪陷。獨周王捐金助守。而汴梁獨久而後陷。其效已明見矣。周王本自為也。而猶足以捍賊。况朝廷以事權假之土地。委之乎。况不止一周乎。嗟乎。惟宗親門內之是防。寧拱手而以城池輸之賊。寇能不衰哉。而當時絕無智士見及者。亦何歟。蓋歷代以來。待宗人過薄。慮宗人過濶。一議及此。必且以私宗。藩論。斷矣。必且以變祖制。論罪矣。必且以長亂。階禍。被劫。何。以知之。李公邦華。請以太子居侍南京。昭皇帝。故事也。而東且格之。天子難之。而敢及宗藩乎。初崇禎七年。唐藩以南陽賊衝。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不許。八年。賊再犯。請遣義衛。毋使為班軍。給蘇使。殺宗格。以祖制。及行宗室。模授法。又為陳子壯所尼。未幾。王請勤王。而以罪廢。鋼矣。易窮則變。變則通。不思通變之道。而藉口成法。局守拘墟。國之所以亾也。漢季立州牧。刺有劄表。益有劄焉。而昭烈得延祚于蜀。梁蕭

讀書論世

卷十五

七

諸清室
藏板

督廷于荆州。皆有明驗。不猶愈乎哉。用人之法。漢為近古。洪武六年。罷科目。而用選舉。得之矣。十七年。復行科目。始罷科目時。諭中書省曰。有司取士。多少年。浮文措之行事。則疎。非朕求賢之意也。其復也。今有司各會其鄉老。論其德行。道藝。而舉其秀者。凡國子生。府州縣學生。儒士。之未入流者。皆論定而試之。其詔高麗。安南。諸國。亦曰。經明行修者。本國鄉試。京師會試。高帝雖以時藝試士。而先論行。諒即科目中。不失鄉舉里選遺意。仁宗時。猶詔令詳諱。其後乃專重時藝。時藝視帖經為精。視聲詩較實。然而非經術也。經傳之奧。僅程朱之優伶耳。為之愈工。殫心畢慮。媚氣柔聲。而望其致用乎。用之以兵。則錢穀而取之。以帖括。訓詁。造之以媚氣。柔聲。而責之以忠貞。廉節。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取。士之未遇。猶能工八股者。輒目加于頂。放誕自許。既遇者。矜其科目。肆志市朝。不復知世間道德。經濟為何物。則時藝者。適足以壞士習。而鋼人才。其何補于國乎。策論。差勝。徒以餘力具數而已。即言之。而工以言取人。不可

讀書論世

卷十五

八

諸清室
藏板

况未必工而工者專在八股雖有奇才上智之士亦安肯畢志于此高帝之令先會其鄉老論其德行非素所不習之人可知而悉糊名暗索是舉其所不知也故曰取士之弊莫甚于此也

洪秋士曰用人只立賢無方鄉里送亦方也或較勝于科舉耳糊名暗索舉所不知况又暗索其知之者乎私執其焉可恥孰甚焉

隋煬帝始置進士科止試策唐高宗時員外郎劉思

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遂為定制人皆誦帖括

以俸進代宗初禮部侍郎楊綰請令縣令察孝廉取

積善論世 卷十五 九 論清室

行者鄉里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

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

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乞停用經

進士詔諸司議李栖筠嚴武賈至皆是之謂試學者

以帖字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風流頽弊

釐改之但人多僑寓居鄉土者甚少請兼廣學校保

鄰里者鄉舉之流寓者學校推之因勅具條目

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國子監舉人

令博士薦于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于省如選舉法

明法者要刑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

不果行時論題之宋亦用明經墨義仁宗時范仲淹

立科舉新法欲復古學校本行實宋祁等言教不本

于學術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東以聲

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才莫若使士皆上著

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行履先策論簡程式

云云乃詔天下州縣立學選部屬官為教授不足則

取鄉里宿學有道者士在學三百日乃聽秋試令相

保任有匪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賦

積善論世 卷十五 十 論清室

詩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類對大義

者試十道并取湖州教授胡瑗訓士法為式按舊

二公皆考行履而廢帖經宋先策論次詩賦王安石

乃罷詩賦為尤是有明全不考行履又輕策論則

失之八股猶帖經也何益于用宋儒最重經術而

聽願對者乃試之不以為主也然則取士之法明

為不善宏才之不逮也

時文取士謂之貼括不知唐宋以諸注疏為貼括

貼經而另有時文非時文即貼括也國初時文無定

式成化以後乃有八股之名其後以爲小今特選宋
之八股矣。唐有六科以詩賦爲進士。以經義爲明經。
今進士廢詩賦而止明經。義以明經二字屬之貢士。
甚無謂也。制舉云者。天子自制策問以待非常之士。
使廷對而舉行之。亦曰制科。必才行優而學識精者。
今士子時文而謂之制舉。可乎。在廷在野有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達于軍國政務而舉之。制科乃特典也。
宋初設科。前資見任。與黃衣草澤。並許應詔。今以嚴
試之。具文而名制科。不已謾乎。唐時秀才最重。蓋舉
賢書論世 卷十五 十一 諸清室

入場館爲首。然則秀才不可得。卽甲科不易。而余
以稱進士。而舉人乃爲乙科也。舉進士。猶云應進士。
科耳。唐史傳有屢舉進士不第之文。在朝廷則謂之
舉人。非若今以中鄉試爲舉人。中會試爲進士。一定
之稱也。唐有六科。科有一史。三史有開元禮。有五經
三經。一經。三禮。三傳。等謂之科目。今止進士一科。爾
之科目。有科無目。所云。不取也。
洪武十五年。御史趙仁言。曩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
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而政績罕聞。今又廢
賢書論世 卷十五 十二 諸清室

職其既代者仍令布按兩司最能者屬用之與新任者參署政事制可國初之求才多方詳慎如此雖百世可也但通曉四書即明經也豈有明經而不通四書者人品俊秀是以貌取人言有條理是以言取人備為一科恐巧言令色之小人即夤緣其間矣通曉四書不如通曉史書與工文辭者合為一科蓋史書乃經濟之具而工文者兼之則不為時文空虛無用之詞矣

科舉之設以利國也而專以利士本求賢也而專以

卷一五

十一

語清堂藏板

防奸此大弊也古之校士雖取其一時之藝而必必之以平昔之行蓋以鄉評與論不可得而掩也陸贄知貢舉訪士行于梁肅肅告以崔羣有公輔器崔暉試進士吳武陵薦杜牧可居第一韓琦以蘇試兄蘇疾請展試期以待皆所以求賢利國之至意而不欲以嫌避也不惟其生平而惟其一日之能又嚴為關防糊名磨錄不知其所自始攷之宋真宗時陳彭年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條式于是多革舊制專務防閑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雖杜絕請托然置甲傳試

非人望蓋彭年嘗以輕俊為宋白所黜故憤而為此夫彭年不自悔其輕俊欲使天下之輕俊皆不得見黜于有司而其端謹厚重者并因而沒沒焉而但憑一藝暗中摸索之是矇瞶其主司之耳目也且夫彭年以一己之私而世主踵行為不易之規曾不思古額俊之典明四目達四聰采之道路詢之國人其謂之何是欲醫人之治疾廢望問而專試以診切也於以療疾豈可得乎夫疾非一診所能治士豈一藝所可盡哉而且謂謂曰杜關節也無容心也公道存而士無怨也故曰以利士以防奸而求賢利國之意蔑如矣不深可痛哉

讀書論世

卷十五

十四

語清堂藏板

日知錄引宋白傳初彭年舉進士以輕俊請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為人而黜之後居近侍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為白設也又王旦傳言彭年呈科場條目且投之地曰得官幾日乃欲隔絕天下士彭年惶恐而退合而觀之則今之關防始于彭年矣按唐初吏部試選人糊名考判武后謂非委任之方罷之洵后之明也今用之試士謂請托之弊不可不嚴乎不知請

托之私。歲不過數人。而關防之失。舉天下賢否。而胥
汨之。毋論賢否。印文之優劣。關中寸晷。不必盡平日
之繼。主司一人之操鑑。不及士論之常衡。請託不可
薦糾之公。不亦宜乎。且後世關防密而弊愈生。主司
與士得授法。以為奸印藉口。以相遁。字號隱識。私相
授受。以貿易之。繼而引為文字之知。曰吾暗中拔之。
是關防乃不肖者所藉口也。右科

納粟贖罪。猶贖銀之遺。至以粟入監。則弊政矣。正統
時。泰和民蕭襄。請納粟得康。以備賑賜。勅旌之。景泰
納粟贖罪。猶贖銀之遺。至以粟入監。則弊政矣。正統
時。泰和民蕭襄。請納粟得康。以備賑賜。勅旌之。景泰

續書論世

卷十五

二五

詒清堂
藏板

元年。今天下儒學生。納粟及馬者。得入監。以軍需急
也。歷選一如歲貢。限千人止。二年。國子生郭佑。疏請
罷納粟例。不聽。四年四月。臨清生員伍銘等。願納米
八百石。入監讀書。于是右少監武良。禮部侍郎兼左
庶子鄒幹等。奏山東諸地。乏糧。宜允其請。從之。于是
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生員能納米八百石。于
臨清。東昌。徐州。三處賑濟。許入監。尋減三百石。時關
封儒學教授黃鑾。奏古衰世內粟入官。未有為貢士
者。恐後世譏其作俑。部議俟康實停止。成化三年。南

兵部尚書李賓。復請令納粟入監。尚書姚夔。晉太學
育才之地。而以貨入士。趨陋矣。四方納馬草諸生。動
以萬計。次之猶恐不盡。又可濫乎。乃止。聖祖初制人
以國學為榮。自納粟例開。有貨財而無文藝。及貴介
子弟。憚于歲考。皆倚而規避之。至于白丁黃口。涸澄
何堪。一時權宜相循。不已。聖祖良法。為後世利用。不
學者。彌敷矣。成化丙午。羅玘鄉舉第一人。以輸粟進
身。自以為恥。不亦宜乎。右納粟

續書論世

卷一五

一六

詒清堂
藏板

高皇帝設國學。以教育人材。俾通古今。習政治。出于
府州縣學生之上。為實學。為高等。所以有次秀才之
稱。至重也。納粟監生。滋為詭言。而學校之能文者。往
往鄙夷之。度傲之。監貢考職。是以無學人監。又以無
學而服官矣。國初監生。歷事于六科。以試其能。否在
宗。慶祥都督。奏歷事國子生七人。治吏事。勤慎。官。這
上曰。士貴通經。吏事末也。此者多逐末。以規進取。而
闕于大經大法。用之恒厲民而病國。今監生歷事考
稱者。仍還監進學。由科舉進。由此觀之。即更吏事。猶
必本于大經大法。而且還監。以進學。當時太學之重

吏治之重如此。既不通經。又不歷事。援例得官。遽以加之民上。所謂賊夫人之子也。右監貢納官

國初下第舉人與歲貢生皆令為吏。永樂十七年。建

按交趾御史黃宗載奏言。交趾新附。府州縣吏皆東

西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遂授以官。

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牧民不知

撫字。理刑不諳法律。若待九年黜陟。廢弛必多。請令

二年以上。御史及布按二司嚴覈之。仁宗踐祚。禮部

引歲貢生。送翰林院試。上謂楊士奇曰。民之失所。守

讀書論世 卷十五 七 論清室 藏板

今之失職也。守令失職。由用士之不審也。歲貢不諳

于政事者。不可授以官。祖宗慎于用人。尤重于牧民。

後代舉人下第。以甲科為榮。不肯就吏。而希舉進士。

然平居關說郡縣。盜賊于鄉里。營利肥家。無復讀書

者。屢舉不第。乃就選。豈以民為念哉。教之國學。誠良

法也。歲貢生皆廩學官。廿餘年。衰老貪疲。無復志氣。

而秉銓者。以邊圉下邑處之。害民失事。何可勝言。予

故謂朝廷為士子營進計。而不為國家治亂計也。

下第舉人考授教官。自景泰元年始。前此多儒學薦

舉。洪武二十六年。下第舉人授教官。未定之制也。學

校之師。須學行俱優。薦舉宜也。衰老貪冒。豈其任乎。

洪武時。廩生十年。學無成效。罰為吏。今以貢授官。為

定例。其肯學乎。右舉貢為官

正統五年。詔天下立預備倉。有輸粟為官者。旌其門。

景泰初。戶部以軍需故。募民納粟。四千石以上。授指

揮。任事世嗣。已而給事中曹凱疏言。輸粟授官者。歷

俸十餘年。償輸者已倍牛矣。且世及焉。賤民膏而養

無功之人。有功者誰不解體。此善言也。漢靈帝以五

讀書論世 卷十五 十八 論清室 藏板

百萬。三公魏莊帝以粟八千石。賜爵侯。白民以

五百石。賜出身。當時府藏空竭。猶不得已也。然猶致

于亾國。景泰三年。罷輸粟入官例。國季亦嘗開納事。

例。烈皇帝停之。論曰。朝廷分職設官。原以任賢用能。

非可別開濫倖。十年來。軍務煩興。羣議足餉。計臣屢

經條奏。事件從此頻開。雖俯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

國費。一時之權宜。事久必滋弊。盜吏途紛雜。名器混

淆。有費即可博官。才品俱所勿論。儼然牧民。培克所

憤厲。階尤為不堪。朕方欲慎稽流品。撫卹病瘼。而開

納不除。則源之不涸。流何能潔。新開事各樣停止。嗚呼。烈皇帝恭仁勤儉之主。不蹈漢魏之覆轍。而卒以亾國者。蓋官箴之敗。別有所在。非開納為無妨。而止開納者為無救于亾也。右納官

茲仕釋褐。自翰林庶常及部屬知推。以傳臚甲第為等差。翰苑為清華。部屬為卑冗。知推為外官煩劇。其陞遷各有資格。而不可易。其行之優劣。才之長短。職之宜稱。功効之遲速。絕不之間。善乎宋濂之對高帝也。曰。取士莫善于里選。用人莫善于器使。任官莫善於久居。夫因材器使。官人之道。以堯舜之聖。試可續。績。皇。堯。禹。稷。各有專治。今忽而兵刑。忽而錢穀。忽而禮。忽而吏。忽而腹地。忽而邊遠。量材器使之道。蔑如。而欲收人才之用。其可得哉。且位稱其德。則人思自重。職盡其能。則人思自効。加以不次之擢。則人知誠憤。高皇帝之世。首重賢良。下僚而為尚書。隱逸而登侍從。布衣而任臺省。鼎甲而為丞簿。聖神之藻鑑。非可幾及。宣宗孜孜求賢。用楊士奇言。保舉之法。歷正統。成化。號稱得人。而孝宗之時。賢良濟濟。尤為極盛。

讀書論世

卷十五

十九

論清室

嘉靖時。嚴訥請拔祿流數人。亦以治行聞。奚以資格為哉。

資格之弊。重科目而賤祿流。貴甲榜而賤貢舉。貴翰林而賤諸司。貴京官而賤外官。貴科道而賤部屬。其陞遷少越。則爭以例撓之。以私効之。而內閣必由翰林。尤為狹陋。思陵欲除之。而屯否之運。已不可為矣。惜哉。

洪熙元年。宣宗嗣位。下詔求賢。羣臣各舉所知。宣德元年。三月。徵稅戶人才。多以老辭。即試其子弟。而用之。三年。顧佐舉進士鄧縉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一人。教官方端等二十人。皆端謹。可任御史。上疑其才未可。令于各道。歷政三月。選用之。上嘗作游瀾格。隱之詩。示羣臣。以求賢之意。英宗正統元年。勅涼。三品以上。各舉廉潔公正。明達治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惠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詳察擢用之。猶盛世之政也。尤失者。牧守之職。而驟與不學之人。年少者。憤不得

讀書論世

卷十五

二十

論清室

翰苑則傲慢不理。衰老者頑懦無節。則貪墨自爲。况
邊遠之地。土風異宜。民情異向。胥隸奸猾。蒙蔽而顛
倒之。其查政而虐民。所必然也。楊士奇告宣宗曰。守
牧治民之司。而吏部循資以遷。多不得其人。請令內
三品以上。外布按二司。各舉任之。犯賕則連坐。極刑
之家。有賢子弟。不可禁棄。上卽令草詔以行。五年。又
詔曰。循資遷授。則賢不肖混淆。命吏部移三品以上
保舉。必得公廉端謹。議治體能爲國爲民者。以充其
任。其所在有才行文學出衆者。二司及有司具以聞。

讀書論世 卷十五 三二 諒清堂藏板

後犯賕私坐舉者。是時首得况鍾等九人。右錄

洪秋士曰。總之積重之弊。委之氣運而已。未有以道治天下者。何由用人哉。

自魏崔亮爲停年格。遺弊無窮。萬曆時孫丕揚爲舉

錢法。不問其人與地。悉聽之不可知之數。一時之人

翕然以爲無弊。夫朝廷用人。將求其人之用乎。抑惟

欲選人者之無弊而已乎。亦何異乎里巷中升官圖

戲。而以擲骰較采色爲升除勝負乎。

法莫重于明。而獨輕于賕吏。非聖祖之制也。洪武二

年。千戶吳朝宗以賕論死。四年。詔賕吏無貸。有懷授

未幾而逮。問誅請成者。永樂時止于請成。宣宗卽位。
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袁昱。陝西僉事韓善。皆坐賕
罪。會赦。吏部請復官。帝不許。罷爲民。都御史劉觀坐
賕論斬。上不忍。命戍遼東。御史沈潤受賂貸囚。亦戍
之。正統時。有曲宥者。其後止貶黜而已。夫貪吏之病
民。甚于酷。而其無恥。幾于盜。漢以贓劾者。多死獄中。
戍中道自盡。唐時于朝堂決殺。特有流嶺南。睿宗時。
主司枉法。賕一匹以上。先杖一百。雖赦典不及。有左
降遠謫者。虛懷慎。猶以爲屈法惠奸。後唐明宗。偏隅
諒清堂藏板

讀書論世 卷十五 三三 諒清堂藏板

之政。貶請不貸。亳州刺史李鄴。賕贖賜死。史彥珣以

倉吏犯贓。王建立以駙馬石敬瑭之親。奏免之。上以

王法。豈可徇親。僕奉官于廷。椒監倉犯賕。張從貴。救

之上。曰。食我祿而盜我儲。蘇秦復生。說我不聽。並戮

之。金世宗時。咸平尹石抹阿凌刺贓死于獄。世宗嘗

曰。當尸于市。貧而爲盜。不得已也。三品職官以贓至

死。愚亦甚矣。今諸子皆除名。元世祖勅官吏贓輕者

杖重者死。然則賕吏之罪。未有輕于明者。

宋張仲宣犯贓。立杖蘇頌請免。流海外。見夫以宋初

之法杖視死已輕矣蘇頌嫌其過也乃明不施之于
寡廉鮮恥之輩而專用之于忠直敢言之人亦何足
歟右賦

法制禁令所以防亂非所以致治可以制小人不可
以待賢俊致治之本在乎修德禮厚風俗人自不犯
而天下化也法制煩則巧偷之徒皆得以法為市太
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
下相遁至于不振故一法立則一奸生制法者一而
玩法者萬法定于一時而奸偽萬變而無已究何足

讀書論世

卷十五

三

詒清堂藏板

以制小人哉賢俊者不敢于格外行事而奉法惟謹
左支右吾寔前跋後雖可為之才而吏得操其短長
忌者因為罪案其庸衆人心思慮用以免咎而不
暇謀國有明三百年無大奸慝而祖安者以此其
敗而無豪傑振之者亦以此也防專擅之弊寧使老
束手而隳事功防侵越之弊寧使之揣貳而不相比
助防強兵之亂寧弱天下使無重鎮防臣有權奸而
絲綸掌于內監防政有壅蔽而訪緝開于厥衛防關
節而使賢不肖混于科目防請托而以資格廢保舉

防宗藩而歲糜以供冗食防牧守徇鄉里而任之邊
遠風俗不嫻民情不習凡此皆所制者小所誤者大
所防亂者一二而致亂者無窮也魏建凌雲臺其材
木輕重相稱而無傾欹不知其一圯而莫能支也隋
之六合板城機繩牽貫鈴柱鍵鑿皆有警而莫可觸
不知其不可以勝敵也自矜為天下之至巧而忘其
弊此有明立法之說也右法
以上二十餘條皆少時擬
策今廢其文而節存之

附補二條

讀書論世

卷十五

三

詒清堂藏板

顏之推仕歷齊周隋猶稱梁為本朝其家訓曰先君
先夫人旅葬江陵欲遷葬蒙詔賜銀下地燒磚值本
朝淪沒流離至此劉勰為石晉宰相撰唐書經籍志
稱曰我朝職官志曰皇朝曰皇家胡三省注通鑑其
書成于至元時稱宋曰本朝曰我朝李令伯稱蜀漢
曰偽朝乃不明于大義者改革以來皇明本朝之稱
絕于筆端乃至談說間亦無敢及齒吻者
顧寧人日知錄載前代官名者陶潛以宋元嘉四年
卒顏延之宋臣也作誄曰有晉徵士真定龍藏寺碑
隋開皇六年立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

禮撰齊公入周周公入隋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裴郡
祭文稱甲戌稱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
尚書戶部侍郎事知制誥呂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韓偓是時朱氏篡唐已八年矣書唐官而不用梁
年號予按署前代銜于死者有之生者則絕無矣今
之爲廷之者于淵明非畏而諱之則忌而沒之矣非
朝有厲禁人心自不同耳

讀書論世卷十六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叅

哀語

周有驪山之難。秦襄攘之而秦卒代周。漢有董卓之亂。曹操討之而魏卒篡漢。劉裕平桓玄而代晉。蕭道成平桂陽而代宋。陳霸先誅侯景而代梁。朱溫誅奄宦而取唐。高齊誅爾朱兆。宇文周討高歡。皆大有功。于魏而後乃分魏而有之。至劉智遠禦契丹。郭威平

讀書論世

卷十六

治清堂 藏板

三叛皆然。蓋國有內難而藉外援始未嘗不藉其力。而極重之勢遂不可以自雄。而有所制命焉。彼且乘蹙蹈瑕而收取。亂侮亾之業矣。宋因金以滅遼。又因元以破金。其恩閭尤甚焉。

宗淵曰。家貧親老。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惑焉。誠不階。成地金。冥致江。鯉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愛人重事。乎淵之言。足破祛蔽矣。雖然。用天道。分地利。力用以供子職。隱者事也。而食人祿。愛人事。靖共以勞王事。亦忠臣之志也。熱中者果何所為。

乎傾家以補吏。稱貸以營陞。果為貪也。哉。貪墨以危親。宦遊以違養。果為親也。哉。蓋不知人之有事。而何憂焉。

漢唐以來。碑版之盛。聚于關中。販賈者。歲揭幣之曰。陝揭。改革後。陝西巡撫某。鑿之以修灃陵橋。按北史。洛陽有漢立三字石經。古篆隸三字。北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刺史。取以建浮屠精舍。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監補其殘缺。竟不果。嗚呼。拓跋氏用夏。號稱文治。而亦如此。又宋史。劉太后營建浮屠。樞密副史姜

讀書論世

卷十六

治清堂 藏板

遵知永興軍。取漢唐碑碣代磚甃。陳堯佐奏論。請勅州縣未毀者。護之。宋仁宗時如此。又可笑已。楊璉真。仰作浮屠。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申屠致遠拒之而止。人知書籍之厄。不知碑碣亦然。故附記之。

王莽誘呼韓邪單于。諸子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恩。今天子非漢子孫。何以得立。遂將兵入塞。天后納獻。愛女為武延秀妃。昭曠曰。我以女嫁李氏。武氏兒豈天子之子乎。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亦舉兵入塞。突厥明于大義。即勤

王之師何以加此。晉之南渡，中原陸沉，而慕容處在
遼左，遣劉翔越海請封，又遣箋陶侃，矢討寇羯。張茂
在涼州，死時執子駿手，戒以忠順。事晉二人萬里之
外，浮海越山，而稟正朔，段匹磾義匡王室，及被執于
趙，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豈非異域之貞良，遐
荒之間氣哉。漢耿夔與諸奚擊鮮卑，諸奚反，宵呼尤
徽與俱，呼尤徽曰：「我受漢恩，寧死不能相隨。」唐太宗
升遐，諸酋長痛哭，剪髮勢面，流血灑地。那史苾契欲
殺身以殉，契苾何力不肯降薛延陀，自謂唐臣不能
讀書論世 卷十六 三 諒清堂藏板

官恐四彝輕漢，請停此射。武后從之。此二人即金日
碑辭顧命也。宛如請書諳理之士，識大體，敦退讓，尤
不可及矣。子集闡義死節者，金元之際，不可枚數。茲
于數者，復表而出之，以見彼猶有君子人焉。
名節，儒者所首重也。孔光奔走董賢，附王莽，楊雄劇
秦美新，劉歆著符命，梁冀誣陷李固，馬融作奏草，王
世充篡隋，孔穎達草禪儀，荀爽作女誡訓女，而逼之
再適，吳澄以宋臣仕元，儒者不明節義，安在其學孔
孟子。
讀書論世 卷十六 四 諒清堂藏板

受屈高宗時，阿史那賀魯被擒，曰：「我本凶酋，先皇遇
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
必于市，願刑我于昭陵之側，以謝先帝。」是皆感恩報
德中夏士所少也。契苾何力破吐谷渾，薛萬均奪其
功，太宗欲解萬均之官以授之，何力固辭曰：「臣之
故解萬均官，恐羣胡無知，以陛下重之而輕漢，轉相
誣告，馳競必多。上善之而止。」武后時，薛咄摩與高麗
泉獻誠俱在宿衛，后出金選宿衛善射者賭之，獻誠
第一，以讓咄摩。咄摩復讓獻誠，奏曰：「善射者多非漢

天子氣，求益州牧，陳蕃子逸，信裏楷言，天文不利官
者，與王芬謀廢立，幸無成而芬自殺。明帝時，山陽王
荆迎星士與謀，冀天下有變，事聞國徒，魏王凌以榮
或守南斗，謂有暴貴者，謀廢立而見誅滅。毋丘儉文
欽亦以彗起吳楚之分，起兵討司馬師而滅族。晉趙
王倫篡位，孟觀以解天文見用人，勸應齊王，同觀以

紫宮帝座無變遂為倫守不知帝座無變惠帝所以
反正也觀竟夷三族宋孔熙先知文帝以非道晏駕
江州出天子時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乃說范舉
佐義康事泄伏誅不知由江州即帝位乃武陵王駿
也涼郭磨工天文人稱聖人為代呂者王舉兵為亂
先推王詳後奉王乞基而代呂降者王尚也奔晉為
秦人追而殺之先朝正德時劉養正以帝星在吳頭
楚尾助寧濠謀反坐誅不知帝星之耀與邛也此四
人者于天象不為不精矣卒皆無當焉而且覆宗滅
讀書論世 卷十六 五 詒清堂 藏板

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請速進兵晨曰天子坐宿臣
下知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及克復長安乃曰
向非相拒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則吾
軍不戰而潰矣此大儒之見也越得歲而吳伐之滋
為口實然其不驗者多矣或問景泰奪門之事徐有
貞升屋觀星曰事在今日時不可失而事果成何也
曰有貞術數而倖成功因以決眾志耳玄宗初諫
韋石夜屯玄武門天星散落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
不可失亦此意也問鄱陽之戰劉伯溫以難星急告
讀書論世 卷十六 六 詒清堂 藏板
高帝亦非耶曰偶然耳戒天文之惑
劉文靜心懷怨望以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為厭勝
妾兄告之論死楊慎矜為李林甫所忌以墓田流血
信術士史敬忠設道場牒貫桎梏以禳因以婢與敬
忠事泄坐誅夫死生有命禍福自已禱禳之術理所
必無人不自信于心則氣懾于鬼物不淺明于理則
志惑于妖巫禍不能禳而反速之文靜以功助位寂
下酒酣拔劍慎矜本附林甫得上寵既而見忌又徐
王拱若自取禍戾耳觀郭璞銜刀託夢被髮洞廁曾

何益乎。至如宋元凶劬。始與王濬。信嚴道育。美免。趙黃。遂致弑逆。恃矣。隋太子勇。知帝欲廢之。使王輔賢造諸厭勝。作庶人陋室。布衣草褥。以當之。愚矣。宣宗時。司農卿韋履。求節度使。術士曰。醮星即可得。乃夜醮于庭。請書官階。術士因脇之。謂有異志。舉家拜泣。貨財珍玩。盡與之。後術士以衣飾被邏杖死。歷亦坐貶。隋鄭諱。以被疎。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其巫蠱。陳叔堅以免爵。失恩。為厭婚。醮日月以求福。亦被告。將殺。而幸免。鄒夫患得以邀福。尤可笑。禍福一惑。無所讀。書論世。卷十六。七。論清堂。藏板。

神仙土木。往往相因。唐之黃康。桂觀。延壽。宋之蓬施。昭應。長生。崇壽。先朝之玄殿。紫宸。玉芝。玉照。等宮。也。右神仙之惑。叛逆惡名也。循其實者。思急避其名。是其始必有所推立焉。一以收天下之心志。以號令而招致之。一以愚天下之耳目。以乘機而陰據之也。若夫以叛舉事。以義稱名。或于其國而托于先朝。乃無所推立。擁兵自立。署號改元。識者知其必敗矣。故有名實俱逆而有所立者。裕之德文。行之實融。是也。有實順名逆而無所立者。李敬業之太子賢是也。名實俱順。可以無立者。李唐之代王侑是也。無所立而名實俱逆者。夫已氏之謂也。張山來曰。此似為吳三桂輩而設。經曰。孝德之本也。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乃有失身墮節。以孝名者。潘岳輩無足論已。李密陳情。指蜀為偽朝。旋仕晉。失分懷怨。唐初。李迥秀以妻崔氏。咤婢拂母。印出之。承武后命。為張易之母私夫。後以贓敗。既貪且淫。辱母莫大焉。經曰。中於事君。曰以孝事君。

則忠孟宗至孝。犯禁委官。哀感冬笋。而為孫琳告廟。廢其主亮。宇文護孝而魏明閔二帝不得其死。虞世基孝而諛事隋煬。隋陸彥師父喪廬墓。負土成墳。初仕魏。復仕齊。又仕周。封男。楊堅篡位。尉遲迥起兵。彥師委妻子逃。周凶即仕隋。為尚書左丞。豈孝者不必忠于君耶。又若盧衡有盛名。蘇威謂其德為世表。行為世則。亦嘗仕魏。仕齊。更周。及隋。營進不止。安在其為德乎。蘇威馮道皆望重一時。然則世俗所謂德行者在。于名節之外耶。抑亂世君臣無定分。而不足為

讀書論世

卷十六

九

讀書堂藏板

之守節耶。王祥臨終。遺命子孫。以信德孝弟讓為立身之本。彼屈身司馬。固以忠非立身之本歟。夫事親而孝。仁也。事君而忠。義也。不盡乎事君之忠者。細入之孝也。不明乎立身之義者。曲學之仁也。今之談性者。守虛去欲。以為仁。而出處君國之大。則置之弗道。義之不講于天下也。何以持身。何以經世。孝弟信讓皆信也。德乃通稱。列于四者。德何指乎。

張山來曰。孝之由于學問者。其人必忠。孝之由于至性者。則忠與不忠各半矣。

文章之趨向。係斯道之盛衰。國運之隆替。齊梁陳隋

無論已。東漢之俳。唐末之靡。受南宋之卑。元明之擬。似至制藝文。疲于萬曆。亂于崇禎。而國隨以亡。雖氣運所為。而倡自上。始貞觀時。張昌齡。王瑾。有文名。王師且知貢舉。黜之。舉朝駭異。上詰之。對曰。二人雖有文名。其體輕薄。恐後人效之耳。張說論朝隱。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宋璟判山人范知谿文曰。山人當極言謫論。豈宜偷合苟容。明初。楊維禎以文盟海內。王彝獨曰。文不明道。徒以色態惑人。作文妖以詆之。高帝吳元年。首

讀書論世

卷一六

讀書堂藏板

禁浮詞。後又禁表奏。不得用四六。六年。詔禁俳調。以柳宗元代公綽。韓愈賀雨。二表為式。有上書萬言言治道者。帝曰。治以用人為本。而不言及其人。可知。又有上書冗長者。使中使誦而臥聽之。翼日曰。可飾數百許字。聖主真知言也。

般曰。戒曰。辭達二字至詞也。今反以繁冗為大才。何居。

教衰道喪。浮曼成文。一二縉紳。主盟聲氣。鼓吹風雅。憚經史為煩曠。詆經濟為外馳。諧聲柝律。緣飾名譽。天下之能事畢矣。昔唐中宗。景龍時。置修文館學士。

每遊幸宴集。從之賦詩。上官昭儀。第甲乙。史稱天下靡然。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謹之士。莫得進矣。世乃以此爲太平端。飯歟。又侯景數梁武十失。曰。太子吐重。只于輕薄賦咏。不出桑中。是則得失之道。賦猶知之矣。

古之祭文。自寫哀衷。諒未有倩筆爲之者。略舉大概。未有盡述。生平者。晚近俗弊。縉紳之喪。無不致祭。或數人。或數十人。釀金製軸。統綺恢張。無情之言。倩之學究。臚列生平。同行述。主家又從而刊布之。以爲

讀書論世

卷十六

十一

讀書論世

榮藉昔趙忠定卒于揭揚。有吊者。其文曰。某年月日。某官致祭于未故大丞相之靈曰。於乎哀哉。伏望幽靈。雖似可笑。然足矯惡俗之弊。武廟祭新文。倍詞。臣撰辭。多不稱。御筆自爲之曰。朕在東宮。先生教朕。朕爲天子。先生輔朕。朕今南巡。先生死耶。嗚呼尚。自是帝王風味也。賈似道死。其客趙介如祭曰。履齋死。猶死于宗申。先生死。圍死于虎臣。履齋謂先丞相。猶也。數語。嚴于斧鉞。時論快之。然此不足法也。徐文長祭胡裏。悉曰。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人之免亂。

也。則當思公之功。寥寥數行。亦文長不可及處。令人知已之感。填詞欲廣矣。誅者累其行。訟猶未爲

過壽序。必列取生平。并子孫妻室。此何體哉。予既賣文爲活。不能無殉人之求。濫惡自穢。人方未嫌。屢求增益。予謂人果大賢。有傳有狀。有誌銘有墓表。互見。叠出。何悉于壽。六七十。以至百歲。有待也。何必于一序。是亦諫言行述也。序壽始于明。明人集如金華。震川。圭峰。荆川。具有之。疎落行文。猶有唐宋贈序遺意。何嘗如今日乎。洪忠宣爲秦檜所陷。卒于南雍。喪

讀書論世

卷十六

十二

讀書論世

過南安。張于韶祭之文曰。某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某官之靈曰。嗚乎哀哉。伏惟尚饗。則忠定前事也。蓋子韶痛憤。故不措一詞耳。檜之死。卽忠宣卒之次日。惜子韶不及知也。

道學之行甚迂。故人疾之。貌甚古。故人鄙之。名甚高。人故忌之。忌疾。厭鄙之者。不必皆小人也。挾其忌疾。厭鄙之心。而竊竊焉。伺其短。思媒孽而中之。而道學者。又疎略坦夷。好汲引獎厲。于是不肖者。竄籍其中。而忌疾者。餌而嫉之。用相攻擊。以快其私。忿昔孔文

仲攻伊川。朝士浮薄者主之。其編管涪州門人邢慈陰構之。朱子之蒙詔。胡紘沈繼祖實糾之。皆受人陰。夫薰蕕不同器。理有固然。吾輩處此。以程朱自待。安之而已。彼甘心為人所噉。得罪名教。不知其自處何等也。

漢明帝時。公卿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怪之。而捐其制。用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天子即民如此。今有司于民。訟動經時。月有竟。急事張疎。客池陽。賊至。以反支日不去。為賊所殺。疎名士也。而謬若此。唐陳思古父喪。客往弔辭。

讀書論世

卷十六

一三

節清堂

以辰不見容。薛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然則推之父死辰日。亦俟翼日而哀乎。唐張公謹死。太宗往臨。羣臣以辰日空忌。上不聽。而哭之。周世宗。哭其樞密使鄭仁諤。近臣以歲道非便。劉曰。君臣義重。何時日之有。時日之不足。泥况父子。德宗山陵。但取集事。修殿不避魁罡。嫁縣主以從。鴉服改日。仁宗臨奠。不避庚戌。昔卓然者。俱見。桓帝時。汝陽陳伯敬。吃狗馬不言死。行路聞凶。便解駕。而止。還歸忌。則寄宿郵亭。後舉孝廉。坐婿事見殺。狗

忌。何益乎。子里中有醜類伯敬者。子死無嗣。窮老孤。

獨有梅甲者。語動必取成雙。雖入廁亦然。遇寇求。寇呵起。復跪。遂見殺。里人以為笑柄。有友人篤信。祥牢不可破。動色相戒。以陰陽至理。博識精通。一學問事。噫。吾不知儒者所宜博涉者。謂何。精通者。謂何。

而弊精神。城心志于荒唐。無可如何之事乎。戒文字初忌之或

張山來曰。支干拘忌。儒者所不道。蓋以無其理也。借曰有之。亦祇可用于安葬婚娶。營建城邑。諸大事。若夫章奏會友。哭泣。通逃。與夫一切尋常舉動。何所拘忌乎哉。誠可笑矣。

漢肅宗時。下邳趙典。不郵諱忌。每入官舍。更修館宇。

讀書論世

卷十六

一四

節清堂

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豐。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孫安世魯相。三葉為司隸。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管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起。辦不問日時。巫言當族滅。雄不顧。子所孫恭。三世廷尉。為漢名家。按後漢書。郭躬傳。載此二人。蓋因躬。廷尉。而及雄。乃專敘雄一事。又因以載典。亦不恤諱忌。而以陳自敬。諱忌得福者。終焉。譬似大有史識。相者周善豹。相唐明宗。貴不可言。及即位。欲召之。鳳曰。陛下為天子。言已驗。無所復問。若置之京師。則

輕狂險之人必輻輳問吉凶此風之高識也自右
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分之福人所共覩然
謂其驗亦不盡然子在吳下有星士華屋高軒輻輳
其門黃絲爲關說訊之撫軍客也撫軍藩司時許其
由巡撫爲三公已果以巡撫晉宮保故昵任之予笑
曰爲藩司推命有不許以三公者乎况巡撫固其分
內事也五季時帝位如傳舍嗣源之難風相者豈不
或中又嘗見相人鼎甲者其人果鼎甲以爲奇中不
知其相士時人人鼎甲也戒相士

讀書論世

卷十六

一五

詒清堂藏板

術士之誣民地利星命俱極荒誕相差足憑以其顯
著于面目骨法可驗也凡術士皆始于秦漢相卽三
代有之不與他術涉惑誣罔同然以妄言致禍者亦
不少唐箕州刺史劉思禮以相者張傑藏言妄圖佐
命與洛州參軍基連輝謀反連坐者三十六家親黨
竄者千餘人明景泰時岷廣通王徽燦惑于利寶言
相當主天下謀逆削爵官屬伏誅相不足憑也明矣
李守貞子婦符氏以相當毋天下守貞曰兒婦爲后
况我乎反謀遂決卒伏誅而符氏入周世宗爲后魏

豹以薄妃相大貴乃反漢不知妃人漢爲文帝母唐
孝明太后鄭氏本姓朱李綺反浙西相士言朱氏當
生天子綺取之綺誅而后入侍憲宗爲宣宗母相果
驗矣我無與焉他如崩通靈說于淮陰李弘泰占卜
于昌宗李仁達以僧儼明兩目重瞳雙手過膝遂亂
福州它啓聲兆亂者不勝記因趙鳳語彙書一二爲
世戒云

讀書論世

卷十六

一六

詒清堂藏板

六朝庚夘貌豐美頤甲開張人謂必爲方伯而竟餓
死都督褚羅面尖危從理入口保衣食而終相不足
憑者多矣唐柳澤十餘歲時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爲
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之澤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
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夫相本不足憑而巫又讒說
怵人不足信也十餘歲童子能識聖教而惡異學會
不爲身命之郵此豈星相所能域者哉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
名謂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而月令梅
子命民則郊則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
甲矣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
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

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

學習吹。春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巳。祓除

讀書論世 卷十六 十七

者有丁亥蓋夏后氏始行此禮之日值丁亥而用之

也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用

人以日至郊適值辛日

爾以支取亥者非也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社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曰

用甲用日之始也正義曰名諸戊午乃社于新邑用

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社

卯周代祀社疑不可信

晉用酉各因其行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

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

年制更以九月為社玄宗開元十八年詔移夏日社

千秋節昔矣古人用甲之義矣

右二條出顧寧人日知錄自三代以迄漢唐有

事外事剛柔支干之分各隨所尚未嘗拘泥五行

生克天德月德避凶趨吉必以八字合其日時為

選擇之術也至于納音之說蒐索牽纏尤甚謬誤

矣

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

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董辰家曰大凶曆家

曰凶凶天人寡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

讀書論世 卷十六 十八

狀問制曰廷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六令娶婦

無異吉日里中嫁娶常數十家其後貧富壽夭

參差懸絕以此知日期不足泥也子祖姑萬

德值昏取用鼓樂役徒其入不取則更用大日

笑之其子姓繁衍衣冠不絕

蔡條聚談云先魯公生慶曆丁亥壬寅月壬辰日

亥時命者不取及逢時遇主操術者必去其終

之高足發賢者之一哂耳大觀改元歲後丁亥東

願天門有鳳皇坐。子參丹丘。時。遂。與。魯。公。不。同。大。喜。謂。且。太。貴。恣。其。所。為。年。十。八。善。伎。羅。馬。舞。明。地。死。命。豈。足。信。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生。韓。王。一。大。選。除。則。軍。一。大。責。罰。有。小。陞。轉。則。軍。後。有。譴。呵。不。特。責。賤。而。休。咎。亦。別。同。命。之。不。足。信。矣。如。此。予。鄉。錢。君。鳳。文。與。湯。君。廷。玄。同。年。月。日。時。生。聯。子。孝。康。湯。諸。生。國。變。仕。聞。死。難。兩。人。不。同。然。後。其。姓。也。從。任。俸。侯。學生。生。時。其。祖。以。日。換。之。同。一。姓。後。傳。年。六。十。其。一。未。三。歲。而。殤。他。學生。而。壽。天。賦。不。同。者。豈。星。命。家。曰。鬼。宿。參。對。數。也。西。五。大。州。之。說。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利。木。曰。亞。墨。利。加。曰。墨。瓦。地。泥。加。猶。那。街。外。大。九。州。佛。氏。曰。大。蘇。州。也。蘇。祿。侯。氏。皆。語。覆。無。稽。西。人。之。說。僅。是。一。塊。泥。加。未。得。其。詳。其。四。州。皆。有。國。王。都。邑。有。政。治。俗。是。所。歷。有。程。途。且。所。耕。有。獲。獲。鑿。鑿。然。也。特。其。如。星。球。四。面。懸。空。如。胞。中。之。豆。辨。者。以。為。人。居。四。面。何。以。指。足。水。附。四。面。何。以。安。流。且。水。流。就。下。若。履。履。輪。則。爭。為。逆。行。之。水。水。性。至。平。若。履。履。球。面。則。

有。隆。起。之。勢。此。不。可。解。也。其。書。云。地。心。最。重。濁。水。附。于。地。到。處。就。其。重。以。地。圓。而。水。亦。圓。隔。數。百。里。水。面。如。橋。梁。登。高。望。之。自。見。然。則。就。下。至。平。之。說。非。耶。地。球。脆。豆。之。說。其。心。以。為。無。上。下。無。中。外。則。彼。得。與。亞。細。亞。並。列。而。無。別。矣。此。其。說。之。狡。者。而。好。奇。無。識。者。信。之。歐。邏。巴。幅。員。之。廣。數。倍。中。國。其。政。治。風。俗。之。醇。教。化。之。篤。果。如。其。言。中。國。三。代。之。盛。也。教。從。天。主。絕。異。端。通。國。無。二。色。郡。國。鄉。邑。學。校。殊。科。小。學。文。科。則。古。訓。國。史。詩。文。議。論。四。種。中。學。理。科。則。辨。是。非。察。性。

讀書論世 卷一六 二十 藏板

理。大。學。四。科。醫。以。療。疾。治。以。習。政。教。主。教。法。道。主。典。教。天。主。有。經。藉。尤。善。者。著。述。必。合。道。益。人。心。乃。許。流。傳。設。檢。書。官。專。察。之。肆。中。無。一。亂。教。之。書。外。有。度。數。之。學。有。貧。院。幼。院。病。院。天。理。堂。講。會。義。會。諸。日。所。在。不。知。其。數。修。持。三。願。守。貞。以。絕。色。安。貧。以。絕。財。從。命。以。絕。意。有。教。皇。有。義。會。皆。以。仁。政。施。于。為。德。其。著。述。之。富。若。多。斯。葛。達。維。馬。班。韓。歐。數。十。人。不。能。當。其。什。一。其。制。作。之。巧。若。亞。而。幾。墨。得。維。合。公。輸。偃。師。張。衡。不。能。彷彿。其。毫。末。其。天。文。曆。法。若。亞。豐。肅。地。谷。日。刺。

格二人皆 雖合義和洛下閔一行郭守敬不能效其
 精淡又百工曆算皆中國之九九隸首生徒學業皆
 中國馬融鄭玄也其或然耶其信然耶學校設科講
 會義會之類皆入中國心慕吾俗而襲之以為名其
 多斯葛達等亦荒唐無稽之說也耶蘇尤為不經即
 此知其不脫異端也窮理盡性吾儒之學天主以設
 科取士諸國從事于名理視彼掃物理而獨虛致其
 知者似為勝也恐亦入中國從慕吾道而襲之耳
 濠涯覽勝永樂時合稽人馬歡從鄭和太監下西洋
 讀書記世 卷一六 三三 論清室 藏板

自跋
 讀書無次第五十年觸事會心或綴簡端或記片紙
 或隨筆直書或稍為矜練初無一致援引牽連尤不
 拘朝代彙次之迹十餘卷至有明三百年半散見不
 前代論斷中他煌煌盛事草茅不能盡也其汎論
 語別為一帙智識庸陋日迫柔榆雖蓋正無暇所
 後賢駁訂

沈氏弋說六卷

〔明〕沈長卿撰

明萬曆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圖書館藏

沈氏弋說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近代辭人率長于詩其於文
闕如也即有兼長大抵應酬
慶吊之篇耳前言往行不必

沈氏弋說

李氏

一

多識何以囊括宇宙總攬人
物垂不朽之大業乎武林沈
孝廉幼宰為侍御襟江公子
家饒二酉五車之藏自童稚
時諷誦不輟廣采精研漱芳

潤而傾瀝液手自排纒為弋

說二百餘篇由百世之下考

百世之前人有媿惡事有是

非抉微闡幽盡汰俗儒陋聞

折衷于大道正義余三復而

沈氏弋說

李氏

二

歛衽擊節如得至寶也昔漢

王仲任論衡自謂人無一引

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以

為文眾可以勝寡而不知石

多玉寡寡者為珍龍少魚眾

少者爲神也其失也拘陋而
冗蕪唐劉子玄因仲任闢孔
廣彼舊疑增其新覺乃有史
通指摘攻擊不遺餘力而信
好事之說侮聖畔經工訶古
人拙於用已其失也僻戾而
詭妄幼宰所辨晰如仲任而
皆關切倫常品類非鉤撫細
微執滯迂回所撥正如子玄
而設身處地曲暢旁通且證

范氏之言

卷序

三

據經史不恣胸臆秘蔡氏之
帳中置徐家之座右此說足
當之惜古人不及見也夫仲
任閉門潛思墻牖悉置刀筆
數十年方就子玄歷鳳閣舍
人遷秘書監著作固其官守
幼宰年則後生位則逢掖而
所論撰業已卓然大雅不羣
矣仲任有言能說一經者儒
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

范氏之說

卷序

四

傳能奏記者文人精思屬辭
連篇章者鴻儒子玄亦言文
士多史才少史必有才學識
三長余不敢以文士目幼宰
詩曰如彼飛虫時亦弋獲幼
宰自道如此吾見其進也未
見其止也

沈氏十說

一李戶

五



沈氏弋說序

友人臨川湯顯祖頓首撰
漢人七發謂煩屯之疾可要
言妙道說而去也初謂文士
迂詭迨予接罹大故荒頓委
忽幾于大病所謂鮮民之生
何暇世之君子乘間語事乎
而乃有千里之使來自臨安
授以一書則沈幼宰弋說二
百首而餘也取詩時亦弋獲

沈氏六說

湯戶

一

之義弋取傳記以來國家存
亡聖賢豪傑所由顯隱之故
未遽率業循其數端已踔絕
瑋麗使人踴起少進而幽憂
之色起矣子殆有意于時博

漢書上

漢書

三

記而敏給者歟今昔異時行
于其時者三理爾勢爾情爾
以此乘天下之吉凶決萬物
之成毀作者以效其爲而言
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

有理至而勢違勢合而情反
情在而理亡故雖自古名世
建立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
語人者史氏雖材常隨其通
博竒詭之趣言所欲言是故



漢書上

漢書

三

記而不倫論而少裏何也當
其時三者不獲并露而周施
况後時而言溢此遺彼固然
矣嗟夫是非者理也重輕者
勢也愛惡者情也三者無窮

言亦無窮子乃以二百則弋
 彼異時事別白抉摘透漏滴
 博而無餘乃至一事而要遮
 前後故實爲其徵曲折隱見
 極波瀾之致簡者數語詘然
 范氏三記 湯氏
 委盡無復費詞或逆而探或
 順而揄或鄰而批或全而翻
 橫發沉入英藻殊義病夫爲
 之解頤况乎處世能言之士
 者乎去年得瞿睿夫今年得

沈幼宰睿夫感憤檀弓巧譏
 賢聖昌言排折予重其人幼
 宰乃復廣爲豪傑發舒煒燁
 千載亦有有爲言之者故予
 謂睿夫之作正而奇幼宰之
 范氏三記 湯氏
 作奇而正三子者足敖然于
 著作之林哉
 萬曆乙卯夏五



沈氏弋說序

雲間友第陳繼儒仲醇撰
武林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
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習
澹于聲華蕭然如退僧逋客
一旦發其枕肆之秘郵弋說
以示陳子陳子讀之目眩而
不張舌橋而不下衮衮乎惟
懼其言之罄也古今能言之
家多本于春秋然仲尼春秋

沈氏弋說

原序

一

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

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

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辨

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塵尾

相難惟有靡旗什轅而走耳

此五者獨幼宰足以當之而

猶逡巡遜謝以飛垂之弋獲

自居彼蓋謂鳳翔千仞龍蟠

九天弋未嘗及焉故謙言云

爾予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

沈氏弋說

一陳序

二

能落雙鵬飲羽沒鏃能中石
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
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麗
澤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
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軋咽于
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
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搥
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
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
達不止鷓鴣之怒飛不九萬

沈氏七註

陳氏

三

里不止大竅之怒號不山海
騰沸天地晦冥不止此幼宰
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橫
說豎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
取譬說恢諧說曲折縱橫靡
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
說可以驚四筵可以懣獨坐
可以誦今人之口可以服古
人之心可以修行人之詞可
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

沈氏七註

陳氏

四

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
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
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
百尺樓上譚數日夜語倦意
仝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
蘇門長嘯一聲而別吾兩人
庶幾嗒然皆無事道人矣

沈氏七記

陳序

七



自叙

弋說義何居援往昔據目前是非
是自旌于楮墨之間語未必盡破的
而微中處亦頗可採間效以強弩之
末鴻殲九霄兔窮三窟則詩所云如
彼飛虫時六弋獲者乎或曰立言寔
難昔張伯松與揚子雲比肩太玄經
不屑一視晦菴温公皆命世巨儒也
太極圖解出而衆喙交集資治通
鑑成而讀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
當子世而為子之君山者蓋宜矣况
能作床頭秘如中郎哉予曰不然

凡人精神各有所寄或矣或飲或歌
喉舞袖或骨董或登眺或子母疲
日夜不休予一無所寄更習懶成癖
世厭其迂拙以為難近即居闌闔
中門可羅雀風雨晦冥兀坐一室以
時欲覓一田夫野老與之晤言竟空

目序二

谷是音杳不可致况良友或弋說者
予懷之所寄也寄久成帙猶矣者
之有棋譜飲者之有觴政歌舞者之
有傳奇雜劇骨董者之有博古
圖登眺者之有遊覽志子母者之
有會計錄精神注焉不自知其陋

也若欲有身後名則千秋大業固宜
藏諸名山不使時目窺覩以來履甕
之謂矣雖然使弋說而果玄且衡也微
君山中郎自是千古否則言先骨朽
縱欲附青雲之士以傳而一種獨抱之
光不與草木同腐者竟安在哉予

目序三

以千古是非付之弋說而以弋說付之
海內之知言者鴻飛天際楚越人能
見之乙之而必不敢妄譽以為鳳妄詆
以為鴟也文猶是已

錢江逸民沈長卿撰



沈氏弋說目錄

卷之一

黃帝老子

鯀

伊尹

微子

虞仲

西伯

閔天

周平王

卞和

季札

程嬰

裨竈

沈氏弋說

目錄

夏徵舒母

管仲鮑叔

重耳

伍員

王孫泌

范蠡

藺相如

申韓

屈原

豫讓

荆軻

聶政

范睢

穰侯

魯仲連

卷之二

虞卿

孟嘗君

信陵君

韓信

范增

紀信

陸賈

張良陳平

叔孫通

漢武帝

公孫弘

鉤弋夫人

蕭望之

漢光武

沈氏弋說

目錄

嚴子陵

馬援

竇武何進

郭泰李膺范滂

李固

孔融

昭烈帝

魏延

曹操

蔡邕

謝安

殷浩

王導

崔浩高允

郭象

王通

魏徵	魏元忠
李勣	五王
唐肅宗	甄濟
南霽雲	
卷之三	
裴度	劉蕡
李德裕	杜黃裳
柳泌	盧懷慎鄭絜
沈氏七說	目錄
韓熙載	歐陽修
張齊賢	寇準
杜衍	王旦
孫明復	韓琦 <small>二篇</small>
張方平	王安石 <small>二篇</small>
司馬光	范純仁
石介	朱徽宗
張浚	秦檜

岳飛	唐珣
宗澤	劉豫
宋孝宗	虞允文
脫脫	洪浩
文天祥	李芾
卷之四	
逍遙遊說	齊物論說
養生主說	人間世說
沈氏七說	目錄
德克符說	大宗師說
應帝王說	夫子富教說
賜不受命說	人不知而不愠說
閱孟誌說	讀離騷說
齊人說	以貌取人
四書傳疑	無德不報
殉葬	世風升降
天道	孤介

了悟	陰德
世講	洪恣
防諂	風裁
食癖	戒浮薄
事有快心者三	事有矯情者三
事有無可奈何者五	世事不平者九
文人數奇	女人性詐
輕疑	兄弟不相及說
沈氏弋說	目錄
卷之五	五
三代以下人勝三代以上人說	謹慎說
好惡說	真似說
簡傲說	善惡說
善利說	攘夷說
安貧說	博物說
積書說	甕飲說
序齒說	

四皓羽翼太子說	仕宦當遵孔孟說
淮陰侯密于用間疎于設備說	小說證贗
擬項羽遺韓信書	以居官作佛事
土木不可並論	除肉刑說
釋氏教孝說	戒溺女說
革除比丘尼說	夜燭達旦說
庸醫殺人說	鸞乩紀異
關真君盞池顯赫	目錄
沈氏弋說	夢兆
僧樓紀異	與天爲徒
卷之六	登黃鶴樓說
夢與數符	借荊州說
登武侯拜風臺說	駁晉人了語危語說
登赤壁說	仙說
畜作人語說	
形神重輕說	
主司不明之罪甚于不公說	

白少傳四友說

冒濫相知

竹林七賢

賢不肖相遠

蜀道難

方內方外

君臣情誼

朱儒妄議孔子

文章節義

元祐黨籍碑文姓名說

俗不須醫

玉山主人對問說

兩及吾門說

戲作秦檜詰韓侂胄說

做不得三字說

世俗好傳人死

沈氏弋說

目錄

于忠肅改謚由因

龐公造福大畧

張公定變大畧

緒言雜錄

共四十八條

沈氏弋說目錄終

沈氏弋說卷之一

武林沈長卿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黃帝老子

沈氏弋說 卷一

黃帝生于唐初老子生于周末風會不相及矣。一為開天之辟一為避世之聖潛見不相侔矣。而世合而稱之曰黃老老術將無同乎乃老氏以德化而黃帝習用平戈凡五十三戰老氏務儉朴而黃帝廣宮室壯堂廡翔軒冕之制以易皮革之陋草木之花染為文章老氏以無為為宗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登空桐陟王屋陞鴻隄而入金谷肆志昆臺發軔紫宮投策鍾

山轍迹遍于天下且占星占日占月占風作書

銘定律數勸蠶鑄鼎春春多事不少休也老氏

猶龍莫測仲尼就而問禮關尹疆之著書而黃

帝資于風后力牧師于廣成問于岐伯咨于涓

子訪大恢于具茨受神芝于黃蓋襄城小童無

不即也中華丈人無不奉也甯封陶正無不禮

也外是而封胡大橈伶倫葦不可勝紀凡此皆

黃老所柄鑿不入者而世儒相傳概云黃老夫

沈氏弋說 卷一 二

繫老子佛之下則異端黜之而不知仲尼所嘗問禮以猶龍稱不可黜也繫老子黃之下則尊為道教之祖而吾儒未嘗指黃帝為異端顧異端老氏哉道書謂黃帝老子皆受要于泰壹元君而太史公稱申韓原于老氏夫刑名道德大政懸殊而推本所自以無情者必至于無恩耳若夫焦勞之極返而歸諸清靜老氏未必不原于黃帝也則謂之黃老也亦宜

卓去病先生評○焦勞之極返而寧淨黃老之
同將無然乎至史遷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恐是
綺語

黃聖孩先生評○絕頂之論

沈氏弋說

卷一

三

鯀

鯀蓋顓頊之子而黃帝之曾孫非凡種也堯求
治水者四嶽皆舉鯀則鯀可知堯心知其非而
不得不試則在廷諸臣洵無勝鯀者矣鯀九載
績用弗成使禹治之又八年于外則考其時殆
十七年矣而世相傳堯有九年之水何歟鯀卽
倖直自用然禹既能幹蠱亦何能坐視不諫而
經史中但載禹行水之事不載禹行水之言豈

沈氏弋說

卷一

四

禹之行水也仍蹈鯀覆轍歟抑矯鯀之所爲而
就緒歟說者曰鯀主塞禹主導鯀築隄以障禹
掘地以疏故成敗相反而予謂水性順下之常
凡夫知之何獨鯀而昧也當時堯都于冀冀受
河患最急而鯀弗先其所急故九載勞勩茫無
可憑禹自冀州始發跡壺口淮地之勢自北而
南次交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而後及
于雍則不必玄圭告錫而冀州初又已覺水患

之平矣。九載弗成，乃鯀未竟之績，而舜殛之誤也。俗儒謂聖人必無過舉，舜所殛斷不誤，故萬世無冤鯀者，而鯀心不_為化_為黃熊，上帝憫其無罪而身受惡名，以殛侏奴氏，不傳賢而傳子啓之賢也。天所以報鯀，非報禹也。不然，以方命圯族之罪人而祀夏配天，四百餘禩，皇皇后帝豈歆此非類哉？後世神其說，謂禹受黑書，綠字以知水要，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以制水怪，而沈氏弋說卷一五。

績用克底。然吾聞之，顓頊依鬼神以制義，而黃帝受符王母以征蚩尤，則此亦非鯀所難也。黃聖孩先生評○可備一議。

卓去病先生評○滂昏之鬼祀夏配天，心嘗疑之。幼宰言九載弗成，乃鯀未竟之績，而舜誤殛之理，或然歟？路史所載治水之績，確自上流始以下流，漫漫不可施功也。河渠書又言今堙廢故蹟，有鯀隄俱不知果否。

聞子將先生評○爲鯀吐氣千古至論，他人不敢開此口。

徐楚白先生評○水性順下，人皆知之，不使稷契而使禹，亦以父子相承有深意于其間耳。以方命圯族之人而祀夏配天，便爲鯀開一生路。

沈氏弋說卷一六。

伊尹

書稱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于是有五就湯五就桀之說柳宗元以為輔湯則其澤遲化桀則其功速故不憚以身為僕僕也蘇轍推本之以為此湯意非尹意也二說俱得但予有疑焉太甲之不肖視桀且何如耶尹放太甲曰予不狎于不順乃就桀之時坐視其顛覆而曾無一言匡救之豈懼禍之及不欲以斯世斯

沈氏弋說

卷一

七

民之身為關龍逢續耶若然則就之也何為就之而至于五桀寧不疑耶桀嘗囚湯于夏臺而尹固湯之臣也尹寧不危耶尹樂堯舜之道堯舜禪受而尹教湯放伐固善學聖人處也放桀放太甲尹所翊為者皆千古非常之原後世新莽魏操晉懿亦藉口阿衡然而莫掩其篡縱按迹以求而馮導之歷事五季與莘野之五就湯桀猶玳瑁之于玉寧無辨哉要而論之割烹亦

何足辯不過如張子房之借箸叔孫通之綿蕞馬伏波之聚米柳公權之筆諫蘇威之喻顏閔馬喻之意云爾說命曰若作和羹用汝作鹽梅而後人美相業亦曰調和鼎鼐即以滋味說湯又何為不可乎

黃聖孩先生評○神聖作用窺測未易只設疑關以俟後日徐悟徐解亦是一法
聞子將先生評○語多不了文亦澹蕩

沈氏弋說

卷一

八

卓去病先生評○割烹食牛有無固不必辨然多是戰國時人造為一說以誣聖人五就之說孟子亦借而斷之耳柳蘇之論又是夢中說夢也伊尹出處自以耕莘樂道章為正

微子

微子之去非為存宗祀也。拘儒狃抱器遜荒之說其識甚陋而不知祭器之抱微子蓋有托而逃即泰伯採藥荆蠻意也。何也。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以及于武聖聖相承上帝懷之久矣。特人心未盡屬耳。非周之世德淺而人心未盡屬。蕞爾岐豐闢國百里德澤有未遍者。即三分有二而洛邑之頑民首陽之義士尚錯趾

沈氏弋說

卷一

九

于六州之內。況其他。存師矢牧野而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夫業已稱三千人。惟一心。而猶必邀靈于上帝。武王此時亦自疑矣。若以為創非常之原。而自疑則南巢之事。已有先武王而為之者。何二心之有。當時人心怨紂而未始忘殷。微子以帝乙之元子。躬神明之德。商周之一興一廢。全係于微子之去不去耳。微子而不去。人心將安歸乎。武王雖有十亂。其如之何。人心既

推戴微子則陳疇訪範之英未必不借洛邑之

頑民首陽之義士為存殷之舉以發舒其披髮佯狂之憤時事未可知也。史記述微子數諫紂不聽死與去未能自決問于太師少師假令欲存宗祀則獨有去之一途可行必無死法又何不能自決之有。武王克商求虞後而封媽滿于陳以續舜祀。立夏後而封東樓公于杞以續禹祀。則湯祀之有托不問可知。為微子計徐而俟

沈氏弋說

卷一

十

之可也。而肉袒而縛牽羊把茅持祭器以造于軍門不已。急乎論者不得其解。謂左傳楚師入許其臣逢伯權詞以述此事。而史記誤採入世家。非也。當時紂子武庚祿父尚在不當以微子續湯祀。以微子續湯祀在武庚管蔡伏誅之後。則所謂持祭器以造者。益非其情矣。微子始終以祭器自掩。誰察其用心之苦者。彼不去于周師爰入之際而去于紂。惡將稔之。先明知天意

之陰有所屬而晦其跡并晦其心比讓德于泰伯更淵微矣泰伯爲周苗裔仲尼得而闡之微子殷之遺胄仲尼不得不爲之隱而要之稱泰伯正所以表微子也不然未有以武王之聖而斬成湯之血食者卽無武庚祿父有麗億之商孫在其埒二恪而三之無疑矣而謂微子之去爲存宗祀不深可異哉

卓去病先生評○微子之去以全宗祀此古來

沈氏弋說

卷一

一一

頭巾語幼宰掃之誠然

聞子將先生評○說微子心事千古未發文亦

雄健

徐楚白先生評○獨得之見千古未有

虞仲

自盤庚沒而殷衰高宗中興享國五十有九年此時太王遷岐以避狄難間困苦何自萌剪商之念哉商乃魯頌之誇詞史據之而宋儒附會之太王實無此心也泰伯虞仲季歷其賢相埒太王何必舍長而立少晉獻公漢高帝蹈此弊者驪姬戚夫人爲之祟也太王三子俱美女所自出必無此情昌有聖德太王喜之傳位

沈氏弋說

卷一

十二

季歷以及昌此太王意中之事而當日家人父子之間有默察其隱者以故泰伯逃而虞仲亦逃太王若明言之則虞仲可無逃矣如孤竹君遺命立叔齊則中子可以不去中子亦賢者也夷齊去而國人戴以爲君德豈出虞仲下者虞仲逃而太王可以予季歷可以受泰伯之讓成矣孔子謂三以天下讓從周華商之後追美之以爲泰伯之德足以有天下而不有非太王陰

欲剪商而泰伯不從如後人所云也事有不可預料者商不立紂而立微子周不立武王而立伯邑考二者有一于是毫鼎未可問也而太王顧謀剪商于數世之後哉

黃聖孩先生評○商不立微子周不立伯邑考二事相反正相類

沈無回先生評○商不立紂而立微子周不立武王而立伯邑考二語令人豁然心開

沈氏弋說

卷一

十三

聞子將先生評○一洗迂儒附會之陋

西伯

伯嘗獻洛西地以贖炮烙之刑篤矣哉仁人之心何彰灼也細而澤及枯骨大而整旅寧民皆昭昭乎暴著于天下而史稱西伯陰行善說者謂伯恐紂知之因以賈禍而深自韜晦又謂伯恐天下知之德已而怨紂仇后相形非臣節所宜淺之乎視西伯哉伯之心惟蘄出天下于湯火而登之衽席利害有所不計恩怨有所不

沈氏弋說

卷一

十四

任崇侯虎嘗譖之于紂囚于羑里矣既而伐崇以兵諫也顯然動獨夫以南巢之懼安知羑里之不為夏臺耶而紂不悟當時如燬孔邇之歌在在思服不獨汝墳也史何所據而謂其陰行善乎若曰陰行善以樹德于先思克昌厥后剪商之舉不干其身而于其子此陳氏厚施得衆之故智西伯不為也克伯之心無日不軫民窮而嗟毒浦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非為一身

而○憂○患○為○斯○世○斯○民○而○憂○患○也○季○札○聘○魯○請○觀○
周○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憾○不○得○
即○伐○暴○而○救○民○也○藉○令○假○年○于○百○歲○之○外○孟○津○
牧○野○之○師○不○待○武○王○矢○矣○而○迂○儒○謂○西○伯○留○以○
待○武○夫○夏○之○時○曷○喪○輿○謠○太○甲○之○德○不○克○紹○成○
湯○將○誰○待○乎○文○王○幸○有○武○王○繼○也○故○孔○子○美○其○
無○憂○而○曰○子○述○之○述○則○征○誅○非○武○王○所○初○而○遺○
緒○實○文○王○所○垂○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德○誠○
沈○氏○弋○說 卷一 十五

然○陋○矣○陋○矣○史○謂○其○陰○行○善○更○誣○矣○太○康○之○世○
無○成○湯○故○見○逐○于○羿○桀○惡○稔○于○太○康○而○無○恙○者○
湯○之○力○也○幽○厲○之○世○無○文○王○故○流○于○彘○弑○于○犬○
戎○紂○惡○稔○于○幽○厲○而○無○恙○者○文○王○之○功○也○有○文○
王○則○天○下○有○所○恃○而○無○恐○有○所○憚○而○不○敢○肆○有○
所○屬○望○倚○賴○而○徐○以○聽○其○自○斃○其○行○善○惟○恐○天○
下○之○弗○知○何○以○陰○為○夫○善○陽○德○也○陰○謀○陰○慘○陰○
險○陰○毒○陰○柔○皆○不○美○之○名○也○惟○陰○陽○陰○符○稱○吉○
沈○氏○弋○說 卷一 十六

祥○焉○然○而○屬○之○于○天○與○鬼○神○非○人○矣○文○王○光○四○
方○顯○西○土○何○如○其○昭○明○洞○達○而○亦○效○黃○老○之○作○
用○哉○予○故○表○之○以○俟○後○之○作○者○採○焉○
黃○聖○孩○先○生○評○大○議○論○使○文○王○行○武○王○之○
事○吾○知○必○立○微○子○有○憾○者○意○在○斯○乎○
卓○去○病○先○生○評○伯○之○心○惟○斬○出○天○下○于○湯○火○
而○不○計○利○害○不○任○恩○怨○此○千○古○正○論○至○勘○子○述○
周○德○陰○行○善○處○尤○不○可○易○如○世○俗○人○解○不○惟○武○

王未盡善之意從來不自而其作意描寫曲護
文王處文亦必不敢當今父子俱有知已矣
聞子將先生評○的的是當日心事闡發可謂
曲盡

沈氏十說

卷一

閔天

九侯有子以爲美也而獻之紂紂以爲不美而
醢之夫醢之誠酷矣而九侯自有致醢之道不
足憫也西伯囚美里閔天患之購有莘氏美女
及他璧駟因嬖臣費仲賂紂得免更悅而賜之
弓矢使專征伐夫紂別有肺腸倘以有莘氏女
爲不美而醢西伯則如之何西伯免而九侯不
免蓋幸不幸異焉而予謂其事亦異美里之囚
沈氏七說 卷一 一七
斬脫于險不得已而以美女進非若九侯無故
而導淫以繼體之裔供昏暴狀第之驩也況賂
紂出自閔天不使西伯知之以臣救主義也不
用諍而用賂權也非若九侯之自作孽也千古
而下但形容紂惡而以醢九侯事與剖心析脛
剝孕等竝舉更無罪九侯者宋儒又有閔天不
賂紂之說皆非也予特闡而揭之
卓去病先生評○美女賂紂出自閔天則可文

王知之不可弇州亦有此論而罪九侯自作孽
有取醢之道從來無人說及因思齊威烹阿古
今稱快若九侯醢自湯與武丁之手豈非奇舉
乎惟紂爲之故云稔惡耳

沈氏六說

卷一

十八

平王

蘇子瞻論平王東遷失計之甚比于富家子孫
一敗而鬻田宅終不復振此以垂訓後王無輕
棄祖業則可而實有不然者周之政教號令不
行于諸侯非東遷之故乃平王懦弱所致其猶
擁虛名于上以足十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功
也何也犬戎可以弑幽王獨不可以虜平王乎
平王虜而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如五代之
沈氏七說 卷一 一九
分裂割據不爲篡也雖有桓文無所用之忠臣
義士不動黍離之感興屋社之嗟矣此之謂不
鬻田宅田宅自蕪者也西漢之末元成哀平未
嘗鬻田宅也而亦若贅旒何哉故遷都之得失
原無定評視遷都者爲何如主耳子瞻云避寇
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嗚
呼太王遷岐避狄難也而後世子孫且何如哉
不咎平王之不爲太王而謂東遷之後王室遂

甲。則。是。公。劉。遷。邠。文。遷。豐。武。遷。鎬。皆。失。計。矣。此。自。姬。氏。家。法。獨。以。罪。平。王。哉。周。之。盛。時。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洛。水。泱。泱。形。之。咏。歌。安。見。其。不。可。都。也。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可。見。周。轍。未。東。之。先。天。下。已。不。宗。周。非。必。東。遷。後。始。敗。壞。而。不。可。復。支。也。其。謂。東。遷。後。秦。無。所。憚。因。以。蠶。食。致。霸。則。尤。有。說。秦。虎。狼。之。國。也。范。雎。進。遠。交。近。攻。之。計。若。以。輿。地。論。近。莫。近。于。周。矣。先。兼。并。周。而。稱。帝。以。臨。東。諸。侯。革。命。不。更。速。乎。雖。然。宋。高。南。渡。頗。類。周。平。東。遷。或。子。瞻。先。見。于。數。世。之。前。而。立。論。以。箴。之。歟。

沈氏弋說

卷一

二十

聞子將先生評○可與蘇長公說並傳

黃聖孩先生評○能令子瞻心肯

卓去病先生評○周室擁虛名于上以足十年
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力千古無人能道大抵遷
都得失只看後着如何耳避一時之凶鋒以存

社稷亦未爲不可卽如有宋都不南高和不
知爲二帝之續者凡幾特以出自秦檜人不敢
言耳朱夫子曾有言寬之亦較量當時事勢應
合如此

徐楚白先生評○東遷南渡俱是苟延國脉光
武中興却不階尺土則遷不遷可無論也

沈氏弋說

卷一

廿一

卞和

玉無舌不能自鳴其為寶恃有光焉而人賞之若韜諸璞則已隱矣然人猶得緣璞以測其玉而卞和獻璞何以偏見別也玉非凡則璞亦非凡蓋常目所不經見者玉尹題之為石奚怪耶楚厲王武王信玉尹之言而相繼別和亦奚怪耶所怪者和負希世之珍不剖之以獻而以璞嘗衛足不如蔡為可惜耳或曰楚子剖而後別

沈氏弋說

卷一

十二

未晚也卞和請剖而後受別則玉尹慙矣何至再別而泣遇楚文王始獲售耶予曰卞和非真能識璞特意之耳意之者異之也楚文王非信卞和之真能識玉而不吾謾特疑之耳疑之者憐之也庸夫悅其所信而嫉其所疑疑生于憐卞和乃得幸免否則非墨且宮矣卽不然亦鹹矣獨別乎哉天下事大率類此故君子居身務闇而明民務彰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衣褐懷璧

蒙耻而弗可洗也張華號博物君子然非寶氣燭天光怪噴薄則豐城之劍安知其不為荆山之璧乎世之泣玉者去其璞而可矣

黃聖孩先生評○奇論足資鼓掌

聞子將先生評○快論○玉在璞而和必欲獻之使人知一宜別已別矣可與玉俱藏矣而再獻之再宜別然則璞之究竟得剖而和之終免于墨且宮且鹹者幸耳嗟乎天下事獨玉乎哉

沈氏弋說

卷一

十三

季札

胡安國謂季札讓國以致亂其說昉于唐獨孤及而附會于夫子之書名以志貶要之非也夫讓國而反以致亂則爭國亦可以致治矣有是哉吳之讓國者不自札始則泰伯實為戎首甚哉其說之戾也札為春秋第一流人物非他賢所能彷彿即如晏嬰納政與邑得免藥高之難札教之也夫晏嬰智矣而不智于札若子產若

沈氏六說

卷一

十四

遽瑗若叔向皆一時之傑而與札投契如生平札蓋有聖人之風焉聞樂而知列國之興替聖之睿者也閱覽博物聖之多能者也掛劍盟心聖之信者也彼嘗葬子于贏博之間而夫子往觀其禮素已傾嚮札矣率而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豈有生前書名以貶而歿後碑墓以褒者哉況札所願附者子臧之節也而子臧不以讓亂曹即諸凡遜位者如伯夷

叔齊不讓亂孤竹穆公子魚不讓亂宋子郢不讓亂衛子西不讓亂楚而烏得以讓為札罪乎札所諄諄戒晏嬰輩者惟祈遠禍敗而宿室之甲魚腹之鉞顧躬自速之不成其為札矣惟聖人無死地札則有焉抑予又有說于此壽夢之欲立季札賢也季札讓而竟立諸樊長也次及餘祭餘昧以為札地不春春多事乎餘昧歿矣季札猶讓此時不傳光而傳僚光之

沈氏七說

卷一

十五

襲僚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惟季札立光則無辭儻札之子立光能默然而已乎札遜位而吳之禍漸解光襲僚而吳之事大定札蓋有大造于吳者而謂其致亂可乎然則為札計暫遵父命仍挈而還諸光何如嗟乎魯隱之營菟裘可鑒哉吳從此益多事矣惟聖人能行所無事也或曰此自姬氏家法傳位季歷以及昌太王實朔為之予曰不然此泰伯虞仲之意非太王意也

孔子標泰伯以至德而列虞仲于逸民其賢豈
出王季下而諸樊餘祭餘昧皆凡材也非泰伯
虞仲比假令諸樊等善承父命亦如荆蠻之逃
札可以無讓也苟泰伯虞仲不去王季能安其
位哉周之典非關王季之不讓而吳之亂非關
季札之讓安得以此例彼春秋之書各特以吳
夷也故損之沉吳亡于夫差夫差乃光之子其
賢不肖天也非季札所能為也即吳之宗社實
沈氏之說 卷一 十六

亡于光光真嫡嗣當立帝乙舍微子而立紂而
湯祀竟斬世未有以此咎帝乙者而偏咎讓國
之札不已甚哉
黃聖孩先生評○出自泰伯意故曰以天下讓
若出太王意泰伯僅免不爭耳何稱至德○成
敗論人宋儒淺識得此一洗之

卓去病先生評○延陵讓國以致亂此先儒議
論不謹處細思之其實悖謬讀此為之豁然且

人固有性延陵自是瀟然物外的人何物最爾
足掛其懷

沈無回先生評○泰伯之讓非與周也季子之
讓以定吳也皆千古持平之論
聞子將先生評○胡氏自當心折

沈氏之說

卷一

廿七

程嬰

趙氏之客二人公孫杵曰死難程嬰立孤各自
 勉豎而予以爲嬰但能存孤非立之也邈成季
 之勲宣孟之忠以動晉侯立武而反其田者韓
 厥非嬰也藉令晉景無疾太卜不言有崇厥安
 能以崇出趙氏之說進而立之而嬰所存
 之孤可以無恙不然岌岌乎殆矣又令趙孤不
 存厥雖趙黨欲立其後而嗣且斬焉絕矣何從
 沈氏七說 卷一 廿八
 立之夫然則嬰之有德于趙氏甚厚可以追賣
 友之譏而必死報杵曰于地下則迂矣死者庸
 衆所難豪傑所易以存孤較死節則死節似易
 而存孤寔難嬰爲其難者復從其易者杵曰有
 知何以酬程嬰哉杵曰爲趙氏而死不爲程嬰
 而死則杵曰之死程嬰可以無償彼固曰所少
 者一死耳而嬰之後有伍員者屬鏃之劍僅足
 以荅闔廬之恩猶少父奢一死猶少兄尚一死

猶少江上丈人瀨水之女各一死有荆軻者事
 敗而誅徐夫人之匕首不足以酬丹而反爲丹
 禍則猶少燕丹一死猶少樊將軍於期一死猶
 少田先生光一死古來豪傑之士功成而以身
 殉者惟侯嬴爲當其勿頸以送公子非激之也
 亦非畏禍也償晉鄙之寃也若程嬰者何以死
 哉

黃聖孩先生評○以存孤爲立孤卽不有天下
 沈氏七說 卷一 廿九

而曰讓天下云爾然嬰必以死酬曰可見死難
 亦非易易者論伍員荆軻處實愜予心
 卓去病先生評○程嬰可以無死然以成敗論
 則立孤難以利害論則死難二人相約全孤而
 公孫獨延頸就戮嬰實惘然隱之寃竟一死惟
 自致其不忍耳人惟自致者乃爲不失真心哉
 徐楚白先生評○夫子仁管仲而未嘗愚召忽
 聖人不輕責人以死亦不以死罪人程嬰雖非

聖賢却與匹夫匹婦不同

沈無回先生評○古人視死甚小

聞子將先生評○妙絕議論妙絕文字

沈氏說

卷一

又廿九

裨竈

裨竈言于子產曰朱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瓊
 竿玉瓚鄭可獨免子產弗聽壬午四國果災裨
 竈之言驗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欲用之
 僑終不聽鄭亦不火予謂此非竈術未精而所
 料爽也亦非僑修德挽回如所云榮感退舍之
 說也僑蓋陰有所禳之法超于瓊竿玉瓚外者
 特不使人知耳他日伯有作祟而立後以安之
 沈氏之說 卷一 三二
 并立公孫洩務義明民其慮遠矣而王荆公引
 之謂天變真不足畏未識先民之用心者也
 黃聖孩先生評○予觀僑治鄭多用陰術所謂
 仁術也故曰惠人
 沈無回先生評○僑春秋有用之才也或謬巧
 以訕裨竈當是確論

夏徵舒母

徵舒之母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楚莊王欲納之子反欲取之申公巫臣皆止之而挾以奔晉從古尤物莫不祥于此矣或者天鍾美在是令人蠱惑而不覺耶何覆轍相踵也以予論之人情好色大都耳食者多所謂沂陽之猪已夜逸而客之食肉者猶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甚可笑也即夏姬色果殊絕然歷年多矣

沈氏弋說

卷一

廿一

而說者云夏姬得道肌皮三少皆無稽之言也黃聖孩先生評○巫臣誤楚一大滑也夏姬三少終歸老焉非巫臣有德以勝之勝之正以術耳

沈無回先生評○飛燕云吾內觀三日肌肉盈塞六合之內洵無所不有

聞子將先生評○勿宰信世有鍊石補天竊藥奔月等事而不信世有肌皮三少人乎

管仲鮑叔

三代而上論交者必推管鮑然兩人相知在世味外別有投契非尋常思議所及也韓子謂齊國之亂二子相期人事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後小白入而管仲囚叔乃釋之果爾則奇貨其君市販之行也二子相知最深趨舍各異疑者不得其解曲為之說而不知人有相知而所見迥殊者覆楚復楚伍申非良朋乎擯秦事秦蘇

沈氏弋說

卷一

廿二

張非密友乎何疑于管鮑也古有父子而不同行者事殷伐殷各不貶聖有兄弟而不同心者事蜀事吳事魏各不貶賢何疑于朋友也仲且歿桓公問孰可代仲不薦叔且疏其短則愛叔之極矣叔嘗自言不如仲者五則叔自知人薦賢外治國用兵俱非所長仲稔知之恐其負乘獲戾既以負桓還以負叔不得已而為之藏拙耳不然張說之于姚崇以河東總管薦寇準之

于○王○欽○若○以○知○天○雄○軍○薦○亦○可○稱○相○知○乎○哉○古
有○毀○人○而○出○于○愛○譽○人○而○出○于○憎○者○其○心○事○俱
微○渺○而○難○明○世○以○管○仲○歸○終○不○薦○鮑○叔○爲○蔽○賢
與○兒○童○之○見○何○異○

黃○聖○孩○先○生○評○仲○之○知○叔○勝○叔○自○知○真○相○知
也○

卓○去○病○先○生○評○相○知○之○方○亦○云○多○緒○豈○但○睽
才○異○調○卽○兩○相○仇○嫉○原○自○相○知○孫○仲○謀○批○曹○公

沈氏七說

卷一

廿三

書○云○此○雖○警○敵○不○可○謂○不○相○知○也○豈○必○可○可○否
否○一○一○黨○合○乃○稱○知○已○哉

重耳

晉○侯○賞○從○亡○者○祿○不○及○介○子○推○豈○忘○之○耶○人○雖
善○忘○不○忘○于○朝○夕○從○游○之○臣○嘗○考○重○耳○居○狄○十
二○年○居○齊○居○秦○者○七○年○介○子○推○未○嘗○去○也○渡○河
而○隱○在○重○耳○返○國○之○日○則○君○臣○相○與○已○有○年○矣
此○曷○爲○而○遽○隱○彼○曷○爲○而○遽○忘○左○氏○紀○從○者○五
人○狐○偃○趙○衰○顛○頡○犖○魏○犖○司空○子○季○無○介○推○姓○名
紀○鄭○叔○詹○之○言○有○三○士○足○以○上○人○狐○偃○趙○衰○賈

沈氏七說

卷一

廿四

佗○亦○無○介○推○姓○名○史○遷○載○推○從○者○憐○之○懸○書○宮
門○有○一○龍○五○蛇○之○諷○文○公○驚○見○知○爲○介○推○則○推
久○已○列○五○臣○之○數○矣○五○臣○忘○一○盟○主○不○宜○爾○爾
況○彼○以○譎○而○致○霸○則○其○智○詐○伏○毒○有○迥○殊○于○人
者○十○九○年○在○外○所○備○嘗○險○阻○艱○難○一○一○不○忘○而
獨○忘○介○之○推○非○情○也○誅○無○禮○于○諸○侯○曹○衛○鄭○各
無○寧○歲○讓○寺○人○披○之○斬○祛○于○蒲○而○曰○夫○祛○猶○在
以○修○怨○則○不○忘○退○三○舍○避○楚○違○子○犯○之○請○而○弗

擊秦念餐璧之慙而免其族以報德則不忘而獨忘介推乎不第介推方出亡時守藏者豎頭須竊藏以逃盡用之以求納公及入求見公辭以沐則文公之為人可知已不第豎頭須方入曹時顛頡魏犢怨已勞之不錄而焚僖負羈氏以釋憾文公愛魏犢之材而免之而竟殺顛頡以殉于師則文公之為人又可知已不第顛頡方秦人納公時狐偃以璧授公欲辭去斯何沈氏弋說 卷一 廿五

亡時實未嘗有可慕處也推死而後以綿上為之田何及矣生不食其祿而死顧馨其祀乎予概觀五霸惟晉文公絕少英雄之氣亡時衛文公曾不禮焉夫衛文公何如主也楚丘光宅昧牝三千意必有不滿于重耳者焉已而受室于齊桓公有馬二十乘意遂安之何其鄙也微姜氏殺盪妾與子犯醉而遣之幾老于齊矣醒而猶以戈逐子犯又何愚也因邇其去狄而如齊沈氏弋說 卷一 廿六

不過懼惠公之見偏聞管仲隰朋之既死暫可休足原非有遠見也雖然獻公子九人繼申生者惟重耳在晉難未靖而重耳久羈于外以待其變暗合于聖王遵悔之道謂非天所啓哉天之所啓二三子原不當引為已功而重耳自不可不酬其功吾因介推之事而并論及之以翼仲尼譎而不正之旨

黃聖孩先生評○偃要盟而身留推不言祿而

身隱文公乃長頸烏喙之流非可共安樂者也
但頭須竊藏納公而公辭以沐英雄諱之耳信
法斬顛頤獨憐隼材赦之吾猶有取焉
徐楚白先生評○重耳勾踐是一流人介之推
以祿不及而後隱且出怨言則不如范蠡多矣
聞子將先生評○痛快絕人

沈氏弋說

卷一

卅七

伍員

吳自泰伯以暨春秋蓋千年之社而勾踐實泰
而沼之孰不以吳之亡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
之諂而予謂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而已
夫差原非闔廬之愛子當時太子終纍固在也
而子胥必欲立之員所謂我以死爭之于先王
幾不得立者是也立夫差者員則亡吳者亦員
矣員與夫差初時臭味相合而後來識見議論
沈氏弋說 卷一 卅八
不相合其相合之大者在欲報父仇由今想之
一段剛狠怨毒之氣猶令人怒髮直上況當時
臣主有不莫逆于心者乎故員灼見夫差之賢
而必欲立之其不相合者特處勾踐一事耳而
此一事則足以亡吳而有餘矣大抵員為人忍
而夫差不忍員爲人不恃而夫差恃知子莫若
父夫差之所短惟闔廬知之而子胥不知也夫
差之得立乃子胥誤之而闔廬過信而過聽之

也。闔廬之立夫差，行其所疑，非行其所明也。闔廬信服于胥，千古無兩，而猶必以死爭之，則其中自有獨見矣。竟奪于子胥之強詞，而為是拂心之舉，以自沼其千年之社，豈非天哉！儻夫差不立，雖有百宰，詔越安所得間而中之？詔與員同病相憐，其祖伯州犁與奢尚均戮于楚，而均非其罪，而員與詔則實非同調，乃不能蚤見而鋤去之乎？以子胥之陰謀，翕張而更得君如闔廬。

沈氏之說

卷一

廿九

去宰詔如拉朽而憐而容之，其後根株既固，任譏賊之賣國，而束手無措。世以子胥為智，吾不信也。一失于不知夫差，再失于不知宰詔，吳社稷已不血食，而斤斤屬于子齊鮑牧，以延奢一綫之傳員，則陋矣。獨饒賜劍，鴟夷浮江，為天下萬世笑，卽抉眼懸東門，奚益哉！然則子胥之料越，亦不過長于料事，如所云少康一成，一旅光復，舊物之說，而非長于料人。灼見勾踐種蠡，君

臣之必為蠶蠶也。古以不知人而殺身亡國者，微獨子胥，故夫差謂死者而有知，吾無面以見子胥，吾謂死者而有知，子胥先無顏以見闔廬于地下矣。吾故曰：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而非亡于夫差之驕與伯詔之諂也。

黃聖孩先生評：○子胥功名之士也，父讐已報，而猶以報讐之氣，使夫差用于越，而得志焉。彼灼見夫差之可用也，終纍若立，未必能為棲會。

沈氏之說

卷一

四十

稽之事，特功成而主則驕，雖百詔入之矣。員且奈之何哉？齊之桓、秦之堅，皆以驕功致亂，致亡于仲猛身死之後，似與員之生者殊然。仲猛不逆料主之必驕而遽棄之不事，則執此亦畧可寬員矣。

聖孩又評：○英雄成事，亦必投間抵隙。若夫差不驕，宰詔不佞，蠡何能為乎？乃勾踐亦一夫差也，待其憊而後可用之，故伐吳之師，蠡雖諫，竟

不極諫卒至師困身辱而後惟蠶言是聽使嘗
糞則嘗糞使奴虜則奴虜不然勾踐之驕復豈
減夫差哉凡蠶所謀皆詩書不經見之事凡員
所諫皆詩書已有之事所以一謀得行一說不
得入也

卓去病先生評○子胥始終只成就報仇一段
氣烈其他差錯固不及慮與夫差同仇故忍而
立為君與宰嚭同病故忍而共為臣至寄子鮑
沈氏弋說 卷一 四十一

氏以延奢一脉其終始苦心更可想見大抵古
人亦止能于一事做得徹底耳
徐楚白先生評○罪員亡吳其說似刻然董狐
書趙盾弑君春秋不以為非則仲尼亦豈已甚
耶假令閻廬欲立夫差而子胥執立長之義竟
立終纍終纍即亡國罪不在子胥矣隋高祖臨
崩撫榻曰獨孤誤我閻廬有知亦當作此想

王孫駱

吳王夫差既殺伍員王孫駱方始進諫已晚矣
夫差又欲殺伯嚭王孫駱復止之此何解也吳
國無員不足以霸無嚭不至于亡駱此言禍吳
非淺凡人識庸者必惡趣陋者必劣故朱晦翁
云鄙夫庸惡陋劣之稱駱非真見得員之忠而
不當誅不過謂相國之尊不當誅耳業已實見
得嚭之佞而何故止之不過謂太宰之貴故止

沈氏之說 卷一 四十二

之耳此正駱識趣庸陋處而惡劣則已極矣雖
然駱未必不為嚭作說客而以此嘗夫差者蓋
兩人臭味不遠也仲尼說鄙夫不可與事君此
其證歟

黃聖孩先生評○駱持議頗類鄉愿

范蠡

古謀臣之成功。未有倖如蠡者。然蠡確有成算。而非倖也。何也。蠡蓋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方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失履旋卒于陘。吳警越深矣。夫差君臣日夜謀所以報越者。不遺餘力。越不以此時設備。又不以此時修睦。而反欲先發以觸其怒。蠡此時以死爭。以去就爭。可也。但一諫塞責已耳。陰謀逆德。上帝所禁之說。

沈氏弋說

卷一

四三

又迂甚而不足以動聽于勾踐。竟致會稽之棲。悲夫。無何。委管籥為臣妾。養馬嘗糞。匹夫所羞為者。而國君甘之。計出于無聊也。倘夫差聽其成。而不令返國。越且柰吳何哉。說者曰。自辱而至稱臣嘗糞。不如此。不足以愚吳也。若前此所有之事。吳亦不信之矣。予曰。不盡然。蠡之謀。因人而施者也。夫差驕而勾踐以諂入之。夫差婦人之仁。而勾踐作可矜狀。以中之。蠡寔為此謀。

也。當時養馬石室。吳處越原。不以禮。其猶鞭尸之故態耶。倘非先有養馬之辱。而蠡遽以嘗糞之策進。寧獨子胥疑駭。即夫差亦疑駭矣。寧獨夫差弗憐。即勾踐亦弗聽矣。勾踐之得返國。蠡如取諸寄。是術之必行者也。雖然。越十九年始克報吳。非驟得志焉者。倘勾踐返國之後。而夫差以考終伯。語以讒敗。皆時事之未可料者。有一于此。吳可圖乎。是數之不必然者也。而蠡于

沈氏弋說

卷一

四十四

數燎如矣。蠡之言曰。越得歲而吳伐之。終于無恙。故不憚以其身周旋險阻。竟復讐定霸名。聞諸侯。予故曰。蠡確有成算。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員之亡也。吳已憊矣。越已勁矣。燔臺臨江之眾。勾踐急欲用之。而不能待。而蠡曰。未也。子胥之計策。尚未忘于吳王之腹心也。蠡豈真怯哉。時未至耳。後去越居陶。用長男之愚。貪以殺其中子。而猶斤斤自幸其言之券也。父子尚爾。況

君臣哉。然能蟬蛻于功名之場。骨肉之縛。而壹以術數聽之。蠶其遊方之外者乎。聞子將先生評○翻盡千古成案

沈氏之說

卷二

四十五

藺相如

完璧之事。楊龜山王元美皆以為橫挑秦怒。禍且不測。幸而無恙。天也。嗟乎。此鑒于楚懷燕丹之敗。而過慮焉者也。燕丹用詐。嘗秦以圖僥倖。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相如直詞怒氣。責而脇之。在秦給趙之後。以為應耳。非若燕丹首發大難之端。以開釁也。至于十五城之不償。與商於六百里之爽約。頗相類。而趙之君不至如懷王。

沈氏之說

卷一

四十六

之愚。楚之臣。竟無有如相如之勇者。故成喪大。異安得以彼例此。兩先生之意。不過謂趙弱秦強。實非其敵。危道也。而予謂大國何厭之有。求而必獲。索而必奉。設有難繼之供。更甚于璧者。何以給之。立國之經。恐不如是。趙雖弱。不弱于春秋之鄭。而玉環特商人所寶。晉宣子固固欲之。子產固固不與。鄭以葛爾。土介強大。間索丘賦。無虛日。猶得會盟中原。終僑之世。不被兵者。

皆玉環之類。有以寢其萌也。況壁實國寶。相如能不為趙惜哉。雖然白起坑趙。率四十萬于長平。以功封武安君。威震天下。而賜劍杜郵。以不任乘勝取邯鄲。故乃知長平之役。特帥非其人。而非趙果弱也。則卽以勢論秦。亦無如趙。何兩先生何所見而為趙危也。相如退而讓頗。豈匹夫之勇哉。假令完璧歸趙。而宗社果危于累卵。相如又有以權之矣。

沈氏之說

卷一

四二

徐楚白先生評○求璧本意不過借以嘗趙非真愛璧也。若果愛璧則十五城不惜矣。相如存璧以存趙。澠池之役却從夾谷一會得來。是善學聖人處。
卓去病先生評○大國何厭之有。歸璧斬環以持其氣耳。惟陳軫策秦最中肯綮。

申韓

刑名刻深之說。從申韓發明。殆盡而實非昉于申韓。夫殺人後賞而先罰。不申韓乎。而成湯固作法于寬矣。詩曰。敷政優游。是也。子產治鄭。鑄刑書。有火烈民畏之。喻不申韓乎。而孔子以為惠人。又曰。古之遺愛。乃商鞅用之以霸秦。而率受車裂之慘。後人遂悚然以申韓為戒。且歸咎于秦亡之速。皆鞅罪也。冤哉。焚書坑儒。皆鞅身。

沈氏之說

卷一

四八

後事也。蘇長公嘉其有帝秦之功。而無德義以濟之。故不免于禍。其說頗當。漢諸葛武侯以嚴治蜀。不申韓乎。而炎祚不永。亦豈武侯之罪哉。彼李斯受學荀卿。固儒者也。而赤族于秦。秦原虎狼之國。臣子鮮令終者。而必以是為申韓罪。皆附會之辭也。
沈無回先生評○真持平

屈原

賈生有言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太史公因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
而自令若是然原楚之同姓誼與遷謂宗臣
義不可去心特傷之而設此說耳史遷罪懷王
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
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身死于秦為天下笑此
不知人之禍也而予謂屈原亦不得為知人知

沈氏之說

卷一

四九

懷王之不可與共事知上官令尹之不可與同
寅知頃襄之不可與雪耻則有雖然遠引鴻冥
鳳舉于層霄之上奚至為讒賊所迷亂而自隕
汨羅為予合觀原之生平所嫻者辭令所抱者
忠憤所不逮者直言強諫所無術以弭者讒賊
之口而所患者在不知人也商於之負約漢中
之割地陳軫昭唯相繼力爭而原獨默武關之
誘原非不勸止而未嘗以死爭也大抵事昏庸

之主不第忠不足恃即讒亦不足恃彼其中如
湍水一任東西之決而漫然無主全恃吾術以
轉移之故忠臣有忠臣之術讒臣有讒臣之術
術不同而其不可少等耳宋王曾之去丁謂原
非其罪而非山陵一事則終不足以去之此所
謂術也若寇公則坐困矣屈原于上官令尹能
如是乎其使齊還也諫懷王使殺張儀懷王亦
復知悔而追之無及蓋千古昏庸之氣盡注于

沈氏弋說

卷一

五十

楚懷而屈原適遭其厄豈非命哉是時秦方誘
楚以絕齊而原使齊不聞有奇謀秘畫如陳軫
之樹德于齊以歸者則原之無術可知原而有
術也張儀敢玩楚于股掌間哉

長卿再弋○論原者曰宗臣無去國之義予曰
微子何以去之即智果別族為輔氏亦無非果
者何必以此律原

黃聖孩先生評○有術之人肯死汨羅乎原與

員同是一段熱腸看不過冷世界必死而後快者也鴻冥鳳舉皆視世太冷之人非二人之偷矣

聞子將先生評○說原無術最是然使原有術又不成為原矣然歟否歟

徐楚白先生評○伍員忠而激屈原忠而悲

卓去病先生評○事昏庸之主不第忠不足恃即諛亦不足恃是妙論引王曾去丁謂以為忠

沈氏七說

卷一

五七

臣用術之證若豎儒則咋舌不敢道矣

豫讓

世之苛責豫讓者或曰段規事韓康任章事魏獻力勸其主割地以驕智伯絺疵察韓魏之陰謀亦以告智伯而讓既國士遇矣弗以死諫何歟或曰晉陽水三版矣讓利于韓魏之亡以成智伯故不諫耳或曰智果宗臣尚別族為輔氏況讓非同姓奚不去耶或曰讓報讐而無其術不若趙武伍員丕豹子房假助于人而徒以匹

沈氏七說

卷一

五三

夫之力逞無益也凡此皆非所以責豫讓也視讓太重則責讓太深讓特義俠之流未聞道也所云士為知己者死就朋友論非所論于君臣猶之女為悅已者容就倚門賤娼論非所論于夫婦也衛之弘演齊之王蠋不聞懿公潘王以國士遇之而納肝絕脰視死如歸為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哉又其甚者關龍逢死桀比干死紂子胥死夫差屈原死懷王求為眾人之遇

而不可得而四臣固未嘗中行其君也。讓視君太輕論者視讓太重。吾嘗謂聖人不專以死律人庸夫闡于大道而惟死是尚若非仲尼鮮不以苟息之死賢于管夷吾之不死矣。苛責讓者憐其一死而求全焉紛紛置喙有以也。如讓者義俠而非忠臣彼固銜施以酌報而未足為人倫之準也。太史公列于刺客之林有旨哉有旨哉。

沈氏弋說

卷一

五三

聞子將先生評○說得豫讓心服

沈無回先生評○千古以豫讓之奇而忘其大

幼宰所說人心關開一宇宙

卓去病先生評○士為知己者死非所論于君

臣為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等語見道深徹

立論方正孰謂幼宰徒奇士哉

徐楚白先生評○荆軻聶政戰國所艷稱者孰

知讓為義俠之祖後來皆聞風而起耳

荆軻

世之可理奪而信制者必其人素假借名義而後可以吾術籠之。秦虎狼之國十五城詐趙六里賣楚非齊桓比也。而軻欲以曹沫之說行之。祇速燕之亡耳。軻自料生劫之而秦果反諸侯侵地乎。此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行者。軻雖愚而不愚至此。特事不成而無聊之語。太史公壯軻而附會以為實然。非本謀也。若軻但欲生劫之

沈氏弋說

卷一

五四

則燕丹促行軻必不云待吾客與俱矣。是時變

起倉皇夏無且知用藥囊而不知為王拔所負

劍必待于左右之提醒他書載軻挾秦王之言

曰從我計則生否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

召姬人鼓琴琴聲中教以拔負劍王從之斷軻

兩手恐倉皇中無此暇豫也不過因史記左手

把袖右手推胸之句而附會焉耳。由今想之圖

窮而七首見秦王即環柱走未嘗與荆卿相親

無所容其劫且刺也。劍術之謂何而輕試其鋒。身危國滅。惜哉。曩者與蓋聶論劍而目之與魯。勾踐爭道而叱之。卒遁去不較。庶幾有沉深好書之致。而輕舉無成。可誘咎于天哉。然丹之使軻。原非完策。何令秦王高拱不見諸侯使者。但收督亢地圖以入。則燕且柰秦何哉。其傳鞠武以老成苦口進。弗聽也。丹何其愚也。苟曹沫不遇齊桓而為壇上之劫。其速魯難也不異于軻。

沈氏七說

卷一

五十五

軻發易水。悲歌慷慨。流涕唏噓。無生還之意。豈效曹沫所為者哉。故以成敗論軻。蓋刺客中最不足數者。而以匹夫之力。刺萬乘秦。震驚六國。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英風義概。豈刺客所能匹歟。

徐楚曰先生評○軻有心而無術。千古定論。但軻云待客與俱。而客終不至。此客早有先見。卓去病先生評○論人先須論世。以反覆無道。

之秦欲行齊桓曹沫之計。誠為不知時變。荆軻當時不知如何而切字為其洗發絕子長矣。

沈氏七說

卷一

又五十五

聶政

刺客中若鉏麇者聖賢之徒也。荆軻者豪傑之徒也。聶政則非其倫已。何也。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特私怨耳。曲直未知誰屬。而遽許以死。政蓋認仲子為知己也。凡人無求于我而愛敬加焉。則生平厚遇之恩。緩急誠不可負。仲子于政先已蓄報讐之心。而欲用其所長。則夫千金壽母秦之也。非愛之也。餌之也。非敬之也。政墮

沈氏之說

卷一

五二六

其術中而捐軀以答。不愚乎哉。其姐更愚之愚矣。鉏麇所奉者主命也。違命則不得不觸槐。以見志。荆軻雖舉事無成。而不憚虎狼之秦。為燕丹修怨。其胸中各有把握。非如獵者之于盧犬。嗾之東則東。嗾之西則西者也。世之為聶政者。慎之哉。勿以一腔熱血。輕灑于嚴仲子之手。而為古今所共隱也。

黃聖孩先生評○政自視其術輕而遽致仲子

之千金感恩無已。發憤捐軀。又安問其仇當報。不當報哉。荆卿惟多躊躇。既欲反地。又欲生劫。宜事之不成也。講劍術者如賈誼。所云割刃仇人之胸。與之俱靡。則得矣。聞子將先生評○政亦心服。

沈氏之說

卷一

五二六

范睢

古之人有險阻艱難備嘗而仍不熟于人情者
 范睢是也。睢變姓名為張祿，相秦須賈使秦，驟
 見之，而有綈袍之贈，非憐之也。久意其鬼矣，而
 猶然人也。匪夷所思，不能無駭。入敵國而忽遇
 仇讐，福少禍多，不能無動。賈姑好言慰之，而曰
 范叔一寒如此哉。睢真以為綈袍戀戀，尚有故
 人之情，誤矣。今之解衣衣我者，夫非昔之醉而
 溺我者乎？昔恐而今不恐，賈豈兩惑人歟？賈云
 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非真情也。睢之傾
 危，反覆，賈與魏齊皆習知也。若果忽睢為無能
 為，則疑其陰事告齊之時，賈等不痛恨而甘心
 之矣。賈之誣睢與否不可知，而以賣國讐友其
 心可原，非有私憾于睢。睢乍富貴而氣盈，賈此
 時惴惴膽落，以肉眼不識豪傑，自怨自艾，與睢
 之憐而寬之，而睢不悟也。嗟乎孫臏而知龐涓

沈氏之說

卷一

五十八

必無刖足之患。范睢而知須賈，必無折脇落齒
 之禍。夫士不相知而定交，未有不悔者也。

沈氏之說

卷一

五十九

穰侯

六國破滅齊最後亡夫坐視燕楚韓魏趙之危而不救事勢窮蹙乃發兵以西拒秦齊何愚也善乎范雎之說曰遠交而近攻秦用其策以蠶食諸侯竟成帝業睢初以無王激昭而昭王長跪請教穰侯遂歷辱憂死夫越韓魏而攻齊穰侯洵失策矣而拔河內走芒卯馘暴鳧擒公孫喜未嘗不用兵于晉也破郢郢燒夷陵舉宛葉

沈氏上說

卷一

六一

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則曩時陰事告齊近真矣不然睢魏人也寧無桑梓之情歟特得寸則寸蠶食之策足動人主故齊狃于睢之睚已而不為備而穰侯適遭其舌劍慈夫

沈氏上說

卷一

六一

魯仲連

戰國之有魯連猶春秋之有季札也。札以命世之英得游世之術而善藏其用連以救世之心具超世之識而時露其才。趣雖少異總人傑哉。跡其折新垣衍之詞但言秦為帝之害不及其他。蓋與恒人言利害則悚然惕言大義則掩耳而走。且其笑其迂不入矣。連之言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也。將軍何以得故寵乎。懼之。

沈氏弋說

卷一

六十二

也。激且懼而秦將却軍五十里于以解平原君之厄。射書聊城燕將自殺于以成田單之名。凡此皆連之不得已而有功者也。辭封卻金逃隱海上其餘事耳。連真天下士哉。未可與儀衍輩同日道也。而太史公緇之與鄒陽同傳且云其指意不合。大義得非以威王之于周。潛王之于鄒魯。非所訓歟。而不知連齊人也。舉齊事以譬曉之。乃權辭也。事期于濟而已。若伸大義以告。

曰周天子尚在不當帝秦直腐儒之常談。連不為也。史遷謂其不合意在斯乎。抑考他書魯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折辯士田巴于稷下有飛兔之譽。嗟乎是四公子所不能客七諸侯所不能臣而超然于從人橫人之外者也。在戰國無耦矣。方之春秋其延陵季子之流亞歟。

沈氏弋說

卷一

六十三

聞于將先生評。以仲連方季札最當然。季札本未猶歷歷可尋而仲連則偶然一現畧出毫頭已却秦兵去帝號下聊城而鴻飛冥冥忽杳不知其所之矣。斯何人歟。吾不得而名之。

沈氏七說卷之二

武林沈長卿幼

同邑卓爾康去病

蕭山黃可師大年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新楚白

全評

虞卿

沈氏七說

卷二

一

虞卿解相印捐萬戶侯間行而急魏齊之難千古高其誼以為難及予曰此虞卿之巧于藏拙而借以為名者也蓋虞卿說士也與魏齊原非深交即令果與齊厚而欲脫之當用說法或通咫尺之書以說秦或破盈庭之謀以說趙或陳合從之計以說他國諸侯則魏齊未必不可脫也而卿皆無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恭聲子是也楚伍舉被譖奔鄭又將奔晉而竟以說復不聞

聲子借伍舉逃也後之人有行之者魯朱家是也漢高帝既定天下購季布千金如禪風無逃者而竟以說免未聞朱家借季布匿也卿尤以說舌見長者何無策至是太史公稱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率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夫以工于畫策之人蹈庸夫所不為之事非情也且卿能料事揣情而不料平原十日之飲為詐又不揣信

沈氏七說

卷二

二

陵君之畏秦猶豫而未肯見也則卿所料而揣者特已之去留而非魏齊之禍福也虞卿何如人非信陵君之失言也正核其情而疑之也彼與趙孝成王非深相知黃金白壁之賜上卿之號特初特嚮慕然耳長平之戰樓昌欲發重使媾秦虞卿欲附楚魏而王不聽六縣之割趙郝樓緩以為然虞卿以為不然而王無適從則虞卿正計無復之之會其去志已久堅而適有魏

齊之緩急以藉手棄圭爵如敝屣何難哉戰國之士自魯仲連外不皆輕富貴之人而有時為輕富貴之事范雎蔡澤相繼辭相遂可當高蹈哉不獨一虞卿也彼不幸無魏齊來耳雖然窮愁著書可謂賢矣但不當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因人成事盜名之故態耶而虞卿之微巧益信

卓去病先生評○當時秦勢甚強君臣并志而

沈氏之說

卷二

三

圖一魏齊以信陵君之俠尚且猶豫畏而不敢卿知說法無益止有逃耳其捐相印與俱困于大梁政所以感激天下為存齊計也六縣之割趙郝沮樓緩逃卿業已功成而受一城之賞矣謂其巧于藏拙而借此藉手恐未必然

孟嘗君

諸公子之延納無多于孟嘗君者然所食三千人皆客也非士也鷄鳴狗盜客之傑然者也馮驩其最傑者哉天下無微可忽牛溲馬渤亦有所用故趙盾以靈徹而免難徹固翳桑之餓人也豈鷄鳴狗盜之雄遂不當畜哉向令孟嘗君非此二客幾為秦獄之鬼但恐三千食客未必盡能鷄鳴盡能狗盜耳王介甫謂鷄狗之客出

沈氏之說

卷二

四

其門士耻而不至似矣然未盡也孟嘗君之受病在混而禮之而漫無尊賢之等也嗟乎魯穆公加泄柳申詳于子思之上費惠公埒王順長息于顏般之林二子不速去哉而田文食客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夫與文等盛節也而三千客樊然無等此餉軍犒師之法非優賓饗士之禮也亦釋門飯僧平等之法非佳公子親師取友之體也而顧以無所揀擇概善遇之為得計

薛且作逋逃藪矣。卽所食之客有勝馮驩者。衆人遇我何苦而國士自效乎。侯嬴乃夷門監者。信陵君虛左延爲上客。卒用其策解邯鄲之圍。若田文卽有高士不爲用矣。何也。過趙而擊殺數百人。滅一縣以去其橫暴。可知業已相齊。潛矣。棄而之魏。合四國之兵。偏臨淄而死王于莒。其叛逆可知。徒以好客之故。名高其主。聞于列國。而所得力之客。鷄鳴狗盜者。但能脫已于秦。

沈氏七說

卷二

五

彈。欽。焚。券。者。但。能。重。已。于。齊。而。社。稷。之。安。危。隣。封。之。休。戚。無。與。焉。何。貴。于。得。士。哉。不。然。魯。仲。連。王。蠋。皆。齊。人。也。肯。于。三。千。擾。攘。中。備。食。客。之。數。否。

沈無回先生評○四君好客以自張耳孟嘗春申爲甚從來短孟嘗者惟此說透徹而中窾

徐楚白先生評○信陵有事而客多効死孟嘗失位而食客皆去惟好客者不同故客亦不同

信陵君

侯生進竊符之說其策頗奇而危。毛公薛公進救魏之說其義頗正而亦危。信陵君兩用之以收大功。垂不朽。說者歸美于客。而吾以爲皆信陵君之妙用使然。若他人則敗矣。方秦之困趙也。長平四十萬衆。一旦盡坑。何有于魏兵之八萬。此時晉鄙椎矣。矯制發軍。其氣百倍。兵法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者。然信陵君非能素拊循

沈氏七說

卷二

六

其士率與驅市人而戰。何異其勝也。幸也。儻不勝。而秦乘大梁之虛。以偏師直擣其境。則趙與魏之社稷不保。信陵君之首領亦不保。侯生縱北鄉。自剄以送公子。而誰爲公子畫此策者。千古而下。必追論之。以爲好客而受禍最慘者。無如信陵矣。信陵留趙十年。不歸。秦攻魏急。毛薛二公以危詞動之。而始歸。歸而將五國之兵。擊秦邯鄲之餘威猶在。兵法所謂後實而先聲者。

然師徒無統將各異心且得無傷于恃乎其勝不勝半也已而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逐至函谷而還當是時信陵挾震主之威秦王捐萬金行反間使者頻問賀公子得立爲王未也幸信陵日夜飲酒近婦人以終餘年不然千古而下必追論之以爲誤聽毛薛之言不得其死足爲好客之大戒矣吾故曰皆信陵君之妙用使然長于用兵哲于保身以成客之名而人因歸美

沈氏之說

卷二

七

事客也雖然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豪傑之士什得六七卽斷然爲之惟庸夫必萬全而後發而信陵君豪傑也故侯生毛薛之說售也卓去病先生評○長于用兵哲于保身以成客名勝唐應德論百倍至于豪傑之士什得六七斷然爲之惟庸夫必萬全而後發此千古隻眼處惟六七也所以萬全惟萬全也所以多蹶

韓信

昔人有言士爲知己者死又曰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然則感恩與知己固大不侔矣淮陰侯韓信不聽蒯通言不過感高帝解推之恩不忍背負其實高帝非信知己也初因滕公之薦而試用之拜爲治粟都尉未之奇也及信亡去而相國何急追之帝猶怒罵以何爲迂濶及何薦之力猶但以爲將而不以爲大將帝豈信知

沈氏之說

卷二

八

已哉假令信在楚時有亞夫汲引左右其間未必以執戟終也此正亞夫與蕭何相業低昂成敗相反之故而漢廷論功首蕭何但抽揚他績獨不及薦信一事非但漢廷諸臣不知信并高帝亦不知矣魏倩實陳平知己平未嘗不知之乃信自始至終矜己之能謂帝待遇之厚而無一語歸本蕭何非但帝不知何之知信并信亦不知何之知己矣以故斤斤于漂母之一飯償

之千金彼追數生平無可酬報而以漂母當之蓋以愧淮陰之爲男子者實非信本懷也不然以釜餘而飽飢者自閭閻婦嫗常態况怒信而有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之謂與噉蹴何異哉而感恩若是觀其賜南昌亭長以百錢召辱已少年爲楚中尉則信意中之事已隱然言表而後世不察與投金瀨水同類並觀亦可笑矣信不學無術人也自行軍用兵外概無

沈氏七說

卷二

九

所窺更願欲易足。葬毋而視其傍可置萬家胸中已儼然具一人臣規局得爲真王蓋自喜過望故蒯通跽足之說柄鑿不入深○文○無○字既不跽足自不得不伍絳灌信何所見之晚微時能出勝下豈顯時遂不能伍絳灌耶方信之下魏破代也帝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楚圍帝于滎陽帝自稱漢使馳入信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帝之備信何密而信之待帝何疎

也以疎而不檢之衷挾滿而難持之氣以事情主宜其蹶矣且假王之請罪在要君垓下之爽約罪不獨要君而已凡此皆所以致蹶之道非高帝之薄也如是則何如跽足之愈乎太史公曰天下已定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蓋隱之也信于功名之會無超識以處之終始誤認高帝爲知己而不識蕭何爲知己卽受蕭何之詒以墮呂后之計而信猶死不悟也予過淮

沈氏七說

卷二

一

陰觸遺事而有感因念古聖賢帝王不治生者惟孔孟與漢高帝耳豪傑而不治生則蘇秦韓信是也然秦與信微時所遭每每動千古扼腕則漢之垂名有以也夫

黃聖孩先生評○高帝非信知己故終始疑信信非高帝知己故終始感帝古來無天下而三分之者蒯通創論于未興漢之先跽足之事直成於漢將亡之後超世曠識韓淮陰富貴之徒

也安能爲此

徐楚白先生評○滕公眼力不在蕭何下釋而不斬與語大悅能薦于漢高豈不薦于相國何後來長樂之死何與呂后同謀亦以已嘗薦信恐事發累及故急于死信而無一言相救

卓去病先生評○淮陰不學無術一言蔽之且不必以學術相槩也假王之請垓下之失一死非過獨人當窮時不賤簡詬厲已矣乃哀而進

沈氏之說

卷二

十一

食之丈夫不能自食數語激厲慨慷而自致其誠安可與閭閻嫗婦之常同日道哉世有漂母吾願爲秣馬焉

范增

夫忠臣受猜于主每由讒賊間之是以伍員非宰嚭鴟夷必不浮也。屈原非上官子蘭汨羅必不沉也。計項羽所尊信無踰增者。誰讒誰賊而誰間之乎。勾踐范蠡之入吳而恬不畏也。恃宰嚭也。張儀之敢于來楚而無懼也。恃子蘭鄭袖輩也。沛公謝羽鴻門所恃者即增耳。何也。增固項羽之謀臣也。羽自起兵以來咸陽烽火三月所過殘滅傷于暴哉。弑義帝傷于逆哉。殺卿子冠軍傷于擅哉。坑秦降卒二十萬誅降王子嬰傷于忍哉。凡此皆不愜輿情而增皆不諫果出自增意乎。抑增諫而羽不聽乎。留侯君臣所以窺增者熟矣。當是時天下已非羽有。而增欲謀沛公于杯酒間以爲可混一天下。豈折衝之奇乎。增之能事僅如是也。羽亦笑其迂而不聽羽之所以忽增者又素矣。後世以成敗論謂沛公

沈氏之說

卷二

十二

脫虎口者賴有天幸留侯畫未萬全假令項羽用亞夫策漢不折而入于楚乎而不知此第市井格鬪之態亂臣賊子掩襲君父之不備以取天下則可非英雄所屑蹈也羽何如人哉拔山蓋世之傑其心懷原自光坦而增以詭譎之術進又何愚也疽發病死何足惜哉且羽非憤諫者比入關而悟曹無傷之譖聽侯生言能還太公不如夫差懷王之昏迷自用而又無讒賊以

沈氏七記

卷二

十三

間之增何故鬱鬱不得志耶。況楚之叛將歸漢者不啻一韓信增不得辭其罪增與羽處有年矣。羽豈久居人下者哉。楚懷王孫心隱民間爲人牧羊增勸羽物色而立之何意耶。立之不足爲功弑之深足爲逆。留侯第死不葬破家養士爲韓報讐增所知也。羽殪韓王成使留侯之怨秦者轉而怨項而增不諫弑義帝則漢得執以爲辭殪韓王成則留侯欲釋憾于我而死心爲

漢斯二事皆所以資沛公也。增實負羽羽不負增而世競以亞父爲智且忠無識甚矣。黃聖孩先生評○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高帝此語實羽知己。

徐楚白先生評○張良目中原無范增先托項伯解釋俟項羽許諾而後入謝則已安若泰山矣增不能決勝千里而謀人杯酒間便非帝師氣象許子遜謂項羽之敗全是用范增亦此意

沈氏七記

卷二

十四

卓去病先生評○宋儒論增謀殺沛公則天下人人皆沛公子每笑之帝王局量豈盡人而具耶當時應爲宰割者非季則羽耳天下止一沛公取而殺之誠爲扼要增七十好奇其在此乎聞子將先生評○增雖千百口無以應也

紀信

項羽以百萬之衆困漢王于滎陽四面急擊請和弗許微紀信誑楚焚身孤城之下漢王幾不得脫當時謀雲武雨之雄如良平信布等皆安在耶論功而旌死事之臣則信于漢家勲無兩矣竟置不錄說者以帝方混一區宇號令諸雄王醜其事而掩之與斬丁公之意同予曰夫豈獨帝醜之良平亦醜之矣鴻門之燕良用柔而

沈氏七說

卷二

十五

獲免白登之圍平奇計且六出至滎陽無一焉則夫丁公者帝醜所獨而紀信者帝與良平諸將相共以爲醜者也古死事之臣多矣死而于事未必濟卽濟矣所全活止一城一邑未若信績之烈且瑋者漢稱三傑信又超三傑而上之凡高帝所以得有天下傳祚四百載秋毫皆信力也而忍不錄乎帝旣脫滎陽以城委周苛苛罵數羽罪羽恚聲如乳虎捧苛沸閭中烹之忠

節至今凜凜而漢亦不錄史記亦並不爲信與苛立傳豈史臣之體當耀國聲靈而于滎陽事特諱之歟

徐楚白先生評○不惟愧殺良平抑且愧殺遷固

沈氏七說

卷二

十六

陸賈

太后將王諸呂賈難以口舌爭而病免家食得養晦之道及諸呂將危劉氏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賈為畫策教以將相調和平勃兩人遂深相結各以五百金為壽飲酒交驩竟誅諸呂定劉氏賈之力居多夫賈儒生也高帝起馬上心嘗輕儒嫂罵賈賈時稱說詩書以規之而安劉氏社稷者卒賈也高帝云安劉必勃可令為

沈氏七說

卷二

十七

太尉予有說焉絳侯之為人韓信羞與為伍賈誼流涕欲去之史遷譏其鄙朴九庸則其人可想見矣平之深念而取決于賈蓋疑其不足恃也然何以卒安劉氏不負高帝之知勃握重兵誅產祿猶石磔卵無難者可危處在左右袒耳微平提醒而夾持之天下事尚未可知彼張奐非北州人豪哉胡以反黨惡闖鋤善類也此賈之卓識妙用實以助平之所不及而惜乎高帝

不及見也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庸人無大得亦無大失呂后之不去勃也以為易與無能為也若朱虛侯則躁不能待矣

沈無回先生評○予謂高帝之屬勃非以為庸人可無大得失也知呂后之深不庸不可以集事也然發其機者賈也微賈則平勃不交驩漢社危而高帝之智亦隱矣史以隨陸並稱何止說黔布一事賈默有贊定之功過何遠矣

沈氏七說

卷二

十八

徐楚白先生評○歸功陸賈真善于讀史者

張良陳平

淮陰侯之請假王說者咎良平謀無遺謂不預為請封而俟其自請高帝怒動顏色乃始躡足附耳焉得智乎曰非也高帝猜主也良平與信雖有帷幄汗馬之分總同功一體人也信不自請而良平代為之請則帝不疑信而疑良平良平皆以智自完者辭三萬戶而受留侯封竟從赤松子遊不背魏無知以示不忘本此何如識沈氏七說 卷二 一九

顧設偽遊雲夢之策至若蕭何所嘗薦信者也鐘室之誅亦助成之則信之為信可知也已黃聖孩先生評○議論徹骨卓去病先生評○淮陰固善用兵其人予嘗疑之乃讀幼宰所言信之為人漫無成美反不反彼亦不能自主不覺快然世第以登壇數語相詫便以為奇偉耳

沈氏七說

卷二

二二

叔孫通

漢高帝非惡儒也。過魯而太牢祀孔子。豈惡儒者惡夫迂而無用之豎儒耳。叔孫通蓋有用之儒也。為秦博士時陳涉發難。通阿二世盜也。非反也。二世悅。賜帛二十疋。與衣一襲。幸脫虎口。不幾諛乎。然而得儒之權矣。高帝欲易太子。通以申生扶蘇之事諫。至欲頸血汗地。不幾憊乎。然而得儒之直矣。通謂高帝臣願採古禮與秦

沈氏之說

卷二

十一

儀雜就之說者。譏其逢君而此正通之善調時變處也。高帝知有秦而已矣。嘗曰大丈夫當為此矣。茲又曰度吾所能行為之。蓋惟慮其迂也。儻通而專以古禮進。帝必不從。佯托于秦儀之雜而綿葛習者。惟古是式。禮行而雍雍肅肅秩然。其可觀也。帝亦必不厭。夫寧不厭。旋拜太常。賜金五百斤矣。通何異而有合乎。吾因是知高帝所慢罵者。原非儒也。即秦皇帝所坑者。亦不

過儒其服之儒而非真儒大儒也。真儒大儒當天下無道之日隱矣。二世去始皇不遠。通漏于所坑之外。而還能博士于二世之廷。棄秦歸楚。棄楚歸漢。泛乎若不繫之舟。而竟以儀法自顯。通豈易及哉。或有病其諫止複道而更立原廟。為委蛇于嗣位之後乎。世之不滿夫叔孫通者。魯兩生曾非之也。

沈氏之說

卷二

十二

漢武帝

司馬遷作孝武本紀于神僊封禪之事獨詳而
他不及非實錄也遷微文刺譏于言外也後之
訾孝武者紛紛予以班固漢書為據則所云窮
兵黷武非獲已也王恢設謀馬邑誘襲單于師
出無功恢死于獄自是邊無寧歲似乎恢開其
釁然前此嘗和親矣嘗厚以金幣文繡賂矣而
單于侵盜無已邊境被害孝武忿之而王恢進

沈氏弋說

卷二

廿三

此謀也。恢罪在漏洩軍機逗留不進而在擅
開邊釁。試歷舉匈奴寇邊之事。入代者三。入鴈
門者五。入五原者再。入上谷者四。入定襄。入遼
西。入張掖。入酒泉。入雲中。入右北平者六七。殺都
尉凡五。殺太守凡三。漢歲歲出師。斬虜首。或千
萬計。而中國士馬物故亦畧相當。然皆來而後
應。不得以窮黷為孝武罪。蓋從古匈奴為中國
患。莫橫于建元太初間。而孝武適當其強。雄才

大畧之主。其能堪乎。況高帝挫威于平城。以天
下初定。久厭苦兵革。無已而順受焉。仁柔如孝
文。愈不能堪。始發騎八萬五千。遣灌嬰擊之。既
而欲自將往。擊羣臣太后皆諫止。遣樂布等三
將軍擊之。既而與匈奴和親。輒背約入盜。遣周
亞夫張武等六將軍備之。惡煩苦百姓。不發兵
深入。夫以文帝所不能堪者。而欲武帝堪之。有
是哉。故責孝武不能以德綏則迂。而罪孝武用

沈氏弋說

卷三

廿四

兵之非則尤矣。舜伐有苗。高宗伐鬼方。周宣王
伐淮南。淮。北。蠻。荆。獫狁。皆夷也。以中國征四夷。
非孝武所翔為也。自孝武而後。歷昭宣。元。成。哀。
平。凡六世。單于咸款塞稱臣。雖適逢其弱。而誰
實弱之。孝武弱之也。微孝武。則炎祚不促于新
莽。而促于匈奴。晉懷愍。宋徽欽之辱。漢早受矣。
是孝武有大造于漢。而安得以好大喜功訾之。
即用兵南越。以其殺漢使。故用兵朝鮮。以其殺

遼東都尉故皆迫以不得不應之勢。豈孝武之罪哉。孝武之所短。其小者在惑溺于方士祠官。然無關社稷之根本。其大者在巫蠱之禍。國脉幾搖。而輸臺悔過。托寄得人。已足贖前愆。而盡洗之矣。學者毋徃常說而疑予言之無據也。

聞子將先生評○千古不易之論。今人動稱秦皇漢武皆以爲罪之魁矣。

徐楚白先生評○以晉宋事按之。則孝武受病處不在征伐。

沈氏弋說 卷二 廿五
卓去病先生評○有建元之強。所以有元成之安。有渭橋之策。所以有韻利之擒。有澶淵之役。所以有數十年之無事。此古來立國英雄站脚處。幼宰豈第爲漢武湔洗也。

公孫弘

弘開東閣以延賓客。與參謀議。李德裕非之。似也。然謂周公吐哺。下士則可。弘效之。則不可。其說甚戾。相臣以延攬爲職。初不緣同姓異姓。有茹且拒之分也。但周公所下之士。非斯皇之遺彥。卽譽髦之留良。縱不然。亦四友十亂之僅存者。與後世賓客不侔耳。後世賓客如趙氏之程嬰。立孤。杵臼。死難。而外寥寥無聞。戰國時四公子皆養士。食客而侯生。毛薛以下。鷄鳴狗盜。樸邀莫數矣。魏其武安。各以客敗。公孫弘胡爲效之。蓋相臣有往來天下之精神。亦有薊羶天下之氣味。其纖絳而來者。初非欽其道。德高其品。望而真以之爲谿谷也。特勢利所合耳。勢盡則去。則溺韓公之灰。羅翟明之雀者。比比皆是。而責以建議策勲。必不得之數也。李德裕引主父偃朔方之計。朱買臣發十難。弘不得一弘。奏人

沈氏弋說

卷二

廿六

不得挾弓矢吾丘壽王以爲不便弘無以對謂
 平津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樊然與槐柳齊列
 嗚乎恐周公之所吐哺而下者不如是也弘軟
 熟老儒賓客揣知其性必以安邊息兵之說進
 然陳于好大喜功之前其能入乎是賓客巧于
 逢弘而弘拙于逢武帝也德裕謂丞相閉門謝
 絕賓客則朝廷自然安靜此非德裕不能爲此
 說而公孫弘暗焉何也弘起于微以布衣居宰
 沈氏之說 卷二 十七

輔德裕世祿之家以任子入相人情世態有瞻
 有不瞻也夫豈獨相門哉凡求端人于士大夫
 之門者如寒芙蓉于木末予有所試而云然矣
 卓去病先生評○賓客巧于逢弘拙于逢武
 帝極是然以武帝之好大喜功而有安靜一着
 以救之固相反亦相收者如魏其武安好客而
 大將軍獨以不好客見幸是也當時東南夷朔
 方兩策集議以弘言罷東南夷專事朔方弘于

國事未必無濟武帝未必不喜政弘所以巧于
 逢帝也

沈氏之說

卷二

十八

鉤弋夫人

方夫人顧盼之頃帝曰速去汝不得活令人悽惻而不忍問夫立其子殺其母古無是法其曰有鑒于母后之臨朝而然非真情也當是時弗陵雖穉帝春秋未高方求神僊不死之術而卽為子少毋壯慮亦太蚤計矣然則何以竟殺之耶曰巫蠱之禍必夫人構之也堯母名門帝無心授之以隙夫人因謀奪嫡而江克乘之未可

沈氏說

卷二

十九

知也周宜曰非褒姒為內間必不廢晉申生非驪姬為內間必不死唐太子瑛非楊貴妃為內間必不誅戾太子與武帝父子骨肉何物江克敢問之哉必鉤弋有微巧之術默中英主之蔽而帝徐悟于事後因而殺之在鉤弋甘伏其辜帝亦安于厥心而斷然不貸特不以告人而人遂不及知耳觀其悼李夫人之詞幽柔婉致頗多兒女子之情而何獨慘于鉤弋哉

卓去病先生評○武帝殺鉤弋夫人英雄辣手也人固非之然北朝胡后以不殺故貽禍不淺若無胡后敗露便不兄武帝好着數耳聞子將先生評○想當然耳却中情理

沈氏說

卷二

三

蕭望之

于廷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而有冤臣曰韓延壽者蕭望之所陷也望之以師傅歷將相為國元老挾私怨而誣構一馮翊如承蜩當時趙蓋韓楊之獄追論者無不痛惜傷悼而悼延壽尤甚其治潁川東郡卓異著聞遷左馮翊恩信遍二十四縣議賢議能無棄市之典特以放散官錢忤許望之而獄吏承旨舞文延壽遂不能免

沈氏弋說

卷二

廿一

然望之大臣而屑屑與小臣爭曲直乎宋唐玠劾文潞公法當貶竄潞公顧奏而釋之天下以此多公褊窄如望之無以服天下之心而反為宵小所藉口是以袁安任隗處梁與之時禍患不及竟能鋤去權姦以快公憤非邪不勝正如腐儒所云也史稱其素行高異不能加害有味哉斯言望之試目揣素行何如耶下獄自殺無一人鳴其冤者以韓延壽之死得罪于天下僅

足以償之也樹桃李則成蹊植蒺藜則被刺彼鄭明華龍固望之所援為黨者而能得其一臂之力哉使其以傾延壽者而傾外戚庶許史之禍可消以擠延壽者而擠閹官庶恭顯之讒可杜當元成之末天地閉賢人隱二疏乞骸而歸鄭子真嚴君平整杯以遁斯何時耶望之不希鴻冥之適而猶好爵是甘宜其敗也嘗考孝元親政之年已二十七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

沈氏弋說

卷二

廿二

至再辱師傅于囹圄偏其自殺元帝之昏庸不足道而當時望之朝夕與處獨不能蚤見其微乎故吾謂王式之于昌邑猶勝蕭望之也聞子將先生評○望之殺延壽恭顯殺望之此是世間實事實理聞之可以戒孰謂勿宰僅文人耶

漢光武

中興創業無異道也。而時勢差有難易。主術亦微有低昂。高帝之所乘者。暴秦也。人心怨莽。不殊于秦。而加以人心思漢。則光武所獨也。高帝之所當者。項羽。千古勁敵也。而光武之所當者。公孫述。隗囂。次則王郎。次則赤眉。青犢。富平。獲索等賊耳。烏合瓦解。不足以煩王師。以時勢較一難一易。懸矣。而光武與高帝所刺諺者。一不

沈氏之說

卷二

卅三

事家人生產。一性勤于稼穡。營田業。一以呂后之悍而不敢廢。一廢郭后易太子。一斬丁公以訓不忠。一封子密為不義侯。一夷醜信。越黥布。一功臣賴以獲全。所符者。一斬蛇著異。一圖讖發祥。一入關秋毫無犯。一所得財物悉與軍士。一除秦苛法。一除莽苛政。一委任蕭何韓信。張良崛起帝位。一聽鄧禹馮異輩成恢復之功。一慕四皓而不克見。一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斯數者同異低昂之大凡也。高帝微時。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此高帝之志也。仕宦當為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此光武之志也。石勒有言。吾遇漢高帝。當北面事之。遇光武與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夫石勒亦人傑也。其評高帝與光武也如是。

沈氏之說

卷二

卅四

奔竇建德。建德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此與封子密大相反。可見帝王舉動儘有不如盜賊處。卓去病先生評。光武事歸臺閣。不任功臣。千古得著處。至于義士叛臣。或誅或釋。總有所為。帝王與盜賊之心一也。

嚴子陵

夫隱者潛也。潛而復見者有所為也。湯之阿衡武之尚父，不以莘渭老而與之，伐暴救民是也。潛而終不見者無所為也。潁陽巢許及沮溺丈人，輩是也。潛而復見見而復潛者，在為無為之間也。夷齊叩馬，伸義四皓，羽翼太子是也。而嚴子陵獨何所為哉？自附洗耳之高，即足不加于帝腹可也。寄跡羊裘之釣，即物色之訪可無

沈氏之說

卷二

廿五

來也。悅志富春之耕，即安車玄纁之聘，可無就也。舜即帝位，其微時所謂鄧墟七友者，終身不見。子陵豈不聞耶？既至矣，而仍不屈，說者曰：貴易交，富易妻，光武所以探朱弘者也。厥後寵陰麗華，廢郭后，糟糠之妻已如此，貧賤之交安足恃？或子陵見幾而作，未可知也。予曰：不然。子陵與光武處有年矣，彼此各習知者，光武徵處士，薛方逢萌，周黨，王霸，輩以及子陵，不過蒐隱逸

為名耳，而富貴驕人之習氣未除。子陵煙霞丘壑之侶，非求志達道之英也。車駕臨幸，臥而不起，眠而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則貧賤驕人之客氣未降。以故蓬蒿不合而去，而范文正公云：非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非光武不能成，先生之高，嗟乎！當時來而不屈者，不獨一子陵，則成光武之大者，亦不獨一子陵，假令光武不能成，其高將誅之乎？抑囚繫而脇之，使就職乎？司徒

沈氏之說

卷二

廿六

侯霸素與子陵善，遣使奉書，子陵口授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此在子陵，未嘗失言，而帝笑為狂奴故態，已心輕之久矣。三徵而後至，僅除諫議大夫，豈陶鉉之地。子陵固不足當，歟？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此時子陵年八十矣，何不特徵于初，而顧與薛方等同辟乎？子陵即非光武故人，寧棄置不徵乎？在光武原非異數，在子陵可以不以不來賜錢百萬，穀千斛在

子陵身逝之後。何不及身而賜之粟肉之繼。聊別于薛方輩。猶依然故人之情也。況先武發跡春陵時。不懇其相助爲理。而求助于天下既定之日。子陵具傲骨者。能無慙乎。宜其麤然逝也。嗟乎。使殺深源而終于不出也。至今有餘思矣。子陵亦云。

長卿再弋。○世人肚腸齷齪。看得功名富貴十分重。故側聞子陵遺事。不覺心折。其實泉石猶

沈氏之說

卷二

廿七

祥簪纓纏縛苦樂大異。子陵不過不貪富貴。要自尋個快活去處。而論者多溢美。子陵有知恐掩耳不屑聽也。子陵之上。還有東方朔管幼安兩種最高人物。在而世誤認子陵爲第一流人物。政如賣菜傭目。不觀明珠而道拾遺金。遂以爲天下之寶。盡在是矣。哀哉。

卓去病先生評。○子陵氣象實能超駕光武。光武鑒度實能涵蓋子陵。故兩不相入。如能不出

則桐江春水至今不知作如何想。此幼宰所以致慨于玄纁也。

沈氏之說

卷二

廿八

馬援

伏波將軍援佐世祖龍興平隴定蜀南襄交阯西鋤先零復征五溪之蠻績種種著矣封新息侯爲漢元勳卽有罪且將十世宥之而薏苡蒙謗主眷不終藁葬城西其故安在宋太祖嘗至趙普家發海味于甕得瓜子金不以罪普世祖于援據浮說而罪之非目擊也馬革裹尸之忠曾不一憐念耶況所謂謔達大度同符高祖者

沈氏弋說

卷二

廿九

鄧寇諸功臣俱獲保全何憾于援而薄報之哉予曰不然讒生于疑世祖之疑援非一朝夕自騰聲三輔遨遊二帝時已倪矣奉書洛陽識帝王之有真非其他功臣親角材而臣之者比也彭寵修附而修叛援韜畧威勇百倍于寵而不自韜匿時有躍躍欲奮之氣世祖年老厭兵設有叵測誰則制之其所日夜隱憂而不以告人者讒夫窺之熟矣而援不自知故及于敗不然

梁松坐援書叩頭流血帝所稔知顧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此何意耶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克道帝從援議旋聽舒而咎援又何意耶朔業之英辟明見萬里外若曰老將智而髦及之必非其情矣宋胡寅以爲春秋旣高智有所困此不知世祖者也

徐楚白先生評○宋太祖有制普之術故瓜金同于海味漢世祖有防援之心故薏苡等於明珠

沈氏弋說

卷二

四十

黃聖孩先生評○先得予心

竇武何進

春秋書曰不待君命而誅君。則之惡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諸侯城成周。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于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弑之階也。乃竇武何進謀誅宦官。俱上白于太后。機事不密。反遭其毒。豈春秋所謂謀及婦人。宜其死歟。夫獨斷則為無沈氏之說 卷二 四十一

卷二

四十一

闡邃密之地。左右近習之所浸潤。根深蒂固。斷立轉于片言。難矣。故霍光以異姓之卿。廢昌邑。危如累卵。而太后從之。竇武何進以椒房之戚。誅曹節。蹇碩。輕若承蜩。而太后不從。豈一朝夕之故哉。況一門三侯。專寵于澤。武自授以口實。張奐北州人豪。不引為已助。而反使之助。逆操。戈何其疎也。何進襲武覆轍。懷陳琳鄭公業之諫。漢之明堂。幾于不祀。甚矣庸愚之悞國。罪不沈氏之說 卷二 四十二

卷二

四十二

將請命。又虞中格為武進計。何途之從而可。予曰。武進之失有三。失于恃。失于忽。失于憊耳。自負元舅之親。所請必得。非恃乎。武以奴僕刑餘。無能為也。與陳蕃露章攻之。非忽乎。進聽袁紹之說。召董卓入靖。以釀大難。曹操笑曰。特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此非憊乎。以予揣之事。不可不白于太后。而白之有方。非倉卒口舌可驟得也。蓋婦人女子之性。與閹豎頗合。而宮

稷倚之安危。而受禍承天。垂死不悟。由無術以處之也。嗚呼。奚責于武進哉。

徐楚白先生評○三失俱有而憚之害大

九十七

卷二

四三

郭泰李膺范滂

東漢之士肥遯自珍。如申屠蟠。超然評論之外。者有幾。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殆庶幾焉。徐孺子。累辟不就。然銘戴知己之恩。聞其薨。率徒步吊祭。豈忘情斯世者哉。時不可為。沉冥以晦。跡比于郭有道。致更遠矣。龍門仙舟。何者不與元禮。莫逆加以好。臧否人物。頗足觸忌。默足以容。泰實愧焉。

沈氏弋說

卷二

四四

其幸而免者。在下位而無好爵之糜也。且其所遇者。惡閹。非操賊也。若生漢獻之世。與孔北海。彌正平同玉碎矣。議者因其幸免。而云泰不為危言激論。以取禍。以予論之。陳寶誅宦官不克。而敗郭林宗。哭諸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言也。乃申屠蟠。黃叔度。徐孺子。所必不出諸口者。明哲之謂何。一時之士。厚自標榜。若顧厨俊及輩。固依附時名。寔無撥亂之具。而李范

人豪亦三木囊頭斃于亂賊之手則所謂風裁節義者詎士人殞身之媒歟夫真風裁真節義死社稷者有矣未有死羣小者也延嘉二年漢桓帝因陳蕃胡廣之薦安車玄纁備禮致聘于徐穉聞楊喬之賢欲以公主尚之猶未至失道之甚也而穉堅臥不出喬寧餓死而辭姻有深情隱痛不可告人者存焉當時埋光家食如茅容者不少也獨徐楊乎哉李范兩君子縱不及沈氏弋說

卷二

四五

徐穉之高蹈寧楊喬之不若耶士君子不得為天民則為逸民毋進退失據踵李范之弊也若郭林宗惛惛于世而僅以身免亦無取焉

李固

桓靈皆無道主也而桓優于靈靈帝呼宦官為父母桓帝能發憤誅梁冀大有間矣梁冀之惡浮于竇憲憲刺殺諸侯以邊功贖罪威震朔庭冀弑質帝鳩毒有徵不赦之辜顯然而舉朝不敢問固為元宰又素以風節自標者質帝暴崩語固以被毒之故固于此時直發其姦聚朝紳而討之冀安所遁死哉而隱忍遷就生死利害沈氏之說

卷二

四六

之念牽制于中狐疑而不決推究侍醫何益于事懦與迂合使冀得陰為備而已反受制焉大逆如冀不聲其罪反奏記協謀迎立清河王慶而機會一失不可復圖與杜喬相繼受戮宜哉揆其本念不過懼禍而重發而禍必不能免孰若質帝被毒之日揚眉張膽奮擊于朝烈烈而死之為快哉予嘗謂豪傑舉動十得六七即毅然擔當故謀常克濟庸愚之人必欲萬全必至

于一。敗塗地。夫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也。固身為正卿立人本朝不以討賊為已任若據董狐之筆則弑其君者非固而誰。范燁寬之謂愈于胡廣趙戒開大臣軟熟畏事之門失史氏之體矣。一梁冀耳李固不能誅而桓帝誅之是桓帝之昏庸反賢于固之忠義也。秦之趙高殺李斯弑二世而子嬰誅之是子嬰不第賢于二世且賢于李斯也是以君子貴斷也。當斷不斷沈氏弋說 卷二 四十二
 反受其亂。李斯不死于矯詔誅扶蘇之時而死。于囚安得上書之日。李固不死于質帝被毒之年。而死于梁冀之手。死者有知。應悔于泉下矣。馬融經術名儒。附梁冀為作奏請誅李固。其殺人媚人。如是未幾。髡笞徙朔方。譬虎前之巫。自結于虎。終非其所驩也。古今人患失而反失者。獨馬融乎哉。予因感李固之事而并及之。
 卓去病先生評○質帝遇毒之日李固真欠一

死律以董狐之筆非弑君其誰
 沈氏弋說 卷二 四十二

孔融

曹操忌湯彪慮其圖已因袁術僭亂誣彪大逆
 劫收下獄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操述揚
 公之世德辭氣慷慨以去就爭之操不得已遂
 出彪說者曰操雖奸雄奪于文舉之正論而止
 予曰非也袁術與彪有婚姻而羅織其罪以為
 將謀廢置則事關宗社操所執亦甚正融安得
 奪之即不然以廢置之謀發自孔融并逮融亦
 沈氏之說 卷二 四一

可也而操翻然易慮何耶融海內領袖人中龍
 也挾以拂衣而去則人望失而英雄且羣起而
 圖操矣去尚不可況誅之乎融自稱魯國男子
 此時操適為兖州刺史東方士氣剛直可智籠
 不可威脇失一融而天下之為融者胥解體焉
 此正操所欲彌縫處也既不誅融自當釋彪此
 奸雄轉關換局之法而古今人盡不知也然操
 所陰忌而思剪者已不在彪而在融矣芳蘭當

戶不得不鋤他日以匿張儉故融闔門被戮受
 禍更慘嗚呼魯朱家能保全季布而孔文舉并
 不保其身非智不若所處之時異也蘇長公有
 言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勢不兩立此為善良樹
 幟壯千古之色則可耳其實融安能誅操哉彪
 釋之後融掛冠田里鴻飛冥冥操亦無如之何
 矣范曄云夫嚴氣正性覆壓而已豈能委曲以
 免其生哉予謂管幼安氣性亦屬嚴正而何獨
 沈氏之說 卷二 五一

免焉則世之君子見幾之哲何可少也
 長卿再弋○父彪幾為操所害而子脩顧沾沾
 焉露才觸忌猶流螢之當筵飛蛾之赴焰豈復
 有生理哉嗟乎何責于彌正平也
 黃聖孩先生評○文舉正平俱非大有為之才
 徒以口舌得禍所謂匹夫之勇耳不足惜也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英雄伯之士可以利害恐
 不可以正論奪操實畏融非服融也此奸雄轉

關換局之法幼宰一語看破今古

沈無回先生評○老瞞心事千古如見

沈氏弋說

卷二

五二

昭烈帝

司馬光不以正統子昭烈謂其于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各位故抑之夫昭烈卽疎遠乎猶愈于魏之篡也三代而下漢得天下最正功最高尊昭烈所以綿漢祚也論世者不忍其脉之遽斬而愀然有存羊之思焉陳壽志三國明以天子之制于魏而外吳蜀爲列國以子論之崛起草澤與闇奸君側者差殊則魏且不得與吳等況蜀乎壽又言昭烈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規宇亦狹夫操猾虜備仁辟也仲尼辨正譎不以晉文先齊桓壽何以屈蜀而伸魏壽晉人也知有魏而已矣魏之有晉猶季孫之有陽虎壽欲伸晉不得不先伸魏司馬溫公著通鑑祖陳壽之筆以魏紀年至朱晦翁作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蓋有激于蜀丞相諸葛亮入寇之書舛錯倒置而刪定焉

者也。夫溫公爲人方嚴不假借于篡賊。又宋代臣子亦于曹操無貶詞。顧謂操取天下于羣盜。不取天下于漢室。何意耶。人言王安石僻觀此語。則司馬君實僻過之。予窺其隱。寬魏亦所以寬晉也。司馬懿父子陽施陰設。移魏祚于掌股之間。光豈其苗裔耶。以正統子魏爲晉。司馬氏地也。此子產立公孫洩之意。觀過知仁。其此謂哉。不然。諸葛武侯去中山靖王時未遠。草廬中沈氏弋說 卷二 五十三

卽稱昭烈爲帝。曹其勸進之詞云。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卽帝位。皆確有所據。光豈不知之。卽陳壽亦稱昭烈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光又豈不知之。而紆回其說。以欺後世。戾矣。若云魏武踞中原之勝。不得以正統歸之。則晉之江左。宋之江南。遂不得以正統稱耶。光所見殆不如是。說者以予說爲偏詞。而更自有說。非予所敢知已。

長卿再弋。○疑光爲懿派時。睥大駭。試考孟夫子世系。當渙然水釋。所謂蓮花出糞壤中。不礙清淨者也。溫公大儒。子那得如此說。卓去病先生評。○正統之說論者不一。予謂有土而君實由自立。非人可以私意進退者。周天子尚在。則楚不得以滅陳。此春秋存陳之旨也。伯者主盟。則吳楚可以叠見于春秋。此春秋漸進吳楚之旨也。地據中原。身握大柄。卽盜賊蠻夷君子。僅可致嘆于餘分閭氣而已。當時臣民安能逃之。吾非天子。安能誅絕之。耶。溫公寬魏以寬晉。此真夫子待宋人微意。勿宰抉于千古之下奇矣。

沈氏弋說 卷二 五十四

魏延

孔明不用延策說者謂延有反相孔明疑之而不用然其策自奇予謂庸莫庸于子午谷之策矣子午即險隘乎我能往寇亦能往倘曹叡見及此而蚤備焉則蜀兵未能會而為一蜀勢先已截而為二危矣哉太和中曹真表請數道伐蜀一出斜谷一出子午谷陳羣皆以為未便而止豈孔明見不及此顧俟延發之哉若疑延有

沈氏弋說

卷二

五十五

反相則遣他將往可也陽假之兵陰觀其變以剪滅之亦可也何至并其策而棄之凡間道襲擊以掩人之不備者施于危邦亂國可耳操父子君臣謀無遺計魏延此策何其迂也長卿再弋○李密欲走襄城就張善相而聲言入洛盛彥師帥眾踰熊耳山南弓弩刀楯夾路而伏密兵首尾斷絕不相救應彥師擊斬之觀此則武侯不用延策確有定見

曹操

操以丁儀之譖欲廢其子問于賈詡詡引袁本初劉景升事諷之而止則丁儀豈端人哉丁儀目眇操愛其才欲以女嫁之而竟不果徒虛語耳操患頭風讀陳琳檄起曰是愈我疾是愈我疾武嬰見駱賓王檄嘆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二事大相類皆奸雄釋漸欺世語蓋無解于清議不得不如此說而李溫

沈氏之說

卷二

五十六

陵實認以為憐才誤矣姦雄憐才不過收之以為名耳若琳與賓王檄皆罵賊之詞千古痛快恐操壘胸中未必如虛舩觸舟而毫無芥蒂也長卿再弋○劉備以天下知有己為喜而曹操以英雄許備備以為懼聞雷失箸則操忌刻可知丁儀才在楊脩下得免死幸矣安望作快婿乎沈無回先生評○余謂二事皆真非欺世也大

奸雄亦自有轉折與真正豪傑差異而畧同若
纖毫不容是穿窬之小人非大奸雄矣

蔡邕

豫讓于智伯千古義之而蔡邕于董卓有遺議焉。吾謂董卓與智伯惡逆等耳。蔡邕才品亦不亞豫讓。或者讓烈烈以死而邕獨少此歟。乃樂布哭彭越視死如歸而高帝釋之拜爲都尉。邕感卓知遇特于王允坐中一嘆而竟付廷尉。何其冤也。漢書述邕篤孝廬墓有馴兔連理之祥三世同居誼高閭閻稱疾辭召作釋誨以見志。

建寧中累遷議郎妖異屢見陳政要所宜行者七事又特詔直言無諱密以皂囊封上而邕遂斥乳母趙嬈之橫指門史霍玉之姦太尉張顥光祿勳偉璋校尉趙玳蓋升並爲國蠹帝覽奏爲曹節所窺而邕禍遂不可解。微呂強幾棄市矣。當時劉劭楊球程璜輩遣刺毒邕而幸免。王智復告邕謗訕而邕慮不免亡命江淮遠跡吳會。惴惴乎畏罪之不服與董卓曾無生平卓之

辟邕在漢靈晏駕之後邕初稱疾不就而卓挾之怒且詈曰我力能族人則邕之就辟其情萬不獲已而腐儒責以不能避禍遠引設身處地雖欲爲冥鴻得乎甚矣名之爲累也以名收以威劫雖終身不畫一策可也而又責以直言忠告不愈贅乎然當時賓客部曲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未嘗不諫止也永平中地震邕以爲陰盛侵陽臣下僭踰所致明公不當乘金華青

沈氏之說

卷二

五九

蓋瓜畫兩轡卓未嘗不採納也。卓重邕才品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待遇頗厚而邕揣其必敗欲東奔兖州以俟之。豈附逆者哉。邕一代人望懷舊感傷羣情不無搖惑迫以不得不誅之勢而邕也情之所觸不覺致嘆嘆而始成其爲邕也。豫讓見諒于襄子樂布見取于高帝而蔡邕偏受禍于王允悲夫世俗忌才而奸雄收之以從人望其禮遇之隆有令人結念而不忘者新

莽時詣關上書之人以四十八萬計豈盡出于諛哉論者無以柯亭之笛爨下之琴鳥篆碑冊之技而掩其節義之高可也

長卿再弋○只因世俗不解憐才以故豪傑之士爲權奸所顛倒而不覺入其彀中若看得王莽謙恭下士與淮陰惡少年無二這便是真正豪傑此管幼安所以不可及也

卓去病先生評○伯階孝友篤行絕無逢世軟

沈氏之說

卷二

六一

熟之態董卓生前待之甚厚然座中之嘆金罍子云安知非感慨于盛衰今昔之故而爲此嗟慨乎矣必專在惜卓也廷尉兒收真是冤憤非幼宰再三數其節義幾以技藝掩矣

謝安

文靖公之英猷其大者在處桓溫破苻堅二事古今不予其功而許其量何也安與孫興公盤桓東山時汎海中流風濤並惡諸君莫不色戰而安神采吟嘯自若因此覓其雅度然孔子曰臨事而懼孟子曰子有戒心則當社稷存亡之會又不宜泄泄然效告子之不動心也大司馬入朝伏甲設饌欲芟夷朝士王坦之容儀失措沈氏之說 卷二 六二

倒執手板安從容望階趨席諷咏如常可謂量矣然新亭之迎其失也諂乏大臣之風節溫以伐蜀之功自雄復欲著奇勲于趙魏而路阻石門兵摧襄邑乃委罪偏裨遷怒朝廷廢主以立威如置奕棋而安不能匡救其失也隨乏大臣之風義溫疾篤子幼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安位望傾朝何有于垂盡之死灰而顧爲具草姑緩之以待其斃儻緩之而不斃求索無厭安何以

待之乎其失也觀望乏大臣之風力凡此三者吾所不滿于安之處桓溫者也秦人挾百萬之師直取江左朝野震驚安對客圍棋恬不爲意可謂量矣然非謝玄實能而堅自敗也堅違王猛臨終之言故及于敗猛之言曰晉雖僻處江南而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讐敵宜漸除之堅以匹夫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中推最傑焉而一敗塗地其失有三傾國而戰如樗蒲拋家以擲而不爲後繼一失也疏爵以賞歸命除宮築第以待晉之君臣如探物于囊意滿而氣盈二失也欲速觀厥成而不知釋晉以爲後圖昧乘除之數犯知止知足之戒三失也其不殺慕容垂姚萇姑置焉凡此三者堅所以致敗之由也堅夷人也其用兵亦夷而安借敗爲成遂有淮淝之捷不然以八千人撓投鞭斷流之衆雖太公穰且無所見

沈氏之說

卷二

六三

長而謝玄能辦此乎。儻符堅治國有方勢不瓦
解再舉入寇謝氏叔侄何以應乎。古來僥倖以
成功者不止于此。予因論謝安而推明之以見
天之祚晉非人力所及云。

沈氏七說

卷二

木五

殷浩

世俗之于流品真者必不知知者必不真是以
孔明具王佐之才高臥南陽自比管樂意稍貶
矣時人尚莫之許浩盜虛名累辟不就謝尚王
濛褚裒司馬昱皆為所欺以為江左興亡懸于
深源之出處又曰深源不出其如蒼生何惟庾
翼知其立名非真辟為軍司遺書謂之弗就也
翼卒而浩始出北伐無功書空作咄江左之蒼
沈氏七說 卷二 木四
生竟陸沉而未有起色及桓溫辟為尚書令手
答虞悞開閉十數竟達空函可醜極矣噫晚節
如是而厥初曾負管葛之望豈晉室士大夫崇
虛而不課實可以時名動乎向使草廬無三顧
之勤殷侯堅居墓之節千載而下不知其作何
評論也嗟乎若陶潛王無功之流謂善藏其用
也可謂善藏其拙也可

王導

史稱導為東晉名臣有江左夷吾之譽故尚論者罪其假手逆敦以殺周顛與趙盾弑君之律同科此秦少游說也又罪其陰懷異謀坐觀敦事之成敗以為後應此黃震說也二說皆不足以罪導何者匿怨修報恒情乎觀表流涕悔恨莫追自言幽冥中負此良友則導之過不俟人摘而已自知自訟矣奚其罪導位極人臣敦事沈氏之說 卷二 三五

者目為迂濶誠有如子寶所訾者當時惟陶士行劉越石祖士雅三子留心撥亂不似晉人而陶念未粹劉祖不竟其用而以幽死惜哉予嘗謂春秋重世卿而田常篡齊六卿割晉晉重門第而敦玄包藏禍心逆節萌起流弊一至于此若王導者太平坐鎮則可而責以大義滅親如古人能乎哉予所深罪導者亦以導為東晉名臣有江左夷吾之譽故責備焉儻就晉人而月沈氏之說 卷二 三六

且之且以為風流詳雅矣

卓去病先生評○幼宰彈射王謝何辭以對總之婉轉圖功因循成業至右軍所言者是二子苦心處亦二子得力處且當時國勢與二子體性力量只合如此不可強也牽制以容奸乘時自便流弊固然矣

崔浩高允

浩之誅也。崔氏族赤矣。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以浩姻親。坐罪滅宗。方浩伏誅時。幽執檻內。送于城南衛士數十人。漫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從古宰司之被戮辱。無如浩最慘者。世相傳以爲毀佛之報。予謂不盡由此。浩所以賈禍者。三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犯衆怒而不恤一也。專制朝權。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

沈氏之說

卷二

六十一

數十人爲郡守。與太子晃固爭而遣之。橫據其非角勝于主二也。惑嵩山道士寇謙之。勸帝建靜輪宮。以上接天神。高不聞。鷄犬功費萬億民疲財匱三也。凡此皆賈禍之媒。至于刊所撰國史于石。列之通衢。以彰直筆。則罪不獨在浩也。詔旨原教。以務從實錄。特不當勒石暴揚國惡。非人臣之禮耳。然當時閔湛。郝標。寔誤之。而高允與之共事。又未嘗諍止之也。允始謂東宮博

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既謂著作郎宗欽曰。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明知其非而不諍止允。自當與浩同科。遼景穆之靈。萬死一生。出語人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崔黑子也。夫崔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允教以實對。而崔黑子不從。竟被誅戮。假令崔黑子依允所教。而受禍。則幽冥中誠負之矣。惟違允之教。以至是。是崔黑子負允。允不負崔黑子。

沈氏之說

卷二

六十八

也。允所負者。卽崔伯深耳。何也。允所以對景穆與帝者。當明証直筆之是。而刊石之非。當正閔湛。郝標造謀之罪。而開崔浩議功之典。則浩或貶竄而不誅。卽誅。應不至夷族。而允不出此。但甘與同死。何益哉。游雅曰。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所少者矯矯風節耳。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浩聲嘶。股栗。允敷陳事理。辭奏清明。人主爲之改容。允于此時。能碎首泣血。慟哭哀號。述

浩生平謀之善。臣主際遇之奇。以贖今日之死。未必無回天之力。茅焦解衣危論。安金藏剖腹鳴冤。雖秦皇武曌不能無動。而允偏不能得諸魏主乎。況左右之者。有景穆在乎。浩死之後。帝追悼之曰。崔司徒可惜。悔何及矣。曩時在廷。諸臣悉擠浩莫救。而允亦坐視。何歟。允與浩皆習天文術數。言星曆各有所得。而浩精于計畫。其籌邊務若射覆無爽者。何並昧于此哉。況浩沈氏七說 卷二 六十九

入三省五十餘年。恩寵彌篤。壽九十八。薨雖非佞佛之報。而罪福殊懸。亦非偶也。
長卿再弋。○北魏處崔浩太酷。後世史官直筆。遂少唐太宗好自觀史。史多溢美。試覽其君臣問答。即勲率不是過也。然豈皆實錄乎。
黃聖孩先生評。○浩博極羣書。列通衢而彰直筆。是鄙陋不學所爲也。魏主英果而能恤才。旣殺一浩。必不復殺一允。允第叩頭請死。則自然得生。渠肯泣血流涕。爲浩辯冤。而身蹈不測之禍哉。吾故曰高生巧也。
沈氏六說 卷二 三十一

郭象

註莊子者奚翅數十家。惟象註稱最能暢南華之所欲言。殫漆園之所未發。後世有莊子註郭象之說。或曰非郭象手筆。本于向秀之解義。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遂零落。不傳于世。象竊為己有。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餘但點定文句而已。然秀猶有別本。故世傳向郭二莊。其義不殊。予曰非也。秀一片沈氏之說。卷二 七十一

俗骨安能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其為郭象手筆無疑。象有儁才。為人薄行。忌者倡是說。以沒其長也。大凡文章之道。縱極神極奇者。一經庸俗之手。改竄數字。便令全篇減色。即果出于向秀。亦必勦襲稽叔夜輩口吻。儼為己有。而未竟其妙者也。魏晉崇尚虛名。郭象之名。在向秀下。故當時惑之。然王克名在蔡邕下。而論衡何以作帳中之秘。左太冲名在二陸下。而三都賦何以

不覆瓿而反令玄晏重哉。敢以是為子玄解嘲。

沈氏之說

卷二

七十一

王通

隋何時耶所差勝秦者儒不坑耳斷無崇尚儒術之理通何其愚也通教授河汾年十五即為弟子師從者千餘人李靖房玄齡魏徵皆出其門著續經中說二書人尊之曰夫子亦儘足以自樂而與薛收西遊長安獻太平十二策識者謂其鼓瑟齊門急于干進非也此學孔子而失焉者也孔子周流轍環席不暇煖當時弟子多

沈氏六說

卷二

七十三

從遊於四方通僅借薛收往則猶有未肖處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以其不可而學其可若優孟之學叔敖戲也王莽之學周公詐也通之學孔子戲耶詐耶神聖不相沿襲故堯舜不學伏羲神農黃帝禹湯文武不學堯舜而孔子亦不學數聖至孟氏始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蒼公孫丑敢問所安之說非如通事事摩擬言言揣合以強附于孔子也學書者非不宗鍾王然神

不肖而彷彿其點畫則為書奴學詩者非不宗李杜然骨不肖而盜竊其句字則為詩奴王通學孔子蓋聖奴也後世怪之以為文中子乃假託者實無其人而王績陳叔達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皆唐人也隋唐不甚相遠五子著論皆鑿鑿實有其人而宋咸獨斷其無謬矣大業元年徵之不至司空楊素勸之仕不欲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

沈氏六說

卷二

七十四

不至則通之恬退可知特獻策一事學孔子太過而失其真而謂通鼓瑟齊門急于干進通且死不服矣卓去病先生評○文中子一段規行矩步精神非戲非詐以聖奴目之當矣篇中議論確不可易沈無回先生評○是快論便是真正學脉

魏徵

春秋時桓公不可一日無仲唐之時太宗可以無徵其事大異徵不得借仲為解尹起莘謂徵之事建成受命高祖非委質東宮者可以無死予謂東宮與藩王孰重高祖既命之輔東宮是以極重之任付托徵矣付托不效即為高祖死亦可也馮立一騎士耳猶知死節徵為東宮洗馬恐偷生乎即曲宥徵者玄武門之喋血徵未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鈞也而徵嘗勸建成殺秦王則已陰與其謀矣唐之天下秋毫皆秦王力猶漢之天下秋毫皆沛公力也沛公不以帝位讓太公與仲兄而秦王以帝位讓高祖已難矣又欲傳位建成此其勢必不能安高祖有言化家為國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又曰我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故為高祖計當以太上皇自處而不當以東宮處建成為建成計當讓位世民

沈氏之說

卷二

三二五

而不當以東宮自處為魏徵計當以世民應立之說上諫高祖下勸建成以銷其骨肉之隙而不當勸建成殺世民也建成庸才即世民遜位授之必不能享而徵欲以討劉黑闥之功軼世民而居其上愚矣哉自古有以天下傳子弟者未聞有以天下傳父兄者也舜不傳稷武王不傳伯邑考而欲世民以天下傳高祖又傳建成此高祖建成之愚而魏徵不當助其愚也徵在貞觀間讜論十餘萬言在武德中何以獨默太宗陽親之而陰鄙之矣徵死未幾而停婚什碑有以也夫

沈氏七說

卷二

三六

徐楚白先生評○貞觀讜論豈能比績于夷吾喋血武門不能無愧于召忽

魏元忠

宋璟劉知幾激張說證元忠之反說揚于公誼背昌宗于后前千古高宋劉之能成美張說之能從善而元忠殊不足以當此方李敬業起義兵討武后天下震動后遣李孝逸擊之軍至臨淮戰不利元忠不以此時伸大義激孝逸而反為武后作說客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若大軍久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將代之責以逗留之

沈氏七說

卷二

三七

罪奈何孝逸用其策因風縱火追斬敬業假令元忠稍顧惜名義則唐之宗社不待狄張輩恢復而助周黨逆元忠之罪莫可追矣灌嬰承呂后命擊齊乃與齊連和以觀變元忠于孝逸胡不然耶按元忠寢疾周霸為之嘗糞夫霸以諂諛拜御史而元忠何自得此于霸及相中宗與時俯仰酸棗尉袁楚客貽書責之但愧謝而已故宋劉之激張說其事是其人非也

李勣

太宗以勣為社稷臣可托孤寄命身黜之而留以貽高宗使感激而圖報夫漢武帝之于霍光金日磾不如是也後勣阿意順旨贊立武曌以長孫無忌之親褚遂良之忠俱顧命大臣而有所不免此與上官桀之奸何異知人則哲帝堯所難固不足為太宗病而黜勣以市後恩術籠之非誠動之也失馭臣之體矣乃宋主之于二

沈氏七說

卷二

三八

蘇亦留以待後人曰吾為子孫得二宰相後世無非之者不第以二蘇才且忠不負先帝知人之明而儲材待用與顧命大臣其處置方畧原不可同日語也勣相其孫敬業曰必敗我家因獵而焚之敬業爨身死馬浴血而出已而義旗首倡竟以敗誅勣雖羅剖棺之慘而得敬業以洗前愆不厚有榮施哉世俗顧謂勣為不善之報豈為人臣子必讒諂賣國如勣而後賢乎范

祖禹亦作此說無識甚矣勳將死以房杜爲戒蓋房杜忠于事君其子孫覆宗絕祀出于不幸非積不善所致也而勳迺以爲覆轍哉予嘗謂天之報施不顯于嗣續間定休咎若云有德者後必昌何獨爽于勳孽之胄彼豈乏義方也者聖賢豪傑之不克紹如麟鳳之無種凡庸繩繩相接如牛羊犬豕不絕于世天豈薄麟鳳而厚牛羊犬豕哉于公陰德而大其門曰吾子孫必

沈氏之說

卷二

三九

爲三公嚴延年之母掃室以待其喪之至皆道其常者也

卓去病先生評○李勣盜賊小人不足比數范祖禹等說乃世俗作家翁無咎無譽常談耳天不薄麟鳳而厚犬羊可爲仁而無後者吐氣且此千古創語也

徐楚白先生評○太宗不知其臣李勣不知其孫

五王

從古元兇漏網于鈇鉞者惟武曌耳武曌惡冠千古斃所生之女以誣母后而骨醉之乃桀紂所不爲者殺唐宗室殆盡乃莽操所不爲者其易唐爲周特篡奪之常耳淫僧懷義淫醫沈南璆淫少年張昌宗張易之又其餘也用酷吏周興來俊臣輩鋤除善良又其餘也以千古未有之惡而五龍匡復得保首領侍中宗爲其子耳

沈氏之說

卷二

八十

子無殺母之理當時所不可加誅于墜者獨中宗一人而唐之臣無不可刺刃于墜者不必使中宗聞也中宗而賢則知有大義滅親之說社稷爲重則君爲輕君爲重則父爲輕古之人有行之者而今日唐之社稷與唐之君父無一不重顧重一淫篡之母乎張柬之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崔玄暉竟無一人見及此乎二張誅而武三思猶在薛季昶劉幽求惕然深憂以諷東之

輩而忽爲几上肉恬不經意竟死于三思之手
孰謂五龍智哉三思用鄭惜計封東之輩爲五
王罷其政事此時猶可圖也而不圖反遭其毒
則是一三思尚不能芟何有于武嬰哉武嬰置
帝房州而不殺非愛之也斃其女何有于子以
爲昏庸之極不必殺也若曰存空名以塞天下
之口則誤矣彼在廷諸臣伎倆皆出嬰下非所
憚也卽野有倡義如李敬業駱賓王輩廷臣以

沈氏之說

卷二

八十一

中宗故出死力自効卽不勝而中宗復辟恃母
子之親已亦可以逃死此嬰之巧于用中宗也
嬰豈不知姑姪母子之說待仁傑之開明哉佯
爲愚闇使賢豪忍辱以挽回而自居其功則海
內之才不致盡逸于草莽吾可以晏然而無虞
此嬰之巧于收仁傑輩也嬰以女主革命坐鎮
二十餘年而無竒禍其才固百倍于男子亦狄
仁傑姚崇宋璟諸人之力居多若諸君子速去

則嬰必速亡諸君子可隱不隱皆欲效伊尹之
五就桀桀下惠之不羞汗君而不知嬰非桀比
桀者夏之裔嬰者唐之讐事讐而自附于行權
無識甚矣當時賢豪俱入其彀中而不悟此嬰
之所以不可及也嬰之遷上陽宮也姚崇嗚咽
流涕曰今日別舊君嬰之歿也武三思矯制封
魏元忠百戶元忠捧制感泣夫姚魏固世儒所
號名臣而狼狽若是則信乎唐無人哉

沈氏之說

卷二

八十二

長卿再弋○或問古來効力于亂賊者甚衆何
必顧及中宗而後爲武嬰用予曰予所謂廷臣
指狄仁傑姚崇宋璟諸人言也嬰雖淫篡然辨
忠佞邪正截然不爽亦有一長或問嬰旣改唐
爲周則自然欲立武氏苗裔以絕唐脉矣子論
雖巧非本情也予曰若不改唐爲周特母后臨
朝稱制如呂氏故事何名爲篡嬰政不欲效呂
所爲改易國號三思輩隱隱有將立意中宗隱

隱有將廢意譬以弱絲繫于黃金絡于奔馬之上作垂絕狀道路觀者驚且恤而競爲之慮不
然已破之甌人憚于引手矣墨是箇招權弄巧
的人設此危局網羅天下豪傑豈真欲篡乎真
欲篡則殺中宗立三思咄嗟可成如此則天下
仍爲唐有墨安能享祚二十餘年而無恙乎此
極愚之人所爲墨不爾也或問姚之嗚咽與蔡
邕座上之嘆是同是異一褒一貶何耶子曰邕

沈氏之說

卷二

八十三

之就辟卓以赤族脇之而姚則執迫之使事女
主乎卓篡未成而身膏斧鑕昔之諂卓者轉而
諂兇邕不覺有炎涼之感墨篡已成而幸保首
領中宗復辟名正言順羣心騷悅姚不宜有故
主之思一褒一貶豈漫無據耶

卓去病先生評○墨之巧于用中宗收仁傑輩
是與論武氏當爲低首事仇而自附于行權無
識甚矣是正論仁傑輩當爲汗顏

唐肅宗

天寶末羯胡雲擾鑿輿播遷兵次馬嵬太真授
首從陳玄禮之請也殆哉岌岌乎明皇耶是時
肅宗卽位于靈武先儒非之以爲乘危篡國孝
子所不忍而子謂此正肅宗大孝處也明皇承
高中睿三宗之亂唐室世有司晨之牝高祖太
宗之遺澤蕩然卽開元三十年勵精未足償累
葉之穢濁無何而貴妃怙寵祿山擅權李林甫

沈氏之說

卷二

八十四

楊國忠相繼助之人心怨唐久矣漁陽鼓振而
河北諸州望風奔潰則人心之瓦解可知肅宗
不以此時收拾人心踐天子位而斤斤小節是
拘安知無徐洪客之流勸李密直向江都者乎
又安知無宇文文化及之徒變生肘腋者乎卽有
忠義如張巡顏杲卿真卿等智勇如郭汾陽等
亦不及施馬腹之鞭如是則明皇之首領不保
唐之宗廟社稷危如累卵予故曰靈武之行權

非大孝不能也。然則先儒何以非之曰。事由義起。前無所助。而肅宗又凡庸主也。卽位而後。未見有政教功德。赫然更始。可以追武德貞觀之舊者。而聽王璵李輔國之言。躬籍親蠶。媚神諂鬼。當危急存亡之秋。爲是迂濶之務。又違李泌之計。不直取范陽。擣其巢穴。使慶緒思明。踵亂而起。舉動不厭人心。先儒殊不滿焉。而遂謂其踐位之非。豈定論哉。予有說于此。肅宗以下愚沈氏弋說 卷二 八十五

而殺三子。太子瑛。鄂王瑊。光王琚。皆以讒死。況靈武之事。尤讒臣可藉爲口食者乎。肅宗之不還位。亦得。

黃聖孩先生評○肅宗之卽位。宋儒非之耳。三尺童子亦知其宜立也。

卓去病先生評○肅宗卽位。靈武政是大孝。特其以下愚之心。行上智之事故。論者勿與誠確論也。李三郎風流天子。卽事賦詩。自是騷墨之

沈氏弋說 卷二 八十六

韻。若以蹴鞠鞦韆。斷其不能改圖。恐未可槩論也。

其克光乎。予曰。否。否。予嘗讀其幸蜀詩云。可憐寒食與清明。光輝并在長安道。又云。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馬上廢鞦韆。夫流離播越之頃。孔棘矣。上不念九廟。下不念萬靈。而寒食清明。蹴鞠鞦韆。之是念。卽令復辟。焉能改圖。曩時一日

甄濟

董卓之召蔡邕也不至曰吾力能族人甄濟隱青巖山安祿山召之不至及反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又不至慶緒強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夫邕與濟同遭亂賊邕懼族而不免于誅濟視死如歸而獲保首領士有幸有不幸哉楊子不云乎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言避患之遠也二子知肥遯矣而不解于山

沈氏之說

卷二

八十七

深林密之義如魚在沼欲潛藏得乎凡朝市而可容吾隱者非太平有道則避世之聖也二子處漢唐之濁季而拙于謀身可哀也夫

南霽雲

祿山帥范陽十四年稱兵犯闕天下人以爲反虜欲食其肉而范陽人如子弟之戴父母竭力效死惟虞其敗及祿山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器以橐駝載歸范陽人呼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發墓斬棺以示懲而衆猶不悅幾至大亂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然矣桓叔將傾晉而曲沃之民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沈氏之說

卷二

八十八

陳氏厚施得衆而齊人助其逆范陽之于祿山亦然而南霽雲固范陽人也與張巡許遠協謀奮擊初據雍丘謂非要害移師以保江淮前後斬獲無算力疲救絕躍馬潰圍馳出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張樂侑食以待霽雲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城陷身死朝廷贈揚州都督論功爲第一等與張許並立廟睢陽春秋

享祀至今垂不朽焉。予讀史至此而嘆曰：嗚呼！謂人心有忠義耶？河北二十四郡望風奔降，不獨范陽謂忠義盡泯于人心耶？顏杲卿、真卿及張許尚矣，卽張介然、崔無詖、李愷、盧奕、蔣清、賈黃華死節，勤王歷可指數，又不獨一南霽雲也。然猶可解者曰：俗有厚薄，教有端邪，感有淺深。若枳橘之受轉于地，梟鳳之賦質于天，萬不同矣。而范陽人黨逆從叛，如彼其舛。南霽雲見危

沈氏十說

卷二

八元

授命如此，其貞共域而處者，趨操何迥別哉！吾聞山川社稷之秀，篤生異人，則霽雲蓋范陽之秀氣所獨結也。忠魂義魄，千古爲昭，而予以洗胡塵之穢，贖范陽黨逆從叛之愆，猶日月之于織翳，過之而悉化矣。

沈氏弋說卷之三

武林沈長卿幼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裴度

沈氏之說

卷三

十

武元衡之遭害以執政而斃于盜賊之手前此未有也其時裴晉公亦被擊刃三進而斷韉傷首墜溝萬死一生者幸耳藩鎮王承宗李師道實爲此謀以緩蔡兵而朝議果欲罷度安二鎮反側仗憲宗之聲靈赫怒進討錢徽蕭俛李逢吉以餉億煩匱各請罷兵帝不聽也而度因得奮其忠憤俯伏流涕誓不與賊俱生已而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淮西盪定河北韉

寧承宗歛手削地師道駢首就擒功施爛然遇憲宗之明也蔡鄆既平土木煩興浚龍首池麟德承暉之殿並時歸起而度諫不從宵小擢用皇甫鏞程异以錢穀之吏佞巧之姦俱同平章事而度耻與同列表求自退亦不省遇憲宗之惑也夫一憲宗耳前明後惑如霄壤焉况穆敬文哉度纂述蔡鄆用兵機畧獻之請內印付史官非歸美于上也亦非慮上之狃平而以凶危疎也蓋人臣挾不賞之功明主嘉之則爲忠勤諛夫構之卽爲罪戾度欲絕萋菲之端不得已而昭然出自上裁光諸史冊使讒口無間可乘則身安而朝廷獲安天下舉安史譏其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非知度者矣度之心寧死賊而不死讒午橋臺榭綠野池堂龍驤雙屈任運卷舒亦如魏公子無忌之飲酒近婦人真是求死不得而昧者作功成身退觀似痴人前說妄矣

度之言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皆無聊之極。而苦記自鳴。若視爲了達之語。又謬甚矣。度歷四朝而薨。將憲宗所賜玉帶表還之。憂讒畏譏。孰有如裴晉公者哉。而希索遺奏得半藁。以儲嗣爲請。生死語默之際。遲迴婉轉。苦心極矣。度威望德業。方郭汾陽而遭時不偶。未究其用。天下多故。則羣小束手。人主委心。而惟度言之是聽。強藩授首。則羣小盈朝。人

沈氏之說

卷三

三

主疎斥而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詩所云燕爾新婚。以我禦窮。非欺雖然。當藩鎮跋扈而無度。是無唐矣。劉昫謂周衰而仲尼有微管之嘆。以美裴度。豈溢詞也哉。

黃聖孩先生評○俱有識之言

沈無回先生評○操心慮患無如裴晉公之危且深者。當時所值事勢萬分難處。幼宰論世而推原其心。發古今人未發之蘊。真晉公知己也。

劉蕡

夫以蕡之才且賢而淪落下第。彼中選者何人耶。遂令裴休杜牧崔慎由等一榜無色。而李郃更自報其願。厚欲讓所授職。河南府叅軍以旌蕡。則直道豈泯于人心哉。然當時裴度韋處厚實擯之。復抑諫官不令伸蕡。二人俱長者。豈蔽賢耶。蕡對策力詆宦官似也。而指斥乘輿譽美宰相裴韋。遠嫌而不敢當。故擯之。自愛亦所以

沈氏之說

卷三

四

愛蕡也。凡進言必以其漸驟。則必不能得賈生立談之間。爲人痛哭流涕。欲漢文盡去絳灌。是以有長沙之謫。見郊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灸。亦太早計矣。所謂娶新婦者。入門而覩寵。卽以爲言其說誠是也。不失之躁哉。蕡策實類是。宋胡寅以爲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未之深思耳。假令裴韋置蕡高第。而文宗動附權之疑。寺人乘間交構。目其爲黨。蕡不死且竄矣。裴韋且

惴惴乎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愛蕡亦所以自愛也。唐門生舉主之誼最篤。終身北面事之。子孫相恤。名曰世講。崔羣知貢舉。歸其妻勸之。求田羣曰。吾有美庄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也。高才如劉蕡。田之最良者。裴晉公不收。爲美庄而怡情于綠野堂。非獲已也。

長卿再弋。○宋室君相最爲憐才。一榜盡賜及第。以張文定故。制科不用詩賦。以富鄭公故。試

沈氏之說

卷三

三

期改于來月。以蘇文定故。惜蕡生不逢辰耳。

卓去病先生評。○後世指斥乘輿則無罪一言。及宰相則立貶斥矣。劉蕡譽美宰相亦非士人之體。下第人好自標榜。從古已然。兼之李邵輩。更以推讓立名。故蕡聲價益高耳。

李德裕

又饒唐之賢相也。初以朋黨觀察浙西。變機巫之俗。停脂益糶之貢。止周息元之迎。上丹宸六箴。雖爲李逢吉所誘。而正氣凜如矣。再以朋黨徙劍南。西川完殘。奮怯各有條次。築仗義禦侮。柔遠三城。以遙控土番。痛抑浮屠。以矯蜀俗。雖爲李宗閔所嫉。而壯猷魁然矣。當時文饒所最隙者。牛僧孺然。自議維州。悉怛謀而外。皆私怨。

沈氏之說

卷三

六

也。僧孺與宗閔以對策譏李吉甫。爲文饒者以公論付之天下可也。而怨其所不必怨。身名幾危。愚甚矣。人卽遷怒。未有怒人而遷及其婿。與其婿之薦主者。文饒自與宗閔有隙。于其婿蘇巢何涉。而傾之。并傾掌貢舉錢徽。貶江州刺史。而鄭朗裴謨亦遭池魚。城火之殃。伎倆不已。極乎。又惡白居易。而沮其入相。薦白敏中。反受其毒。客死崖州。寥寥于怨德之際。未有感溺如文

饒者也。文饒佐武宗通黠，憂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料敵如指掌，相業爛焉已。而慮主窮黷，以兵爲戒，豈僧儒輩所及哉？卽其父吉甫亦莫及也。然吉甫于陸敬輿能不計小嫌，于裴垍能曲從其薦，疏又豈文饒所及哉？文饒出鎮淮南，入相廊廟，一如其父之年，皆以任子起家，不由科目，而度量坦窄，懸矣。維川之議諸君子辯之已詳，予不贊也。

沈氏之說

宋三

一

杜黃裳

李師古跋扈，憚黃裳以錢數千繩毬車一乘遺之。俄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還報師古心折邪謀，遂寢夫苞苴不入，夷惠之室。師古以賄賂嘗黃裳，其有所試乎？御史劾黃裳納邪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之有驗，帝念功不問，然則黃裳非無營之人，而師古窺之熟矣。黃裳薦高崇文于

沈氏之說

宋三

八

德宗竟藉其力討平劉闢，受賂與否祇關一己之清濁，若師古則曾無生平稍染指焉。跋扈之姦莫能制也，禍且移諸國矣。或曰黃裳卽廉靖師古何所憚而不敢發乎？予曰黃裳非廉而無爲者也。郭子儀曾辟之幕府，子儀入朝，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而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真，懷光流汗服罪，仍以子儀令易置諸悍將，衆無敢亂。後入相，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

中興之業。亘元和無偶矣。師古安得不憚。且嘗乎。若伴食庸才。卽日索餽。遺于邊帥。不屑也。故從古。惟權相能薶羶天下。賢相與凡相其門。皆羅雀。莫辨若賢相而介清濁間者。必不得已。如杜黃裳故事。寧受高崇文之賂。勿貪李師古之餌。若道其常。則馬服而後求良。清白乃相臣之第一義也。相臣而墨。則百執事皆墨。相臣而墨。則相臣之舉動皆掣肘。而不得自由。楊綰以廉貞入相。而崔中丞池館臺榭。卽日潛毀。郭令公減坐中聲樂之半。黎京兆驟損騶御。止留十騎。則信乎清白乃相臣之第一義也。卓去病先生評。黃裳非廉而無爲者。故師古憚之。此言破的矣。薦高崇文。成討平劉闢之大功。則兩人已稱相知。卽受其餽遺。亦交際之常。似與受賂庇奸者不同。

沈氏七說

卷三

九

柳泌

唐憲宗以柳泌爲台州刺史。令採藥天台山。廷臣爭之以爲方士。臨民非體也。上遽曰。煩一州之力。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惜焉。廷臣無以應。夫人主惑溺已甚。而以方士不可臨民之說進。祇迂濶而無味。且漢武不以女妻方士乎。何況刺史當時廷臣而諷之。以天台之靈草。洵有之。不必以刺史往也。彼將曰。吾寵異之。卽二千石不恤也。告之以堯舜之壽。並踰百齡。未嘗事吐納之術。餌丹砂之藥也。彼將曰。上古淳龐人享遐算。晚近世而欲延年。不得不修煉也。曉之以公孫卿。徐市稱黃帝不死。而橋山之塚。胡壘壘也。彼將曰。黃帝乘飛龍上天。羣臣思慕。以衣冠葬也。詰之以秦皇帝使徐福入海求神僊。竟安在也。彼將曰。徐福已仙去。而大海蒼濟。不如天台可遙制也。證之以先朝文成。五利之誕。本朝

沈氏七說

卷三

太宗採藥于天竺。高宗採藥于烏茶而訖無成。效也。彼將曰：任非其人，不如吾柳泌之奇也。啓之以怡神養性，慎與居節嗜慾，何必天台也。彼將曰：劉晨阮肇採藥茲山，羽化登仙，安見石梁琪草玉洞桃花不可復攀擷也。破之以皇甫鏗之奸，薦泌爲刺史，不過以天台係浙閩隩區，舟車要津，南蠻珠玉犀象玩好之所取道，而因之以飽其谿壑之欲也。彼將曰：能令人主壽考，卽

江氏之說

宋三

一一

禪殘一州之膏血以酬功，朕豈有愛也。若然則百說而百不入矣。予有說于此：古來服金石而暴崩者頗多，然長生又實有是理，未敢遽謂其誑。縛之所薦，卽令縛試其藥，藥效以此償勞，而人主徐服焉。藥不效，以此懲慝，而人主可免于患。望陛下爲宗廟社稷生靈自珍，勿悞投以貽後悔。以此說進，未必不入。此與東方朔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藥亦不驗之言，更爲直截痛

快而廷臣未之知也。竟致金丹毒作，躁怒轉甚，捶撻闖奴禍發于中和殿，而方士之罪不可勝誅惜哉。

長卿再弋。○按史泌採藥不得逃之深山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起居舍人裴潏亦作此說，貶爲江陵令，然未若子說之婉也。

江氏之說

宋三

一一

盧懷慎鄭綮

惟天下之大豪傑嘗藏于庸衆之中以自晦而不易識唐之盧懷慎鄭綮其人已懷慎嘗時所與共事者姚崇也以崇之賢襄太平懷慎更不必多事以自擾但受成而有餘此與子皮服善于子產曹參遵約于蕭何奚異而世乃以伴食稱宋司馬君實取其度之休容謂得相體有旨哉考之史懷慎在相位久家無擔石疾革遺言

沈氏之說

卷三

十一

念明皇之倦勤薦宋璟諸賢以自代豈伴食者乎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方且門生其天子何況宰相非厚賂刑餘無途以進綮之得相驚其非望而固辭未幾致政而去進退何光明也綮刺廬州值黃巢之亂州人震恐綮移檄而巢兵引還廬不血刃去官之日贏錢千緡藏州庫不取後他盜起所在劫掠終不敢犯此錢其品望作用有大過人者當時特

以歇後鄭五忽之亦鄭五先自忽而他人從而忽之非定評也且所作歇後語以刺譏時事非孟浪語也若他人不因之賈禍哉而鄭五反見忽于世更自難及予觀盧鄭兩賢相之事而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卓去病先生評○夫人偶作一二快語傳播世間聞者不原其心其心亦遂不白古來賢哲受枉者多矣鄭綮金豐子曾湔洗之與勿宰同盧

沈氏之說

卷三

十四

鄭兩公今可不朽矣近時又好為翻案者呂武二牝稱為大英雄馮道諸公稱為大聖賢世道一變至此真可戰懼

韓熙載

李穀與熙載相善。熙載奔江南。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各言所志。熙載曰：江南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後周師南征。命穀為將。以下淮南。而熙載竟不得大用。其言一驗。一不驗。識者惜之。子曰：非也。熙載之不得大用。乃熙載自不欲用。世而非世棄之也。彼居恒多置女僕。晝夜歌舞。沈氏七說 卷三 一五

歐陽脩

禮以人情為田情所不安處。即非禮也。廬陵歐陽氏濮議舉朝非之。天下後世非之。而予獨以為是何也。仁宗育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宗實于宮中。以嗣大位。是為英宗。英宗立。欲尊崇濮安懿王。曰：皇考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僖遊縣君任氏。並稱后。朝議沸騰。司馬光奮筆以為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而不名。學士王珪據光手藁。上奏范鎮范純仁呂誨呂大防傅堯俞咸主光說。而歐陽脩以為非。是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惟韓琦與脩見相合。蔣之奇亦以脩議為是。英宗竟從脩議。至今論脩者。以為全璧之瑕。而當時脩所以折光者。就英宗論。不就仁宗論也。就英宗論。則子無伯父之理。就仁宗論。則兄亦無子弟之法。禮為人後者。不得私其親。指姪之繼叔伯者。沈氏七說 卷三 十六

言非爲兄弟設也。仁與英實天顯之戚而可以人後律乎。指三年之服言非爲謚號設也。英與仁既無三年之服而所生之父安得棄置不尊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假令英宗祫享于廟而濮安懿猶仍王爵安乎。不安乎。光又引漢宣帝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爲英宗諷然漢二事與宋迥殊病已爲武帝曾孫視弗陵則叔祖也衛太子史皇孫例不得

沈氏之說

卷三

一一

尊之爲考此宣帝之得也。光武崛起宗藩非入繼大統者比于孺子嬰淮陽王何與而不追尊南頓君是光武之失也。君實引喻舛錯特以平時品望冠絕能抗至尊舉朝吠聲而不顧其心之安噫亦無識甚矣。宋臣最有識者韓魏公一人而魏公不以修議爲非後世儒者反以光議爲是衆喙紛紛謂夏中康繼太康局繼不降皆兄弟也。商外丙繼太丁中壬繼外丙太庚繼沃

丁雍已繼小甲太戊繼雍已外壬繼中丁河曹甲繼外壬沃甲繼祖辛盤庚繼陽甲小辛繼盤庚小乙繼小辛祖甲繼祖庚庚丁繼廩辛皆兄弟也。周辟方繼共王瑜繼匡王皆兄弟也。昭穆其穆未聞私小宗以紊大宗則英廟安得私濮安懿王而不爲仁廟地乎。予曰此說更爲無識。漢文帝之于孝惠亦兄弟及者而高祖則無事于追尊也。三代猶是矣。君實篤信而不

沈氏之說

卷三

十八

好學誤世非淺而後之人輾轉相誤貽歐陽文忠以阿主之誚夫韓魏公亦豈阿主者哉。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予曰親疑亦惟厚耳。况濮安懿王斷當稱考以情以禮胥無可疑而執迷不悟終以司馬氏爲據非其人不學無術卽天資悖戾而無父也。予有感于今之聚訟者而以濮議醒之。卓去病先生評○濮議永叔不錯幻宰辨折極

是獨承叔不讀儀禮偶見之子弟書院中遽爾
引用遂爲溫公所駁故其議不伸耳溫公曰禮
須指事立文使人易曉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溫公之
說是也

沈氏七註

卷三

一一

張齊賢

齊賢爲布衣時個儻孤貧落魄嘗舍道上有羣
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
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欲就諸丈夫求一醉飽
可乎盜喜曰何不可顧吾輩簞簞疎恐爲秀才笑
耳卽延之坐齊賢曰盜非齷齪兒所能爲也吾
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杯
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他肩以指

沈氏七註

卷三

一一

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錯愕歎曰真
宰相器也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當念吾曹皆
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日結納競以金帛遺之
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後四踐兩府凡居八
座以三公就第壽七十二薨夫世之以墨敗者
皆盜也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
上如今半是君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
者今之墨宦垂橐而歸供子孫裘馬之費者十

之六七最上散之緇流羽徒最下散之樗蒲粉黛而燈窓寒士有賴以舉火者否是反不如盜也齊賢見盜而不怖受盜酒肉金帛而不以為諱膽畧已加人一等矣相業爛然豈偶也哉漢之王章涕泣牛衣何鄙也其不善處貧者乎卓去病先生評○齊賢與盜飲一事誠亦足取然何至負其金帛而返不太無節乎予以為齊賢落魄諸生糊口無資借貸不可綠林豪舉聊

沈氏之說

卷三

十一

復為之非可深論要之富人之行不如盜賊不獨今日然矣

寇準

宋氏之禍成于靖康而含垢忍恥實釀于澶淵之役所謂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誠有如王欽若所云者特自欽若發之不免為讒準而言固不以人廢也方契丹犯邊羽書旁午廷議有幸金陵幸成都之說準力排之頗有大臣風力而欲鸞輿親征則褻威甚矣激大尉高瓊助已麾衛士進輦迫帝渡河愈傷體矣從來人主而在行則臣下咎有所諉功無所俸未有得志焉者漢高帝挾謀雲武雨之雄猶以三十萬眾困于平城此前車之鑒也周宣王自將伐淮北之夷有方叔召虎尹吉甫輩在假自將之名以震驚醜虜則可而澶淵之役屈萬乘之尊實試之于摧陷殆哉岌岌乎孤注也輕于一擲玄黃之血勝負固未可知脫有不測準何以謝真宗哉準初欲邀其稱臣且獻幽州地而曹利用自契丹還

沈氏之說

卷三

十二

言契丹欲得關南地竟定和議而還歲奉銀三十萬果爾則命將遣帥儘足了此驚輿親征益無謂矣况和者調停之名也南朝爲兄北朝爲弟未有弟無所獻而兄歲歲以金縉賂者賈生有云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堂堂天室使其主蒙僂至此不以爲愧而反矜其功準之不學無術奚責耶而後世儒者率以此多準爲有安邊固圉之勲嗚呼使

沈氏弋說

卷三

十三

此議而發自秦檜且羣起罪之矣而檜之和議未必不本于是則準實作之俑也真宗醜城下之盟居常快快不樂王欽若以封禪天書之說進爲之釋漸則準之貽害遠也當時有賢將如曹瑋而不薦知天雄軍獨以薦王欽若曰智將不如福將欽若福祿未艾可使往守卽浮大白趣行曰上馬杯已而欽若修齋誦經爲世所笑夫欽若之品準所習知也如嫉其姦而使之則

宗社重寄非以供人臣雲積之具如真以爲福厚而使之則澶淵之故智亦不過欲仗福于人主謂天若祚宋必無他虞而實非有灼見老謀足以制契丹之死命也時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王且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噫亦危矣哉當時廷臣袖手結舌帝特準以無恐而勉從其策故

沈氏弋說

卷三

十四

議歲幣時帝曰必不得已卽百萬亦可則真宗已膽落矣今有封君之家密邇于大盜歲苦侵掠其親隣勸之徙又一人曰徙則有所費不如金帛獻之歲以爲常乃可免也于是偕居停于戶外而面納款焉盜聽而去其一人沾沾自喜澶淵之役何以異此或曰時事孔棘爲準計則如之何予曰曹彬臨終薦二子于真宗材器皆堪爲將然璨不如瑋後瑋上言趙保吉二十年

為中國患今其子德明初立假臣精兵出其不
意擒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不用
瑋知秦州大破吐番于伏羌砦以奇用兵所向
克捷大率類此蓋不負彬所舉者真將種也何
有于契丹哉即不然陽予以關南之地而歲省
三十萬緡為養兵之費二三年間乘其不備一
大創之亦長策也準不出此而為是損國體傷
皇威之舉反矜功焉有是哉虜之退也非真宗

沈氏七說

卷三

十五

之力而三十萬緡之力也有三十萬即驚輿高
不出契丹亦還無三十萬即驚輿蒙塵累年
契丹亦必不去然則真宗非孤注傍有三十萬
緡附之而寇準佯輸以授契丹者也予戲為之
說以諷後之籌國者無為寇公所為以貽史冊
之玷

長卿再弋○太平興國五年契丹入犯雄州太
宗下詔親征行次大名而戎王遁矣御製詩賜

行在諸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
高之句則萊公實有所昉非臆翫者然不聞太
宗以三十萬賂虜而退之也大抵後人翻前局
斯為制敵之奇猷襲已事敵且笑而玩之若援
太宗之親征為萊公解毫釐而千里矣
黃聖孩先生評○宋勢本弱寇公勸帝親行以
壯國威其料虜自有成筭于胸中而真宗非其
人竟以和議草結此局非公志也

沈氏六說

卷三

十六

徐楚白先生評○非三十萬不可則與百萬何
異豈真宗一行僅省七十萬耶宋室衰弱實基
于此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繼體之主多是守文敵
人以此相嘗本國亦以此自弱謀國者多為寇
公之謀亦先聲摧陷法也譬之富家翁新死其
子必與人成訟一番操腳方立至其稱弟過許
寇公本心實不其然

杜衍

衍浙之山陰人也其立朝大節如引燭焚詔等不可縷數一時朝紳相與曰杜衍如是莫非不是浙人否衍嘗戒門生曰此輩輕吾黨如是願自策勵一雪此言也由斯以觀浙人從來見輕而我國家偏得浙人之助劉誠意公基借前箸而居帷幄則留侯子房之儔也王文成公守仁擒逆藩以靖疆場則條侯亞夫之匹也吾鄉

沈氏之說

卷三

十七

于忠肅公謙當土木之變排遷主戰誓不為城下之盟卒折虜謀而鑾輿復辟社稷又安以識以膽蓋開闢所僅見者使公而生于晉室應無懷愍之羞興于宋朝定返徽欽之轍此亦足洗千古之耳食惜杜祁公不及見耳劉乃浙之青田人王乃浙之餘姚人于乃浙之錢塘人太倉王元美先生有三大功臣傳垂于世

王旦

旦寢疾遺命削髮披緇以殮曰我生平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此即史魚尸諫意也宋真宗天書與漢武帝神僊不同武帝實欲長生不死惑溺方士真宗為寇準所誤受辱澶淵悔之無及而以天書自掩乃明知而明蹈情却可原夫人匿而不吾子者情也君子重拂人情君父以至情告我而惛惛然許之以為各非厚道也

沈氏之說

卷三

十八

若云受美珠而從諛焉且豈其人哉且性儉朴不御綺錦帝欲新其居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天書之事以君故蒙惡聲而不恤且真不可及也旦立朝侃侃如不賀飛蝗是其直也不誅宮禁失火者是其恕也救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自來取是其識也寇準毀已而反薦之不使知焉是其度也邵張師德之請謁是其介也內臣劉承規忠謹得幸將死求為節度使帝

強之而不允是其執也沮王欽若之進用燭丁謂之姦于未敗是其遠見也諭薛奎以東南民力之竭諷張士遜以朝廷權利之密是其勤恤也解張旻之兵柄使反側自安是其幹濟也論人取其大節以天書律王旦所謂觀過知仁者歟且家居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且惟啖飯問何不噉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處家人尚然况人主乎故天書之事且以爲無關社稷安危之計而遷就焉者也若他人不免爲容悅矣

沈氏弋說

卷三

十一

卓去病先生評○美珠之事人以從諛嘗且予心竊不然而未有說以勝之今讀幼宰夫人匿而不吾予者情也數語爲之快然

孫明復

明復宋大儒也以春秋教授學者于泰山下行復修謹朝廷召見其初竒窮謁范仲淹于睢陽贈錢一千來年復謁又贈一千范觀其辭氣非乞容而軋軋道途怪之孫生成然以母甘旨不具日得百錢足矣仲淹時掌學補爲學職月得三千錢孫生遂安意讀書晝夜勉學蔚然以大儒稱已而年五十白首憔悴李迪守兗見之高

沈氏弋說

卷三

三十

其道德擇爲快婿其女甘淡薄事明復盡禮夫范仲淹李迪並宰相之賢者憐才雅意千古所希覯而孫明復何厚幸也士布衣藿食其貧易安柰高堂有垂白之親何此明復之不得已也而遇范仲淹則幸相門艷質奉箕帚于山谷衰老之措大不安其室又柰何而明復遇李迪之女則尤幸今之士大夫方外緇流捐其半菽騷壇墨客拔其一毛本以祈福市名卽自謂賢于

財虜而螢窓寒士。不獲邀絲粟之微潤。視文正何如哉。甚則王滿聯姻。大駭隱侯之聽。亦未見有高誼如李迪者。予偶觸孫明復之遺事。而不覺忻慕夫古人也。

沈氏六說

卷三

十一

韓琦

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而予謂魏公所得力者在識。不專在膽也。元昊父子以叛孽之餘。而陷靈州。陷清遠。割銀綏。而破西涼。僭號改元。大傷中國之體。議者猶怯懦重發。雖范仲淹亦主此說。而公獨慨然倡議。征之所謂膽也。既而逆其請。和之詐密。令任福自懷遠趨德勝。據險設伏。以截其後。所謂識也。特福建琦節制。以取敗耳。建儲之事。范鎮非不激切。然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而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談笑而定之。識與膽合者也。仁宗晏駕。親王允弼有無將之心。不臣之語。琦叱下之。英宗嗣位。率得暴疾。出言狂亂。琦投杖直趨。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戒。左右惟某某。見外人無知者。復就位哭。如故已。而捧藥以進。俯而懇告。或跪于榻上。或拜于牀。

沈氏七說

卷三

廿二

下皆大臣自重者之所不屑亦避嫌者之所不爲也非識膽交擅何能若是琦勸太后還政察其意已回亟令鸞儀司捲簾撤坐以杜女主干政之禍出空頭敕一道填之謫任守忠于蘄州卽日押行以防姦人竊發之變駐節延安元昊夜遣刺客挾七首于帳前琦已就枕曰可取予首去其人不忍索金帶而去俄有守陴率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竟置不問以全國威以銷賊計

沈氏之說

宋三

廿三

諸如此類非獨膽氣雄豪有挾山超海之勢亦識見透徹洞成敗于指掌間也神宗謂文潞公膽大而琦不之許許唐裴度又不盡許可度而惟師服本朝王曾曾之膽與識亦宋代絕少而以山陵計去丁謂宋代諸君子膠柱者所決不肯爲也蓋天之殛淫譴惡每以後之冤獄償其初之漏網而腐儒不曰必當其辜則曰其心不服夫小人密于彌縫間固未易乘也俟有間可

乘而國已受毒深矣世之君子寧負小人無寧負國卽膽與識不逮兩君子而以兩君子深沉不露之機出小人之不備亦足以剪城社之姦而傾其黨斯大臣之術也

卓去病先生評○靈州一事至今論者以韓范互有得失予謂此在韓公未嘗失也卽欲持重固守亦須稍創之而後可倘當時任福不違節制戰勝有功虜必大創虜懼而惟吾所欲爲矣

沈氏之說

宋三

廿日

范公不思協力而壹意以安靜爲得計殊無遠識此實輸韓公一籌也

韓琦 其二

魏公不第有膽有識。且有度。史稱其不分善惡。黑白有大臣休休之風。一時聞望之儔。彼皆吞而吐之。其議西事也。與范希文不合。范拂衣徑去。琦把住其手。溫言下之。范氣頓平。則范在琦範圍中矣。其捲簾撤座也。不及關報。樞密與富彥國大相抵牾。富致政居洛。每歲生辰。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以終其身。富皆辭疾。沈氏弋說 卷三 廿五

譽之。祇云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淺之乎。測魏公哉。亦魏公之度。自難測耳。公之第也。太史奏五色雲見。及薨于相州園中。樞馬皆鳴。有星隕山頽。水稼之異。其徵應如是。安可以尋常測哉。

沈氏弋說

卷三

十六

張方平

宋臣之主和者不止安道一人。然皆異軟怯懦者流也。惟安道所見與諸人異。其策西夏也。因郊赦引咎開其自新之路。而元昊稱臣。兵不血刃。其策北虜也。詰兩府云。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胥不能答。神宗以問方平。方平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纔一勝耳。朝議遂不敢主戰。由此觀之。張安道非異。沈氏弋說 柔三 廿七

捷楊沂中有藕塘之捷。王德用有宿州之捷。使張方平而處此恢復之計。當不在李綱宗澤下矣。後之君子。毋藉口方平而踵和議之故智也。

沈氏弋說

柔三

十八

王安石

古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于謂方命圮族乃史臣于蘇頌之後附會帝語以神其先見蚤識帝實無此語也帝若有此語豈曲徇四岳之薦而以天下戲哉蘇與舜同受岳薦同見試于帝一效一不效耳漢武帝號知人而上官桀亦受遺詔輔孤孝昭十四乃能辨其詐由斯以觀則知人不論年歲老少亦不由書史研究不由師

沈氏弋說

卷三

廿九

友講明別有一段聰明機警從母腹中帶來故有彼此君子而各不相知者張齊賢李沆司馬光蘇軾呂夷簡王曾是也有彼此小人而各不相知者范雎須賈魏齊是也有小人而反能知君子者婁師德之于狄仁傑是也有君子而反不能知小人者寇準之于丁謂是也方安石未相時文彥博歐陽修韓維富弼呂公著等無不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惟韓琦對英宗之問

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吳奎亦謂其護非自用所為迂濶呂誨發安石之姦于未露其他劉述劉琦錢顛鄭俠輩皆新法既行始力爭罷竄者也知人洵不易哉乃安石尤其難知中庸所謂無忌憚之小人其心原不期誤國特執拗太過如釋門之魔彼亦願成佛作祖而竟墮惡道惜哉故士之處心宜虛觀人者無衡鑒自命而謬操月旦可也

沈氏弋說

卷三

四一

卓去病先生評○功業成就自是韓范一流人然當時執意見任意興者不特介甫即溫公二蘇亦然溫公執意見二蘇任意興者也二蘇中子由為優徐楚白先生評○君實過于株守安石過于更張惟蘇子瞻壹意安靜而又不畏首畏尾惜乎不究其用

王安石 其二

新法止而復行安石罷而復起蓋由其說深中
人主之欲人主銳意富強而委心聽之故廷臣
雖百喙以爭不勝也欽宗用楊時言革其配享
高宗從趙鼎說削其王封後世論定比于商鞅
之禍秦而以于較之鞅之法行于秦必霸安石
之法行于宋必亡鞅工于謀國拙于謀身安石
則無一可者何也宋非秦比也秦人尚氣輕生

沈氏之說

卷三

四一

銳于公戰無衣小戎之詩自昔然矣故鞅以勇
敢倡而國強宋承平日久積弱非一朝夕而驟
以保甲保馬等法繩之民毀指剝而以圖倖免
嚮然喪其樂生之心秦俗纖嗇其財灌輸于六
國故鞅開阡陌刑棄灰而國富朱合天下為家
而猥以青苗市易等法剝之譬一家中使子孫
乞丐糊口而父母擁紅朽以自潤也安石知明
州鄞縣時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

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
便之熙寧執政欲遍布其法于天下而廢格不
行其心恚憤加以議法之眾與之齟齬遂膠固
而不轉然推其心原無意于誤國實自奇其經
濟鑿鑿可試諸施行以為非常之原凡夫所懼
仲尼國僑尚不能弭謗況下焉者乎此安石意
也而特其時勢謬戾不協人情土俗之宜不參
有識者之謀議安石雖真儒自命乎猶之一學

沈氏之說

卷三

四二

寃焉耳當時後世共詆安石為賢智之過而予
以為愚不肖極矣惟下愚故不移也安石之僻
諸君子實激成之非其本體即如制科之條易
詩賦為經義舉朝不以為怪安石暮年乃覺其
失曰本欲變學寃為秀才不意變秀才為學究
觀此則安石之肆毒亦諸君子不善調停之過
也熙寧間朝議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安石
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此與秦

誼之摩堯堅何異嗚呼安石之學術遠過于執
功效百不逮執而令人側目重足均焉有志經
世者慎矣哉慎矣哉

沈氏之說

卷三

四三

司馬光

荆公有言自議新法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布也
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
或出或入者耳夫曾布弗論矣光與安石交最
厚安石未用光極力薦之新法既行光極力詆
之夫薦之者不過謂其人學可經世而後復詆
其所行之政則向之預卜而許可者不知其何
所指也孔明問足之業素定于草廬豈安石冬
不爐夏不扇垢不盥漱忘寢食以白首于學而
光不測其所藏者韓琦見安石答楊枕書卽盡
窺其心術而光與安石處有年習知其性行矣
執拘如是可使居相位乎人固未易知然未有
輕信如光者也光之長厚質直鎮浮誇則有餘
而欲壓倒安石陰折其無忌憚之心則不足安
石智辯踰人遇芻靈木偶之君則苦無所試而
遇好大喜功之神宗如魚得水光但知排擊安

沈氏之說

卷三

四四

石而無術以動神。宗神宗謂光物望所歸。輿情所屬。參用之以佐治。而原非真臭味也。彼所酷喜而深信者安石而已。且安石有所短。亦有所長。勇于立異。銳于變常。自是非人。其所短也。憤宋室之傾頽。壹意富強。冒衆怨而不恤。其所長也。光但見其所短。不見其所長。則向之預卜而許可者。不知其所指也。逮新法罷矣。并顧役法亦罷。光之有成心也。秦之長城。隋之渠河。萬世利焉。漢唐始祖未嘗廢之。光何所見之。隘新法罷而光恬無遠慮。使姦人進紹述之說。罷而復興。譬病者受禍于庸醫。但聞天雄烏喙之害。而亦不見有參朮之良藥。可起沉疴于旦夕者。他日疾作。庸醫不旋踵至矣。光之代安石也。亦然。畢仲游曾遺書箴之。光不悟也。新法罷而復行。豈盡安石罪哉。邵雍謂君實九分人。以予衡之。其所少一分。或在此耳。

沈氏之說

卷三

四二

長卿再弋。○元祐諸臣。惟君實名最盛。雖婦人女子亦知司馬相公。以致石工安民。觀其姓名而涕泣。不肯鑄碑。恐得罪清議。然按其為人。一味蕙直。絕無沽名干譽之態。亦不甚有大過人處。何以舉世吠影而羶附之。有說焉。當時洛下耆英社。君實最年少。則文潞公富鄭公諸君子。抽揚之力居多。蓋賢豪先達。極肯獎借。後人有五六分好處。說做十分。君實得力在此。蘇長公沈氏之說。卷三。四二。

沈氏之說

卷三

四二

范純仁

純仁罷相歸程伊川責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為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為又不言純仁又謝罪連責數事純仁皆謝罪他日伊川偶見純仁劄子一篋凡所責其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伊川術者但不與伊川辯一詞惟謝罪耳其度量超越豈父仲淹所能及哉仲淹與韓魏公論西夏用兵事意趣相左便拂衣徑去魏沈氏弋說 卷三 四二

公挽手留之溫言慰解方不失和氣則仲淹在魏公包容中而伊川亦在純仁範圍中慙與巽大有分矣議差役則以素所嚴憚之司馬光又感其薦拔者而爭之必力不為隨也議貶竄則以素所崖異之呂大防又遭其排斥者而救之甚銳不為擠也蘇子由稱其為佛地位中人而徽宗遣醫藥問安願一識其面為快其忠信之所孚格洵非父仲淹所能及也

石介

史評曰黨論始倡蔡襄賢不肖詩激之也黨論再興石介一夔一契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歐陽修邪正論激之也天下事不可過激仲尼所謂疾之已甚亂也而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韓范兩君子策其必壞其師亦云子禍從此始矣既而夏竦修怨使女奴陰習介書撰廢立詔誣介奏記于富弼將行伊霍之事竦銜介沈氏弋說 卷三 四二

實甚且欲傾弼因言介未嘗死弼陰使人契丹協謀弼為內應詔下兗州核介死虛實微杜衍龔鼎臣以百口保之介之遺禍且延于弼矣後又流言介說虜不從更為弼往登萊結金欲作亂請發棺驗視詔復下監司體量呂居簡白中使曰儻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將柩何且喪葬必須眾乃濟苟眾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以奏可矣帝始釋然由是觀之弼之為弼殆矣哉向令

夏竦黨援奉詔勘治則弼夷族之慘在反手間所株連之冤獄又不止一弼矣蓋快心之語嘗倪覆宗之禍死者而有知乎聖德詩應悔于泉下未可知也後夏悚死仁宗惑吳奎言命闕官去悚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動人主之疑等耳豈其報耶而石介以言醜禍後之君子可爲炯鑒弼年八十書屏自箴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其猶寒心于夏竦乎噫若韓魏公

沈氏弋說

卷三

四十九

免矣

宋徽宗

佛老之教與儒術並傳士大夫素患難者每用爲消愁擯痛之物怡性葆壽之資而獨不宜于人主人主而佞佛則身弑國亡梁武帝之覆轍不遠也人主而信老則身危國削宋徽宗之往事可懲也非佛老之能悞國而崇尚佛老者種種釁萌總乘其一念之蔽而入故當時徽宗所以致亡者不一聽蔡京言追貶元祐諸臣書而

沈氏二說

卷三

五十一

刊之石爲黨籍碑一蔽也朱勔領花石綱東南有小朝廷二蔽也作萬壽山治延福宮窮于土木三蔽也得志西羌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浮海通女直四蔽也收免夫錢收經制錢括田于京東西路五蔽也幸王黼蔡京之私第主婦上壽稚子牽衣褻損威重六蔽也而總從信老而起老氏之教以清淨慈儉爲本漢文帝嘗用以寧民矣徽宗不得其精而索諸經籙齋醮之末

幄坐于林靈素之旁自號教主道君皇帝彼其
春春多事可謂清淨乎歛怨于天下可謂慈乎
徵求無厭可謂儉乎所謂名尊而實棄者在
徽宗惑溺已極如長夜之不旦衆小人各逞其
技以蠱君志陰長陽消天變因而象之于是有
狐升御榻婦生鬚男孕子之異說者已知有夷
狄之患矣方臘宋江張仙諸盜先見告也天以
此傲徽宗使懼而自修而終不悛惜哉吾聞之
沈氏之說 五十一

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而梁武帝餓死臺城
其所謂奉佛教者捨身戒殺之外無奇焉宜其
困也徽宗亦復如是彼蓋效天書妖妄而過焉
者也夫真宗恐辱澶淵借此以愚夷狄而徽宗
顧自愚哉

張浚

論者以主和議爲秦檜罪以張魏公恢復之計
不遂爲高宗罪予曰罪不專在檜與高宗也浚
實無所追罪焉夫高宗所以任浚者重矣三爲
將而三敗績恢復之計何居富平之敗拒吳玠
之言也然當時李綱尚在獨不可用乎淮西之
叛王德用瓊素不相能而浚故使之也然當時
岳飛在營乃聽其歸終毋喪而不一留乎符離
沈氏之說 五十二

之潰李顯忠邵宏淵素不相協而浚又使之也
然當時虞允文雖遠在川陝而有賢聲顧不能
舉以自助乎剛狠慎怯之氣不以尋諸仇讐而
復諫妬能齷齪如也三敗績皆其所自取也古
有三戰而三北者在曹沫孟明視或可藉口于
勝負無常之說而獨不可以怨張浚何也浚先
有致敗之道而又無壇上之刼殺尸之封以贖
也故不可以恢復許也況殺曲端不以其罪心

情微賤有不可對人者乎嗟乎高宗于李綱令弗安其位于宗澤令賁志以歿于韓世忠無罪而罷于岳飛有功而戮夫非以主恢復不主和議故哉而魏公獨終始無恙其人概可想已予不欲使秦檜湯思退之徒偏蒙惡聲而漏網于張浚故特闡之朱晦翁爲浚撰狀晚頗悔其失實元儒揭傒斯亦極排之則信乎姦巧可以欺一時久未有不敗露者也

沈氏六說

卷三

五三

卓去病先生評○張德遠無尺寸功且一生專好與君子尋鬧諸公以其子爲南軒而曲庇之卽朱夫子不免護局可笑之甚

秦檜

夫高宗庸主也庸主而望以恢復猶執禩之子酒色是耽而方士以導引長生之說進也檜主和議則高宗快于厥心而已寵克固此檜之狡也其時兵弱財匱以南渡蕞爾之宇抗北虜百萬之師勢則不敵父兄毋妻囚繫虜庭卽欲瓦注之而不得若以之爲金注舍求和無策矣不出于和必出于戰省金縉之費以飽戰士效沛

沈氏七說

卷三

五二

公分羨之說背城而觸戰是亦一策而吾有以知高宗之必不能也虜之挾二帝去也辱中原而利之也索賂不得則無所利而安用二帝爲爲中原計寧受周幽被弑之禍而必不受晉懷愍青衣行酒之辱自古亡國之君皆自作孽不足憐也少康宣王赫然以中興稱則父子兄弟豈相及哉况虜而真欲剗刃于二帝也戰與和俱不能免戰則帝未必遽死和則畢世無還期

矣。此惑一破。而所以制虜者。不綽有餘術乎。宋廷諸臣。儻明與虜約。二帝還日。輸金縉若干。否則惟所欲爲耳。虜見我意堅計定。知留二帝之無利也。北轅無不南之理矣。不務出此。而和不成。其和戰不成。其戰猶謂宋有人哉。夫戰者將之職也。恢復者人臣之義也。李宗韓岳等忠義有餘。權變不足。所以致二帝終不返者。不知以棄爲取之術也。豈獨檜之罪哉。檜者天實生之。

沈氏之說

宋二

五二

以亡宋如語之于吳。不必贅論者也。

徐楚白先生評。○總恨宋勢積弱。皆當時將相一團腐氣釀成。非寬檜也。

岳飛

飛抱忠義兼文武。不專以用兵見長。其引藥枝曳柴。莫敖採樵。事于左氏。頗有所闕。至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絕無宋氣。直偏唐矣。高宗賜鄂王詔。二十餘章。褒美非常。如月三捷。以秦功。日百里。而關土者是也。而卒以金牌十二。召還羅織。莫須有之獄。斃諸國。諺所謂狐埋而狐掘之也。飛之屯朱僊鎮也。復汴京在旦夕。而檜賊急于班師。一日而金牌至者十二。不已。棘乎說者曰。飛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也。卽不然。如紹之誅卓。亦可也。束手就斃。不愚乎哉。子曰。檜有以料飛之必不爾也。果爾。則以苗劉之叛。按之。飛應無辭。而檜言益驗。必不得已。若田節度之謀。武元衡差可效耳。彼以亂賊而害忠良。此以忠良而鋤亂賊。公論既快。又無兵脇之迹。高宗庸愚而無特見。亦未必不

沈氏之說

宋三

五三

以爲快也。然已非純臣之道矣。惜乎施全輕試其鋒爲不了事。漢至今有遺憾焉。

長卿再弋。○是時江以北非宋有矣。飛乘金牌之召。割據自雄。特取天下于金而非取天下于宋。立國金宋之間。依然奉正朔。不失臣節。千載而下。誰則訾之。而古今人知此局者鮮矣。

卓去病先生評。○秦檜庸人。當其死時。高宗尙云。今日始免靴中着刃。况四廂兵驕橫日甚。見

沈氏之說

卷三

五二

于葉水心記甚詳。岳家軍差檢束耳。倘金牌拒召。則如幼宰所云。卽以苗劉法按之矣。故凡據臆而斷。皆不知論世者也。

唐珏

漢之滅項。殘戮之屍。尙以禮葬。固忠厚立國之道。亦華風也。元主聽惑楊璉真伽之妖說。發南渡諸陵遺骸。遍野。又將雜馬牛枯骸。與陵骨合。內浮圖中。築白塔。號曰鎮南。嗟乎。夷之毒夏。何甚。而天之禍宋。何慘耶。珏傾家陰酒。食諸惡少。酬之金帛。易以他骸。預造石函六。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爲識。而楊璉

沈氏之說

卷三

五二

真伽尙不知也。可謂義士。夫生爲帝后。歿不保其丘墓。反匹夫之不如矣。故曰。死欲速朽。漢文帝治霸陵。皆用瓦器。有深意焉。惜景帝不善承之。竟羅椎埋之慘。吾偶感唐珏之事。而揭以爲厚葬者之戒。

宗澤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孟
 明視以焚舟鼓銳韓信以背水出奇用此道也
 豪傑之士立板蕩之朝事中庸之主羣小又交
 構其間亦當用此道以制其命而後國事惟吾
 之所欲為宗澤之失計在聽高宗之南渡而不
 力爭非惟不力爭又從而贊之也夫南渡偏安
 不過苟延旦夕斷無失墜而頓望以恢復譬主
 沈氏之說 宋三 五二九

人遇盜而逃其臨時已怖畏不前盜去之後其
 家奴之桀黠者欲率亞旅荷戈以躡主人從乎
 哉南渡則其氣已奪其謀已弛無復焚舟背水
 之勢遂瓦解而不可復收即徽黃潛善汪伯彥
 以間之澤亦無能為也方金人挾二帝以去中
 原無主舉朝之臣欲以數百年之宗社委虜棄
 遺黎如弁髦惟李伯紀以為不可則都邑之人
 心皇皇如赤子之戀慈母惟恐其失澤奮臂一

呼而河北義旅響應海內勤王之師麇至而願
 效以願效之衆合都邑之人心一奮擊之上計
 也澤不及時乘銳掩幹離不之不備而聽其從
 容以歸虜目中已無宋矣人情危則思思則動
 安則惰惰則靡假令宋轍不南以效死弗去之
 義背城而借一內則臣民觸戰以雪讐外則勤
 王之師相為犄角能策其必敗乎晉以江左偏
 霸之地破符堅百萬之兵唐以張睢陽之孤城
 沈氏之說 宋三 六一

拒祿山漁陽之衆况堂堂都邑哉三戶亡秦一
 成祀夏已事可徵何有于宋澤此時即慨然以
 恢復為已任則中外且恃以無恐人主岌岌乎
 不能自保羣小惴惴乎莫必其命將奉社稷以
 從之不暇而暇掣其肘乎恢復在此舉矣宋轍
 既南則勤王者之嚮往在臨安而不在汴君臣
 之精神意氣在保守江淮而不在恢復神州以
 故危困之時驅之南則南如溺者之願脫于水

息肩之日導之北則不北如移舟于山疏二十四上而不省也大率庸主可勢禁不可理曉當時若以周昭南征而不返秦沙丘隋江都之說懼之廷議必無敢執其咎者而澤不出于此全局之敗祇爭于一着之差時移事去而欲有為此必不得之數也况越國而以兵家所忌時郡縣為金人所下者十之八九張邦昌既誅之後劉豫乘機虎踞自臨安以達于虜不啻萬里饋沈氏弋說 卷三 六一

宋不然矣彼又以玄宗幸蜀德宗幸奉天不博盼而鑿輿復辟如是之易吾今暫遷以為後圖而不知二宗幸也非遷也二宗閣懦不至如高宗之甚也二宗身發難而身收之不若高宗嗣位于徽欽之後狼狽而難支也其尤可笑者敵師壓境不束甲厲兵而對客圍棋豈孔子所謂臨事而懼者歟予嘗謂謝安遊東山特禪謀野則獲之意屣齒之折屬有所思蓋不料秦符沈氏弋說 卷三 六二

以慰輿望。可獨罪高宗哉。卽不然。雍州荆襄建業皆可措國。而作廟臨安。是不翅百步走也。怯甚矣。澤之歿也。連呼渡河者三。志有足矜者。靖康建炎間。吾必以澤爲巨擘。而不能反覆痛恨于高宗也。

卓去病先生評○此時中國人視虜如虎狼。蛇蝎澤奮力一拒。真可回天。後金人撫綏布置。人已漸漸安之。更難圖矣。幼宰咎宗君之失計。卽

沈氏一說

卷三

六三

杜子美常使英雄淚滿襟之恨也

徐楚白先生評○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和議。將成澤又曰。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引軍直趨澶淵。以解京城之圍。康王卽位。澤上疏云。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終致二聖北轅。社稷蒙耻。皆爲讒人所阻。由此論之。南渡誠爲失計。而事勢如此。雖澤亦無如之何也。

劉豫

國家多事之秋。不幸而僭竊乘焉。處之不可已甚。已甚。則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劉豫以中原臣子。挾金人之威。而居然抗衡。誓不反顧。彼有所懲于張邦昌也。邦昌爲金人所立。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未嘗篡且叛也。而必欲誅之。誅之而波及宋齊愈。遂使反側者人人自危。忠節如張孝純。痛心切齒。以佐豫而恬無所忌。

沈氏一說

卷三

六四

彼見夫宋齊愈之戮。罪在疑似間。猶不少貸。以故望絕。而肆毒彌深。由此觀之。宋不第力非金敵。智亦遠出金下。金用粘罕計。以中原之城邑。委中原之逆臣。代爲之守。于以休其困頓。而宋不能寬之。以招抹篡叛。顧壹意刻急。以堅其携貳之念。塞其改悔之門。此田單所以愚騎劫也。李綱入相之初。其經濟如此。唐誅竇建德事。頗與此類。建德陷黎陽。虜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

通舍于別館以客禮享之得李世勣之父而不
誅聽其還國視其他亂賊屠害忠良汗鱗貞淑
者懸矣兵敗俘歸斬于長安世勣忘其活父之
恩袖手莫救惜哉當時王世充蕭銑輩虎踞耽
耽儻釋建德使洗心而自贖彼念不殺之德以
賊攻賊朝廷定得其一臂之力不愈于誅戮乎
已而劉黑闥之徒以建德為戒擁眾復叛誓死
不降未八月而盡有建德之故地兵連不解者

沈氏之說

卷三

六五

數年祇因斬建德故耳後之君子思劉豫劉黑
闥負固之由而所以處張邦昌實建德者蓋有
術矣

卓去病先生評○劉豫張邦昌不過為金人所
縱以為媒耳譬之擡泥神以乞禩施自有主其
事者不惟人不可以反叛目之即二人居然自
認為稱王稱帝之雄亦大無耻矣宋人豈特根
株邦昌苗劉之變與四歲之明受何與張浚必

欲以反叛法誅之致使高宗晚年有絕嗣之恨
世直謂宋儒議論腐而可厭而不知其腐而且
惡也

徐楚白先生評○金人之立邦昌王時雍吳玠
莫儔助成之而孫傳張叔夜不奉命請立趙氏
宗室即秦檜亦主是說為金人所執邦昌此時
便欲引決或懼以相公若死一城且為塗炭不
得已而強受偽號非其本心至于不稱朕而稱

沈氏之說

卷三

六六

予不稱詔而稱手書不坐紫宸垂拱殿而起居
如故從呂好問之計迎元祐皇后勸進康王伏
地慟哭請死自鳴其冤豈真篡叛哉不第與唐
朱泚不同原情定罪與苗劉大有間矣李剛宗
澤必欲誅之何意耶假令邦昌梟雄狙詐托金
人之威乘瓦解之勢黃袍加身如陳橋故事後
世甘以正統予矣即不然割據稱制金人北宋
人南邦昌中原未為不可惜其庸駑不能耳世

有非忠義非亂賊而兩無所着之凡材邦昌其流也彼初不料身質于金而力主和議既而悔之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此則非人臣之義而追褫偽號賜死潭州兩君子所以處邦昌者過刻而所以伐金謀挽宋勢者亦拙且迂矣

沈氏上說

卷三

又本六

宋孝宗

南渡諸君不得不以孝宗為首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歲幣以敦隣好悚金人輕宋之心可謂賢矣然當烏祿修政之時無彙可乘疇昔者將又皆凋謝兼以符離喪師蹶不復振覽揚甲之策而不悅讀朱熹之疏而大怒與厥初志趣相戾惜哉夫孝宗派出藝祖以藩王入承大統則恢復中原乃繼述之善者而區區修問豎之虛文抑末矣即排眾議而力行三年之喪與察總小功不異矣宋人有言正心誠意主上厭聞而理宗酷喜聽之閱章奏至夜分乃寐孝宗之為孝理宗之為理也宋社之所以墟也

長卿再弋○漢唐中興有光武昭烈明皇皆以宗藩嗣統宋何故獨無宋只是一團道理束縛人心腐氣入于膏肓不可救藥當日君臣皆錮蔽而無域外之觀然孟夫子只揆殷周時勢並

沈氏上說

卷三

又二

不曾說到道理上去若論道理桀紂雖暴湯武
豈宜放伐卽放伐矣仍當立其後裔豈宜改玉
據宋人見議自禹傳子而後奴氏至今有天下
可也

沈氏說

卷三

六八

虞允文

脫脫稱允文許國之忠炳若丹青金庶人亮之
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病不克
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
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
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于此
說者快之謂周瑜謝玄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
出師禦敵而定謀于暇此命將犒師而過虜于
沈氏說 卷三 六九

率冒矯制之小嫌成恢復之大計允文較周瑜
謝玄更優予曰不然將有以望勝者方叔之威
蠻荆得力于猷狄之捷也郭令公單騎而解吐
蕃之圍于涇陽免胄而潰僕固懷恩三十萬之
衆不戰而屈人兵者望足以彈壓之也有示之
怯示之以可忽而取勝者孫臏之給龐涓是也
金人蹂宋如破竹目無宿將何有于書生之允
文允文之成功其得力于此乎此與班仲升使

西域入鄯境以三十六人乘夜間起殲匈奴使者西域數十國大驚咸質于輸贖稱藩而稟約束皆出其不備也允文出金亮之不備而掩之功遂與劉錡韓岳等埒孰謂書生不知兵務哉高宗方之于裴晉公顧罷相而俾之鎮蜀是不欲秦討蔡之功也噫

沈氏一說

系三

二一

脫脫

予嘗覽宋金遼三史見脫脫文詞斐疊議論有章奇之核其行事如紅巾賊誑即躬自請討奮擊芝蔴李大破其衆勇矣哉流雲南大理卻太守高惠之婚反遭其毒貞矣哉其他治河屯田行錢鈔皆有法然未有如逐伯顏而大義滅親元宗福國兩符于道者也伯顏挾震主之威擅貶宣讓威順二王而不以罪去則族必赤脫脫

沈氏一說

系三

二一

爲伯顏從子自幼養于其家而圖剪之與直方世傑班阿魯同心屏斥忘其卵翼之小惠儻然以鋤姦爲己任苟利社稷即所以愛伯顏也其再入中書恩怨無不報爲別兒怯哈麻所陷矯詔而死于鳩可哀也夫此元臣之挺出者何可多得而予嘉其逐伯顏一事合春秋之義有古大臣之風特揭之以愧夫晉之王導焉

洪皓

甚哉小人之僭于夷狄也。皓奉使入金，困于雲中，粘罕與悟室迫脇皓，無所不至。流遞冷山，四日草生，八月大雪，馬矢然火，煨麵而食，不減吞糞，牧羝之苦已而。金人義之，使教其八子，且咨畫焉。又欲以為翰林學士，又欲昇以校試之任。雖皓固辭卻之，而敬信極矣。自建炎已酉，出使屆還期，凡十五載，忠節播戎夏，而阨于檜賊，出

沈氏之說

卷三

三二

知饒州諫官詹大方阿檜意，嗾之罷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復安置英州。何其窮也！漢世子卿位，典屬國，識者猶云薄償。皓流離間關，若此而讒沮折挫，又若此，非蘇幸而洪獨不幸也。粘罕悟室忠于金，而檜賊不忠于宋，甚哉小人之僭于夷狄也。當時副皓為通問使者，非龔璿也。耶金人迫二使仕劉豫，壽至汴受官，而皓誓死不受。嗟乎李陵衛律，何代無之，而宋洪皓之顛危甚

于漢蘇武，則檜賊之以也。假令龔璿自金歸宋，吾不知檜賊將何以旌之。耶皓死後一日，檜亦死。天乎！天乎！曷不促檜之死，于一日前，延皓之死，于一日後，忠魂庶少快也哉。予于此不能無遺恨。

沈氏上說

卷三

三二

文天祥

公始倡議以宋憊五季之亂削藩鎮設郡邑矯尾大之弊而國勢寢弱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滅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以統轄之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闡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

沈氏之說

卷三

三四

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敵備多而力分疲于奔命不難却也時議迂之不報予謂文公此策甚善而襄時可以獨當一面為四鎮總戎者誰也元兵入常州長世傑宿重兵于六和塔有衆二十萬天祥請自將擊虜長城借一以死拒之世傑不許已而伯顏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世傑潛遁夫以二十萬之元帥不戰而遁古無有也已不能戰而又禁人之戰德祐諸將皆

世傑類也。微獨世傑。曾全張全相繼而遁。宰相陳宜中亦遁。王邦傑王舉之呂文煥且降矣。天祥四鎮之說果行。不棄城以逃。即開門以迎。此時已萬無可為者。天祥不為識時之俊而孤忠自矢。猶天命去商而夷齊扶大義于宇宙。偏與日月爭光者也。文公絕飲食者八日。坐小樓者三年。視死如歸。從容畢命。而黃冠故鄉不忘。恢復之念真一代偉人矣。荆川先生有言。宋三百

沈氏之說

卷三

三五

餘年取士之科莫甚于進士。進士莫盛于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猶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予謂為此論者。皆不得志于科目者也。
長卿再弋。○蘇端明兒時讀范滂傳欣然慕之。文信國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入田觀稼。自小看大兩公之謂歟。

李芾

宋之潭州即古長沙地也密邇于三苗之區所
 嘗進昭王膠舟令其不返者蓋上世所不賓也
 元兵圍潭芾登陴慷慨以忠義厲將士老幼死
 守人無二志阿里海牙督戰益急除夕城且陷
 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當
 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
 伏地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諾乃以酒醉其家
 沈氏弋說 卷三 三六

人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芾居還家
 殺其妻子復至芾所大慟自殺幕僚陳億孫顏
 應焱相繼而死潭民感激多舉家自盡城無虛
 井縊者相望于林夫死難之臣何代蔑有而朱
 獨多即文天祥開督南劍襲虜五坡敗績空坑
 仰藥潮陽絕粒南安從容而死非不烈也然止
 其身耳未有如芾之憤激自家而郡自上而下
 皆以死殉者也當時棄城背主而逃者未必盡

貪生也無以倡之則什有以風之則興沈忠一
 僕隸之微而芳名埒芾亦已奇矣潭州之民不
 食君祿能赴井縊林視死如歸非芾倡而風之
 必不至是嘗考之于唐張睢陽城陷之日民無
 死者豈忠義不足哉抑俗有勇怯耶屈賈之遺
 澤漸溼于長沙者先為芾地而芾乃得以倡而
 風之也不然項羽之兵八千一朝而散田橫之
 客五百同日而殲豈齊士猶仍王蠋之風而楚
 沈氏弋說 卷三 七十一

人顧掉臂于垓下不及潭民萬分一耶

沈氏弋說卷之四

武林沈長卿幼

沈氏弋

卷四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逍遙遊說

沈氏弋說

卷四

一

莊生與世之桎梏者解其天殲而通篇立論之旨總欲破斯人拘攣之見以廣之蓋世之人知有所域則動有所礙礙則不能遊方之外安得逍遙逍遙云者即聖人智者樂之義也智者見大陶陶于天地萬物之表以自適愚者見小局于非譽榮辱之中而不快小大二字切中古今膏肓之病當時惠子以堅白鳴正經經之小人也彼自負用世之才視莊生為迂濶若曰我

雖小實有用汝雖大却無用然此人不可與之

深言只就形質上較論一番以醒其迷足矣故

設為大瓠大樗二喻以見我之大非大而無當

乃大而有用者也此是惠子笑莊子處篇中蜩

與鸞鳩笑之斥鴳笑之以小笑大朱榮子猶然

笑之以大笑小輾轉相笑所謂下士聞道大笑

之不禁不足以為道也且逍遙各因其量榆枋

決起蜩與鸞鳩之逍遙也翱翔蓬蒿之間斥鴳

沈氏弋說

卷四

二

之逍遙也徙必于天池搏必九萬里之高息必六月之久鯤鵬之逍遙真逍遙也處勢湫隘者難與測寥廓之觀祇因其狂耳目聞見以自圍而知識東而不開自封自局故又以小年不及大年况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之外有蟪蛄蟪蛄之外有冥靈冥靈之外有大椿以彭祖而埒大椿與鳩鵲之笑鯤鵬何異物豈無壽于大椿鉅于鯤鵬者哉其相笑亦若是耳愚人開口便要

笑人。只因他胸中凡陋。以爲道在是矣。而不知道中更自有道。道外無往非道。彼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與天下大小。遞分沾沾自多。不足當宋榮子之一笑。豈不可鄙。可賤。可悲。可憐。等而上之。宋榮子之外。有列子。列子之外。有堯堯。堯堯之外。有許由。許由之外。有藐姑射之神人。至于物不疵厲。而年穀熟。堯舜所焦勞而猶病者。但一凝神而有餘。其塵垢糠粃直陶鑄之矣。何者神

沈氏弋說

卷四

三

人調六合于一身。堯舜以一身調六合。分量不霄壤哉。世人眼界褊窄。以堯舜地位。無復可加。聞神人作用。不啻夏虫井蛙之疑冰與海心。竊笑之。自此以外。愈大而愈不可方物。凡史冊所不載。人世所不經見者。曷其有極。豈豎儒所及。知乎。其神凝三字。正以無用爲有用也。不龜手之藥。以技用者也。大用之。則不止爲泝澣。統而裂地定封。五石之瓠。擁腫卷曲之樗。以形用者

也大用之。而浮于江湖。則不憂瓠落樹于廣莫。無何有之鄉。則彷徨寢臥。安所困苦。况凝神者。以無用爲有用。天下有不治乎。此所以能逍遙也。聞言驚怖。河漢無極。乃肩吾告連叔之詞。而齊諧問棘各有所據。莊子不自立論。恐世人疑其言之無稽。狂而不信也。其大旨欲治天下者。與一世相澹漠焉。以還于無懷葛天之盛。彼皇帝王伯。渺乎小矣。後世詆莊周爲道家之儀秦。

沈氏之說

卷四

日

而曲學以異端排之。猶鳩鵲之笑鯤鵬亦小且愚矣。夫愚莫愚于自以爲靈。而靈莫靈于自以爲愚也。小莫小于自以爲大。而大莫大于自以爲小也。惟大智乃能用大。超塵埃猥瑣之外。而放達于玄同之門。以遊于無垠。欲不逍遙得乎。徐楚白先生評。○鷲鳩斤鵠亦有逍遙大椿鯤鵬未爲壽鉅。可謂善讀莊子。

聞子將先生評。○自大乘聖人看之。通體是苦。

即使漆園現身住世安得逍遙

沈氏七說

卷四

五

齊物論說

人情之所護借者我也。寬假者我也。縱恣屑越者亦我也。有我因有物。有物因有論。有物論因有愛憎取舍之不齊。而非出焉。古今人往往圍此而不能脫也。其纏縛處則言為之端。人之有言如天地之有風。風麗木則因竅發聲。而擗竅不同。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日似注。似汚。有此八形。風聲不同。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吐者。讓者。笑者。咬者。有此八響。大塊以清寧為撰。而風發于怒號。故其籟萬有不齊。人以玄默為宗。而言發于擬議。卜度之煩。故其籟亦萬有不齊。縱不齊之極。而其所從起。所從止。只爭是非二字。是非因我而生。我形不化。我心不忘。則妄許以為是。妄拒以為非。迷謬惑溺。自用其愚。而物論愈不可齊。故篇中首揭喪我以絕其受病之根。次提出成形成心以教人還自覓認。非若

沈氏七說

卷四

六

顏成子游稿木死灰之詰也。次提出真宰真君以破人妄見。又云莫若以明以救人迷謬惑溺之失。又云因是又云不用而寓諸庸以見自用其愚者皆脊脊多事之徒也。夫至人無我從何處喪無虧從何處成無妄從何處真無愚從何處明無擾從何處困無奇從何處庸莊生此論似已落第二義而不知此醒世之言不嫌淺露如遇田夫不講稼穡遇販夫不講貿遷而與之

沈氏之說

卷四

二

言良知頓悟等語何異對憤撫絃佛家言法即言非法即言非非法言空即言非空即言非非空頻頻轉換惟恐人執着而昧者以為精深微妙之旨解者則以為轉語耳為下下人說不得不如此婉轉而其實無我相即子絕四中之所謂毋我是也毋我即是喪我喪我則說生惡死之念息而何暇計是校非予觀世人富貴者怖死倚一恐失富貴也貧賤者亦怖死安知未來

世不富貴逼人哉。即不然亦安往而不得貧賤而奚以怖為。莊生以驪姬之泣嫁為喻其說甚快而予謂戚夫人蕭淑妃楊太真其初嫁時又未必不驪笑也未幾為人誑為骨醉為縊于馬嵬三姬悔嫁時之笑不異驪姬之悔其泣也明此可以悟是非之無憑矣是非關切于我而與人爭已屬刀削構鬪之私至于審仁暴者辯堯桀之是非區善利者辯舜跖之是非衡報復者

沈氏之說

卷四

八

辯吳越之是非權從衡者辯蘇張之是非分門戶者辯牛李之是非談名理者辯朱陸之是非紛紛置喙如聚訟然則益無謂矣。鄭人稱與黃帝之兄同年相爭而不決古今之是非皆此類也。物論樊然而不齊大率以鉅細修短分別起見故莊生又以莫大于秋毫而泰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醒之要其極則秋毫之外有微塵泰山之外有崑崙須彌殤子之外有野

辨朝菌。彭祖之外。有天地。何小。何大。何夭。何壽。何不齊之。有由此推之。莫美于嫫姆。而西施爲醜。莫馨于糞壤。而蘭蕙爲臭。莫貴于瓦礫。而珠玉爲賤。莫勇于虺羸。而賁育爲怯。莫險于康莊。而孟門爲坦。莫瑞于鴟梟。而鳳凰爲怪。莫駿于款段。而兔飛爲駑。何美何醜。何馨何臭。何貴何賤。何勇何怯。何坦何險。何瑞何怪。何駿何駑。而又何不齊之。有當時道術之長。莫尊于儒墨。各

沈氏弋說

卷四

九

是其是。各非其非。相角不下。而莊生蔑其道。爲小成。等其言。爲榮華。則其他方伎之流。無甚懸殊。悉可置。不論矣。惠子與莊生同時。斤斤以堅白自命。乃專好議論是非之人。故莊生忽作自疑之狀。曰。今且有言如此。不知與彼類否。又曰。雖然。請嘗言之。可也。亂天下之道術者。議論也。多不如省。喋不如默。古人說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聖人只不議。不論。已超越尋

常萬萬矣。守此則爲葆光。休此則爲天鈞。和此則爲天倪。知此則爲天府。天而可以是非封畛之乎。齧缺三問王倪。以知王倪三答。以不知至人之真知。空空洞洞。非可私意揣合。而人于其間。強生執着。執着生分別。分別生顛倒。卽就是非論之。祇隨衆轉徙。而在豕原。無特操是之謂有待。而然罔兩問景。譏其行止不得自由。蓋切譬也。果爾。則真我喪。而形骸軀殼之我。反存昏

沈氏弋說

卷四

一

昏。汨汨如濃睡之。不醒。長眠之。無旦。誠可哀也。人生大夢。故莊生卽與說。夢蝴蝶耶。莊周耶。夜栩栩而晝。遠遠耶。覺耶。不覺耶。覺則蝶非莊周。不覺則莊周是蝶。是非非是。惟物化者任之。惟喪我者知之。試以莊周夢蝶之象。合于綦隱几之意。而物論齊矣。

黃聖孩先生評○暢所欲言

養生主說

莊子用世之才也。其書用世之書也。讀者作遺世觀則誤矣。文惠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覆按之，非養生也。其言牛節有間，而牛刀無厚以無厚，人有間，恢恢乎遊刃有餘地。是以十九年之久而刃若新發于硎，與良庖族庖之割，且折而歲月更刀者異也。有味哉斯言！蓋教用世君子于盤根錯節處，弗輕試其鋒于肯綮處。

沈氏之說

卷四

一一

纔可下手也。以無厚人有間，則事逸而功倍。試就古人而枚舉之：齊桓公苞茅聲罪，膠舟致討入楚之間也；趙襄子肘韓康子入智伯之間也；范蠡用賄于宰嚭入夫差之間也；田單譖樂毅而以騎劫代入燕，惠王之間也；范雎以無王激秦入穰侯之間也；漢高祖為義帝發喪入項羽之間也；王允致呂布之反，噬入董卓之間也；張仲堅立國于海外入扶餘之間也；狄仁傑謂任

無紂姑于太廟之理，入武壘之間也。李愬出蔡賊不意，提孤軍入空堞而縛之，入李光顏之間也。王曾以山陵事獨對人，丁謂之間也。有間可入，雖一投筆之班超，能策勳絕域，封侯萬里，而綽有餘無間可入，縱臥龍抱天民，各世之畧掃吳魏之么魔，以定三分之鼎，而猶不足此。卽孟夫子乘勢待時之說，而取義于庖丁，卽老氏治大邑若烹小鮮之旨也。老氏曰：國之利器不可

沈氏之說

卷四

一一

以示人士君子負經濟大業，如藏器于身，苟韜之不密，而胸臆內差有未降之氣，眉宇間微有自旌之色，則吾意之所至，而人備焉。吾意之所不至，而人逆焉。淺陋極矣。深心大力之夫，必不如此。遽瑗之教顏闔也，先與之為嬰兒，為無畦町，為無崖，而後達人于無疵，則在我操不厚之刃，而徐以待其間之自開，入不入之權，由吾掌握。莊子生于周末，四顧躊躇，無間可入，無下手

處只得卷而懷焉。所云善刀而藏之。蓋自况也。學者豈真以庖丁解牛為養生而發哉。聞子將先生評○會得人間二字。將千古英雄作用。一眼看破。如此讀書。篇篇皆用世之書也。豈必莊子哉。

沈氏之說

三四

一三

人間世說

莊生以人間世名篇。見世之不屬于我也。處世者。還就人間而調適之。不當強立仁義道德以齟齬之也。夫莊生業已吐棄人事。弁髦人倫。而猶必舉說衛使齊。傳太子立論。蓋三者乃人間世最鉅條目。而大作用人。視為極沒緊要。極沒關係之事。乃可以全。上遠害而不受困于世。孔子之告顏回與葉公。蘧瑗之教顏闔。皆此意也。

沈氏之說

采四

一四

凡人名心未化。雖逢比不免于戮。即忠愛發于誠懇。而驕憤翫辭之氣。露于眉睫。則彼以有物之心聽我。以有物之心鳴。兩實不能相入。必須要虛。而虛不可驟襲。柔其氣。審其機。不多開一竇。以延之。不妄投一藥。以撓之。所謂集虛也。虛則靜。靜則與世無爭。而世享和平寧一之福。所謂吉祥止止也。實則動。動則囂然紛紜。而我與世各不安其性命之情。所謂坐馳也。以義命二

字奪人悅。生惡死之念。生死關破。則陰陽人道。之患俱息。而內熱飲水可發一笑。葉公子高。看。得奉使傳言。乃天下最難之事。夫子詔以無傳。其溢言以敵國之復我者。仍以復君。則自不致。構釁而挑禍。此使聯亦使體也。有何難哉。大凡。傳言者。不但傳兩怒之言。足生戈矛。即傳兩喜。之。言。亦。傷。和。氣。故。交。譽。之。詞。翻。翻。于。媒。灼。之。口。而。男。女。之。物。而。不。化。者。畢。世。相。怨。無。窮。期。也。所。

沈氏之說

矣曰

一上

謂傳言者殃也。雖然顏子葉公一以說一以使。皆事人者也。至若顏闔傳太子則教人矣。形就。心和猶非極則必與之為嬰兒。為無町畦。為無。崖而達之。人于無疵。可見人間世無一事一物。不當用巽順之。即猛如虎。而與人媚逆之。即馴。如馬。而有缺銜碎首之虞。況人主雖剛暴不猛。于虎雖庸愚不馴于馬。而可以悻悻之氣使。我。為嬰兒。為無町畦。為無崖。分明是鄉愿一流人。

物而喫緊處。全在末一着。達之入于無疵。子華。之。于。楚。靈。王。若。非。摩。厲。以。須。寄。諷。于。左。史。倚。相。而。誦。祈。招。之。詩。以。悚。王。心。則。向。所。云。與。君。王。畏。君。王。者。特。巧。為。逢。而。不。顯。其。作。用。之。妙。矣。世。人。胸。中。極。窄。而。偏。裝。出。大。模。樣。極。呆。而。慣。美。些。小。機。械。油。唇。滑。舌。伶。牙。俐。齒。道。自。已。十。分。有。用。據。有。道。者。觀。之。反。不。如。標。社。之。散。材。商。丘。之。惡。木。壽。而。免。于。剪。反。不。如。白。穎。之。牛。亢。鼻。之。豚。痔。病。

沈氏之說

矣曰

一六

之人巫祝目為不祥。而得免于患。反不如支離。疏以殘疾故。非惟徵發不及。且受賑焉。樂餘生。以終其天年。則信乎巧者災之門。而拙者慶之。府已要之。社材丘木。縱不堪棟梁。供燎爨。則有。餘矣。牛穎雖白。可駕可耕。豚鼻雖亢。可鬻。人。雖痔且支。可給城旦。春鬼薪之役。斯數者。未必。無所用之。莊生特描寫出無用光景。以醒世之。經經者。非真欲為絕物。而自棄于人間世也。人。

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蓋有用之用。其用小。無用之用。其用大。有用之用。其用拘。無用之用。其用化。觀莊生此論。則一段用世精神。有沒世不磨者。但不輕于一試。而古今人遂以放浪目之。可哀也。夫接輿諷孔而尊之為鳳。鳳瑞鳥也。希世之祥。非用世之物。不足以擬孔子。必也其龍乎。天飛則蒸為雲雨。泥蟠則潤及江河。然大易稱羣龍無首。夫龍已神矣。并其首而沈氏之說。采四 一一

德克符說
古有以殘體惡疾而得僂者。而僂人亦時幻殘體惡疾以玩世。則是外之四大六根。與內之神識。判乎其不相及也。莊生人間世篇。述支離疏以奇醜得終天年。猶形焉已耳。况支離其德者。無用為用。豈不自全而有餘哉。此篇備舉形之陋惡者。以廣之曰。王駘曰。申徒嘉曰。叔山無趾。皆兀者也。而一則從游甚多。與孔子中分。魯其門人。虛往而實歸。一則與子產同事。伯昏無人。以不全足鄙夷執政之全足。令子產楚然改容更貌。一則踵見仲尼。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有桎梏天刑之論。則是天下之至人。絕不于形相。肢節間較完缺也。魯哀公之悅。衰駘它衛靈公之悅。闔鼓支離。無脈齊桓公之悅。甕菴大癭。三君皆不知其然而然。所謂才全而德不形者。破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飢渴寒暑之

關一一任其自然不以滑吾和而仍復退藏于
微密之地不為崖異如水至平盡泯其高下之
迹令人睽就而不捨此即是德有所長而形有
所忘以故視全人之脰翻肩肩然細削而不適
于目夫魯哀公雖中主乎猶知師尊尼父至于
衛靈公寵彌子瑕惑南子齊桓公內嬖如夫人
者六又有豎刁諸人俱好好色之君也而亦悅
此陋惡之人可見天下之至人絕不于形相肢

沈氏說

卷四

一九

節間較完缺也莊生看得世間盡是四大不全
六根不具之人如楞嚴經所說日月燈光顯色
我目因之能視則見性不存雖有目與瞽無異
一切口耳鼻舌身意皆如目然而人反不覺其
虧欠觀一軀殼不完者竊竊焉笑之憐之故曰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即孟子指不若
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士之有道而殘其形者洵不足為詬病又

有一種詭譎陰險之人自詐其計自誇其局自
多其獲自雄其成形質既劣而情復肖之故莊
生又引聖人有所游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
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準之蓋惟恐人之溺于好惡
而以情自錮也且教以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不得其解而曰無情何以為人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陋矣哉倚樹據梧之見烏足語德

沈氏說

卷四

二一

克之符乎符者操參于此合契于彼即兀者惡
人之能動眾悅俗而在我亦無疑沮是也彼卻
克之于齊以跛足受辱讐麋之于楚以蓋肘致
討華元睥目皤腹貽譏謳者蔡澤曷鼻雕頰見
笑唐舉甚至伍胥魏武皆人傑也重帷而見公
子光自猜其貌捉刀以代崔季珪欲掩其醜况
凡庸者乎後之兀者如謝靈運習鑿齒之流何
可勝數德之不克雖支離其形曷益哉

大宗師

是篇專要人透徹生死關頭世之箋箋者識浮生為假合。即自云達矣。究而言之。夫豈特生是假死。亦是假生。死既假。則所謂知生知死者亦假。而其人亦與之俱假。故曰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于何處見。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是也。夫知有生而不悅。知有死而不惡。則情與人殊。未真也。惟不知有生。不知有死。則悅惡兩念無從。沈氏之說 采田 廿一

不能覺之使不亂。任亭毒之顛倒。而泮然失其所持。猶游魚煦沫于泉涸之餘。無以自潤。縱悅生而有所不得。惡死而有所不免。彭殤等盡。豈不悲哉。莊子提出命來醒世。只緣世人是非毀譽得喪。榮枯修倖。延促等相。皆從生死來。而生死皆從命來。命徹則無所不徹。此即牧羊鞭後之旨也。世人間說有命便欲安命。為躍冶之金。又欲衛命。如是將聽之已乎。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莊生却教人下手處也。善字極妙。最難摹擬。與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神雖王弗善也。畧相似。吾字亦有說。釋典云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夫釋以生死付之彼。而莊生以生死屬之吾。蓋凡人不可有我。而于生死則不可不識。認我篇中所謂况其卓乎。况其真乎。者是也。凡夫貪生怕死。然劉聰聞當為須遮國王。則不懼死。韓擒虎聞當為閻羅王。亦不懼死。非人之愛富

貴。反。甚。于。生。惡。貧。賤。反。甚。于。死。也。彼。誤。認。以。爲。
 卓。且。真。焉。而。未。善。也。賈。誼。云。生。爲。明。帝。歿。爲。明。
 神。這。不。是。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的。榜。樣。然。善。
 生。善。死。各。因。其。量。卽。如。廣。成。子。軒。轅。黃。帝。太。上。
 老。君。死。後。與。天。壤。齊。不。朽。而。生。前。所。作。還。爲。死。
 後。所。受。之。根。等。而。下。之。伍。員。之。素。車。白。馬。潮。頭。
 往。來。關。羽。之。塩。池。顯。赫。陰。擊。蚩。尤。始。終。以。忠。義。
 著。未。有。亂。臣。賊。子。耿。耿。轟。轟。千。秋。血。食。者。也。不。
 沈氏之說 卷四 廿三

悅。生。而。未。嘗。不。生。不。惡。死。而。寔。未。嘗。死。命。且。柰。
 何。哉。生。死。倪。于。命。後。我。則。立。于。命。先。生。死。範。于。
 命。中。我。則。超。于。命。表。所。謂。自。本。自。根。者。是。也。篇。
 中。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至。傳。說。得。之。以。相。武。
 丁。騎。箕。尾。爲。列。星。凡。十。三。个。得。之。而。所。得。者。何。
 物。道。也。道。爲。命。之。權。輿。所。謂。大。宗。師。也。儒。家。以。
 命。爲。歸。復。之。地。而。老。莊。則。直。從。命。處。進。步。故。其。
 理。勝。其。說。長。玄。之。又。玄。標。百。氏。而。定。一。尊。自。有。

眞。正。脉。絡。而。後。世。以。吐。納。之。小。術。當。之。左。矣。仙。
 有。十。種。報。盡。不。免。散。入。諸。趣。猶。未。了。却。生。死。此。
 與。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所。差。無。幾。故。莊。生。
 稱。之。爲。至。爲。盛。而。隨。下。一。轉。語。云。雖。然。有。患。夫。
 無。生。無。死。朗。然。獨。惺。于。天。地。之。間。而。不。爲。命。所。
 限。制。不。爲。命。所。汨。沉。則。奚。患。哉。非。執。道。要。之。柄。
 以。游。于。無。窮。不。能。如。是。還。以。歸。之。眞。人。而。世。之。
 爲。眞。人。者。蓋。寡。矣。

沈氏之說 卷四 十四

應帝王說

前六篇所包者廣此篇專論治天下當行所無事而已不尸故無擾也若設法以治之則我為感而天下為應以天下治天下則天下為感而我為應齧缺四問王倪而王倪四不知非不知也人心中空洞無物愚明皆所不受始之以非人而歸之于渾沌無形無體何思何慮即欲擾之亦無所庸其擾也蓋民難治以其智多而上

沈氏之說

卷四

十五

復以智相角泥裏洗土塊何時清潔故首揭四不知以醒夫用智者藏仁以要人有虞氏之陋也經式義度日中始之陋也此皆非先天本來故蒲衣子以為不及泰氏狂接輿以為欺德天下避之如鳥鼠之避矰弋熏鑿各不相安其能治乎無名人之不治天下乃所以治天下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這便是明王作用若容私則有心矣有心則不但有我相且有人相惟曰非

人則耳目口鼻肝膽意識一切都捐即南郭子

綦嗒焉似喪其耦稿形灰心之象也夫然後與天為徒物莫能知鄭之神巫季咸自以為知人生死禍福壽夭見壺子則無所用之蓋壺子與天為徒非人也而季咸猶索之形骸之內故其術不驗而反走追之不及夫季咸亦善相者特以相人之常法而相非人之壺子為可笑耳壺子之機有九纔示其三而季咸已不知所措則

沈氏之說

卷四

十六

所驚以為神者直鄭人神之而至人絕不以為神也夫人心原無所住示之以地文示之以天壤示之以太冲莫勝則有所住矣故壺子言未始出吾宗而季咸猶且惑焉若夫虛而委蛇不知誰何則并其機而無之譬卵朕于雄無雄安得有卵相本于心無心安得有相季咸孰從而窺測之哉茅靡波流茫無所據故逃也列子初時醉心于季咸泣涕沾襟憂其師之必死以季

咸之言告壺子。既而駭其逃也。始悔而學道。爲妻執爨以示忍辱。食豕如食人以示平等。於事無與親以示因應。而壺子則依然太虛。不改其故。彼相大耳三藏者。不能觀忠慧國師。未後之心。卽此意也。老聃所云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卽心相並遺之謂也。有心有相則實而不能靈。應至人之用心。若鏡惟其虛也。虛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蓋鏡但具照體。以應妍媸。未嘗索妍

沈氏之說

卷四

十一

媸而役吾照。彼尸名府謀任事主知等皆鑿吾樸。太虛則無竅可乘。畧不受鑿。是渾沌之真境。界不容思議參焉者也。視有虞氏日中始之所見。不徑庭哉。帝王應世如此而已。要之可鑿可死。卽非渾沌。鑿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乃莊生之幻詞也。其駢拇胫篴在宥諸篇力詆先聖仁義之非總不離無爲之宗者。近是

卓去病先生評○世人以曠達稱莊子者。膚見

也。郭象彫琢箋詞以爲深奧。真莊子註郭象耳。幻宰七篇說洞精抉髓。脉絡貫穿。令漆園欲洩之旨。南華不盡之意。煥然光明。謂之幻宰。用莊子可也。

沈氏之說

卷四

十八

夫子富教說

衛自武公而後國事日非州吁蒯聩猶曰親也而元咺孫林父甯殖至以臣而偪君更新臺瀆倫同車蒙醜鶴使其民桃啖其君婁豬其夫人噫康叔其衰矣不第保釐作新之澤邈不可追即文公楚丘光宅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之意蕩然矣故夫子適衛而有慨也曰富之教之然吾以為教易而富難而朱晦翁謂制田

沈氏之說

卷四

十九

里薄稅歛以富之恐仲尼所以富衛者未必如此也當時先王之井田尚在倘更欲再制將奪諸民乎抑取諸隣國乎什一之規未廢倘更欲從薄將二十取一以貊道行乎抑別有所以裕國者乎此其說根本孟氏而不知戰國之齊梁與春秋之衛不同賢人有賢人之經濟聖人有聖人之經濟又自不同三月而返汶陽之侵富魯之一班也若富衛則別有神化之妙所謂當

年累世莫殫莫窮者而區區制田里薄稅歛淺之乎測夫子矣

沈氏之說

卷四

三

賜不受命說

受如我以物予人而人受之之受天以命畀人迫以不得不受之勢如命貧者不富命富者不貧命賤者不貴命貴者不賤命夭者不壽命壽者不夭之類定于有生無所趨避史遷所謂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者是也當受而不受孔門弟子惟子貢能之恒人無論即古今賢知之士貧賤而夭者種種矣天賦之命不由他不受而賜

沈氏之說

卷四

十一

出其緒餘以與之角令造物為無權故難及也釋氏稱修羅神能與天爭衡而魔氣未降終非正覺賜之所短但在于此屢中烏足以病之不然桓僖之火宰詔之存柴來由死之料諸如此類不可勝紀豈夫子亦屢中為累哉

卓去病先生評○當受而不受妙旨微言

人不知而不愠說

付學究講此書云君不我庸相不我舉我却不知者不知其庸而相舉遂足稱知我乎否所謂不知者不知其學也與聲名之顯晦絕不相干春秋時有仲尼固天下所望而震者而仲尼之學誰則知之自顏子而外子貢尚隔着一層故有莫我知之嘆而子貢反曰何為其莫知子也無異痴人前說夢孟子舉宰我有若子貢之言

沈氏之說

卷四

十二

以為智足以知聖其寔總歸于不知三子而果知之則顏淵死子不哭之慟矣不愠全在人不知上看如純陽道人武昌賣墨一笏賣敵梳一个價千錢而武昌人大笑之六祖作偈受衣鉢而別駕看畢云尚未見性王右軍欲為姚婆寫扇而姚婆恐其壞扇有難色當時純陽而語武昌人曰我仙也唾矣六祖而語別駕曰我證果也晉矣右軍而語姚婆曰我翰墨必傳也晒

矣。誰則知之。不知由于境地之隔情。可矜憫矣。愠之有爲學。必要到人不知地位方是極處。故曰君子爲學。而使人知之。便落鄉愿窠。皆人之君子。天之小人。非爲己之學矣。

沈氏七說

卷四

十三

閱孟誌說

昔孟僖子死。使其子學禮于仲尼。軻其苗裔耶淵源非一日矣。然其學歷秦漢魏晉唐先後五季無宗者。至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克求其墓于鄒之四基山。建廟立碑。而泰山孫明復爲之記。自此以後。金元代相崇尚。或加公爵。或祭用樂章。或卹其子孫。或修其祠墳。或增構書社。至我國朝。孟之于孔。不啻長庚之于二曜。

沈氏七說

卷四

十四

何炳煊也。而先朝湮滅者。且千有餘年。諸儒互有指摘。王克刺孟。馮休刪孟。司馬公疑孟。李泰伯非孟。晁以道詆孟。黃次伋評孟。說人人殊。卽楊雄韓愈相繼表章。要特人臣而非人主。若孔子則漢高帝以太牢祀。而郭威且下拜矣。其故安在。予曰。孟子議論之儒。以師道覺世者也。孔子柄魯三月。墮都却萊歸。侵績效屢著。令人安得不心折哉。孟子雖性善夜氣。眸子之說。發先

聖所未發而功不顯于齊梁滕亦旋滅識者謂其迂遠而闊事情故棄耳宋儒以議論勝其說皆本孟氏而推廣之以故尊孟特甚顧南渡而後虜偏門庭事勢孔棘猶諄諄辨程願王安石之學術此與百官戎服講老何異蓋師孟而失焉者也夫儒至于今敝極矣後之君子儻復濫觴于議論而訖無成功則儒效不彰孔氏之真脉漸斬百世而下安知無效尤祖龍者哉抑又

沈氏之說

卷四

廿五

有疑焉孟語雜見于他子者甚多豈後人所附會耶抑經秦火散佚無傳如劉歆趙岐應劭輩所云中外共十一篇今止中七篇存耶今皆無考闕之以俟來者

黃聖孩先生評○孔門學術如政事言語治賦為宰皆有用道學至孟子獨云性善人皆堯舜所謂言大非誇吾不信也其說愈美實效愈微宋儒之禍政學孟者貽之耳

讀離騷說

屈大夫煩寃之極故其詞怨亂亂為樂之率章而臨終亦云亂命如所謂木夫九首土伯三日則相于怪所謂士女雜坐不分日夜舉酒為驩則相于淫淫與怪皆亂也無何而沉身汨羅則近死之心其言豈足據哉太史公哀其志謂與日月爭光班固忌其藻麗謂為露才揚已此以意為低昂者也其引宓妃女岐湘夫人及女媧

沈氏之說

卷四

廿六

有娥高辛二姚龔山于篇蓋專為其姐女類而發非寓言也嗟嗟韓之聶政身受其兇姐驩其義唐狄仁傑之姐有子而羞事女主賢矣哉屈原之姐偏申申其罵余雖所遭不幸而心煩意亂之際何以堪之原即有百身應盡葬江魚之腹矣

黃聖孩先生評○非深于騷者不能為此說

齊人說

孟子在齊最久。稔知齊人情態。故以素所極詆之陳仲子而必以之為巨擘。則齊無人矣。彼蓋相激之極而相矯之甚。予讀^{仲子文甚清刻類}孟葵遺蓋先人諸篇。知其非獲已也。然則孟子所云齊人蓋陰有所指。非虛摹者。聖賢宅心長厚。不忍直斥。後世反以為寓言耳。齊人行同乞人。原非乞人也。假令他蓬首垢面。衣不掩形。則國中自無與譚之。

沈氏之說

卷四

廿一

人富貴自無飲食之及。其妻不必瞰也。又令他出入有童僕隨行。則在外光景可偵。而知其妻亦不必瞰也。只因他衣裳楚楚。威儀棣棣。偉然丈夫。踪跡詭秘。如鬼域不可方物。故疑特甚耳。孟子指他敗露處。全在未嘗有顯者。來即如今人鎮日奔走富貴之門。倏而蘭省。倏而梓澤。以糊其口。而富貴人經年不履其庭者。比比皆是。不獨齊人。齊人旦出晚還。家食時頗少有室而

又有中庭。蓋原以待顯者之來也。特顯者自不來耳。亦實飲食于富貴之家。特富貴之家不常飲食之耳。不然四孟二至。祭有常期。齊人安得日日醉飽于播間哉。偶爾妻瞰之時。正郭外舉祭之時。齊人數竒。被妻窺破。即齊人自百口莫解。此千古一大冤案也。然亦是自取何也。惟其他平日對妻妾說得與顯者萬分莫逆。愚婦人見識沾滯。計無復之下。此毒手把天下古今

沈氏之說

卷四

廿八

這一等曖昧之局。一一描寫出來。孟子借以垂戒。如何又好著他姓名。世儒誤認齊人果是乞人。所以疑他無妻妾。又疑孟子寓言而不知乞非乞丐之乞。誅其心若乞丐。頰之厚若乞丐耳。餘非餒餘之餘。即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之餘。人將不食吾餘之餘。即又顧之他。亦是人頻頻留渠頻頻起。此處辭脫彼處邀住。酒酣以往。意夷不禁。想齊人在顯者前未必不耳熱欲狂。何嘗

有意驕其妻妾。故作施施之容乎。嗟乎。此仲子之所以食糟李也。乃齊人之妻與仲子之妻。則皆賢婦人也。

長卿再弋。○孔孟真脉。一耻字盡之。忠臣義士。孝子節婦。只是一个有耻。盜賊乞丐娼妓。只是一个無耻。夫子曰。行已有耻。可見子貢獨少。此耳。近世鄙夷人而賤惡之。輒詛其餓死。不知窮餓而死。如採山薇食井李。却嗟來。皆千古有數。

沈氏之說

卷四

廿二

人物不可多得。試觀目前。孰是甘餓死者乎。大丈夫挾竒處世。必不到餓死地位。而介性所至。有可以餓死之理之勢。方是有耻。方不墮于齊人。若纖微錯認。縱免為富貴利達中之齊人。而不免為名教中之齊人矣。

黃聖孩先生評。○悶時讀一過。無不大笑絕倒。徐楚白先生評。○今日齊人最多。齊人之妻妾。却少。不惟不能泣。且不能疑矣。凡畫馬者胸中。

具有成馬。故落筆處。悉肖天機。想幼宰胸中。有一齊人。方能如是之肖。

沈氏之說

卷四

四十

以貌取人

澹臺子羽貌陋。故仲尼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蓋抑揚其詞，以褒之，非真失也。鄭然，明貌不颯，從使之收器者，以觀叔向而立於堂下。叔向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蓋同謂之人精神相感，在聲音笑貌之外，即然明終于無言。叔向亦必知之，所謂傾蓋如故者，此也不然。牀頭捉刀人，真英雄也。魏武帝未嘗有言而一

沈氏之說

矣四

四二

段魁岸之氣，如帷燈室劍，隱隱躍躍，終不可掩。豈以叔向之智，而顧出一夷虜下哉。

徐楚白先生評：○以貌取人，正謂貌不足以取人也。不知言無以知人，若果知人，即無言亦自知之矣。

四書傳疑

屨焚與馮婦章已經昔人剖破，獨南宮适章尚有說據。愚見俱不得其死，為一句然字連下禹稷為妥，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蓋然者疑詞，由未死而逆料之，故加一然字。羿皋已死，不必用疑詞也。將然字連下作轉語，把羿皋禹稷相較，把死與有天下相較，更覺有情。朱註寒浞殺羿，本史記而孟子言逢蒙殺羿，豈一羿而兩

沈氏之說

矣四

四二

人共殺之乎。抑原有兩羿耶。王逸註楚詞云：寒浞使逢蒙殺羿，牽合附會，無可考証，闕疑可也。

無德不報

昔秦穆公寬盜駿之人而飲以酒楚莊王泯絕
纓之跡而宥其愆趙盾餽餓夫于翳桑袁盎贈
侍兒于從史其初皆施恩不報之地而後賴以
解圍脫難善哉唐張說之言曰活人于死者必
捨生以殉危榮人于辱者必盡節以雪耻詩所
謂無德不報也夫酬恩報德非庸眾所能固千
百中之一二僅垂史冊者而乃得之盜賊乞丐
沈氏上說 卷四 四三

卓去病先生評○天下亦有號為士人而不能
報者如到溉不報彥昇王陶不報姜愚千古薄
行之甚惟盜賊能施張齊賢之所遇是也惟盜
賊能報秦穆盜駿之人是也士紳不及久矣
黃聖孩先生評○盜賊乞丐淫穢之人其報始

盡負恩背義往往出於富貴衣冠可痛可恨

徐楚白先生評○張說還是古人故持論甚平
今則活人于死者或自取其死榮人于辱者或
自致其辱以德報德分毫不爽此非聖人不能

沈氏說

卷四

四四

殉葬

輔氏之役晉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墮而顛遂獲之夜夢老人云汝從先人之治命嫁吾女而弗殉吾是以報果爾則陰陽確有據矣乃黃鳥痛三良之莫贖則是康公從穆之亂命也按秦武公以六十六人殉而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與焉始皇之葬後宮悉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此與君主

沈氏之說

卷四

四三

妻河之事同俱戎俗也然秦無怪徵妖夢可駭則老人結草之說近誕余謂此左氏好生之心蓋權教也檀弓載陳子亢之言曰殉葬非禮也得已則已不得已孰若妻與宰於是弗果用此非仁術哉漢西門豹治鄴挽河伯娶婦之俗而投巫焉以神明稱其作用寔昉是

黃聖孩先生評○不必在佛氏而有因果之說矣

徐楚白先生評○以左氏為權教固是妙論然當時秦所以致亡之道不一即謂二世而亡為殉葬之報亦可也

沈氏之說

卷四

四六

世風升降

賈長沙云借婦綬鋤而有德色舉以証世風之薄自今日觀之色且悲矣有德色者猶賢婦也孟子以所識窮乏者德我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較論若一切可已之事予謂施恩布德在古為迂濶無當于今則稱高誼矣今之時不第功名人不可得即志于富貴之人亦邈不可得荀子有言離其故鄉仕君而達幸遇故人曾無舊沈氏之說 卷四 四二

言吾耻之觀此則所識窮乏者德我洵難能哉夫苟與孟皆周末人也相去不遠而人情亦已大異況今日哉

天道

天道好生故伐暴救民者享國最久湯放桀亳祚六百餘年武王誅紂洛祚八百餘年漢高帝鋤秦蹙項炎祚四百餘年天道好還故一旅興夏三戶亡秦天道忌盈故桓文獨盛于五霸而齊有田氏之篡晉有韓魏趙之篡齊晉先秦楚燕而速亡夫差伐楚伐齊伐越與晉爭長滿而難持吳亦速亡天道忌巧故名過其實者無後沈氏之說 卷四 四八

陰謀者不善終孟嘗君絕祀于薛呂不韋飲鴆而死俱造物所默仇也

孤介

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備為新野縣街卒荆
州刺史范巨卿行部縣選仲山為導騎巨卿見
之驚捉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
裾遊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
處於此乎仲山曰侯嬴甘心於賤業晨門肆志
於抱關豈為鄙哉巨卿敕縣代仲山仲山竟不
肯去徐孺子會葬黃瓊于江夏無資以達齋磨

沈氏之說

矣四

四九

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古人之介性如
此夫以命世之英而不羞為僕役之賤以糊其
口由斯以觀范史雲還麥于尹臺王修齡辭粟
于陶範閔仲叔卻猪肝于安邑令未足多也鳳
凰翔于千仞之上而羞與燕雀為羣能高而不
能下是即其所短也神龍則不然有時而為蛻
蟻孔仲山徐孺子其抱龍德而隱者乎予同邑
先達胡端敏公世寧為諸生時貧甚販草履自

給有富室滅獲取履入無意償之胡候良久日
已晡矣主人得其情謝過延入餉之胡但取值
不顧而去後秉憲豫章首發逆濠之姦得罪遠
戍事白居九列赫然以名臣稱

沈氏之說

矣四

五一

了悟

禪家以智為上首一悟則能事已畢故聖門有修後之悟行後之知不惑知天命從能立而進者是也宋儒知行序進是下一層事猶禪家之有始教小教也俗學謂即粗即精即上即下妙合而不容分割此皆糊塗影響之說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可見聖學實實有个上但聞者根器不同領畧亦異有解有不解耳得其

沈氏六說

卷四

五二

解則精神暢悅是以迦葉之聞天樂雖定中猶為起舞昧其解則聾者與鐘鼓無緣是以佛說妙法會中非大賢聖圓覺即十方菩薩而法華座上聲聞之退去者猶且五千由斯以觀語上豈易言耶

陰德

名者造物之所忌也故曰名過其實者無後世見善人無後遂致疑于造物以為報施之爽而不知享名太過則固已償之矣富貴爵祿壽考子姓造物不靳與人而于名若有所靳帝力何有堯之無名也猶且丹朱之不肖喪家之譏孰殺之謗孔之無名也猶且歷聘周流困窮以老况下焉者乎士大夫損德處多由立名心太急

沈氏七說

卷四

五三

古有以善念而行惡事者王安石之新法是也。有以惡念而行善事者秦檜之和議是也。若以陰德論則秦與王大有間矣。予意居官者遇他人性命前程即冒不諱之名以保全之鬼神必有能默諒者夫我本無為而為而以善事蒙惡聲為清議所擯不惟鬼神諒我而我心原自泰然若片長寸美舉世抽揚儘足以銷折其福故與人有讐者不當用詛而當用頌即如舉子業

小技耳。名士每每晚發位，每不顯何也。以齒牙嚼餘而令人口誦，手披咀嚼玩味，減福多矣。然名心難割，新莽之世，有謬與寡嫂爭財，涉訟以自汗者。斯逃名之士乎？名心破而後可與為善。而說者顧謂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夫好名之人，壹意避嫌，見溺不救，其中微賤而叵測，名心破則為惡，真為善亦真古人云：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者，定非好名之人所

沈氏之說

朱四

五三

能勉也。

長卿再弋○或云以秦檜和議為善事，則兩河父老所謂相公去我輩無噍類者，孰殺之耶？予曰：佳兵不祥，岳飛、廣德、郾城、朱仙鎮之捷，所枯者寧止萬骨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氏亦云戎首不獨二氏教也。讀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翻然動好生之念，父老留飛之詞不必泥也。

卓去病先生評○好名之人，一意避嫌，見溺不救，其心甚毒，其行甚險，名心破則為善，真此至言也。

聞子將先生評○文人當各寫一通置之座右，君平有言：成我名者殺我身，可懼哉。

沈氏之說

朱四

五三

世講

馬伏波援有疾梁松來候拜于床下不答諸子
問曰帝婿貴重何不為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
雖貴何得失其序侯司徒霸欲與王仲回交仲
回被徵霸遣子昱候於道左迎拜車前停回下
答之昱曰大人欲交于君何為見拜仲回曰君
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古。人。世。講。之。不。苟。如。此。
今人動輒投通家小姪刺慣稱老伯老叔亦可

沈氏之說

矣曰

五二五

笑極矣交道之濫觴以此

洪恣

那之君有好弄者郎中左右服髭之藥幾遍後
忽好少旋睥視之則鉗鑷都盡此非寓言蓋實
有是事也史載趙楷與君集之馬膿張岌承薛
師之轡鏗郭弘霸嘗元忠之便液宋之問捧張
易之之溺器閻朝隱為則天祈禳身代犧牲沐
浴伏于俎盤趙履溫為安樂公主背挽金犢車
張易之謂宰相楊再思面似高麗再思遂剪殺
沈氏之說 矣曰 五二六

沈氏之說

矣曰

五二六

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諸佞人備極醜態
皆唐室之宰官也西漢崇經術東漢尚節義晉
重門第即間有不肖不狼狽若是一代之風聲
氣習惟上所轉蓋慎其導之之鵠乎

防諂

書曰巧言令色孔壬仲尼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皆諂也朱元晦以為甚于穿窬故可耻夫穿窬也而不當防乎世間人落難合者澹然無求者也甘詞厚貌柔滑如繞指其胸中酸昧而荆棘思有所深中于我也太史公云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况人懷好惡喜怒之性哉狐卑身而伏以伺傲者鷲將搏沈氏弋說 卷四 五二

先歛其翼勾踐曾用此術以沼吳矣射指墮履之讐翻然甘為嘗糞而不恤夫差方囂然自驕而子胥恚且懼焉此之謂藏險于媚媚者天地之淫氣也清和栗烈天地之正氣也陽亢而燠燠極而蒸則必有疾風暴雨轟雷擊電隨之甚則瘡痍瘟疫之災伏焉真人知其然而謹持之不使得侵故無陰陽之患士大夫知諧媚之中我也而謹持之不使得侵亦無人道之患要之

獻諂之人非愚鈍無識者也探縉紳先生意旨而中之如吾所重在氣節彼即飾氣節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名高彼即飾名高語狀獻諂吾所重在逍遙彼即飾逍遙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勲猷建豎彼即飾勲猷建豎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富貴利達彼即飾富貴利達語狀獻諂吾所重在方外縉羽彼即飾方外縉羽語狀獻諂吾無所不重彼無所不飾吾所嫉在此而彼貶異人沈氏弋說 卷四 五二

與同類吾所驩在此而彼褒異事與同功吾退而察之而彼背無違言吾順而試之而彼時有匡救若然者漆園所謂以無厚入有間而彼諂用之也其工于用諂者趨勢之念什一媒利之念什九士大夫不可不深防也不深防則生平盡為所敗壞而不覺為邦者以遠佞為戒而士大夫反近之耶

徐楚白先生評○獻諂非愚鈍所能好諂則賢

愚俱不免矣

三

家

五

風裁

陳蕃守豫章特設一榻以待徐穉守樂安特設一榻以待周璆去即收之未嘗濫及他客榻之不輕設也如是管寧與華歆割席分坐劉瑾對孔邊舉席自隔席之不輕共也如是張敷不喜見要人遇狄當周赴呼左右曰移吾坐遠客紀僧真係齊世祖倖臣江敦見之命左右曰移我床遠客董昭枕蘇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膝沈氏七說 卷四 六十

非佞人枕張僧胤候羊侃侃竟拒之曰吾床非闔人所坐說者曰古人過自標榜而不知從古至今惟此數事稍覺崖異流傳青史則其他涇渭不分者儘多即就數子而論如陳蕃之收榻必有不自揣之人欲登其榻故須急收耳倘歆與邊亦自揣則席可無割且隔也坐與床之遠客亦客先偏近之而始徙避焉至于枕膝而後推下來候而後峻拒晚矣斯數者或以為矯激

或以爲孤高以吾論之特備中佼佼之徒歟今
之人長厚自命欲覓一分別善惡黑白者而不
稍概見何韓魏公之多也
病
沈無回先生評○今人只是好言中行便有此

沈氏弋說

參四

六十一

食癖

楞嚴經云一切衆生皆依食住故牛羊馬麴食
犬肉食鷄猪等穀食猫腥食設令矯易而飼之
不相習矣而人則否予親見婢僕中有食泥者
有食炭者有食頭髮食瓦松者以爲病耶則容
色如故後亦竟不藥而愈殊不可解乃知劉邕
嗜痴日撲數僮以給其欲鮮于叔明好食臭虫
日覓數升啖之權長孺好食人爪餉之者忻然
沈氏弋說 卷四 六三
如獲千金張懷肅任正皆好食人精未爲怪也
夫食色性也在食如此色更甚焉世之爲登徒
子者不少矣莊生哀駘它之說宋人聊媚之傳
豈喻也哉

戒浮薄

今之少年日趨浮薄見先進肆然無禮詩刺芄
蘭孔懲闕黨亦未必如是之濫觴也予初入庠
序即痛絕此輩不與交涉此輩嫉予如讐或勸
予調之以弭其謗予終不以爲然蓋性情冰炭
難以強合姑枚舉二三以概之禮曰倍年以長
則父事十年以長則肩隨今有弱冠之徒去老
成人不啻二三十齡而東帖稱謂間輒鴈行之

沈氏之說

卷四

六三

備書之流因而效尤儒冠儒服居然與我輩提
提左避是爲少長無序貴賤無章豈厚道乎俗
之浮薄者一也鄉閭中非無割股廬墓之孝子
還遺金却奔女之義士娶瞽婦膳貧友之仁人
此輩捫舌不談偏毛舉他人之隱過以快唇吻
或好傳人死或詆其閨醜百無一實以誑證誑
甚則設誓以誣之又甚則造爲歌謔編爲雜劇
揚之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二也呼貂璫

之廝役則號而不名呼桑梓之縉紳則名而不

號市井小民羶慕銅臭無怪其然吾黨斯文亦
復如是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三也予量窄而
不能容嫉惡太嚴亦其所短此輩聞予此論痛
恨入骨舉人世極惡之罪展轉相加予不恤也
予諄諄勸戒惟願其猛然知非翻然改過反澆
習而還于長厚予且師尊之不暇其絕之耶蘇
子瞻曰國運之所以靈長者在風俗之厚薄不

沈氏之說

卷四

六四

在乎富與貧予謂世富則風俗自厚世貧則風
俗寢薄安得救粟如水火黃金與土同價而挽
此既敝之俗哉
長卿再弋○浮薄中口業第一劉貢父滑稽善
謔毒甚刀兵晚年得惡疾王景亮結社相嘲號
猪嘴關而爲呂惠卿所中傷舉社齏粉黃魯直
好作艷語而秀公以爲當受泥犂業報世之君
子慎矣哉人禍天刑可爲猛省

事有快心者三

晉人入曹數其不用倍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事之快心者一也越王勾踐破吳而誅伯嚭責
其賣國與已比周事之快心者二也來俊臣于
周興即以其法治之請公入甕事之快心者三
也

沈氏之說

卷四

六二五

事有矯情者三

漢高帝與雍齒有讐欲息沙中偶語而侯之事
之矯情者一也韓信召二惡少年所嘗辱已者
各予百金恥其曩時之不能殺而自掩其怯事
之矯情者二也韓安國為獄吏所窘不堪之甚
曰死灰寧不復燃乎曰燃即溺之後復爵獄吏
請死安國曰公等寧足與較乎時人服其雅量
事之矯情者三也

沈氏之說

卷四

六二六

長卿再弋○只因兩韓公自附雅量長了千古
才風後來豪傑受這些愚頑的人許多煩惱其
實我身困苦于人何與縱不望物色塵埃中何
至橫逆相加亦深可痛恨後之君子便量窄些
也不妨

卓去病先生評○人當貧賤時為人所詬辱不
知其几而一朝得意又自附于雅量不較是使
惡人得志無已也善人之受害益甚矣故君子

以直報怨爲一已泄憤者小爲衆善人羽翼者
大爲衆善人羽翼者少爲千百世扶風教者多
張橫渠有云報者天下之利也旨哉斯言所當
深味

沈氏之說

朱四

六一

事有無可奈何者五

子嬰誅趙高在位僅四十六日酒未及濡唇餐
未及下咽而眞人已死于霸王上事之無可奈何
者一也司馬遷以李陵事下蠶室家貧貨賂不
足以自贖交遊莫救事之無可奈何者二也劉
盆子人畏欲啼事之無可奈何者三也張超被
圍于雍丘臧洪行跣且號東甲請舉而袁曹方
睦坐視不救洪竟敗死事之無可奈何者四也
沈氏之說 卷四 六十八

奈何者五也

長卿再弋○賈長沙罪子嬰不能任忠賢又不
能縞素以正先帝之過其說迂甚大凡旦夕悔
禍而卽可收土崩瓦解之勢者其先世嘗有功
德于民者也秦然乎哉況在位日淺其及圖乎
所謂善者無如之何正此時也長史欣留司馬
門三日不報章邯降羽執羽手涕泣爲言趙高

則邯寔萬不得已。而誼云章邯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皆文人之筆也。若以臣節責邯則別有說。

沈氏之說

矣日

三九

世事不平者九

武將汗馬血戰萬死一生。襲瘡止于外衛。文臣藉口發縱指示。世官執金吾。事之不平者一也。異途得賄。名之曰賊。科目簞簞不飭。則曰交際。餽遺事之不平者二也。古人重門第。爵無崇卑。皆得任子。今甲科方面之元子。例不得補邑博。士弟子員必與齊民一體角稅。而銅臭市兒不識章句。爲何物。翺翔胃監。居然號太學生。事之不平者三也。舉子分南北卷。今日之主司。卽前日之舉子。而主司閱卷。獨不分南北。事之不平者四也。士中式爲朝廷所舉之人矣。旣膺職。可以沾祿。未出庠。亦得補廩。而兩皆無之。何以爲方穀之資。事之不平者五也。詞臣不膺民社。彈文而吹毛求疵。反不若外官。誥猶有晚蓋之門事。之不平者六也。臺省作天子耳目。威尊權重。而庶吉士散館。以之爲屈。藩臬黃金橫帶。位

沈氏上說

矣日

三一

二千石上而兩衙門外轉以之爲囊事之不平者七也無錢買駱帽吝費戴紗巾既戴紗巾羞伍駱帽儉則不遜事之不平者八也縉紳衣冠之盜怒呵于堂上探囊發篋之寇戰栗于階前事之不平者九也

沈氏說

卷四

七十一

文人數奇

有僧相歐陽永叔耳白過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蘇子瞻生辰與韓退之相似命在斗牛奮角張口故生平風波特甚兩公之不偶或命相使然至于李青蓮捉月採石杜少陵覆舟醉沉數何奇也豈覓句太工亦遭陰譴乎大抵文人之習氣輕世傲物矢口月旦落筆雖黃不但人忌之鬼神稔忌之矣王元美曰扶造化

沈氏說

卷四

三二

之秘則真宰默警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此有識之言也而聰穎倜儻之士見解所到時出快心之語如琴發機率不及持出不及返原無意于傷人口業作崇彼亦不自由爾世間庸愚之夫與高士臭味不投又數數犯其所忌人衆我寡受禍宜矣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理勢宜爾可徒諉咎于命相耶士之文不若歐蘇詩不如李杜者人害天刑可以無慮然予有說焉月犯

少微吳中名士求死不得諸公生計既繁生際
自遠卽欲躋附數奇文人吾且柰之何也

沈氏之說

宋四

七十三

女人姓詐

官之墨者必酷婦之淫者必悍姬而且詐漢之
呂唐之武概可推已戚姬之人疑蕭淑妃之骨
醉易地皆然不足憫也近世婦人性好殺生而
持齋誓舅姑凌夫子而念佛者不少矣春秋誅
意其持齋念佛之意是何意耶內典云昔有四
姓人婦與琢銀兒私通者夫覺婦殊不服夫言
吾不汝信當與同至神所立誓婦言甚佳夫齋

沈氏之說

宋四

七十四

七日始往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于市
逢人抱持夫齋竟便將婦出過市琢銀兒便來
抱持詐狂臥地婦嗥呼其夫何爲使人抱持我
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
頭婦言我生不作惡但爲狂人所抱夫默然而
慙佛曰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韓
非子載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通于士季突
至士在內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

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士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此與琢銀兒事相類長安之俗男女導淫之處名曰巢窩蓋居亭主人媒合二姓之慾而因以爲利者也有一武弁潛匿于此以俟桑中之期及期而至者卽其妻也其妻左手紐其胸右手插其面且泣且罵曰吾探知汝在此特來窺破沈氏之說 矣四 三五

武弁慚屈而出佛所謂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者豈誑語哉

輕疑

薄俗喜于造謗無兄而盜嫂少孤而不孝繼母三娶孤女而搗婦翁此輕信之不可也而輕疑亦能賈禍英布之妾歸寧有隣醫賁黑以布故厚款之妾數稱賁黑長者布疑之而黑告變遂羅赤族之誅梁杜從任西荊州刺史新納一妾年貌兼妙寵愛特甚妾得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方倚簾讀之而從自外至妾羞以父事

沈氏之說

卷四

七六

相聞因嚙吞之從疑情人所寄剖腹取書妾氣未絕從覽訖而悔恨已無及矣是夜見妾訴旬日從死此二事皆輕疑之過也雖前生惡業不能解脫而二公于人情原自未透世豈有淫婦人于夫君前讚其所私者乎布之愚一至于此世豈有新納之姬恩寵方篤而遽有外情者乎又豈有淫詞而倚簾觀者乎從之愚一至于此大凡世故不熟人情不深而亂用其疑頭頭

是網士君子處帷薄之變者有孔顏之家法在
即揆以佛門果報之說應無有礙况妾勝所關
甚細古人云去一姬復一姬進者是也而可如
布從之癡迷乎

沈氏之說

卷四

三二

兄弟不相及說

壽朔皆宣姜所出朔譖伋而壽竊節遇盜與伋
同死王處仲親為叛逆其弟竺法深超然獨遊
于方外王荆公勅新法以毒宋而弟安國非之
韓絳黨附安石而弟維爭之曾布敗壞善類而
弟肇移書勸之夫武攸緒之于武壘族屬猶疎
逃也兄弟同氣而意趣端邪不翅冰炭故吾嘗
謂柳下惠之和非得已也以盜蹠之橫暴日殺
沈氏之說 卷四 三二
不辜肝腦塗地而惠為之兄誅之不得化誨懷
服之不得坐視之又不得只得造出一局曰爾
為爾我為我爾焉能免我哉蓋無可柰何之詞
而觀者反以為聖之和耳此之謂兄弟不相及
也若司馬牛則不達此意而憂矣
長卿再弋○牛惠分量迥隔一憂一不憂也象
封而管蔡誅則罪有輕重故凡人權不君相者
只好管得自已商所以廣牛即惠之旨歟

沈氏弋說卷之五

武林沈長卿幼

中國書院藏
卷五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三代以下人勝三代以上人說

沈氏弋說

卷三

一

孔子曰行夏之時竊有志而未逮至漢武帝始
改元用夏正朔是湯武伊周之心思損益不孝
武若也成王聞流言疑周公感風雷之變發金
滕觀之乃迎公于東土漢昭帝年十四即辨上
官桀之詐篤信霍光是成王之天資穎悟不孝
昭若也召公賢者亦不召周公而酈魏同心輔
政房杜謀斷相資是召公之懷利且不酈魏
房杜若也今人輒稱三代以上人物而不知三

代以下原自有人善哉石勒之言曰賢智敏達
不必攀夏聰明才辯不必讀書四海之外五經
之表亦自有人也而况三代以下之人乎

沈氏弋說

卷五

三

好惡說

人之有好惡從我見起則不能肖物而付從人見轉則無真宰無特操故大學言僻言拂蓋難之也有入于此眇者遇眇者跛者遇跛者憐其同病則以為悅忌其形已則以為嫌好惡果有常乎果無常乎染人喜日暄而植新篁者有憔悴之憂私人喜雨潤而策長途者有泥濘之苦好惡果有方乎果無方乎醉飽之人以酒食為沈氏之說 卷五 三

醜不以先紅顏艷姿海女逐酷臭之夫不以易臯蘭晦蕙周文嗜不美之菹味過太宰魏明好椎鑿之聲清踰絲竹則別有一種理外之心匪夷所思不可以尋常性情測也夫吾儒以孔子為宗而子之眾惡必察于何處見于妻公冶長處見于之眾好必察于何處見于誅少正卯處見

長卿再弋○凡人作好作惡外又有一種非好

沈氏之說

卷五

四

非惡之橫議如談字則曰祝允明豐南禺何嘗會搦筆談畫則曰沈石田唐六如何嘗會布景談詩文則曰李于鱗王元美何嘗會琢句此乃江湖習氣騷壇套頭以之嚇老實人者子髻時厭聞恒掩耳走而輕薄子纔效之不知其嚼過飯也

徐楚白先生評○世人耳長目短人好亦好人惡亦惡但患其轉不患其僻但患其順不患其

拂能僻能拂便是有力量人

沈氏七說

宋王

三

謹慎說

漢武帝號知人謂霍光小心謹慎可屬大事而諸葛武侯亦云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屬以大

事也夫托孤寄命何等忠貞何等識力而一謹慎遂足以辦之可見要一謹慎之人舉世難得矣已而光輔昭立宣廢昌邑行伊周之事亮先後出師討賊五月渡蘆深入不毛祁山六出歲無寧晷由斯以觀漢武昭烈俱雄才大畧之主

沈氏之說 宋王

斷不取畏首畏尾之人認爲謹慎而二臣扶危定傾又不作畏首畏尾之事以冒謹慎之名則所謂謹慎者即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旨而非壹于慈矣俗言彭祖觀井自繫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史稱石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此謹慎之象而非謹慎之義也必欲尋二臣謹慎處如霍光親送昌邑于藩邸孔明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之類是也

徐楚白先生評○微服過宋何等謹慎夾谷一會而却萊兵三千特謹慎中之作用耳黃聖孩先生評○高論可賞

沈氏之說

卷五

一

簡傲說

陳元龍在淮海之間豪氣不除許汜遭亂過下邳見之無客主之禮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牀下以告劉玄德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則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玄德此言乃是英雄本色觀此則玄德之傲更甚于元龍矣他日草廬三顧以帝室之胄而下巖穴之布衣何謙光可掬也不抗節者不能折節世人概以謙為美德傲為浮氣而不知其妙合之機有不容岐者傳曰之其所傲惰而僻焉傲惰特不可僻耳安可少哉士大夫作許汜之見者何多而為元龍之態以驚人為玄德之言以悚人者百無一覩紛紛然求田問舍誰為志于功名者乎

沈氏之說

卷五

八

長卿再七○世人誤認簡傲爲不美字眼而聖人思狂專取其簡又曰可也簡孔之取瑟而歌孟之隱几而臥皆傲也簡傲何不可之有自鄉愿媚世妄附于大易福謙之旨壹意作繞指柔如是則凡巧言令色足恭者天與鬼神皆福之矣乃單成公視下言徐而叔向何以決其將死魯公受玉甲其容俯而子貢何以卜其先亡隨與亢皆疾也所謂滿盈者就志氣論非酬應也

沈氏之說

卷五

八

春秋時狂狷之脉幾斬晉人風聲氣習差近狂狷奈後人各以中行自命而反目之爲恠僻不經嗟夫至于今求一真鄉愿亦鮮矣物極則返安知無真狂狷出而持世乎子更有說焉灌夫罵座今市棍醜酒者亦罵座陳元龍簡傲今墨

一真者亦簡傲可嚙也夫

真似說

物有真卽有似砒砒混玉魚目混珠鎗石混金鷲鷲混鳳野馬混麟木蘭混桂奚醢混檀蛇床混藤蕪芎藭混藁本薺芩混人參杜蘅混細辛敵木混門冬房葵混狼毒鉤吻混葶華拔揆混草薺皆聖賢所謂似是而非者也似則難辨故學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似則害真故黎丘丈人惑似子者而殺其真子瑯琊巨伯惑似孫

沈氏之說

卷五

六

者而殺其真孫似則必至于敗露故蘇世長在陝州部內有犯法者世長自撻于都街血流痛楚而走觀者笑之夫天下事不索胡獲予嘗痛世人總此精神心力而不用以覓真偏用以摹似宋人之楮葉似巧而實拙者也畫家藏拙不寫儀像而寫神僊鬼魅何者儀像難真神僊鬼魅易似也真則率其天然之趣而光景常新有動人于形骸之外者不脂不粉美人之真也夫

差。眇。之。故。國。傾。不。衿。不。履。帝。王。之。真。也。虬。髯。惜。之。故。心。死。情。真。則。石。可。化。魂。可。離。氣。真。則。濤。可。迴。鐵。可。沒。怨。真。則。酷。暑。而。霜。可。降。嚴。寒。而。塚。可。青。也。不。知。者。以。爲。怪。知。者。則。以。爲。常。而。已。矣。似。者。有。是。乎。予。性。惡。似。而。喜。真。作。真。似。說。

沈氏一說

卷五

善利說

潘侍郎允見程正叔程舉孟子孜孜善利二語爲問潘未釋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亦知今之所謂善乃古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悟一生之非予有說于此近世僧道募化錢米啓建塔廟及齋壇經懺欲以漁獵褻施而遡當年建塔廟開齋壇經懺之本意實昇天超界度世伏魔近世好爲人師者期得館穀束修而究作師之本旨實振鐸而發蒙以領袖來學羽翼斯文則今之所謂利庸非古之所謂善乎善利原一串事不得分拆而爲善爲利各有兩途不得合併今人既慕虛名又貪厚實善利襍出而僞君子且接踵矣予嘗有言非但善中襍不得一毫利卽利中亦襍不得一毫善也

長卿再弋○袁中郎先生增三教爲五曰儒曰釋曰道曰黠曰愿減三教爲二曰何人不儒釋

道而襲其迹何人不蹠愿而傳其神此皆憤世語也而予支離其說約之爲一教何也中情不遮則外貌亦不必愿欲傳其神自不得不襲其迹耳世人盡囿于一教之中而不能出而聞予此說佯詫曰是何言歟然未必無世味外人賞予此說者

卓去病先生評伊川塌麥人問市價乎抑減價也伊川答云市價所謂利中襍不得一毫善

沈氏之說 卷五 十二

也不襍善乃真善也

聞子將先生評○三代時鄉舉里選故士多勉而爲愿今跣地任達者不礙進取士何以愿爲但增一跣教而儒釋道多收拾去矣

善惡說

人但知善人難得而不知惡人更不易得古今以來聖君賢相自堯舜禹湯文武而邇之尚有黃帝神農伏羲等辟稷契臯陶伯益伊傳周召而外尚有風后牧力等臣而猶不足廣之以孔孟善人如此其多也惡人寥寥止桀紂而已繫之以幽厲氣力單薄意味淺淡那能如桀紂之暢滿乎故荀卿性惡之說不得受屈于子輿

沈氏之說 卷五 一三

也昔人有云使文王不死其聖當不止此嗚呼使桀紂不死其凶暴豈止是哉可見善惡分量俱無涯聖賢必無顛迷之理凶暴間有悔悟之時惡人而化于善周處是也善人而轉于惡千百中不一二見焉予故曰善人易得惡人難到也

聞子將先生評○齊襄隋廣尚不得爲惡人耶三代以上屈指桀紂若自秦以還桀紂尚無坐

位處且祭亦非紂比也比于有子無子不可知
據皇甫謐則紂且剖比于妻視其胎矣

沈氏說

卷五

十四

安貧說

貧之難處尤莫難于婦人介推之母陳仲子之
妻能安貧其天性也世之如蘇季子朱會稽之
取擯于妻嫂者不少矣獨二子有激而以富貴
自羶故傳耳乃北門詩人且曰室人交徧謫我
則婦怨無終從古然矣假令衛之賢者如東門
之慕縞食貧自樂何至仕暗君而甘升斗之祿
爵爵不得志哉山巨源少孤家貧謂妻韓氏曰
沈氏說

卷五

十五

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
由此推之鮑宣梁鴻洵孤貞亦少君孟光之澹
泊雅有以成之矣
長卿再弋○史載劉伯寵少而貧薄及歷武陵
守貧尤甚嘗召左右將營子母忽見一鬼撫掌
大笑遂止夫貧不知安為鬼所笑世人只因命
字看不透有許多謀求則知命乃安貧之秘訣
也

徐楚白先生評○無怨貧所難而范史雲易之
無驕富所易而石季倫難之代有升降類有貞
蹟卽聖訓未可泥也

沈氏一說

卷五

一六

攘夷說

三代而下一統而最久者無如漢唐宋宋受夷
狄之禍最慘橫于遼侵于金滅于元固天運使
然亦宋之君臣禦失其道也蓋夷情如犬羊不
可禮義化誨大創之使懼而遠竄斯有數世之
寧先王知其然故舞干因壘之後惟歲時震耀
其甲兵不聞其以賂爲羈縻也春秋重攘夷正
恐其猾夏也而宋儒始亂之曰欵日和漢武帝

沈氏一說

卷五

十七

命衛霍出師北伐匈奴雖費與勞得不償失而
匈奴漸弱誰弱之漢武弱之也唐太宗征突厥
有雪恥除克之咏亦猶是意以故漢唐間有虜
患不甚大害宋然乎哉宋儒目兩主爲窮蹟以
本朝金繒行成爲得策寇準勉使者以許過三
十萬卽斬之斬其所不必斬富弼爭獻納二字
爭其所不必爭此孩童所竊笑者而二名臣斤
斤以此見長畏憚之病入于膏肓虜日以富强

中國日以貧弱譬之萬丈之隄蟻穴浸灌一決而不可收也或曰周宣王六月興師以伐玁狁幽王卽無道乎猶其子也竟爲犬戎所弑何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無犂庭擣穴之威以寒其胆故再世而竊發而宋儒方深取之以爲去不窮追得禦夷之體夫周之宣王洵賢于漢唐之辟矣而謂禦戎得上策未也齊桓公救邢城衛而霸秦襄公小戎西征而霸皆戰也非賂也

沈氏之說

卷五

十八

宋以堂堂天室供貢四夷恃一切苟且之計以爲恒其不卽亡者猶仁厚之遺乎

卓去病先生評○夷情怯而媮一大創之卽遠遁去見爲可擾則時見告矣不論我禦戎之休與盟言在耳也今諸邊實受此累而近法以搗巢爲生事有大禁坐令夷德無厭民生日蹙可慨也夫

積書說

先民有言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子欲改讀字爲賣字客駭之予曰近世子孫束書高閣飽蠹魚者卽號守文之裔矣其他非殘闕于鼠卽屋漏注焉或用以覆甕或用以粘筐或零落散佚村婦人竊爲線貼而癡孩子碎爲風輪以至糊窓牖拂塵埃無不取給于書其作廢紙賣者能幾其祖父千百金購而子孫獲半值所售者又能幾陶彭澤有五男兒都不好文墨况其下者乎予故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賣也客大笑絕倒

沈氏之說

卷五

一九

長卿再弋○記誦之家昔人呼爲腹笥予以爲肉厨已耳何也凡讀書者上之資以經世次之資以立言僅取誇多已不足貴而况徒積乎徒積則虛有用于無用其子孫必不能讀以故蔡邕萬卷悉授于王粲粲子誅復散于宗人王輔

國輔國遂成名儒書可謂得所矣然當時積書之人一段苦心如蜂釀蜜為人作甜予有說于此徒積者姑置弗論積而能讀者當用筆塗抹使不肖子孫難賣而吾精神流寄簡冊間異時知已開卷相對亦暢事也

沈氏六說

卷五

又二九

博物說

晉史載孔子履漢高帝斬蛇劍王莽頭咸御庫所珍藏忽燬于火此三物騰空飛去夫莽篡賊也祝融回祿之神何所賞鑒而收為骨董孔子大聖漢高真主其生平所用之物甘與戎首為伍則履劍亦絕無靈氣矣吾還叩之博古者圮上老人之履延陵季子之劍智伯之頭並表表者也今安在哉甚矣史氏之誣也故夫卜騶牙

沈氏六說

卷五

二二

于帝所者射覆之小術也識寶氣于豐城者占候之支見也若能辨軋德之鏡則有用之學真可以備顧問矣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長卿再弋○博物非如骨董家耳食射利者學古有獲以其緒餘旁及器具如劉原甫辨端硯之贗以天寶但稱載安得有年此時州改為郡但有太守安得刺史乎而刻云天寶八年刺史李元書偽也其辨赫連勃勃龍雀刀辨漢條侯

玉印亦猶是意何天承見古冢上銅斗有柄而知爲新莽時物卜其爲甄邯墓此皆非空疎不學者可臆揣也然史多溢詞續博物志謂堯緝獬豸皮以爲帝帳嗟乎紂爲象箸去陶唐已千有餘歲箕子猶且唏之當時茅茨土階安得有此博物者弗信無稽之言以資塵譚則得矣

沈氏弋說

卷五

又十

序齒說

國朝都玄敬先生聽雨紀談謂士大夫居鄉妄博謙退名非我族類一概序齒爲不中禮禮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于族又引藍田呂氏鄉約云非士類者不以齒可見序齒之誤相延已久然此乃薄俗非厚道也序齒對序爵言鄉黨莫如齒對朝廷莫如爵言卽就宗廟中論豈燕毛也而姪之坐次遂超諸父上乎

沈氏之說

又五

十一

士自與士序齒農自與農序齒商自與商序齒工自與工序齒斷不以鄉黨之故位商賈于縉紳之上如近時所云序齒之說也假令乞丐中有年長者士大夫屑與之揖讓乎是依然序服飾不序齒也又令伶優中有年長者士大夫屑與之周旋乎是依然序流品不序齒也而何以商賈偏序齒也昔人著錢神論呼錢爲家兄世無第而敢先兄者則序齒固宜然儘有墨宦饒

家兄更倍于商賈者亦相率序齒寃矣哉士舉于鄉舉于公車乃有序齒錄青宮入辟雖乃行齒冑禮今以目不知書之銅臭居然與鄉先生獻酬已不雅矣又從而序齒不更怪乎或者有所利而媚之未可知也乃士大夫之無所利者亦假借焉幫閑走空之客匄匍宦門以射利者亦援銅臭例而序齒展轉顧忌求媚于鄉惟恐人說俗惟恐人說薄而不知喫鄉飲進鄉賢全

沈氏弋說

卷五

廿二

不係乎此也宋洛下耆英社司馬君實年未六十以狄兼暮故事得與是時君實執政已久爵德竝尊彼此居鄉結社飲酒則以序齒為便况君實所與序齒者文潞公富鄭公諸君子也若爵德不逮君實而一味謙退甘處于商賈之下以自納侮此何可令輿皂見耶
長卿再弋○或問有一微匠年五十而室如懸磬自學校以至縉紳三十內者肯與之序齒乎

長卿曰否又問此微匠未幾家累巨萬則向日所不屑序齒者今頓然序齒乎長卿曰然或問有一貂璫廝役橫剝民脂富埒陶白年亦五十而士林中年四十九者肯與之序齒乎長卿曰然又問此役未幾貧甚衣履垢敝肘露纓絕面有菜色向日所驩與序齒者今序齒如故乎長卿曰否或問有人于此年踰知命位列閭台而百萬財虜頽然耳順此時序齒乎不序齒乎長

沈氏弋說

卷五

廿三

卿曰否又問臧獲出姓挾貲數萬僕從冠服甚麗而年已髦期衣冠業與之序齒矣既而居亭怒其太橫遷之宇下此衣冠人來至王所還見臧獲此時序齒乎不序齒乎長卿曰否或問聖人說富與貴世人勢利竝趨子伸斯文而抑阿堵世人先崖異子矣長卿曰不然子惡其不情耳夫序齒二字從年歲生不從家產生可怪今人趨利逐富本一齷齪肚腸而文之以美名曰

鄉黨序齒厚道也。若直截痛快。衝家產之羸。詘為禮文之隆殺。雖不佞其何說之辭。雖然商賈中有孝友可風。而縉紳中有極無賴者。不但上下床而已。奚序齒之足云。

沈氏弋說

卷五

廿四

甕飲說

昔蘇舜欽石延年輩恣情杯酌。其名有五夜不燃燭。謂之鬼飲。挽歌哭泣。謂之了飲。露頭圍坐。謂之囚飲。以藁自束。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而好事者廣之。云商辛為酒池。迴船糟丘。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非牛飲乎。阮步兵飲酒。二斗舉聲一號。非號飲乎。畢吏部盜樽。非偷飲乎。劉伶跪祝而飲。非跪飲乎。

沈氏弋說

卷五

十五

北齊高季式留司馬消難。飲索二車輪。主客各括其頸。引滿相勸。非枷飲乎。胡母輔之。董閉室酣飲。光逸脫衣露頭。狗竇中大叫。遂得入飲。非狗飲乎。以子論之。蘇石五飲。強立各目。殊無義味。而牛飲號飲。偷飲跪飲。枷飲狗飲。各領其趣。最慘毒則王愷矣。愷設燕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王敦。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王導素不能飲。勉強盡觴。近

世飲酒無古人之趣亦無古人之惡但充量滿腹而已此與貯之瓶罍中何異所謂甕飲者耶聞子將先生評○趣甚

沈氏七說

卷五

廿六

四皓羽翼太子說

高帝創業中之魁然者也愛少子蠱厥妃廢嫡立庶非其質矣帝蓋有隱慮焉慮天下非劉氏有而轉屬之他姓視人心所嚮謂何耳人心在太子則太子嗣人心在趙王如意則趙王如意嗣此情惟子房知之故曰未易口舌爭也帝非慮呂氏之危劉而繫心于戚氏也慮及此以帝之忍且斷鋤之不難呂后卽悍婦乎纔欲易儲

沈氏之說

卷五

十七

而窘迫無計其不足以制高帝也明甚然則帝所慮者何天下初定沙中之偶語未息功臣之怨毒未消千秋萬歲後有天下者果劉氏子孫哉未可知也從古匹夫而有天下者惟有虞氏夏商周秦皆諸侯也五季之君盜賊夷虜黠率巧養子無所不有帝不及見但見已起家布衣儼然稱帝不能無疑方日夜憂繼體之弗類而何暇留情祗席爲設迂儒以申生扶蘇之說

鑒于人彘亦武之英敏酷類其祖而法漸微耳

聞子將先生評○說得高祖心事出

徐楚白先生評○惠帝即死則羽翼劉氏者誰
或謂平勃交驩火德自王子謂呂后未殂諸呂
未易平也使子房無赤松之遊則孝文早嗣呂
后無稱制之理矣

江表之說

卷五

三十一

仕宦當遵孔孟說

今人初釋褐作吏虛憍恃氣自負清廉動與上
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居下位而不
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往以後進凌先
進齟齬一二死灰之鄉紳以自鳴其猛此與孟
氏之訓違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夫
諧媚纖趨醜行也而事上亦自有禮搏擊豪強
美名也而處同袍亦自有體矜奮之士習氣用

江表之說

卷五

十一

事最易蹈之後悔何及

淮陰侯密于用間疎于設備說

吾何以知侯用間密而設備疎哉以伐趙知之侯與張耳引兵伐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欲以三萬精銳從間道絕其輜重深溝高壘毋與戰不旬日而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成安君迂澗類宋襄素稱義兵無事狙詐侯偵知左車計不用始決意下井陘傳餐之令下背水之陣成而漢赤幟且立于趙壁矣無何解廣武君縛

沈氏之說

卷五

廿二

虛心問計夫侯用兵如神智不在廣武君下何服之深也是時豪傑並起侯借廣武君以示招抹即使其計果行侯必不墮廣武君陰謀秘畫擯棄不用而且令敵人窺其鼻息得以為應成安君不亡何待而侯用間之密豈他將所及哉可怪者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與耳尚不知也倘敵人亦自稱漢使如華元夜登子反之牀變生倉

率何以備之予曰此千古之誤也漢王櫛沐風

雨非深居稱朕者比三軍之士疇不識其面貌也者安得自稱漢使即如士庶之家賓客闖入臥內方舉家驚異而主人迺有不知者哉何況軍門嚴肅奪符易將元帥顧不知也所謂不知者佯不知也苟知之而以大將體統見漢王乎倨矣以人臣禮見漢王乎屈矣此兵法所不載而侯謬為不知此侯之權也漢王在所駕馭中

沈氏之說

卷五

廿三

而陋儒反以駕馭之術歸漢王又有謂侯故示之以疎者甚則有真咎其疎者真咎其疎非所論于侯之用兵謂侯故示之以疎在良平或然侯未必有此遠識謂漢王得駕馭之術此狙于善將將之說而不察焉者也

黃聖孩先生評○總之韓信生平備敵人甚密備漢王甚疎若使敵人為華元之計則必不能入

沈無回先生評○佯不知一語足訂千古之訛
獨怪侯既有此深識他日與帝論兵却又曰臣
多多益善鍾室之禍寔基於此蓋侯英雄人也
無大利害以鎮之其穎閃躍立露其智出良平
下以此弇州云信非人臣之材而不能君也只
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至言哉

徐楚白先生評○信與耳尚不知也與一軍皆
驚俱是太史公粧點語恐非實事

沈氏之說

卷五

十四

擬項羽遺韓信書

項羽聞龍且死大懼遺淮陰侯韓信書曰將軍
棄楚歸漢視樂毅之捐燕歸趙何如哉毅與燕
惠王有隙不得已而去將軍與寡人無間言寡
人之側有人為將軍先容如蕭何者必不令將
軍掉臂至此雖然漢王豈真知將軍者哉將軍
為漢破趙下齊亦既報其解推矣必欲恣然于
故主之誼以結新驩竊為將軍不取也且漢王

沈氏之說

卷五

十五

名為濶達大度衷實刻飾方且聲寡人之罪為
義帝發喪而分羹之語凡為人子者所不忍聞
自親之不恤何有于將軍哉將軍之王齊果出
自漢王意乎抑請而後得者乎漢王以有寡人
在不敢不聽非其本心而將軍遂以為漢王遇
我厚愚矣况寡人勇畧蓋世身經七十餘戰未
嘗敗北曩者鉅鹿之戰諸侯王所習知豈漢王
所敢挑戰決雌雄者鴻門之會寡人生之榮陽

之圍寡人欲死之而乞憐于臣紀信。狡兔幸脫。又將軍所習知者顧望依彼以自振乎寡人之剪滅漢王在旦夕如終風之蕩稿梧而將軍頻為之出死力于將軍未便寡人又聞蒯生以三分鼎足之說說將軍此未必非良平畫策慮將軍二三其心陰以言試之者將軍自宜狐疑弗聽而寡人剛直無他腸曾與將軍有一日之雅敬布其區區之私豈概等為貌言而忽之乎惟

江表一說

卷子

廿六

垂聽幸甚

小說證廣

客有譚淮陰侯與西楚霸王戰者反覆誼譁刺刺不休予笑曰昔人讀爾雅不熟認彭旗作懈食之大憊予讀史漢不熟據街坊市井所傳小說便以為是夫信何嘗與羽戰乎信聞羽至不引兵而東即引兵而西蓋信之自計審矣信遇羽勝負俱有所不可信大將羽梟將也信舊臣羽故主也范少伯有言為人臣者不可以加誅

江表一說

卷子

十二

千人主就他國論也况親委質焉者其操戈耶信苟運其奇謀羽不以其身為龍且代乎是勝固不可也若以正合不以奇逞蹈宋襄之迂則曩時俛出胯下之懦夫而今頓與拔山扛鼎之雄啞啞叱咤千人自廢之傑爭匹夫之小勇如螳臂當轍必無倖免是負尤不可也避實擊虛兵家之妙此信之所以為信也史稱子房多病未嘗獨將亦猶是意而說者謂為將乃道家所

忌子房避之果爾則子房運籌帷幄中孰非爭城殺人之事而曰非我也兵也誰欺乎又謂子房欲逃封故稱病而辭將嗚呼沼吳者皆陶朱之力而扁舟自若也子房即功高遂不得從赤松子遊乎子房之意蓋不欲分諸將之功又自知非羽敵也羽以二十八騎潰重圍而出斬漢都尉僅亡其兩騎此何如鋒鏑而顧以狀若婦女之留侯輕試于一擲哉客聞之語塞不敢復

沈氏七說

卷五

十八

沈無回先生評○子房以術合者也如人訟而延訟師訟勝而疑之恐其更謀已也子房之托赤松消帝之疑也不然亦韓彭之續耳其平日稱病未嘗獨將亦此意蓋微示以功名簡淡之意則它日脫屣不至驚駭此子房預設之局也曰曲逆何以不托曰平品汚帝不深忌之汚即平之三窟也智依局生良平易地行之俱不是

土木不可並論

議者輒云土木亡國引秦隋為証乃秦隋自有致亡之道不專在土木也即以土木論土豈木比乎二世之阿房宮煬帝之迷樓結綺臨春聖仙諸館築愁築怨亡不旋踵而長城拒胡萬世永賴開河渠以通舟楫灌溉之利亦萬世永賴夫寧直不厲民而已耶假令賢辟初之則非常之原矣惟此舉出于秦隋而後世遂以為殷鑒

沈氏七說

卷五

十九

皆耳食之言也若秦隋能順取而順守雖作阿房宮迷樓何傷哉漢營未央宮極其壯麗何以不亡觀此則露臺惜費之見小矣予更有說焉夫魏之銅雀臺與秦隋曾無差別而成喪相反人主可繹思矣

沈無回先生評○袁中郎遊靈巖記尾云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為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

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賜。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文人快論大都如是。獨恐彼昏據爲口實。不可救藥。

沈氏之說

卷五

四十一

以居官作佛事

凡貧賤人爲善難。爲惡亦難。何者。勢不足以濟也。富貴人爲善易。爲惡亦易。何者。力足以遂其願也。假令堯舜桀紂俱匹夫。縱仁暴之極。祇戚屬受之。必不能遍被于鄉閭。况國與天下乎。近世宰官慕大雄之教。輒脫冕齋居。作老衲狀。予竊笑之。夫我等爲窮措大。則無如之何耳。幸而通籍。綰符如應龍之乘風雲。微霖大需。相特以

沈氏之說

卷五

四十一

投枯稿。咸待澤焉。視枯槁之取潤于江河者。勞逸鉅細懸矣。何必作區別見。而謂仕宦非淨業乎。其所着烏帽。卽毘盧冠也。鞭笞卽痛棒也。呵怒卽熱喝也。見冤抑而隱之。卽是慈悲道場之。死而致生之。卽是方便道場。窘迫于上官而爲民受屈。柔其氣以奉之。卽是忍辱道場。簿書錢穀。晝夜不休。無須臾之暇。真若世人爲兒孫作馬牛者。卽是精進道場。飲水之操。終始不渝。暮

夜之金不入。卽是清淨道場。巨猾望之。而歛跡。無扞網干憲之奸。卽是降魔道場。吾願士大夫以宰官身此說于世其有利益作佛事。孔孟之真脉。其在茲乎。佞佛之誚免矣。

聞子將先生評○快哉此真菩薩行願也。息壤在此矣。

徐楚白先生評○絕頂之論。前此未有。若居官時。造成罪業。雖棄官修行。無益也。

沈氏六說

卷五

四十二

釋氏教孝說

孝為百行之原。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此儒家之論也。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墨與釋。差相似。而章句鄙儒。遂移墨氏之罪。漫加于釋。彼于釋典。曾未窺覩。以意揣耳。報恩經言。生箇孩兒。流出三斗三升。凝血中陰。經言。聞浮提兒。墮地。飲母乳。一百八十斛。羅王經言。受父母身體。乳哺養育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沈氏弋說。卷五。四三。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釋氏教人以孝。不能殫述。而顧詆其無親。甚至不孝于親。造諸惡業。而反向三寶懺悔者。是三寶為逋逃藪矣。夫無心之過。可懺也。恃懺之足。以消罪解冤。而明知故蹈。譬謀逆者。乞降以免。君許我乎。是又添一層罪案矣。阿闍世王殺父。雖向如來懺悔。竟墮地獄。得飽比丘。瞋母。雖曾往昔供佛。終下阿鼻。此罪之斷不容赦者也。懺之何益。王

彥偉以土袋壓親鬼移其袋反壓偉身河南女以蚯蚓養姑雷擊其頭化作白狗此何者非佛之顯靈而顧以無親詆哉

長卿再弋○張璞父死不葬璞死未幾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陳彭年執政人號爲九尾野狐彭年死孫達發其墓亦取金帶抵罪逆惡之報如印印沙毫不差忒

徐楚曰先生評○近有辨報恩經爲偽造者夫沈氏弋說 卷五 四二四

佛菩薩憫世之念何等真切此經縱僞意則真矣必喋喋焉白其爲誑與歐陽文忠辨繫辭之僞何異非沙門中學究哉根器最上人覽此當發一笑

聞于將先生評○塞住懺悔一途最是然亦自有說

除肉刑說

漢文帝除肉刑古今多其仁愛而後之君子如陳羣鍾繇等議欲復之其仁愛更甚何則炮烙之刑初自紂而肉刑初自臯陶舜用之三代因之舜德好生書所紀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孟所稱也文帝而反紂所爲則得反臯陶舜三代所爲獨何心歟先王以五刑弼五教復設詳刑之官以防其淫雖禹泣罪湯解網文掩骸仁愛立

沈氏弋說

卷五

四二三

千古之極而不廢肉刑稔知其不可廢也文帝崇尚黃老一切姑息之政不止于除肉刑而肉刑之除世儒率無非之者不過謂其慘耳若就二氏之教論笞杖亦慘不但肉刑有人于此建議自今大辟悉罷不行則舉朝羣起而爭矣夫大辟非肉刑中之最慘者乎大辟不除而肉刑獨除則下愚巧爲規避僅不蹈誅戮之條足矣其他細微可扞網者何憚而不爲法輕易犯

階厲無窮此之謂不忍人之心非不忍人之政也。或曰死則死耳罪不至死而肉刑貶終身之玷絕自新之路不殊可矜乎子曰改生于悔下愚無悔性漏網之姦軌法特甚先王知其然刑期無刑殺期止殺原以創懲天下非爲伏辜者地也若罰不當罪則宮之後不失爲巷伯刑之後不失爲卞和矐目之後不失爲高漸離若罰當其罪則自有士師以來遭刑而晚蓋翻然潔

沈氏之說

卷五

四十六

已者有幾姓名不載于史傳我未之前聞也近世有盜賊通于囹圄而祝髮爲僧或儼然衣冠以托于士流者無從區別據愚見刺字當于兩頰并復古髡法則朝通而夕可擒彼知其必擒也亦自不敢萌遁念矣

長卿再弋○高秘書有言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爨况凡人能無咎乎旨哉斯言子邇之

虞五臣禹稷契益後世子孫皆崛起在此位而臯陶獨否刑官無後之說信矣孝文之除肉刑亦未爲無見云

聞子將先生評○下愚無悔性此下愚之習也常開悔之一路以待人此聖王之心也

沈氏之說

卷五

四十七

革除比丘尼說

沙門謂狗有佛性。雉聞經而化為曇翼。祖師則是靈蠢同歸。曾無差別。而世尊獨謂婦人不可度。阿難度之為比丘尼。夫佛者西方之聖人。與孔老並列為三教。不假于時王之表章。而令人尊敬奉持其法。何可滅耶。比丘尼則似可已也。比丘持戒二百五十。而比丘尼倍之。其艱于證果。可知于嘗見東南之俗。老媪祝髮為尼。良家

沈氏上說

卷五

四八

少婦因祝髮為弟子。惡閹黎居然往來以為常。而人不敢詰。何也。彼城社于富貴之家。漁其穢施。又號于人曰某豪有力者。檀越我某巨室。供養我世豈皆青盲避世之客。白晝典籌之人。乃身頂冠紳。而為惡閹黎護法。可笑也。雖端人正士。欲甘心焉。而莫敢誰何。蓋投鼠忌器。亂天下瓜履之嫌者此也。屏此一途。則僧俗男女井然。有別。即欲宣淫于形迹。有所未便。譬渡者無橋。

而望洋之人。絕彼岸之念。如此。則風俗正矣。狄

梁公毀淫祠。王荆公懲寺刹。概斥三寶。故其法暫施而難繼。據愚見。莫若專芟夷比丘尼。而毀其菴宇。擣淫僧之巢穴。實所以衛三寶也。或曰。今天下比丘尼以萬億計。一朝鋤之。置于何所。子曰。古有尼配僧之說。近于謔。非政體也。莫若妻謫成者。借以寬民力。而不費縣官之錙銖。真良法哉。在位君子。採子說而行之。移牒兩畿各

沈氏上說

卷五

四九

省州縣。自國初至今。比丘尼所犯淫戒。案牘彙為一編。永杜其害。即有靈照之徒。現身示異。斷不為其所撼惑也。三寶幸甚。世教幸甚。長卿再弋。或云佛制四眾弟子。使尼決當革。則佛世先應缺此一眾矣。子曰。奉法弟子。增一眾。不妨破法。弟子減一眾。不妨所謂四眾者。即無四相之說。不可執也。再求聚斂。孔子曰。非吾徒也。四科中不缺一乎。或云僧多破佛法。

道多破老子法士多破孔孟法若准革除尼法行之恐都無立脚處也予曰傳奕議除僧故其說不行予欲除尼三寶中但有佛法僧無尼也無尼于淫僧誠不便而于三寶則便若謂尼中亦有善良則娼妓中亦豈無節俠乎望一二于千萬非通論也

徐楚白先生評○以尼配僧大亂之道唯以尼妻謫戍則祝髮者且將還俗而世無比丘尼矣

沈氏之說

卷五

五十

在今日則第一要着然此說實三寶功臣

戒溺女說

吳隱之將嫁女謝石奴知其貧潔令使者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甚推其隱情不過慮粧貲艱于措置耳夫與其欲從厚而殺之不如姑從薄而生之吳隱之之嫁女可師也且無論果報之說可畏即如緹繫以尺牘洗父冤楊太真既貴當年有生男弗喜女弗悲君

沈氏之說

卷五

五二

今看女作門楣之誼緩急榮枯兩有所賴則女亦何可溺也世情愛子特甚于女不知堯于娥皇女英較丹朱何如耶

聞子將先生評○此風最惡每欲徧搜其中因果彙為一刻以警羣愚倘得居民上者嚴為禁止真一吉祥善事也近世甚有并溺男者此風在衣冠中亦有之長公與朱鄂州書當熟玩

庸醫殺人說

子客長安最久而良醫絕少因思京師一切仰給四方四方之百物美者驚集于京師以逐利惟良醫必不可致何也郡縣中有一二良醫以供桑梓之用猶日不暇給間裹糧而走百里之外即憚煩稱苦况肯萬里往來于京師哉其至京師者皆藥囊作鼠穴之庸醫也鎮日無聊怨命怨運遠征為糊口計其藥詎可服耶士大夫

沈氏七說

宋王

五二

在京師不死于病而死于藥者十之八九可畏哉必不得已而延醫當灼知其來京之故或避地而非糊口則可矣諺曰秀才學醫如菜作齏越地是真子謂好秀才學醫則為良醫為名醫為特醫低秀才學醫只成就得一个庸醫而已凡物以本質為主麓惡之溺器千百年後斷不作骨董賣也若云資有近有不近則醫以聰明用者也夫人總此聰明而行文庸者行醫亦庸若云庸醫

力量縱不能治病亦不能殺人則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者何說哉事可擾人亦可殺貧賤之人何業不可糊口而偏以人命為嘗試其情誠可痛恨彼徒以舌之諛補其技之庸而又以謗良醫之惡口參其舌之諛士大夫樂其諛憐其窮而妄發薦贖則殺人之業彼獨當乎我分受乎予不惜犯庸醫之忌以全活多人蓋好生之意也

沈氏七說

宋王

五三

徐楚白先生評○好秀才斷不學醫比之菜又比之齏正譏其庸陋非美辭也
聞子將先生評○余謂好秀才作醫尤是險事蓋學問聰明盡是殺人利器也

夜燭達旦說

俗儒有言夜燭達旦雲長之大節也夫人苟非
下愚必不冒賈倫之罪雲長萬古人傑而以區
區別嫌明微旌之辟如頌孔子而美其能不攫
金也陋矣哉當時雲長奉二嫂陷于操賊欲死
不得欲去不得操猾虜也陽尊其義俠以收延
攬之名安知不陰忌備而思為剪翼計乎夜燭
達旦防不虞也鉏麈荆卿之流萬一幸發預有
沈氏弋說 卷五 五四

以制之矣雖然中材求白于心而英雄務白于
迹則夜燭達旦亦禮也夫

卓去病先生評○漢壽千古偉人豈以此為節
乎予嘗有云秉燭達旦公之小節誅顏報魏公
之苦心

徐楚白先生評○以防不虞立論千年暗室一
燈照破

關真君鹽池顯赫

吳越燕齊間煮海為鹽滇則有黑白鹽井而晉
則為塩池在解州宋真宗朝解池塩涸以蚩尤
作祟故解舊有黃帝蚩尤二廟解民新黃帝廟
壯麗逾常不及蚩尤蚩尤怒而不平池塩頓涸
魚蟹蝦蛆鰕鱧之類化為人妖白晝擾民婦子
無寧晷真宗患之時真宗崇道教晉中士大夫
獻策臣之鄉有漢將軍關羽者正神也庶可以
沈氏弋說 卷五 五三

治蚩尤真宗敕方士以符呪召真君真君現相
于丹陛之下問陛下何以命臣真宗大驚且告
之故真君曰無難但臣久不試于兵革幸憊馬
疲不堪用矣願陛下賜臣馬五匹擊之真宗
曰幽明境隔人神不相為用柰何真君曰陛下
親書御札焚以賜臣足矣真宗許之真君受詔
而去時方酷暑耘者忽仆于田販者忽仆于市
馬仆于廐天地晦冥風雷磅礴空中聞鉦鼓格

聞之聲凡七晝夜而始清明盪池盡血魚鱉蝦
蛆鯁鱗之類盡腰斬于池無何滌以大雨盪池
如故所什人馬屍腐而不還者十之二三真宗
降詔褒封以旌其績晉中孝廉葉則如爲予言
其畧如此葉諱震生子同社友也聞喜人與解
州密邇所傳聞當不謬嗟夫史稱蚩尤能作大
霧數十里迷黃帝之軍使不相見黃帝受符于
西王母乃克殲之涿鹿關真君加黃帝一等矣

沈氏說

卷五

五二六

轟轟乎忠義之正氣邪烏得而勝之今

上御極之四十三年

詔封真君爲三界伏魔大帝四方惑之說人人
殊予述舊聞以曉愚俗云

鸞乩紀異

近世召神仙者以桃木爲鸞乩命童子扶之隨
符而降其術多僞卽有降者乃靈鬼非神仙也
一人于乩上召得漢將軍雲長關聖降旁有少
年戲之曰武夫亦能詩乎曰能汝命題來少年
偶見桃瓣繫于蛛網之上卽以爲題關咏七言
絕句一首末云蜘蛛爲愛春光好繞住殘紅不
放飛咏畢曰汝和韻少年不能和以鸞乩撲之
而斃明神之不可侮如此唐詩有螻蟻也知春
色好倒拖桃片上宮牆之句由此觀之漢人亦
摹唐也永清友人武君維藩爲予言神仙之事
曾召得盧生有七言律二首予不能悉記武乃
侍御公後爲諸生恂恂長者不作誑語予篤信
之因知古所傳邯鄲夢乃實有是盧生非寓言
以醒世也

沈氏說

卷五

五二七

僧樓紀異

子鄉獨山刹名普濟其闍黎喂猪飼蠶為業飲酒近婦人為生與兩峯三竺不異壬寅歲予厭城市酬應覓書室于鄉憇普濟寺之享堂其間空無人處也四望山田錯列松聲鳥語雜以牧唱令人神開每旦諸大小闍黎各問安否予始以為情款既而疑之有土著張茂才書紳來顧亦問安否予詰其故張言此地鬼之窟宅寺僧

沈氏之說

卷五

五八

不敢居而以公之讀書者曩時不佞偕友李某曾托宿焉李尚未遊庠也諸鬼登樓弄李自榻擲之地復自地升之榻俄而愾然嘆息或曳履或開窓曾無寧夜而君家半月以來處之晏如誠可駭愕張別去予笑其說之誕因急欲得鬼情狀且謔且挑之初昏時灶間盆盂釜鑊之器丁丁有聲屋上響如爆竹予靜俟杳無所見子弟臧獲咸失色頃聞墻外石門大開予曰聞其

開必不開也臧獲五六人携燈下瞰門果不開從此擾擾不寧履聲入梯至二級必不能上上而復下下而復上自初昏至五鼓乃絕如是者三四夜予曰再如是當用符呪治之否則為汝作佛事懺之從此安靜如故後予風塵長安者十年因循而未之懺蓋至今失信于鬼云或問鬼果有乎予曰三教聖人皆曰有安得無世間有此字遂有此物凡神仙佛皆然何獨鬼耶蒼

沈氏之說

卷五

五七

韻造字天雨粟馬生角鬼夜哭則鬼之從來久矣稽中散見鬼于燈下阮德如見鬼于廁中猶曰幻也若范文正豈誑耶

夢兆

高宗夢傳說文王夢呂望為思賢也孔子夢周公為行道也他年夢莫于兩楹之間則道窮矣而莊周且栩栩然夢為蝴蝶焉於陵仲子夢葵以表廉俱各從其志也。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其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鹽其腦子犯曰吉楚子玉為瓊

沈氏上說

卷五

六一

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公疾又夢二豎曰彼良醫也懼傷我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緩至曰疾不可為也盲之上膏之下藥不至焉。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楚共王中目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還自鄭至于狸脹曰余懼死不敢占也。今三年矣言之至莫而率中行獻子夢與晉厲公戰公以戈擊之首陷于前跪而

沈氏上說

卷五

六一

弁玉纓。夢河神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兵敗及連穀而死。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止于鄜衍。遂為鄜時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子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鄭文公妾燕結。夢天使與已。蘭曰余而祖伯儵也。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御之。生穆公。名蘭。魏顆與秦戰。見老人結艸以亢杜。回獲之夜。夢曰爾用先人治命。不以余女殉。葬余是以報。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

戴之奉之。以走巫曰主必死。若有事東方則可以逞。遂伐齊。鄭人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率國人愈懼。子產立其後。以撫之。乃止。吳王夫差。夢犬嘍南嘍北。流水湯湯入吾殿堂。竟死于越。其他以情感者。如楚襄王夢巫女于陽臺之上。漢文帝夢黃頭郎引之。而升有鄧通之寵。以象告者。如唐武墨。夢鸚鵡兩翼。

皆折悔而召還二子諸如此類不可縷指要之
斯于有熊羆虺蛇之夢無羊有衆魚旄旗之夢
夢自昔然矣。夢有因。因生于想。夢有兆。兆屬于
幾。即聖人所謂動乎四體者也。草木子專言想
與因而不及兆。釋經言兆而兼以四大偏增舊
識。尋遊無明熏習其旨更備。若云至人無夢。莫
至于孔子。若云愚人無夢。莫愚于牧人。而夢各
有據。學者母謂人生大夢。夢之中又占其夢也。

沈氏上說

卷五

六三

而以仙家黃梁之說幻之。

夢與數符

歲癸卯予應試北雍。夢拜工癸倫堂之墀。下有
青衣人從耳邊語曰。汝須書一山字。方可出監。
予從地連書二山字。戲之。覺來未解。壬子秋入
塲。籤乃出字號也。果得榆枋小決。夢徵之異。若
此。苟非有定數宰之。夢神即欲預以象告。安
其不爽耶。君平淳風。數學甲千古。其奇中宜也。
至于樗里子。葬渭南。曰百歲後。當有天子宮夾
其墓。已而漢高帝營長樂宮。在其東。營未央宮
在其西。夫樗里子卒于秦昭王之七年。至漢高
帝營建時。百有三載。此時朕兆無倪。而知來者
頭若射覆。又何奇也。予因夢而推本于數。以澹
世人逐羶之念。且俾未遇之士。需其自至。勿躁
于進取焉。

沈氏上說

卷五

六三

與天爲徒

太史公列呂后于本紀唐史因之武后亦列本紀以女主王天下自媯始後世習聞呂武之事相傳上古有女媯氏不甚駭至鍊石補天斷鼈立極則以爲荒忽難諶然上古所不經見者甚多豈盡誑耶拘儒有六合內外不論不議之說夫儒者所學何事可置不問耶以予觀之不盡信則可盡不信則不可不盡信者如尚書舜

沈氏說

卷五

六一四

流共工于幽州而他書云共工與祝融戰敗頭觸不周山而死地東南傾之類是也介信不信之間而存疑者上射十鳥竊藥奔月之類是也至于玄女降符以殲蚩尤則必有之事矣蓋上古之世民神襍擾至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至黃帝時民神方始異業則上古之人與天爲徒天而可以人意測乎歷觀上古之人其生不偶庖犧之母華胥

感虹于華渚而生庖犧軒轅之母附寶感電于

祁野而生軒轅炎帝之母安登感神于華陽而

生炎帝顓頊之母淳于感播光于幽防而生顓

頊高辛之母哀履大跡而傷生高辛堯之母慶

都感赤帝于三河而生堯詩不云乎簡狄以玄

鳥生契姜嫄以履武生稷先王且垂諸經焉以

示後世若非契稷降生之異則自庖犧而下其

發祥受孕之奇咸以爲誕妄矣拘儒信經疑史

沈氏說

卷五

六一五

故以鍊石斷鼈爲必無之事而不知聖人所不知正此類也聖不可知名之曰神神而不可知則天矣拘儒必欲以人而測天豈聰明出神聖上哉

卓去病先生評○鍊石之說儒者吐棄不道幼

宰以媯氏與天爲徒不可思議固是理論近有

天西人入中國言天體如水晶堅確不動蓋陽

氣凝精使然也果如水晶便有補理西人真實

必無妄言勿宰可謂上契千古下準四海矣
沈無回先生評○上古之世民神雜擾一語勿
宰真具千古之目

沈氏七說

卷三

六二六



沈氏弋說卷之六

武林沈長卿幼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登武侯拜風臺說

沈氏之說

卷六

一

子自黃州歸舟阻東風不前舟人指點此山有拜風臺因登眺謁武侯遺像而言曰曩者火攻操賊侯所祈者東風而今固東風矣赤壁之捷侯績居多而吳史誇為瑜有陳壽因之按昭烈傳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曹操傳與備戰于赤壁不利武侯傳孫權遣瑜蕭率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操概可知已方孟德下荊州時視彈丸之吳如拉朽吳君臣計無復之為迎

降之策武侯激以大義權始拔刀斫案奮怒蛙之氣委心聽命于劉豫州而惟其所為此時吳蜀同心瑜肅與武侯協謀共濟正大易所謂斷金成城時也鬼神猶避銳焉而天豈違之哉以故風師助順一迅掃而百萬檣櫓盡灰于祝融蓋精誠之所孚格天意然也古來人定勝天者劉昆反風而滅火耿恭拜井而得泉光武渡河而水合文翁拔劍擊江神而迴復遂平王尊執

沈氏之說

卷六

二

壁當金堤而水波旋却吳越武穆王錢鏐強弩射潮江水為東白沃史君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精誠之極天不自用而為人用何疑于武侯也哉說者謂武侯曉風角鳥占雲稷孤虛之術以決勝有之乎然或不專恃乎此

登黃鶴樓說

樓冠于武昌城東負嶙臨流簷楹三疊鵠峙而
 翬飛雄壯峻聳如虬之有角洵江漢巨觀哉第
 扁聯無一佳者碑雜出皆時筆也其一為純陽
 呂祖詩詩曰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
 湄衷情欲訴無人會只有清風明月知夫仙家
 逍遙自快何所不得意而欲訴其衷情哉訴者
 控也人有憂則思控仲尼曰仁者壽又曰仁者
 沈氏之說 卷六 三
 不憂壽矣而憂端不如儒之速朽也呂詩真耶
 偽耶樓之最高處呂祖像在焉不應有偽既而
 意世尊云我于過去世曾作忍辱仙人則汝汝
 平辱之不免而奚翅憂及之哉是以三教聖人
 各有不解之憂_意猶病吾儒之憂也如來發
 四十八大願釋家之憂也衷情欲訴道家之憂
 也特不知其所訴者何情耳楚中人為予言斯
 樓不戒于火興建纔十餘年曩時祝融之後規

制遺忘有童子構小式以獻窳然一黃鶴樓也
 二千石喜極即任為大匠樓成忽去無覓其公
 輸技癢現身乎予曰唯唯予不敢以齊東言概
 天下也敬述之百世_{好結熟}之後斯樓如故斯言豈欺
 我哉

沈氏之說

卷六

日

登赤壁說

夫山川之奇絕者多矣。赤壁獨著。非孟德周郎曾治兵于此耶。乃吊古戰場文。皆不明言其地。何也。自坡老遊赤壁。有前後二賦。而後人或鏤諸石。或圖諸屏。或嘲謔于伶優之舌。雖童稚婦媪。以及厮役之賤。莫不知有赤壁。而赤壁遂為我輩几案間物。予適黃過之。躡磴而上。低徊于荒臺圯閣之墟。悼蘇公之所悼。而蘇公之丰容沈氏之說 矣六 五

如南越王所云。此中無可與語者。坐客不擇高下。恣情諧謔。乃至疆之說鬼。其無聊極矣。此時江濱落莫。無處盤桓。而寄興于赤壁。非真目為殊異而癖嗜焉者。賦則借以發其無限之感。如鏡花之不可把捉。世之人未覩赤壁者。不知其若何光景。既覩者。陽浮慕而陰實疑之。却似癡人前說夢矣。

長卿再七。○另有一赤壁在蒲圻。山水佳勝。而

沈氏之說

卷六

六

長公所遊黃州赤壁。曹兵未嘗到此。猶杭州頹州俱有西湖。不獨黃也。

借荆州說

荆州者巴蜀之門戶也。進可以圖中原，退可以保巴江，劍閣之險，吳失之不甚，關切在先主則要害吃緊，必爭之物也。吳始聽魯肅計以荆州借備，未為失策。蓋資其羽翼之力，合從拒操，非得已也。已而赤壁戰勝，成鼎足之形，則吳之視蜀緩急不足倚矣。貪夫僻國而借以上游之地，蜀之視荆州如人之有咽喉，非此則周身之脉

沈氏七說

卷六

七

絡不通。此時關羽周瑜錯處南郡，憚操而不相圖，操雄威蓋世，頓欲遷都以避羽銳，豈其情哉。不過示怯以驕之耳，而羽果墮計，誅吳令絕吳婚，岸然有弁髦江東之心，而呂蒙之陰謀始售，蜀之終于蜀也。亦孔明過慎之故也。彼金注西蜀惟恐矢之而委羽以嘗聽其得失而不為之備，勢孤而無援，所以守蜀者何密而防荆州者何疎也。孔明與先主所慮者操耳，羽所角者

亦操耳，不知有吳而操猶虜也。知荆州為必爭之物，假手于吳以斃羽，則孫劉之際構必不能掎角而窺中原，而吾可徐議改玉之事矣。吾為先主計，據荆州之雄以窺許洛，所得他郡縣厚以償吳而修睦，如故吳有操在，欲保有江東，不得不存劉以為唇齒，如是則操可圖也。初操聞權以荆州借備，方作書落筆于地，正恐其據州之雄以窺許洛，如予所云也。若知其五月渡

沈氏七說

卷六

八

瀘陸沉于劍閣，亦未必驚怖如是。噫，豈以孔明之智而獨昧于此哉。則過慎之故也。雖然庸愚亦後主而隄足者，且三十年使非蜀道崎嶇，何以能苟延也。黃聖孩先生評：○作書落筆操非慮劉之終有荆州所慮者吳蜀之合耳，及荆州爭而吳蜀分操得高枕受利，始知魯肅終始為得策也。

畜作人語說

晉惠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遂還犬曰歸何早也唐左軍容使嚴遵美忽得狂疾手足舞蹈家人驚怖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由他路岳相所乘馬言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夫畜安能作人語哉不過如師曠所云石不能言或有物焉焉之意耳戰國時孟嘗君之客能為鷄

沈氏之說

卷六

十

鳴晉時送王仲宣之葬者赴客各為驢鳴嗟乎馬牛犬猫之作人語者洵物怪而人之為鷄驢鳴者亦人妖矣

駁晉人了語危語說

桓南郡與殷荊州顧愷之共作了語顧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穀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沈子曰噫燎原之火洵靡有孑遺矣儻松柏蒼翠雨雪紛紛雖烈焰無如之何則火燒平原無遺燎猶未了也夫人生平洵定于蓋棺矣儻

沈氏犬說

卷六

十

報怨者啓墓而鞭屍殛奸者斲棺而梟首則白布纏棺豎旒旒猶未了也魚鳥還其故鄉洵適矣儻釣者出之重泉之下弋者落之層霄之上則投魚深淵放飛鳥猶未了也然則何時是了菩薩永不墮輪迴此之謂了語也邪術有吞針者正法有折刀者則矛頭浙米劍頭炊猶未危也吐納導引之流齒落更生髮星再墨則百歲老翁攀枯枝猶未危也孺子將入于井幸遇怵

惕惻隱之人忙來拯救則井上轆轤臥嬰兒猶未危也。然則何等是危。卽參軍所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安知此夜無月。又安知此馬非熟遊之地。而詭以爲危乎。兀木破沐。偏臨安正。心誠意獻君王。此之謂危語也。

黃聖孩先生評○大趣

徐楚白先生評○危莫危于正心誠意了莫了于大風覆舟有此危故有此了

沈氏之說

卷六

十一

形神重輕說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盡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己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乃愈。由此觀之。形完而神損者。生可死也。安全藏引佩刀。自刺以白。皇嗣之不反腹中。五藏竝出。流血被地。眩而什。武后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傳之藥。閱夕而蘇。由此觀之神完而形損者。死可生也。形神果孰重而孰輕也。是以真人遺形而後神超。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形之爲累也。長卿再弋。尚父旣挾此奇術。何不以治丁侯者。施之于紂。而頭煩整旅哉。安全藏就醫于外。可也。而武墨輿致禁中。意欲何爲。

沈氏之說

卷六

十一

仙說

世俗所傳神仙惟呂洞賓最著以其發度世大願混入人間幻化不可測耳洞賓三舉進士不第遨遊江湖遇鍾離雲房受延命之術得金液大丹之功又遇苦竹真君傳日月交并法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劔法年五十道始成號純陽子唐咸通中舉進士第時年六十有四昔漢武有云使吾得如黃帝棄妻子如敝屣夫然則人主

江表文龍

卷六

一三

之所深願而難得者仙也純陽子業已仙矣謂宜薄天子不屑為而何有于一第哉唐之樊若水射策不入殼遂為嚮導以賣國黃巢累舉進士不第因舉兵犯順又有願知制誥一日雖死無恨者予嘗怪其癡迷以今觀于純陽子不足怪也他念可灰功名富貴之念難灰此障不破即歷千萬劫終須輪轉墮落純陽子合下了此蓋省事法也當時雲房凡十試之而後授以與

諛竟不及人世科名之事亦稔知此障難破必須從這裏走一遭耳

江表文龍

卷六

十四

主司不明之罪甚于不公說

世之治亂由士風士風之端淫傲慝未必盡係于文章而含文章則無從核也言者心之聲文不成章其胸中多蔽動履安得條理發之事業必不光大以故衡文之職甚重不公者十私一二所得八九猶真才也不明則萬選萬錯幸有不公之一途玉石混收龍蛇雜進真才猶得以僥倖不明而又以至公行之則士子無噍類矣

沈氏七說

卷六

一五

今之不明者動輒自解曰吾至公也此心天日可表諒之者亦曰彼至公也不採譽不狗薦而不知至公最造業最害事也主司之品太上至明至公其次明而不公最下公而不明不明之故有二或其出身之初從時唾中勦襲掇拾未嘗細討于先輩矩矱而以舊日自己帖括繩士如夢如寐或原屬名家而簿書迷亂去文字之道日遠執筆閱卷如醉如狂斯二者皆當自揣

不辭職以避賢路即寄聽于共事之中與高明者虛心斟酌庶無大謬

聞子將先生評○快論但恐主司避最下考只除去公字耳沈子曰不明之人肯除去公字福德無量多所饒益

沈氏七說

卷六

十六

白少傳四友說

樂天自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香山居士。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可見古人之友。其踐徑各別。不如今人之混也。以予論之。不但是非心太明。則交廢。求備心太猛。則交亦廢。故博洽者可以為益友。慇直者可以為諍友。恢諧者可以為談友。光正者可以為畏友。伎巧者可以為美友。慙而有謀者。可以為解紛之友。貴而有品者。可以為護法之友。富而有致者。可以為通財之友。高才而不忘者。可以為延譽之友。多能而不拘者。可以為代勞之友。神情飛動。意氣慷慨者。可以為助興之友。飲食豐潔。臺榭高華。伶優精絕者。可以為燕適之友。因材定交。採其長。不計其短。則交道自弘。若混而施之。譬以杖作几。以鎔代末。以馬司晨。百無一效。而今之人。鹵

沈氏文說

卷六

一六

終隙未皆厥初。混施所致也。說者曰。是數友寔難為。白少傳友則尤難。予曰。不然。少傳詩成。輒誦之。老嫗老嫗能解。方脫藁示人。則為樂天之詩友者。尚易。况酒友山水友與空門友哉。今人責備求全。為友者日以難耳。

沈氏七說

卷六

一七

冒濫相知

今人動輒曰相知相知談何容易推食解衣扶危拯困名未揚而為延譽行既玷而為匿瑕是相厚非相知也慶吊不缺于往來問候不隔于朝暮莫逆而緩急誰恃交驩而臭味不投是相密非相知也門戶孤立不得不望助而求援炎涼難堪不得不趨勢而附利是相結非相知也兩無所與而各伸其情他有所懲而勉盡其禮

沈氏一說

卷六

一八

非敬非愛若厚若親是相與非相知也面目不甚習而觸發時恍惚記憶姓字已久忘而邂逅處彼此寒溫是相識非相知也相知如何我知彼彼亦知我如張超之于臧洪卜其來救陸抗之于羊祜決其無醜是也張元伯臨終以不得見死友范巨卿為恨于夢中告以亡辰葬期喪發引而柩不肯前見巨卿縞素號哭而來為之執紼柩乃得前支道林于法虔歿後精神實喪

風味轉墜踰年而頌比于管鮑牙期交情更篤交道更稀若是而稱相知嗚呼庶幾沈無回先生評○自功名富貴之習入人膏肓而相知二字難言之矣可為太息

沈氏一說

卷六

一八

竹林七賢

七賢乃世俗標榜之稱非諸子所以自命當時
俊傑固不止此也稽叔夜品邁千古晉人中不
可多得然因其誅而以明哲保身少之非也或
痛其冤而謂格調超阮嗣宗山巨源上亦非也
王戎劉伶阮咸無大過人處而至可鄙者向秀
應計入洛在康受誅之後經康舊廬感笛聲而
作思舊賦贅矣李温陵所謂七賢中最無骨頭

沈氏七說

卷六

十一

者確論也然何以得列七賢之數蓋有說焉世
有根器凡庸而知所嚮往者不屑與光塵為伍
每每依附名流如蔓草之倚喬松窺人意旨所
屬而摩其似時而飾為節俠時而托諸坦夷概
以微巧動人而寡識者偏喜其與已合雅量者
亦混而收之以為同臭味而不核其真向秀之
于七賢是已晉史稱稽康與向秀共鍛于大樹
之下相對欣然傍若無人想當時秀所最注意

者康耳康才品丰神為竹林領袖秀不得不倚
以為重嗟乎管幼安華子魚霄壤矣而管不絕
華豈竹林之傑而不能容一向秀哉
長卿再弋○或云向秀若僅依附稽康康亦不
容秀矣倘別有長處不可知不得直頭抹殺予
謂若有長處晉史何以缺焉

沈氏七說

卷六

十一

賢不肖相遠

南唐嚴續嘗延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
幾萬緡併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
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畧不道其事業續封還
尚冀改竄熙載悉返向日所贈而去陳壽將為
國志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
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沈子覽此而嘆
曰嗟哉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紀僧真得幸

沈氏上卷

卷六

廿二

於齊世祖請曰臣本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
無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
敷謝蔭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
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造世
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宋世祖至殷
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悲當加厚賞
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
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

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沈子覽
此而笑曰怪哉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

沈氏上卷

卷六

廿三

蜀道難

昔人稱仕路難于蜀道以予觀之蜀道之難在山川不在風俗仕路之難在塞稱不在遭逢何也西焚夜郎古不賓之地相如以一詞臣開曉之遂關沫若微泮舸聲施至今則是遼遠于蜀者尚顧化之易矧蜀在三代固已稱冠帶國乎武侯以嚴治蜀民情宜怨而不宜思迺玄宗幸蜀士女遮道出觀衣巾皆縞歷魏晉五代以至

沈氏之說

卷六

于唐幾社矣猶然為武侯服喪李石奏對延英言蜀中元日百姓詣佛寺先拜故劍南節度使韋高圖像然後禮佛故老云方稅重令公輪年全放恩深于蜀今無此惠澤追思益切夫孔明鳳翔洵有遺愛而蜀中風俗之厚已露大凡彼劍門巫峽之險失足者百不一焉故曰蜀道之難在山川不在風俗也士大夫指宦遊為畏途特患得患失之見耳得失心輕時時有拂衣掛

冠之想任他城府荆棘見我手足無措彼蓋以我之不要做官為孟浪人也而彼要做官之人誰肯投珠彈雀將封妻廕于鄉賢廟配之身與我爭勝負于一擲乎然非真以義命自安必不能有此痛快至于做官自一命以上各有職司文法掣肘不能如意民情土俗不能調適一日無功則一日素餐一時無勞則一時素餐令有令體守有守體監司有監司體等而上之各有

沈氏之說

卷六

廿五

體要之當持者內典云大臣享高爵厚祿而無功德及民當食牛報觀此則軒冕真是桎梏故曰仕路之難在塞稱不在遭逢也

方外方內

夫人遊方之外者乃可遊方之內卽如東方朔
諛笑武帝之前夷然不以爲意佛圖澄與石氏
父子處不啻狎鷗李長源立肅代德猜忌之朝
去留自若真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者乎蕭何郭
子儀非不善保功名而斤斤自完如置身于頽
垣朽棟之下惟覆壓之是虞智術豈不足哉遊
方之內故耳若方朔輩與人主爲嬰兒歲月追
隨寧無齟齬矛盾之處而人主諒其無他腸依
依不忍捨棄所謂嬰兒詈人而人不怒者非耶
神龍遊戲于靈潮吞吐變化惟其所之與鴻鵠
高飛雲端遠縉弋之加者自異以是而律陶朱
子房又超而上之矣

沈氏之說

卷六

十六

君臣情誼

晉明帝疾篤羣臣進諫請出朱緯緯乃石崇妓
綠珠妹也有國色善吹笛時朝賢悉見帝曰卿
諸人誰欲得者衆無言吏部尚書阮遥集曰願
以賜臣帝卽遣出與之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
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僞爲不曉終不
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
曄乃奉旨上歌旣畢曄亦罷絃韋綬在翰林唐
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
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值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
而去古君臣之間相愛敬如此三代而下體統
澗絕自秦始皇始深居稱朕禁不聞聲而情誼寢以
疎薄然秦風旣見君子並坐鼓瑟又何衰也相
褻必至于相陵相陵必至于相睽司馬門三日
不報情誼之不通也秦用夷法非所以訓後世
鑒其敝而削去苛禮以通上下之情至宋太祖

沈氏之說

卷六

十六

猶能雪夜幸普宛然家人父子之風而宋儒顧謂魯不當用禘夫周公以元聖位冢宰又叔父也負扈而朝有年矣即以王禮饗固宜成王何爲而不當賜伯禽何爲而不當受特季氏僭之非耳問禘而曰不知曰不欲觀聖人自有微旨豈是之謂乎刪詩而列魯頌于商周之間寧無意耶陋哉宋儒之見其猶仍秦之餘習而并不聞晉明宋武唐德之風者也

沈氏弋說

卷六

十八

宋儒妄議孔子

陳恒弑君沐浴請討蓋明知其不行特借此以懼三家耳胡致堂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此時仲尼業已告老致仕權不在手安得有兵即見爲大夫而先發後聞置哀公于何地是仲尼以叛而討叛矣宋儒議論苛刻不減申韓而此言尤屬放誕即如朱晦翁當代巨儒而列王安石于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詆蘇文忠公謂沈氏之說

卷六

十七

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蓋文忠上神宗書指程頤爲姦邪小人犯洛黨之所忌故耳不特此也秦檜以和誤國而晦翁稱其有骨力岳飛以忠受戮而晦翁譏其太橫譏其直向前廝殺然司馬溫公著通鑑有丞相諸葛亮入寇之句晦翁駭之而著綱目則晦翁于宋儒中號有識者猶尙如此近世學究莫不謂宋儒精于理學而不知其是非顛倒乃無忌憚之尤者即仲尼大

聖猶且不免况其他乎語云釋誤則羽老誤則毛夫儒誤則何如哉

聞子將先生評○文定傳春秋專以尊周為主其曰先發後聞謂魯先發而後聞於周也孔子不請於周而請於魯故作是回護耳渠自有全篇晦翁節取四句大略往往動後人之疑雖然孔子舉動似不必宋儒回護也

文章節義

造物忌全于其角者奪其齒多其足者少其翼故黍稷之屬華而不芳蘭桂之倫馨而不實兼之者蓮也桃杏無香梨李無色梅無味皆不及蓮故有並頭之瑞有九品之尊植物如此人亦有之文章節義相兼者千古不多幾人在春秋爲季札在戰國爲屈原在漢爲諸葛孔明在晉爲稽叔夜在唐爲駱賓王在宋爲蘇軾皆無可沈氏十說

置議者此外亦非予所知

元祐黨籍碑文姓名說

宋熙寧間黨分爲二。王安石用新法而司馬光等排之，相角不下。及光歿而其黨又分爲三。有洛朔蜀之門戶，蓋以地言也。而當時人主切齒植黨，勒石志之，則以爵爲次。夫宋去今未千載，而其人湮滅不傳者多矣。予蒐而備載之，以俟後之君子覽焉。其詞曰：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

沈氏之說

卷六

廿三

文臣

郎臣蔡京謹書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沈氏之說	卷六	廿三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馮黜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叔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閱
楊畏	鄒浩	陳次叔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沈氏弋說	卷六	廿四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衛鈞	交公適	馮百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岫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緯	呂諒卿	王貫
朱紱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擅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綽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干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沈氏弋說	卷六	廿五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俠正
許堯輔	楊肅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望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朱壽岳
王公彥	王友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督	董祥	楊瓌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周鏗	扈克	柴裘	楊淋	李深	商倚	葉伸	呂希績	沈氏弋說	朱光喬	張庭堅	余卞	鄭俠	畢仲游	湯械	葉世英	梁俊民
蕭利	張恕	洪羽	蘇昞	李之儀	陳枯	李茂直	吳儁	琴六	蘇嘉	馬涓	李格非	常立	常安民	司馬康	謝潛	王陽
趙越	陳并	趙天佐	葛茂宗	范正平	虞防	吳處厚	歐陽中立	廿六	龔史	孫諤	陳瓊	程願	汪衍	朱保國	陳唐	張裕
滕友	洪芻	李沂	劉謂	曹蓋	李朴	李積中	尹材	王回	陳郭	任伯雨	唐義問	余爽	余爽	黃隱	劉經國	陸表民

黃卿從	李倬	梁惟簡	李基	李永	吳休復	李嘉亮	李休復	沈氏弋說	郭子旅	馬諗	張巽	梁士能	楊彥璋	向紉	江洵
馮說	譚展	陳衍	內臣	王庭臣	崔昌符	李琬	崔昌符	琴六	錢盛	王履	李備	武臣	廖正一	陳察	方适
曾壽	賈鉞	張士良	劉延肇	吉師雄	潘滋	劉延肇	潘滋	卅七	趙希德	趙希夷	王獻可	李夷行	李夷行	鍾正甫	許端卿
蘇舜民	趙約	梁知新	姚雄	李愚	高士權	姚雄	高士權	王長民	王長民	任濬	胡田	彭醇	彭醇	高茂華	李昭北

楊 偁	梁 弼	陳 恂	張茂則
張 琳	裴彥臣	李 偁	閻守勲
王 紱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 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 祐
王化臣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		

說曰士大夫處亂世未有獲免者也。個儻如子瞻或觸時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賈罪他可知。已然予有疑焉。韓琦富弼歐陽修范鎮趙抃程

沈氏之說 卷六 十八

顯皆以議新法罷去。李師中謂安石眼白似王敦。呂誨唐介馮京亦忤安石而不列黨籍之數。呂公著韓維初時為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撫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燬黃履訐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而皆得與黨人之林是非何矛盾歟。以今揣之置韓

富歐范等于度外者。蔡京之公評也。不貸章惇羣小者。蔡京之私怨也。則夫漢有耻不與黨之徒未必皆賢而超然評論之流未必皆不肖矣。元祐黨議云且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脉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然則予所疑者即蔡京亦自知其矛盾矣。石工安民當鐫碑泣曰願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豈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耶。

沈氏之說 卷六 十九

黃聖孩先生評○寬富韓諸君子以假公而入章惇羣小以釋憾奸人之術類如此。

俗不須醫

天地間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不俗則孤子而無徒俗則和同而易與狀貌俗觀者以為有度焉議論俗聽者以為有識焉腸胃俗窺者以為有養焉摘詞而俗取青紫如拾芥治家而俗積金穀如聚塵居官而俗名不掛于彈章居鄉而俗宜廟一塊生猪肉死去受享器具而俗適市者翹值以售燕會而俗設糖餅五牲唱弋陽

江上之說

卷六

四一

四平腔戲賓以為敬圍圃而俗卉木比耦石獅瓦獸松塔栢毬遊人解頰嘆未曾有寫字而俗姜立綱法帖一熟胥史衙門作畫而俗汪海雲張平山等筆肉眼珍收重于石田伯虎諸俗未易殫述而總之有一俗有一俗之效驗裨益我故曰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也昔人云俗便醫不得夫涉世惟恐不俗耳既俗矣何須用醫世人生長于俗而以俗為諱為誚魚遊于水而

忘其功躍治之金造物且以為不祥矣或曰子憤世而狂言耶予曰子非媚世之鄉愿何以惡聞狂言

長卿再弋○雅俗對看特是一解而俗之得名原從光塵中來故曰世俗曰時俗曰風俗曰習俗曰流俗曰易俗曰從俗而又有惡俗美俗之別夫繫俗于美之下則俗非不美之定稱也聖人化誘愚俗就大節目處論細微則聽之故君

沈氏之說

卷六

四一

子之服也鄉魯縫掖宋章甫即聖人亦不免于俗近世之中低至四五寸未幾而高尺餘袖條小條大即不佞人所目為立異者亦不能不俗也俗便脫不得世人說他頗僻不恨若說他俗則人人切齒以故商賈不安于笑盤稱說詩書自附斯文章縫不安于頭巾縉紳不安于紗帽譚禪講學自謂有韻逃俗而反得俗殊可矜憫夫古今人惟狂狷為不俗耳春秋時衛侯效吳

語誰驅迫之使然此之謂不俗而俗也賤莫賤于沒骨力此類是也予舉以諷世之爲衛侯者徐楚白先生評○人日長一日則俗氣日變一日做秀才則俗而酸居官則俗而險林下則俗而鄙矣如何是醫俗良藥

沈氏之說

矣六

日三

玉山主人對問說

孟后之廢也鄒浩爲諫官曾公亮孫誕與浩善三貽書勸浩力請復之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設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大畧咎其不能見幾而以需獲罪方徽宗廢孟后時天下孰不知劉賢妃之將冊立也緩而至于四年之後是人主亦知畏清議也浩能蚤見而苦詞感悟必不至陷君子過卽諫不行亦不至獲罪若是酷以

沈氏之說

矣六

日三

爲老母憂誕之意蓋如此當時田畫王回曾誕皆高士莫逆于浩而畫聞廢后之事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又有咏墨子詩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亦爲志完而發及志完諫立劉氏藉王回一激之力而誕猶且譏之由斯以觀浩蓋不信于友矣君子信而後諫不信友焉能信君浩豈真頑且懦哉浩不過爲講道學所誤耳講道學之人不曰翹君之過

非厚道也。卽曰有老母在。浩蓋動而掣肘。不得自由。其受病之根在此。而田畫王回曾誕未之知也。張浚有言。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鄒志先。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而以予較之。陳瑩中有術。鄒志先無術。何也。瑩中取士前五名。悉取談經純用荆公之學者。後以博洽稽古之士。綴焉。蔡卞雖積忿無隙可乘。而志先諫立。劉氏被謫。還朝後。帝索其稿。已焚之矣。退告瑩。沈氏之說 卷六 四四

中瑩中曰。禍其始此乎。蔡京果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浩遷衡州。別駕再竄。昭州。陳瑩中諱瓘。兩人伎倆霄壤。誠樸之于頽。敏懸矣。使曾誕而知志先之深也。玉山主人對問。可無設矣。

兩及吾門說

昔張師德兩及王旦之門。旦語人曰。可惜張師德。吾每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其兩及吾門也。狀元及第所爲如是。使無階而入者。又當何如耶。夫以狀元謁宰相。據世俗言。亦未爲諂。而且深鄙薄之。何也。蓋古之時。相權重。相體亦尊。王荆公執政。有乞以天下計專聽相公。區畫罷一切異議者。郭祥正也有請以殊禮

沈氏之說

卷六

四三

待宰相。令子弟爲樞密。兩制京師。賜宅第者。鄧綰也。有因其始封舒。又俸舒。遂于舒州築傅岳亭者。李師中也有曾詆熙寧新法。難行忽作巷議十篇。極力贊美者。吳孝宗也有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指笏開籠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者。鞏申也。秦檜執政。獻詩者。僉曰。元聖韓侂胄。執政上書者。呼爲我王。此皆宋室事也。王旦安得不爲張師德惜哉。然亦存乎其人耳。五代時馬胤

孫號三不開相公入朝不開印見客不開口歸宅不開門安得有貢諛私謁之人卽以宋論王珪之相神宗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論目爲三旨相公夫然則高門且開流水絕軫雖羅雀可也

沈氏上說

未不

四一六

戲作秦檜詰韓侂胄說

侂胄擅權十四載怨毒盈于內外乃借恢復之美名爲善後計于是用陳自強蘇師旦爲腹心爪牙而辛棄疾鄭挺鄧友能之徒進追封岳飛追奪秦檜挑釁首禍興師伐金拒丘密之直諫竄華岳于遠方未幾而程松逃歸吳曦降虜郭倪李葵皇甫斌相繼潰敗兩京兩河震擗失守行成之使相望于道金人求首禍之臣中原函

沈氏弋說

卷六

四一七

侂胄之首。賚送軍前。其時秦韓兩太師。邂逅泉下。檜曰噫。汝不忍豎儒之笑。罵生事邊疆。兵連禍結。竟喪其元。悲夫。侂胄曰。吾非拙于謀身也。不得已而祈自解免耳。檜曰。噫。夫固寵亦自有法。外挾驕虜以要其上。豕突而來。鳥散而去。來則人主倚我爲重。去則人臣莫與分功。操縱惟吾。權由獨制。故身安而祿位無恙。汝其自取乎。侂胄曰。君子不以成敗定是非。爾時有李綱宗

澤岳飛韓世忠吳玠等在不用以恢復而和議是主成中原積弱之勢爾則負國于不負也。槍日噫和親匈奴自漢高帝用劉敬策已然矣。元帝因之明妃青塚千載貽恨夫夷夏連婚所傷實多不若賤以金縉于國體猶未玷也。嗟乎嗟乎是非原無定衡陳湯之功黜自石顯遂以為妬能忌才郝靈荃之賞抑自朱璟即以為灼見大體我本朝澶淵之役寇萊公亦主和不主戰。

沈氏之說 卷六 四一

范文正公經畧西夏亦不主戰而主和。非予初議也。世無罪寇范者而罪予。是非何常之有。且所謂和者力足以戰而和則為包荒力不足以戰而和則為懼怯。置李綱諸人于度外。以有用為無用。乃所以善用之也。侂胄曰二帝蒙塵。豈臣子言和之日事勢與寇范大異。烏得藉口自文槍曰噫戰則二帝必不能生。即虜目為利藪而生之。必不能還。况江南半壁之天下財匱。

宇蹙能制兀朮之死命乎。祇以國斃耳。甚則以高宗為二帝續也。子輿氏策滕止有遷與守之二途。不聞主戰而勾踐違范蠡之諫。伐吳竟致會稽之棲柰。何妄議用兵。金人與我南北協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蒙自汝開汝為戎首。夫夷與夏人世分別之名。非上帝意也。天興天廢誰能為之。而汝欲以人力回天功。妄自附于恢復。愚矣哉。侂胄曰和議是矣。天下冤岳飛之死。

沈氏之說 卷六 四九

于汝安乎。槍曰噫。凡有議者皆闢于斯。爾亦拾餘唾耶。當時不殺岳飛。則和議不成。漢景帝聞袁盎言而誅晁錯。云吾不惜一人以謝天下。吾誣飛一人而罷兵。息民脫百萬生靈于鋒鏑。保其首領。功大而過小。鬼神必陰諒之矣。莫須有獄詞也。庸人難以譬曉。不得不羅織其罪。飛實何罪之有。信陵君竊符救趙。不得不椎殺晉鄙。鄙何罪哉。古豪傑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類如此。

侂胄曰爾以巧免。予以拙敗。然形骸共盡。病死刃死。死等耳。身為太師。歿而遺臭。予與爾何殊哉。檜曰。噫。佳兵不祥。老之所戒。違此者必凶。天道好生。亦好還。凡攻城畧地之勲。光垂史冊。空名也。骨暴于原。鬼號于野。孤兒寡婦之哭聲。遍于途巷。實禍也。是以造物忌之。吾寧墮一己之名節。必不犯造物之所忌。吾子孫當鼎盛。榮顯無涯。已得請于上帝矣。汝不吾及也。侂胄默不能答。

卷六

五一

黃聖孩先生評○古云畏文人之筆端。援古證今。使果出檜賊之口。當益鏡其嘴距。而有辭於天下後世矣。

卓去病先生評○此是戲論。而詞旨自是中倫。晉鄙守官而死。後人何以不為伸冤。侂胄之主戰。與張德遠何異。三敗之辱。亦不滅。侂胄何以在。侂胄則為誤國。在德遠則為復仇。豈人貴自

立侂胄奸邪萬萬。非德遠可比耶。然論事者亦祇當就其事已矣。

沈氏說

卷六

五一

做不得三字說

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為舉子時見陳希夷于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著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後舉進士為同州推官已而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遷知制誥已而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已

沈氏七說

卷六

五三

而同知樞密院事已而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知開封府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又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還拜并代經畧使知并州事尋以足疾劄潰血出假寐僧舍而薨享壽四十四贈戶部尚書由斯以觀若水蓋未嘗急流勇退也老僧所謂急流勇退者蓋勲名進盛時倏焉長謝如潮落雪消在剎那間而非人世上功成名遂身退之退也不然若水

自通籍以來至于捐館一路功名到底何嘗拂衣泉石納履煙霞而老僧顧以勇退許哉惟功名心太熱纏縛于簪纓圭組而不能自割此陳希夷所以意未決而老僧所以云做不得也

沈氏七說

卷六

五三

世俗好傳人死

昔蘇子瞻自傷之詞有云人皆相傳爲既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讀至此令人慘然春秋時訛傳太宰誣死仲尼獨卜其生以天未亡吳故豈子所謂惡之欲其死耶在宰誣宜爾不宜嫉子瞻如是極也予乙巳之長安與家第言別儻有淚傳吾死者幸弗信已而親朋噴噴詫吾諸弟喪兄而冠服不素道路以目噫嘻可畏哉羽積沉

沈氏上說

卷六

五十四

舟灰聚折軸惟口興戎非虛語也予辛丑遭惟薄之變壬寅遭闕墻之變辛亥遭逆奴謀弒之禍于中途命幾殞者屢矣浮議蜂起言人人殊故曰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苟不佞平時整穀飭修則流言飛語必有泣血以相明者已實致訕于人乎何尤孔稱不怨不尤孟稱不愧不忤予合而言之惟不愧天所以能不怨天惟不忤人所以能不尤人也予不能無愧忤亦不敢

有怨尤又不敢引孔顏牛惠之事爲解因自忖

種種冤報皆前生宿業所招姑枚舉一二以醒世卽如波斯匿王殺其甥三十二人以頭共盛一函封閉送與其妹毘舍離蓋因其國輔相之子遇最幼之甥乘象過橋捉擲墮塹輔相懷毒陰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銅爲刀着馬鞭中贈此三十二人人各悅之出入懸帶見王輔相向王說諸兒年盛力壯一以當千今各藏利

沈氏上說

卷六

五十五

刃于鞭謀欲殺王王索看良驗悉誅殺之阿難問佛此何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共盜殺一牛有此果報唐元和中汴州招提院僧遇雷而爲鬼屍所逐墮井而井中先有死人縣尹察其無他雪之至漢南界檜樹下逢一老父具告所以父曰吾善易爲汝著之著畢曰子前生兩妻汝皆辜焉走尸逐汝者長室也井中死人側室也縣尹釋放汝者汝前生父也言畢

化去開元中唐紹李邈之事尤奇果報之說確
有可據但不知予前生作何等樣業而今生坎
壘如是惡予而欲其死者又不知此何因緣還
當向三寶懺悔爾

沈氏之說

卷六

五二六

于忠肅公改謚由因

公爲諸生時好祈夢歿爲明神廟食西湖之濱
祈夢者輒予異兆先是公謚肅愍于謚法未合
愚按憲章錄御製有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獨
憐其忠則忠之一字出自宸斷非臣子所臆參
也而議者何以缺焉本兵王雲渠于都中得夢
夢于公訪之有詩相正覺來但記一聯空山清
淚憑誰訴萬里忠魂獨自歸適蕭允嘯公祖撫

沈氏弋說

卷六

五二七

浙題請改謚肅愍曰忠肅王異其夢而謚始定
可見公之精英時往來于白雲紅日間至于今
猶凜凜有生氣焉章句小儒毋拾他人唾餘而
輕爲論列可也

徐楚白先生評○公改謚忠肅武穆亦宜改謚
忠武

龐公造福大畧

予嘗謂太上能令人忘最下亦能令人忘惟不
忘者稱其龐公哉吾杭當省會之衝往時素封
苦于大役自部院至守令各官俱以富民值日
一切交際餽饗嗜玩悉取辦焉其民破家拆產
以供不時之需未幾月日而室如懸磬里遞復
議一富室充之名曰耳房庫子 世宗末年倭
警孔棘胡梅林公祖以尚書總制東南駐紮于
沈氏七說 卷六 五八

杭保障之功以威福之過而稍掩間以難致之
物迫供于片時禍且叵測而胡公雄才大畧不
知民間之疾苦如是以故耳房庫子或一日二
日而破家者有之又有一斗級之守支館夫之供
應舖行之買辦皆積蠹相沿牢不可破龐新菴
公祖按浙痛加釐革條其事于朝改爲一條鞭
計畝增稅以均其役不專累富戶而貧民亦不
任受瘠良法甫定蘇斯民于湯火之餘公蓋有

大造于浙哉一條鞭自公始而海內仿而行之
其有德于海內之生靈甚厚里遞父老時時爲
予述龐公遺愛津津乎其言之真所謂福星也
已當其時墨吏遇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至于
今百姓思之若赤子之號慈母焉有斐君子終
不可諉今公之謂矣公諱尚鵬嘉靖癸丑科進
士南海人官至左都御史子欲合張嶠崧龐新
菴兩公祖尸祝湖山間而以後來諸名宦附之

沈氏之說

卷六

五九

又以吾浙劉誠意于忠肅王文成三大功臣主
之則張龐不啻二曜諸名宦比于列宿自相輝
映三大功臣闕足而峙爲國羽儀四方士大夫
宦于浙者與鄉先生歲時燕衍于此各動其仰
止先程之心不大快乎然祠宇非極壯麗不足
以昭榮觀計其費約萬金亦人情所樂捐者稍
不足將其他陋小生祠變易之足矣茲蓋有志
而未逮還以俟桑梓之達尊與當路之圖不朽

者

長卿再弋○杭俗逐末為生市井細民無終日之糧富室無終月之糧卒有緩急雖墨翟不能守也寺人孫隆曾抱杞憂欲通市河于省城內使米船自桐羅糶而吾杭有諛厚大臣于已未使他辭泥之嗟乎安得當塗之人倘儻而排眾議挺然擔當者乎即李鄴侯之開井蘇學士之濬湖何以加茲功在社稷又不啻龐公之造福

沈氏之說

卷六

六一

斯氏已也

張公定變大畧

今上御極之十年為壬午春夏之間兵民兩變先是大中丞吳公善言撫浙以減餉故戎行脫巾而譁鼓譟而進挾吳公至營中挫辱非常一時監司藩臬相顧錯愕越俎調停十餘日稍解兵變未幾而民變繼之口實于踐更之役置然蜂起吾杭自吳越王錢氏歷宋元至今其民久已不知兵革其俗奢而偏上市販之夫呼鄉紳

沈氏之說

卷六

六一

則此其名稱當道官長不老且翁則從而號之賤凌貴小軋大時時有思亂之言蓋俗之最不美者一旦見撫臣之受窘于率伍也以為吾亦可以如此矣其時首難者丁士卿奮臂一呼而闔城如狂鳴金揭竿聚萬眾無賴之惡少晝夜橫行焚劫富貴之家以利其所有城中火光燭天喊聲撼地故事市廛之氓每歲戶出錢若干名曰間架有司將間架錢顧役以警晨昏名曰

火夫頃者既歛其財又役其力晝夜負擔宵苦
踐更雖當事者失于調停而因之以爲亂則承
平日久效尤于兵變而勃發其無忌憚之心也
廷議以張峒崃公祖令滑時有應奉之才推轂
授鉞蓋責之戡定戎行初不知民訁又如此也
公期以仲夏三日入境中途聞變兼程戴星而
來月朔入境卽下令安反側與三軍之士約以
功贖罪三軍驩聲雷動前歌後舞縛亂民于轅
沈氏之說 卷六 六二

有不可知者公出其不意定變于頃刻之間此
何知識力哉無何以他事誅戎首四人復下令
賈勝從者三軍股票朝野咸服其才迄今吾武
林士安于蠶農安于畝商賈安于肆而縉紳逸
民安于山林父母妻子得保首領復享太平者
誰寔貽之非峒崃也耶此不必生祠于郡縣名
宦于宮墻而口碑劄記自足垂無疆矣公令滑
時大盜數十人詐稱校尉入見露刃迫之欲得
沈氏之說 卷六 六三

門斬之杭民最刁亦最懦聞兵來皆匿跡自竄
其所縛而斬者醒醉相半醒者以觀望被擒醉
者曩時焚劫富貴之家恣意酣飲者也而漏網
固已多矣是日斬首級百餘次日止殺恐傷天
地陽和但斃之于杖下自月朔入境凡三日而
兵民安堵如故公之經濟可知方公之中途聞
變也庸人或逗留不進矣此時營中反側未安
設有草莽大俠爲流言以懼之兵民協心則事

之賤亦時供牛溲馬渤之需儻非平時朗察于度內緩急間不束手受制乎即不然眼中無珠悞認而悞使之殆矣公真人傑也哉公諱佳胤字肖甫嘉靖庚戌科進士銅梁人篤于故舊能詩古文辭為騷壇第一流人物予見時所傳聞于父老者如此述之以俟後之作者使有所考長卿再弋○張公定民變在呼吸間而正脫巾之罪遲至一載後議者訾其需且先授彼官級

沈氏弋說

卷六

六十四

而徐以他事誅之議者訾其譎予曰豈得已哉以功贖罪權也有功者賞信也既賞而復誅但燈渠魁不記錄前事安反側也公之苦心極矣若無民變應不如此區處蓋凡當事者極難耳

緒言雜錄

共四十八條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這就是道心惟微違禽獸不遠這就是人心惟危

世人伏枕後千思萬想無所不至及到日間一毫也做不得則是夜之昏濁反不如晝之清明也子輿何以云云子輿所論者氣也予所論者心也人形體豎心亦豎禽獸形體橫心亦橫睡眠時人心與禽獸無二以故禪門玄門只教人

沈氏之說

卷六

六十五

靜坐靈羊掛角于樹而眠寇來隨覺其心豎故警醒也豎頭須所謂沫則心覆亦此意鯨自用而不師禹智以行水是人莫知其子之善也宋人握苗助長是莫知其苗之稿也人以禪受為唐虞獨剗而邇之上古遂人葛天無懷皆非世及者也人以征誅為湯武獨剗而阪泉涿鹿之戰黃帝先已行之則三皇以降大抵皆因也非創也

伊尹一介不妄取與頗近狃五就湯桀頗近狂
近狃近狂豈非中行而孟氏以任之一字概之
夫天下有道立不與易栖栖皇皇老而後已孔
子何嘗不自任耶

人必境地相及而後相知故子皮能薦子產史
魚能薦伯玉而子產伯玉必不能薦孔子

宰我欲短喪非無父乎然仲尼不以此貶聖安
得據禽滑釐之學墨者而罪墨哉

沈氏之說

卷六

六六

漢文宣室之對夜半前席賈生則亦有鬼神之
溺與漢武無異乃新垣平竟受赤族之殃罪與
文成五利等而罰過之非文帝之憐于武帝也
慚其見誑而怒不可回也

吳公薦賈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絳灌短
誼洛陽年少初學欲擅權紛亂諸事夫總一年
少而或借為褒美之詞或挾為中傷之語若進
此說于孝昭之前必不聽矣孝昭十四能辨上

官桀之詐年方幼冲絳灌必不敢以此說進

闕里之人呼孔子曰東家丘特習其面貌故貌
之耳假令漢武帝知相如之為今人也雖奇其
才未必鄭重之而尚書給札矣蘇子瞻與相如
俱蜀人即漢宋殊時不能無入宮之妬其深詆
之以此

扶蘇自殺在始皇晏駕後戾太子據之死當武
皇帝之身當時廷臣無一人雪壺關之涕者大

沈氏之說

卷六

六七

鴻臚田千秋獨鳴其冤一言取相愧者忌之而
因短之然此乃武帝作用之妙即禱廷臣而撻
諸市不辱于此矣

李德裕謂漢文帝誅薄昭能斷矣而于義未安
又引周宣王封申伯秦康公送晉文詩證之子
謂此二事與薄昭不類申伯出封于謝未嘗留
相王室晉文返國而至涇陽亦未嘗臣事秦也
况又無過惡可摘其待元舅之情安得不篤薄

昭以人臣擅殺使者此而隱忍漢外戚之橫不待王氏始發而追論者且咎漢文之作俑矣其不相實廣國亦此意也。

史遷傳酷吏而首郅都唐權德輿冤之歷數其直方之概于剛德有合而悞被酷名深致痛焉然則遷何以竟黜之耶予嘗按之傳奇無問名筆與否試官皆粉墨塗頰極其諛侮乃舉子不遇者憾主司之無目而借優舌以寄其怒罵者

沈氏之說

卷六

李八

也遷曾膺三水屈體受辱痛恨于獄吏之舞文矣其于郅都亦猶是意爾。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史官亦然史官定袞鉞于片言而附會失實欲逃陰譴得乎作史者不有人過即羅天刑韓昌黎之言豈誣也哉司馬氏班氏皆世史也故皆不免于患。

張說惑昌宗之囑耻受激于宋璟慮已不得專美祈吳兢削去賂以美官之事改去汗青史欺

鬼神之數語夫始之薰灼權貴者何心而終之顧畏清議乞憐于直筆者又何心也漸轉而漸正璟之力也嗟乎欲掩宋璟之激而并不掩其祈吳競之情可哀也哉

紂之姐已不與崇侯飛廉共夫差之西施不與伯嚭共而玄宗牀第之愛偏以分人殊不可曉彼自以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莫及也而誨淫于太真使祿山出入臥內褻溷帷簿從古妖

沈氏之說

卷六

李九

孽災異即蛇聞石言不踰于此

郭子儀犯法并州李太白奇之解官以贖夫嘉仲父者歸功叔牙誦淮陰者追美蕭相乃千載而下知有汾陽而太白憐才之熱腸何杳無傳也豈非以詩句掩歟

從古弑兄而自立天未有不反中其身者魯桓公弑隱而公子彭生之禍立見胡亥弑扶蘇而閻樂之戈起于望夷楊廣弑勇而頭顱竟壞于

宇文化及之手燭影斧聲何獨漏于太宗而享國長久爰及苗裔豈倖也哉三代而後篡弒者直書篡弒凡史皆然不必董狐之筆也宋史臣何愛于光義而微其詞以爲之諱耶

王允失之太密五王失之太疎蓋李催郭汜脇從之姦武三思渠魁之惡脇從而窮治令反側不安允實自貽伊戚渠魁而寬假忽爲几上肉薛季昶已知其無死所矣

沈氏上說

卷六

字

孔明讀書獨觀大旨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說者曰經濟之學以致用也與章句不同涉獵之家以博趣也與討論不同如此則孔明爲不知趣之人而淵明爲無用之物矣孔明臥草廬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其經世之念頗淡安知非涉獵乎淵明宰彭澤時民人社稷交責于躬其遺世之念未堅安知非經濟乎

凡夫出家非因進取不遂卽因寃親不睦故到

底不能成佛作祖秀才讀書只爲富貴不爲功名故到底沒有經濟雖然至于今日不但無功名之士并志于富貴者亦鮮矣

爲兒孫作馬牛已癡矣有年髦乏嗣者終日營營爲所不知何人作馬牛殊可矜也

江南之橘江北化而爲枳地氣不同故也然猶相去遼遠卽如一頃之田此收石餘彼收數斗何說耶惟人亦然得父質者十之一二得母質

沈氏說

卷六

字

者十之八九試就形骸長短按之子無不肖母者况精神營魄哉

詩自大曆而上文自西京而上此騷壇酸語也以今人而襲古吻猶如三家村漢子學說官話可發一笑

五倫中但有朋友而無親戚今人加親戚于朋友之上已失倫矣甚至以朋友而結爲兄弟此皆白丁無士氣者之所爲也

蒙師但可用之課誦。今人往往便其易與而行。文時亦不復更予見世俗纖嗇者。臭醬在甕。不忍拋棄。且將新瓜先伴一番。後以美醬伴之。而不知最初鮮甘之味。已為臭醬所奪。今之蒙童。皆臭醬伴訖者也。

今人方從師時。遂頗厚而刻稿。既刻稿後。因而遂不從師。災及梨棗。稚弱未堅之材。不幸夭于剗刷。以故吾武林之木。多不壽。

江氏之說

卷六

三二

人盡好名而不知所以修名。盡好利而不知所以規利。何也。惟其在名利上求也。

聞之先達云。士大夫雖極好。免不得有一篇極不好文字。送歸林下。蓋彈章也。雖極不好。免不得有一篇極好文字。送歸泉下。蓋墓誌也。予觀近世誌銘。往往倩人代筆。請一官銜其中。句字艱澁難讀。細按之不勝罵詈。刻成遍送親友。其子業儒。列學校者。冥然不覺。所以能奇。

天下有四種人。最癡。老者少者。婦人。寺人。其言語舉動。任情率意。皆因陰氣用事。而元陽不足。故顛迷而不自覺耳。

天下有二種人。最貪。和尚道士。闍宦。非無後者。而較之常人。反貪也。貪乃無後之相。

天下有三種人。最嗔。殘疾人。遇全體人。疑其笑。已。鄉村稚魯人。遇城市繁華人。疑其誑。已。寒微人。遇氏族赫奕人。疑其輕。已。

江氏之說

卷六

三三

子孫不自努力。貧賤潦倒。猶靦然以門第自雄。祖父有知。當頓足九泉之下。

極有廉耻。父母偏生出。極沒廉耻。兒子趨勢附。無因至前。穿窬之心。靡所不至。虧體辱親。不孝莫大。有等開口便要笑人者。生出子弟。還為人笑。此佛家所謂花報也。

醉者自言我醒。醒者自言我醉。富者諱富。以貧諛之。則解。願貧者諱貧。以貧刺之。則切齒。愚者

必自居于靈說他蠢不啻殺父之仇。狡者亦復如是。人之真情斷斷欲匿者也。

幫閑走空之客。銅臭之夫。奔走權津要路。一旦貶黜。未免贖餞遠送。慰安依戀。一旦捐館。未免吊喪祭奠。哭泣哀號。此勢利中之道義也。主司閱卷。看得這秀才文章佳甚。以科第期之。待遇頗厚。不過望他將來顯榮。今日預先收為。堯李累科不中心抱狐疑。因而疎薄。此道義中之勢利也。

利也。

沈氏之說

卷六

二十四

禱病許香願。是陳皮湯。遇考索薦書。特遼東豕。祇有小試。儒童好卷。頗少若無人情。不能成案。故向來相沿。開此一伴寶耳。

世風惡薄官。同則年。同然一榜中。定有幾個。異人急須着眼。不可交臂而失。今人待會試。座師比鄉試。座師稍濃。不過勢利之念。謂其官尊耳。其實知己之恩一也。據予見。宗師進學。選貢者。

其恩亦等。

下第時。但可對朋友坐。即朋友高飛遠舉者。對之亦不妨。蓋彼亦曾下第故也。但不可見親戚宗族。妻子奴婢。何也。以腹排故。彼愈慰藉。則我愈無顏矣。

乞兒白晝登門。拾一錢。猶有吝色。暴客昏夜入劫。雖棄去千金。而不顧何者。有畏。有不畏也。今之有求于平原君者。動輒低頭折腰。與其憐我。無有是處。

沈氏之說

卷六

七五

清客諂士。夫訝其近日容顏精彩。因而縱色為害。不淺。先生諛學生。許其異日元魁。名世。因而滿盈。作業最大。

蘭亭脩稷羣英咸集。計四十二人。而詩不成者一十六人。各罰酒三觥。古人慎重。不輕下筆。若此。今人即席賦詩。矢口和韻。便令七步高才。不得專美。嗟夫。

居官清者御下必刻。事上必傲。恕而謙。斯完德。我居官墨者御下必恕。事上必謙。刻而傲。是絕物也。

已酉順天場申明禁約。文章內不許用空定慧三字。似法禪語。予惴惴于功令。彷彿五歇後體。以自箴。○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儘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虛。當年孔子犯了鄙夫問于我如。○少之時血氣未。此下一字只合塗。君

沈氏之說

卷六

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言。債事一人國。音孤○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渾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知。當年孟子犯了德術知。

人情聽言以先入者為主。至于建議。不自我發。而他人先發之。耻而且忌。縱奇舉美業。百計沮撓。此二病雖賢者不免。人最不肯服善。以故是非不公。假令鄉先生與。

孝廉裹足不入公門。在彼特自守之常。不足矜也。而流俗必訕之曰性僻。曰好名。曰渠無囑托之才。加一極平妥批語。則曰渠家溫無藉于此。而不知秉性之貞。黷全不係家生之饒乏也。處叔季之世。機械相角。斷難如意。惟有誠信可行。誠信即遊世之術也。然愚人守之又坐困矣。還須大聰明人得力于此。

沈氏之說

卷六

七十七

人心不必身為惡也。人無惡而我誣罔之。這就是蛇蝎口。今在下位者。但有毀而無譽。居上位者。但有彈章劾人。而竝無特疏薦人。則聖人所謂樂道人善。惡稱人惡者。永不可期于世矣。



沈氏弋說跋

夫言以足志而欲垂不朽視德與功則彌難何也德功有途轍可踵而言莫醜于襲故舜之于堯武之于湯尚父之于阿衡皆襲也而文中子襲孔子則不成其為書矣吾武林自昭代二百餘年立言者寥寥無人非無人也此唾彼拾他衲我補未見有特翔之奇可以駕軼先民成一家言者徒災木已耳沈子幼宰半生精力畢耗於舉子業而

沈氏弋說

徐跋

一

非其志也間以其餘緒遊戲古文辭題之曰弋說弋說義取彈射其名似翔而核其實已先獲于古人屈氏以騷弋左氏以傳弋司馬氏以史弋班氏以書弋賈氏董氏以策弋淮南氏以解

弋而幼宰以說弋弋等耳代降而宋議論煩且厭大率以陋劣之腸好持中庸之論甚則刻急以求而幼宰大暢其所欲言如開山之斧闢鴻濛木闢之境界指以示人令覩者翻然一新而

沈氏弋說

徐跋

二

巽入之妙曾不啻針芥乳水之
合未嘗鑿空憑臆以驚怖愚侗
非胸中有識筆際有膽何能若
斯嗟乎經世之士當有道則言
危爲逸民則言放勿宰值可危
之時處得放之地而危以遜濟
放以倫攄故難及也讀弋說者
因言以想見其人因人以還索
其立言之志則迷者豁拘者開
傾者坦靡者振凡庸者超朗雖
身未用世哉而行其言有補于
今傳其言有裨于後以方于近

范氏之說

徐跋

三

世搽觚家所謂中原調館閣體
者且何如耶幼宰才品直上而
任誕忽俗有晉人風一切世法
之輩疾之如仇故其聲不謀于
吳越弋說出而後之君子必有
論世而恨不同時者惜今人不
及見耳昔皮日休與孟襄陽生
同時居同邑而埒其詩于蕭懿
王融之倫津津乎譽不置口劉
歆非不愛敬楊雄而有空自苦
之諷人情賤近貴遠習氣使然
矣豈盡出于忌哉予懼來佛頭

范氏之說

徐跋

四

之誚贅言簡未附驥以馳若幼
宰則非譽聽之而况有海內諸
大方之月旦在又何藉不佞作
曹丘生爲

同邑友第徐如珩跋時

皇明萬曆乙卯歲六月朔也

沈氏手記

徐跋

三

